

### 1. 我们躺草坪，朱 很丰满

我们躺在草坪上，草挺凉，感觉很新鲜。我听到他们在尖叫，马路上的车还很少，路灯特别亮，对面录像厅门口黑板上写着什么东西，看不清。我又听到曹洁在笑，威风在和她说什么话。很多草尖顶着身体感觉很怪。

汽车经过的时候，就发出 的一声，这声音一直延长到那个奇怪的大字路口。路口对面，有一家巨大的商场闪着红色的光，里面卖一块钱一个的肉包，面特别白，肉特别香，也就是特别好吃。现在我不想吃。

我有点要睡着了。天空高，月亮太亮，晚上会变得像古怪的白天。

他们在说什么，曹洁的笑声很尖。

刚才威风送朱 回家，他说她一直送她翻过那座坡度很大的桥。现在我望过去，望不见这座桥，只能看到这个坡的一部分。在桥顶，她停下来，她说，我们真的不是同一类人，你让我一个人回家吧。威风说，好吧。她的车很快地冲下桥去，他

觉得她冲得太快了一点。但他还是跟上了，看着她拐进巷子里。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告诉我刚才发生的事。

威风说，曹洁的屁股挺圆的，她站在走廊上的时候，挺想踢一脚的，尤其她双腿笔直并拢站着的时候。

但是他一直没踢过，现在他们躺在草坪上说话。

过了一会儿，曹洁说她要走了，她就走了。

草坪上的人一直在大声说笑，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也想挺想一起说一点的，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威风走过来在我旁边躺下。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讲送朱回家的事。

我说，你怎么她了吗？

威风说，没有，我怎么会干这种事。

我们常常站在走廊上，看见朱穿着黑色的连衣裙歪着头从操场上走过来，她喜欢拎一只黄色的马粪纸袋。

她很漂亮。

很丰满。

## 2. 你他妈是谁，他们去我家

接着夜越来越深，很多人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们几个。我们商量去哪里睡觉。李建宏说就睡在这里吧。我们都同意了，我觉得很兴奋。

我感到草地太凉了，找了把椅子躺着。他们也都找了把椅子，有的就直接躺在地上。我想那会又冰又硬。

我想了很多事情，后来睡着了，一个人弄醒了我。我坐起来，这个人在黑暗里，看不清楚。他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马寅初中学的。他走开了，走到李建宏面前，踢他

的脚，刚才我可能就是被弄醒的。

他问李建宏，你们是哪里的。李建宏说，我们是马寅初级中学。

其他人都醒了过来，看着这个人，只有赵俊还睡着。我看到马路上还站着两三个人。

这个人走到赵俊的面前，踢醒他，问，你们是马寅初级中学的吗。

赵俊摇摇头说，不是。

这个人马上冲到我面前骂：你他妈刚才说是马寅初级中学的。

我说，我们是马寅初级中学的，刚刚毕业。其他人也连忙附和。

这个人的食指指着我在我眼前晃，说实在的，我的心里有点发虚。

不过他马上走了，跟站在马路上的几个人一起，我看到他们在明晃晃空荡荡的街上越走越远，有种很神秘和自由自在的感觉。

我感到赵俊真够傻的。

我们不想睡了，在公园里走。那个银白色的雕像在月光下仍旧是银白色的，有点地方暗点，有的地方更加银白色。我们绕着它走了两圈。

威风说：他们是谁？

赵俊说：可能是便衣警察。

马力说：那他们也没查我们身份证啊。

李建宏说：屁，你以为是香港啊。

我说：哈哈，可能是联防队。

赵俊说：有可能有可能，我看他们不像警察。

我们向公园的深处走去，旁边是江，江水黑沉沉的，对岸路灯后面的楼房黑糊糊的，很高，江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片

金色的光点。我们走到一张蹦床前，抓着绳网爬进去。我们躺下来，那垫子很臭，过来一会儿，我们忍受不了了，攀到绳网上，直接从上面跳下来。

我和李建宏到旁边的厕所小便，李建宏走进了女厕所，威风、赵俊、马力和在外面等。厕所漆黑，透过那菱形的窗格透进灰白色的天光，我感到说不定哪里有人冲出来朝我小肚子上来一脚。我听到威风、赵俊、马力在外面发出尖叫。威风有点像啸。接着我听到李建宏也在隔壁鬼叫起来。我也想跟着叫一声，但我的声音像被自己捏着脖子，真郁闷。

我们五个人沿着江走，江始终是黑沉沉的。我想我们不会在前面碰到刚才那几个人。我们穿过一个桥洞，看到寝室楼就在前面好高高黑的一幢。

我说，要么我们爬回去睡吧。但是他们不同意，我们继续往前走，在一块草坪上躺下来。学校就在草坪的后面，隔着一堵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围墙，在白天，不脏的地方是白色的。

马力突然跟我说，刚才你应该陪曹洁回家。

我说， 。

马力又说，女孩子就是这样的，你要陪着她，像她下夜自修回家啦你都要陪她回家。

我说， ，我都没有想到过。

马力还说说，就是这样的。

我们都不说话了，但蚊子太多了，虽然天气凉爽，脚边不远的江水一点声音都没有。过了一会儿，我说，到我们家睡吧。

我们往回走，走到刚开始躺下来的第一块草坪上，到对面马路上的人行道上推车。我们只有两辆车。马力、赵俊一辆。我和威风、李建宏一辆。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我们到我家了。

在路上我们都在笑，虽然我很困，我想他们也困了。

他们弄了几个冰凉的子吃吃。我在院子里铺了两张竹席，躺下来之后，李建宏和马力说蚊子太多了。我不管他们，我快要睡着了。李建宏爬起来，我迷迷糊糊听到他在厨房里啪啦地翻，过了一会儿，我就闻到蚊香的气味。我想我爸我妈我哥一定已经听到了动静，他们为什么不爬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等天空亮起来的时候，我醒了过来，威风坐在走廊上看书，我妈在厨房做饭。

我爬起来刷牙洗脸，我跟威风说我们去村子里走走吧，让他们睡着好了。

### 3. 早上看大树，中午做人客

威风把书放下，我们走下院子的斜坡，在转弯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三个人，他们确实还睡着，我跟威风说你等等。我跑回去跟我妈说，我跟威风去看看大树，很快回来。我妈说，，去吧，早点回来。

我们绕过一个池塘，从一条夹在两幢房子之间的很窄的路走过去。那棵大树很早就看见了，看见它非常巨大的树冠。我说，威风，你还记得吗，我们学过一篇课文，黄河浪写的，故乡的树什么的，这棵树就像故乡的树，很大，可以走上去，它的背是弯的。我竖起手臂，利用手背和手腕的坡度作了一个演示：像这样。威风说，哦，等下我过去看不就看见了。我说是的，等下你过去看就看见了，现在我先跟你说一下嘛，树背上有几个洞，锄头锄出来的，可以踩脚，一步步走上去，树的丫枝也很粗，可以在上面走。威风说，那会不会从上面掉下来。

我说，会的，但我还没见过谁从上面掉下来，我倒曾经从上面跳下来过，一根丫枝很细，我先走过去了，实在没有勇气走过来了，脚发抖，脚心发痒，手出汗，怎么办，想来想去没什么办法，只好往下跳，下面是个烂泥塘，以前小时候是个池塘，可以    地往底下跳水，水里有三个手指粗的柳条鱼，现在大概也就一个手指粗，反正这棵树是很好玩的，全村的小孩在这棵树上玩。威风说，有这样一棵树倒也不错。

我们走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一只狼狗朝我们叫，它拴在一个铁棍上。如果你走过去把这根铁棍拔起来，说不定就可以一棒打死它。它站在路口，一天得叫多少声啊。

我们走倒大树的前面，大树的旁边是一片厕所，有好多人正在倒痰盂。真恶心。

树背上的脚孔还在，我们看了看，没有往树上走。

我们继续往前走，准备绕一个弯回到家里。我们走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没有围墙，像一个特别宽的过道，我跟威风说，这家女主人的手被人用铡刀砍掉了，不过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我又远远地指着一条弄堂，告诉他这里有人上过吊。

我们走过一条小时候经常玩模拟枪战的弄堂，从我家老屋外面走过，我听到爷爷奶奶已经起来了。我们走过小卖部，那个少妇好奇地看着我们走过去，威风说，这个少妇太瘦了不像一个少妇。我们走过一棵枣树，这棵枣树的枣子经常掉下来被我太祖母捡起来放在怀里捂红。那条很小的河我们也走过去了，还有那片菜地也走过去了，竹林也是，池塘边有人在洗痰盂了，我们不去看她，走进院子里，院子里空荡荡的。

那三个人已经坐在屋子里吃东西，他们在吃青菜汤年糕。这是一种很好吃的早餐，他们吃得    溜    溜的。我们赶紧去舀

了一碗。过了一会儿我妈回来了，她说，你们去哪里了。我说，我们在村子转了一圈。她说，村子有什么好转的。

威风说，真的没什么好转的。

李建宏说，等下去我家搓麻将。

我们骑着那两辆车去车站，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我格外多看了几眼蹲在柱子上的少女石膏像。经过昨晚睡觉的公园时，不知道什么地方蹿出一个老头要拦下我们，马力和赵俊飞快地跑了，我，威风和李建宏三个人在车上，慢吞吞地骑不快，被他一把抓住笼头，捏得手筋绽出。

他掏出一本罚款单，一脚踩住前轮，送开手撕下两张说，十块。

威风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违反交通规则。

威风说，哪条？

他从口袋里掏出另外一个本子，翻了几页给威风看：就是这条，在市内骑车带人罚款五块。

威风说，这是谁颁发的。

那老头 了一下，两只手都扑上来抓住笼头说，我不跟你废话，不交钱就别想走。

我们都笑了，给了他十块，再补个5毛钱，够他抽一包硬壳三五。

马力和赵俊在车站笑嘻嘻等我们，我们把车寄存了。管车的也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头，看上去既好玩又讨厌。

广场上停着很多破中巴，一些肥胖的腰间别着一只黑兜兜的中年妇女围上来问我们去哪里。李建宏告诉他们，一个最积极的妇女领着我们到她的车里，车上已经坐了几个人，一个赤

膊的司机看着我们上车。车里太热了。坐了一会儿，我要下车，司机跟我说，别走远了，马上开。到车下，刚才那个妇女走上来问，怎么了，车快要开了，人坐满就开。我说好。她就不管我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拉了几个人过来，她跟我说，快，上车。我们坐定，车开始发动，车厢里一股汽油的味道。车门没有关上，那妇女靠在车门上，半个身子探在外面叫，开车了开车了，长乐长乐。有人跑过来，妇女叫一声赶紧，车慢了一点下来，那个人一步蹿上来，差点摔倒，妇女喊，小心点，接着她又喊，长乐长乐。

车开了四五十分钟，颠得厉害，我们没有到终点站长乐，半路下车。

公路两边都有一条笔直的两边长满杉树的土路，李建宏带我们穿过马路，路口停着三四辆挂着紫红色遮阳布的三轮车，车夫把车拖几步，示意我们坐他的车。我们坐上其中两辆，大概过了十分钟，几乎把我们的早饭都颠出来，停在村口的十字路口。右手边是个小卖部，左手边就是李建宏的家。

李建宏的家里传出嘎啦嘎啦织布机的声音。一楼几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工望过来，我们从露天水泥楼梯直奔二楼，关上门，织布机的噪声轻了不少。

李建宏的妈妈从隔壁走过来，笑嘻嘻地说，你们来了，建宏你的同学？

李建宏说，是，家里的麻将呢。

李建宏的妈妈说，你爸爸在和他朋友搓呢。

李建宏说，另外一副呢。

李建宏的妈妈说，可能你小叔借走了，你去问问你爸爸看。

李建宏出去了，李建宏妈妈切了几片西瓜进来，她说，你

们都是高中同学？我们给了她肯定的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出去了。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靠床的墙角处摆着一长很大的老式木床，可以想像那宽度，躺在上面是很舒服的，对面是两个水泥板搭成的柜子，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很有可能是谷子，还有很多只老鼠。再过来是一只大衣柜，靠近门口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几把椅子，其他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杂物，鞋，木条，菜坛子。墙上贴着一张姑娘的素描，底下落款是李建宏，1995年6月。已经过去三年了。那姑娘的眼睛画得不错。从窗口望出去一幢砖瓦结构的小四合院，院子里倒扣着几个瓮，瓮底摆着的破面盆里种着小葱。

木床上有几本本子，远远看见就知道是李建宏的练笔本。马力他们坐在上吃西瓜聊天。我坐在床上翻李建宏的练笔本，上面写着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树 饿了，让风给它捎几个面包。还有一篇小说，讲几只青蛙如何干掉一条蛇，这是李建宏的名篇，我又看了一遍。他在某张空白页上大大地写着，张老师，请你谈谈对金庸小说的看法。但是张老师没有理他。这让他很失落，他多次说起，难道这个张胖子连金庸都没看过吗。

长着一脸横肉的李建宏的爸爸拎着一袋麻将进来。他把麻将往桌上一扔：你们先玩起来，建宏在替我，我跑到他小叔家去拿来的，你们先玩起来，四个人刚刚好，我叫他妈把茶泡过来，等下我过去让建宏过来。

他看到我，看了我几眼说，你来过的，戴眼镜的。

我说，来过的来过的。

他接着和其他人寒 了几句，问威风的爸爸忙不忙。威风说，还好还好。

他说，那我去了，你们玩起来玩起来。

我们把凳子一拖，围着桌子坐下来，就玩起来玩起来了。

#### 4. 下午搓麻将，晚上住鬼屋。

一盘还没有玩好，李建宏回来了，赵俊站起来让他来玩，他坐在旁边看，和他合庄，输赢对半分。

刚开始，李建宏和我的风头很好，威风和马力的风头很烂，最烂的是马力，马力的脸开始红起来，到后来，烧起来了熊熊面火，他的眼神变得非常严峻。我知道事情要糟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的盘数越来越少眼睁睁看着抽屉里的钱慢慢地少下去，李建宏还在和，赵俊这傻屁在旁边哇啦说很多话。马力开始和了，我不和的盘数大概都被他和去了，他的面火开始消退，废话多起来：放！这张牌也会打出来！？真不会打，刚刚碰上听这牌就来了哪，哈哈，这是要谢谢你还是要谢谢上帝保佑啦。威风地吸冷气，他的牙不太好，右边镶了两颗铜牙。

李建宏叫赵俊把风扇关了开空调：还在乎这点空调钱吗？！

威风说，这开的是我的钱。

到李建宏妈妈通知我们准备吃饭时，威风的钱输得差不多了。他说再搓一圈再搓一圈。这一圈搓完，他破开了一张一百元，最后只剩下几颗硬币。

马力说，哈哈，叫你不要搓不要搓，等吃了饭再搓，到下午风头就会转的嘛。

威风脸色铁青，飞快地吃完饭，翻身骑上靠在门口墙上的李建宏爸爸的摩托绝尘而去。

李建宏妈妈说，这个威风他干吗去？刚吃完饭，开这么快

也不怕得盲肠炎？你爹的摩托车早上刚去加了油。

李建宏说，这师傅应该是回去拿钱了。

威风的家就在附近，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座矮不登的山，威风家就在山脚下。

马力说，他拿来又输光了怎么办。

李建宏说，那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们输掉，是他自己想输掉的。

赵俊说，给我们送钱。

我们吃好饭，别着牙站在晒台上。李建宏爸爸他们还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搓，大部分时间很安静，冷不丁听到“碰”这样的声音，紧接着几声骂娘，沥哗啦的洗牌声。

李建宏点上一根烟，他妈妈走上来时就笼在手心里。

楼下织布声嘎拉嘎拉吵得要命，不知道那帮穿白衣服的工人妇女们回去替丈夫孩子做饭了没有。

我说，威风怎么回来得这么慢。

马力说，着急啦？输得及的。

我说，靠，早上我又没输，下午看谁输。

我们听到一阵摩托车声，威风正在飞快地转过弯了，接着是一条大约二百米长的直路，我们站在晒台上看着威风趴在笼头上俯冲过来，哈哈大笑。要不是楼下织布的声音，我们可以更早听到他的声音的。

李建宏妈妈在门口迎接他，我听到她说，这么着急干吗，慢点也不要紧的，下午有这么多时间给你们搓，尽管慢慢来，车就停在这里吧。

威风没有理她，把车往墙上一靠，几个箭步冲上来：接着来啊，还有时间望四相抽香烟？！

下午李建宏赵俊接着赢，马力没有输，威风不输不赢，他说，晦气啦，一下午白搓了，白跑了一趟。输的是我。

天空暗下来时，李建宏妈妈又叫我们准备吃饭，其间她给我们送了一次西瓜、开水和棒冰。她还站着看了一会儿，认为李建宏有好几张牌打错了。其他时间不知道她在干吗，或许在楼下骂那些女工。

李建宏爸爸和他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们在谈论行情，好像这一天下来输赢不太大，就某个被称为老四的人输了几百块钱。他们很高兴地讲江湖传闻，谁哪天赢了好几千，谁被人打了，谁和谁在偷相好等。李建宏爸爸跟我们说，菜你们自己夹，不要客气，我们也是随菜便饭，建宏老酒给他们倒上。

作为小辈，我们缩着手脚吃了顿饭，听他们大人讲传奇。

吃完饭，我们不想再搓了，上楼看电视，电视摆在李建宏父母的房间里。看了一两个小时，李建宏妈妈上来分配住宿问题。我住在李建宏家，马力赵俊住威风家。

家里太吵了，李建宏住的是别人的老房子，每个月 30 块钱租金。威风他们叫了辆三轮车走了，我和李建宏去睡觉。

我们在很暗的弄堂里走，偶然有几家窗户透出灯光，但老房子的窗子都开得非常小，透出来的灯光都照不到路上。我跟李建宏说，一个月 30 块钱，这么便宜。

李建宏说，不便宜了。

我说，这还不便宜。

李建宏说，这就看什么房子了。

我说，什么房子都值。

李建宏说，实不相瞒，我怕半夜吓死你，还不如现在告诉

你，这间房子有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李建宏说，等到了再告诉你。

接下来的路就变得诡异，大约又走了两三分钟，李建宏在一间二层楼的老房子前面停下来。门是木门，在应该是钥匙孔的地方有一条狭长形的开口。李建宏一推，门开了一条缝。李建宏伸手进去，把支在门后的扁担扔开，推门进去。他拉亮电灯，我跟着进去。

李建宏关上门说，你看着，你也看着，现在我把门插上。李建宏的手搭在门上：来，你来摸摸，是不是插上了。

我摸了摸，门确实插上了，还插得很牢。我说：是插上了，怎么？

李建宏笑起来：你确定插上了吧。

我又摸了摸说，是。

李建宏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门没插上。

我说，不会吧。

李建宏说，会的，天天这样，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忘了插上了，有一天，我插上了一边插一边跟自己说插上了啊插上了啊，我一边说一边睡着的，第二天起来一看，门又开了！我的脑子咯一下，大白天跟梦似的。

我说，可能你梦游，自己拔下的。

李建宏说，不是，肯定不是我，这房子有点问题，每个后半夜，我就听到二楼咯咯走路的声音，这种旧房子声音特别明显。

我说，会不会是别的房子的？

李建宏说不会，这里就这幢房子，最近的也隔着十来米呢。

我说，那怎么回事？

我们站在门庭里，里面的灯已经亮了，我看到一个大堂的一部分，一个饭厅，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院子。

我们走到大堂里。李建宏说，那里有部楼梯。

他指着大堂底部。大堂空荡荡的，这户人家搬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右边墙壁贴着两张对联一样的纸条。

我说，那你还住在这里？

李建宏说，那我也不能搬出去啊。

我想也是的，这多没面子。

大堂前面的院子里摆着一只水缸。我们走进饭厅，饭厅里也空荡荡的，角落的灶台还没有拆，两只黑糊糊的灶眼。

我们住在房间在大堂隔壁，门朝饭厅和院子开。

李建宏拉灭大堂的灯，在猛一下黑下去的时候，我感到蛮恐惧的，但房间里的灯马上亮起来了。

这也是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除了靠窗处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罩着蚊帐的棕棚床。

李建宏说，现在没有办法了，放了一把刀在这里。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西瓜刀，把灯光下晃了晃：什么东西来都砍死他。

我说，你砍不死他呢？

李建宏说，怎么可能，能逃得出我手下吗。他虎虎地虚劈了几刀。

我说，如果已经是死了的呢。

李建宏了，怪叫一声举起刀：你妈，我先砍死你！

我们哈哈笑，准备上床睡觉。床上只有一个枕头，还有一本厚厚的书。李建宏先把枕头塞在脑袋底下，我枕着硬邦邦的

书。灯拉灭后，我发现正对的墙壁上开着一个黑乎乎的小窗口，不由得想，半夜里会不会就是有东西从这里爬进来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不能确认有没有睡着，李建宏突然说，你听吧，现在开始了。

我其实早就听到了，楼上确实有咯 咯 走路的声音，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好像一个人在走来走去翻东西。

听了一会儿，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跟李建宏说，要么我们两个人上去看看吧。

李建宏说，你神经病啊。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因为我听到他的 声。

等我醒过来时，我很想上厕所。我踢醒李建宏问他厕所在哪里。他说哪里来的厕所，要么到院子里去，要么呢床脚有只啤酒瓶。

我说什么？

他说啤酒瓶啊，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我下床拿出啤酒瓶一看，我靠，这很容易淋到手，技术难度太大了。

李建宏笑道，那你到院子里去嘛。

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能告诉他其实我可以忍到天亮。我开门出去，灯光透出来，但饭厅里仍旧黑乎乎的，我想到角落里有一只废弃的灶台，我走到院子里，马上开始解决问题，左侧有一只水缸，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谁，背后就是大厅，大厅的底部有部楼梯通到二楼，刚才我出来时，忘记听楼上有没有动静，现在我听不到什么，只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我的右边就是门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扇门就在那里，我一边撒尿，一边想要不要过去看看，现在门 还有没有插着。一直想到尿撒完了还没

有想好，我马上走回房间，其实我更想跑回房间。

李建宏问，好了，有没有过去看看门开了没？

我靠，他怎么知道我想过去看看，我说，我没看。

5. 车，去威风家，

我躺下继续睡，我有看见对面墙上开着的那个小窗，接着又听到楼上的脚步声。等再次醒来的时候，窗口已经变成灰白色，天已经亮了，我甚至听到邻居在做早饭的声音，虽然据李建宏说，他至少距离我十米之上。还有鸟叫声。

我的脖子很酸，那本书的封面贴着我的脸暖乎乎的。我拿起来一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我叫醒李建宏，去看看。

李建宏说，看什么？

我说门啊。

李建宏说不用看，肯定开了。

我们过去一看，门果然开了，那木门背后没有扁担支着，还开了一条小缝。我可以看见门外的土路。

我说，操，这太奇怪了。

我们回去李建宏家吃早饭，在路上我问李建宏你妈知道这件事吗。

李建宏说，她不知道，她知道那还了得。

我说，你爸知道吗。

李建宏说，他也不知道。

我们吃完早饭，在晒台上站了一会儿，我们起得太早了，那帮工人还没有来，李建宏家显得特别安静。空气里有雾，远处几座矮山看不太清，我又一次想到，威风他们家就在山脚下，

加上马力赵俊三个人，他们一定还睡得很死。

李建宏抽了一根烟说，要么我们去 车吧。

我说， 什么车？

李建宏说，摩托车啊，你以为 F1 啊。

我说，摩托车我也不会开啊。

李建宏说，烦不烦，你坐着。

我们下楼，李建宏把他爸爸的车从厅堂里推出来。李建宏妈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问，干什么去。

李建宏说，去玩去。

李建宏妈妈问，去哪里。

李建宏不回答这句话，马上发动了摩托车，我坐在后座上，手抓着腰后面的车架。

我们开上来了昨天中午坐着三轮车来的两边长满水杉的直路，这条路开起来太爽了，我觉得让我来开也不要紧。李建宏已经把车开得够快了，我觉得那风快要把我眼镜吹走了。我鼓起嘴往前使劲吹气，这气跟风顶在一起，发出呜呜的古怪的声音。但是路太破了，有时碰到一个小坑，车蹦起来太高。这让我紧张。

我们马上冲过了公路，冲到马路对面跟这条直路一样直的一样两边长满水杉的直路。我们呜呜使劲尖叫，但声音太飘了，两边的树飞快地飘过去，远远在走路的人听到摩托车响，就站住了转过头看，我根本没有兴趣去看他们长得什么样子的，我不敢去看现在究竟开到多少码。有时看着李建宏的肩膀和往脑后飞的头发，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直路进入村子后，转了个弯，车只好慢下来，但还是很快，有鸡飞快地拍着翅膀跳到路边，还有一个扛着锄头的人好像在

骂我们。他为什么不把锄头扔过来。路越开越小，没有想到，我们很快开到了路的尽头，这是一户人家的土院子，我们在他家院子里掉头，一个三十来岁的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捏着洗菜篓出来，很迷惑地看着我们。我们原路开回家，不过速度慢多了。

我说，要么就去威风家吧。

李建宏说，不行，我爸说不定要用车的，让威风过来接我们。

李建宏把车靠在门口墙壁上。我们又站在晒台上，好像刚才根本没有出去过一样。站了一会，我们去李建宏父母房间看电视，随便看一个电影，猜等下情节会这么发展。李建宏经常认为某个女的就要跟男的上床了，他往往猜对。我猜哪个人就要死了，但是这往往要到电影快结束时才能实现。这个电影看完后，我们又看别的台的连续剧，接着猜，一直到有点累了，我说，差不多了吧。

李建宏说，好。他给威风拨电话，他们已经起来了，正在吃饭，威风说马上来接我们。

威风到了，骑着一辆摩托车，看上去跟李建宏爸爸那辆没什么区别。我向李建宏妈妈辞行。李建宏妈妈说，常来玩，要么午饭回来吃吧。

威风说，不用不用，午饭晚饭就我们家吃了啊，我妈在家。

威风开，李建宏坐在中间，我坐在后面。车开得很慢很稳。我跟威风说，刚才我们去 车了。威风说， 车？ 什么车。李建宏说， 摩托车啊，你以为F1啊。威风说， 啊。

车马上快起来，但马上不再继续增快，速度跟我和李建宏回来时差不多。威风说，已经快80迈了，现在别到一颗小石头的地方，我们就完了。

我们没别到什么小石子，到一个坡前，车爬不上去，威风让我们下车，他家就在百米开外。隔着一条河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站着四五个人，他们看着我们。我下车，李建宏还坐在车上，威风扭头说，你也下去。李建宏说我下去做什么。威风说，下去下去，坐着你这头猪我怎么上去。李建宏下车。威风叫道：这下可以冲上啦。他的脚在地上一，排气管喷出青烟，车歪歪扭扭地上去了。李建宏点上一根烟，笑着跟我说，他疯了。

我们走上那个坡，坡上像梯田一样盖着一层层房子，威风家在第二层，一幢别致的三层水泥楼，威风马力和赵俊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等我们走上去。

威风妈妈不在家，我说，你妈呢你不是说在家。威风说，她去摘桑叶去了。他爸爸是泥水匠，我来过他家多次，一次都没见过。我对威风爸爸长什么样很好奇。

我们开始搓麻将，李建宏赵俊仍旧合伙。快到中午时，威风妈妈回来了，戴着草帽穿着厚布衫，脸被晒得通红，像猪肝，衣服被汗浸得跟被雨淋过似的。她朝我们笑了笑。

我说，威风你这就不对了，你妈年纪也不小了，你在家搓麻将，让你妈这么辛苦去地里。

威风说，我考上高中，家里基本上就不让我劳动了，知识分子嘛。

我说，啊，这太好了吧，你看看我，从小家里劳动，我爸爸和哥哥要上班，田里的活就我跟我妈干，割稻拔秧种田田打稻，什么活都做，现在也一样，我爸说了，让你知道劳动苦，你才会去读书。

威风说，你爸教子有方。

我说，哪里，还是你妈，既会去地里干活，又有文化，在村里当干部。

李建宏说，你们还要不要搓麻将了。

我们继续搓，马力这人已经赢了很多钱了。我看着他觉得有点不爽。过了一会儿，威风妈妈进来了，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看来也洗了一把脸，腮帮子上留着帽绳的勒痕。

她对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谁的风头好。

我说，就马力风头好。

马力笑了：风头这个东西不一定，转来转去的，说不定等下就不好了。

威风妈妈说，是，你们三个人都没多少钱了，都去了他那里了。马力下巴下堆了一叠厚厚的钱，每次他收钱时都仔细地把钱一张张展开一平，上小下大依次叠放。这样细致的做派让我很他妈不爽，但是没有办法，人家就是在和牌，和了牌我就要给他钱，看他把钱一张张展开一平，上小下大依次放好。

威风妈妈出去了，在厨房里做饭。大概过了一小时，她说可以吃饭了。

饭桌摆在厅里，她叫威风出去帮她抬上圆桌面。赵俊替威风搓，搓了一把，马力说，算了吧，可以吃饭了。我们就结束了，上厕所的上厕所，洗手的洗手。

饭桌已经摆好了，铺着一层薄薄的塑料桌布，五六个菜，每个座位前都摆着一只小碗一双筷子一个小碟，边上摆着四包餐巾纸。威风妈妈说，威风先陪大家吃起来，我再做两只菜。

我们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威风妈妈说，快了快了，再做个汤。

我们喝啤酒，李建宏喝威风家自酿的酒。这种酒淡黄色，

酸，度数高。威风妈妈端上最后一个汤，也坐下来吃饭。她问我们考试怎么样，报了什么大学。得到我们一一回答后，她说，读书很辛苦的，现在你们总算快读出头了，这个暑假是要好好玩玩了，没多少日子的，很快就会过去。

我们点头称是。我们商量下午该怎么个玩法，实在已经不想搓麻将了。

李建宏说，要么再叫几个人来吧。

威风说，叫谁？

李建宏说，叫曹洁吧。

吃晚饭，李建宏就打电话。他用免提。电话里传来曹洁的声音。她问李建宏是谁？李建宏说，我是李老师。曹洁说，李老师……李建宏说，怎么快就忘了，教你小学。曹洁：……我好像没有李老师……

6. 曹洁来了，

李建宏说，等曹洁来了，我们再搓，让她也来，输死她，上次她刚得了奖学金。我们说好啊啊。

威风突然感慨说，曹洁虽然个子小，但屁股是屁股胸是胸的。

我说，威风说轻点。

李建宏说，是啊，这就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曹洁来时，我们电视看得已经昏昏欲睡。曹洁说，外面那条路太破了，坐三轮车过来颠死了。威风说，你看个电话过来嘛，我去接你就好了。

曹洁说，你们在做什么？威风说，我们在看电视。

曹洁说，那天晚上后你们就一直在一起玩啊？威风说，是啊。

曹洁说，你们玩什么？威风说，搓搓麻将，看看电视，各

家吃吃饭。

曹洁说，哈哈，你们真想得开。她说，过些日子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班主任老师。我们说不要。

接着我们又坐下来看电视，曹洁看上去显得有些无聊。李建宏说，我们搓麻将吧。曹洁叫：我不会搓。李建宏说，不会搓有什么关系，让威风教你。威风说，我教你嘛。

我没有想到曹洁真的坐下来搓了。看得出来，她还搓得不错。威风在边上基本上没什么事。这个时候，我的钱输光了，我说，不搓了。李建宏笑嘻嘻地说，要不要借你点？我说不要，多借多输。李建宏说，那赵俊过去吧。赵俊接着我的位置搓。

我坐着看电视，一个外国片，冰山探险什么的。威风妈妈洗完碗进来拿个什么东西，看到电视就站着看，一直看到那个男主角确实没有掉下山下，还把女主角也拉上来了，她开心地笑了笑说，外国片就是惊险。

威风凑在曹洁旁边有点无所事事，他说，我们去逛逛吧。

他们的村子很小，走了几步就往山上去了。威风说，要么我们爬到山顶吧。

在路上，一个中年妇女看见我们走过去，笑吟吟地停下站着路边，对威风说，威威，回来了。

威风说，嗯，你干什么去啊。

她说，我嘛，喂猪去，你们上山去？

威风说，嗯。

她说，呵呵，读书很辛苦的，回来好好玩玩。

威风说，还好啦，呵呵。

威风一边和她说一边往前走，等说了这句后，我们相距她已经三四米了，我回过头一看，她也正准备走，不过还转着头

笑吟吟地看着这边。

山路几乎是笔直地通向山顶，路边有一条小溪，到半山腰的时候就没有了。我已经很累了，虽然大概没爬多少米，这山挺矮的。山路完全是脚踩出来的，往上看发白的一条，路上有枯树枝和碎石子，两边野菜的尖也探进来。山上长的大部分是水杉和柏树，也可能大部分是别的树，但我只认识这两种树。

威风走在我前面三四米处，越走越快。他说以前在家时，经常来爬这座山，拿一本书，到山顶去看，有时在家看书累了，也来爬爬山，现在是好久没爬了。

太阳太大了，但幸好有树荫，我们到山顶，大概只爬了二十分钟左右。山的那一边跟这边差不多，还是稻田、机耕路、树和房子。在山顶可以看见威风家的房子。我觉得这真不错。

威风突然 的长叫起来。这让我想起那晚在江边我们就是这么叫的。我们找了棵树，靠着树坐下来。我说，这真好啊。

威风说，什么？

我说，家离山这么近，拿着本书到这里看多好啊。

威风说，我好久没来了。我写练笔经常写到这里山。

我们下山时，路上的树枝和石子都成了障碍，威风 叫着，飞快地跑下来。我也跟着跑下来，这跟从村里的那棵大树的背上跑下来的感觉差不多，不过这树干虽然不太陡，但太长了。我们几乎刹不住脚，一路兴奋地冲进家里，在院子的水龙头下洗脸冲脖子，撩起衣服往肚子上泼水。

他们还在那里搓，一边搓一边斗嘴。马力、曹洁的战况不错，赵俊进出差不多，李建宏输得很惨，手指上夹着根烟，上嘴唇翘着，表情严肃。

曹洁看见我们进去说，啊，你们干什么去了，这么热？

威风说，爬山去了。

李建宏说，脑子有毛病，这么热的天去爬山。

我说，看来李建宏输了。

李建宏说，别说了，赵俊这猪头替上后，我就没和过。

赵俊说，哈哈，谁猪头啊，我不是一直在和？

曹洁说，几点了啊。

威风说，三四点吧。

曹洁说，再搓几盘吧，我等下要回去的。

李建宏说，回去干什么？晚上接着搓啊。

曹洁说，不行，等下我要回去的。

威风说，别回去了，晚上接着玩，我们家有很多客房的，晚上睡在这里就行了。

曹洁说，不行，我要回去，玩儿盘差不多了。

李建宏说，这样，威风你再叫几个同学过来玩嘛，叫那谁，叫田蜜要么格格莉过来。

威风说，，我马上叫，曹洁你别回去了，晚上同学聚聚。

曹洁说，她们过来吗？

威风说，没问题，肯定过来嘛，我叫还有谁敢不过来的？

曹洁笑了，歪着头说，那等她们过来啊。

威风和我出来打电话。我跟威风说，你不觉得赵俊跟朱挺好的吗，真是很奇怪，要不你让他把朱 叫过来吧。威风说，是的，我也发现了，每次赵俊讲傻话的时候，朱 听见了都会回过头来笑，有次她还问我朱 家在哪里。

我说，要不不让他把她叫来吧。威风想了想说，算了，叫来也是他叫来的。

7. 格格莉，

电话摆在小房间里。小房间有三张桌子，一张桌子贴着立着，一张放在墙角摆电视，一张在另一个墙角，铺着桌布，放着很多小东西，镜子，梳子，笔记本，笔什么的。电话就摆在这张桌子上，盖着一块毛巾。

我看着威风把毛巾掀掉，嘟嘟嘟拨了几个号码，把话筒贴在腮帮子上，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

喂，他突然说，田蜜啊，我王老师啊……

我笑出声来。

威风说，呵呵，我王威风啊，你现在有没有空啊，到我们家玩啊，很多老同学都在…… ……他们也刚来没多久时间，在搓麻将…… …… ……我们也考得不好，现在分数没出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到时候再看吧，呵呵， ……不要担心，你平时成绩这么好，没问题的……出来吧，你到捣白 坐车，做到长乐的车，到下蔡路口下车，下车打我电话，我来接，来吧，考完就不要想它了…… …… ……不要担心……你来不来啊?! 不来算了!

威风突然把电话扣上，大声说。

我说，怎么了?

威风说，田蜜神经病啊，我看她已经神经病了，叫格格莉!

威风做了个深呼吸，拨格格莉的电话。我远远地听到从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妇女巨大的声音。威风的眉毛皱起来了，把电话从耳朵上挪开，轻声对我说，把我当聋子啊。

我说，哈哈，可能她认为这样你才能听到。

威风说，格格莉妈妈吧，格格莉在吗。

我听到电话里传来叫格格莉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威风重

新把电话贴上耳朵，把告诉过田蜜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放下电话跟我说，我现在就去路口等她，她马上过来。威风骑着摩托车去了。我回到厅里看他们搓麻将。我跟曹洁他们说，威风接格格莉去了。

曹洁说，嗯。

我想到其实威风应该自己回来跟大家说声然后再去的。

我看到曹洁的手指特别苍白，像男的一样有明显的指节，不好看。

我出来，碰到威风妈妈再厨房里，我们互相笑了笑。我不知道她在厨房里干什么。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她在家白天不看电视不看书，早上五点多就起来了，她是怎么打发时间的。我跟威风妈妈说，我去威风房间翻翻书。她说，去吧去吧，不晓得门有没有锁着，锁着你下来拿钥匙。上楼的楼梯就盘在厨房里，这是威风爸爸的杰作，楼梯间辟成两小间，一间是卫生间，一间是 洗间。

门开着。威风的房间里有一张木床、两只木箱子、一张书桌，书桌上盖着一块玻璃，玻璃下没有没有压着照片，还有一座书架。书架装着平拉的玻璃小门。我的房间里有这么一座书架的话应该蛮不错的。我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尼龙纸，印着的是马尔代夫黄昏下金色的海水，一个男人撑着风帆。

书架上有一本《废都》和《纪伯伦散文全集》。《废都》已经看过，抽出来再翻了翻，还是很喜欢，有空的时候可以重看一遍。纪伯伦没有看过，我翻了翻，里面很多文章可以选摘到，《读者》上去。我在书桌前坐下来，玻璃抵得手臂凉凉的。桌子上装着一个活动书夹，夹着几本书和威风的练笔本。

练笔本有仔细的编号，已经到 33 本了。我翻开其中一本，

已经看过了，我再看一遍，很巧的是，写的是有一天威风站在山上看山下的感觉，感到田很绿，村子的房屋一块块的，池塘不太看得清楚，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在冒烟。

我坐着在想，什么时候也回去写几篇吧。我一直无所事事地在威风的房间里转悠，一直到听到楼下传来摩托的声音，一直进入院子。

格格莉和大家打招呼的声音传了上来。我走下楼，看见威风妈妈正在微笑地和格格莉打招呼。

格格莉看见我说，这个人也在的哪，大姑娘似的，躲楼上啊。

我说没有没有，一听到你来我就下来了。其实我应该酷一点，微笑一下就可以了。

赵俊站起来让格格莉搓。格格莉说，我不会搓的我不会搓的，我牌都认不全。李建宏说，不要紧，慢慢搓。格格莉就坐下来了。赵俊又坐到李建宏身边。慢慢地，他们不再寒，深深地沉浸到麻将之中。

我和威风去看电视，奇怪的是，又是一个外国片，一个外国男人也是快要 from 冰川上掉下去了，不过这次他不需要救妻儿，就自己爬上去。

威风说，刚才我带格格莉回来，故意不断地捏刹车，格格莉的胸实在太小了。

我说，哈哈，她是跑短跑的嘛，都练掉了。

威风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女人，还不如不练。

8. 我说，就是这样的，运动员就是这样的，

吃完晚饭，他们继续搓麻将。我和威风也想搓，但是被他们赶开了，他们要原位置原搭子这样搓下去。没有办法，我问

威风有没有象棋。威风说到一个瘸子家去借，他初中放暑假时和他下棋，一天下个二三十盘，现在已经很久没下了。

威风借回来的这副象棋，尼龙棋纸，很大的木头棋子，棋子油光水滑，看上去有年头了。有些棋子裂开，不知道原来就是这样，还是被敲裂的。

威风说这就是以前瘸子和他下的那副，现在瘸子还经常找村里其他小孩下。我说，瘸子棋艺怎么样？威风说，以前觉得他很厉害，现在觉得他很差。我说，呵呵。

我们下了两盘，我都输了，威风不想下了。(10.25)接下来我们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又回去看电视，看得烦了就去他们搓麻将，看一会儿又回来看电视。到晚上十一点钟，威风妈妈提醒我们，电视麻将是不是都可以结束睡觉了。到十二点钟，我们准备睡觉。格格莉说，明天去她家玩。我们都同意。曹洁不去，她说明天家里有事情。

威风说，有什么事情？曹洁说，家里有点事情，你们去玩嘛，今天搓了一天麻将了差不多了。威风说，有什么屁事情啊。格格莉说，你们这些人，讲话这么脏。曹洁说，哎呀，我说了不去！

李建宏说，呵呵，不去就不去嘛，睡觉去睡觉去。

睡房在二楼，四个房间。威风妈妈已经睡了。我和威风睡在威风房间里。李建宏马力赵俊一个房间，曹洁格格莉一个房间。

我们先聊了会天。我跟威风说，你这些练笔本都应该好好保存下来，等你死后，可以出全集，像鲁迅全集这样的东西，原稿很值钱，印上一两页作家手稿什么的。

威风看上去已经很困了，但他跟我说，不知道曹洁他们是

怎么睡的，据说女的戴着胸罩睡不好。

我说，要是我是曹洁躺在这里就好了。威风不好意思地笑道，是啊。威风在很多时候很害羞。

这时，外面的月光很亮，月光很亮的时候就是夜深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两句曹洁和格格莉说话的声音。威风说，明天去格格莉家啊。我说，是啊。

过了一会儿，他马上就睡着了，我真羡慕他这一点。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睡着的，一直觉得风扇吹过来的风热。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格格莉家，蔡翔也来了。他跟格格莉同村。曹洁在半路下车回家了。

格格莉的妈妈跟她声音一样非常巨大，她穿着像蚊帐一样大的裙子，上身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巨大的胸乳使我们不敢逼视。我们进去的时候，她正站在院子里舀水，捏着木勺对着我们哈哈大笑：你们来了啊，我正在浸西瓜，马上好吃了，我们家的井特别凉，冰箱啦就是，浸出来的西瓜特别甜。她把我们迎进屋去，我们刚坐下，格格莉就把她妈拉到另外一个房间里，等我们再次看到时，她妈妈已经穿上了一件灰色的衬衣，像白痴一样，扣子一直扣到下巴。

她家有个很好的客厅，很浅很宽，连着院子，非常开敞，里面摆着一圈沙发，一张玻璃长桌和一台电视机。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沙发上放着竹垫，坐上去很凉。我们在说考试，互相说感觉哪门考得还好，哪门可能考差了，互相问报到什么学校。李建宏报到北京，威风报到上海，赵俊、我、格格莉都报在杭州，马力报在成都，蔡翔报在青岛。我们说，要是都考上多好啊。这样说的感觉挺不错，因为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确实都能考上。

我问威风朱报哪里。威风说，不知道，都不知道她能不能考上。

格格莉的哥哥回来，又黑又瘦又结实，旁边带着一个瘦小的皮肤白白的姑娘，看上去像他妹妹。但我们都已经知道他妹妹是格格莉，这个女的应该是他的女朋友，或者老婆。他过来跟我们寒暄了一下，然后带着他老婆上楼去了。我认为他们去做爱了。

格格莉说，我哥哥是教体育的，跑步特别快。

威风说，比你还快吗。

格格莉说，当然了，我两个加起来都没他快。

看来，格格莉很崇拜她哥，我想，她可能不喜欢她嫂子。

吃完饭，我们去蔡翔家。走过几个七扭八扭的弄堂，我们到了蔡翔家，蔡翔家不像格格莉家有非常棒的大厅和电视，我们只好坐在板凳上吃花生，格格莉叫蔡翔妈妈阿婶，显得很亲热的样子。坐了一会儿，我们凑了两桌开始搓麻将。

我、威风、格格莉、蔡翔妈妈一桌。李建宏、赵俊、马力、蔡翔一桌。蔡翔妈妈说，小孩子不能搓麻将的，今天嘛你们到我们家玩高兴才搓搓，以前我从来不让蔡翔搓麻将的。蔡翔妈妈打牌太慢了，她输牌了就看上去挺不高兴，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收她钱。幸好很快吃晚饭了，吃晚饭时，蔡翔爸爸回来了，一个手指很粗的汉子，留着很浓的络腮胡子，据说是个木匠，吃完饭，蔡翔爸爸代替蔡翔妈妈跟我们搓，蔡翔妈妈坐在旁边看，不断伸头瞄一眼我们的牌，我觉得蔡翔妈妈躲在桌子下的腿在不断暗示蔡翔爸爸什么，结果蔡翔爸爸不断和牌，把蔡翔妈妈下午输掉的钱都赢回去后还赢了不少，蔡翔妈妈很高兴地去洗浸在锅里的碗了。

当天我们睡在蔡翔家里。第二天，我们去马力家，格格莉去了，蔡翔没有去。格格莉的养妈跟马力在同一个村，赵俊家就在马力家的隔壁村。

马力家太远了，跟威风和李建宏家在天的另一只角，我们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到山脚下一个像集市一样的地方停了下来。马力告诉我们，山上有王之的坟，下午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李建宏说，没有兴趣，下午接着搓麻将。

我们要走过一条河一片田才到马力家。马力家在一排房子的中央，这些房子都挺像的，两层洋瓦房，一个小天井，二层一个阳台一个晒台。马力妈妈比较矮，马力爸爸挺高的，但瘦，不像马力又高又大，腰上一圈肥脂。

我们看电视。马力爸爸本来在集市里踩三轮车，马力妈妈把他叫回来了，顺便带回很多菜。

我对赵俊说，明天去你家？赵俊说，去我家啊，你不去？我说，我去的，干吗说我不去，你把朱也叫过来玩吧。李建宏说，朱？对哪，朱不知道她要考哪里，赵俊你把她叫来。马力说，赵俊一叫肯定来的。我们在这么说时，格格莉不在，马力刚刚告诉她怎么去村里的公共厕所。

赵俊给朱打电话。听赵俊的说话，看来朱很爽快答应了，虽然她可能还在被窝里。

赵俊说，喂，我啊，我是谁你都听不出，要吃巴掌？赶快死起来，死过来啊，坐到H镇的车，到L村下，赶快死过来。

我们一边听一边笑，连威风都笑了，不知道为什么赵俊这样讲话，朱居然喜欢听。

朱在中饭前赶到，我们大概有三四天时间没有看到她。

她的眉毛不见了，画上了两道细细弯弯的黑颜色，头发剪得很短很齐，有几 染成紫色。她今天没有穿黑色的连衣裙，以前，我和威风站在走廊上，看着她穿着黑色的连衣裙歪着头走过操场。

她对我们每个人都笑了笑。我觉得自从她来了后，威风开始紧张。她坐在格格莉旁边看她搓，应该每个人都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我觉得朱 的脸比以前更白了，这可能是头发颜色变了缘故。

格格莉说，哎呀朱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朱 笑着说，哪有啊。

赵俊对朱 说，哎，你来搓。朱 举起手摆了摆，笑着说，我不会搓。朱 一笑，就露出上排牙齿的全部牙 ，但看上去依然很好看。今天她穿着说不上什么颜色的无袖连衣裙。威风喜欢她是对的，她不喜欢威风也是对的。威风理着平头，穿着一见灰不溜秋的T恤，镶着两颗铜牙，一笑起来嘴角就黄光闪闪。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感觉是不对的。

赵俊说，来吧来吧吊死鬼。朱 笑着说，那我看你搓吧。这样，她坐在赵俊的后面看他搓。赵俊长得像一只长着胡子的猴子。

李建宏说，哎呀，这下赵俊风头马上就变好了。

没过多久就吃饭了，马力妈妈挺能说，马力爸爸很帅很沉默，我猜当初是马力妈妈追的马力爸爸。

马力家有自酿的米酒。我们都喝，格格莉朱 也喝，马力妈妈也喝，气氛越喝越好。马力爸爸喝开了，他说，你们都是高中老同学了你们知道吗，马力小时候唱歌很好，班级里的音乐委员，学校里村里乡里有什么活动都会让他参加唱支歌，那

嗓子是很好的，我们都没教过他，我们也不懂唱歌，就没有人教过他，天天站在广播下听，听那些歌，我都说不上来名字，听听就会唱了，后来县里都知道，县剧团招人，要把他采去，当时那老师跟我说，你们那孩子是个人才，要好好培养。我当时听了是高兴，当时也犹豫，要不要让他去，后来还是想想不让他去，女小孩的话就让她去了，唱唱歌跳跳舞很好，男小孩做这个行当不太好，当时他成绩也好，学校老师都舍不得，他妈也舍不得。

马力妈妈说，是的啊，我想想是舍不得，剧团风里雨里跑来跑去，那剧团老师说好几遍，还是想把马力采去，后来看看我们真的下了决心不让他去，还说，这孩子不去唱歌，很可惜很可惜。

马力说，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唱歌的。

李建宏说，我们都不晓得，你还会唱歌。

我说，现在唱一个吧。

马力说，现在唱什么，都不会唱了，只知道读书了。

格格莉说，唱一个唱一个，来，鼓掌！

我们鼓掌。马力爸爸马力妈妈笑得很高兴。马力的脸红得不行，唱了一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我们又鼓掌，说不错不错。

马力跟朱一 说，你记得吗，上音乐课你教我们唱梦驼铃，我在底下用口哨吹，我不是故意吹的。

朱一 说，啊，我都忘记了。

她可能是忘记了，我还记得，当然她很不高兴，站在讲台上脸色很难看。

马力说，你一定要让吹口哨的同学站起来，否则你就不教

了，我没办法，只好站起来，我还说，我就用口哨为大家吹一遍梦驼铃吧。马力嘘嘘吹上了。

李建宏说，哎呀，还有这样的事，那朱 你要罚酒。

朱 说，我真的不知道，我都忘了。

李建宏说，你忘了，我们都还记得，来，罚酒罚酒，马力跟朱 碰碰。

马力举起碗，朱 也举起碗。马力喝了一大口，朱 把碗里的酒都喝了。

接着李建宏又敬她酒，她又喝了半碗，威风也敬她，朱 说，我不行了，不能喝了。

威风说，那这样，你半碗，我一碗。朱 就和威风又干了。

李建宏说，大家都跟朱 干干啊，你还没跟她干过。他朝着我说，我说，你跟朱 说，我也跟她碰，我一碗她半碗。

李建宏说，要碰你自己跟她说，还要我跟你说话。

我很 地笑了笑。朱 举起碗对我说，来，碰一个嘛。赵俊在旁边说，不要喝了。但他没拉朱 。我们喝干了碗里的酒，将碗底朝对方亮亮。

格格莉说，你们这帮人太没意思了，一帮男的灌朱 一个。

李建宏说，来来，我们一起敬马力爸爸马力妈妈一个，我们过来玩，麻烦他们了。

马力爸爸说，哎，你们过来玩我们很高兴，同学的情谊是最真的，以后你们到社会上就知道了。

马力妈妈说，你们喝着，我再去做几个菜。

朱 站起来上厕所，结果没站稳，差点把桌子 翻。她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格格莉搀她去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她在外面大叫快过来啊

马力快过来。马力跑过去了，我们继续坐着喝，笑着说不会是掉到茅坑里了吧。

过了一会儿，他们三人回来了，等马力妈妈把菜做好，接着吃，一直吃到下午一两点钟，威风提醒可以搓麻将了。

这次是李建宏、威风、我和朱搓。朱不再说自己不会搓，但是她没办法把牌竖起来。我们说她醉了，她说没醉。李建宏说，没醉的话你从这里到门口那里走条直线看看。朱说，这有什么问题。站起来就走，结果一路斜着走到门口的沙发上，一头栽在上面，格格莉给她披了件衣服。她说，你们这帮人太过分了，是不是男人，欺负女孩子。

到下午三四点，马力妈妈给做了点心上来。我一点都不想吃。

她看见朱躺在沙发上，说怎么能让她躺这里。她和格格莉两人把朱搀起来，朱醒了，看上去特别清醒地说，谢谢马力妈妈，我没事。马力妈妈说，是是，没事没事，到楼下有床，躺着舒服点。她们把她搀出去，大概刚走到楼梯口，我们听到哇的一声，应该是朱吐了。

马力说，她真的喝多了。

赵俊说，你们这帮吊死鬼。

李建宏说，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帮她挡挡。

马力说，她真的喝多了，刚才上厕所，坐不住，整个人往下滑，格格莉都拉不住，我去了才把她拉住。

过了一会儿，我们不想搓了。马力说，要不去王之墓看看吧。威风说，那里有什么。马力说，倒也没有，就一个墓。威风说，那不去，哪有什么好去的。李建宏说，还有什么好玩的。马力说，要不去水库游泳吧。

水库很小，就是一个建了巨大堤坝的池塘，大概就离马力

家一两里路。我走得浑身是汗。我们脱到只剩短裤，水面是温的，底下的水很凉，很舒服。我们一直游下天微微黑下来，格格莉和朱 都在家，要是她们也来事情就很奇怪了。

晚上，朱 格格莉跟马力妈妈睡一个房间。我跟马力睡一个房间。李建宏威风去赵俊家。

这是我第一次跟马力单独相处，其实我和他没什么话可谈，但是这么几天下来，我觉得跟他已经很亲近了。这个房间很深，门口有两个稻筒，一 竹笋，还有几条黑色的长凳。最深处，也就是窗户旁边，放着一张木床和一张书桌。不知道为什么，窗户用红砖封了。书桌上放着一些杂志，一本叫《九连环》的奇怪的书，还有一个日记本，马力下楼洗脚时，我打开日记本看了看，这原先是一本练笔本，上面还有我们语文老师张胖子的批语，几个字写得非常做作，但大概自以为写得很有风度。上面有明天太阳一定还会升起这样的警句。接着变成了日记本，写着几月几号，花了多少钱，心情不好，只考了多少分这样的话。

夜已经深了，周围特别安静，我能听到马力把面盆放到架子上的声音，我很想把这个空间和在这个时间里的感受记下来。

马力上来了，他问我这几天下来，输赢怎么样？我说，没点过，来来去去差不多。我很想问他下午拉着朱 ，那她岂不是没穿裤子。但我没问。我们议论了一下高中同学和老师，最后我说，明天去了赵俊家后就去我家吧，我已经很多天没换衣服了。

马力很快睡着了，他太巨大了，身边躺着这么一个巨型的活的东西，感觉挺奇怪的，他在不断地呼吸。我没有办法把某个时刻永远记住的，应该是过了很久我才睡着。

9. 不知道取什么题目，要么叫我家，

早上马力叫我来，我们六个人吃早饭。朱 的脸有点苍白，她真漂亮，她微笑着和人说话的样子简直让人感动。格格莉也不难看，但她一点胸都没有。马力爸爸踩三轮车送她们去赵俊家。我和马力穿过田野去赵俊家。马力妈妈送我们，她说，好好玩，早点回来。

田野上的稻子快成熟了，一片巨大的青黄色，赵俊家就在前面的那片房子里。我们走在机耕路上，还能看到马力爸爸的三轮车在马路上慢慢前进。我感到我们可以比它走得更快。太阳在慢慢猛烈起来，路上不断有熟人跟马力打招呼。他们都问，回来了，到哪里玩去？马力说，哎，去前面 M 村。有辆摩托车突然在我们面前一个急刹，轮子在沙石上划了道很长的痕迹。

这个赤膊的人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他高兴地笑着，哥哥，你到哪里去啊！

马力说，啊，成江哪，我到 M 村去，你在干什么？

成江说，我嘛荡来荡去，到镇里打桌球去。我载你们去吧。

马力说，你去吧你去吧，我们慢慢走。

成江说，那我去了。

摩托排气管喷出两股青烟，我看到他瘦瘦的手臂上绽出肌肉，肩膀被晒得黑黑的，皮肤上印着一件白色小背心。他的一声去了。我觉得他开得过快。

马力说，我弟，小流氓。

赵俊家就在公路旁边，朱 和格格莉已经到了。这是间水泥砖搭成的房子，狭长得像个长方形的盒子，前面半间是卧室，后面半间是厨房和饭厅。赵俊的爸妈都很老了，赵俊爸爸的头发灰白，赵俊妈妈掉了两到三颗门牙，剩下的几颗显得特别长。

赵俊把我们领到新房子，这是一幢三间三层新房。围墙，一个小院子，院门前做了个三四级的小台阶。我们拾级而上，我想朱 应该拎起裙角慢慢走来，转头一看，她果然是这么做的。格格莉穿着裤子和运动鞋，像随时要跑步的样子。

朱 的凉鞋是透明的。

我们在一楼大厅里搓麻将，吊扇在头顶刮刮吹风，但还是热。院子里有一口小井，我们轮流不断地去拎水冲脚，每次扔下去，水桶都在井壁撞得蓬蓬作响。

中午吃完饭，就去我家。

我们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又走了五六分钟到我家。

我妈在家和她的女朋友们在搓麻将，一看我们到了，马上解散，李建宏、马力、朱 、格格莉坐下接着搓。那帮妇女一边假装在聊天一边打量我们。

她们看朱 更多一点，朱 的指甲显得特别亮。昨天她喝酒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现在我觉得这帮妇女也发现了。我妈骑着自行车去买菜了。菜场在另外一个村庄，距离我家五分钟自行车。我妈大概要二十分钟。我妈走后，妇女们也渐渐散了，她们先是站在后面看我们搓，接着到了走廊上，接着到了院子里，其中一个说，哎呀烧饭去烧饭去。另外一个说，这么早烧什么饭，晚饭还早着呢。刚才那个说，早点准备起来，也没什么事情。她们都走掉了，窗口传来其中一个在尖声叫她孩子。

我和威风站在看。看了一会儿烦了，我带他去看电视。电视在二楼，在我爸妈的房间里。我开门进去，没有想到我爸在睡觉。我很吃惊，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说，没有，刚才在灵凤家“支麻将屁眼”（看别人搓麻将）支困了，回家睡觉。我们退出来，去隔壁房间里找书看。

钥匙放在门档上，我一摸，摸到灰。我抓住门栅，把自己拎起来，看到钥匙就贴在最角落里。我跳下，再摸，摸到了钥匙，灰也摸到了。

开门进去。我对威风说，以前初中时，我常常这样练单杠。我单杠一百分，我的同学都不敢相信，我这么瘦弱的人怎么可以一百分，他们不晓得我是这么辛苦地练出来的。威风说，你跟我讲过了。

我说，哦，不好意思，那我以前练武跟你讲过吗。威风说没有。

我说，那等下我跟你讲，等下我们到三楼去。

房间里太热了。西晒日头搞得房间里很热，窗户都关着，灰很大。这个大约三四十平米的房间里就放着几只箩，一只箱子和几只蛇皮袋。蛇皮袋里放着我哥哥读过的书和我的书。

我指着蛇皮袋跟威风说，这些都是我哥哥读过的书，这些是我的。我指着箱子说，这里有我的小说。

威风蹲下打开箱子看。我说，这个箱子以前我哥哥读高中时装衣服的，用了三年太旧了，箱盖子都掉下来了。

威风随手翻了翻，说，就这几本啊，以前你都给我看过了。

我说，哦，那太热了，我们出去吧。

房间里的空气很不好闻。我把门关上，把钥匙放回门档上。我对威风说，这个房间的钥匙我们就放在这里。

威风说，我看到了，这样也挺方便的。我说，是啊，就算小偷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偷。

我们往三楼走，楼梯上放着谷耙、竹梯、米箩、瓮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可以放到刚才那个房间里。这样楼梯就可以宽敞一点。我以前经常坐在这里看书，我说，就在这里练武，

那时买了本武术书，什么长拳什么的，这里有点腾挪不开，书里讲要练好基本功，我还在这里蹲过马步，三级四级地跳楼梯，压腿，都坚持不下去，太苦了，我现在还记得三招。

我停下给威风演示了一下。我跟威风说，打拳就是这样，你的拳打到哪里眼睛去要看到哪里，有次体育课下雨，李印不是给我们上理论课吗，还记得吗，在讲台上打了几招，我觉得他打得不错，就是眼睛跟上了，显得很有神采，我对这个流氓的印象好了很多。

威风说， ，我都忘掉了。

我说，那你小时候有没有练过。

威风说，没有，我小时候就看书走象棋。

我说，我还举水泥砖，深更半夜的，以前我家院子里堆着一堆水泥转，我就举，举过头顶，有一节水泥转我举了两下，还没举到头顶，哗啦碎了，吓死我，要是举到头顶哗啦碎了，哪就惨到家了，还好脚也没砸到，第二天我爸还问我怎么少了块水泥转，我晕倒，这么多水泥砖他居然知道少了块，书我也看的，我妈不让我看，怕我近视越来越深，我就坐在楼梯这里看，她很少上三楼来的。

我们已经在三楼平台上站了一会儿，可以看见田野、远处的山还有马路，我怀疑那个骑车的人就是我妈，她买菜也该回来了。

我说，以前，读小学六年级初一时，我妈要我每天站在那里看半小时远处，医生说的，我小孩子是假性近视，看看绿颜色看看远地方，近视就会矫正过来，我妈问他每天要看多长时间，他说不一定，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平时少看灰东西和近地方。我就天天来看，看到了吗，那座山，还有那座白房子，

是个丝厂，以前我二姑三姑都在那里上班，我天天看这座房子，天天点窗户，从左到右几个窗户，从上到下几个窗户。

威风说，哈哈，你还不是近视了。

我说，是啊，可能是没有谨遵医嘱的缘故。

威风说， 。

接着我们没有什么话说，沉默了一会儿。这会儿，太阳已经比较西了，楼梯棚的阴影刚好可以遮住我们。

威风说，曹洁有没有来过你家。我说没有，怎么会来我家呢。威风说，那你把她叫来玩啊。我说，她来的话，我会有点紧张。威风说，紧张什么啊，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威风说，你可能看她不舒服，我倒没这种感觉。我说，那我们下去叫吧。

曹洁妈妈接的电话。她说，曹洁刚出去了。我说，哦。她问我是谁啊。我说是她高中同学。她说， ，那等她回来我会跟她说的。我说，好吧。我就在挂电话了，曹洁妈妈说，等下等下，她刚好回来了。我听到一阵丁零当 的铃 响。曹洁妈妈在说，来，快来接电话，你同学打来的。我听到曹洁在问：谁啊。过了一会儿，她说，喂？谁啊？我说，我。她说，哦，你啊。我说，等下有空没？他们都在我家，一块过来吃饭吧。她说，哦，我刚回来啊。我说，过来吧，朱 、格格莉她们都在。她说，你家在哪里啊。我说，你在三江城门口的石狮子下等吧，我来接你，大概半小时。她说，那好吧。

我妈还没回来，我不想骑我爸那辆巨大笨重的车。

我坐在走廊上的竹椅上等。我猜她快回来了。

10. 哎呀，天空太热了，

我爸起来，我听见他关门声和从楼梯上走下来的声音。他看见我，问：你一个人像木头一样坐着干什么？

我看他一边整理着衣服一边清着嗓子着从面前走过，看上去一副没有完全清醒的样子，我说，没什么事，坐会儿。

他瞄了一眼厅里李建宏他们，走进厨房里泡了杯茶。他捧着茶杯走出来问我，考得怎么样。

我说，不知道，还不错吧。

他喝了口茶点点头说，还不错就好，接着他拖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来，跟我一样无语地望着院子。半截院子浇了水泥地，半截还是菜园子，种着小白菜、芋、甘蔗，院子的角落还有一架葡萄，另一个角落有一间厕所棚。

他时不时喝口茶，弄出很意的声音，搞得我也很想去泡杯茶，他穿着拖鞋，大脚趾显得特别粗大，趾甲缝跟狭长的伤口似的，里面全是黑糊糊的油灰。

过了一会儿，我妈回来了，自行车车篮里放满了菜，笼头上还挂着两三个。她说，哎呀，天空太热了，市场里这么多人。

我爸放下茶杯去接菜。我妈想把车推进屋里，被我拦下。她说，干什么去？我说，去接个同学。她说，小心点，这车刹车不行了。我道一声晓得飞车而去，我的两只脚就是我的刹车。

快骑到初中读的学校，我没有力气急冲了，远远看见学校里竖着的旗杆，还有围墙外面的篮球架。经过学校的时候，我转头看了看学校里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幢房子、自行车棚和一块称不上操场的空地。我知道空地的中央是个池塘，每个年级最风骚的女同学每次下课都会到池塘边上洗手。

再骑一半路，到了和曹洁约好的三江城门口。门口摆着很

多地摊，还有等活的中巴车、小货车、三轮车，边上有两个公交车站，很多人来来去去。他们太闹了。但我马上看见曹洁就站在一座石狮子的旁边，双手扶着自行车，把脑袋转来转去的，看来到的时间不长。

我来到她面前。她看见了，笑起来。我说，迟到了我。她说，是啊，不是说好半小时吗。我说，那我们走吧。

我们并排骑在路上，其实车这么多路这么窄，这样骑不太好。我努力找些话题来讲讲。我说曹洁以后我多找你出来玩玩吧。曹洁说，等成绩出来再说吧。我说这么有什么关系。曹洁说，哎呀！反正我不知道成绩玩不开心。

我们快骑到我初中读的学校，我想等下经过时跟她讲讲它和我的初中生涯。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应该不止叫了一声。我转头一看，原来是我表哥李晋。他说，去哪里啊？我说回家。他的神情看上去有些严峻，我想这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我单独和女同学在一起的缘故。

我跟曹洁说，这是我表哥。又跟李晋说，这是曹洁。他们点了点头。接着我们三个人并排往前走，这样就更危险了。每当身后喇叭轰鸣的时候，李晋就猛踩几脚，骑到我们前面等车过去，然后慢下来再三个人慢慢并行。李晋骑车的样子很像小流氓，手捏在车把的中央，腰背尽量弯成弧度，脚后跟踩踏。其实我也是这样骑的。有段时间，我认为驼着背走路很酷，如果再穿件白背心外披一件黑西装的话。

我还没跟曹洁讲初中的学校，就已经经过了。我跟她说，前面那个村庄是什么村，左面那个又是什么，右面那个又是什么。曹洁说，哦哦。结果她只知道其中一个村庄的名字。

李晋说，你一下子跟她说什么多，她怎么记得住。

曹洁笑了。

我问李晋去哪里。

李晋说，随便哪里逛逛，我爸在你家搓麻将吗

我说，你爸爸在吧，那去我家吧，搓麻将，我好多同学。

李晋说，那你们同学搓，哪有我的份。

我说，有的有的，很多同学。

这时，我们已经拐上我们村前那条笔直的机耕路，这条路跟李建宏村外的机耕路一样，两旁都是笔直的水杉。曹洁骑车太慢了，我几乎被她烦死。她挎着一个白色的小包。我觉得挺难看的。

到了我家，我们进厅里。大家看见曹洁来了，纷纷打声招呼。我跟曹洁说，你把包摘了吧，放那里去。曹洁说，不摘。李晋站了会儿说，我走了，还说我爸爸在。

我妈看见李晋，说，李晋哪，什么时候来的。

我说刚才路上遇到的，姨夫是不是在舅舅家搓麻将。我妈说，那不知道的，好像没来吧。李晋说，那我去看看吧。舅舅家跟我们家在同村。我妈说，别去了，在这里吃晚饭。李晋说，不吃，去了。说着跨身上车。我妈说，那你爸不在舅舅家你再回来。李晋说，不在也不回来了，我去朋友家玩了。我说，那去吧。李晋去了。我妈说，小心点，车骑这么快！

我跟我妈到厨房。我妈说，你刚接来的同学是谁啊？头发染得黄黄的。我说，她没染，天生的黄头毛。我妈说，天生的有这么黄？我说，有的，有的就这么黄。我妈说，这人怪怪的，你叫她把包摘下来都不摘，哪有谁在屋里还挎着包的。我说，呵呵，她喜欢就让她背着。

我给吴素莲打电话。她正好在家，她坐车过来，大概半小

时。我让她下车后就在马路上等。

11. 我想上来踢你屁股一脚，

我到厅里。李建宏、马力、朱 、格格莉在搓，赵俊、威风、曹洁在看。我说，要不我们再开一桌吧，人刚刚好。赵俊说，吊死鬼，我不想搓。他就坐在李建宏旁边，我说，你跟他合庄吗？赵俊点点头。我说合庄有什么意思，又不是自己搓，来吧。赵俊说，吊死鬼，我不来。曹洁说，我也不想搓。

这时天已经凉下来，还有一些黄昏的微风。我和威风曹洁走到院子里聊天。我妈就在厨房里炒菜，发出 啦啦 的声音。屋子旁边的池塘，已有一些孩子在洗澡游泳。还有一些妇女在洗衣服。

威风跟曹洁说，你知道吗？你以前站在学校走廊上的时候，我想上来踢你屁股一脚。

这句话吓了我一跳，我在旁边替威风解嘲地笑了笑。没有料到曹洁笑道：你敢！说着就踢威风的小腿。威风后退，一边伸手抵挡，曹洁的手来抓，他们的手臂就在格来挡去。我的内心就涌起一股悲凉，什么时候我才能轻松自在地和女同学交往啊。想到这里，我就很想去接吴素莲了，她应该快到了。

我跟曹洁说，我骑你车去了。她正在和威风玩，根本来不及回答我。我骑车去了。曹洁的车太矮了，但笼头很活，踩起来很轻。我轻轻地经过弄堂，在该转弯的地方按响车铃，非常优雅地轻轻转弯。在路上我遇到一个小孩，他很好奇地打量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接着我遇到二表哥的一个朋友，他问我去哪里啊。我说去接个人。

我骑完机耕路，在机耕路和马路交界处停下来。吴素莲还

没有来。我坐在车后座上，双手扭车龙头玩，曹洁在车钱装了个车篮。以前我经常看到她把书包放在车篮里，腰肢笔挺地骑出校门。

马路对面是一家纺织厂。这是我小学双胞胎同学家开的，他家房子就在前面不远处，又白又高的五层。我知道他们最近生活并不幸福。纺织厂围墙上写着，安全生产，质量第一。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建筑工地常见的标语会出现在这里。

很多中巴车过去了，我很希望有一辆就在我面前停下来。我觉得已经过了很久了。吴素莲还没有来。天已经越来越红了。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我看到吴素莲就站在院子里和曹洁威风在聊天。我晕了。我说，啊？你怎么已经来了。

她说，我坐了辆乌龟车（电动三轮车）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家。她说，我问的啊，到村子一问就问到了。

我说，我在村口的路上等你，你没看见我？我还想回家再打电话给你呢。

她说，没有啊，你在哪里？

我说，就在那里啊，路口。

她说，没有。

晚上吃饭，我哥回来了。我们团团地坐了一圆桌。我爸表现正常，我哥显得很害羞，唉，我跟他很像，我妈在厨房里继续烧菜。

格格莉跟我说，这是你哥吗？你也不介绍下。

他们都笑起来，我又看到朱 笑起来露出整个上排牙齿的牙 。

我说，介绍介绍，这是我哥，这是我的同学们。

我哥 腆地笑了笑，拿起饭碗吃饭。我觉得他是想拿饭碗挡着。

格格莉说，你哥好像跟你长得不像啊？

我说，像的像的，以前很像，现在不像了，我瘦，我哥哥现在胖了。

我哥又笑了，脸都红了，看来当着这么多人议论，他很不好意思。

我爸说，他们两兄弟小时候很像的，相差四岁，带出去还有人说是双胞胎，现在大起来不像了。

格格莉说，是的是的，我小时候跟我哥也很像，大起来不像了。

马力说，这种情况很常见。

李建宏问我爸上班情况。我爸说，很辛苦啊，我是既当工人又当农民，白天上班，下班还要种田。

吃完饭，我们聊了会天，又搓了会麻将。曹洁、朱 、格格莉、吴素莲要走了，说晚上回去住城里去。她们想叫我们去唱歌。我们不去，接着搓麻将。

最后朱 说，那好吧，你们玩吧，明天到我们家玩。

我们说好的。

第二天，我们去朱 家。威风那天虽然跟踪过朱 ，但是他找不到在哪里了。赵俊给朱 打电话，朱 很快就出来了，骑着一辆笼头很高的红色小车，以前我们没见她骑过。她说格格莉、吴素莲昨晚就睡在她家，曹洁回家了。

朱 家是个四层楼房子，1、2、4层都租过去了，自己住三层。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爸正坐在客厅里抽烟，旁边坐着格格莉和吴素莲，她们在看电视。

朱爸爸站起来和我们打招呼。他脸色发黑，戴着一副镜片很大的茶色眼镜，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但是我不好问他有什么事情，大概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

朱的妈妈脸胖的。

他们开始准备搓麻将。我和威风出来逛。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威风说去打游戏吧，我不想打，他说去洗头吧，我不想洗。我们就慢慢地街上走，虽然街上什么都没变，但我感觉变化挺大的。

我们走过几天前睡过的街心公园，沿着街再往前走，就快到我们学校了。我看到街边有个卖衣服的小店。我跟威风说我想买条运动裤。他说，为什么。我说，想运动。他说，那就去买。

我们走进去，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在卖。她问我要什么。我说有没有运动裤。她说，有，很多款式。她拉出一个衣架。我挑了一条黑底白条的裤子。她说四十五块。结果我只还到四十块就买下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新华书店门前了，我说，进去看看吧。威风说，看看吧。

我们发现里面已经变成开架售书了。我挑了一本英文的《梦的解析》。威风说，干吗。我说，大学了嘛，学英语。我还买了两盘诗朗诵磁带。威风又问我干吗，我说练普通话，以后到大学得说普通话，我普通话不好。

我问威风听说过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有个演说家，小时候是个结巴，后来天天嘴里含个石子练说话，结果变成了伟大的演说家。

威风说，听说过这个人。

我说，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威风说，呵呵。

我们往回走，看见了半截城墙。我跟威风说，我小时候去太外公家，他家后门出去就有一截城墙。威风说，那很好玩吧。我说，是啊……我好像从来没爬上去过。这样说时，我感到有点沮丧。就是那种很没劲的感觉。

威风迷路了，但我还记得。我们回到朱家。午饭已经做好，他们围着桌子坐着等我们回来。满桌的菜冒着热气，朱爸爸和妈妈都不在。

李建宏问，买了什么书？

我说，梦的解析。

他拿过去一翻，说，英文，你疯了吗，要做神仙啊。

我说，呵呵。

12. 在这样的水里应该会有三四指宽的 鱼，

我问朱家，你爸爸和妈妈呢，怎么不过来一起吃。

朱家说，他们不过来，他们在另外一个房间吃。那我们开始吃起来啊。

我们很快吃完了，坐着聊天。我们感到下午还在朱家搓麻将的话，似乎有点不妥。李建宏说，要么下午去我家玩吧。我说，你家太远了。

吴素莲说，下午去我家吧，我妈在家。

威风说，好啊，还没去过你家。

朱家说她不去了这几天下来都累了。

我们走的时候，朱家爸爸和妈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微笑地跟我们说下次再来玩。

我们走到巷子口。我问威风那天是不是站在这里目送的？威风说，可能是。吴素莲问我们再说什么。我们说没什么没什么。

李建宏说，我们回学校打篮球吧。

我说，不去了，这么热，打一身汗去玩多难受。

他们都表示同意。我们去捣白 坐车。朱 的家离捣白 车站很近。我想如果她站在四楼的话，都可以看见车站。这么一想，我对朱 现在在干什么很感兴趣，可能在睡午觉，可能在看电视，她为什么对赵俊这么感兴趣，我看赵俊在生活中只有一根神经，脑细胞半两重，不过他理科特别好，那威风也很好啊。

吴素莲的家跟李建宏威风的家同一个方向，大概只坐了三分之一的路，吴素莲就叫司机停车了。我们下车，面前又是一条笔直的机耕路，不过路两边没有水杉，路的尽头有一个上坡。

我们一直走啊走，每个迎面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过来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有些从后面超上来转过头来看我们。田里的稻谷快熟了。

我们大概走了半小时，走过上坡望左转，走了一段两边有竹林的特别荫凉的路，再在房屋间走了一段，就到了吴素莲的家。她家门前有三四节台阶，红漆大门，进门一个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厅边是厨房和卧室，总共三层，厨房上面是晒台。

吴素莲的妈妈从厨房里出来。她已经知道我们要来。在捣白 车站，吴素莲给家里挂了电话。我问吴素莲，你家有电话啊。她说有啊。我问她记下了电话号码。

吴素莲家没有麻将，她跑出去借。他们在看电视。我和威风走象棋，格格莉在旁边看。

他当头炮，我也当头炮。他说，这么猛。

我说，呵呵，有这么走的，我以前都是跳马，上次我记得谁说，一般还不如也走炮。

威风说，那我打过来呢。我说，可以，一般不打。

他没打，上马。我也上马。

格格莉说，你们走得一模一样，那怎么会有输赢。

我说，会不一样的会不一样的。

威风出车，我也出车。

他说，靠。

接下来他又上马，我也上。

他出车，我也出车。我们突然发现这样很没劲。威风带着恼怒的神情吃掉了我的车，当然我也吃了他的。我们各自剩下马炮，没有车，走起来很没劲。我们开始第二盘。

格格莉说，刚才谁赢了？我说，和棋。

格格莉说，我说怎么会有输赢，这样走我也会走，我看看我哥哥他们走象棋不是这样走的。

第二盘，我们走了一盘应该像他哥哥他们那样的象棋。格格莉看了一半不看了，吴素莲拿了麻将回来了，她去搓麻将，吴素莲接替她看。吴素莲说，你们走棋都挺厉害的吧。

我说，一般化。

两盘棋下来，我不想走了，去搓麻将。赵俊站起来让我搓。威风 and 格格莉站在二楼晒台上谈心。等天再晚些起风的时候，站在晒台上是很舒服的。

我的牌不错，但总是不和，还常常放 。马力和了几盘后问我，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经常放 。

我说，为什么？

马力说，因为你从来不看牌面，只照着自己的牌搓。

我说，我在看的啊。

马力说，你搓牌太随便了，下家要看牢，对家要什么牌心里有数，上家的牌要骗得下来。

马力是我的下家。我说，有什么，说来说去还是风头的问题，我风头太差，再搓一圈换庄。

格格莉说，呵呵，是的，是风头问题。

换庄了。但牌总是还是在刚刚上听或远没上听时被别人和去了。马力赢得最多，李建宏也赢，格格莉输了点，她的脸有点红。我觉得等下还能赢。

我做出了一盘财神。但快到吃晚饭时，我还是输了好些。吴素莲的哥哥回来了。

他哥哥穿西装，个头不高，理平头，把摩托停在门口走进来，看到我们打量了几眼，然后走到院子里在水龙头底下洗手，洗完手，他撇着屁股把两只湿淋淋的手叠在一起拎在身前，一边朝厨房走去，一边朝我们点头笑道：今天这么热闹，莲莲同学都来了啊。

我也朝他点了点头，客气地笑道：嘿。但好像他没看见我。威风问吴素莲，这是你哥哥吗？

吴素莲点头。威风说，你还有个哥哥啊，以前不知道，比你大几岁。

吴素莲说，大四岁。

我说，我哥也比我大四岁。

李建宏说，你哥哥做什么的？

吴素莲说，在镇办公室做事情。

李建宏说，哦哟，那是好工作，年青青的大有前途。

吴素莲说，没什么的，工资很低。

我说，不会吧，怎么说也在镇里嘛，你哥看上去比我哥成熟多了。不过你哥比我哥大一岁。

吃饭时，她哥哥来了，西装脱了，穿着一件白衬衣，我觉得奇怪，他不觉得热吗。他举着酒瓶微笑地问我们谁喝酒啊。吴素莲说，他们都喝，除了女同学。

格格莉和吴素莲喝雪碧。我说，格格莉你肯定会喝的吧。格格莉说，为什么我肯定会喝，我不会喝。我说，呵呵。

吴素莲哥哥问我们都报了哪些学校。我们一一告诉他，他感慨到你们学校报得都不错，我当时就报绍兴师范。

我说，啊，这跟我们语文老师是同一个学校。他说，你们语文老师也是绍兴师范的？那肯定比我高好几届，我那届没几个县人，我都认识。

吴素莲说，你也不一定都认识的。

吴素莲哥哥说，怎么不认识，这么小的一个学校，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踢球什么的，好友老乡会嘛，我当时是会长，我怎么会不认识，上面三届底下三届的我都认识。

吴素莲不说话。李建宏和吴素莲哥哥谈起来了，他们讨论了一下镇和县里的政治经济情况。吃完饭，我和威风继续下棋，其他人在看电视，李建宏和吴素莲的哥哥还坐在厅里聊，两人都点上了一支烟。我跟威风说，李建宏真能说，难怪到杨艺家跟杨艺没什么说的，两个人闷头看书，跟她爸爸妈妈反倒很谈得来，她爸爸是杀猪的，你真的难以想像，一个杀猪的生出杨艺这样的女儿，虽然也很难看，但看上去太清爽了，一点都不像猪。威风说，哈哈，你不要看不起杀猪的，杀猪的就不能生女儿了吗，杀猪的不但生女儿，往往生出来还很好看。我

说好看倒不一定，关键是怎么这么清爽看上去。威风说，猪也是很清爽，你天天给它洗澡梳头，它也很清爽，你认识上有个误区，我要跟你说说，你认为猪就比人干净，就是主观主义你知道吗，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猪有猪的干净，人有人的不干净，有的猪是很干净，有的人是不干净的，猪不一定干净，人也不一定不干净。我说，现在你辩证法学得这么好有什么用，政治都考过了。威风说，考过了就不用学了吗，考过了你还是要学，你不知道以后还要不要考，要发展地看问题。我说，哈哈，你觉得杨艺好看吗。威风说，我不知道，以前我觉得有些人非常漂亮，但在你一说之后觉得不漂亮了，我觉得我对杨艺这样的长相没感觉，不好评价。我说，我觉得杨艺不漂亮，但她的额头很高，看上去很清爽的样子。威风说，还好吧。

我们不走棋了，走到天台上聊天。大概晚上八九点钟了，吴素莲的家在村子边缘，右边是七八幢房子和竹林，左边是田野和田野远处的灯火，底下一条溪流流得很急，听得见隐约的很好听的琅琅声。在这样的水里应该会有三四指宽的一鱼，一路摇着尾巴往上游冲。

我说，等下去干什么？威风说，不知道。我说，要么回城里吧，你们到我家睡。威风说，那也好。过了会儿，李建宏上来了，我们准备走了，格格莉住在吴素莲家。我们返城。

吴素莲哥哥说，你们不用走出去了，我一个个载你们到路口。我们拒绝了他，他说，那你们好好走，下次再来玩。我们和他、吴素莲、格格莉挥别。天空很凉，我们一直走到马路上拦车。车太少了，直到我们终于等到了一辆过路车，司机要我们每人三块车。我们站在过道上，其他人都坐着，刚开始他们好奇地看我们，后来他们不看了，偶然来一眼，跟窗户外

面一样。

我们在捣白 下车，往城里走。街上正在夜阑人静，还有一些路边摊子，我们的脚步声特别清晰。我们走过西桥，在菜市场的夜摊上吃了碗炒年糕。马力说，看录像去吧。他们想去以前经常去的东桥底下的那家。我说我知道八道岭十字路口那有一家。

走在冷清的街道上感觉怪怪的，我们走过那家卖一块钱一个包子的商场，一直往前走，鹿山在房子背后黑糊糊的。我想到上面过夜也不错的。录像室分成两间。马力、赵俊、李建宏去另外一间，我和威风在这间，正在放洪金宝的一个什么片子，我突然想如果把曹洁叫出来我们三个人挤在破椅子上看录像，这样的感觉挺好的吧。房间的空调太足了，我感到有点冷。

### 13. 去游泳，

放完洪金宝之后是一个烂片，里面的演员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简直是个奇迹，这样的片子他们也放。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撩门帘进来说，好片在旁边房间放，要看的去。很多人站起来去了。威风说，哎呀，好片 ，去。我说我不去。威风说，那我去了。他去了。我看着烂片。这个片子完了，接着又是一个烂片，里面的人我还是一个都不认识，这好像是个台湾片，他们说话的腔调和录音效果很容易听出来。讲的是一个村子里的几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有个女的很穷，偷鸡腿时被一个男的逮住了，这个男的本来要毒打她一顿，但看她还有几分姿色，就打算要奸她，她说，那我可以吃这个鸡腿吗。这个男的说，你要吃，两个都行。女的就马上吃起来，那男的脱掉她的衣服和自己的衣服，和那女的干起来，那女的一边干一边叫一边吃

着鸡腿。

我看得笑出声来，其他人没有笑。过了会儿威风回来了，我说，怎么回来了？他说，放完了，人太多了，都站着看。我说，去那边干吗，这边也在放。威风说，你这边小儿科，那边人兽的。我说啊，还在放？威风说，没了。看完这个片子后是成龙的霹 火，我们觉得很好看，那个老叫人阿爸阿爸的哑巴开始蛮恐怖的，后来变得很可怜。房间里有人抽烟，过来一会儿，门帘撩开了，一个人进来说，香烟别抽了，开着空调呢，要么我空调给你们关了，你们抽。那个人把烟掐了。我感到很满意。

接着一个片子是讲贼的，里面也有洪金宝，刚才那个片子里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在这个片子里变成了一个可爱的胖子，其他的人也很可爱，后来还出来了成龙打了一通，这个片子我们看得很满意。我感到很困了，有些人已经躺在椅子上睡了。我往墙上靠了靠，我猜这墙很脏，有人往上吐痰有人 鼻涕后，会把拇指和食指往上一揩。我跟威风说，我睡了。

等我迷迷糊糊睁眼时，看见威风已经不见了，录像还在放，但没几个人在看，门帘后面透进天光来。我坐着等自己完全清醒，录像在放一个黎明的什么片子。过了一会，威风进来了，他说，走吧。

我跟着他走出去，马力、李建宏、赵俊他们都在门口缩着脖子。我把体恤的领子竖起来。旁边有个水龙头，我接了一捧水搓了搓脸，感觉很舒服，我又接了一口水，伸进手指搓了搓牙齿，呸的一口吐掉，感觉一切都苏醒了。

十字路口有人在卖霉干菜饼，一块钱一大张，五毛钱一小张。我们买了几张吃。我说，接下来去哪里？要么去我家搓。

李建宏说，找何宁去，还没找他玩过呢。

我们不知道他的电话。马力找他们班的同学问到了。李建宏给何宁打电话，响了好多声，李建宏说，何宁在吗……我是他同学……对……好的。李建宏拿开电话，掩着话筒笑道：他爸爸，还睡着呢！

我说，哈哈哈。

马力说，现在估计才六七点钟吧。

威风说，看来他爸爸昨晚没看通宵录像。

何宁在电话里告诉李建宏怎么走。我们得到客运中心去坐车。客运中心建在山脚下，一片白色的矮矮平平的建筑，顶上七个金色的大字：州市客运中心。那前面的空地上停着自行车、中巴车、三轮车、残的。我们坐进其中一辆中巴，等了十几二十分钟，人终于快满了，车开动了，在山脚和山坡上拐来拐去，但因为坡度不大，并不觉得颠，公路旁边一直有一条江，可能这条路就是沿着江修的。往这个方向去的人，讲话的口音跟我们有些不一样，更接近绍兴。

车在一棵大槐树下停下，放下我们五个后继续往前开去。我目送了它一会儿，看着它白色的浑然的样子越走越远。我们穿过马路，这样就来到了大槐树的对面，这棵槐树看上去至少活了一百年，但没有被闪电电过的痕迹。

我们面前是一条泥泞的小巷子，都不知道这样的天气为什么还有这些水没有被蒸发掉，水洼里填着几块砖头，踩得不巧的话会有泥水从砖缝中挤出来，我们很小心地穿过，走到中途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个猪圈，可能水就是从里面流出来的，我想起了杨艺，难道会有人把杨艺关到这样的环境里来吗。

巷子的尽头是一座小小的石板桥，其实就是一块石板，可

能是某块墓碑，把有字的一面朝下，这样往阴沟上一搁，就变成了一座小小的石板桥，石板桥的那一头就是一条干净的宽阔的泥路，一个穿着对襟衣衫的阿婆手里拿着个 箩，双眼迷茫地看着我们，旁边有一只鸡在翻土，更远处有只狗直着脖子看我们，阳光越来越剧烈了，在这样的弄堂里，从屋 间穿过来的阳光特别的亮。

李建宏走过去问她知不知道何宁在哪里？阿婆说，哪个何宁？李建宏说，哦，那我们再问问别人。阿婆说，何宁？是不是何建？他爹何勇，开拖拉机的。李建宏说，不要紧的婆婆，我们问问别人。阿婆说，何勇他家就在前面，你们再往前走，转个弯就到了，三层楼，现在他们家很好了，老婆天天搓搓麻将。

李建宏举起右手在前面一挡一挡的说：好好，知道了知道了。他退了回来，婆婆还在看着我们，喊：就在前面。

我们说好的好的。我们只好往前走。走了一段，有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开门出来，我们正要问她，前面有个人在喊我们，我们定睛一看，正是何宁，他一边喊一边跑过来。

他家是个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那边的一半是他伯伯家的，这边是他们家的。家里收拾得很干净。他爸爸坐在桌子前喝茶，何宁介绍说，这是他爸爸，这是谁这是谁。他爸爸站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笑容非常亲切。他说，路上坐车很挤吧，天太热了。我们说还好还好，我们这么多人上去车才挤的。他说，是吗，来来，先坐下来，何宁茶去泡来。他和我们聊了会天，他已经记住了全部人的名字，和我们都单独聊了几句，在开聊之前，都会先叫一声名字。何宁泡茶回来他就走了，他说出去转转，你们年轻人玩，搓搓麻将，中午一块吃饭。

我深深折服于何宁爸爸的待人接物，偷偷跟威风说，何宁爸爸很有力，不像个农民，他是干什么的？威风说，不知道，可能是领导干部。我说，我听说是做生意的。这时，李建宏问何宁，你爸爸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何宁说，我不知道的，还好吧，打算在杭州给我妹妹买套房子。李建宏说，杭州的房子可买不起。何宁说，是啊，贵得要命，一平七八千，我不知道的他们的，我不管这些的。

接着我们搓麻将，这副麻将很高级，比这些天搓过来的所有麻将都高级，比它们大一倍，厚一倍半，摸在手里像一块小型砖头，使人扔不住，往桌心扔。桌子上铺着块小地毯。

到中午，何宁爸爸没有回来。何宁说，肯定搓麻将搓牢停不下来了，我妈跟我小妹去外婆家了，要么我们叫饭店送些过来好了，就怕不好吃的。我们说那就饭店送吧。

饭店送来一大盆饭和几个炒菜，我们吃得很舒服。何宁说，我们接着搓，等下游泳去。我说去哪里，现在的塘都很脏。何宁说，去前面江里，刚才你们来的时候没看见吗？就是这些年在挖沙，有些地方太深了，每年都有人淹死，今年刚刚有人淹死，我们的隔壁邻居，只有二十多岁，他水性是很好的，水底下可以躲个十几二十分钟，水性好没用的，底下的水太凉了，一下去就抽脚筋，有些地方还有漩涡，水草缠住脚也不一定。

我说，捞起来了吗？

何宁说，捞是捞起来了，被水淹得雪白，冲下去好几十里地，都快到绍兴了，才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捞上来。

隔了一会儿，何宁又说，我爸知道了肯定不让我们去游。

到了三四钟，我们搓得累了，仍旧从那条脏乱差的小巷子穿出来，穿过马路，经过那株槐树，沿着一条沙石路慢慢走

下去，江就在前面，中间隔着宽阔的沙带，有些地方长着绿莹莹的大片的草，有些的地方的水洼大得像池塘，不远处有个沙场，竖着一个铁架子，好像就是用这个铁架子淘沙的。

#### 14. 游泳，

挖沙船上好像也有这样的铁架子，像水车一样把汁水淋漓的沙一兜一兜的带上来。我们脱掉衣裤，只剩下短裤，我知道有些地方的人喜欢裸泳，但我们这边不是。这里离马路不太远，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们看上去都无所畏惧的样子，尖叫着拎着手臂七跳八跳地往江跑去，到岸边才慢下来，小心翼翼地走过溪石滩。这些石块长年浸在水里，不长苔，但很滑，光脚踩上去的感觉非常好，只要小心点。水有点温，越走越凉，走到齐腰深的时候，就非常舒服了。我捧起一捧水扑在脸上，把两边的头发抹到脑后去。一切心旷神怡，挖沙船从这里看上去非常遥远，对面的山有点山的样子，我觉得山就是形容那些很绿很丰满的山。他们已经游开了。我仰躺在水上，水缓缓地把我往下游送，今天下午也是会过去的，就像我们已经过完了三年。

李建宏和何宁在不远处游。何宁做出非常矫健的样子，他的皮肤特别白，但比不上马力的白，马力白得像一个胖胖的妇女，他正在和赵俊缓慢地游着。威风在旁边。马路上车来车往，从这个角度看，只能看到车顶盖。

我跟威风说去挖蟹吧。他说，挖蟹，挖什么蟹。我说，那边那些石头底下都会蟹的，翻起来就有。

我们过去翻，结果一翻只出来一股混水。我告诉威风不是这样的，我们家后面的那条江里就有蟹，我小时候经常去捉，

其实我只去捉过一次。

威风不追究我，他钻到水里游，入水前双脚拼命蹦达，力求钻得更深点。水花踢得有半层楼那么高大，声音响得像拖拉机。在水底游会身不由己地浮起来，如果捧块石头不游在水里走，就可以走出老远，比他们游的人远得多，但是这样容易被污泥里的碎玻璃什么的割破脚底，血会从水里慢慢漂上来，你脚上的伤口好像不流血似的，到了岸上才知道，其实刚才流得像河。这是我的经验。

过了一会儿，我不想游了，手指上的皮起皱了。我先上来坐在岸上的石头上，石头被晒得温温的，屁股很舒服。那只挖沙船的船顶系着一块红旗。我在想短裤怎么办。最后我决定了，把它脱下来拧了拧，然后再套上，在阳光和石块的烘烤下，它干得很快。他们也上来了，短裤湿漉漉的贴在身上，我在想他们该怎么办，结果他们就抱着衣裤这样往马路上走去，我想既然人这么多，那我也别穿长裤了吧，但是我还是穿上了，我跟在后面笑着看他们穿过马路，穿过那条巷子，再在那条泥路上走了会儿，路上的人看着我们笑，他们都不认识我们，只有何宁看上去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他说，这有什么，男人嘛。到了何宁家，他们浴室里冲了冲各自套上长裤出来，他们的短裤最多拧了拧，这样凉凉的穿在身上感觉会很舒服的，不过短裤的颜色透过长裤露了出来。

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会儿，喝了很多茶，游泳太累人了。李建宏说，刘英才是不是也是这个村的？何宁说，是啊是啊，我倒没想到哪，那我们找他玩去？

何宁本来要先给刘英才打个电话，但他一拍额头说，哎呀，他家是没有电话的，我们直接去吧。

刘英才家在新村，这是何宁说的，那么相对的，何宁的家就在老村。老村是新村之隔就是一个土坡，新村全建在土坡之上，我觉得这个不可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愿意把房子往山上建呢，难道就是为了在马路可以看见自己家的房子吗。

我们在村子穿过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我们，我们的队伍有点庞大，鸭、鸡、鹅什么的看到了都往路边躲。我们大概走了不到二十分钟，远远看见刘英才蹲在地上夹螺。何宁说，哈哈，刚好赶上晚饭。

一直快要走到刘英才的面前，他才看到我们，拎着老虎钳迟疑地看着我们，接着展开笑容，说，哎呀，你们哪，你们怎么来了。何宁说，哎呀这话说得，我们来赶晚饭。刘英才说，呵，给我打个电话嘛，来来，建宏、智正、威风、马力、赵俊。在他说的时侯，我们走过刘英才夹下的一摊螺 屁股，在他还没说完的时候，何宁打断他说，你家装电话了？刘英才笑，呵呵，装了啊。何宁说，什么时候装的？刘英才说，前两天嘛，刚刚装的。何宁说，号码也不告诉我，什么意思？刘英才说，那你也没问我，怪我？何宁说，那我不知道你家装电话了啊，难道我无缘无故问你电话号码啊。刘英才说，好好，我现在告诉你。

刘英才的家是幢三层水泥楼，旁边的房子也是这样的一排，前面一排也是这样的，后面一排也是，只有高低稍微不同，如果远远地看过来，这肯定很像梯田。进门一个很小的院子，过了院子就是一个厅，摆着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墙上贴着一张猛虎下山图，两边贴着对联：福泽百姓方为好，绿遍九州始是春。横披：家和万事兴。威风笑了，跟我说，哈哈，这个对联太搞笑了，还放在老虎的旁边，有什么暗示吗？我说，会有

什么屁暗示。威风说，下句始是春，始和是发音差不多，这样是不是不太对。我说，不知道。威风说，不如套用我们学过的古文改成，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横披为：朝避猛虎。我说，呵呵，好啊，不过有点牵强。威风谦虚地笑道：有点有点。

厨房里转出一个矮小的中年的妇女，看上去很能干的样子，她一出场就让我感觉一她很能干，二她是刘英才的妈妈。看来她正在厨房里忙活，听到声响就赶出来，她笑道，哎呀，这么多同学来啦，好呀好呀，同学是要来玩的，我饭都做下去了，你们先坐下来坐下来，喝点茶，我再做些，英才赶紧去菜市场再买点菜来，那何宁帮我们招呼一下同学，你我们村的，我们就随便了。

何宁说，好的好的，不要客气。

刘英才把我们领进旁边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在厅旁边，和厨房相对。我们各自坐下，刘英才打开电视，和我们说，你们先坐下看看电视，我去泡茶。他出去了，我听见他在跟他妈说，哥哥在干吗？她妈说，可能在楼上房间里。她妈走出来，站在院子里喊：英勇英勇。喊了好多声，我听到楼上一声沉闷的答应：。刘英才妈妈，简称刘妈妈喊道：赶紧下来，英才同学来了，你去帮忙菜市场买菜。楼上没什么响动，估计是答应了一声，刘妈妈走回厨房，一边走一边，这么大的人一天到晚躲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干什么，可以吃饭了就下来了，养这么大白养。

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个人从楼上走下来了，等他经过门口的时候我特意转头看了一下，一个穿着灰色汗衫的年轻人，很重地从门口走过去，走到院子里。刘英才的妈妈追出来，好像在交代他买什么菜。接着她低着头

回来了，无意中抬头看到我正看着她，朝我飞快地笑了下，然后走进厨房里。

我们四五个人坐在方凳上，这些方凳凳板很大很滑，坐上去的感觉不错。接着我发现凳脚软绵绵的有点异样，拿起一看原来钉着橡胶块。这样我们移动凳子的时候，似乎总是在轻拿轻放。刘英才端进一个托盘，上面放着茶壶和五六个茶杯，还有一个茶叶罐。他一个个问我们，要放多少茶叶。我说，无所谓，少放点吧。他给我们泡好了，又从边上拖了把长凳过来让我们放茶杯，接着他出去了，我看他走进厨房里，看来在帮妈妈做饭。

电视在放猫和老鼠，何宁去拉屎了。我说，现在的小孩太幸福了，这个时间段都有动画片可以看。威风说，是，他妈的。马力说，也不一定，现在的小孩作业多多啊。我说，是的，很恐怖，我小学初中几乎是没有作业的，有的话，最后一节作业整理课就可以全部做完了。威风说，什么作业整理课？我说，就是每天下午第四节课，老师不来了，我们自己做作业。威风说，我们没这个课，不过初中我们住校的学生规定要上夜自修。我说，夜自修，修什么？作业都做完了还修什么。李建宏说，现在的小孩也不一定的，别看他们书包背得挺大的，里面空荡荡的，没几本书，放着变形金刚。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看见过？威风呵呵笑，说，看见过看见过。李建宏说，那天，我和威风出去，刚好看到路边有个小孩背着书包放学，那书包真大，下面到屁股，上面到后脑勺，威风也像你这样说，现在的小孩太辛苦了，我说不是，这么大的书包里面肯定是空的，我把这个小孩叫过来，来来，小弟弟，让叔叔看看你的书包，这小孩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走过来，我们打开一看，一

个铅笔盒，一本书，一本作业本，还有一包饼干，其他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拍拍他的脑袋说，很好很好，要好好读书，这小孩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回过头来看。

我说，，这样的小孩还是少数，总的来说，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辛苦多了，不过我们那时没这么多动画片可以看。现在的小孩信息量比我们大多了。小时候我记得看唐老鸭盒米老鼠，好看死了，那时电视机还很小，就等到别人家那里去，等他们开电视机，一村人都挤在那里。

威风说，我记得是那个《恐龙特急克塞号》，好看，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蓬——。

我说是啊是啊，那时我一直以为人间大炮是人击大炮，还跟同学吵起来。

马力也笑道：是啊是啊，那时的小孩都叫。马力捏起嗓子叫，克塞前来拜访。赵俊听得哈哈笑。

我说，哈哈，你们还记得吗，有个动画片，日本的，讲大西洋底下，有条很大的鲸鱼，然后那个小孩和这条鲸鱼去某个地方，就会有只海马不断地敲尾巴说，阿中到大西洋了阿中到大西洋了，你们还记得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吗？我死也想不起来了。

威风说，还有这个片子？我小时候最爱看篮精灵。啊可爱的篮精灵，打败了格格巫，威风模仿童声唱道，走调很厉害。

我说，那个你们还记得吗，巴巴爸爸巴巴妈妈的那个，好像是几只鼠，特别胖的那种。赵俊一直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笑。何宁拉屎回来了，也坐在旁边笑了一会儿，他问，你们看过《追梦人》吗？我说，什么追梦人？何宁说，刘德华跟吴莲的电影。接着他我们介绍了一下情节，他说刘德华怎么怎么

吴 莲怎么怎么吴孟达怎么怎么。我很想告诉他那不是刘德华怎么怎么，是刘德华扮演的人物怎么怎么，后来想想可能应该还是像他这么说才对，听他说完后，我问，你哪里看的？好像电视上没放过。他说，我在家里看录像带。我说，呵呵，我知道，你很崇拜刘德华。何宁说，他唱歌我很喜欢，其实电影一般，好看的电影不多。

这是电视里的猫被老鼠发射出去，撞在一个锅上，这个锅先把它嘴撑成锅形，接着把他的肚子撑成锅形，掉在地上，像一块硬币一样晃了晃当 一下贴在地上。我看得很高兴。我不太喜欢日本的动画片，看上去不健康，无论是颜色、人物还是情节什么的，挺鬼 的，还有点脏 ，不好玩。当然国产的则不忍卒睹，老是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只有葫芦娃还能看看。

刘英才过来说，饭马上可以吃，你们先坐下。李建宏说，好好，你去忙吧去忙吧。何宁笑道， ，英才真能干，还会做饭。我在想刘英才的哥哥现在在干什么，他买菜应该已经回来了，如果我现在上去敲他们门，他们一开看见是我，这种感觉会很古怪。

饭就在厅里猛虎下山图下吃，我们都坐下了，刘英才妈妈又站在院子里叫：英勇英勇。叫完她又去厨房做菜。威风说，英才妈妈一块来吃啊。刘英才妈妈说，好好，你们先吃着，我再做几个，还有个蛋汤马上好了。刘英才陪我们吃饭，他说，菜不太好，大家随便吃。他哥哥英勇下来了，坐在桌角吃饭，他跟长着细眼睛厚嘴唇，不喜欢说话，整顿饭吃完，他没说过一句话，也有可能是吃饭时他不喜欢说话。

刘英才问我们学校各自报在哪里。我们说了，刘英才问我，曹洁报在哪里？我说，北京。他说，呵呵，你怎么不报北

京啊。我说，呵呵，北京我这个分数没什么好学校，李建宏报了北京。何宁说，赵俊，朱 报什么学校？赵俊说，不知道，她可能考得不太好，想重读。何宁 笑道，我看朱 好像对你挺有意思，每次你回答问题，她都回过来看你。赵俊说，哪有啊？何宁说，赖，我们都看见了，你一回答问题，朱 就回过头看你，别人回答问题她都不回过头看，就一回答她就回过头看。赵俊说，吊死鬼，乱讲，没有的事情。何宁说，我们都看见了，你问别人。李建宏笑道，我没看见，就你看见了。马力说，哈哈，是啊，何宁怎么就你一个人看见。何宁说，呵呵，你们这帮人，不过说实在话，朱 在我们班算是最好看的。李建宏说， ，怎么就最好看了，在你的眼里是最好看的。何宁说，知道的，在你眼里不是，你喜欢杨艺嘛，你就喜欢她额头高。李建宏说，不要乱说。何宁说呵呵，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李建宏说，赵俊你要么把朱 叫来。赵俊说，算了吧，都晚上。李建宏说，明天叫。赵俊说，明天再看吧。何宁没说话。

#### 15. 吊死鬼，

刘英才妈妈笑着把鸡蛋汤端上来了，洗了手也过来吃饭。刘英才的爸爸没有出现，我们都没有问，好几次我都想问，刘英才爸爸可能像威风爸爸是个勤劳的人，总是在外面劳动，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整个家就靠老婆操持，他的任务是赚钱，这样的分工不错。

刘妈妈说，大家随便吃，我也不太会做菜。大家随便吃，不要客气的，就像家里一样。她问我们还要酒吗？还没等我们回答，就叫刘英才给倒了一圈。她说，同学聚聚真是难得，以

前读书辛苦，玩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总算考完了可以好好玩了，以后考上大学大家东一个城市西一个城市就不在一起了，不过同学还是同学，根据我的经验，什么同事、老乡、朋友都不可靠，最可靠的是老同学，十年一年过去了，还是老同学，老同学感情深，以后大家有什么事都可以互相帮衬。我们点头称是。刘英才暗示他妈妈说得太多了。她妈妈往碗里倒了点雪碧说，你们同学来玩，我也很高兴，我也喝点。大家都举碗碰了碰，刘英才哥哥也举起碗，我刻意伸长手臂在他碗上碰了碰，他翻着眼睛看了我一下。

吃完饭，准备搓麻将。刘英才说他不会搓，扑克倒可以来陪着打打。那就打扑克，开始打前讨论赌多大，刘英才说，啊，还赌钱的，赌钱的我不来的。我们笑了，我说，不赌钱那有什么意思。李建宏笑着说，你不来不要紧，反正我们人够了，你给我们找到扑克，给我们泡上茶就足够了。

打到半夜。刘英才妈妈一直在房间里看电视，出来问我们要不要吃夜宵。我们就不再打了，马力赵俊在刘英才家住，我和威风、李建宏回何宁家。

路上月亮很亮，走起路来很方便，我们很快到了何宁家，轻手轻脚地走到二楼，老木梯发出轻微的吱吱声。我和李建宏睡床板，何宁把竹席拖下来摆在地上自己睡上面。爸爸的房间就在隔壁，一切在静悄悄的进行。我听到何宁爸爸的一声，窗户外面还有虫子的叫声，还有空调很轻微很轻微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起来，随使用冷水抹了抹脸，用何宁的毛巾擦了擦，用食指当牙刷擦了擦牙齿。何宁爸爸在饭桌前等我们，他已经买好了包子、豆浆、油条、饭，他笑着我们，昨晚睡得还好吧。看来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几个人。

李建宏和何宁爸爸聊上了，聊的是杭州的房价和领带生意。我和何宁相视一笑。何宁说，等下做什么？要不我把艾东、鸣春他们叫下来打篮球吧。我说好啊。他去打电话。过了会儿他回来说，要么我们去艾东家吧。我说他家在哪里？何宁说，坐车 分钟，他家旁边有个很好的篮球场。我说，好啊，鸣春家也在那边吧。何宁说，鸣春家不在那里，他正好在艾东家玩。

何宁给刘英才家打电话，告诉他们去艾东家，我们在马路上的槐树下集合。

我们四个人等在那里，过去了很多空着很多位子的车，但是马力他们还没有来。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见刘英才家的房子，如果他蹲在门口夹螺 ，不一定看得到。

马力和赵俊来了，刘英才没有来，说天太热了，不如在家看点大学英语。李建宏骂了几句马力和赵俊。我们又等了会儿，身后那条江就是昨天我们游泳的那条江，现在上面有条挖沙船，挖沙船上有一块小红旗，它正在隆隆的工作着，对面还是山 。

我们还是坐到了一辆很空的车。车在山谷间行驶，有时在山坡上绕弯，风从窗口吹进来很舒服。我看到前面一座桥，这座桥横跨在两个山谷之间，经过这条桥时，何宁说，鸣春家就在那边。我顺着他的眼睛一看，桥的尽头还有一条马路，一个大弯很快地弯到山脚下。我们离桥越来越远。

我们到了一个镇里，何宁给艾东打电话，过了会儿，他过来了，远远地站在前面的一个丁字路口朝我们招手。

艾东家是个临街的二层小楼，一楼开着个五金商铺，很挤，她妈妈在，看上去很年轻。我们顺着一条转身会擦到墙壁的楼梯走到二楼上，二楼上有个客厅，三个房间。客厅上挂着一个石膏像，贴着几张艾东画的素描，画得挺像的，但我看得

出来，画得很烂。鸣春在看电视，站起来朝我们害羞地笑了笑。他本来在和艾东打桌球。我们坐着聊天看电视一直到吃中饭。

艾东妈妈做的菜挺好吃的，但是不经吃。吃完饭，我们去打篮球，天很热。我们沿着马路走，马路很白，没多少人。马路在往高处走，我们跟着它，跟着它爬到一个山坡上拐了个小弯在一座铁栅门前停下，铁栅门上长着铁锈，铁锈翘了起来，像一层细小的鳞片。里面是一个水泥操场，两边都有一个篮球架，旁边有一幢黑瓦白墙的平房，看上去像教室。艾东有个牛皮篮球，他把球抛过铁栅门，那球在地上跳了跳，慢慢滚到一边去，突然又加快，越来越快地滚回来，滚到铁栅门前。艾东第一个翻过铁门，拿起球拍着往操场跑。我们一个接一个翻过铁门，当两个人同时翻时，门就晃得厉害。我翻过铁门，拍去手上的铁屑，留下黄黄的锈斑，感觉很久没有干过这样的事了。

艾东、鸣春、马力、赵俊一帮、我、何宁、威风、李建宏一帮，没打几个球，汗出得太多了，就把上衣脱掉了，身上光溜溜的都是汗，两个身体尤其两个背撞到一起的时候，滑溜溜的感觉不好受。赵俊不想打了，他不会打，坐在旁边看。这样变成了四打三。过了一会儿，威风也不打了，他说，他不想干这样的体力活了，就是为了把一个球放进一个铁圈里，结果它掉下来又连忙捡起来抢着把它放进去，太愚蠢了。我们笑了，都想去 他屁股。这样又变成三打三，三打三场上就没这么挤了。

何宁传我球，我正在篮下，艾东跳起来盖我，盖的是我一个假动作，球进了，何宁很高兴地说，好！对啦。艾东他们的身高很有优势，但是不灵活，马力的腰上有两块赘肉，这两块肉看上去有十斤重，他就带着这两块肉在跑，他不断地撞人，

撞到篮下，一个擦板就进了，但幸好他很快没有力气了，他说，天太热了。何宁运球很好，外围投篮很准，他们基本上拦不住他，他们也盖不住他的后仰投篮，所以，他们很郁闷，拖着很重或者很高的身体跑来跑去，不过打得很开心。

威风去买了水来，我们停下来喝了一气，回去继续打，坐着喝水的时候，空气里有种嗡嗡的声音，在打时就没有了，只有球落在地上的声音和快活的喊声。在大概又过了二三十分钟，跑不动，裤腰湿了一截，背上闪着汗光，肚纹上附着汗珠。我们回去，又跑那座铁门，这座铁门变得格外讨厌。

马路上的人已经多了起来，刚才他们应该都在午睡，艾东带我们到一幢建筑物的二层，看上去像某个公司的洗澡间，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墙壁上有四五个莲蓬头，一拧，冰凉的水就出来了，我们爽得要命，在莲蓬头下冲了个干净。一层有家桌球厅，我们去那里打，这些球桌都还不错，特别宽，漆还很亮，上面铺着的毯子没有一个小孔一个小孔什么的，旁边摆着一溜椅子，中间几张椅子上放着滑石粉，厅里一个人都没有，顶上的吊扇哗哗地刮着，一个小弟迎上来，问我们开几桌。艾东问我们几个人会打。结果开了四桌。艾东鸣春一桌，我李建宏一桌，威风何宁一桌，马力赵俊一打，一打发现大家都挺会打，不像篮球。我们不断地打，交换着对手地打，每次打完扬扬棒子或哎一声，那小弟就跑过来，有时还没叫他就跑过来摆球，这小弟看上去应该读初中，人很丑，皮肤黑，角特别长，不过看上去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好几年的样子，有时他会建议某个球该怎么打。

到看看外面天快凉下来的时候，我们不打了，马路上的人更多了。艾东说，去吃饭吧。我们在一家小吃店里各吃了一碗

炒年糕，回到艾东家打牌。他妈妈还坐在柜台后面看着我们回来，她问，吃饭了？艾东说，吃了。这次我又发现艾东的妈妈确实比较年轻，还烫着头发。我们到二楼打牌，艾东鸣春一家、马力我一家，李建宏和我合庄，他在看电视，过了会儿，他坐在我与艾东之间看，有一次我要把一个五个5的炸弹扔出去了，李建宏踢了踢我的脚，我就收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艾东有六个9。

晚上，艾东鸣春一个房间，我们剩下的六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但没法把席子拖到地上睡，因为房间太小了，几乎就只有这一张床的空间，我们六个人横着在床上躺了一夜。但幸好有空调，我们把它打到很低，风扇开最大。

威风说，我给你们讲个鬼故事降降温。有个人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经过一座桥，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老太婆，低着头拿着一根长长的扫帚在扫地，这个人每次经过的时候都看见这个老太婆，心里就觉得很奇怪，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问她，婆婆，请问现在几点了？那个老太婆仍旧低着头，说，九点钟了。这个人想怎么可能，现在天还亮着，最多不过六点钟。但他没说什么，第二天还是问这个老太婆几点钟，这个老太婆仍旧低着头告诉他是九点钟，一连几天这样，直到有一天，这天天黑得特别早，刮着点冷风，这个人感到气氛有点古怪，想这天老太婆应该不在吧，但谁知道那个老太婆还在那里扫地，他想今天或许能问出点什么，他仍旧问她，婆婆，现在几点了。这时，这个老太婆慢慢抬起头来……

啊！

威风突然大叫一声，掐住赵俊的脖子。赵俊尖叫一声，吓得不轻，我们也被吓着了，过了一会儿才缓过劲来哈哈大笑。

赵俊叫道，威风你个吊死鬼。

第二天起来我们在街上吃了早饭，去鸣春家。

我们站在马路上等车，这条马路横穿这个镇，两边都是商铺，看上去更像一条街，等了十几分钟，有车过来了，我们上去后，把车塞得满满的。鸣春付了我们所有人的车钱，汽车在往回走，一直走到何宁跟我说过的那座桥上，一拐，过了桥，顺着那条猛拐到山脚下的马路一路狂奔而下，颠得我们一耸一耸的。那个卖票的中年妇女，把手搭在装钱的黑色腰包上时不时地扫我们一眼。汽车在一个斜坡上停下来，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停住的。这是一块小小的平原，前面有一个池塘，池塘边上有两个歪脖子柳树，有一个的半个身子探在水面上，我们顺着一条斜路慢跑下去，踩出扑扑尘土。前面那个村庄离得不太远，不过我们得越过一土台，修路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个铲了。我们大概是一直在往东走，走进村子里，路上遇到的人都在看我们，然后一个折回，往西走了一点，一条小溪，架着独石桥，走过去，对面一个场埔，边上五间盖着洋瓦的瓦房，我们先在场埔上待着，鸣春走进瓦房的中间一间，中间门开了一扇，他把门全部打开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和她妈妈一起走出来，她妈妈瘪着嘴看来掉了好几颗门牙，她没说什么话，不好意思地笑着把我们迎进去，接着她就走进厨房里。我们坐着聊天。鸣春说，他把张万起叫来。快吃中饭的时候，张万起来了，带着任如芬。张万起看上去很落落大方地和我们打招呼，任如芬笑着看上去很不好意思，可能她本身就是一个害羞的人。饭间，李建宏问任如芬到时一块去北京吧。他们都报了北京的学校。何宁问我为什么跟任如芬之间隔着这么远，我说呵呵，这里还有一张凳子呢。饭后，艾东、我、李建宏、马力搓麻将，到了两

三点钟，鸣春带他们去爬山。过了半晌，他们汗津津的回来了，从场埔角落的一眼井里打水出来洗脸洗手冲脚，这种很凉的水很舒服。刚才马力想双飞，结果被我自摸了，赔了三份双飞钱，钱在我下巴下堆起来。我心情不错。张万起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啊，一下午赚了不少。他的手还是湿的。我笑了笑。任如芬、鸣春他们也都笑了笑。晚上吃过饭，我们几个男的一个房间，楼板上铺了两张大竹席，任如芬一个房间，鸣春的妈妈住在楼下的一个小房间。到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睡着了，我看见张万起爬起来，悄悄地开门出去，悄悄地掩上，敲隔壁任如芬的房门。敲了会儿，我听到任如芬警惕、害怕、虚弱的声音：谁啊。张万起说了一个字：我。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门开了，又过了好一会儿，我听到传来任如芬的尖叫声，但因为隔着两道房门，听不上去不是特别响，如果我睡着了，肯定听不见。我打算明天跟威风开玩笑说，昨天你听见任如芬尖叫吗，本来我想冲过去的，后来想想可能是张万起在给她讲鬼故事。现在威风睡得呼呼的。

第二天醒来，张万起就睡在我旁边。任如芬起来得比较迟，我在武侠小说中听说过一种说法，少女破处后走路会有些异样，但我看任如芬挺正常，我看的时候挺紧张的，生怕任如芬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吃了早饭，早饭是稀饭加咸菜萝卜，我们准备回去了，何宁建议我们全部再去他家玩，大家看上去都在犹豫。我们先到马路上等车，一边等一边商量，很快来了辆车，任如芬说，你们去玩吧，我先回去了，她一个人跳上车了，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车就开走了，车上的售票员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确实一直在问我们要不要走，但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辆车就载着任如芬走了。张万起说，那我

也回家了，他走到马路对面，等一辆反方向的车。张万起回家了。我跟威风说，他怎么不追任如芬走呢。威风说，女人不能太惯，在很多事情上你惯她惯她，到后来你就不知不觉处于劣势。

何宁说，要么我们去城里唱歌吧。结果艾东、鸣春都不去。剩下我们六个乘车回来，到了客运中心，李建宏说，打电话让格格莉出来吧，一块唱歌。威风建议把谁也叫出来吧，那个唱歌很好的女同学，但有点想不起名字。赵俊说，那我把朱叫出来，这吊死鬼唱歌很好。这样一想，人有很多了，我们去打电话，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突然不想等了，我说我不去了，这些天玩得太累了。威风说，去吧为什么不去，唱唱歌嘛。啦多索啦，威风很难听地唱。我说不去了，我回去了。我跟他们挥手作别，走了一段路回过头去看，还看到他们站在那里，头上一块白板，上面写着四个大大的红字：公用电话。

我从客运中心一直走到三江城门口，其实我可以坐公交车的，但我觉得等车太麻烦了，在走那个上坡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学校的房子在重新装修，本来绿色的墙身被重新涂成蓝色，以前，小时候，我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上，爸爸带着我从这个坡上冲下来，我看见这些房子，我觉得这些房子真好啊，有段时间我想像过在里面上课的样子。现在我走到坡顶，差不多刚好走完学校的长度，走过桥，是另一个下坡，我慢慢地走下去，太阳越来越烈了，我记得小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稻田，这个坡还是一座土坡，马路上铺着石子，自行车轮别到石子，石子就会一下飞出去。我还记得春天穿过稻田的时候，很多人种了油菜花，一大片一大片的黄，那种气味要等我再次嗅到才能完全回忆起来。现在我站在三江城门口两只石狮子前面等车，如

果我再往南一直走，可以走到东边，那里有中巴车可以坐，现在我就在这里等三卡算了。

#### 16. 箭竹里一个个浅浅的坟头，

三卡很颠，声音比拖拉机还要大，虽然它比拖拉机小，坐在对面的人的膝盖顶到了我的膝盖。我努力转手去，注意不让手肘撞到边上的脸，把脑后的玻璃小窗户推开一点，车开起来后，风就刮进来了，我感到很凉爽，不仅有点想微笑的感觉，但更多的是想睡一觉，三卡开得太快了，他们真是赚钱不要命啊，大概五六分钟，就到村前的机耕路口了，我让他们把我放下来。我从车上跳下来，站定。三卡去了。

我穿过马路，靠路边走，太阳还在东边一点点，树荫能挡住我，但树还不够密，我不断地在树荫里在阳光下，还是挺热的。以前，就是小时候，树上有很多知了拼命地叫。我知道这些杉树上是不太有的，一般在 树上，香樟树上也不太有，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去那棵香樟树上太勤了。

我转上村前那条和机耕路相交成直角的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东，一直走到村末，左转，就看到我家了。路上，我看到有人在淘米，中饭时间到了，有些烟囱冒出了烟，有户人家的院门半开着，透过院子，我看到堂前里有一桌麻将，围着三四个人在看，有个人扛着锄头赤着脚从对面走过来，可能刚好从地里回来，其他的人一般都骑着自行车从我身后超过或者迎面交叉而过，小孩，大人，男人，女人都有。

我到家，妈妈在家，她在厨房，她说，回来了？我说，。她笑着说，你还晓得回来的？我说，。我走到里间，把鞋脱了，赤脚踩在地上，凉丝丝的感觉不错，我到浴室间痛痛

飞快地洗了个澡，拿了把竹椅坐在堂前吹吊扇，感到很舒服，接着吃中饭了。我爸下班回来了，他上的是早班。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刚才。他问我去哪些地方玩了。我告诉他，他说，鸣春家的那个地方他小时候去拖过石头。

我爸说，他像我这么小的时候很辛苦，我爷爷在外地工厂里干活，生产队的活就让我爸一个人干了，一个半大人什么活都能干点，什么都干不好，我爸爸的叔叔，也就是我二爷爷，他早就死了，就骂我爸笨，吃了不少苦头，等大了点了到谷厂里干活，附近各个村跑遍了，吃住都在厂里，说是谷厂其实就是一间房子，很灰，全是粉，再大点就去山里拖石头了，很重，一车两三百斤石头，双轮车几十里地拖回来，那时饭量好，吃三大碗，吃得多的人，可以吃一饭桶，所以现在长盛他爹以前被人叫饭桶，他一吃真的可以吃一饭桶。

我问他一饭桶有多少饭。他用双手在胸前一抱：这么大；又在胸前一截，这么高，大概至少盛五六碗饭。我妈插话：七八碗都有。

我说，呵呵，那太能吃了。

我爸说，那时的人都能吃，又没什么菜就吃饭，有些人家吃饭都吃不起，军生他家就是这样，怕两个儿子吃了饭后还在饭篮里偷饭吃，在饭里掺了生米，哪晓得那两个儿子照样吃，生米咬得嘎嘎响。

我说，那多难吃。我爸说，有的吃就好了。吃完饭，我爸出去了，我妈收拾，我去睡了个午觉，醒过来觉得很难受，头很昏嘴巴很苦，睡得时间太长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家里一个人没有，我用凉水冲了冲头，坐在桌子前面吹了会吊扇。桌子上有本《故事会》，我哥在看，他很喜欢买，厕所里床头都

放着，我翻了翻，居然还有阿P的故事，呵。接着不知道干什么，有好几只蚂蚁在地上爬，现在手上有没有蜡烛，不去烧它们了。

我走出来，走到半路想到忘了关吊扇了，我到爷爷家。我爷爷躺在竹躺椅上，穿着一条长达膝盖的宽大的短裤，肚皮高高隆起，他是我们家族唯一有肚子的人，其他三四十口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很瘦，很瘦。奶奶坐在桌边的藤椅上，一手搭在桌子上，一手缓缓摇着扇子，她的眼睛不太好了。我叫了他们一声，在桌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也把一只手搭在桌子上，桌板凉爽光滑，手肚很舒服。头顶有吊扇慢慢转着。

我爷爷直起来身上，笑着说，哎，你回来了，你妈妈说你去同学家玩了，说去了好多天了。我奶奶也笑着，她朝我这边看着，我知道她看不太清楚，但她认识我的声音和轮廓。

我说，是啊，去玩了几天。

我奶奶说，这么热的天也出去玩，还不如家里待待。

我爷爷说，他们小人嘛，不怕热的。他问我考试怎么样，什么时候知道结果？

我说，不知道，快了吧。我把吊扇开大了一档。

我爷爷说，那就好好玩玩。

我奶奶说， ，读这么多年书。

我爷爷说，读书很辛苦，不过书读出来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厂里，走到车间里，那帮工人那个吵啊， 哩汪 ，跟菜市场似的，一到技术科，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他看看我停了一下，说：技术科的人有文化，都是大学毕业生，读过书的人涵养就是不一样。

我说，呵呵。

我爷爷问，那你学校报在哪里？

我说，报在杭州，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不过主要报在杭州。

我爷爷说，杭州不错，你二姑以前不就在杭州吗。

我说， 。

我爷爷说，如果你真的考到杭州，以后找工作我倒可以去托托人，是杨晓东哪，以前我当厂长的时候提拔过他，让他当车间主任，他有本事的，能说会道，怎么上去的？有一次县长到厂里视察，那厂里也安排他陪同讲解，口才很好，给书记留下很好印象，后来就到县里宣传部，本事大，没几年到杭州去，现在都到中央去了，他到还记得我，算是不错的。

我说， 。

我们坐了一会儿，五叔叔到堂前拉三轮车。他看见我说，哪智正回来啊。我说，是啊，去忙啊。他说， ，天空有点凉下来，那就去踩踩看。他出去了，那辆三轮车看上去很重，拖出院门门槛花了不少力气。我爷爷说，他现在在城里踩三轮车，一天下来钱还不少，就是人辛苦，力气活，不会读书的人就要做这样的活。

我们随便说了些，爷爷给我介绍了一点村里的新闻，他告诉现在谁在当书记，谁在当村长，还有村里的和周围几个村的田马上要征用了，变成城东开发区，到时会有很多厂，新造一个条宽五十米的马路，贴着我们村前穿过去，一直到东郭为止。

东郭是东边一个村，在过去就是一条江，江堤上种着箭竹，箭竹里一个个浅浅的坟头，以前的人死了，家里不太有钱的，一般都葬在这里，富点的都葬到远点的山里去，这样不怕被水冲掉。

我说，那能分多少钱？

爷爷说，按田亩算，一亩田大概两三万，开发办发到村里，村里再发下来。

我说，那村干部发财了。

爷爷说，是啊，以前村干部都没人当，现在争着当。

我说，那怎么被山本他当去了，这样的人也会有人选吗？

爷爷说，书记不是村民选的，党员选。村里也就十来个党员，他自己是党员，他哥哥是党员，还当着治保主任，他爹也是党员，他们自己就三个人了，他爹怎么说的，在会上拍着胸部说，咱儿子山本是有本事！让我推荐，我就推荐他，让我选，我就选他。

我说，那你选他了吗？

爷爷说，呵呵，我没选他，不过选别人也没用，听说他县里还有人，很会攀关系。

我说，靠，这种人。那村长现在是谁？

爷爷说，晓江。晓江当村长大家都比较放心，哪他家里也有钱，生意做得很好，用不着贪这几个钱。

奶奶说，不像他们山本，当了半年，就造三层楼，以前跟你哥哥同一个单位，当兵回来当当保安能有几个钱。

爷爷说，晓江人很好，就是脾气爆，没有忍耐力，就是书上说的有勇无谋，是像帮村里做点事情，有时做不成，忍不住要跟乡干部拍桌子。

奶奶说，他们山本人多么凶啦。

爷爷说，关系会搞，乡干部来了笑得像朵花，过年过节像拜老子一样，自己爹这里还没送到，乡干部那里大包小包早就送过去了。

我说，靠，这种人。

爷爷说，前段时间可能你不晓得，山本跟你舅舅打架，两个人在茂盛家搓麻将，三言两语吵起来了，你舅舅五十多岁快六十的人了，他三十多岁，被他一推在地上，你大哥干活回来知道了，要去大家把他捅了，你舅母就慌了，说算了算了，人家村干部，弄也弄不过他，把他捅了自己坐牢。现在的人凶，三十来岁的人让让老人都不知道。

奶奶说，凶人。

我说，怎么不报警。

报警？！我爷爷笑道，呵呵，也没真的打架，讲不清楚的。

奶奶说，报警没用的，这里农村。

爷爷说，农村里的人都是没什么文化的，不跟你讲道理的，不会像你们读过书的人，好商好量。

我说，呵呵，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静了会儿。房间里有些暗，因为墙上只有一眼很小的窗户，还有门投进来光。房子前半截的灶台坐在这里看过去，黑糊糊的几乎看不清楚。

这幢房子已经很古老了。

17. 太公给地主做长工，他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叠钱，

据说是民国时候我爷爷的太公造的，据说这代太公太婆很争气，太公给地主做长工，太婆给人做鞋底，省吃俭用一辈子，买了几十亩田，造起这幢房子，到了我爷爷的爷爷这一代，日子就很舒服了，天天背着手逛逛，茶馆里坐坐喝茶，别人看见了，都喊声“东家”。家产就一直这么传下来，传我爷爷的爸爸我的太公这一代，这幢房子里住二三十口人。

房子坐西朝东，两层，进门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铺着鹅卵石。

石，堂前间正对着院子，两边各两间正房，院子的长度刚好是堂前间加上两边各一间正房的宽度，两边各两间厢房，厢房与正房之间，各有一座陡峭的木楼梯，平时用两扇木门关着，要打乒乓球是把木门卸下，搭在长凳上，中间搁几块黄砖。长方形的这边一座门楼，黑漆院门，门背后搁着很粗的门杠，如果一个蛇像门杠那么粗，基本上它可以成精了。两边两间放杂物的门房。最早，我家九个人住在北边两间正房上下两层，楼下两间，一间住我爸爸妈妈我哥哥我，一间是全家人的厨房间兼坐堂间，楼上两间，一间住我爷爷奶奶，一间住我三个姑姑。两间厢房上下两层，住我二爷爷一家八个人。南边正房上下两层，住我四爷爷家一家六个人，两间厢房住我三爷爷间一家八个人。堂前间楼顶不住人，放各家东西，我小太婆住过一阵，后来南边的门房清理出来了，她住那里，她和她的媳妇，也就是我的三奶奶天天吵架，过了好几年，她才死。她垂死的那一年，这幢房子只住着她和我爷爷奶奶，其他的小辈们都搬出去住了，四爷爷家在原先的房子里养了一群鸭子，二爷爷很早就患病死了，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不要接近他，因为他患的是会传染的黄 肝炎，我印象中他天天躺在走廊的竹椅上，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和我说过什么话，有一次我爸爸和妈妈吵架，是他的女儿，也就是我七姑帮我换的衣服，现在这个房子由他二儿子也就是我七姑的哥哥我二叔叔继承，他自己新造了一幢房子，在这个房间里养了一群鸡，后来因为生意不好，这些鸡和鸭子都不养了，小太婆死后，这幢房子里别的房间都空着，就这北边的上下两层正房住着我爷爷奶奶。

过了一会，我小爷爷来了，他住在另外一幢房子里，和一户同族不同房的自家人合住，太婆没死的时候，跟着我小爷

爷住。他看见我说，哪，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爷爷替我回答，刚过来的，去同学家玩了很多天。

小爷爷捧着一个茶杯，默默坐着喝茶。他剃光头，但头顶还有矮矮的一层，从额头开始一直到后脑勺慢慢地矮下去，一直矮到只剩发根。他胖了很多。坐了会儿，他走了。我爷爷说，再坐会儿啊。他说，去转转。

等他走掉，我才想到可以和他下几盘象棋消磨时光。现在我只好跟我爷爷说，我们下象棋吧。我爷爷说，来呀。但是他水平不够好，又不愿意动脑筋，我不太愿意跟他下。我跑回家找象棋，我爸我妈都没有回来，吊扇还再刮，我把它关了，找象棋。最后在戒橱顶上找到了，盒子外面落满了灰，我拿下来觉得手指上粘粘的。我用肥皂洗掉油灰，用手托着盒底赶到爷爷家。

爷爷已经起来了，把躺椅叠起来放在走廊上，坐在长凳上等我，奶奶坐在旁边，笑吟吟地等着我。

我们搭好棋盘，第一盘我输了，但是我知道接下来几盘他都要输。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盘输了我还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事实证明这样的感觉是正确的。到第四盘，我爷爷说不走了，太累了。我小爷爷从来不这么说。我把棋盘棋子收起来，装在盒子里。我说，放在这里好了。我把象棋放在戒橱顶上。我又坐了会儿，爷爷说他想去老年活动室坐坐，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说，那里挺热闹的，也有走象棋的。我说，真的吗，下次去看看。

我和爷爷一起走出来，他去老年活动室，我回家。走过小爷爷家时，我特别看了看他有没有在家，他家没人，以前太婆在世时，她总是坐在门口那把竹椅上，看到我跑过去，就把我

叫过去，捏着我的手问我放假多久了还有多少天可以玩，夏天给我一角钱买雪糕吃，秋天冬天给我她兜里捂熟的白蒲枣。我妈妈经常告诉我不要吃我外婆给我的东西，因为她吐不出痰要用手指挖，但她从来不说不要拿太婆的东西吃。枣就是院子里这棵枣树上掉下来的，这棵枣树是邻居家的。

这棵枣树很大了，从院子里探出枝，在路上遮了一层荫，如果它的叶子是大叶子，会遮得一点阳光都透不下来。我走过大叔叔和六叔叔家的房子，过一条小溪，去年，邻村的一个初中姑娘骑车经过时，不知道为什么从桥上摔了下去，但是没什么事，只是她很伤心地哭了，可能她跌痛了，也可能她觉得很。再过一个小小的斜坡，坡边我大叔叔的新房已经竣工了，再往前走一段路，路的这边是两个厕所，这边是蒋伯家的菜园子，菜园子一直延伸到我家院门口，中间隔着一条很小很小的小溪，本来是一条田埂，小时候我就从这条路赶着鹅到地里吃草，但后来经常下雨，田地里的水冲下来，蒋伯在耨地时这个锄头又有意无意地不断削瘦它，最后它变成了这条小溪，有个夏天，这条小溪里有很多小龙虾可以抓。

我妈已经回来了。她在厨房里，好像买了些菜。她看见我问我去哪里了。我说去爷爷家了。她说，爷爷没留你吃饭吗。我说，这么早，他们还没吃饭。她让我择菜，摘芹菜叶子，刮芋皮，夹螺屁股。我心情不错，同意这么做。

我站在走廊上摘芹菜叶子，斗靠墙放着，我站在它旁边，左手抓着芹菜秆，右手扯叶子，扯了几下发现这样容易断秆，就用食指和中指抵着，用拇指一顶一别，芹菜嫩得很，断了，叶子掉下去，掉在斗里面。摘好芹菜，我妈拿去洗，切，炒，我刮芋，我见过有人用瓷片刮的，家里有碗盘摔破了，

留块合适大小的碎片下来，用来刮芋皮，特别好使，我家没有这块瓷，以前有，我没找到，问我妈，她也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她让我用菜刀刮，我把菜刀竖起来用刃刮，刀太大了不太好用，但最后还是刮完了，接着夹螺屁股，螺屁股用剪刀夹或者用老虎钳，老虎钳我妈或我爸不允许用，他们认为这样容易让老虎钳生锈，老虎钳比剪刀贵多了。我开始夹了，蹲在走廊上，夹下的屁股落在斗里，斗有芹菜的气味飘上来，屁股夹得不能太大或太小，太大，的时候没有突腔而出的感觉，太小，不出来。

我在夹，蹲在走廊上，这时我十一叔叔来了，十一叔叔的称呼会不会让你想到十一阿哥十二阿哥这样的称呼。他的脚步声很远我就听到了，我回过头确认了一下，然后又转回来夹螺屁股，那时他还挺远的，现在他走进院子里，他走路喜欢左摇右晃，把脚很重地踩在地上，可能他觉得这样很威猛。他很壮，但很矮，很多人说他走路像螃蟹，我觉得有点夸张。

他说，大学生回来了。我笑了笑。他说，大学生给他们夹螺屁股啊。我妈听见了，她从厨房里出来，她说，大学生不能夹螺屁股啊，大学生也要吃饭啊。饭吃过了吗你，她最后笑着说。

十一叔叔说，饭！还早着呢！我妈还没回来。

他说话的声音也很大，他妈妈，也就是我二奶奶，如果离这里只有五百米的话一定听得见，但她好像去某户人家念经了，经堂里儿儿儿一起响，她肯定听不到。

我妈说，那在我们家一起吃哪。十一叔叔说，等下归去吃，她马上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我。

我说，今天。

他吃吃笑道，去哪里玩了啊，放假已经早就放了。

我说，去同学家。

他说，玩了这么多天啊，这么热的天还愿意去走人家的说。

我说，。

他在边上转了会儿，我的螺 快夹好了，他不理我了，走进厨房跟我妈说，哎呀，今天下午风头很好，捉了点。

我妈说，捉了多少呢？

十一叔叔高兴地笑道，没多少，捉了八角多！他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叠钱，往手指上舔了点口水，一张张点起来。

一角的意思是十元，八角多就是八十多。那风头很好啊，小工一天做死了才二三十块，我妈问他，你知道你大哥哥在哪里搓吗。

十一叔叔还在点，一边点一边说，不知道，我过来时听见凤家有人在搓，可能在哪里吧。他把钱仔细地展平叠好插进屁股兜里，转了会儿，说，哎哟，回去了，我妈可能回来了。

我妈说，再玩会儿啊。

他说，走了走了。于是他走了，背影虽然矮，但很大。

螺 已经夹好，手上一股腥气，我坐在走廊竹椅上，我家院门正对着路，路几乎要冲进院子才在边上拐了拐弯从围墙边过去了，路上很多回家吃饭的人，我坐着看着他们走过去或骑车过去。我觉得，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回家吃晚饭的神情。但实际上天光还早。我去房间里拿了两本杂志出来，这两本杂志是王 丽送给我的，一共两本。我坐回椅子上看，把两只脚伸得直直的，感觉很舒服。这两本杂志印刷不错，我很快翻了翻，看见在推卫慧和棉棉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东西跟我以前在杂志上看到的很不一样，我看到的是从维熙、梁晓声、铁凝什么的。

学校门口有个五十岁的中年人买杂志，三块钱一本，两块钱一本的也有，《收获》，《十月》什么的，威风先去买，后来我也去买，那个人认识我了，有一次我买两本，他说给四块好了，你经常买。这些杂志基本上是87、88年的吧，九十年代的都很少，一般讲文革爱情故事，或者改革新风，一点办法都没有，看到后来觉得不好看了，也找不到好看的看。有一次这个人在卖一本《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我买了，陈村的，挺好，后来我觉得他不好，不过一直记得当时这篇小说带来的挺好的感觉。

我就觉得卫慧和棉棉挺不错。那次我和王丽去破烂站买旧书，买了很多本，她挑了几本，是我付的钱，在回来的桥上，她问我，喜欢小说家吗。我说，什么？她说，小说家啊。我说喜欢。她说，那我给你两本，我舅舅家有。我说，啊，小说家是杂志？她说，是啊。我说，呵呵，我以为你说的是人。

第二天她给我两本，原来是《小说界》。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两本。我在看她们的简历，算她们是多大开始发表作品的。

我哥回来了，骑着那辆跑车，我很喜欢这辆车，车把直直的，两只手把着的时候，你的背必然会往前倾，这跟骑别的车的姿势不一样，所以感觉不错，还有是这辆车可以变速，用大拇指推推车把上的一个钮，脚下的链条咯咯一响，踩起来就变轻或变重了。

他说，回来了？我说，。

他刚下班，先去洗了个脸，然后上楼了。过了会儿，我爸也回来了，带着吃晚饭的神情，他看见我说，？还在看？天黑了，吃饭。

我说好。

他说，那么喝点啤酒还是黄酒。

我说随便，都不要紧。

他说，那啤酒好了，你去买几瓶来，家里刚刚拖来一箱，前几天就喝光了，喝得真快，你有钱吗？

我说有。

18. 看着这月亮光，大概知道时间，

我去买啤酒，那棵大树的后面有很大霞光，等我转了个弯，顺着路一直看过去，看到一两百米外的屋顶后面，晚霞一层层的烧得厉害。我走了大概五十米，到了小店。路上遇到桂娟，她跟我妈很熟。她说，啊，回来了？考试考好了？我说，吃饭了吗？她说，我们还没呢，刚要做，你吃了。我说，可以吃了，去买啤酒。

小店里没有人，我叫一声买东西味。听到一个人答应了一声，看来他们正在里屋吃晚饭。老板娘穿着小背心，她很胖，五十多岁，乳房大得不成样子，跟格格莉妈妈有一拼，应该已经没人喜欢它们了，我敢打赌她自己更不喜欢它们。她笑着说，你呀，考大学了？我说，考了。她说，考得怎么样？我说，还不知道，要等段时间。她点点头。我说，买三瓶啤酒。她问我要凉的吗？我说要凉的。她问我每瓶都要一毛钱的冷冻费。因为她把啤酒放在冰箱里。

回到家，饭基本做好了。我爸和我哥正在把桌椅拿到院子里。我爸跟我说，把皮管拿出来放点水吧。

我去楼梯棚下找皮管，它们一粗一细就盘在那里，粗的很沉。

我把细的接在走廊上的水龙头下，把粗的接在细的另一头，粗的另一头伸到院子里，一直伸在桌子下。我进里屋把水泵打开，出来时，我妈端着一盘菜问我，打水？我说，。

知道她有点舍不得电费。

水管已经在院子里冲水，这水很凉，直接从井里冲上来，一直冲脚的话会冷到骨头里。我先冲院子，把浮尘和暑气都吹掉先，然后冲桌子底下，桌子上菜已经摆上几盘，我哥还在端。池塘对面陆正家也把桌子放在走廊上了，他们的院子太浅，几乎像一个斜坡冲到池塘里，不适合放桌子。他们的房子朝向东南，霞光把他们家的西墙映红了，是，我看得见他们家西墙。

我们坐下吃饭，水管放在桌子旁边，水流过来一段距离再经过我们的脚，这样的水凉到恰当。菜有排骨 芋 ，煎豆腐，毛豆、嫩花生，炒鸡蛋，清蒸 鱼，螺 ，还有一袋花生米。今天的菜特别好，不可能每顿都这么好。我和我爸喝啤酒，我哥喝点，我妈也喝点。我哥很少喝，我妈说，我哥小时候很爱喝，但有次喝醉后就不再喝。我妈喝更少，不过一般在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她也会喝点。

正在吃，长子来了，捧着茶杯，他刚刚搓完麻将。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答他。他站了会儿，在边上凳子上坐下来，跟我爸谈麻将形势。我哥有时也插几句，他的牌技在村里有口皆碑。

接着晓江也来了，抽着烟，他是长子的小弟弟，刚当上村长。他也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又说了下他女儿的情况，她女儿明年要考高中了。我妈说，坐啊。他说，站会儿就好了，开会坐了一下午了，坐得腰骨痛。他挺了挺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和他哥、我爸闲聊。过了一会儿说到村里情况，他说，李令简直像个傻子，跟山本一样当兵回来，也是党员，村里人对他印象也好，大家都想推他当书记，结果他开会讲话也讲不好。他们家山本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他哥他爹一户人家一个样，真

是一个样，讲出来的话一个模子印出来，什么好听讲什么，拍着胸脯讲，乡干部听得很高兴。

我爸说，这爹 一个比一个凶。

晓江说，凶归凶，还阴。

志刚来了，也捧着一个茶杯，大家不讨论了，继续说麻将。过了会儿，我小叔叔来了，他是我小爷爷的小儿子。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答他。过了会儿我说，那么等下走象棋。小叔叔说，好啊。

我们在吃，他们坐在凳子上，水泥砖上，或者转来转去聊天。我们家的院子一边靠塘，其他三两边靠田野，望出去好大一片田，风吹过来特别凉，邻居们喜欢过来乘凉。

饭吃完了，陆续又来了几个人，小爷爷来了，我九叔叔和九婶婶也来了，还有他们女儿，五岁，我跟九叔叔说，我给同学留了他们家的电话，有电话帮我接一下。九叔叔说，没有问题。长子和晓江回去吃饭了。志刚还在。我们收拾好桌子，准备走象棋，我才想起象棋放在爷爷家了。我骑车到爷爷家去拿，爷爷和奶奶在大房间看电视，门关着，问我是谁？我告诉他们是我过来拿象棋。

也就是说，我说是我过来拿象棋。

拿到象棋跑回家，我和小叔叔开始下，大家看。小爷爷、我爸、我哥、志刚等，九叔叔没看，他棋艺很烂。看了会儿，他们就开始说话了，这个说要这么下，那个说要那么下，有点烦的说。下了一盘，我和小叔叔都不想下了，让小爷爷和哥下，他们下得很快，一边下还一边斗嘴，我爸提醒我哥，跟他下棋的人是他小爷爷，讲话客气点。小爷爷说，不要紧的，让他说，我让他输几盘，他就想也说不出来了。我哥说，看到底谁输，

要么我让你。小爷爷说，你让我，输了别哭。我看了三盘，小爷爷输了两盘，还在继续下。我上楼看电视了。

电视放在爸妈的房间里，哥哥的房间在隔壁，他们都睡在二楼，我睡在一楼。

房间很深，一张大床，一个被柜，一个大衣柜，一个木架子上放着箱子，床脚一座衣架，挂满了衣服，电视放在被柜上，斜对着床。我爬上床，坐在正对着电视的角里，竹席很滑，赤脚放在上面很舒服，我把双臂搭在两边床架上，电视挺多台的，但没什么好看，我就看当地的点歌台，每人点时那画面就回到点播菜单上，分流行金曲、相声小品、经典影视这么几个类，底下是使用说明，比如按 \* 键返回上单元，按 # 号确认。如果有人打进电话，柔美的等待音乐突然一停，屏幕上出现一只小手，那小手上下移，等点一下后出现另外一个菜单，列着节目名。

中间，我妈端着一盆水上来擦席子，确实，席子有点热，被白天房间里的热空气蒸熟了。

听到九点多时，我发现没什么好听的，其实早发现了。幸好快到十点的时候，有个人点一部电影，谭咏 的演的黄飞鸿，这部电影被分成很多个片断，他看了一个片断后就被人抢线了，插进一支歌，歌快完时我在想这个会不会接着点下一个片断呢，果然，他又打进来了，运气好时，他能接连打进两三个片断，运气差时中间被人插了两三支歌甚至两个小品，我在等着，这部电影挺好笑的。

十点多时，我爸我妈上来睡觉了，先是我妈，她不想听歌，转了一圈，看一部台湾连续剧《烟锁重楼》，她知道我不爱看，不断地怯怯地跟我解释这个人物是干吗的她老爸又是干吗

的她的婆婆又对她怎么差，我觉得她把这点遗传给我了：总是生怕别人不高兴；接着我爸上来了，他爱听歌，不过他只认得蒋大为和刘欢。他看了会儿说，这电视又不好看的。他问我：现在没有唱歌的？我说，有吧。我爸说，那还是唱歌好看。我妈说，唱歌有什么好看。她把遥控器放在腿边。我爸跟我说，现在的歌星唱歌又不好听的。我说，。我爸说，以前只有蒋大为算得上，那嗓子多 啊，现在也不见他出来了。我妈说，老蒋大为蒋大为他都老了。我爸说，什么老了，上次他到我们县里来唱，嗓子还是那么好，人还很年轻。我妈说，那他们有 钱保养得好。我爸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都不让他唱了说，他唱得多好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以前么总是听他的歌，干活的时候……我妈说，好了好了，看电视！我爸说，我困了，先睡。

我和我妈坐在里侧，他躺在外侧，双手搭在胸口上，不一会儿就打 了。如果我把手放在胸口上睡着，肯定会梦 。

电视里女人一直在哭，我也困了，下楼睡觉。我妈给我钥匙，我有钥匙的，很久没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妈给我钥匙时都会把那把要用的钥匙替我挑出来，我说不用。她很奇怪我怎么知道哪把钥匙。我很奇怪她的奇怪，我说，难道你不记得每把钥匙的齿齿是不一样的吗。她说，这怎么记得，看上去都差不多的。我说，那你怎么记住的。她说，就这三四把钥匙，大概有点数，捏在手里的感觉不一样。晕。

我住的房间在西边，西晒日头把房间晒得很热，不过到晚上马上变得很凉。中午我在东边房间的里间睡觉。东边房间和西边房间是对称的，都分成里外两间。本来堂前间也分成里外两间，中间一部楼梯，后来把这楼梯拆了，另外在院子里造了

部楼梯。

东边房间我们称东边那间，西边房间称西边那间，东边那间里屋放着米壶、水泵，还有一张床，房间就是厨房间。西边这间里屋是我卧室，除了一张床没有别的，外屋放谷柜，工具箱，箩，旧电扇什么的。一开门进去就有一股杂物在灰尘里待久了的味道，好在在里间久没有了，也可能是鼻子适应了。

竹席我妈已经擦过了，睡上去凉凉的。枕头软绵绵的，里面塞满了海绵，我爸喜欢把枕头放在席子下睡，那样凉，但我觉得那样硬。月光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照进来的范围越来越多，初中我失眠的时候，经常就看着这月亮光，大概知道时间。

19. 现在不知道新加坡电视剧都去哪里了，

早上迷迷糊糊听到我爸我妈起床的声音，还有他们在楼梯棚下改装成的 洗室洗脸刷牙。我还睡着，我妈进来过问我早饭吃什么，我说再等下。到了大概九点多，我起来洗脸刷牙，头昏沉沉的感觉很不好。我妈又来问我吃年糕还是榨面，我说年糕好了。她说，那就青菜汤年糕了。我说好。等我洗完脸，年糕快好了，她正揭开盖子放盐。热气腾腾的。

我坐在桌边，她把碗放在桌子上，给我盛好，很满的一搪瓷碗，问我够不够。

我说，很多了。

她往锅里浸了水，说，吃完把碗放锅里。

我点点头，她出去了。我吃完饭，不知道干什么，接着看《小说界》，看了几页，烦了，看电视。中午我妈回来了，做了饭，我爸和我哥上班去了，就我们两个人。吃着吃着，我问我妈，现在我哥有朋友了吗？她笑道，你哥朋友不是一直很多

吗？我说，女朋友啊。她说，我不知道，他自己在弄。她接着问，这么问这个？我说，随便问问。

吃完饭，在里间看了会杂志，困了，睡到两点多。我到爷爷家，爷爷去老年室了，就奶奶一个人在家，我问她老年室怎么走，她说在原来的小学堂里。

我沿着那条村路往西走，路起伏不平，很多人把他家门前的那块地垫得特别高，其实这不是他家的地，只是路在他家门口的一部分。我走到村子的另一个池塘，走过它就是操场，操场的北段就是小学堂。池塘旁边一户人家门口拴着一条大狗，远远地就对我呲牙咧嘴，低低地嘶。我怕了它，退回来，从弄堂里绕过去。这条弄堂特别阴森，左边是钢舅家，以前我常来拿武侠小说看，他女婿很爱看，放了很多在他家，右边是一座老房子，空着，外墙长着青苔，里面吊死过人，这是我妈告诉我的，我告诉过威风。我走过这条弄堂，再穿过一块铺满鹅卵石的平地，直走，其江老家就在路左边，不过现在他们住在新房子里了，左拐，就看到操场了。

操场分成泥地水泥地两大块，泥地上踩着一个个巨大的草蓬，水泥地上空荡荡的，用来晒谷，这是以前的样子，现在泥地上长满了杂草，还有人挖了两眼石灰坑。水泥地上放着好几摊沙子，还有乱石什么的，看上去整个操场小多了。小学堂仍旧在原地，看上去很新，看来修了一下。我哥在这里上过学，我从来没有。

老年室有两三桌麻将，还有人在看报纸，喝茶聊天，并不都是老年人。我爷爷在聊天，没看见我，有人看见了，跟他说，你孙子来了，是你孙子吧，这么大了，都不认识了。我爷爷看见我，很高兴，跟我介绍这老年室什么时候办起来的，里面哪

些人经常来玩，为了让我听得清楚一点，他会说是谁谁的爷爷，其实我也不知道谁谁是谁。

我问他这里有象棋吗。他说有啊。旁边有个人拿来了，我爷爷说，你跟启东下下，他下棋很好。我说好啊。

启东大概还在上初中，在我印象他是个傻头傻脑的小孩子，流鼻涕，嘴角挂涎，想不到现在他出落得这么清爽，还梳着小分头。

他摆好了棋，一伸手示意我先走，我呵呵一笑先走。走了几步，发现他挺会走，走到中局，发现他太会走了，走到终局，我输了。第二盘我不想走了，他说再来一盘啊，我可以让颗马。我笑着说不走了不走了。我爷爷刚才去聊天了，走回来说，走不过他？我说，。我心里有点郁闷，站着看他们玩麻将，看看时间差不多就回来。这次我从另外一条路走，经过我舅舅家。内院院门关着，外院里一棵树都没有了，我外公活着时，院子里有很多树， 树，金 树，枣树， 树等，西门口种着很多花，后门沿河一片竹林。这条河不叫河叫塘，因为有一处特别膨胀开来，像塘，叫后塘，那棵人可以走上去的大香樟树就长在后塘岸边。

我在一个丁字路口犹豫了一下，往左走，就走到大树边上的路，沿着后塘塘岸走，再过一座路桥，绕个弯也可以回家，往右走，走穿一条弄堂往左拐，经过我爷爷家也可以到家。最后我选择往左走，大树上没有人，北边那根跟塘面平行的树枝不见，留着一个平整的锯口，塘也变成了淤泥塘。往前走一点点，右边是村里的厕所区，左边是菜园和一口单独的水田，我左转过桥，想不到前面路口菜园和水田之间多了好几幢新房子，菜园本来是坟场，叫后葬，文革时平整为菜园，不知道为什么

还留着一座坟，坟上长着一颗又矮又大的树，据说那家死了狗死了猫就挂在树上。我家不是这样的，前几年狗死了，是我拎着硬邦邦地扔到隔这里二三百米远的两个孤零零的坟头间。

在路口右拐继续往前走，穿过一条短短的弄堂，经过陆正家，山本家在左边，他们三兄弟的房子连在一起，这样可以共很多面墙，省钱，层高也矮，省钱。绕过半个池塘，到家。家里没人，厨房门虚掩着，但楼上放电视机的房间锁了。西边的房间门框上有钥匙，一开门，一股热烘烘的味道，我不进去了，关上门，放回钥匙下楼，去 浴室抹了把脸，凉了点，坐在厨房里吹吊扇。戒橱顶上有几本我哥看的杂志，我拿来随便翻翻，《故事会》《故事林》《读者》等，《山海经》好久不见了，小时候经常看，因为我爷爷很爱看。我还带着我去厂里的图书室借武侠小说看，我记得第一本是《云海飘香》，楚留香第一本，好看得要命，结尾楚留香和石观音还有点色情描写，看得我蛮激动。我小叔叔也经常借武侠小说看，印象最深的是陆小凤和《广陵剑》，其实《广陵剑》很难看，我四叔叔、七叔叔、二哥哥都看武侠小说，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就不看了，我常常到他们床上去翻。四叔叔、七叔叔他们不看就不看了，二哥哥不看了看了段言情小说， 凯伦什么的，四叔叔以前看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什么的，口味比较怪。我哥也看过，一本《长河落日剑》，高中时他带回来的，告诉我是学校图书馆借的，令我对图书馆很向往。初中，陆正其江他们几个大我几岁的人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带我也办了一张，但我那时已不怎么想看了，看了《绝代双娇》这本一直想看的，还有其他几本古龙的，初三把图书证撕了，二十元押金不要了，换了本《二十四史简史》，有段时间我一直在找这本书。以前我去图书

馆，很紧张，觉得那房子太好了，多热的天也不穿拖鞋去，特意换跑鞋，有一次陆正说他也是这样的，有一天跑鞋还是湿的，他还换着去了。去了几次就不管了，短裤拖鞋就去了，那几个中年妇女态度很差，不过对陆正态度比较好，可能因为那时他已经发育了。我经常在傍晚去，车骑得飞快，明明可能来不及了还去，看到他们关门也不失落，再骑回来，在旁边的一个新村弄堂里拐啊拐。

哥哥这些杂志实在翻不出味道来，我记得家里好像有本《水传》的，到处找，在里屋的床底下找到了，封面封底已经没有了，幸好前言长，前面丢了几页还没丢到正文，最后结尾丢了好几十页。我慢慢看起准备好好看它一遍，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的故事基本上很熟了。史文龙还没看完，我烦了。幸好这时我妈回来了，她说，哎哟做饭做饭。她让我夹螺。我就放下书去夹了。

我哥加夜班不回来，我爸回来了，带回一箱啤酒。我和我爸喝，我妈不喝，今天她做了红烧肉，我爸不吃肉皮，肉皮给她吃。我妈说，你不要把你不要吃的东西都给我，不要以为我真的爱吃肉皮。我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可以问问智正，烟锁重楼是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我妈说，烟锁重楼，昨天那个电视剧，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爸说是大楼着火的意思。我笑出声来，说，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啊。我爸说，是吧。我妈说，是这个意思吗？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我说，不是，应该是烟雾弥漫很多楼的意思吧，一种气氛，比喻发生很多事情。我妈迷惑地说，。我爸说，？这个意思啊。我说，是吧，我也说不清。

我们喝酒吃得比较慢，我爸喝完了啤酒，又想喝半碗黄酒。

我先吃完了，我妈也吃完了，说今天晚上碗就让我爸收拾，她去看电视了。我把桌子上的空碗放到碗池里。我爸伸手道，你别动，等下我来收拾。我就坐下。我爸一边喝一边和我说，你妈这个人真的好，过日子多么勤俭，就是啰嗦一点，现在年纪大了也不爱干净，家里这么乱，刚刚嫁过来时她多么爱清爽啊，像你外公，现在她像你舅母，……。我不说话。他喝碗酒开始吃饭，他吃饭很快，喜欢吃味重的菜，饭团在腮帮子鼓起一个球，几口嚼下去。他一边吃一边说，你妈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以前养鸡，现在做领带，领带做得脚背都肿起来，天天坐在洋车前面，脚肿得一按一个坑，跟怀孕的时候一样，领带多少便宜，做一条一毛钱，一天到晚做到夜，做个十几块钱，有时我帮帮她还好点，现在我不让她做了，她开始搓麻将，瘾很大，不知道自己年纪大了该休息休息。我说，……。我爸说，像你们以后出去读书就好了，不用吃这种苦了，像我们就吃没有文化的苦。我没说话，过了会儿他说，你想看电视就去看好了。我就上楼看电视了。我妈在看《烟锁重楼》，我也看了会儿就下楼了，其他的没什么，就是哭得太多，还有录音效果怪怪的，一听那个录音就知道是台湾片，就像香港的配音演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嗓音。新加坡的电视剧以前喜欢一集插三四次片名，作为情节的分隔。现在不知道新加坡电视剧都死到哪里了。

20. 我回到卧室里失眠，

我下楼，我爸看来已经吃好出去玩了，厨房暗着。我走进按亮灯，桌子上空荡荡的，收拾得很干净，碗池也是，抹得很干净只有水珠。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爸刚才在这儿现在就不在这儿了，刚才那些碗在桌上，现在不在了，我看了会儿

退出来，到西边那间的里间，开了风扇躺到床上，不知道干吗，不知道威风、李建宏他们在干吗，还有曹洁朱 在干吗，大概在看电视，曹洁有可能在跟她爸妈吵架，朱 在画眉毛。我猜了一会儿，我很喜欢猜别人在干什么，他们好像总能干些什么。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该干点什么的？我很小的时候肯定不想这么问题，有一天放学，我从我家走到爷爷家，从爷爷家走到我家， 凤他们一家坐在院子乘凉，她帮我数着，她说，智正你在干什么？来来回回走了时十几趟了。那时我经常问同学礼拜天他们是怎么过的，暑假是怎么过的。日子很无聊。

我想到大学里做点什么，打篮球，踢足球，听歌，炒股票，学电脑，看小说，看哲学，看电影，参加社团活动，勤工俭学，听讲座，要做的事情很多，到大学里将会很充实，但我还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一个多月后肯定在某个大学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大学。

床摆在墙角，两边墙上都有窗户，我开着窗，外面传来的虫叫声，偶尔过路人很清晰的脚步声和清嗓子的声音。我一直醒到听不到脚步声，虫声也稀落下来，远处偶尔一阵狂暴的狗吠。人们说，狗眼睛看得见鬼。小学有个同学，她的一只眼睛据说是狗眼睛，她头发很黄，人很丑，我有点惊她。

早上，我又听到我爸我妈的起床声，九点多吧，窗外很亮了，看得出阳光很好，虽然看不见，我妈说，起来吧，年糕做好了。我就起来了，头又疼，嘴又苦。我哥还在洗脸，看来他也刚起来。我等他洗好。他在梳头，往头发上涂摩丝，摩丝的香味太浓了，我不喜欢弄了摩丝后硬邦邦的感觉，但有时我也涂一点。

我们互相都有点 ，嘴巴发出很模糊的一点声音，表示

打招呼。他去吃饭了，我洗脸刷牙，梳头发时，我发现左边鼻翼又长了一个大痘。我去吃饭，我哥快吃饭了，一边吃一边看《故事林》。我的年糕已经盛好放在桌子上升热气，我妈说，赶紧吃，凉了。我就坐下赶紧吃，我偏头看了几眼那本《故事林》的封面，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姑娘，扭出曲线。

我哥吃好了，继续看。我也很快吃完了，把碗筷放到碗池里。接着我到爷爷家，爷爷不在，奶奶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我到大房间看电视。这台电视机是我小姑给我爷爷的，比以前我爸给的那台黑白多收到好几个台，那台黑白是大姨送给我们的，送来时邻居都看见了，那时在小满家看《恐龙特级克塞号》，陆正妈妈问我，哎，你们家是不是买彩电了。我说，没有啊。她说，前几天你爸爸不是搬了个电视机回来吗？我说，哦，那是我大姨家送的。她说，——是彩色的吗？我说，不是，黑白的，就是在屏幕前面挡了块茶色玻璃。她点点头说，那是旧的啊？我说，。她说，那你们家什么时候买电视？我说，不知道啊。

我不断转台，两三次转到点歌台，就等别人点歌，快到中午，爷爷回来做饭了。我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去老年室了。他说中午一块在这里吃饭吧。我说，回去吃。他坐在旁边看了会电视，去厨房了。

中午吃饭，我妈我哥我，我哥吃完饭就去上班了。我回房间睡觉，一觉醒来，嘴巴比早上醒来苦多了，头也特别昏，我用水冲了冲头坐在厨房里吹吊扇，吊扇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响。我妈和她的朋友们在堂前间搓麻将，我走过去看了看，我妈问我要不要搓。我说好。我搓了两盘，她们在搓五毛的，出牌很慢，我不想搓了，回到厨房里坐着。我小叔叔来了，笑嘻嘻地

问我坐着干吗。我说，没什么事。我问他怎么下午不搓麻将。他说，逛下算了。他只穿着一条短裤，赤着上身，他在对面坐了会儿，站起来走了。

我到堂前间里推车，我妈问我去干吗，我说去玩。她说到城里吗？我说。她说早点回来。车是我妈的车，24寸，她以前提醒过我刹车不太灵了。我往北骑，很快就骑出村庄，在出村的那段路，左边是竹林，右边是两个坟头，我就是往这两个坟头间扔死狗，再过去一眼塘，如果晚上骑车不熟悉路的话很容易冲到塘里，路正对着塘，顺着塘岸往西拐了个急弯，在往东拐，路就笔直往前了，朝东直去，左边是全化村，右边田野，一直到江堤下，左拐往北爬坡过桥，到江对岸顺着堤往西骑，全化就变成在对岸了。两边的竹很茂盛，偶尔也有自行车迎面骑来，或后面有拖拉机赶上来，堤面坑坑洼洼的，积着很浅的水，别的干的地方都是沙尘。经过一幢废弃的二层楼房，我很好奇谁在这里造房子曾住在这里。

还往西，我骑到另外一座桥上，我骑到桥上脚踏在桥栏上停下来，不干净也不太脏的江水不太明显地缓缓流去，我看了一会儿，又看看两边的竹林，南边左林后露出的树顶和远处的水电站。我骑到堤上继续往西，竹林后面有一座楼房，很远就看见了，刚才我在桥上也看了看它，它在我家都看得到，在更远十倍的地方都看得到，我们都知道这幢房子，估计周围所有的人也一样，这幢房子高过江堤再高过竹林，从南岸看来只能看见这座房子，仿佛北岸只有这幢房子。

骑了一段，我的汗收了，竹林很密，右边出现一条斜坡，我从上面冲下去，再过了一条平路慢慢转到笔直往北的方向，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村子不大，那幢房子就耸立在这

个村子中，大概有五到七层这么高，我骑过这个村子，怀疑是不是就是大婶的婆家。一直往前，这条路很直，旁边是一条水渠，水渠两边长满了水草，草尖被水冲得在水里摆，水流和我的方向一样，可能我比它更快一点，可能它比我更快一点，可以在任何时候随便哪个点认为它已经到达了终点。这条路是条泥路，坚硬光滑得像水泥路，我骑得情绪高涨，天空不怎么热，还有点微风，田里的稻快熟了，基本上都黄了。我一直骑到另外一个村庄，这条路仍旧笔直地通过这个村庄，到了第二个村庄，这条路在几幢屋后拐了个弯，看来还要继续往前去，水渠已经在前面那个村庄那里结束了。我避开一只突然横蹿出来的鸡，这鸡的腿上系着布条，一个挺着肚皮的脏小孩拿着树枝在后面赶它，和拉和拉很高兴地叫。我也小心地避开他。路边有眼石灰塘，四面插着竹篱笆，从篱笆缝里看过去，那石灰像豆腐般美。我返回，从村前的一条往西走的路骑，路边的房子都很新，看来是新村，骑过一段空路后，到了另外一个村，这个村前有条河，河边铺着光滑的石板，有个女人在那里洗衣服，这个时候洗衣服的人很少，我特别多看了她几眼，但是她一直低着头，只看见她黑黑的头顶和用力耸动的肩膀。河边还有两棵老树，树脚一长截的皮几乎被剥了一圈，不知道这两棵树怎么还能活着，露出的树肉被摸得油光发亮。我看到一间黄砖房盖了四层，没有粉外墙，三层走廊上挂着衣服，不知道这家孩子多大了，在哪里读书，他们有几个考到高中然后考大学，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娶什么样的老婆。我被世事没有穷尽的感觉折磨着，路渐渐往南拐，前面出现了一道江堤，我顺着一道坡骑到堤上，不知道身在哪里，两边都是竹子，这个感觉不错，等我再往前骑了一段，两边的竹子没有了。左边出现一大片田

野，田野那头一片白花花的房屋，右边是一条江，江对面就是县城了，我从来没在这个角度看过县城，看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我有点失落，接着意识自己确实没骑多远。继续往前，准备到前面拐弯，在东桥下坡，从三江城这里绕过来一直往东就到家了。一辆巨大的车从对面开过来，我注意到这是一辆垃圾车，它冲下坡，一直朝田野的某个地方开去，我远远望过去，那里似乎确实有一片五颜六色铺满细碎颜色的地，看来垃圾就埋在那里，按理说，如果人越来越多，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或瘟疫，垃圾也会越来越多，垃圾场应该越来越大，垃圾场多大才合适？或许应该可以把垃圾压缩成一个球，烧掉就好了，或者扔到太空中去，这样容易让人想到不如直接把地球变成垃圾球炸掉。我骑到东桥时，上桥下桥的人多得要命，看来到下班时间了，说不定会看见我爸或我哥，或至少一两个熟人，我停下车，把车放在边上，站在人行道上。桥头的两只石狮子好像换新的，江水很浅，现在是夏天居然也这么浅，白白的，起着一些波纹，我看了会儿，人行道上站着好些人，手肘靠在桥栏上放着远处或江心，开始我还以为他们在钓鱼，但桥离江面真的太远一点，我看见其中一个人是在抽烟，因为有点风，那烟头一闪一闪的，看上去燃得很快，他抬手吸一口，又把手肘放回桥栏，夹烟的手搭在另外一只空手上，他慢慢地吐出烟来；另外还有几个人好像就是站着，等我眼光回来的时候，抽烟的人正把烟头弹到空中，但它一定会掉到江里，所以也可以说把它弹到江里，接着他往江里吐了口痰。

我在那里站了会儿，没有看见我爸我哥，前面车和人来来往往的，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就过去了，有一个女的骑自行车，坐得特别靠前，撅着屁股，坐凳好像顶着她似的，她用两个脚

尖躁蹬，膝盖尽量往里弯曲，我没有看见她的脸，她穿着长长的裙子，裙子的一角捏在车把上，露出两条穿着丝光长袜的腿，不过她很快下坡去了，还有两个把车骑得飞快的看上去像建筑小工的人。

我没有下坡，从三江城这边拐过来，我原路返回一段，顺着路边的一条土坡冲下，从后元塘村后的土路上骑过来，后元塘街面上的房子很新，田地几乎卖光了，造厂房和住宅楼，我小哥哥好像就在这里买了套房子，没有想到村后倒还有点菜地，有个中年男人蹲在绿莹莹的地里，不知道在干什么，地头歪着一副粪担。穿过菜地没多长段路，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我远远望见了马路，原来这个村子这么薄。

我骑到马路上，左边田野的边缘就是那道江堤，刚才我就是在这上面骑，然后拐下来，然后骑到这里，转头看见。田野已经不太大了，后元塘和莲塘快接起来了，莲塘就是我读初中的那个村，中学就叫莲塘中学，我想起上次带曹洁回家的时候，我想给她讲讲初中的日子，指指这个学校告诉她，我初中就是在这里读的，但当时忘了讲，我最主要想告诉她，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很变态。

我到了家，天还很亮，快到吃饭的时间，塘里有几个小孩在游泳，这眼塘已经脏得不像样，从塘里爬上来，身上会绿油油一层。但小孩总是很勇敢，还有几个妇女，她们在那里洗衣服，洗菜。我妈在做饭，她又让我去夹螺，她问我去哪里了？我说随便逛了逛。晚上，我和我妈一起看了会《烟锁重楼》，里面的服装设计得挺认真的，还是哭得太多了，太多了。

我回到卧室里失眠。

## 21. 考大学，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到爷爷家看电视，我爷爷还没去老年室，我们一起看，看的是一出清宫戏，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戏，我爷爷说，中午一块在这里吃饭好了。我说，好。我先跑回家跟我妈说，中午我在爷爷家吃饭。我妈说，买什么好菜了？我说，没有。中午吃完饭，我爷爷躺在竹躺椅上睡着了，肚皮上盖着本《聊斋志异》，我还不困，坐在桌子旁边，我奶奶坐在对面的竹椅上，厨房很暗，我奶奶慢慢摇着扇子，我爷爷说，她快看不见了。等到困意慢慢上来时，我趴在桌子上，桌子很凉，我奶奶说，你睡到床上去啊。我说，这里就行了。我奶奶说，这样多不舒服啊。我说，这样很好，我就靠一下。

我睡着了，听到爷爷收起躺椅的声音，他泡了杯茶走出去的声音，我小爷爷过来的声音，还有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跟我奶奶轻声细语。我抬起头了，我奶奶说，睡好了？我说，，我从缸里舀了勺水，到 前小心地泼到脸上，但从下巴上流下来的水还是弄湿了胸口的衣服。我回到厨房，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发觉凳子有点热烘烘的。

那个老太婆是启东的奶奶，前几天，我在老年室走棋输给了启东。她的眼睛眯得像条缝，眼皮猩红，看上去很脏，她跟我奶奶说，这个是你小孙子吧。我奶奶点点头。她接着说，都这么高这么大了，小孩长得真快，现在在哪里读书吧。我奶奶说，书已经读好了，现在考大学了。她说，考大学啊，考大学很好的，考得怎么样？我奶奶说，现在不知道，还在等成绩。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议论我，和几个我根本没听说过名字的老太婆。我摸到鼻翼上的大痘快成熟了。

我妈突然过来了，她说，威风和李建宏来了，我吃了一

惊，？他们怎么又来了？我跟着我妈快步赶到家里，这两个人正坐在厨房里喝水。我说，你们怎么来了？我妈说，你怎么说话的？！我说，你们没回家？威风说，没回去过，要打算回去了，来看看你。他拿出一只憋塌塌的篮球给我，说他送给我的。我很高兴地啊了一声，接过来，说，这个气该怎么打，有工具吗。威风说，卖的人说，用打气筒就可以打。我说，哦，那怎么打得进去呢，哦，要么把那个夹子拧掉。

我去卧室的外间找来打气筒，当场把夹子拧了下来，我妈说，你别弄破了，要不等你爸回来吧。我没有理她。我把气嘴对着气孔，李建宏打气，威风按着篮球。李建宏一打，气枪就

气。李建宏说，你得紧一点啊。我说，我紧了啊。威风说，快快，打进去了，鼓起来了已经，快打。李建宏又打了几下，那个在威风双手下的篮球，很明显鼓了起来。我们很高兴，加劲干啊。鼓得差不多，我妈来了，她看到篮球的这幅样子，喊：好了好了，别打爆了。我拿起来拍了几下，还缺点气，我示意李建宏再打几下，我妈叫起来：好了好了！你先拍拍看。威风也说，现在按上去很硬了。我捧着球到院子里拍了几下，蓬蓬蓬，声音很响。李建宏也拿过去拍了几下，让球在裤下钻来钻去，威风说，看看这技术。李建宏跳起来，往一个想像的篮筐里虚投了一下，等球落下来再接住。这个球是个橡胶球，硬邦邦的没什么弹性，威风说25块一个买的，我很高兴。我想到以后可以到初中那个篮球场去练球。

外面热，我们回到厨房坐下，风扇开到最大，，跟开直升机似的。我问他们这几天去哪里玩了。他们说那天他们去城里唱歌时叫了4班丁辉，唱完后去搓麻将，第二天丁辉叫了其他同学去家搓，接下来几天又去其他同学家玩，玩完后又

去威风和李建宏家玩了。我问威风：那你说这几天都没回家。威风说，是第二次出来又没回家，那天我打你叔叔家电话了，一个女的接的，大概是你婶婶，她说去找你，我第二个电话打过去，她说没找到你，你没在家，当时同学都问起你了，说你怎么没去，在我家玩你竟然没去，那天你一起去唱歌就好了。我说，那时我太累了。李建宏说，确实有点累了，这么些天玩下来。

他问我，还记得我们的旅行计划吗？

我说，记得啊，真的去啊？

李建宏说，是啊，我回去休息几天，准备准备钱。

我说，威风也去吧。

威风说，我不去，有什么意思啦，我妈也不放心。

李建宏说，我早就叫过他了，他不去也好，到时跟人打架了他怎么办。

我说，呵呵。

威风说，你们去好了嘛。

晚饭后，我们在卧室里打牌，威风不太会打，但是他饶有兴致，他掏出 50 元钱放在桌子上说，这 50 元我不要了，你们拿去好了。

打了几盘，我们没有零钱，我拿着威风的 50 元到楼上去换，我爸在搓麻将，我让他帮我破一下钱，他破了，没想到的是，他一边破一边说，小孩子还在读书，打什么牌赌什么钱？我没有说什么，下来继续打牌，打到十点多时，我妈进来了，说，你们三个人还赌什么钱啊？我们笑着说，不赌钱没意思啊。

我妈说，老是赌赌钱，都不想读书了。

威风说，放心吧，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考上重点大学的人。

我妈笑着说， ，口气倒不小，等通知书下来再说吧。

我说，等着吧，马上下来了。

我妈说，什么时候？

我说，不清楚，可能不同学校时间不同吧，到时候可以打电话先查有没有考上。

我妈说，什么打电话？

我说，有个可以查分数的热线，告诉你有没有考上。

我妈说，什么时候可以查？

我说，不知道。

李建宏说，快了吧，快了，就这几天。

我妈说，那你们不要忘记去查。

威风说，这怎么会忘记呢，不会忘记的。

我妈笑着走了。

打完牌，我们三个人横着躺一张大床，本来厨房房间是客房，里面还有张竹床，但没电扇，想想还是三个人都睡这张大床好了，我妈把竹席擦了，睡上去很凉，我躺着，脚伸在床外面，还可以听见楼上洗牌的声音。这一晚我很快睡着了，可能因为觉得很安心。第二天吃过早饭，威风和李建宏就走了，李建宏说，等一切安排妥当，他会给我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我说好。威风说，到时候他到城里看他舅舅，他来找我。

中午吃完饭睡了觉，这个觉睡得有点长，头有点晕，我到洗漱间把头伸到水龙头下冲了冲，回到厨房等风扇吹湿 的头发把我吹醒点。等坐得差不多了，我去我舅舅家，本来我想骑车去的，但一想这太快了，还不如走过去。

外面很安静，有种热烘烘的嗡嗡声，路上能碰到一两个人和一两条狗，狗都是支棱着四腿 拉着舌头歪着头看着你，不

知道它在看什么，看一会突然就转头走了，还有一个妇女坐在窗口做领带，也被我看见了。走到小店时，我有点渴了，去买了根棒冰吃，给我棒冰的是一个就是那个像格格莉妈妈的女人，她的媳妇很干枯，威风说过的那个不像少妇的少妇。女人问我，智正你读好书了？我说，，放假了。她说，大学考上了？我说，现在还不知道，等通知。她说，哦，那你觉得考上了没？我说，应该没问题吧。她说，哦，你读书很好。我说，呵。她说，那现在轻松了？我说，呵，。

我一边吃棒冰，一边去舅舅家，我和我哥哥小时候经常到我爸的厂里吃棒冰，穿过很巨大的宿舍楼，到门口的棒冰室拿冷饮票换棒冰。舅舅家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会这样的，我到屋后的竹林看了看，竹林小了很多，疏了很多，林子外面的后塘几乎干了。我从竹林里绕过来，到旁边的大哥哥家，大哥哥家的新房和舅舅家的老房挤出了一条很窄很短的巷子，我从中间走过去时，觉得很凉。老房的二楼，有些旧书，是我大哥哥、大姐姐、二哥哥读过的书，偶尔有一两本小说。

大哥哥家有很多人，大嫂嫂在做领带，还有三个女邻居也在一起做，我站了会儿，她们问我读书的问题，我一一回答完后就走了。

我到家骑自行车，这次还是往北骑，过塘，过全化村，过坡过桥，冲下坡，江对岸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似的，我经过二姑曾经住过的村子，后来她离婚了，离开了这里。我又返回去，到这个村子前停了下来，把车锁在树下，我找不到二姑的婆家，记的是个二层的砖瓦房，前面有个很大块的空地，四周都是树林，我们曾经在屋后的树林里拍了不少照片。我爬到山上，这个山很矮，估计就两三百米，山坡上种着很多蔬菜，豆

角什么的，站在坡顶，我看见那条江和一块块田，真跟图画似的，望远一点，可以望见我们的村子，似乎还可以望见我们的房子。

下了坡，我去树下找车，它在，靠在树干上，我有点小小的惊奇，骑车走了一段，身上的汗慢慢收了，马路两边的村子大同小异，觉得每个都值得拐进去看看，但这次我想骑远一点，我一直往前骑，慢慢骑出一种不知道在哪里的感觉，我要骑到浦口为止，这个镇我在小学时去过，开什么会，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好像都是班长什么的，我们的体育老师是个瘸腿，他带我们去，他好像负责管这摊事，我不知道是件什么事，好像是整个区每个学校每个班的班长都要去开会。我还知道这个镇里有个马寅初故居。

我骑到这个镇里，这个镇只有一条主街，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几年前开过会的大会堂，灰不溜秋的就街在街口，我问别人马寅初故居怎么走，那个人把手往街的深处一指，我往里骑，越骑越窄，水泥路变成了石板路，还在微微上升，我一直在看两边的路牌，终于看到一个院门上钉着块牌子：马寅初故居。我没想到里面住着人，院子里一根竹竿上挂着衣服，有个女的蹲在哪里，好像在洗什么东西。

我往回赶，紧赶慢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家里在等我吃饭。

我妈问我，去哪里了？

我说，随便转转。

22. 晓江说：我去镇政府办点事，

第二天下午我往西走，仍旧是第一天骑过的那条堤，上次

骑的是东桥东边的这段，这次直接骑东桥西边这段，我骑过第二条桥，马桥，马桥下有个村叫马桥村，我骑过马桥村，堤还在往前延伸，似乎没有尽头，弯曲的地方被竹子挡住了。堤左侧有到下坡，我从堤上冲下，我看到一条宽阔的黄色的土路和一大片稻田，快要割稻了，我家还种着两亩多。前面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的东边是新村，都是崭新的房子，路贴着房子走，在前面一个直角拐弯，再往前一段，有两株特别大的香樟树，不过还没有我们村里的那棵大，树下是一口池塘，插着好些个竹竿，有一群鸭子浮在上面。过了这两棵树，房子一下子旧了起来，骑了一段路又到了田野上，前面那个村子看上去离得很远，我原路返回，又骑到堤上，一直往前骑，堤的方向有时正西，有时偏南，有时偏北，太阳已经落到竹子后面去，那有点黄有点红的光有时从左边射过来，有时从右边射过来，有时直射到额头上，看到半个挺大的红太阳。堤越来越不平，看来前面走的人越来越少，路两边两道车辙，中央一道草，到后来草越来越密，居然快弥漫整个路面，不知道这道堤会一直延伸到哪里，我抓紧时间往前骑，但我还是返回来了，过了马桥后，天已经不早了，我骑得比较慢，腰很酸，快到东桥时，晓江从后来赶上来，他说，真的是智正哪，你去哪里了？我说，我去同学家玩了，你去干吗了？

晓江说：我去县政府办点事。

我说， 。

晓江说，今天很热。

我说， ，这两天都好热。

晓江说，这天气。接着他说，你高考考过了啊？

我说， ，考过了。

晓江说，成绩有没有知道？

我说，还不知道，等过几天才出来。

晓江说，你学校报在哪里？

我说，报的杭州。

他说，报的什么学校。

我说，浙大。

他说，浙大很好。

我说，呵，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他说，你没问题的，今年我女儿考高中，不知道考不考得上。

我说，她考哪里？

他说，报的是城关普高，不知道能不能上。

我说，没问题的。

他说，呵呵，我希望这样，考不上就只好给她买，考到别的中学也没什么用，还是要做将来考大学的打算，现在高中毕业就跟文盲似的，不像以前，小学毕业就了不得了。

我说，，要考的话还是考城关普高，别的中学升学率太低。

回到家，今天有个芋 汤，非常美味。我问我妈，是不是快要割稻了。我妈说，是啊，今年你帮你舅舅家也割点，你舅舅的背越来越驼了，还天天搓麻将。我说，，为什么不叫外地人割。我妈说，割一亩一百块钱，这么贵，谁让他们割，只有哪些种田大户才叫外地人割。我说，一百块钱也不贵，我们这里做小工不都三四十块一天了吗。我妈说，他们割得快，中午这么热也不休息，这些外地人是很会干活，两三个人一天能割三四亩。我爸说，现在外地人也聪明，以前五六十块一亩有的割，都高兴得要死，现在一百块都不怎么想割，割我们自己割，割稻快，要么种让他们种，到时天太热吃不消的话。我妈

说，种的话都要一百五两百一亩。我说，那也还好嘛。我爸说，种子，肥料，平时还要照料，割稻种田再花上三四百块钱，那我们还不如不种去买米吃。我说，是不种算了嘛，这么辛苦就那么几百斤稻。我爸说，那你不种田到哪里去赚这三四百斤米，现在米都要七八角一斤，好点的米要一块多，你妈做领带一条才一角多，一天做十块二十块钱的话，都要做死做活了。我不说话，吃饭。

吃饭时，九叔叔和九婶婶过来了。九婶说，你回来了啊，下午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你同学打来的，我来你家叫你你不在。我妈说，对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我说，男的女的。八婶说，听声音是男的，我说你出去了，让他再打来。

晚上我看了会电视，他们坐在院子里乘凉聊天，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他们走了。我关了电视，到卧室里拿出篮球，在院子里练运球，胯下运球，左右互运，身后运球，练习手和球的性，球拍在地上的声音太响了，蓬蓬蓬的，过了会儿，我听到邻居那里在说，什么声音啊蓬蓬蓬的，听他们的声音好像在朝这边看，晓江的大嫂说，他们智正在拍篮球。别的邻居说，他们小孩真空，拍拍篮球。

我没再拍，跳起来把球投到空中在接住，练跳投，我想明天下午天凉点时去操场练球。到了下午，我午觉起来，在厨房里吹吊扇，等着天凉一点，我听到九婶婶站在院子外面的大路上叫我，她听到我的答应后说，快，你电话。我跑过去，跑得挺快的。路上九婶婶跟我说，听声音就是昨天打电话来的那个人。我想会是谁呢。我说喂？那个人说，喂，是我。我听得声音很熟，问，你是谁？他说，活宝，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我说，你谁？他说，李立啊。他问我在家里过得好不好，问我

家在哪边，他过来看看我。我告诉了他大概地址，说到了之后就随便找个人问我家在哪里就好了。

我回到家等他来，觉得无所事事，很想在院子里拍几下球，不过这时院子热得冒烟，很可能球一落地就粘在上面。大概过了一个四五十分钟，李立到了，(07.02.08)叉着车在院门口叫我，我走到走廊上答应他一声，他笑呵呵地从车上下来，推着车走过来，把车靠墙停着，小腿肚一顶一顶地走过来，这么几天不见，他好像胖了一圈。他问我昨天去哪里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说，出去玩了。他说，这么热的天你去哪里玩啊。我说，你这几天去哪里玩了。他说，我就在家里待着。我说，前些天我一直在玩，跟威风建宏他们，艾东这些人家里都去了。他说，哦，我知道你就跟威风李建宏他们玩。他停了一下说，今天我找你是有件事要你帮忙。我们坐在桌子的两侧，他的手臂靠在桌沿上，眼睛诚恳地看着我。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帮我借一下吴平的英语吧。

我说，干吗，你自己怎么不去借？

她不会借给我。

你借过了？

。

……呵呵，你干吗要借她的英语？

我今年肯定考不上，李立说，我想借她的英语看，复习，明年跟她考一样的学校，考不上，英语书我还可以留下来。

我说，我跟她也不熟，不一定借得来。

李立说，你借借看嘛，你肯定借得来的，借不来也不怪你。

我说，那我借借看吧，我不知道她家电话。

李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上面写着电话号码。这张

纸捏上去软绵绵的，我夹到电话本里。

李立看上去重新高兴起来，他把手举给我看，让我看手背上的指节，上面有伤疤刚揭掉留下的红印。他说，毕业晚会那天，我想跟她说句话，她说我很烦，求求我别去烦她，我说好，她就跟王丽他们逛街去了，我就在那家歌舞厅的那块空地里，那里不是有块围墙吗，黑糊糊的，我就往上面打，真的打，真的，砸了几拳，疼得手都木了。

我说，呵呵，你打墙又没用。

他说，我难过啊。

我说，难过打墙也没用。

他瞪了我一眼，说，活宝，我就想打，谁管有没有用。

我说，，那你以后还可以打。

他说，以后再说，你英语一定要借到。

我说，我去借借看。

他说，一定借到！

我说，借借看再说嘛。

他说，，就拜托你了。

我说，。

我们坐了会儿，我说，要么我们去打篮球吧，刚才我准备去打篮球。

李立说，我不会打，我们去打乒乓球吧，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真的，老板进过省队，得过第二名，技术很好。

我说，好久没打乒乓球了。

他说，那去打嘛，去去。他有点兴奋的。

我们骑车去，我想过要不要把篮球也带上。路上李立说，这个老板说过，随便哪个人跟他打 21 球，他让 18 个球，对方

只要赢 3 个就算输，打球不要钱，他还给 10 块钱。

我说，哦，这么屌，你跟他打过吗？

李立说，打过。

我说，怎么样？

李立说，输了，一个球都没赢，他的开球一个都接不住，太旋了，你发球，他回过来的球都是下网球。

我说，，这么厉害？

他说，要么你跟他打打看。

我说，我不打，没兴趣。

那家球馆在一条小巷子里，里面的房子外墙黑糊糊的，就他家还刷了点白，挂着块蓝底白子的牌子：乒乓球俱乐部。在二楼，除了两张乒乓球桌外，还有几张台球桌。有个中年人在陪一个小孩打球，边上还站着两个小孩，捏着球拍，台球桌都空着。李立说，老板，我们打球。那个中年人停打，捏着板看我们，我看到这是一个脸盘方方的中年人，我不喜欢他看人的眼神。他走进一个房间里示意我们跟上，李立给了他 20 块押金，他打开一个抽屉让我们挑球板，那些球板的皮有些脱胶，有些破损，哦，这里生意这么差，球板这么烂。

他告诉我们现在的时间，从给我们球板起计时。我和李立在这边球桌打，他回到另外那张桌教那几个小孩。他说，这天底下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好，打乒乓球就是这样，要么不打，要打就要打最好的。我想操，真会忽悠人。你自己不也不是最好的吗。

我和李立随便打了，打了会儿觉得没劲，打 21 球，3 局两胜。

李立输了，他说回家去拿自己的球板，让我等他。我说，不会吧，算了吧。他一定要让我等，他走了，我坐在那里看那

个中年人跟那个小孩推挡，看上去很专业。我的汗渐渐收了，大概过了二十分钟，李立回来了，那着一块血红的板子，说是名牌双星。打了3盘，他输了两盘。我说，球板没什么用，关键是技术。李立说，，今天我状态不好，下次你再来啊。我说，来啊，下次记得带板。

李立买了两瓶水，我们坐在那里喝完。我问李立家在哪里？他说，就在城山上百步阶那里。我说，啊，那里啊，我小学的时候到那里借过书，那里有个百步阶书店。

接下来我们下楼各自回家。

23. 我表弟十来岁了，他问我赌不赌牌，

隔了一天的下午，我换了跑鞋，把篮球别在车后架上，一路上用单手护着到莲塘，篮球场是中学的，但在小学教学楼前面，没有包在围墙里，和马路隔着一幢房子，这幢房子遮住了一点阳光，我把车停在阴影里，就在这个篮球架下练球。球场光秃秃，边上野地黄秃秃，以前都是满地走的小学生，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估计再过些日子有人会来晒谷，这些村里的孩子怎么都没人来打球呢。

虽然就一个人，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过了会儿出了些汗后才有些习惯，我在练转身投篮，先是不带球转身跳起，感受滞空，感到能比较像模像样的转身了，再带球投篮，我知道上手快没用，难的是精熟，所以这个下午我就只练转身投篮，下次再练三步上篮，我想就是明天吧。练到西边黄黄的阳光都不见了，天暗下来，我骑上车回家了，我一直担心有人会来阻止我在这个球场上打球，结果没有，哈哈，太好了。我很开心地回到家冲澡。

第二天我果然又来了，从半下午到天擦黑，练三步上篮，也是先空着手上，感受三步的节奏和韵律，接着带球上，先主要是脚步，脚步弄得差不多了，考虑手上的感觉，要投进，直接空心，擦板撞板进等等。因为没人拦我，我觉得打篮球是件很顺利的事情。

我一直记得要给李立借吴平英语的事。

但接下来的事情，我主要还是出去玩了。第一次是骑车往南走，西、北已经走了，剩下来还有南、东。仍旧先是往西，经过篮球场，经过莲塘，在莲塘和后元塘两个村差不多中间的地方，有条路往南拐，我沿着这条路往南骑，路尽头有片大树林，里面的树又粗有黑，根部长满了藤蔓，他们说，本来树林里有个尼姑，我没看到，遗址和废墟也没看过，连曾经有过房子的样子也没看到。路从树林边上拐过，经过一个村，上坡，坡下另外一个村，再往前，坡越来越陡，这是在经过一座山的山腰，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塔，现在就可以看到，我去过这个塔两次，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从山脚到塔下，这塔很脏，内外墙壁上涂着很多乱七八糟的字，站在塔前可以看到，山坡上趴满了坟，山的这边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小姑就嫁在山脚下的村子，山的那边我居然从来没去过，有一天我在大表姐家的阳台上望见这座山时，我才知道，所谓的山的那边我也去过很多次，只不过站在山顶看上去不像。

现在我正从坡顶冲下来，经过小姑家的这个村子，我可以望见他们家的房子的大概位子，他们村里也有一眼很脏的塘，小学住在小姑家时，和邻居一个小孩去游泳，跳到塘里，烂泥从脚趾缝里挤上来，身体四边冒泡，把我恶心死了。我在一个丁字路口停下来，一条路往东去，一条路继续往南去，往



面的那条江，就是我往北骑时经过的那条江。我三姑的老家就在沙滩上，和三姑夫哥哥一家分居一幢三间两层的水泥房，我记得三姑和她的嫂子经常吵架，我住在三姑家时，经常和她嫂子的儿子打架。我三姑的女儿和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妹和表弟那时还小，很会哭，我记得三姑家有一本《连环套》和一本什么计划生育手册，我小姑夫见到这本书时说，那怪你们生得这么好，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我记得。

有一年我去三姑家做客，我表弟十来岁了，他问我赌不赌牌。我说家里也不好赌啊。他说，你跟我来。他带着我穿过村子，到村后，爬过那道江堤，一直往江边走，沙滩上长着很多蓬草，还有很多卵石。我表弟不断地转头和我说就在前面了就在前面了，我们走了不少路，在一块比较平坦的石头面前停下来，这块石头周围有几块小石块可以坐，看样子经常有人来坐。我表弟从兜里掏出一副牌，示意我坐下，我觉得他长得怎么这么快。

经过三姑这个村，骑很长的路，到吴头村，小学时学校带我们来参观过这里，因为他们的新村都是三层楼的别墅，再往前一些路，一条笔直的土路一直往南翻过山坡去，魏君的家好像就在那里。我一路往前，路两边的树木已经越来越稀，太阳照在我的背上，虽然骑车带起了点风，但这些风全部靠热换来的，我在一家路边的小店停下，店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没穿上衣，穿一条很短的短裤，大概这样他会觉得很爽，我进去的时候他躺在竹椅上，脚前一只电风扇对着他的裤 吹，很不幸，我看见了他的一部分下体。我问他有没有矿泉水，他说什么矿泉水。我说，你这里有什么喝的。他说有啤酒。我说，有没有汽水。他弯腰去找，找出了一瓶，瓶脖子上有层灰，我喝

完，瓶里还有三分之一汽水，我把它倒在门口的石板上，这个男人说，你干吗倒那里，招蚂蚁。我给了他五毛钱，继续往前。

我贴着路边骑，路边石子少一点，再过了一段，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黄泽快到了，刚才我经过一个岔口，方向大致都是往西，如果我拐上那条路，可能我可以去以前没去过的地方。路边的房子慢慢多起来，高起来，我问路边的一人黄泽中学在那里，他告诉我一直往前骑，我骑到学校门口，门口有个保安室，里面好像有人，我直接骑进学校，迎面是个花园，花园后面一幢棕色的房子，一条路从左边绕过去一直绕到屋子后面，我从右边骑过去，再往左一拐，路边有梧桐树和报墙，报墙的玻璃擦得很干净，里面贴着报纸和照片，照片排列成某个形状，有条路从左边过来，和这条路交叉成丁。这条左边来的路可能就是刚进来时看到的那条从房子后面绕过去的路，我往右拐，路左出现两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用铁丝网围着，路右是食堂和两幢房子，我贴着球场边过去，左边三幢宿舍楼，有些阳台上还挂着衣服，我从宿舍楼下绕过去，从校园的左边骑回来，路上碰到三个学生，一个女的两个男的，看上去像是技校生。

我骑出校门，往回骑，骑到快到吴头村，可以看见吴头村的别墅群，现在看去一点也不新。前面有条土路笔直地往北去，看上去平坦得像水泥路，我拐上这条路，村庄在挺远的地方，这时阳光从左边照过来，它已经矮了不少，我加快骑，这个村庄全部在路的右边，左边只有两三幢看上去像棚子的土房，路斜斜地插进村子，我顺着路进去，这个路的尽头到了，这我没有想到，似乎这个村子后面再没有村子似的，尽头是一座小学，路穿过小学的圆门，变成了操场，操场底边一排一层的砖瓦房，圆门旁边有条小路顺着围墙往西去，我觉得这条路不是刚才那

条路了。

学校里没有人，也没有保安什么的，路上有个扛着锄头的男人在注意我，学校旁边的一户人家的狗叫得厉害，有个女的探视这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骑进学校。操场坑洼很多，我一直骑到那排房子的走廊下，捏闸停车。走廊土做，边沿砌着石块，我跳上走廊，总共有五六间教室，门框上挂着牌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其中三年级分1班和2班，走廊中央有块黑板，黑板写满了字，好像是某个学生的一篇作文。教室的窗栅是圆滚滚的铁条，有几根被扭曲了，可以伸进去婴儿的脑袋。我伸手进去，从窗边的抽屉里拿出一本课本，是语文，看名字是个女学生，上面的文章和我以前的没多大区别，但装帧好了，我又摸到了一支笔，我在书的最后一页上写，我是谁，我骑着到了这里，看到你的书，又用你的笔在你的书上写了这么几句话，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或许以后我们会认识也不一定，或许我们到死也不会碰到。写完，我把书和笔放回抽屉，在走廊上走了一遍，回到停车的地方，骑车回来，比骑去时骑得更快，骑到家时我赶上了晚饭。

24. 他除了教他孩子拉提琴之外，还教他拉屎，

第二天早上，我骑车到马寅初级中学门口，篮球场上有几个人在打球，我骑到铁门前，把脚踏在铁门上往里看，那几个人我不认识，我继续往前找公共电话，在医院门口找到一家，我摸了摸口袋，没忘带电话本，我找到了李立上次给的纸条，它被夹平了些，皱巴巴的，电话是她妈妈接的，她让我等会儿，过了会儿，吴平的声音来了，她说：喂。

我说我是孙智正。她有点惊奇地说， ，你好啊。我说我

想借她的英语书，因为我有个妹妹在读高二，她想预先学习一下高三的英文。她说，那你为什么问我借啊，你自己也有啊。我说，我自己的毕业那天就扔了。她说，别人也有啊。我说，没你的好，就想借你的。她为难地说，……接着她说，那好吧，我借给你，不过你要保管好，要还我，我想把它保存起来高中读过的书。我说，呵，好，没问题的，我保证，我可以过来拿吗。吴平说，？好，你什么时候过来。我说，现在啊，现在就在你们楼下的公园那里。她说，啊！？你就在那里？我说，是的，现在我都可以看见你们家楼。她说，，那好吧，我找到了给你拿下去。我说，好，谢谢。

我听着她挂了电话，给了老板电话钱，马上骑上车赶到中心公园，我坐在车上，一只脚在地上，看着她们家楼。天正在热起来，我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大字路口车挤车人挤人，我担心有人从后面撞上来，回头看了看，没有。

我看见吴平从他们楼前的路口转出来，往这边走过来，走掉一半路开始张望，我朝她挥手，她没有看见。她需要穿过马路，我挺担心她。她在马路中央时看见我了，向我一笑，我看见她那边的手拿着英语，黄封面。她走过马路了，穿第二条马路走到面前。她很温和地笑了笑。我也笑了笑，她给了我书，我们随便聊了几句，我们报了同样的大学。我又看着她穿过两条马路，走完那条路，转回路口看不见。

我站在太阳下太久了，出了身汗，吴平的书保护得很好，书页又平又白，划的道道又深又直，个别页上有折角，也折得很小很平，我把书放在车篮里，一骑，书在车篮里微微颠。我回到原来的公用电话打给李立，李立的妈妈接电话，她告诉我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失落，想该去那儿

呢，学校不想去了，录像不想看，我往回骑，过了刚才站的地方，过了大字路口，顺着街往前，看到路左边的新华书店，我穿过路，在店门口停下车，走进店。店的一层分成两半，半边书柜和半边眼镜柜，我在书柜间转了转，都是小说什么的，我抽出几本翻了翻，到二楼，二楼卖教辅。下楼时看见眼镜柜的两个人，好像是外地人，一个矮的，戴着眼镜，看上去像上海人。我骑车回去，到大字路口的那幢商厦，我知道那里也有书卖，商厦一层有电话，我给李立打了一个，没人接。我到二楼翻了会书，下楼，过大字路口，到学校的那条路上，那里有家孔乙己书店，我停下车正要进去，看见边上有个小吃店，我就走进这个店，要了碗炒年糕吃，吃完，我回到原来的公用电话打电话，孔乙己书店里也有电话，我没打，这时大概正是中午，李立在家，他在吃饭。我告诉他拿到了书了，在孔乙己书店等他。他很快来了，骑着一辆淡蓝色的车，我把书叫给他。他接过书说，谢谢你了！一拳打在我的肩窝。

我说，她叫你小心保护，到时候要还。我捂着肩。

他说，好，我就想看看她的书。

他双手拿着书。我记得以前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吃过饭了吗？

我说，我刚吃过，早上你去哪里了，打你电话你不在。

他说，我去打球了，昨天买了块新板。

我说，你以前那块不是很好吗？

他说，这块更好。

他说，这里太热了，去我们家玩吧。

我们骑车过大字路口，过新华书店，过一个十字路口，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左拐，路有点往上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右转，

一段又陡又多的台阶，我们把车停在路边，他怎么骑这么一辆颜色的车。

我们爬完这段台阶，左拐再爬，到一个平台上，平台最南边有幢房子，他站住指了指楼说，我家就是这幢楼三层，305。他转身指了指台阶南边那片房子，说，百步阶书店就在那里，不过现在早拆了。

我说，，以前那里武侠书挺多，我小叔叔也常来借，底下还有一家也挺多的，官河路那里也有，租盗版卧龙生，里面插入好多黄色描写，跟情节发展没多大关系，比如一个女的跟谁结婚了，本来一笔带过的，然后它描写得很详细，什么什么的。

他说，呵呵，你看这样的书，很好看吧，呵呵。

我说，那时觉得太刺激了，看古龙的《血海飘香》最后一段讲楚留香和石观音搞，也没写什么，都看得很激动。

李立说，呵呵，真活宝，这种书有什么好看的啦。

我看着他矮挫挫地走在前面，小腿肚一顶一顶的，好像跳很难看的芭蕾舞一样走过平台。这幢楼好像是宿舍楼，走廊上一排房门，他们家在走廊末端，开门进去，房间隔成两半，外面是客厅和做饭吃饭的地方，里面是卧室，看样子是李立的卧室，不知道他妈和他爸住在那里。

李立说，他们刚刚在大关小区那里买了新房子还在装修。他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不用了，我在这个房间屁股还没坐热，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半个城区高高低低的房子，我很喜欢这样看，窗台上有益小小的绿色植物，不知道是什么，我没有问他。

李立从抽屉里翻出一盘磁带，他问我喜欢听 beyond 吗？我

说，随便。他说，我超级喜欢。

窗口放着一张书桌，书桌上有台小小的黑颜色的录音机，他把磁带放进去，坐在桌子旁边的竹床上，他把吴平的英语书放在枕头边，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着，过了会儿，歌声已经响起了，李立跟着很陶醉地唱，啊妈，啊妈。本来这首歌就不好听，李立唱得更难听。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也坐到床上去，我不想面对面地看着他张大嘴巴唱歌，从这个角度看出去，外面的房子仍旧是高高低低，但和刚才不一样。

磁带放完一面，他换到另一面，换好，他问我肚子饿不饿，我说不饿。他说，吃点吧，吃个粽子，肉粽，特别好吃，我爸超市买的。我说，我不喜欢吃。他说，吃一个，活宝。

他出去煮粽子，我在里间听见里啪啦的声音，他回来继续听歌，听了两首左右，他说，应该煮透了。他出去拎着两个热气腾腾湿淋淋的粽子回来，他拎给我一个。粽子很热，我把它放在桌子上，用指尖解开绳，慢慢剥开粽叶，那粽子看上去黄乎乎，米被肉汁弄脏了。我咬了一口，感觉还不错。

李立站着捧着粽子吃，他笑呵呵地问，怎么样！

我说，不错，挺好吃。

吃完粽子，手上糊糊的，嘴巴里有一股味道，我把粽叶和绳子拿出来，垃圾桶和洗手池都在走廊上，洗手漱口后，我站在走廊上看了会下面的平台，这块平台上什么都没有，特意留出来给人打拳似的。

这一面也快听完后，李立妈妈回来了，带着一个留蘑菇头的小孩。李立逗这个小孩玩，逗的中途，跟我说，你别看这小孩，我侄子，拉小提琴的，都已经过四级了。

我说，哦，那真厉害。我记得有个拉大提琴的人说，他除

了教他孩子拉提琴之外，还教他拉屎。

李立妈妈准备做饭了，她跟我说，晚饭在这里吃吧。我说，不不，已经吃过了，我要走了。她说，吃过，吃什么，这么早。我说，刚才吃了，现在肚子还很饱。李立妈妈说，那好做得晚一点好了。我说，不用了，听完这几首歌我就走了。

李立说，在这里吃嘛，你要走我拉也要拉住你。我说，不要拉。等我站起来走时，李立真的拉我，我只好挣脱。李立说，你真要走那我随你了。我说，。他说，你喜欢听 beyond，把磁带拿走吧。我说，不喜欢，我就是把它听完完。

我又提醒他别把英语弄脏了，吴平要还。

他突然有点忧郁地说，知道了。

25. 我仍旧用冷水冲脸冲头，坐在吊扇下吹干，

我回到家里吃完饭，天有点暗了，但还看得见，我想不如这个时候去打球吧。我妈已经出去了，不用麻烦跟她打招呼。这次我把球放在车篮上，很快骑到马路上，我不想遇到什么人，问我这个时候拿着个篮球出去干什么。

很快我到了莲塘，篮球场上非常干爽，有一层灰色的光。我很高兴，投篮时虽有点模糊，但完全可以看清篮筐在哪里。我的上篮都练得差不多了，现在主要练运球，如果有个陪练会好很多，李建宏住得近的话可以叫他，马力也住得太远。我主要练左手单独运球和左右互运，这时最实际有效的，什么胯下背后，真正用上的时候不多。我感到左手越来越灵活。

练完球回去，骑上车的一刹那，我看见中学校园里的那根旗杆，回到家里，我又洗了洗澡，躺在床上觉得很舒服。

过了两天，八婶又站在路上叫我接电话去，是曹洁，她告

诉我明天她在一家饭店请同学吃饭，叫我到时候去。她还问我，能不能叫上李建宏和威风。我说，他们可能太远了。我告诉了她他们的电话。我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请饭。

第二天傍晚，我留出路上的时间，提前半小时去了。我找到了那家饭店，然后在附近转悠，我没有手表，大概感觉差不多了回到那家饭店。门口的小姐问我几位。我说找人。她说，请问贵姓。我说，可能姓曹。她找了下说，曹小姐订的包厢在203。

没有人领我上去，在上楼梯的时候，我还在回味那个服务员称曹洁为曹小姐的怪怪的感觉。走廊上铺着地毯，我闻到它散发出来的味道，找到203，已经来了很多同学，都是高一跟曹洁同班的同学，我不认识，看着都眼熟，他们也觉得眼熟吧，我进去时他们正在唱歌，女同学围着桌子坐着，曹洁也坐着，男同学坐在沙发上抽烟。

有个人递我一根，我接过点上，这个人很热情地说，来来来，唱个歌吧，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就点了一只。这首歌很长，我唱得很烂，唱得包厢里很安静。曹洁和那位同学带头鼓掌，这个同学叫何方，长得很丑，但有一股我个人比较中意的痞子气质，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曹洁还挺会交际。

接着又来了几个同学，总共大概有十二三个人，大家围着桌子坐下，菜开始上了。过了会儿，还来了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我也眼熟，还知道她叫赵清华，她吃到一半时，问边上的女同学，我是不是就是孙智正。我听到了，我说是的。曹洁说，啊，你们不认识啊。我说，认识，我知道她叫赵清华。他们笑了。

吃完饭，他们在商量去何方家玩，打通宵牌。我说不去，

曹洁说为什么不去。我说，我不会打牌。曹洁说，你去，不准回去。我说，我不会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定要我去，我站起来走，她拦住我，盯着我。何方过来和我说，去嘛去嘛，随便玩玩，给她个面子嘛。我说，好。

何方的家跟回家顺路，大概回了一半的路，顺着东桥斜坡下的湖一直往东走，从直线距离上来说，离我家更近了，但等下出来的话肯定要多走路。他们有些人好像早就去过何方家了，我没想到这条路往里越骑越深，本来湖边还有灯，到后来就没有了，一片漆黑，我跟着他们小心骑，他们谈笑着，笑声应该传得很远，现在应该十点快十一点的样子，周围的房子黑沉沉的似乎无穷无尽，不过我们仍旧在湖边，这个湖在很久之前，大概在五到十年前是条河，我相信它就是从全化村流过的那条河，他们把它截断了变成了湖，湖边种上了树和草皮，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很多人站在岸上看一个女疯子洗一个惨绿色的死婴。

何方的家在三层，进门换鞋，我的皮鞋太紧了，用脚脱了两下脱不下来，我感觉后面赵清华和曹洁等待的目光，用手脱掉鞋，换上一双拖鞋，没想到何方家的鞋柜真有这么多拖鞋，我穿的是一双人字拖，走在地板上打滑。我问何方他爸他妈呢，不会打扰到他们吧。何方说这是新屋，他们住在老屋里。

我们开了两桌，一桌男的，在客厅里打牌，那桌女的在房间里聊天，过了会儿，她们也打牌了。我宁可搓麻将，但我没说，和我搭档的那人不断埋怨我，说实在的，我打这种牌确实挺烂，何方在制止他别说了，何方的意思可能是我和他们都还不熟，别这么不礼貌。打到十二点，我不想打了，让另外一个同学打，我到房间里睡觉，曹洁她们就在旁边打牌，过了大概

一小时，客厅那桌男的不打了，跑到房间里和女的一起玩，闹得很。我躺在床上好久没动了，赵清华说，这么吵他也能睡着啊。过了大概他们看我一眼的时间，曹洁说，呵，这人。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着，到后来真的是睡着了，早上醒来，他们也没打了，有的坐在桌边，有的就站着在聊天，我到卫生间小便，用冷水泼脸。曹洁说，你醒了，昨晚你都能睡着，算你厉害。我说，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在一点也不失眠了。曹洁说，你以前失眠吗？我说，你不知道吗，以前谁在寝室里，每天睡不着。曹洁说，不知道。

他们说，何方出去买早饭了，还有两个同学陪着去。过了会，他们回来了，拎回了馒头、油条、茶叶蛋、鸡蛋饼，居然还有一大袋米粥，都放在桌子上，大家分食，我吃得很愉快，吃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真的是这样的，吃完后，我们很多人就回家了，还有几个男的留下来在何方在玩牌，何方送我们下楼，我套上很难套的皮鞋。曹洁和赵清华他们一起走了，只有我一个人朝南走，朝南是出城的方向。曹洁问我知道录取了吗？我说还没有，通知书还没来。曹洁说，可以电话查的，这几天可能就可以查了。我说，我知道。曹洁说，恩。快到转弯的地方了，我说，下次我找你玩吧。她说，等成绩出来再说吧。我说，好。我感觉这样的对话好像发生过一次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再说一遍，其实打心底说，我不喜欢跟曹洁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在一块儿交道。

我回到家一直睡到中午，醒过来后，我仍旧用冷水冲脸冲头，坐在吊扇下吹干。我去小店的公用电话打给李建宏，跟他说，再过些天就要割稻种田了，你究竟有没有决定了哪天出发。

他说，好，这些天我又在看金庸，看完了就走。我说，那还要多少天啊。他说，一两天吧。我说，好，这两天成绩可以查了。他说，可以查了？我说，恩。他说，你知道号码吗？我说，不知道，可能学校发给我们的书上有，要么打 114 问一下。他说，好，要么等成绩知道我们就出发。我说，好。

过了两天，大家都知道考上了什么学校。九婶婶到我家玩时问我知道考上哪里了吗？我说，还不知道啊。她说，别人好像都知道了。我说，我用你家电话去查下吧。她说好，你去吧。她给了我钥匙。我说，这个热线电话可能一分钟得好多钱。她说，，你去好了。我拿着准考证去她家，电话摆在床头茶几上，盖着毛巾。我给李建宏打电话，问他查了吗。他说查了，考上了第一志愿，就是北京那个学校。我问他要了号码，打过去，电话里一个女声叫我输入准考证号码，我捏着准考证把号码读了一遍，电话里没有反应，过了会儿就。我又重新拨了一遍，把嘴巴凑到电话机上，把号码读了一遍，还是没反应。我给威风打了个电话，他也考上了，是第二志愿，他报的是上海一个学校，现在要去成都。他有点不高兴。我跟他说了，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考上，输入我的准考证号码没反应，可能我报的学校比较迟吧，就算没考上，应该也会有个回应的啊。威风说，那也有可能。

我回到家里，我妈没问什么，九婶婶问，怎么样。我把跟威风说的跟她说了一遍。她说，是哦，有些学校可能比较迟。我妈没说什么。我说，不用担心，我的成绩是 563，比去年重点线多了十多分，什么学校不一定，考是一定考上的。

第二天我又去打，我给吴平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妈妈，她说吴平去她外婆家了。我问知道吴平考上没有。她说考上了

啊。我说，啊，她和我报的是同一个学校啊，她考了 561，我考了 563，她考上的话，我也应该考上啊，你们是不是走了学校后门。她妈妈说，没有啊，我们又不认识学校里的人，她就这样去考的啊。我说，哦，那可能各个系不一样吧。她说，有可能。

下午我去爷爷家，他们也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查了，我说，是的。他们没再问我有没有去查。我主动告诉他们查的结果。

晚上吃过饭，我坐在院子里乘凉，李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叫我去他家新房子玩，我说，那也好吧。骑到三分之一路天就黑了，路灯在某个时刻一下亮了，我们骑得很快，黑暗中，看不出他的车淡蓝色，但能看出他车的笼头和坐凳离得特别远，经过曹洁请客的饭店在往前一段路，大关小区到了。我跟他后面在小区里转，一直到一幢新楼前停下来。他掏出一串钥匙，总共只有三四把，每把又长又亮，他开的是地下室的门，说里面有个车房，叫我把车停在里面。这个一间很小的房子，刚好可以把一辆车停在里面，他自己的车就停在走道上。

他带我到二楼，开门，这是一套大概 100 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厅很大，房子还没有装修，空荡荡的，中央一盏电灯泡。我们两个人站在电灯泡下，我觉得很奇怪，什么时候，我跟李立交上了朋友，我和他没话说，都是他在说话。他带完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告诉我他对这个房子的设想，以后在这里放个什么在那里放个什么。房子看完，他说，带我去个地方。我说，哪里？他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去了，去的是江堤上，对面那道我骑过两回了，这边的这道我确实没有骑过，路还算挺平的，边上有竹林，和一些大概跟发电有关的铁家伙。我们在一个有水泥墩的地方停下来，

车放在边上，坐在墩上，现在的风挺凉爽。李立跟我讲些同学的事，这些同学我都知道，在一个教室里上过两年课，但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没有想到过他们也有故事，我有点好奇，但我不喜欢老是听下去。

我问李立去查考没考上吗？李立说，我不去查，明年再考，一定要考吴平那个学校那个系。我说，呵呵，那可能我们又成校友。他说，你也报的这个学校！我说，是啊。他说，看来你马上可以跟她成校友了。我说，英语你看了吗？他说，我在看。他的声音有点难过。

26. 听上去，她很羡慕我们的开心，

过了两天，李建宏来了，开着摩托车。他问我查了吗。我说查了，我把打电话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他沉吟道，怎么会这样，是不是电话有问题。我说不会吧，我把当时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李建宏说，你是报的准考证号码不是输的！我说，是啊。一说完，我就大叫声，哈哈，怎么这么蠢啊，要输啊。李建宏笑道，傻子，快去查查看现在。

我带上准考证，我们去小店的那个公共电话，他家的三女儿在看店，她已经快三十岁了，刚嫁到邻村。电话放在玻璃柜子里，外面还装着一个木盒子，这肯定是她爹搞的，她爹是个瘸腿，手没问题。我推开玻璃，再掀开木盒盖子，拨了那个热线，那个女声依旧甜美，叫我输入准考证号码。李建宏说，输。我输入。过了会儿，电话里说，恭喜你，你考入的学校编号是xxxx，专业编号是xxx。

李建宏高兴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也挺高兴。三女儿在旁边说，真开心啊，看看你们都开心啊。啊，她被我们的开心加

上她的想像感染了。

李建宏说，赶紧回家查查编号。我说，。我们走出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爷爷和我奶奶站在小店旁边的房子的走廊上乐呵呵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和他爷爷说，查到了，考上了。我爷爷噘着嘴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走好了你们走好了，呵呵。

我们回到家，跟我妈说，查到了，考上了。我妈说，。我又跟她说，以前没查到是因为我输入准考证号码的方法错误。她说，。她好像没听明白，不过看上去挺高兴的。我们不管她了，到楼上找出手册，一对照编号，学校没有错，是我的第一志愿，专业不是我报的专业，变成了教育管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

我下楼跟我妈说，学校没错，专业换了，教育管理。

她说，教育管理？

我说，。

她说，这个专业你大姨夫以前建议你考的，他说不错。

还有这回事？

我说，好什么，他是教师，可能就觉得这个专业好。

我妈说，为什么他是老师就觉得这个专业好。

我说，教育管理嘛，听名字好像就是管教师的。

我妈笑了：那也不一定。

下午李建宏走了，我们商定三天后出发，早上十点在学校门口汇合。晚上，我爸我哥也知道了消息。第二天下午，我大婶婶送来了一只鸡表示祝贺。我妈跟往常不一样，这次没什么推托，她说，先养几天，等再养肥点做整鸡吃。

我跟我爸要了二百块钱，我妈给了我大把硬币，一块五毛

的，大约有三四十块。我把它们都装在牛仔包的侧袋里。傍晚，我特别轻松地去打球，现在我练运球跑，从这边的篮球架运球到对面篮球架，绕过架子再跑回来，这很锻炼球和步子的协调，同时培养体力，体力对篮球来说太重要了，对其他运动应该也是这样。

没有想到的是李立来了，他说已经去过我家了，我妈告诉我我去打球了，刚才他经过的时候，确实听到有人蓬蓬运球的声音，但没有想到是我这个活宝。我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打乒乓球啊，上几次我就想找我打了，但一个很旋的发球还没练好，现在练好了，他要找我练练。

我说我现在不想打乒乓球，他说，没事，晚上再去打嘛。我说，你吃过饭了？他说，恩。我说，我还得回家洗澡吃饭。他说，我陪你回家，饭吃好我们就去，澡别洗了，回来再洗。我同意了。

吃饭时，我妈跟坐在旁边看的李立说，再吃点吧。李立说，不吃了不吃了，你们吃。我爸说，饭不吃，那一块喝点吧。李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也不会喝酒。我加快速度吃完了饭。出门时，我妈在后面喊，夜里暗，骑得慢点，早点回来。

我们仍旧去那个乒乓球馆，路上我跟李立说，大后天我跟李建宏要去旅行了。他说，这么热的天啊？我说，这有什么？他说，呵呵，真有你们，这样，我送你顶帽子，太阳帽，戴着很凉。我说，呵呵，不用，没屁用。他说，什么没屁用，挡日头啊。

我们打了五局 21 球，他那个发球我确实吃不消，侧旋加下网，我的发球没有特别厉害，但我可以发三种球，他经常吃不准我要发哪一种，最终我五打三胜。他有些失落，我说，没事，

我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你现在也很强了，就是基本功不扎实，你知道吗，我很小就开始打球了，跟我哥哥，把门板卸下来当球台，有时就在长凳上打，你想长凳多窄啊，就是这么打出来的。李立说，呵呵，你吹吧，下次再来！我说，下次再来就下次再来嘛。

李立让我现在就去他家拿帽子，我说我不去。他说，去吧去吧，戴着那太阳帽就不刺眼了。我还是回家了，洗澡后就睡着了，快要睡着时，又想到很久没有失眠了，这样想没有令我失眠。

我往牛仔包里装了两件T恤和一条内裤，我妈认为应该多装一点，我告诉她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轻装上阵，不用担心被人抢劫。我妈说，你这张烂嘴巴少说点。我把《唐诗三百首》也放进包里，还有一支笔和一个本子，每天路上经历的事情都要记下来。

我去爷爷家，我爷爷在给奶奶抄佛经，我奶奶的眼睛越来越不好，最近又跟村里的老太婆学念经，但她看不见字，我爷爷用小楷给她誊一遍，用一寸见方的字写在黄纸上。

我看了前面一段，写的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几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似乎也看懂了，我想以后要好好看看。

我告诉他们后天我要去旅行了。我爷爷说，去哪里呢？我说，还不清楚，绍兴肯定要去，然后江苏安徽这样绕一圈回家。我奶奶说，那路上要小心点呢。我爷爷说，你们怎么去呢？我说，骑自行车。我爷爷说，这么热的天？我说，是。我奶奶说，坐汽车去好了啊。我说，我们就是想骑车去。我爷爷说，也好的，出去看看世面。

下午李立来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带来一顶草绿色的太阳帽，帽 挺长，鸭舌头似的伸在前面，后脑勺部分是 空的，我猜这是为了散发头发间的汗气。另外他给了我一包湿纸巾，他说早上我如果在路上没地方洗脸，这纸巾就像浸湿的毛巾。我把它们都放进牛仔包里，准备得差不多了。晚上我想给曹洁打个电话，但说点什么呢，这个电话一定要打，因为我说过知道成绩后找她玩，留到明天打好了。

第二天，我想过去小店的公用电话打，但想想还是去别人不认识我的地方打，我骑上车，路上经过好几家公用电话，我都没打，一直到那条巷子里，据别人说，曹洁就住在这条巷子深处的某间房子里。

接电话的是曹洁妈妈，她说曹洁去她外婆家了。我放下电话，哈哈，很轻松，怎么女同学都去外婆家了。我想去买几本旧书看，以便打发今天。

## 27. 首，

西桥桥头有个废品收购站，我很快到了那里，从那条巷子一拐一直往南，往东一段，再往南过桥就是了。屋前一块大场地，上面堆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废品站，我穿过这块场地，走进屋子，屋里有个女人，我问她有旧书卖吗？她说，有。我说，我看看。她领到我屋前的小院子里，突然停下来问我，你买旧书干什么？我说，干什么？看啊。她说，你不去转卖吧。我说，呵，不转卖。她说，那我卖给你，有些人从我这里很便宜地淘去，又几十块几百块卖掉，我不卖给这种人。我说，你放心吧，看我样子还不知道吗，我还在读书。她说，看样子看不好，有些人看上去很老实。她望院子东

侧的一个小房子一指：那里。

这个院子小小的，嵌着卵石，走廊上的小石板也很干净，摆着两盆花，西侧屋子里似乎住着人，看上去很干净。东侧房子里堆着一堆旧书，大部分已用塑料绳十字捆好。里面太暗了，我拎了两捆出来放在屋子里解开，那女人正在给人称废铜烂铁，一边称一边说，你把我解开了，等下我还得再捆。我说，不解开也没法看啊。她没说什么。我挑了三本杂志和一本《唐代传奇集》。她收了我十四块钱。确实，如果是我，谁给我十四块钱，拿走我四本书刊，还要我捆好两捆书，我不愿意。

我回到家躺在竹椅上看电视，这本书已经发黄了，有股气味，我很小心地翻页，第一篇看的是一个凡间男人跟狐女结婚的事，跟聊斋似的，不过比聊斋好读，聊斋只有八个字留下很深印象：探手入裤，私处坟然。我和威风共享过这八个字，其他的留下的只有氛围。那几本杂志没什么好看，我好像厌了这些东西，有一篇丛维熙的，一个坐牢的人给外面的人写信，写的十几二十封信组成了这篇小说，没什么好看的。每本我只翻了翻目录，看看谁又发新东西了。我继续看唐代传奇，过了会儿，肚子疼，可以忍住，一只手按着一只手举着书继续看，第二篇小说基本上没看进去，肚子越来越疼，我放下书去上厕所，没用，我回来坐在竹椅上，两只手按着肚子，身体折成两叠。

我妈问我怎么了，她在做饭。我说，肚子疼。她说，怎么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我说不知道。她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不用了。等她做完饭，我爸回来了，他问我怎么了，脸这么青。我说肚子疼。我妈说，你带他去看看。我爸问我去不去。我说，去看看。他带我到邻村的赤脚医生那里。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打青霉素打死了人，现在歇业了，过了两年才重新

开始偷偷营业，卷着裤脚拎着蛇皮袋装出去田里的样子，其实蛇皮袋里放着听诊器、药什么的。

到了赤脚医生那里，已经不太疼了，他让我躺到一张床上松开裤带，用一只很粗糙的手按我肚皮，问哪里疼。

他按到哪里哪里疼，所以我说不好哪里疼。他问我中午吃什么了。我说吃的饭，跟平常一样。他说不出所以然，开了两颗止疼药。我没吃。

回到家，我吃了点晚饭，比平时吃得少很多。我妈说，要么明天别去了，迟点去。我说，没事，现在已经不疼了。到晚上睡觉，果然已经不疼了，但我觉得疲惫得睡不着。

第二天八点多我起床，吃完饭才九点多一点，我骑上车和我妈说，那我就走了。她说，路上小心些，别和人斗气，现在外面的人很凶。我说，我知道，你搓麻将去吧。

我带了我妈的手表，一只女式的上海牌手表，每天睡觉前要拧发条，到学校门口时，才九点半多点，虽然路上我有意放慢了速度。我站在学校门口的柏树下，自行车靠在树干上，天空越来越热，学校的铁门关着，传达室里坐着个老头，我记得他以前在食堂上班，穿着白大褂给我们盛菜，篮球场也没人，两个篮球架，水泥地上空荡荡。如果现在有个篮球，我倒愿意翻门进去，或跟那个老头说两句好话拍几个球。我不知道时间怎么过去，我不时地看看街上，跟我刚才来的相反方向，他骑着车来，我没见过他的自行车，只看见过他家的摩托车。

我一直等到十点二十多分，我们说好十点见面，但快到十点半了，我想去打个电话到他家问问，但担心他刚好过来结果错过，我很烦恼，踢柏树树干。又过了会儿，他来了，骑着车慢悠悠地过来。我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他说，刚才我去卢

老师家坐了会儿，买了点东西上去。我说，现在几点了，说好十点碰头，现在几点了。他说，我又没戴手表。我想骂你妈，但没骂出来，说，卢老师家没表吗？他说，聊着聊着谁会看时间。我生了点闷气，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这件事印证了李建宏没那么看得起我，他把自己当老大，朋友都是他小弟。

我们先去吃饭，吃饭时我想，如果我和卢老师单独面对真不知说些什么。我问李建宏，这么长时间，你们说些什么？李建宏说，随便说说，学校里的事情。

吃完饭，我们去新华书店买地图。二层，一上去李建宏就问一个坐在楼梯口的穿着制服的妇女，地图在哪里？妇女一指，其实她不指，只要我们转头一看就看见了，而且我们必然会看见，就摆在转角那里。我们买了张浙江省公路交通图，江苏、安徽的我们就不买了，买全图的，图又太略。买完图，李建宏问我带刀了吗？我说，没，你呢。他说，刀一定要带的，刀怎么能带带。我说看看。他从包里摸了一下，拉出半把刀来，原来是把西瓜刀，磨得很尖，他背的也是个牛仔包，不过很难看，很土。

我们到小商品市场那里卖。我再找刀具店。李建宏在那里挨家问，在一家厨具店门口，他朝我叫，使劲挥手。我过去，这家店里摆着些精光亮的锅、勺子、其他一些铁家伙，店主是对夫妻。丈夫从柜子后面拿出一把刀给李建宏说是把好刀，他从西藏带过来的，不好摆出来卖，怕查。李建宏看了看把刀递给我。这是一把银色的刀，掂在手上沉，带刀鞘，刀鞘上有行云般的花纹，还有块插片，可以插在腰带上，我拔出刀，原来更应该叫首，没有刃，刀身结实，涂着一层油，没有血槽。我喜欢这把刀，它看上去很干净，设计简洁。

老板娘说，这把刀我们别人都不卖给他们，我们自己很喜欢，卖给你们的话就十两块钱好了。我没有还价，买下，插在腰里。我们准备出发，找去绍兴的路，正北有条马路，我们不走这条，地图上显示，西边还有一条，这条路在山里绕，李建宏外公家就在某座山的山凹里，他好几年没去了，要顺便去看。李建宏在前面带路，次次带错路，又很自信，不重新看地图，第一次带到往北的那条路，第二次带到城山上，下山时，我想到好像过了小商品市场那里有一条路，好像一直往西通到很远的地方，我好像在上面骑过一次，但感觉远得像在梦里。

一骑，果然是了，这条路弯弯曲曲，但确实一直在往西走，接着是往西北。这条路骑到后来，变成土路，路边长着很老的树，好像董家就在附近，如果路上遇到她穿着条花短裤去割稻，那太搞笑了。骑了点平路后，路开始往高去，我跟李建宏说，我们这样就算开始了。李建宏说，开始了。骑到后来路太陡了，又窄，我们下车推，我没想到县里有这么像森林的地方，路边很多巨大的石头，石缝里长出的树，看上去长了至少三万年，过了上坡就是飞快的下坡，我的自行车没有刹车，用脚后跟刹，不太刹得住。在上一个坡时，李建宏说不行了，头晕得厉害，可能是中暑了。有辆中巴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们边上慢下来了，一个男人挽着车门半个身子探在车外，问我们，上车不？我摇头，李建宏说，要么上吧。我说，上什么。那个男人说，来啊，这么热的天，三块钱带你们去，连车。我们摇头，中巴车去了。到坡顶，李建宏说，不行了，坐会儿。我们在路上找了两块碎石，坐下，身上有汗，坐下很凉。李建宏在边上喘气，我看了会周围的风景，从包里拿出唐诗三百首读。读到一句，马毛带雪汗气蒸，我给李建宏看；我现在的头

发就有这种汗气蒸的感觉。李建宏喘着气说，屌了，管它呢。

诗确实不太看得进，我看周围，周围都是山，一条灰白的路陷下去，在对面山脚爬起来，快到山腰的地方转到山后去，左边山凹处有几户人家，他们住在这里很浪费，为了他们，单单修条路过来，拉根电线过来。

等李建宏休息好，我们继续往前，幸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下坡，李建宏说，再不骑快点，天黑到不了他外公家。我们到他外公家天还亮得很，这个镇子就在两座山之间，马路把它切成两块，一块三分之一大左右，一块三分之二大，在马路东边，一条土路往东，李建宏外公家在路下，屋顶比路面还低，几块预制板搭了座斜桥，李建宏骑在前面，我鼓足勇气跟着骑下去，桥下是一条很浅的溪，溪底很小的卵石，溪边生着青草。桥的尽头是李建宏外公家的后门，后门开着，里面好多人，笑呵呵地看着李建宏骑过去，他几乎忘了后面还跟着我这个人，一个女人在喊，建宏骑建宏骑啊，他才没有在桥头停下，一直冲到桥外的泥地上捏闸。我用两个脚后跟停住车。

他外公家很多人，三个儿子，儿子的老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嫁到绍兴的外甥女刚好回娘家也在，就是刚才那个叫李建宏骑啊骑啊的那女人，李建宏叫她二姐，二十七八，矮矮的，红红白白气色很好。我们先洗澡，洗完吃饭。洗完澡，我把短裤塞在包里，打算明天到旅馆自己洗。二姐在那里叫，建宏你那同学的短裤呢，我一起洗掉。我说，明天我去旅馆去洗。她说，明天就发霉了。他外公也说，拿出来拿出来。我拿出来了。

吃晚饭，满满的一大桌，他外婆好像已经死了，我没看见。他外公问我，哪里人。我说城关镇。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

我一一回答了。他说，别客气，随便吃。我说，好。他说，按理说，城关镇的小孩应该很大方，胆子很大。我说，呵呵。李建宏说，分人的，不是说所有城关镇的胆子都大，山里人胆子就小。他外公说，按理说一般城里孩子胆大。李建宏说，没有这样道理，是你的道理。他外公笑了，大家都笑了，他二姐说，咱建宏现在嘴巴很厉害了，是要读书啦，他小时候一本书拿到饭也不要吃了，躺在地上，靠在那根门槛上，看一天，饭不吃了。她指了指后门那根门槛。他外公说，他的眼睛就是这样看坏的。另外有个女人说，怎么会不坏，躺着看书眼睛最损。他二姐说，小时候看看小说没什么，关键是大起来读书啊，要读那么多书呢到底，一本本看过去还要记住，别说费眼，脑子也很费。

吃完饭，天色都还早，他外公带我们下溪摸蟹，李建宏提的建议。那溪水刚没到小腿肚，高一点的溪石一半没在水里，一半干着，他外公走在前面，我和李建宏走在后面，李建宏对我说，走得小心点，溪水都被你趟混了。我翻了好几块石头，都没有。李建宏说，你不会翻，有蟹都被你赶跑了。他外公这个老光头走在前面听见了，安慰说，以前没翻过是不会翻。我没说，我经常在江里翻蟹。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提醒李建宏可以走了。他说，着什么急。他二姐说，吃了午饭再走，先睡个午觉，等天凉点就走，我也走，我回家，跟你们一起走好了。他外公说，他们骑车。她说，我知道，我坐车他们骑车嘛，到时候我在镇口等他们，到我们家去玩几天。我问李建宏他要去吗？他说，去啊。我没说什么。他外公说，建宏你们不如跟你姐一起坐车去，现在这天这么热。李建宏说，不坐，我们要骑车。他二姐说，他们就

是要骑车，这样有趣。

接着她说，不过这里到绍兴都是下坡，骑车也快。我说，都是下坡吗？我的车没刹车。她说，啊！这太危险了，那等下你要修修车去。我说，呵呵，不用，我慢点好了。她二姐说，这太危险了，建宏你的车有刹车吗？李建宏说，我的车有。她说，那你朋友这个车没刹车太危险了。我说，没事，我们不一定需要一个速度。

下午先搓麻将，我，李建宏，他二姐，他外公，搓到三四点钟出发，太阳太大，我找出李立送的太阳帽戴上，他二姐也给了李建宏一顶太阳帽，下坡的速度太大，风要把帽子顶飞，我把帽舌转到脑后。这一路几乎都是下坡，似乎是从高原到平原，李建宏骑在前面，尽最大速度放下去，我把闸捏死，让刹车起最后一点作用，并不是用脚点下地，减慢速度，从我们身边赶上来的汽车比我们快不了多少。李建宏每隔一段路放慢速度等我赶上。

我们到他二姐家刚好也是傍晚，他二姐在镇口等我们。她和她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他们住东边，她住西边，不知道她老公去干吗了，他婆婆像正月里待客一样，给李建宏和我泡来了两杯糖茶，她讲的话跟我们有点差别，但听得懂。他二姐说去接她妹妹，顺便买点菜，让我们洗澡看电视。我们在屋旁的水龙头下露天洗澡，洗完后，我把换下的衣服扔在洗衣盆里，上楼看电视。这是他二姐的新房，看房子的布置，结婚还没多久。

过了会儿，他二姐回来了，李建宏在和她说话，过了会儿她上楼问我，换下的衣服都拿出来了吧。我说，，拿出来拿了。她说，是嘛，别客气，建宏是我弟，他的朋友就像我的弟一样。我说，呵呵，谢谢。她说，别谢，不用谢的。

她妹妹比她干枯，不是她亲妹妹，是她朋友。晚上我们四个人吃饭，几个小菜，炒得很清爽，吃完搓麻将，她们把我们当小孩，赌得很小，一晚上最多输十块。李建宏仍旧搓得兴致勃勃，他们三个人都把“万”读成“慢”。晚上，我和李建宏睡楼上，她睡她妹妹家去。她想让李建宏多住几天，我坚持明天要走，我们已经出来两三天了，结果绍兴都还没到。李建宏也想走，他告诉她是我想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出发了，她说为什么不吃了午饭睡了午觉再走呢，反正到绍兴近得很了。她送到镇口，说下次再来玩。她这个姐姐看来真的很喜欢李建宏这个弟弟。李建宏会来，我可能这辈子只会经过这个地方一次。从这里到绍兴的路依旧一直是下坡，李建宏在前面冲，我在后面，两边的山又青又大，风热烘烘的，感觉还可以，像昨天一样，李建宏觉得领先太多，就在前面慢下车等我。

但有一次很不幸，我感觉应该赶上他了，但一直没看到他，先前以为可能还在前面，后来我知道肯定是我错过他了，我应该在他前面，我一直慢慢骑，天越来越热，绍兴已经望到了，一大片房子就在前面，马路被花坛隔成三道，我骑到最里侧，在一株树下停下车，掉转车头望着来路，我望了整整两个小时左右，没有看见李建宏。我又一次掉转车头，继续往城里骑，我没骑进去多少，找到一家饭店，我要了碗炒年糕，坐在门口的桌子上一边吃一边看着路上，一直到吃完。我的头昏沉沉想睡觉，马路对面有座公园，这座公园没有围墙、栏杆，里面好多绿树和椅子，我把车停在树下，真想把车和树锁在一起，但我没有链条锁。我躺在树下，头枕着包，阳光在树叶间闪，我把胳膊搭在眼皮上。不远处也有一个人躺在草皮上，还有个

女的坐在椅子上 着瓜子看一本杂志。

空气发出嗡嗡声，我好像能听到她 瓜子的声音，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不想看手表，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睡着过，我爬起来，开锁上车，在报刊亭买到一张本市地图，坐在车上，在笼头上摊开地图，地图很新，折痕凹陷下去，有张桌子和斗的话，我会把它摊在桌子上 平，慢慢看，或者压在席子下睡平。

我拿出笔在地图上标记要去的地方，我们提过要去咸丰酒店、绍兴大学和秋 故居。我找到了这三个地方，在名字周围画了个圈。咸丰离得最近，天还很热，我慢慢骑到那里好了。

我往西骑到一个路口，往北骑，骑了很长的路后，遇到一座桥，桥下的斜坡又宽又大，有很多商店，这座桥是石桥，很旧，桥下一条河，河水乌青，向两头 蜒去，两边白墙黑瓦的房子，看上去更旧，临河有些石板砌的埠头，我不知道他们会在河里洗什么。

过了桥，仍旧是很多房子，基本上都是商店，在一株树下我停了下来，我担心后面那么多骑车人总有一个不长眼睛，从屁股后面撞上来。我从车上下来，站在树下，靠在树干上看地图，先确定自己大概在哪里，我找到了一处地标，看来离咸丰已经不远了，我把地图折起来放在车篮里，把包挂在车后座上，车骑起来时，地图在车篮里微微颠 ，我老是注意到车篮里的东西的微微颠 ，如果留意，也能注意到车后座的包不太重的重量，带来的车的往那边的微微倾斜，和包的轻磕。

我掸掉粘在肩膀上的树皮碎屑，上车，路确实不远了，李建宏会在那里吗。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左转往西，没多少路，咸丰到了，它不是我想像中的一个小酒店，可以坐在里面喝老酒

吃 香豆，它楼高万丈，装饰得金碧辉煌，楼前的大广场上停着很多汽车，门口站着两个穿红色旗袍的姐姐，开叉裂到腰际。她们的腿白白的，搞得人想强奸。

我在边上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停下车，看着咸丰酒店，广场上就是汽车，人很少，偶尔有一两个人出来开车门拿东西。那两个女的离我很远，她们没有走动，但站着的时候，脚也会动一下，开口晃动露出更多的腿。我大概站了十分钟，觉得李建宏不会在这里出现，秋 故居离得更近一点，但我想先去绍兴大学，我猜李建宏也会先去那里，我会在学校门口等他或者在路上遇到他。

#### 28. 一群男女去泰国旅游， 妓，

我问一个人绍兴大学怎么去。这个人告诉我离得太远了，我骑车去可能得一小时，他建议我坐车，前面就有站。我听从他的建议，把车停在一个停着很多车的地方，我想边上可能有个学校或者工厂、录像厅。

我背着包，一到站里就有一辆车来，不知道到不到，我上车，用普通话问售票员到绍兴大学吗。她似乎好奇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也觉得说普通话怪怪的，吃年糕买地图时，我用的是方言，他们好像也能听懂。

车开了大概二十分钟，开到郊区开阔的地方去了，路窄了，路边好多树。我一直担心会不会坐过站，到一处车窗外面不断滑过绿树掩映的围墙时，我想是不是到了。果然车停下来时，我看到了绍兴大学的校门，站过了校门一点点。

门口，门卫拦住了我，这我想到了。他问我去那里。我说找一个同学。他说，都放假了。我说，他还住在学校里。他问

我什么系的。我说中文系。他看着我说，登记下。他给我一本本子，表格上一行行不同的字体，我在拜访者和来访者上都写上我的名字，在来访事由上，用小字写，李建宏，我在秋 故居那里等你。写了两行，写完。

我把本子还给他，他扫了一眼还给我说，写上身份证号码。

我从包里翻出身份证，很认真地誊了一遍。他点点头，我走进学校，刚才在写的时候，我已经看见正对着校门的花坛，花坛后面的建筑物的墙和在花坛前左右合抱的两条路。不知道为什么，基本上所有公园和学校入口处都有花坛，就像以前的房子都有个屏风。

我顺着左边的路走，这是条水泥路，是的，哪还会有泥路。我走得很舒服，已经半下午了，大概先是经过了教学区，然后是宿舍，在路左边，右边是体育场和篮球场，我看见前面有座桥，所以我一直往前，过桥，一座水泥桥，桥下的江水清平浅，在我几乎察觉不到的风里泛出波纹。过了桥后，是一大片新校区，它怎么这么大，看上去还在建造，我只走了大概一半路就走回来，顺着原路走回来，走出校门时和门卫点了点头，在门口刚才下车的对面，等车。

我回到咸丰酒店那一站，找到我的车，在公交车上，我睡了会儿，醒来后已经看好怎么去秋 故居。

我骑得比平时快，当我经过秋 故居时，我才知道我已经到了秋 故居。这幢黑色院门的房子，门上挂着 ，四个金字：秋 故居。之前没注意，到了我才恍然。有个妇女坐在小窗口里问我要三块钱，我就给了她三颗硬币，这些硬币快用完了。这座院子就有屏风，我不管上面画着什么，里面收拾得很

干净，一道围廊连起两三个房间，房间里放着秋生前用的东西，主要有一把剑，但说实在的我没细看，整座院子里就我一个人，还有两个摇着蒲扇的老夫妻，还有就是有一个跟在我们后面的穿着制服的姑娘，等我们入屋后，她就站在角落里，大概如果我们问什么关于秋生的问题，她会回答吧。

转完房间，我准备出去，惊奇地发现院子里有个拱门，走进去一看，原来是座小花园，可能以前秋生就在这里练剑。在这多待的几分钟里，我没有碰见李建宏，出了故居，我发现斜对面有一条小巷子，青砖地，我把车推进去，坐在车上等，太阳很西，我可以完全待在围墙的阴影里，我望着巷子口和秋生，如果李建宏来，我一定可以看到他。

我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天空亮度已经减低，我盯着手表等，一直到五点半，我放弃等待，想去吃碗面。(2.28)往西，往小的街上骑，我想找到一家便宜的饭馆，但实际上我来到一家比较繁华的街，大概已快到下班时间，路上人多得不成样子，我骑得不太快，看路边的店。街尽头有座山，我快骑到山脚下，发现一家店，停车。

这家店的男人就站在门口半间做饭，里面半间摆着一张桌子，只有一张桌子，我坐下，感觉像到陌生人家做客，在进来的时候，我告诉他要一碗炒年糕，我想过点碗面。

过了几分钟，炒年糕上来了，年糕椭圆形的一片片，卧着几根青菜，底下一层油，装在白瓷盘子里，这跟我要的炒年糕差别很大，我要的年糕一条条长方体，先炒，炒干油，放咸菜、大葱、笋丝、豆腐、肉丝，加水煮，煮得汤将稠未稠，加鸡蛋丝盛碗里，三块五一碗。但我不会问他炒年糕怎么这样啊，这应该就是他们这里的炒年糕吧。我还是把它吃下去，还吃得很

饱，很想要一碗开水冲服，但没要，吃完付钱，五块一碗。外面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我骑上车继续西行，我想到街尾山脚下看看，山脚掏空了，建了个旅馆，叫塔山旅馆，旅馆前一个丁字路口，我正在竖钩上，快到弯曲的横，横顺着山角弯曲。

我穿过街口到旅馆前，这个旅馆看上去不高级，我把车停在门口，门口有很多车，一个男老人问我要了五毛钱。我穿过一个幽暗的过厅，厅左有家录像店，我心头一喜，过了厅，路一矮，眼前一亮，是个狭长的天井，难道他们把顶上的山坡掏了吗？右边有个小房间，写着登记室，我走进去，里面有个姑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她身后是一张单人床。

她说，住店吗？我说，你们这里最便宜的房间多少？她说，十五。她递给我一张价目表。我接过来，没看，问，是最便宜的吗？她说，是，就是一个床位，房间里已经住着一个人了，不过你可以放心，住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他出去了，等下他回来我会跟他说。我说好，她问我住多长时间。我说一天。她说，一天就是十五块前，再交十五块前押金，到明天中午12点为止。我给了她钱，在一个本子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她带着我穿过院子，左转，转到一幢房子的正面，在走廊上走了一段，打开一家房门，里面有两张床，窗栅栏和其中一张床栏杆斜斜地拉着根绳，挂着毛巾和衣服。她指了一下这张床：他就睡这里。她指了指另外那张床：你就睡这里好了。她交给我钥匙说，等下你先别关门，我给你拎壶热水过来。我坐在床上，把包放在床上，拿出毛巾，半开着门，过了会，她拎了热水过来，指了指床下说，面盆你可以用。她出去了。她人是不是挺好的。

我倒了热水在面盆里，等凉点，不知道同屋这个人干什么的。我先洗了脸，再泡脚，换了双袜子穿上。我把包留在床上，钱都放在身上，出门，经过院子时，我看登记室，她正抬起头来，看到我笑了笑，我也笑了笑，几乎要爱上她了。我在录像厅买了票，四块钱一张，总共四部，好像已经放了两部，这个录像厅似乎就在山腹里，圆滚滚的造型。

第一部是外国片，我看了个尾，不知道讲什么，没有一个演员认识，大概讲监狱里的黑暗，第二部是港片，讲一群男女去泰国旅游，一妓，得罪了当地人，中了降头，有个人中了色鬼降，不断地搞女人，搞到死掉为止，搞的过程中，有些女人裸露双乳的镜头，还有一个中了饿鬼降，不断吃，一直把自己的手吃成白骨，死掉，另外一个不知道中了什么降，出现幻觉，看见自己的爸爸在强迫妈妈吃面条，其实是爸爸在喂妈妈面条，他砍死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婆和孩子，然后他家的门铃老响，一开就看见他老婆拉着孩子的手低着头站在门口，这个镜头吓得我够呛。

看完这部我就回去睡觉，大概已经快十到十一点了，我很害怕，希望同屋的人已经回来。我开门进去，拉亮灯，那人真的已经回来了，面朝墙睡着打呼，我关上门时他的呼声停了，我马上脱衣关灯睡觉，他的呼声又起来，让我觉得安全，我拧好手表，仍旧到很迟才睡着。

第二天起来，七点多，那人已经走了，叠好了被子，我的包和衣服都没少，我用昨天剩下的水洗脸刷牙，在房间里坐了会儿，想想有没有落下东西。我背着包拿着钥匙去退房，还是昨天那个姑娘，她问我睡得还好吗？我说，挺好的。她退给我钱，我说再见。她说，哎，再见。

再见。

我去门口那堆车里找到我的车，问看车的男老人汽车站怎么走，他跟我指了指，跟我从地图上看到的一样。我朝着大致准确的方向去，在路边买了两个茶叶蛋吃，走了一段，边上有录像厅，我看了下时间，才八点多，录像厅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香艳、刺激、暴力、动作，没有写具体片名。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买了票进去，在入口处的小卖部买了水和一包饼干，这录像厅外面看上去像是个临时搭的工棚，一进去很大，椅子一层层矮下去，像电影院改造的。我摸黑在后面找了个位子坐下，在放沈殿霞的一个什么片子，演她老公的那个老头很熟，在成龙的片子里演彪叔，他大概叫董彪，等眼睛适应后，我在中间找了个位子，人不太多，可能时间还早，我希望这个片子早点完掉。

第二个片子讲几个女孩的生活，一个做鸡，一个做A片声优，那个做鸡的转行做记者，被人认出，当街扒掉了上衣，声优有了美好的爱情，她跟男朋友第一次约会时告诉他她会读唇语，她看着不远处别的情侣，读给他听他们在讲什么，还有一个片子是雷宇扬的鬼片，很难看，里面的那个老太婆长得很恐怖。

我一边吃一边看，希望能一边吃着边看到好片子，但没有，饼干也很快吃完了，我不断喝水，一直把水喝完。我想过，怎么会有人买水喝呢，现在我也买了居然。

我在一点左右出来，外面很亮，很亮，车和人在街上来来往往，在街上我一直看到车和人来来往往，还有街旁边的建筑和远处的建筑，我骑上车赶到车站，天太热，我到售票厅买车

票，售票员告诉我这里不卖到我家的票。我问她哪里有。她告诉我到东站买。我问她东站怎么走？她没有回答我。

我摊开地图，找到了另外一个车站，我需要穿过四分之一城市。我大概用了半个小时赶到了东站，买了票，车四十分钟后开，我坐在候车室。过了十几分钟，有个人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一看，一个眼熟的同学，同级不同班，好像跟艾东是初中同学，我朝他笑了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坐下来，坐在旁边，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告诉他和一个同学骑着车来，现在走散了准备坐车回去。我问他怎么在这里。他说他的亲戚在这里，他有点事过来。接着他问我，你们是骑车过来的？我笑着说，是啊。他说，那得多久。我说，说不好，三四个小时吧。他说，你们真能骑。他问我现在坐车回去，自行车怎么办。我说就挂在汽车后面啊。他说，可能这里不能挂，你要先和老板去说。我说，啊？他说，我带你去。

他在上车通道找到了老板，跟他说有一辆自行车要带走。那老板问多大的车。他转过头问我，多大的车。我说，小车，24吋的。老板说，车呢。我说，放在外面。老板说，去推来，三十块钱。他说，三十块，太贵了，一张车票钱啦。老板说，快去推来，一块，少废话，我都不想带。他跟我说，快去推来。我跑到外面，飞快地推进候车室，推到通道那里，那老板接过，拉过通道，把车靠在玻璃墙上。

我们回来坐在椅子上等发车。我说，他不会拿着车跑了，不认账吧。

他说，不会的，他们这些车天天在这里跑。

等上车，我们坐定，自行车就放在过道里，我捏着车把，小心不晃倒。汽车在高架路上奔驰，吹来的风是热的，我看到

车窗外疾驶而过的高架桥，还看到了一辆缓缓的火车。他不断地和我说话，说以前学校里的事情，我也不断问他问题，不断地问他问题，从他的回答中再问他问题，但我发现老记不住他告诉我的答案，我确实在努力记住，这是为什么，我一路在想，后来我知道了，我对他讲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可能别的人讲的话我从来没什么兴趣。

但我要礼貌，我要感谢他。他中途下车了，我回到家时，桂婶也在我家，在和我妈聊天，她们没搓麻将。我妈说，啊，这么快回来了，去过哪里了？我说，就到了绍兴。她说，到绍兴要这么多天？我说，先去了同学家里。我把车停在堂前间里，到浴室洗澡，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回来了，蓬蓬头的水真大，这澡是这些天洗得最舒服的。

29. 好像说其中某个的乳房有病，要割了，

等我出来时，厨房里坐着好多妇女，五六个到七八个。她们在说点什么，好像说其中某个的乳房有病，要割了。有个说，割了就割了。有个说，不行，割了晚上你老公没得玩。她们一阵狂笑。这时，我站在镜子前梳头发。一个说，你们注意点，还有小官人在这里。我说，这有什么。有个说，他说这有什么了，现在的小孩啊。她们又一阵笑。我知道，这样的情势不是我妈可以控制的，我没去看她，她大概坐在某个角落。

吃晚饭时，我问我爸什么时候割稻。他说，不用割了，叫了外地人，都已经割好了，现在都快种好了。

我很高兴，问，不是不叫外地人的吗。

我爸说，叫就叫了，天太热了，你也考上大学了，田活少干点。

我妈说，要么哪天你帮你舅舅家割点稻吧，你舅舅越来越老了。

我爸说，今年他老得特别快，背驼得，下巴碰脚背。

我说，好，来叫我好了。

第二天，我去田里，田野上一片绿，基本上都插上了秧，还有几片黄的稻还没割，田里很多撅着屁股的人，我到自家田边，望去，撅着三四个屁股，种得很快，空的已经不多，看来今天可以种完。

下午，我就去舅舅家割稻了，我妈给我找来旧衣裤、草帽和镰刀，给我遥指了一个方向：那块田，二嫂嫂已经在割了。我知道那块田的大致位置，以前我去过，跟舅妈一块割，我割七株，她割九株，一刀两排一刀两排地割，我要很认真地割，才能跟得上。我希望二嫂嫂割得慢点，在我去前割得快点。

我换上衣裤，戴上草帽，没穿鞋，卷起裤脚拎着镰刀去了，踩在水泥地烫脚，阴凉的泥地脚凉凉的，有些小石子 脚，总的来说，赤脚走路很舒服。走在田埂上，有些路段踩得跟水泥地一样结实，有些路段，烂泥从趾缝里挤上来，路边的草尖撩着脚，但是太热了，我出来时快四点，田野上到处是人，草帽没什么用，还是热，在额头上扣出汗。

我用镰刀削路边的草，看被折断的草茎飞出去。二嫂已经在割了，就她一人，已经割倒一大片，这块田大概三到四分，她看到我很高兴，她说，来了啊。我说，。她说，要不你先田头坐下，我先再割多点。我说不用。她说，那好，我们今天能不能把它割完？我说，啊？她说，割不完？我说，差不多吧。她说，两个人割起来很快的，割得完。

我走到田的那头开始割，她从这边割过来了。她割得比我

快。她问我考试的情况，还不断地叫我去休息下吧。我说，哎，别说了，我就是来割稻的啊。她说，呵，好好。

割到天快黑时，我估计六点多了吧，全身都是汗，裤脚和衣摆上都是泥浆，我把草帽脱了，吹过来一点点风，觉得特别凉爽，快割完了，只剩最后一块。二嫂嫂说，智正是吧，我说割得完，割完了吧。

我笑了笑。有好几条水蛇从稻株间钻出来，钻到我们已经放倒的稻把下。我觉得恶心，捏得更高点，割得也更高点，不想碰到蛇。晚上回到家，洗完澡吃饭，我舅妈过来叫我吃饭去，我不想去，不想走路，吃完饭马上睡着了，没有失眠这么一说，第二天，手臂肩背有点酸，如果第二天第三天接着割或种，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幸运的是这个夏天我只要割这么一次。院子里晒着稻谷，我小奶奶家的，隔段时间她就过来翻场，穿着拖鞋走过去，脚下疼的话，就是脚板上粘着谷粒。

过了两天还是几天，我还在睡觉，九婶婶来叫我去接电话。电话是李建宏打来的，他责问我已经回到家了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我家没电话，他家是有的，我应该打个电话报平安。我说，，这是我做错了。我问他那天他在哪里等我，他说就在前面啊。我说，怎么我骑过去没看见你你也没看见我。他说，可能车太多错过了。我说，你到了绍兴去了哪里？他说，我就在咸丰酒店那里等你，等你等了你一下午。我说，我也去了，咸丰很好的一个酒店，你怎么在那里？他说，是很好，旁边还有一个咸丰，小店，我在那里喝老酒，要了 香豆，路上我们说过不是要去那里喝酒的吗，我以为你肯定来。我说，我来找过，绍兴大学你去了吗，我还在登记本上留言了。他说，绍兴大学，我没去，没说过要去啊。我说，秋 故居呢。他说，

没去。我说，呵呵，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第二天我就回去了，回我姐姐家，我中暑了。我说，我也是第二天回。他说，那好，大家都回来了。

我们挂了电话。我回到家，想威风、马力、赵俊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干什么呢在干什么，天这么热，干点什么呢。下午我去我爷爷家的八仙桌上睡午觉，吊扇在头顶缓缓刮着，醒来不能马上坐起，以免刮到头皮，我把头睡得昏沉沉的，但每次记得慢慢爬起，坐在桌边一会儿，把头低得比肩膀还低，等头稍微清醒点再下来，这样我干了好几天，有时一直睡到我爷爷从老年室回来我奶奶念好经准备做饭，最后一天我听到他们议论，我爷爷笑着说，这么会睡的说，睡一下午。我奶奶说，小孩嘛。我爷爷说，我睡一下午的话，起来头难受死。

他不知道我的头也难受死，嘴巴也难受死，舀一水竹棍水，先喝点漱口，剩下的倒在手上抹脸，这样难受的时间会短一点，十几分钟就差不多，从爷爷家走回我家，难受减少很多。晚上仍旧失眠，我在想到大学里去干什么，打篮球，踢足球，学电脑，英语，开车，股票，学生社团，打工，跑步，谈恋爱，写信，看电影，人际交往，听歌，汽车，画画，我要做的事情很多，不知道可以做掉哪些事情，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我很兴奋地失眠。

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支铅笔，一支 HB，一支 2B，一把铅笔刀，一块橡皮，去斜对面的市后街吃了碗炒年糕后，下午在书店二层看一本汽车修理书，花了大概两个小时，我记住了大部分汽车牌子的标志，我出来骑着车回家时，不断看街上的车屁股，丰田金杯桑塔纳特别多，满眼就是这两个标志，其他林肯凯迪拉克沃尔沃基本上算白记。骑到东桥上坡时，车没气

了，完全没气了，可能车胎扎坏了，我下来推车，随路看有没有地方打气。快到坡顶，我看到何方站在路边，我犹豫要不要找他，还没等我犹豫几秒钟，他也看见了我，很客气地笑了，跑过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回家，车没气了，有没有气枪。他说，有有。他跑进旁边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在坡地，三楼差不多刚好和坡平，和坡之间架着块预制板。他就是跑过这块预制板，跑进楼里，马上又跑出来，捏着把乌黑的气枪。我接过一边打气一边问，你家房子不是在那边吗？我指了指对面坡下一片房屋的远处。他说，是，那是新屋，这边是老屋。我说哦，你站在路边干什么啊？他说，呵，没什么。我把气枪还给他，谢谢。他说，不要客气。我就上车跟他说再见。他也说，再见。我骑到坡顶回头看，他正在气枪拿回屋。

回到家，我到房间里把铅笔橡皮都拿出来放在桌角，发现还该买个笔筒，我跑到楼上，找到一本没怎么用过的笔记本，回到楼下画画，我不知道画什么，本来想画窗，看到桌上有只碗，我就画这只碗，大概花了一个小时，高二时，我们上过几节美术课，一个脸色苍白看上去很艺术的青年给我们上课，我很激动，他说，如果谁对绘画有兴趣，课后可以找他报名，下课我马上去报，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他问我文化课成绩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他说能考上普通大学吗。我说，可以吧。他说，能考上普通大学最好就别来了，学绘画很花时间，主要是针对文化课比较差将来考大学有困难的同学。我说，

我就回来了。班主任安排艾东他们去上绘画课。他上了大概我们一个学期的课，到后来这节课变成了自习课。他姓庄。

画完这只碗，我记得庄老师说过可以用斜线涂阴影，我在碗边涂了一层，果然看上去立体了点。我看了会碗，把本子盖

上，眼睛有些疼，天有些黑，差不多该吃饭了，充实的一天，晚上我想去打球。但到了晚上，我在二楼和我妈看电视，一直看到我爸下班回来。

第二天我没再画碗，没再画别的，我记得画画这回事，但没再画。我妈告诉我这些天她又收到不少贺礼，我小姑二姨谁的，一百两百的，我妈收到好多。下午，我三姑夫来了，我觉得他是送贺礼来的，我在房间里，他进来说，在看书啊。我说，，呵呵。他把手摸进裤袋，说，你大学考上了，哪，贺礼。他递过来钱，我挡开说不要。他又递过来，我退让，他跟上，说，你就别推了，麻烦，咱们不是女人。我接下。他说，那你看书吧。他出去了。晚上我妈问，三姑夫送了你钱？我说，。她说，多少啊？我说，三百。她说，呵呵，那你可以花一阵子了。我说，什么时候你陪我买衣服去。她说，买什么衣服？我说，大学里穿的衣服啊。她说，现在的衣服我都不知道了啦，你找大姨帮你去买吧。我没说什么，我想也好。我妈说，贺礼收到不少，你的通知书怎么还没收到？我说，我哪知道。她说，到时收不到那难看死，贺礼还要给人家退回去。我说，怎么可能，电话不是已经查到考上了。我妈，电话管不管用？总要等收到通知书才算数吧。我说，那你等着吧，快9月1号了，总马上来了。

过了两天，我穿上我哥穿过的那件红色条纹的T恤，我不觉得这件T恤好看，但我没有T恤，只有衬衣和汗衫，路上我在想，以后大学读好后开个公司，很多钱，随便给亲戚钱，让我小叔叔到我公司上班，随便给他好多钱，现在什么公司他都干不长，干几个月就走人，天天在家搓麻将，他们说他的智商很高，我觉得他人挺好，所以我赞助他。我到大姨家时还想得

很兴奋，大姨和大姨夫在家，二姐姐在看店，他们开了家门市部，不断有人来打电话买棒冰买开水。

大姨和二姐姐问我考大学的情况，我说考上了。她们说，什么大学。我告诉了她们，还跟她们说，考中的专业就是大姨夫以前推荐的那个专业。大姨夫在旁边笑笑。她们也笑着说，这样啊。接着问我收到通知书了吗？我说没有，只是打电话查到了。大姨夫说，那你要留意下，看看别的同学有没有收到，有可能邮递员耽搁了。大姨说，是啊，你们村里谁在送信。我说，是产新。她说，这个老头很喜欢喝酒，别让他丢了，回家去问问看，都快开学了。我说好。二姐姐说，以后我们智正就要变大学生了。我说，呵呵。

过了会儿，我问大姨能不能陪我去买衣服。她说，衣服？你妈妈怎么不来。我说，我妈她说她不懂，让我来找你。她拉着我的衣袖有点歉意地说，我年纪大了，现在的衣服也不懂，还有店要看，你去找二姨，她现在暑假在家，让她陪你去。

我先坐了会，看着一个接一个上门买东西的顾客，看着二姐姐和大姨跟他们应对，二姐姐的腿不方便，她就坐在柜台后面收钱，东西要么顾客自己拿要么大姨拿。我等收好了汗，凉了点就去了二姨家。她们家好久没去了，离这里有半个城市这么远，大概骑了十几分钟，我到了她家。李晋不在，二姨，二姨夫，小姐姐都在。他们有点吃惊我一个人上门，已经不早了，看上去他们正准备做晚饭。我跟二姨说，我想买几件衣服，陪我一起去看看。二姨说，现在？我说，。她说，现在这么迟了，吃了晚饭去，是不是大学要穿的衣服。我说，是啊。她说，通知书收到了？我说，。她问了我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我一一回答。

小姐姐给我倒了碗水，我先上了个厕所，然后坐在桌边喝。二姨夫坐在对面藤椅上，一只脚吊着，一只脚踩在屁股下，一只手叼着根烟，另一只手托着腮，手肘顶在膝盖上，像只坐没坐相的老猴子。他说，你爹今天什么班。我说，不知道，可能是白班。他说，那晚上可以搓麻将了，最近风头怎么样。我说，不知道，不怎么样吧。他说，你爹的麻将搓得不怎么好，风头不好的话肯定输。二姨说，你怎么知道肯定会输？！二姨夫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一起搓过，知道得很！二姨说，你搓得就好了，你这样的臭麻将。二姨夫说，我臭麻将！？说出去都没人相信。我想说，我相信，我没说。小姐姐在旁边笑。

二姨夫说，你大姨也在家啊，你没叫她陪你去买衣服，她家离商场也近。

我说，我去了，她要看店。

他说，你二姐姐不是在家吗？

二姨说，二姐姐在家嘛更不能出来，你不晓得她要照顾她。

### 30. 《水 传》，

吃完饭，二姨问小姐姐去不去。小姐姐说去啊，回来还可以陪着你。二姨夫说，小姐姐当然要去，做小姐姐的嘛。她们笑了笑，没去理他。二姨说，把车停在她家这里就行了，买完衣服回来睡李晋的房间，他去朋友家了，明天再回去。我坚持说还是回去吧，没跟家里说过不回去。小姐姐笑着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

我推着车，三个人一直步行到北直街。我把自行车停在商场门口，锁好。二姨问我要买那些东西，我说，一件T恤，一条裤子，一双鞋，一只箱。她说，这么多东西，一晚上不一定

买得完。我说，可以的，看得好就买下。

街灯已经亮起来，街上人来人往，看上去很多人就是吃完饭洗了澡出来到街上吹风的。我们走进了第一家店，试了一件黄色的T恤，我自己挺喜欢。我二姨说，这件衣服是挺好看，但你现在不适合穿，你现在脸色差，读书辛苦，脸黄，穿这件衣服更黄，你要买颜色鲜艳点的或白颜色。我小姐姐点头同意。

大概到第四五家，我看到一件红白相间的T恤，版型宽大。我很喜欢，她们也觉得不错。不过要价很贵，80块一件。她们开始还价，店主是个中年女人，烫着卷发，喷着香水，眉毛也画过，她说，这件衣服是纯棉的，穿上很舒服，你像他现在身上这件，涤纶的，穿身上不舒服，粘，穿过这件你让他穿这件都不要穿，小伙子身体都很娇贵的，马上感觉得到。

二姨说，你这件衣服好我们知道的，就是贵，便宜点。

她们最终把价钱谈定在55块。我掏出钱给店主。她说，哎呀，怎么公子自己付钱啊。二姨了了下。小姐姐说，这是他自己打工得来的。二姨笑着说，是啊，他打工得来的，自己的衣服自己买。店主说，你真福气，生个孩子这么能干，这么小就会打工了。

买好衣服，二姨问我要买什么裤子。我说，那种瘦一点的裤子。她说，瘦一点的裤子？小姐姐说，是不是那种紧身直筒裤，穿上去很紧的那种。我说，是的。小姐姐说，对的，现在这种裤很流行。二姨说，那种很紧的裤子穿上去舒服吗？我说，舒服。小姐姐笑着说，舒不舒服先别讲，好看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二家店买到一条灰白的裤子，只要36块。出得店门，街上的人少了很多，街边椅子上坐的人多了，小姐姐看了下表，已经快八点了。二姨问我还买什么？我说还

有一个箱子和一双鞋。二姨说，这些到商场里买，别在小店买，衣服裤子这些小店买没关系，一年穿了不穿也不要紧，式样过时明年再买，箱子鞋子这种不太会过时，穿两三年都不会破，箱子用十年不穿都行，这些质量要好，到商场买。

我们往回走，小姐姐问我，你带了多少钱啊，还要买箱子鞋子，够吗。

我说，三百块钱。

她说，那已经用了，衣服 55，裤子 36，用了 81 块钱，还买箱子鞋子够吗？

我说，91 块。

她说，哦对 91 块，够吗？

我说，够吧，可以买得便宜点。

二姨说，先上去看啊，现在问够不够有什么用，都不晓得什么价钱，便宜点的应该差不多。

商场二楼摆着很多箱子，高高低低的，几千块钱一只的都有。我二姨摸着其中一只说，这样的箱子是真好，真皮，这皮摸上去多舒服。我也摸了摸，是挺舒服，但我没感慨。我们选中了一只绿色的箱子，才 50 多块，有密码锁，二姨让售货员演示了一下怎么设和开密码锁，她让我记住。她说大学住集体寝室，箱子一定要锁好。我点头说，是的。

跟着我们到三楼去买鞋，鞋分男鞋区女鞋区，两边都没多少人，就站着几个穿制服看上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售货员，小姐姐说，看来她们快下班了。我转了圈，男鞋的式样太少了，我看中了一双断码鞋，号码刚好对，但是有点小，我穿上有点脱不下来。售货员说，皮鞋就是要买小点，到时会慢慢撑大穿着特别舒服。我二姨说，这个倒是真的，她还跟我说，这个

鞋边上有一圈透气孔，夏天穿着应该很舒服，脚不臭。最后买下了这双，99块，还剩下五六十块钱。

小姐姐说，还剩下五六十块啊，还可以买件T恤。

我也这么想，我说，下次再买吧，今天太迟，都快关门了。

二姨说，，还是下次再买，白天来，好好看。

我把衣裤鞋子都装进箱里，把箱搭在后车架上。箱子摇摇晃晃的，太大了。二姨说，晚上别回去了，到我家，明天让你爹上班时带回去好了。我说，不要紧，我一手扶着就行了。二姨要拖住我，我还是要走，她说，那你一定要小心点，路上这么黑，叫你住你不住。

路上，箱子一直摇晃着，车骑得很慢，后来我把它拿下来，一只手拎着，这样骑得快多了，不过要小心脚踏不要磕到。我的手需要像翅膀一样张开一点，到家时，手臂酸得不行，家里没有人，爸妈可能睡觉了，也可能出去搓麻了，我把箱子拎到卧室里，我没有堂前问钥匙，自行车就停在走廊上，摸到卧室钥匙时，挺欣慰的一下，要不然我要上楼去叫门，或出去找爸妈哥哥要钥匙。

我把箱子搁在地上，绿绿的四方方的一只，挺好看，比起房间里其他东西，很新。我打开箱子，把鞋子，衣裤拿出来，衣裤放到床上，在床沿上坐下，脱鞋，穿上新鞋子，确实挤脚，搓脚后跟的皮，跟我以前买的那双鞋子差不多，我踩着这双鞋子出去，响，外面的月光很亮，我没有开灯，绕过自行车，在晾衣架上找到一个裤架，用指甲钳剪下两个竹夹，回到房间里关上门，看到钥匙就放在床头柜上，很庆幸刚才没有不小心带上门。

我脱下鞋子，把竹夹支在鞋后帮上，根据经验，这样支上

一夜，第二天再穿就不搓皮了。等我支好坐到床上，我看着箱子，又想像了一下大学的生活，在中间冷不丁想到，我没必要剪下竹夹，把整个裤架拿下来，用其中两个竹夹支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剪下两个，等于把一个裤架给毁了，我妈明天傍晚应该会发现，那时她洗好我们全家衣服。床头柜上摆着那本没有封面的《水浒传》，几十天前好像翻过它，以后一直没看，不知道谁把它放在这里，可能我爸在我的床上睡过午觉吧，我拿起来翻了翻，没什么好看的，我翻到了分封108将的那几页，有些外号挺有意思，但大部分像没有文化的农民取的，没一点讲法，没一点意思，我知道这帮人基本上没有善终的，死了也好，没几个英雄好汉，脑子里装着屎。很快，我困了，困时我常常感到很舒服，啊，又可以睡觉了。第二天起来，我跟我妈说，衣服已经买来了，还买了个箱子。我妈说，。停了一下她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可能来了，。我说，啊，在哪里。她从戒橱抽屉里拿出一封厚厚的信，上面贴着一张白纸条，印刷体写着，孙智正同学收，落款是杭州大学。

我说，你怎么不拆开？她说，你的信嘛等你拆。我说，啊，这有什么关系。我想不到她这么有规矩。

我捏住封口不太猛地撕开，小心不撕破信胆，里面夹着厚厚的一叠白纸，一张是录取通知书，一张是报到说明，上面写着报到日期，注意事项。

我说，是的，是通知书，什么时候来的？

她说，昨天你爸爸带回来的，刚刚产新送来，半路遇到了，你爸带过来。

我说，哦，上面写着9月8号报到，要带好东西。

我妈说，哦，那没几天了，你好好看看要带哪些东西。停

了下她说，你买的衣服呢？

我领着她到房间里看衣服和箱子，她说，这个箱子怎么绿颜色。我说，绿颜色好看啊。她说，绿颜色有什么好看。我说，那什么好看！？她不说。她说，这件T恤这么宽，穿上去肯定丁零当 。我说，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设计的。她说，这么宽，浪费布，又不好看啦。我说，你不知道的。她说，我是知道了，所以不陪你去，大姨陪你去的？我说，不是，她要看店，二姨和小姐姐陪我去买来的。

她出去了，我在房间里看报到说明，上面写着报到时要带录取通知书，4500块学费，还有团关系转出单。我不知道还有团关系转出单这么个东西。我到楼上去翻，二楼很热，太阳直接从天花板上晒下来，高中读过的课本装在蛇皮袋里，装了满满两袋，我倒出来找，很多试卷，有几张分数不错，我正面背面扫了几眼，看看以前的笔迹，厚一点的书里也翻了翻，看有没有夹着。

过了大概半小时，我受不了了，太热了，房间里有股古怪的气味，可能就是门一直关着的缘故。我下楼来，没有告诉我妈找不到团关系转出单这件事，我爸可能上班去了。

我洗了手和脸，去小店打电话，威风妈妈接的电话，她说威风在上厕所，让我等一下。我放下电饭，买了根棒冰吃。吃完棒冰，我又拨过去，这次接电话的是威风，他已经知道是我打过去，我问他通知书收到了吗？他说收到了，前天收到了，也正想给我打电话问问我的情况。我说，我也收到了。我问他有团关系转出单这么一张东西吗？他说有啊，当时不是发给我们了吗。我说，啊！？我怎么从来没注意到。他说，有的，就是快毕业那几天发的，怎么，你找不到了？我说， ，我看报

到说明上写着必须要有这张单子，我没有啊，完全不记得发过这张东西了。威风说，呵呵，你快去找找啊，有没有在书里夹着。我说，刚才去找了，没有，现在我要么只好去学校里了，问问能不能补张。威风说，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可以补给你的。我说，这个应该找邓永鸣吧。威风说，应该是他吧。我说，，那我下午就去找，不知道有没有在上班。威风说，你先去看看。他让我解决了这件事后去他家玩。

我给朱建宏也打了个电话，他说也有这张东西。他说，你这张东西怎么可以丢掉呢！？

下午睡过午觉，我去学校，带着我妈的那只手表。我知道，学校高中部前些天已经搬到新校区，名字变成 州市第二中学，马寅初级中学变成初中，我们是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我只知道新校区的大概位置，我从马寅初中门口经过，过中心花园，过小菜场和小商品市场，往西桥外走，快到西桥时，我看到王 丽和张永干手拉着手走在前面，我放慢车速，想了想，要当作没看见呢还是跟他们打声招呼。经过他们身边时，我停下车朝他们微笑。张永干高声说，啊智正啊，你去哪里？我说去学校。我告诉他们单子丢了的事情。张永干表示了关切，他很热心，王 丽说，啊，那你要快点到学校里去啊，问问卢老师看，看该怎么办。我问他们去哪里。他们也要到学校去，看看通知书有没有到，他们当时留的是学校的地址。我先去学校，让他们慢慢走。

### 31. 我答应了她，

我到了一个新村，在一排排新房子里骑过，我看到街尾有段围墙，骑到跟前一看，学校是在这里，很大一片，大概有马

寅初级中学两倍大，房子很新，没什么设计感，进门是一大片空地，水泥路，操场和篮球场，占了几乎一半面积，另一半是教学楼，教学楼后面几幢房子，看上去像学生宿舍。教学楼分成前后两，中间用两三条空中走廊连着，我跨上宽阔的台阶，看到指示牌写着团支处在二楼，我上到二楼，看到楼下天井做了小花园。我沿着走廊走了一段，看到了团支处的牌子，走过去一看，邓永鸣在，还有两个女同学在跟他说着什么。其中一个我认识，比我高一级，一次期末考试时坐在一张桌子聊过几句。她也认得我，问我考到哪里。我说，杭大。她说，啊，我也在杭大。我说，那你大二了？什么系？我计算机系，她扭捏地笑了下说，跟你一样，刚刚考上，我复习了一年，去年也考上了，重新考了一年。我说，，那说不定在学校里会碰到。她说，是啊是啊。她问我来领通知书吗？我说，不是，我已经拿到了，寄到家里，我找邓老师，有点事情要麻烦他。邓永鸣看了我一眼。

她说，。她没问我什么事情。另外一个女同学好像是邓永鸣的亲戚，在说晚上吃饭的事情。过了会儿，她们告辞了，邓永鸣把她们送到门口，她回头像我挥了挥手说再见。我站在办公室里等邓永鸣回来。他回来时看了我一眼，绕过我，在椅子上坐下来。我走近他告诉他丢单子的事情。

他说，，孙智正是吧，我还记得你，高二那次早操不好做，我让你们全班重做，你带头逃跑，还有王威风，两个人作为班干部，带头逃跑，这么不给我面子，检讨书还在我这里，现在有事又找我了！？

我了下说，这件事情真是对不起，当时不懂，反正检讨书也写了，邓老师你就原谅原谅吧。

他说，原谅原谅，这么简单，我当时就在等，你们别落在我手里，这么不给我面子。

我没有说什么。他接着说，给你们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会丢，觉得团不重要是吧，看不起我这个团支书是吧。

我说，没有，肯定没有，邓老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邓老师邓老师，现在你不用叫我邓老师，你也毕业了，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会丢，三年书算是白读了，你的脑袋这么没丢了啊，肩膀上端着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说什么。他接着骂我，过了会儿说，你回去吧，不用站在这里，我不会给你补的！我站了会儿出来了，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找卢老师。终于在三楼找到了，我一进去，有个高一教过政治的女老师还记得我，笑嘻嘻地问我考到哪里了。我告诉了她，她说，呵不错嘛，以前只知道看看武侠小说……我没心情跟她聊天，很不好意思地打断她，把卢老师叫到走廊上，告诉她这件事。她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过去这么长时间的事多还记得，检讨书都写给他了啊。接着她又说，你怎么会把这个单子丢了啊！？她没说别的，陪我到二楼，快走到邓永鸣办公室门口时，她停下把我拉到一边说，我进去说可能也没用，反倒更加不会跟你补，你不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们一直有意见。我说，啊！

这时，高一班主任曹老师从走廊不远处走过来，卢老师说，你赶紧和曹老师说，他去说管用的，他们关系很好。我连忙迎上去，跟曹老师说了事情。曹老师说，你怎么会，这个丢了呢，来，我给你去说说。我跟着曹老师去，回过来跟卢老师说，我去了。卢老师说，去吧去吧，好好说。

邓永鸣还坐在桌子后面。曹老师笑着说，永鸣，怎么回事？

邓永鸣把我高二怎么不给他面子的事情说了一遍。曹老师说，这么回事，孙智正那你是不对，给邓老师道个歉。

我说，对不起邓老师。邓永鸣说，这个没用，你把曹老师带来也没用，现在你对不起说说多轻松，当时在这么多同学面前不给我面子，我给曹老师面子，不会给你面子。我很沮丧。曹老师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怪我嘴这么笨。他说，呵呵，邓老师讲的有道理，学生嘛就要尊敬老师，这是应该的，就算是学生对学生，老师对老师，也要互相尊重，要不这样，永鸣你看这样，让他这么站着你看着也心烦，你说个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过去了。曹老师说完走了。

我站着，过了会儿，邓永鸣说，我这里没有单子再给你补了，去初中拿当时的人团申请书来。

我说，人团申请书拿来就能办吗？

邓永鸣不说话，我说，谢谢邓老师，我马上去拿来。

我下楼来跳上车，骑得比平时快多了，再出校门时想，不知道王丽和张永干的通知书拿到了没，十几分钟后，我先到二姨家，二姨没在家，二姨夫在家抽烟，他告诉我二姨在学校上课了，暑假的英语培训班。我想这太好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冲进了初中操场，以前那个池塘缩小了很多，操场变得平整，我把车停在教学楼前，直接到三楼办公室，没在，有个老师告诉我，二姨在二楼办公室，我往二楼办公室走时看见二姨在一个教室上课，我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下，她看见我了，继续讲了一会儿，然后让学生自己背单词，带着一脸疑问的神情走出来。昨天，她还在帮我买衣服。

我把事情讲了一遍。她说，是不是！？你老得罪人，对人态度要好点，现在是不是！？做人很难做。

她看了一下手表，让我到办公室等下，马上就下课了。我没去办公室，就站在走廊上，池塘周围砌了一圈瓷砖，以前是一圈青草，那两棵柳树没有了，换成了七八棵杉树，远远地种在池塘前面的教室后面，我听到二姨的声音，她在讲 there be 和 have 的区别，以前她也代过我们班几节课。过了大概十几分钟，铃响了，她带我到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两三个老师，我在一张空桌前坐下，二姨给沈老师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二姨让我下楼去沈老师的办公室看一下。我在走过走廊的时候，看到姚老师在一间教室里转悠，好像正在测试，这班学生没有下课，她也看见了我，朝门口走来。我只好站在教室门口等她。她是我以前的语文老师，热情地问我不是考大学了，她听我二姨讲起过。我只好和她聊天，说实话我很想跟她聊会儿，初中毕业后就没有遇到她，大概过了两三分钟，她还在和我聊，我只好说我要去找沈老师了，找他有事。姚老师说，好，那你去，好好读书。

我走到走廊尽头转下楼梯的时候，觉得姚老师可能还站在教室门口，但我没有回头看，很快跑下楼，沈老师的办公室由楼梯间改造成，一人单独一间，门关着，我敲门，没人应。二姨说他今天在学校，不会这么倒霉回家了吧，我在门口等了他一会儿，又跑到男厕看了一眼，没见着他，我只好回二姨办公室。

一进门就看见沈老师坐在门口的桌子上在低头写着什么，看见我进去就说来来，把申请书写好，我审批意见都给你写好，你写好我给你敲印章。

二姨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我从沈老师手里接过纸和笔，说，谢谢沈老师。沈老师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很简单的，

就敲个印章，你那个老师怎么会没有呢，他这是故意难为你。

我在一张空桌上坐下来写，这是张入团申请表，纸张质量很好，那个空间我大概需要写个三四百字，我尽量把字写大点，笔是一只美工笔，写起来撇是撇，是，笔锋全出来了，写得很舒服。铃响了，我二姨又去上课了，沈老师说，你在这里写，我去把印章拿来先给你敲好，等下我还要去上课。我说，那我跟你去拿好了。沈老师说，你坐着你坐着，这个东西能给你拿吗？我自己拿来。他去了。

有个女老师不断和我讲话，她大概二十五六岁，问我考到什么学校，在马寅初级中学读书苦不苦这样的问题，我记得她，初二还是初三有一次做操，她站在竹席台上，穿着一件很透的衬衣，我看见她的胸罩在前面搭扣，现在她胖了好多，可能生孩子了，但还很年轻。沈老师回来时，我只写了百来个字，他在表末戳了个红印，说，行了，你把申请书写好，还有什么问题，你让你那个老师直接来找我。我说，好好，谢谢沈老师。他说，我上课去了。他走了。办公室里只留下那个女老师，我大概又写了一百个字，不想写了。我把笔给女老师，请她还给沈老师，她微笑着说，这次你别再丢了啊。她接笔的手有点白。我不好意思地笑道，不会不会。我跟她挥手告别，她的微笑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没有去和二姨、姚老师道别，直接骑上车回到二中，前后大概只花了一个半小时。邓永鸣还坐在办公室里，我把入团申请表递给他，说，邓老师，你看这个行不行。他微笑着接过去扫了眼说，没问题，他把表收进抽屉里说，孙智正，你也别怪我，做人就是这样，恶来恶报，善来善报，刚才我看了下，你考的是杭州大学，学校不错，教育管理专业，同一个系统，

以后出来说不定是同事啦。我说，呵呵。他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一张表给我说，你拿着这张表去报到就可以了，你的团关系就算转到大学了。我接过表说，好好。他说，这次你别再掉了，再掉了你把校长请来也没用，，那祝你大学顺利。我说，谢谢。他说的别再掉了这句话让我想起刚刚作别的女老师。

我骑出学校，天空上没有云，显得很大，但看上去时间不早了，我一摸口袋，手表不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我记得在回来路上还看了一下时间，在等二姨下课时也看过时间，我往回骑，骑得很慢，一边骑一边看地上，一直骑到学校门口，看见王 丽和张永干拉着手，从另外一条路上也往校门走过来。他们看见我了在朝我笑。我也笑着等着他们走过来。我问他们，怎么这么迟才过来啊，刚才你们不是就到学校来的吗？张永干想回答，王 丽先说道，我们先去我舅舅家了。我说，。她问我，你怎么又回学校了啊，事情办完了吗？我说，搞定了，我手表丢了，回来找。他俩笑起来，手表又丢了？我说，刚刚还在的，一出校门手表掉了。

他们陪我找了一段，从校门口一直找到教学楼门口，我告诉他们卢老师在哪个办公室，自己一直找到二楼，离邓永鸣办公室门口还有一段路就不走过去了。我到四楼，看着卢老师办公室门口，过了会儿，王 丽和张永干出来了，手里各拿着一个信封，在下楼梯时，王 丽把两个信封都放进她拎的包里，我顺着走廊绕到另一边，一直看着他们俩走出校门被围墙挡住，他们又去舅舅家吗？楼下天井里种着一些箭竹，还有石头椅子，一个小凉亭，还有一道尽量多扭几个弯的小石径，我看了会儿，下楼到卢老师办公室，我告诉她事情解决了，我没告诉她回到初中补办的事情，也没告诉她丢了手表的事。她告诉

我到大学就解脱了，没有像大学苦，不过也要好好读书。我答应了她，说好。

### 32. 妇女在门口拉客。

我再一次骑出学校，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给威风，他说，好了啊，那你过来吧。我没有跟他讲搞定这件事的过程。我说，明天过来，今天太晚了，过来都夜里了。他说，那有什么关系，晚上睡我家聊聊天。我说，，明天过来也可以睡你家的嘛聊聊天。他说，呵呵，那你明天过来，我在家。

我给李建宏也打了个电话，他说，，弄好了就好。我说，我明天过来。他说，，明天你早点过来，我家吃中饭。我说，，你叫好威风，跟他说一声。他说，。

我过南桥这里过去，想起朱 就住在附近，在桥下斜坡那里，我碰到一个同一届的女同学，她跟一个中年妇女慢慢地走过来，我猜她应该也觉得我面熟，我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晚上回家吃什么饭，她会和妈妈以什么样的语气交谈。斜坡两边的房子拆得差不多了，不知道这里要新建什么。我回到家，吃饭的时候，没有和我爸我妈讲起今天的遭遇。

第二天，我骑车到捣白 ，那个广场上停着很多车，许多腰间别着黑色小包的妇女在门口拉客，我把车停在旁边的人行道上，有个老头收了我五毛钱，我不知道别的老头是不是也可以站到这里收钱。大概离广场还有二十米，有个妇女赶到我面前问我哪里去。我说，长乐。她说，长乐！去去，坐我家车。我说，什么时候开？她说，快开了快开了，再等两三个人就开。我们一边说一边朝一辆车走去，她走得很快，敏捷地闪过迎面和斜刺里走过来的人，我跟在后面。她把我带到一辆挡风玻璃

上贴着 州——长乐的车前说，赶紧坐上去还有两三个位子。说完她就走了。

我正在上车，不知道为什么往旁边一看，看到有个人在看着我，这个人李建宏的朋友，他家就在李建宏家旁边。他笑起来，走到面前说，哪里去？我说，李建宏家，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在这里卖票，帮帮忙。他平头，脸晒得很黑，穿着一件黑色的无袖紧身T恤，肚子前面一只黑色的腰包，我说，，还好吧。他说，混，混些日子再看。我说，你在这里多长时间了？他说，有些天。他停了下说，你坐哪辆车？我指了指。他说，那你赶紧上车吧。我说，好。我说，那再见。他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车里前面的座位都坐满了，过道和前面的铁板上放着蛇皮袋、尼龙袋，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袋。我在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坐下，把玻璃推到最大位置，一股黄土的热气冲着鼻子来，但比车里的快要蒸熟的人肉味好闻。我喘了几口气，汗被逼出来了，前面有人在问司机什么时候开，热死了。司机说，马上开了，开起来就舒服了。确实人在不断上来，我边上来了一个拿着一根扁担和一只蛇皮袋的中年男人，他穿着蓝色的背心，披着一件白色的短袖。我没有闻到他的气味，他拿起衣角擦了擦汗，前面有个手臂胖乎乎的姑娘，在用餐巾纸擦汗，有个小孩在哭，我猜那张餐巾纸是加了香精的那种。

汽车开起来时，过道上也坐了人，坐在小板凳上，风从外面进来，也热，但不闷了。车厢里有两个人在聊天，两个女人，她们对今天在国商大厦遇到的营业员有意见。车经常在路边停下，不断有上车的人，但没人下车，到后来过道和前面的空隙上站满了，那个领我过来的妇女靠在车门上收钱。等差不多过

了一半的路，开始有人下车，但马上被接着上车的人补满，后来我很幸运地睡着了。

是边上那个中年男人捅醒了我，车已经停在卢坊路口，那个妇女在叫：快下车快下车。我挤下车，我的脚刚一落地，车门蓬关上了，汽车很快地开走了。我穿过马路，还是那条笔直的土路一直往前，两边长着杉树。我大概需要走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我返回来在路口叫了辆三轮车。他问我要三块钱，我同意。我坐上他的车，车座罩着紫红色的罩子，我坐上后，他拉下一块布，整个车座都罩起来，我看不见他的背，看见一块不断颤抖着的紫红色绒布，整辆车颠得厉害，装在座位下的发动机好像马背一样耸动，发出巨大的声音，我想这声音应该在不断地往后飘去，但仍旧震得耳朵疼。

大概只花了五六分钟时间，车一个急停，我撩开绒布，已经在李建宏家门口。我给司机三颗硬币，那司机说，你到华巨家啊，你早说嘛，不要钱我给你白送。我说，呵呵，你拿着吧。他说，那两块钱。他伸出手，我把硬币都倒在他手上。

威风已经来了，和李建宏坐在李建宏爸妈房间里看电视。楼下织布机的声音很响，关上门窗，打开空调，把电视的声音调得大，这样看起来电视仍旧比较舒服。我跟李建宏说，你爸在村里当什么干部吗？李建宏说，当了个治保主任，怎么？我说，呵呵，刚才我坐三轮车过来，那个司机知道到你家说不要钱。威风说，，当干部是好啊。李建宏说，呵呵，可能是我爸的朋友，看交情的分上，他收了你多少钱？我说，三块。他说，还比较正常，他也没贵你。

李建宏妈妈拿了杯茶过来，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看见我上来的，至少我上来时没看到她。我们看电视，互相问去大学报

到的时间，威风和李建宏的爸爸都陪他们一起去。我说，我不要我爸陪去，一个人去有意思啊。威风说，爸爸刚好可以陪你看看学校嘛，这样不是也挺好。我说，也是。过了会，李建宏妈妈就叫我们吃饭了。李建宏爸爸问我和威风都考到哪里。威风告诉他去成都。我告诉他去杭州。他说，很好啊，你们考的地方都很好，不知道咱建宏去北京好不好。威风说，呵呵，当然好，北京嘛，首都。李建宏爸爸说，歌里是在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什么的，课本上也有，从小读，天安门长城毛主席，都在北京啊，不知道实际上北京好不好，我也没去过。李建宏说，地方好有什么用，主要看学校专业怎么样。李建宏爸爸说，学校专业也要好，地方也要好啊，我不懂学校专业这些东西，地方首先要好。

吃完饭，我们仍旧回到李建宏爸妈的房间看电视，喝茶喝得肚子胀，就到李建宏家的皮桶小便，我绝不会在皮桶上大便。看了一到两个小时后，我说，真厌倦，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李建宏说，你要做什么事情，看电视啊。我说，一直看电视啊。李建宏说，那你说呢？我说，你在家天天看电视啊？李建宏说，那还有什么事情？天天捏着遥控器转频道，转得眼睛都花了。我问威风，你呢？威风说，我，我看电视少，有时去亲戚家，跟小孩子看录像，周星驰的芝麻官，很搞笑。李建宏说，你在家做什么，难道天天有麻将搓。我说，没有，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电视在放一部连续剧，李建宏说，我们三个人来猜剧情。威风说，那换部电视剧，这部太简单了。李建宏说，，你猜不猜得到啊？他转了一圈，总共三十多个台，最后还是停在这个台上，前面讲到两个朋友很要好，一个出身黑社会，一个出

身平民，都一身正义，去报考警察，结果出身黑社会这个落榜了，出身平民这个考上了，黑社会很沮丧，平民在鼓励他。李建宏说，接下来肯定是黑社会继续当黑社会，混得很好，然后拉这个平民也去当黑社会。我说，不会这样的，黑社会混得很好，平民也会混得很好，当上警长什么的，然后这两个人斗，兄弟反目，最好再弄个女人进来，事情就更复杂了。我们这样说的时侯，黑社会真要露出变坏的苗头，跟起先他不愿认的爸爸慢慢开始接触，在一次宴会上，他爸爸和另一个黑帮老大反目，他摔碎一个花盆，用瓷片抵着老大的咽喉救下了爸爸，看上去即将受到老爸的赏识，在手下和对手那里竖立起威信。威风说，不会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黑社会会混好，警察也会混好，但黑社会会陷害警察，警察被迫去做黑社会，黑社会通过他跟警方作对，生意蒸蒸日上，但不幸的是，最后发现警察其实是卧底，警察的那把枪最终会抵到他的额头上，至于那个女人，她会先怀上黑社会的，接着嫁给警察，这个长大后了解了真相，事情就复杂了，可以一集接一集的拍下去。我说，你说的这个够复杂，可以拍续集。

等这一集结束，我们都没法证明是谁对，广告放了很长时间，第二集还没来，我们一直等着，等来的却是新闻，一个端庄的中年女人。李建宏说，我们出去逛逛吧。现在大概三点多，天不是特别热，我们下楼来往东走，太阳照在肩背上，热烘烘的特别明显。往东走了一段，路微微往上升了点，底下有条河穿过，这条河很宽，基本上已经干枯了，还有几汪水长着水藻，河边倒着好多垃圾，几棵树看上去至少长了五十年，树干干裂树枝扭曲，树叶很少这一蓬那一蓬特别青翠。

过了河，路又降下一点，前面是一片平原，我很希望它是

一片无尽的平原，但不远处就有村庄和丘陵。李建宏指着远处的一片房子说，那里有个酒厂，我以前有个初中女同学是酒厂厂长的，初中毕业后跟一帮同学经常到她家玩，她跟一个胖子玩得特别好，那时小，觉得那胖子好高大，可能其实就是发育得早，我们那时好多认还没发育，那女的也发育了，跟胖子搞在一起把门关起来。

我说，她爸爸妈妈知道吗？

李建宏说，谁知道，可能不知道，不让他们知道，那时小孩瞎玩，深更半夜到江边去放火，学狼叫，那女的也来，被胖子在草丛里大家全上去摸。

我说，胖子这么大方？李建宏说，呵呵，后来就不让摸了。威风说，呵呵。

李建宏说，现在这帮人也不知道干吗去了。

我们已经在田野里走了一段路了，李建宏说，回去吧，再走下去酒厂快走到了。我有点好奇酒厂什么样，不过一起回来了，我们在李建宏家平台上站了会儿，平台角落有架葡萄，叶子很绿，一颗葡萄也没有。威风说，去我家吧，差不多了。李建宏说，我不去了，反正没什么事情。威风说，去啊你为什么不去。李建宏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电视。威风说，去，一起吃饭，没什么事你吃完饭再上来好了，你要把我们先带上去。

李建宏骑着他爸的摩托车，威风早上是走来的，现在他坐中间，我坐后面，像人肉三明治。在路上李建宏说，我们结拜的话，我应该是老大，不过虽然我们没结拜，事实上我就是老大。我说，你不可能，你不像，我做老三好了，但老大肯定得威风当。威风说，呵呵。李建宏说，为什么是威风，我不行

吗？我说，你没有老大的大气。李建宏说，呵呵，威风人是好的，但他不会打架啊。我说，老大不一定要打架，你去打嘛。威风说，呵呵，都不要打都不要打。

吃过饭后，看了会电视，李建宏回去了，我住在威风家，睡在他卧室的那张木床上，第二天下午，我回到家。

2



### 1. 怎么叠好一件衬衣？

我妈和我一块整理行李，她把衣服和裤子一样样叠好放进箱子。我向她请教了衬衣的叠法和衬衣领子的洗法。她演示了一遍叠法，问我记住了吗？我照样演示了一遍，这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想告诉她，记政治历史比记这个难多了。她说，衬衣领子很简单，放点洗衣粉多搓搓就可以了，袖口腋下也要这么洗，其他地方不用特别搓，揉揉就可以了。我说，这不对，领子搓的话它就 了，要用板刷刷。我把衬衣领子摊开放在左手手掌上，另一只手做出握着一只板刷来回刷的样子。我妈笑着说，板刷刷跟手搓有什么区别，手搓会 掉，板刷刷领子很快就破了。我说，那宁可破也不让 。她说，行，你这么懂，还问我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记得好像哥哥说过，他读书时看见别用板刷刷，他试了一下对领子是有好处。我妈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怕，领子破了就破了，反正还可以再买一件。

我没有说话，箱子里有一只袋子，装在箱盖上，我把那封杭州大学寄来的信装在袋里，拉上拉链，去绍兴时用的那只牛

仔包里有包湿纸巾，李立送我的，一直没用，现在我也放在这个袋里，这包纸巾摸上去还湿 的，带点香味。我在衣服底下塞了根手腕粗的棍子，长度刚好可以放下。我妈问我，带这个棍子干吗？我说，不干吗，挺喜欢这根棍子，带着玩。她说，打架别去打，现在外面乱得很，外面的人很凶。我说，知道，不会去打的。我可以等她走了之后再往箱子里塞这根棍子，就不用跟她解释了。我还放了盒象棋进去。

她看着锁上箱子，问，密码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她说，你试试看现在，别到了学校打不开。我说，试什么，不会的，我记住了，不会打不开。她说，你试试看，试试看又有什么关系。我看了她一眼，试了一次，打开了，我关上箱子，她说，到时别忘了。我没有说话。

第二天，我爸骑车把我带到客运中心，他拿着我的箱子和包，我去买票，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坐在候车厅，他问我要不要带点东西路上吃吃。我说，不需要，带着麻烦。他没说什么，拿出一根烟，他看了看周围说，看来这里不能抽烟。他用左手的食指中指拇指和右手的食指中指拇指，把烟来回倒了倒，夹到耳朵上。我们坐着没有说话，他看了看表说，还有四十多分钟，要么我去买张票，跟你一起去好了，反正我也请假了。我说，不用，杭州这么近，你放心吧。他笑道，放心，怎么会放得下心。

窗口开始检票，他拿着我的包，我拖着箱子，检票口的人不让他进，他告诉她放下东西马上就回来。她放行了。我把箱子放在车腹的行李仓里，包自己拿着上车里，他站在车外看有没有人把行李压到箱子上。车开动了，开始开得挺慢，他跟在后面走，出了出站口后，车快起来，他跑了几步，我挥了挥手

说回去吧，说完后想到隔着玻璃他完全听不见，不过他看见了，停下也朝我挥了挥手。

汽车上了马路，开得很快，冲出艇湖山那个隘口后，开得更快了，难道我会看到艇湖吗？我不知道艇湖在哪里，它应该在艇湖山脚下，现在我只看到艇湖山上的艇湖塔。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方向的马路上坐过车，路边只有房子，民房和厂房，没有湖，再过了一段，两边的山绿起来，经过何宁和刘英才那个村时，我才想起，我在这条马路上坐过车，还坐得挺远的，都到过鸣春艾东他们那里。车里只坐着五六个人，他们看上去好像都相互认识，放着很多蛇皮袋在过道里，我坐在最后一排，脱了鞋，包放在旁边座位上，看外面的风景，听他们聊天，我发现这帮人的州话说得比我好多了，好多词语我都知道，但不会像他们用得这么自在随意准确简单。他们看上去都三十多了。

车经过到鸣春家的那座桥，不知道鸣春现在在干什么，如果我要求在这里下车突然到他家不知道会怎么样。前面几个人好像在聊他们在杭州找小姐的事还有一次打架的事，他们在说的时候，有个人回过头来看过我几眼。我兜里有六千多块钱，我有点不安。汽车开上了高速公路，经过了上虞绍兴，我才知道，原来浙江的山果然这么多，课外读物《浙江地理》上说，我省是七山二水一田。果然是啊。

车开到跟另一条高速路交叉的地方，没看到路牌，感觉离家已经足够远了，那条从底下穿过去的高速公路一直往东去，应该是东，现在有太阳，但我懒得排方向，这时路拐了个弯后，一直往西去，本来是朝北的，还变高变平变干净了，画着好多箭头，一个接一个的，路中央有个隔离带，种着绿色松柏样的

东西，路边有条灰色的水很浅的河，河边的植物也是灰色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枝条很细。那几个人不再怎么说话，看上去基本上都睡着了，只有司机和我醒着，在车厢后视镜里，我只能看见司机两只专注的眼镜，盯得久了这两只镜里的眼睛一横，和我对上一眼马上又转开了，第二次我转得比他更快。

现在路很直，尽头处很远，一座很大的山，我知道这条路肯定绕着山脚过去，不会撞上去，刚才经过了一座示范村，里面的房子都是别墅一幢一幢，看上去形状一模一样，外来人估计很容易迷路，我记了一下这个村的名字，叫国庆村，不叫吴头村，村名很大的写在好几幢房子的房顶。汽车开得更快了，因为它可以直冲，它一直冲进山里啦，原来是条隧道，看不到另外一个口的亮光，拱壁上亮着灯，路脚也有灯，汽车开动的声音特别响，。等冲出那个隧道，豁然开朗的一下，其实两边还是山，山上蒙着青纱帐，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干吗，山不冷，也不需要这么美化它们，披起来也麻烦，接着想明白了，这是不让石子从山上滚下来。

两边房子的造型变了，现在这些房子基本都四五层高，外墙贴橙色的瓷砖，天台上孤零零立着个小房间，房顶上立着小铁塔或者小铁锅。看上去这些房子比 州的要好那么一点点，我一直注意看路边的店名和广告牌，看来已经到了萧山。刚才经过了一个收费站，现在来到了第二个收费站，这个收费站前马路弯成了好几个弯，汽车跟着它转了个弯，来到收费站前交钱，我还是没看清交了多少钱。

过了收费站是一个上坡，两边的房子又破又烂，收费站口似乎有块牌子，写着欢迎你来到人间天堂，杭州。这可能是我的幻觉，但我看周围店铺的招牌，我确实来到了杭州，这我没

有想到，我坐车的时间还不长，路边的房子这么破，可能是在郊区吧，车又走了五六分钟，我感到它要进车站了，果然，我看到了一座矮矮平平的房子，顶上几个字：杭州汽车东站。

确实到了。

我爸没来过杭州，到杭州确实这么近。

我下车，从行李仓里拿出箱子，这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上停着好多车，很多人朝一个出口走去，我跟着他们走，看到边上有座房子，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安全，舒适，快捷，温。我琢磨了这四个词的顺序，的确，安全应该写在第一个，虽然我第一感觉可能快是最重要的，舒适也是需要的，至于温，这个温 两个字，也挺好的吧。出口塞满了人，有几个中年妇女手里举着塑封的照片，我经过时她们问，住旅馆吗住旅馆吗？还有个人在卖地图，我很想过去买一张，但人太多了，停不下脚。

出口通道挺短，外面就是马路，挺亮，有几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举着牌子：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杭州商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没有杭州大学，没有浙江大学。录取需知上说，会有人在今明天接站，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过师兄师姐们帮小弟们拿行李的情景。等我出了通道一转，看见右边摆了张桌子，围了块空地，上面写着，杭州大学接站处。有两个人坐在后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多看了那个女的几眼，问那个男的：是杭州大学接站处吗？他点点头说，是是，你是新生吧，在这里等，等下会有校车来接。

我挺高兴，放下箱子，把包放在箱子上，看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实在太多了，就在我前面有个人坐在箱子上，看上去像新生。他也看见了我，看了我几眼后，用普通话问我，你是哪

里的？我想了想说，说了你可能也不知道？他说，哪里？我说，州。他了下，突然用方言说，也县郎。我了下，也用方言说，是啊是啊。我想避开这个人，但接着我们聊了起来，他州一中毕业，读城规系。我说，我马寅初毕业的，现在马寅初没了，变成了二中。他点头表示听说过。他问我什么专业。我说，教育管理。他说，教育管理，干什么的？我说，不知道，被调剂过去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的专业干吗的。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了，也问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了我，三个字，当时记住了一下，但马上忘记了。接下来我们没话说，眼前人来人往的，过了会儿，一辆车身上拉着红幅的车过来了，上面写着杭大校车欢迎新生。这真是写得简明扼要啊。桌子后面的那个男的站了起来，示意我们排队上车，刚才我没有留意，现在我才注意到原来有这么多人等在等这辆车，等我拿起箱子赶出去时，前面有一窝人在跟着车门小跑了，等车子停下来，我赶到了，前面排着七八个人拎着包箱子什么的，跟有二三十个人差不多，我那老乡也挤在前面。这时斜刺里有个中老年人冲了过来，两手都拿着行李，挤到车门口，后面跟着一个女生，脸通红，流着汗。她在他身后无奈地说，爸，不要挤了，大家都在排队。他好像没有听见。她又重复了一遍，拉了拉他肘部的衣服。他转了转头说，人很多啊，这么一部车就这么几个座位，迟些上去就没了的啊。她说，大家都在排队啊。他说，我们要早一点上去，小孩别这么傻。

他们说话的腔调跟我们不一样，但我完全听得懂。车门开了，他们父女俩以前三名的成绩挤上了车，有个人在车里叫，别挤别挤。等我上车的时候，有个汗流满面的家伙接过了我的箱子和包放在一边，位子全坐满了，过道上也站着人，我也站着。

那个老乡在叫我，叫我过去跟他挤一个座位，我说，不要紧，太挤了。他拍拍膝盖，示意我可以坐他腿上。我觉得这个建议太荒谬了，笑着摇了摇头。后面还不断有人上车，等把车塞得非常实，我几乎热晕过去时，那个替我们放箱子的人叫，满了满了等下一辆，很快的，很快，半小时一趟。

我想，不会吧，半小时一趟，学校离这里这么近吗？接着又想，可能学校发了好几趟车。车慢慢开动了，风从车窗外进来一点点，但我觉得好凉啊，后来车越开越快，我低下头看外面的房子，确实，这时的房子比收费站那儿的房子好多了，但好不到哪里去，车开过一条两边都是梧桐树的街时，我使劲想记住两边的景物，等以后再走到这条街时，感觉会很好吧。

车似乎一直在往西行，只在红绿灯的地方停下来，红绿灯简直太多了，有一段路有点平缓的起伏，车子不断地缓缓地地震颤一下，还经过了一座桥，不过这座桥与路齐平，桥下的河像阴沟一样流出来，水清且浅，很宽很平，再过一段路，大概开了半个小时，到点了，车停下来，我们下车，那个替我们放行李的人把行李一件件搬过来还给我们，我拿着箱子和包站在水泥地上，看见了校门，中间一块矮矮的水泥台子，上面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杭州大学，总是金光闪闪的，两边是两道自动闸门，现在大部分缩在水泥台里，只露出短短一截。

那老乡也下车了，我们又遇上了，好像我站在那里等他似的，我们相互微笑着一起走进校门，校门口两边的梧桐树下放着很多桌子，放着很多广告牌，其中一块写着：特大新闻，新闻系在此报到。果然新闻系啊。人很多，围在这些桌子前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乡不见了，我找到了教育系报到的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三四个人，有一个是女的。我问他们这里

是教育系报到的地方吗。那女的说，是啊是啊，你叫什么名字。她在摊在桌子上的名册上找，找到了高兴地叫了声： ，在这里。她把名册转给我，给了我支笔，让我签名。

我签名的时候，有个男的问我是哪里人。我说， 州。他说， 州？在哪里？我说，绍兴，就在绍兴。他说，绍兴， ，那卫亮送你去寝室，你们是老乡，他也是绍兴的。有个个子矮矮的人从桌子后转过来，告诉我跟着他走。他一定要拖着我的箱子，这样我就只背着一个包。正对着校门口是一个小花园，我们沿着左边的水泥大道往前走，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接着问我打篮球吗？我说，打。他说，好啊，现在我们系队缺人，到时你到系队来吧，看你的身材打篮球应该不错的？我说，呵呵，我刚开始学。他一路指着边上的建筑，告诉我这个是英语系系楼，这个是心理系系楼，这个是图书馆，这个是化学楼。我说，

。我问他寝室怎么还没到。他说，快了。

等转过一幢楼，他指了指跟前面这幢一模一样的楼说，到了。这幢楼有五层高，开着很多窗口，楼门口挤满了人，楼前的自行车棚里摆着一溜桌子，很多人挤在桌子前面。自行车棚和楼之间是一条水泥路和花坛。他让我在边上站定，去楼前的自行车棚里挤了一会儿回来，给了我一个信封，说里面是寝室号、床号和寝室钥匙。我拆开一看，写着：10 — 126，和一把锡钥匙。他领着我找到了寝室，寝室里已经有人了，我找到了床号，他把我的箱子往床上一放，就告辞了，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

## 2. 你没坐过的士吗？

寝室里八张床，中间两张桌子，分成八个抽屉，那个先来

的人趴在窗口右边的上铺，撅着一个屁股，我在门口右边的下铺，床上什么都没有，就一块脏 的床板，四五条木板拼成，我用手擦了擦在床沿坐下，喘气。我把包放在桌子上，想到哪里去领席子呢？我先出门找厕所，往右一转就找到了，想必走廊的另一端也有这么一个厕所。厕所的墙特别白，看来刚刷过，小便处贴着瓷砖，一根水管下钻了好多窟窿在不断洒水，在小便槽里形成急流，刚撒下去的尿马上就被冲走了。墙上有一扇很大的窗，没有窗扇只有窗栅栏，栅栏也刚涂过，很朱红，我站着撒尿的时候正对着这个窗户，别人站着撒尿的时候也必须正对着这个窗户，窗户外面是一株松柏，松柏和窗户之间有一块水泥地，中间有个水泥盖子，上面有个铁环，看来这就是化粪池，透过松柏枝叶间的缝隙，我看到这幢楼后面还是一幢一模一样的楼，楼前也是自行车棚，棚顶是蓝色的，也有很多人围在那里。

除了小便池，厕所里还有两排蹲坑，北边四个，南边三个，少掉的那个蹲坑位子上有一根很粗的黑管子，围绕着它放着水桶扫帚拖把。对面的墙上也是一个窗户，不过这个窗户要小一点高一点，这样起东风或者西风的时候，风可以穿堂而过，带走厕所里的 味，你知道，在夏天的下午或者黄昏，常常会有风。我走出厕所，门口左边有个水泥池子，池子上有水龙头，我洗了洗手，边上还连着块水泥台子，看来是洗衣服的地方，门口右边接着开着两个门口，每个门口里面两排水龙头，看来是 洗室，第二个 洗室里还有个门，里面有间阴凉的洗澡间。

我观察完毕，回到寝室，那位同学已经从床上下来了，坐在下铺，我朝他笑了下，他也笑了下。我问他席子什么的在哪里领。他说在三楼。这个人白白胖胖的，讲话声音很小，可能

脸也红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谢文，谢谢的谢，文化的文。我也跟他说了我的名字。他说，你好。我坐了会儿，到三楼去，我需要穿过半截走廊，来到厅里，楼梯正对着楼口，楼梯口还有面镜子，我照了一下，上楼。

那里人挺少的，那个人看了我的寝室号就给了一个大包，让我在一张纸上签了名，他还提醒我 洗用具在四楼领。我先把大包拿下来放到床上，又跑到四楼去领了面盆热水瓶搪瓷碗等东西，装在面盆里捧下来，楼道上人来人往的吵得很，妈妈的，领东西的房间就在一楼大厅的同样位置，一楼是个过厅，但看来上面几层都做成了房间。我回到寝室，把面盆放在床头，看看很容易撞翻，拿下来塞到床底，看见床底有好多竹竿。我打开那个大包，里面放着席子被褥枕头蚊帐。这时我发现房间很暗，这幢楼南北两 ，走廊贯穿其中，这个寝室属于北半 ，没有南来的阳光，我还发现寝室窗口斜对着厕所窗口，那株松柏和松柏下的化粪池，就在这两个窗口之间。

我找到了灯绳，开了灯，在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又有三四个同学到了，明天应该全部同学都到了吧，我们都默默地收拾着床铺，左边窗口的上铺已经收拾干净了，连蚊帐都挂上了，人没在，我看到把蚊帐支棱起来的竹竿，才明白原来床底下的竹竿是这么用的。外面的天有点黑的时候，我擦好了床铺、抽屉，把墙壁和上铺的床板背面也擦了擦，桌子底下有八张朱红色的凳子，其中总有一张是我的，我把我抽屉下的那张凳子擦了，我从大包里拿出席子、枕头、被单，铺好床，爬到上铺，在上铺同学王力的帮助下，把大包塞到水泥隔板上，水泥隔板下还有十六个空格，八个大的，八个小的，我把箱子放在其中一个大格里，把面盆放在其中一个小格里，拿着毛巾到 洗澡

洗完脸、手、脚后，没事了，坐到床上，手枕着枕头，赤着脚，脚在竹席上滑来滑去，我看着他们在忙碌，寝室里来了五个人，还有三个床位空着。

我坐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没什么事情可以做，我又下床穿着拖鞋，从床底拖出四根竹竿来，到 洗室洗，洗室里好多人，我就到浴室间，放莲蓬头冲洗，还没有人想到这一招，我拿着四根湿 的竹竿回到寝室，竹竿太长，一直伸过上铺，几乎要捅到天花板，这样必须要麻烦到上铺王力，让他帮忙把竹梢根他的竹竿帮在一起，等他快绑完了，我想到下铺的话根本没必要用四根竹竿，横的在上铺的床板下插两根就可以了，我笑着跟他说，不用绑了不用绑了，用两根就可以了。他把竹竿卸下来，我是想你下铺干吗用四根啊。他现在才说。我麻烦他帮我从塞在水泥格子里的大包里取出蚊帐给我，等我挂好蚊帐后，又出了一身汗。

我带着裤头到浴室间冲洗，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觉得有点不安，飞快地冲完，换下湿 的裤头回到寝室里，寝室里多了一个人，看来是那个早就收拾好床铺的人回来了，我把裤头放在面盆里，把面盆塞在床底下，等我抬起头来时，和这个人对视了一下，这个人笑了一下，我也笑了一下。接着我又坐回床上，蚊帐挂着闷，我把两快帘子都卷起来塞在竹竿下，躺在床上闭目眼神，听到他们弄出来的一些响动。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听到他们说，吃饭去吧。我就睁开眼起来了，跟着他们一块吃饭去。

那个和我对视过的人叫宋安群，他昨天就来报到了，带着我们去食堂。我问他，报到须知上写着7号8号两天才可以报到啊，你怎么这么早来了。他说，我家远嘛，想就算不能报到，

也可以住到招待所里。食堂里人还不太多，宋安群告诉我们要买一张饭卡，我们四个人都买了张，来的那第五个人不知道去哪里了。

食堂里的菜这么丰盛，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很高兴，以前食堂里只有一面盆一面盆的油豆腐和煮茄子，这里不仅有十来个素菜窗口，还有四五个荤菜窗口，还有1块6一杯的饮料卖，可乐雪碧芬达什么都有。我学着其他人的样子拿了个托盘，买了两个素菜，又去称了半斤香肠，找了张空桌坐下，看见他们中的谁就朝他招手，大家都过来坐下了，宋安群去买了四杯饮料过来。

我们一边吃一边互相介绍了下，宋安群玉环人，王力宁波人，谢文萧山人，看来都是浙江人。宋安群说，领了被子什么的还不算，还要填很多表，户口转移登记注册很麻烦，还要交学费，今天跑了一天就算填完了。我说，要跑很多地方吗？他说，是啊。我说，都哪些地方？他说，我明天带你们去好了，大家一起办。我放心了。王力和谢文点头称是。我们回到寝室，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没事干，从包里拿出象棋，叫王力下棋，他说，我不会下。我说，没事，随便走走嘛。他从床铺上爬下来了，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我把棋盘摊在床上，我们一人坐一边开始下，看来他不是客气，是真的不会下，想好久然后下出一步臭棋，在我们下棋的时候，我观察到谢文在擦抽屉，宋安群好像在听歌。

其间，来了两个陌生人敲开着的房门，一个是女人，一个是男人，女的说，谁谁谁来了吗？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谁，王力也不知道。宋安群从床上下来，去看门背后，原来那里贴着张名单，那个女的又说了遍。宋安群说，是这里这里是。那女

的说，她还没来是吗？他来了让他我找我吧，我在法律系寝室110。我们说好。等她一走，我们发出 的声音，谢文笑得特别 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 味。

等下完两盘棋，天完全黑了，王力回到他床上，我收起棋，去门背后看了下名单，剩下四个人叫：韩洋、丁世伟、时奇、刘青松。刚才那个女的找的应该是丁世伟。过了些时候，有个人很快地走了进来，朝门口左边的上铺而去，好像没有注意到房间里其他四个人。我问他是不是丁世伟？那个人转过身来，脸上的神情很奇怪，好像因为紧张筋肉痉挛，他满脸通红地说，是啊。我想这个老实人啊。我说，刚才有个女的找你，她说在法律系110等你。他说， ，谢谢你，刚才我们已经碰上了，你叫什么名字？接着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绍兴。他很高兴地说，我也是绍兴，你哪里的？我说， 州。他说， ，我就是绍兴的。

他在抽屉里翻着什么，没脱鞋子又到床上一阵乱翻，两只脚翘在床外面，过了会，猛的背着身跳下来，先跳到桌子上，再跳到地上，我被吓了一跳，以为他掉下来，我想其他人肯定也被吓了一跳，他过来跟我说，我们逛街去吧。我不想去，但我说，好。

我穿上鞋，跟他从学校北门走出来，左拐朝西走。我们发现寝室楼旁边就是一个足球场，跟街隔着一道铁栅栏，再过去就是些黑灯瞎火的房子，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左拐，这条街的路灯更亮些车更多些，但仍旧没有丁世伟要找的店。他说，我们打车去吧，车钱我付。我说，打到哪里，你又不知道店在哪里。他说，上车问司机好了。

我们在街边站了会儿，我很想说服他别去了，没说出来，

他拦到一辆车，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他跟司机说哪里有比较好的商场就拉我们到哪里吧。司机说，好的商场？那就去杭州大厦吧。丁世伟说，好，就杭州大厦。汽车左拐，经过学校前门。丁世伟说，早知道我们从前门出来好了。大概过了十分钟，这车停在一幢有很多明亮橱窗的大厦前，下车时我不知道怎么开车门，丁世伟伸过手来开了门，问我，你没坐过的士吗？我说，家里的的士跟这里的不一样。

我们走进大厦一楼，丁世伟说，不知道哪里有卖内裤？我就想买几条内裤。我们转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卖化妆品，我感到走在这样的地方挺 。丁世伟说，问一下服务员吧。他走到一个站在柜台前面，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描眉画眼的售货员迎上来，她微笑地看着我们。丁世伟说，小姐，请问一下哪里有卖内裤？那小姐 了下说，男装部在那边。她的手臂朝一个方向一指。丁世伟随着她手臂方向看，转过头问，有内裤卖？那小姐走开了。我们朝那边走去，果然，那里挂着男装，几个塑料转台上晾着好些小内裤。丁世伟在那里挑，我一看要二三十块一条。我说，你不会真想买吧。他说，就买几条嘛。他在那里看。我看到边上有卖T恤的，走过去，还没靠近柜台，柜台后面的中年妇女满脸笑容迎上来，问我买什么衣服。我说，看看有什么T恤。她说，T恤有，我这里适合你小伙子穿的太多了，你这样的身材买衣服很方便。她给我拿下一件黄白相间的长袖T恤，我不喜欢，她把衣服往我身上比，说，你套上试套上试，你套上啊。我套上了，这件衣服马上憋出我一身汗，我脱下来。她说，是不是很好！？我给你包起来，本来400多的，现在打折188，发票给你开好了，你去哪里交钱就可以了。我拿着发票往交款处走，在半路看了下兜里的钱，只有150多点，我找

到了世伟，他已经挑好内裤了，我问他有没有钱。他说，有啊。我说，我买了件T恤，180多，少50块钱。他给了我一百，我们一起去取款处交了钱。

那个妇女把衣服交给我说，下次再来啊。我没有说话，和丁世伟打的回家。在车上，丁世伟要过去衣服好好看了下说，买件T恤你都花180多啊。我说，我以前没买过，也不知道怎么买下来了。回到寝室，我把衣服塞在箱子里，很不愿意再看到它。

### 3. 你什么专业？

第二天，宋安群带着我们四个在各幢教学楼转，中途回食堂吃了顿丰盛的，大家很客气，互相让托盘里的菜抢着买全部人的饮料，到下午三四点钟，手续基本上办完了，只有学费没交。我们回寝室取了钱，交钱的地方就在前面那幢楼斜对面的体育馆，大厅的天花板很高，一块块小玻璃，四边的墙看上去又厚又重，里面的队伍有好几十道，我找了看上去最短的那道，大家都去找自己觉得最短的那道，就我一个人站在这个队伍。过了十来分钟，前面的队伍才少了两个人，我很烦。

有个排在前面的人转过来和我打招呼，是高中同学杨格，我很吃惊在这里看到她，她笑了脑袋歪歪的。我问她怎么会在这里啊？她说，我考的就是这里啊，教育系。我说，啊，我也是教育系，你什么专业。她说教育学。我说，啊，我教育管理，说不定以后还会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她说，是啊是啊。她问我威风李建宏曹洁这些人的情况。我一一回答，我们之间隔着四五个人。我想这些人有些不舒服。

杨格交完钱和我说了声走了，我还在那里等着，我把钱从

兜里拿出来捏在手里，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可以使交费变得快一点点。这厚厚的一沓钱，我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把钱交给了他们，他们仔细地用点钞机点了三遍，又人工数了一遍，让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走人。从体育馆出来，经过两个小小的花园，有一块 50 米长 20 米宽左右的空地，花园和空地左边五幢寝室楼，空地右边是食堂和一条短短的美食街，花坛右边还有两幢矮一点的寝室楼。我从这两幢寝室楼和花园之间的水泥路往食堂走去，看到体育馆边上有两块网球场，用铁丝网围着，铁丝网的那边有幢只有两层高但挺长的楼，看来也是寝室楼。

靠近食堂的这块花园里有一株梧桐树，枝叶的阴影投在空地的一角，我挺喜欢这棵树，但树下没有椅子什么的可以坐坐，有两三块石头看上去坐得挺光，我不会去坐。食堂里人不太多，我发现没有必要像昨天和今天中午大家一起吃时买那么些菜，我买了两个菜，四两饭，坐在食堂角落里，食堂空荡荡的，一排排笨重的木头长桌和木头长凳，五六七八根大白柱子，几个穿白衣服的阿姨一手托着抹布在桌椅间转悠，还有十几二十个伏案吃饭的背景，最远处是卖菜的橱窗玻璃，贴着菜名，厨房后面的舀菜师父也穿白衣服。我看见那个门口有女生走过来，很有可能花园那边的两幢就是女生寝室，我没想到这两天就在这里吃饭了。

吃完饭我回到寝室，楼道大厅这边有个小柜台，三个老头坐在后面，他们登记访客，卖可乐给我们。我敲敲门，没人应，我只好掏出那把锡钥匙开了门，灯亮着，我穿着拖鞋，想去买双运动鞋，到时打打球。接下来我不知道干什么，没带书过来，对面寝室开着门，我躺在床上可以看见，有个人在整理抽屉，

还有个人盘腿坐在上铺，和下面那个人在说话，我看不见这是哪个人。我听到外面传来好多声音，没有一种声音会听得让人不安，经常有人从门口经过，捧着面盆挂着毛巾走过去或者从这个方向走过去，说实在的，我在等他们回来。

过了会儿，一个穿着一件土黄色的老头走了进来，他没有敲门，我坐起来看着他，他一只手拿着笔，另一只手在肚子前面顶着一本硬纸薄，他问我，126啊，你们寝室长有没有选好？我说，寝室长？什么寝室长？他说，哪？寝室长你都不知道，每个寝室都要有寝室长的啊，你们有没有选好？我说，没有，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说，你们没选好啊，你们没选好就你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听他说话的腔调，他老家离我家应该不远。我说，我不当，我不会当，等他们回来再说。他说，呀，要你当你都不要当啊，那等他们回来你们选好，我明天再来问。我说，好，你明天再来吧，谢谢你。他说，谢不要谢，明天你们要选好。这老头可能就是柜台后面那三个老头之一。我看着他又到对面寝室去了，他很矮，穿着一双胶底跑鞋，走路外八字。

过了会儿，我又看见他从对面寝室走出来，朝我们寝室看了眼，一转身，看不见他了，他到我看不见的寝室去登记了大概又。又过了会儿，他们回来了，丁世伟没在，我跟他们说，有人来登记寝室长，你们谁愿意当。宋安群说，寝室长，寝室长是干吗的？我说，不知道。他说，不要当，谁要当这种什么长什么长啊。王力没有说话，谢文说，寝室长是不是专门给我们扫地上茶的啊。我说，不知道，你们不要当，那我们选丁世伟好了。宋安群哈哈大笑说，好啊好啊。谢文窃笑。王力没说话。我说，他怎么没回来？宋安群说，他去看他同学去了。谢文说，去看小 。我说，好，那就是他了，谁叫他不出来。

说完这话，我们沉默下来，各自回到床上，不知道王力和谢文在干什么，我又看到宋安群在听歌，在翻一本书。我说，你在看什么书？他没听见。我没再问。我拿了面盆、毛巾和裤子去洗澡。浴室间里有两个人在光着身子洗澡，我还没这个习惯，我把裤子挂在门背后的钉子上，墙上的窗户玻璃涂了层黑漆，我站在莲蓬头下，莲蓬头已经没有了，只是一根铁管冲下一注冷水，冷水打在胸口和背上很过，我双手支着墙，让水从冲到头顶披下来，等我睁开眼时，另外两个人已经走了一个，等我洗完时，另外那个人还在洗。

我回到床上躺着，估计有八九点钟，下次回家我要把以前用过的电子表带来，电池用光了，我有点故意把它忘在家里，寝室里挺安静，有三个人走了进来，先是一个方头方脑的小伙子，背着个支到后脑勺的大包，后面一对中年男女，男的拉着个箱子，那箱子特别大，箱子拉杆上放着个小包，女的拎着两只塑料袋，他们的衣服看上去质地很好，看他们的脸应该从来没有下地干活。

他们在找8号床在那里，那他就是韩洋，他们应该是韩洋的爸妈，我在心中算了一下给他们指了指，就是我对面下铺，中间隔着一张有四个抽屉的桌子。韩洋妈朝我笑了笑。他们低声说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韩洋爸妈在打量房子，韩洋在把包脱下来放在桌子上，他爸爸把箱子放到大水泥空格里，那箱子太大好些露在外面，他妈妈要求他爸爸先拿下来，她拿出那块毛巾擦了擦那个空格，垫了几张报纸然后把箱子放上去，他爸爸去打水，他妈妈擦床擦桌子擦凳子擦抽屉，他去三楼领了被褥回来。

等他们搞定，大概快十点十一点，韩洋送他爸爸妈妈出

门，他们和我们说再见，过了会儿韩洋回来，拿着面盆脖子上挂着毛巾去洗漱，丁世伟还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都走了，只有宋安群还躺在床上，我问他去不去吃早饭，他说不吃了，我洗脸刷牙回来看见他还躺着。我先去食堂吃了饭，在学校里逛，我看到我们这幢寝室楼前面的这条水泥路一直往东到尽头，似乎有排平房开着很多商店，我猜那里应该有租书店。我朝那里走去，花坛边的那两幢房子果然是女生寝室楼，窗口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两幢楼房之间是块荒地，没有花没有草没有花坛，有一条水泥板铺成的直路。

第一 我看到的就是租书店，正对着路，这家店大概十平米大，一圈书架，门口横着一张桌子，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坐在后面，我一走进去他就看着我，书架一块全是言情一块全是武侠，一块说不好是什么，世界名著当代小说冒牌黄书都有，我停在这一块前，一本本看书脊，借到了本《废都》，挺高兴，隔壁有家小店，我买了双回力鞋，这个鞋打篮球最舒服，不过刚开始太白，洗黄了再穿着鞋面再加一圈汗渍就完美了。再过去还是各种各样的店，我把这条路走穿，到另一条横路上，路对面是道围墙，看不见围墙里是什么，路往左去尽头是座医院，往右就是那个网球场和体育馆，我往右走回来，把鞋洗了，晾在窗台上，把书锁在抽屉里，继续出去走，这时已快中午。我走过那条横路，一直走到医院门口，右转，一条直路一直通到挺远的地方，但我可以看见那里的围墙和围墙外面经过的汽车，路右边是幢工厂，好像是木材加工厂，左边是几间小房子，有个修车铺，后面是另外一个操场，跟寝室楼旁边的操场不一样，这个操场寸草不生，有几个人站在操场上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再往前，左边是个篮球馆，右边是幢挺新的教学楼，一个十字路口，左边是篮球场，很大的一片篮球场，右边又是教学楼，又一个十字路口，左边是一个孤零零的篮球场和五六幢女生寝室楼，右边还是教学楼，又一个十字路口，左边是一片平房，右边也是，但右边还有教学楼，再往前就是围墙，就是围墙外的马路。我左转走了两三百米，我回到了昨天还是前天进来的那个校门和校门前面的花园，走过校门和花园之间空地转入花园。

花园差不多左右平分，两边先是草坪，然后是树林，中间有个喷水池，接着是一个雕塑，像很多带子在空中飘，飘着飘着扭成了一团，底座上写着：世纪之光。再过去树林没有了，就是左右两片四五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草坪，路中央有个水泥台子，中间竖着根很高的铁杆，上面没飘着旗，路边有靠背椅子，那幢那么大的建筑在草坪的外面，中间隔着一条路，我想起卫亮告诉我那里是图书馆，铁杆把它分成左右两半，就是你如果攀起铁杆，狠命劈下去的话，图书馆会分成左右两半。从铁杆旁边走过去，我知道它是旗杆，但我就叫它铁杆。铁杆。我从铁杆旁边走过去，看到图书馆门口那宽大的台阶，和低矮的屋檐，屋檐下挂着块匾，写着图书馆三个字，不金光闪闪，几乎看不见。

我左转，到十字路口右转，路一直通到10幢寝室楼前面的9幢寝室楼门口，路左边就是卫亮告诉我的心理系楼，计算机楼，化学楼什么的，楼与楼之间是花坛和水泥坪，水泥坪上停着很多自行车，在化学楼前面有个池塘，一圈草坪和树环绕着它，对岸好像还有人造山洞，路右边是狭长的草坪和树，还有图书馆的另一个门，我又看到了交费的那个体育馆，在体育馆

和图书馆之间有条路，我猜这条路通到那个木材加工厂，还有一幢红房子，门口就挂着红房子三个字，看来像是酒吧什么的或者舞厅，现在关着门。

我走到9幢门口右转，到体育馆门口左转，经过一个小花园，然后从两个小花园之间的路走过去，这路很短，五六步就走完了，而且我还绕了弯路，背上已经全部是汗了，额头上也是，我赶紧走进食堂，食堂边上有个小卖部，我想过去那里买瓶水，但不如到食堂买杯水，食堂分两层，楼梯露天，就在门口两边，到我从来没上去过，边上的美食街我也没去过。

#### 4. 封面把她的胸拍得特别大

我回到寝室时，窗口右边下铺多了个人，他正坐在床沿上和大家聊天，看来他已经和大家混得很熟了，他看见我进来，朝我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很大，留着平头，在抽烟，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他从扔在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递给我，我接过点上。他继续和大家聊，在说足球，好像前几天有场什么比赛，足球说完了说篮球，公牛获总冠军那场，谢文和王力好像懂一点，在搭腔，宋安群在边上笑吟吟地听着，如果何宁在这里，和他应该有的聊。他们叫他时奇，那么他就是时奇了。丁世伟在整他的抽屉。

过了会儿，时奇说，打牌吧。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宋安群去买了牌。打红5，宋安群时奇一家，我谢文一家，宋安群和谢文挺会打，时奇比我打得好，丁世伟在边上帮我，打了几牌我让他打了。时奇的床上有一只挺小的录音机，他放下牌，在窗户旁边找到了插座，放歌，赵传的歌，试着再勇敢一点，因为你在我身边，啊啊，我终于失去了你。我到他床上找歌词

看，没找到。我打开抽屉，拿《废都》看。打到下午四五点钟他们还在打，还打得情绪高涨，我很佩服他们，不赌钱我不喜欢打，但现在不好意思说赌钱，我更希望铺张桌布搓麻将。

正在打，最后一个同学来了，瘦瘦黑黑的，理平头，看上去笑嘻嘻的，挺开朗的样子，我就看着他上上下下跑领被褥什么的花了不少时间，接着我继续看书，他们也在打牌，他收拾完了，坐在旁边看，不时给时奇提点意见，但听上去似乎他也不怎么样。

快吃饭时，有个胖子来通知我们，晚上辅导员来看我们。我们吃完饭在寝室等，没有打牌，收拾了下，韩洋没在，他跟我们不是一个系。到七八点钟，辅导员来了，不只一个人，有个五十六岁的妇女，说是我们系主任，姓李，还有三个年轻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不知道干吗的，男的一个是我们专业的辅导员，姓陈，一个另外那个专业的辅导员，看来就是杨格那个专业的辅导员，姓杨。他们乐呵呵地问我们是哪里人，招呼我们坐下，陈说，要不就在这里开会吧。李说，好，这里也行。陈跟王力说，把别的寝室同学也叫来吧。

129、131 两个寝室在走廊最靠里处，他们来了，分坐在各张床床沿上，我缩在床里。李讲了番客套话，陈也是，杨没讲。大家开始自我介绍，有个又胖又黑的矮子很能说，还有坐在我床沿的有个人也很能说，但我都没记住他们的名字。李说，

可 校长说过，你们到浙大来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一是到浙大来干什么，二是出了浙大后想做什么样的人。有几个人  
咕，不是杭大吗，怎么是浙大。有个人在解释，杭大被浙大兼并了，我们就是按照浙大分数线录取的，以后没杭大了。我也听到了这个解释，心里不再 咕。李还在继续说，她请我们

说说自己的打算。好多人说，以后想考研，那个矮子和做在我床上那个人都说以后想做学生工作，到学生会为大家做点事情，当然研也是要考的，这两个人一个叫一个叫孔繁六，一个叫薄冰，我总算记住他们了。我说，我到这里来就是受教育受管理，出去再教育人管理人。

陈说，你不能有这样的思想，他还没说完，杨笑着说，这样刚好是你的专业，教育管理。我想陈这个人有点傻还挺装正经的。

开完会，陈把孔繁六薄冰还有几个人叫到走廊上，我听见他在跟他们说，现在我对大家都还不了解，我看过你们的简历都还不错，现在你们自己也有这个想法，那班级工作你们先做起来，等到学期末再选举。

等大家散去后，他们又开始打牌，打到十来点钟整个寝室去吃夜宵，去美食街，那街很短，靠着食堂的北墙搭的棚子，里面摆着些绿色的联体桌椅，我们坐下，一个穿着红色制服涂着口红但很难看的女服务员问我们点什么菜，我们不点什么菜，有人点砂锅，有人点炒年糕，有人点粥，我要了碗片儿川，挺难吃的，但吃完了，汤也喝了不少，回到寝室睡觉，十一点熄灯。

第二天，大家一块穿过校园，到一幢在学校东南角的教学楼里开新生大会，这幢楼就在女生寝室楼旁边，很旧，在一个阶梯教室里，说实在的，我对阶梯教室有点好奇，我坐在角落里，我们寝室的人都坐在角落里，我坐在最角落，看《废都》。先是昨天见过的李讲话，还有两个男的讲话，陈和杨也有短暂发言，接着是新生代表发言，这我比较感兴趣，上去的是两个女的，都1米60左右，扎辫子，讲话声音很响，分别是两个班

的班长，我们班的班长不比他们班的班长更难看些，他们班的班长也不比我们班的班长更难看些。我没有看到杨格坐在哪里。这个阶梯教室坐了七八十个人，大部分是花花绿绿的女的。

开完会，他们散去，我们班还留着，陈宣布了班委成员，孔繁六是团委书记，从窗口望出去，教育学专业的人正在楼道口三五个三五个地出来，刚才那个可能就是杨格，她和一个女的挽着手，不过没看清。第二天，我们在学校门口的空地上集合，去另一个校区参加新生大会，出校门直走，过校门口那个十字路口，我看到路牌写着杭大路，一直往前，路右边是一片东倒西歪的平房，开着些水果店，小卖铺，左边有家三联书店，旁边是家银行，银行底下有家地下游戏厅，我记住了这些，路大概有两三百米长，垂直一条路，这条路叫曙光路，路牌上这么写着，路再过去些是一座山，不知道叫什么山，曙光路和杭大路的交叉路口，右边是世贸中心，左边是黄龙饭店，我都看到了，我们往右拐，浩浩荡荡的队伍，至少上千人，大致分成四对，沿着曙光路往前，大概四五百米，路再往南拐，不过有条路西来，我们拐到这条路上，西去，路的尽头，过一个十字路口就是一个校门，门口写着浙江大学，看来这是真正的浙江大学，进了校门，路有点往上走，右拐，到了一个满地绿草的平地上，很多人已经站在那里了。我们也站在那里，站好。台上几个人开始说话，说浙大的历史，本来浙大就是很大，好几个校区，后来文革时分出去了，现在又再合并，真是幸事，我们作为新浙大第一届真是幸事。我想到我是马寅初级中学的最后一届。过了会台上的人又说，你们来浙大，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一，到浙大来干什么，二，从浙大出去想做什么样的人。我前几天听李说过这个了。台上的人还说，今天天热，大

家又站着听，会我们就尽量短点。确实比较短，这个声音过了会儿就说，新生开学典礼到此结束！

这次回去不再排队，大家自己回，我怀疑有些人会迷路，虽然路这么短就拐了这么几个弯，马路上到处都是看上去像新生的人，我跟着他们走，走到一半，就是快到世贸中心时，我居然看到吴平走在前面，千真万确，确实是她，我知道她也考到这个学校，中文系，比我低2分。我还知道还有其他11个人也考到这个学校，我有意找了找，真的看到张瑶就走在前面，就有点像做梦似的心想成真，我没有上去跟她们其中哪个打招呼，从世贸中心的水泥空地上超近路走到杭大路上，我担心过那几个歪戴帽子的保安不让我走，结果我走过去了。

回到寝室，我去还《废都》，老头要了我2块钱，那看来差不多是五毛钱一天。我问他要押金，他说，你不借了，我刚好来了批好书你要不要看看。我来了兴趣。他从桌子下掏出一套书，一看封面我知道就是那些冒充卧龙生的黄色武侠，三年前看厌了。我拿回十块钱押金，去食堂吃完饭，卡里五十块钱快完了，又充了一百进去，明天是星期一要开始上课了。吃完饭回到寝室，有三四个人拿着饭碗伏在桌子上吃，他们把饭带到寝室吃，下次我也试试，去老头那里再买瓶可乐下饭。

我想到129、131这两个寝室看看，又没有去，门口不断有人走过来走过去，几乎很快的那么一闪。他们在商量等下吃完饭打牌，我等他们吃完坐在旁边看他们打牌，一会儿去上个厕所，洗个脸，洗个澡，听赵传的歌，赵传的歌听烂了，还有陈慧琳的磁带，那卷磁带不知道怎么回事，封面把她的胸拍得特别大，时奇替我指出了这点，大家都看了一眼，看得出来，谢文对时奇的牌技不满意，但是大家还不熟，不太好说，宋安群

也躺在床上听歌，塞着耳机，丁世伟、时奇、谢文、刘青松在打，王力坐在床上，韩洋这几个晚上一直待在他们系的寝室里，等快睡觉时才回来。

丁世伟打牌很冲，常常出错花色，或多带一两张下去，刘青松也打得很随便，谢文的脸色严峻，抿着嘴唇很想赢的样子，他打得不错，到八九点钟时，门口那老头又进来了，问我们寝室长有没有选好，我们三四个人都说选丁世伟，他在名册上记下了，要出去时说：你们打牌不要赌钱，赌钱我把你们报到保安处去。他出去了，时奇说，这死老头，哈哈。到十来点钟，我们去吃夜宵，牌摊在桌子上，宋安群和王力也去，我和丁世伟说好，吃完夜宵回来走象棋。

夜宵仍旧到美食街去吃，吃的仍旧是砂锅什么的，又叫了两瓶啤酒，分成七杯，三下两下完了，没再叫，服务员仍旧穿着红色的制服，但跟昨天那个不是同一个，我看见昨天那个正站在那个房间窗口，把一张单子递给一个厨师，边上有口大锅，热气蒸腾，看上去像那种给猪褪毛的大锅，这个服务员不会跳到里面褪毛。回到寝室，我和宋安群第二盘没下完，熄灯了，我说，他妈的。宋安群说，哈哈，不要紧，我有电筒。他去他抽屉里抽出一把四节电筒，没法把它插在床板里，宋安群举着，过了会儿把手电放在床上，平射过来的光只有棋盘的两个角没照到，拿远点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光还照在墙壁上。我们这样下完了这盘棋，这时大家在讨论方言，大家都要用方言说话，王力和时奇是宁波人，他们的话我们都听得懂，还有谢文的话，只有宋安群、刘青松和韩洋的话完全听不懂。王力讲了个笑话，他说有个相声讲宁波方言像唱歌，来发，

西多来，西，西多来，来西多来，发多，来

多。我们几个人笑起来，听懂他在说什么。我们让刘青松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基本上能听懂两三个字。

第二天，又是第二天，我们七个人先去食堂吃完了，卡着点往那幢教学楼赶，谢文带着地图，我们知道它就在前面了，但我们要看到它墙上的标志，它就在右边那条路，上次我就是从它前面走到花园里的，我没想到它这么旧，看来他们也没想到，我们走到二楼，一间很旧的教室，六七排联体桌椅，脚被很粗的螺丝拧在地上，前面几排坐满了女生，我们在后面一排坐下，辅导员陈在，看上去很矮，肚子已经鼓起来了，这个年轻人正在变中年人，他的神情已经挺中年人，穿的衣服很土，他站在讲台上，等最后几个同学落座，目光严峻地盯着他们。

我在看前面的女同学，有两个穿白色T恤，扎马尾辫的看上去不错，是的，我喜欢打扮得简洁点的。陈说完话，让我们一个个站起来自我介绍，我记住了七八个人的名字，那两个扎马尾辫的一个叫李红，一个叫蔡青，我们的班长叫张正，像一个男人的名字，129、131的同学好多在 浴室浴室间里见过，接着陈又宣布了新班委名字，一个胖胖的胖得不难看的胖子是副班长，他等下带我们去领课本，一个生活委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张卡，说每个月这个卡里会发56.5块钱，国家补贴我们大学生的生活费。国家真好，补贴再多点，或者物价还像以前，它会更好，直到达到最好。

领书的地方在上次开新生大会的教学楼旁边，很矮的一片房子，挂着一些牌牌，我们把一幢幢书往一辆三轮车装，一个叫棍棍的人踩三轮车，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叫他这个名字，他看上去很质朴，三轮车我也会踩，本来想说我来踩，结果他踩了，我们跟在三轮车后跑，先把书送到女生楼下，再送到男生

寝室，经过篮球场，里面有好多人在打篮球，我们商定等下分完书，一块打篮球，我们把书放在寝室里，又拉了一趟，这时我已经跑出一身汗，很想去打球，把汗出干净，回到寝室我们每个人分好书，有人说，我们四年里要学五六十门课，我说，这不可能吧，怎么学。他说，要修一两百个学分啊。我没说什么，我看分到的书可能五六十本都不止，还有作业本，浙大历史这样乱七八糟的书，我把书放在床头柜里，床头柜只有两排，只有下铺有，我用了一排，其他的书放在抽屉里，剩下一排王力用了。有人贴了张课程表在门背后，从明天开始我们将正式上课。

#### 5. 这些老头就是在这里等死的嘛

我们换衣服换鞋准备去打篮球，我想起几天前把新买的回力鞋洗了晾在窗台上，我想这下糟了，肯定没了，到窗台上一看，果然没了，我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一双回力鞋，他们说没有。我只好换了短裤，穿着平时就穿在脚上的运动鞋去，一起去的大概有十几个人，王力说，我们又没有球怎么打？我说，可以跟别人一起打。经过楼道传达室时，我找到那个矮矮的老头告诉我的鞋被偷了，这个人姓赵，他说，你的鞋怎么会被偷的。我说，我洗了放在窗台上就被偷了。他说，谁叫你放在窗台上，放在窗台上就是叫人偷嘛，很多扫地的捡垃圾的看见就拿，你要放在寝室里阴凉，寝室也不安全，你们出去门都要锁好。

我们走出楼，我说，寝室也不安全，那要这些老头有什么用。丁世伟说，这些老头就算看到小偷又有什么用，跑也跑不动，打也打不过。时奇说，这些老头就是在这里等死的嘛。我们到篮球场找了个空一点的场地，有两个人在打，看见我们一

帮人过来走掉了，他们有两个球，丁世伟问他们借了一个，我们打全场，手掌分阴阳分成两队，三个寝室的男生来了一半，每队七八个人开始打，这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打球，一个个大呼小叫球乱扔，捡球的时间很多，只有那孔繁六似乎以前碰过篮球，但他太矮，又不喜欢传球，棍棍身材很好，但传给他球没有一个能接住的，我算是里面打得最多的。打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路上的人多起来，看来快到中午下课了，太阳越来越热，我嘴里的唾沫开始发粘，我们回寝室洗澡吃饭睡午觉，到傍晚又去打了一次，这次人换了些，完全没打过球的人几乎没有，来了四五个会打的，但都不算特别好，一个是草婴，一个是冯鈔，一个是陶华，就是那个胖胖的胖得不难看的副班长。

我们打到天黑下来才回去，腿有点弹，食堂大师傅马上就要下班了，我去把饭打来放在寝室里，先去浴室洗澡，草婴也在洗，光着屁股，我也把裤子脱了，草婴的球可能是我们几个打得最好的，运球不错，不过速度慢。我说，你球打得不错。他笑了，说，以前我是我们学校校队后卫。我惊奇地说，哦。他笑着说，你也打得不错。我说，我高中才开始打，正在学。他说，那也算不错了。说完这些话，我们就顾着洗澡，洗完澡，我回到寝室吃饭，没有忘记去老头那里买了一块钱一瓶的可乐，不押瓶，喝完把瓶子还给他们。

我在吃时，宋安群在自己的抽屉板上写毛笔字，他买了一大刀草纸一样的纸，捏着支很细的毛笔在那里写。其他人在打牌。饭还没吃完，寝室门口来了两个人往里张望，他们看见我就走过来，问我早上是不是在打篮球，我说是啊。他说，我是白立平，大二的，系篮球队的队长，我寝室有个同学看见你们大一早上在打篮球，看见你打得很好，我们特别来找，加入我

们系队，以后一起训练。我说，不是吧，不是我吧，我打得不好。他说，应该就是你，瘦瘦的戴眼镜，你们大一还有没有像你这么瘦的。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就是你了，你说你打不打篮球。我说，打啊，今天打了两场。他说，那就是你，我叫白立平，有什么事情你来找我，我在 12 幢 221，下次我们系队训练，我来找你。说完他两个人走了。

我继续吃饭，过了会儿，草婴来了，宋安群还在写字，草婴说，在写字啊。走过去，他们俩寒了几句，草婴也坐下来写了几个字，宋安群在旁边看。草婴说，好久不写了，手抖得不行。宋安群持续地笑着说，我还好。草婴写完字，看了会儿他们打牌出去了。我也看他们打牌，头发在蒸发水分，头凉凉的很舒服。打到十来点，他们不打了，洗澡的洗澡，翻书的翻书，我也找了本书看，一本《逻辑学概论》，翻了几页，我很期待这门课。过了会儿，我闻到寝室立弥漫的无聊气味，我说，吃夜宵去吧。大家群起响应。我们到美食街，这次点了几个菜，要了几瓶酒，我两三个小时前刚吃了晚饭，其实不怎么想吃，不过我喝了点酒，觉得蛮舒服。

今天很热，十一点熄灯后没电了，风扇没了，我热得睡不着，在床上不断翻着面烙着，我听到宋安群哩嘎啦咬牙的声音，一嘴钢牙咬了一两个小时都没咬碎，我起来拿毛巾到浴室打湿了，盖在胸腹上，一面干了迷迷糊糊换一面，两面干了，再去浴室浸湿，每次进寝室时，都重新闻到鞋臭听到宋安群磨牙。这样到早上，我几乎无法醒过来。刘青松问我，昨晚你梦游吗？我说，没有啊，我怎么会梦游。他笑着说，我看到你爬起来出去爬起来出去。我说，那是我太热了，弄湿毛巾盖身上，我真佩服你们都能睡着。他说，那你昨晚说梦话了。他说，

你说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说，呵呵，不可能吧。

我和丁世伟刘青松时奇去食堂时，谢文已经吃好饭回来了，第一课是英语课，在昨天开会的教室里，接连上三堂，一个戴深度近视眼的驼背老头教，等我进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在，老头要求我们按学号就座，这样我不得不劳动四五个同学站起来，让我坐到最角落的36号座位上。这课上到一半时，我发现这老头其实不老，他应该不会到五十（3.23），但是他没有刮胡子，穿着灰色的衬衣，神情像所有书呆子那样死板，他把课文读了一遍，叫我们一个人翻译一句，按照学号一个个轮下来，课文翻好了，回答课文后面的问题，三堂课这么过去了，我想这课也太好上了，傻屁似的。我在记同学的名字。教室外面有个小阳台，课间，有些人去上厕所，有些人坐在位子上，有些人到走廊上，有些人就待在阳台上，我待在阳台上，栏杆到腰这里，底下是一条路，对面是一排平房，复印店，浙大书店，邮局，邮局门口有个邮筒，这房子背面墙上挂着很多邮箱，我们班的邮箱就在其中一个，再过去那幢白楼就是中文系的系楼，它跟学校里的大部分红墙灰瓦的建筑不一样，那些应该是五六十年代建好的，只有这幢楼、还有教学主楼、还有邵逸夫电教馆，还有图书馆，还有食堂是新的，大概是最近十年建的，路边的梧桐看上去也有点年头了，我觉得这些梧桐长相还不错。我担心这个阳台站太多人，会塌掉。

下午在主楼上外国教育史，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何，长得比较干净，他讲苏格拉底产婆术什么，我做了笔记，在书上划了好多道道。他还说苏格拉底长得很难看，有人嘲笑他，眼睛上翻鼻孔朝天嘴巴太大，苏格拉底说，眼睛上翻可以看天上的事情，鼻孔朝天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至于嘴巴大，他说，

这个解释就不方便在课堂上讲了。大家笑了，我也笑了，很想知道苏格拉底说的是什么，不会是说适合口交吧，但想想最多是说亲吻，那这有什么不可说或者可笑的呢。这个教室比早上的教室好多了，整洁明亮，桌椅很新，看上去材质不错，往桌面上哈口气就会蒙上层雾水，用手指在上面写一两个笔画圆润的字，主楼的地板贴着光洁的瓷砖，走廊围着一圈木扶手，我喜欢课间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发现主楼有两座门，一座朝西，朝着图书馆，一头朝东，朝着篮球馆，中午我是从东门进来的。

篮球场就在窗户外面，在十字路口的对面，我坐在窗户外面，可以听到蓬蓬的拍球的声音，还有叫喊声，外面有一株枝条很细的植物，第三堂课时，旁边的风起了，树枝轻轻地敲着窗户。我还在记笔记，不过我有点厌了，女生们都坐在前面几排，看上去她们在认真听讲，课堂里的笑声都是她们发出来的，男生坐在最后几排，大都看上去无所事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男生基本上按寝室分成三个区域坐着。两个专业的人在一起上课，我看见杨格坐在那里，穿着件格子衬衣。风扇缓缓刮着，不能开太大，四只风扇的声音会盖过讲课的声音，上课后，我们夹着课本以寝室为单位回寝室，走到体育馆前面的那两个小花园时，有的人选择回寝室，有的人选择去食堂。我不喜欢带着书去食堂，他们也基本上回来了，开始打牌，打到五六点钟，叫不打的人替他们买一下饭，刘青松一下能捧回三碗饭来，我给丁世伟带过饭，没给别人带过。到十点，我们去吃夜宵，吃完夜宵差不多就快熄灯了，第二天开始。

第二天上法律基础课，在开新生大会的对面教室，和体育系的人一起上，整个大教室里坐满了人，大概有一两百个人，体育系的白痴喜欢讲话，弄得教室里嗡嗡的，上课的是个

二十五六岁的姑娘，皮肤白白的，有点婴儿肥，短发，喜欢在讲课不时地把腮边的头发擦到脑后去，即使没有头发垂下来。我和一个一头头发渣子的人坐在一起，他穿着一件八十年代的运动装，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球鞋，他说他也是我们班的。我说，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他说，我没住校。接着他说，这个小姑娘的课我去年就上过了，讲的东西都一样，我笔记都还在，我都不用听，她下句要讲什么我都知道。她姓宁，宁老师现在在台上，怒了，她说，你们这些体育系人怎么这么吵哪，就算不想听，自己拿本书在底下看啊，不要说话，你们这么多人说话，发出这么大声音叫我怎么讲课！她这样一说，教室里安静了点，过了会儿又开始闹盈盈的，她好像没有听到，课间，好些人走掉了，她说，下次她到下课时才点名，三次点到没在的，考试不用考了，直接不及格。头发渣子说，她瞎说，去年她就这么说。他叫李艺。我发现他普通话很标准。

我看到前面一排斜对面隔着一条过道的位子上，坐着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很干净，我看见她穿着一双高帮运动鞋，在这样的天穿高帮运动鞋感觉很特别。我想坐到她后面去，问她叫什么名字，现在大家都在互相熟悉，我这样去问应该不算唐突，她大概也会告诉我的。课间，我请李艺站起来，我从他身前走过，走到了这个女生旁边，我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没看清名字，我继续往前走，把过道走穿，一直走到教室外面，等上课铃响了走回了，我看了她一眼，她的头发刚好长到肩膀，我请李艺站起来，从他身前走过，坐下来。

下午体育课，我没想到体育课男生女生分开上，说句心里话，我希望大家一起上。我们在那个寸草不生的操场上集合，先依长落矮排好队，然后报数，体育委员一个瘦小的还有点驼

背的人，我知道他在 131，我自我介绍说叫林波，说话看上去很不自信，体育老师中等身材，国字脸，他自我介绍了番，说这节课让我们踢足球，顺便可以让我们熟悉下。

大家分了组，好多人说让我去守门，因为我打篮球还行。我说，我不会守，我不懂规则。林波看上去很想踢球的样子，他跟我说，规则很简单的，别人踢来的球你把它接住或挡下来就可以了，自己人踢给你的球，你不能手接，手接就是手球，用脚，踢回给后卫就可以了。我明白了。

## 6. 你太淫了

棍棍守另外一个门。那个球在操场上滚，他们跟着这个球跑，跑得操场上浮起一片黄尘，体育老师在跟着他们跑，大部分时候，他们在中场纠缠不清，偶尔有到眼前的，往往一脚踢飞，过了不知多久，大概十来分钟，有个人带着一个球跑过来了，把其他的人甩在身后，他快冲到我眼前，我只好迎上去，他踢球，那球正好撞到我膝盖上，飞到场外去，这个人停止奔跑，双手抱头做了个懊丧的动作，这个人可能叫程工。林波跑过来跟我说，好好，单刀被你破了，好。我说，呵呵。

过了会儿，林波又跑过来了，远远一脚，那球飞过来，我本能地用双手一挡，手掌震麻了，那球掉到陶华脚下，他一个大脚开到前场，基本上他就站在一个地方不动，等球到他脚下，没球的时候，他就扯着他的大喉咙喊，孔繁六有点会踢，我看他大概只有 1 米 6 高，按理说应该很灵活，但他踢得不怎么样，又不肯传球，陶华在骂他，他就回骂，骂得比陶华理直气壮。棍棍基本上站在那里没什么事。

程工再次跑过来飞起一脚，那球直 地过来，我没有用

手挡，用脚去踢，没踢到，球进了。程工往空中一跃，手臂一振，像球星一样做了个庆祝动作。时奇是他们那拨的，很高兴地叫。林波跑过来问我，怎么不接球啊。我说，他的球太重了，手疼。林波听了说，是，下次我们组织班队时给你买双手套。我说，呵呵，你买来给别人用，我不会当守门员。

大概踢了四五十分钟，一节课应该已经下课，他们都不太跑得动了，体育老师吹哨，打了个手势示意停止比赛，大家休息下，过了会儿，他集合大家总结道：你们的体力很好，但技术方面还可以再讲究点，平时下课后都可以来踢，提高提高。林波问他，我们寝室楼旁边的那个操场可不可以踢，我们什么时候去那个操场上课。体育老师说，那个操场平时体育系训练用，每年运动会时专用。好几个人很失望地叹了口气。体育老师说，刚才有个同学踢得很好，他的水平完全可以去体育系专门踢球。大家看向程工。程工开心地笑道，跟体育系的人没法踢，他们体力太好，个个跑不死。

接下来的时间，他们踢球的踢球，我们打球的到篮球场打球，篮球场上有好多人在上课，不过还有好几块空着。我看到我们班女生在那个角落里排队站着，一个女老师站在队前，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们几个人半场三打三，丁世伟也来了。看他的样子好像第一次碰篮球，经常拿着球跑，他跑得很猛，我们停下来大声告诉他带球了，他在很猛的跑动中猛一下停住，看他的脸色好像在生自己的气。

我们一直打到下课，晚上吃完饭，他们打牌，我和丁世伟下象棋，他下棋跟打球一样很猛，如果能挡住他第一轮进攻，偷他颗马或者车，一般就可以赢了，不过我常常没有挡住。我们正在下棋的时候，张正来了，还有一个方下巴的女生，她叫

邹虹，我应该没记错这个名字，文艺委员。她们两个笑得很灿烂，张正在开着的门上敲了敲说，进来方便吗，不打扰大家休息吧。邹虹说，你们在玩啊。

是啊，我们在玩。她们俩站在牌局后面看了会儿，张正在说，你们打牌谁赢啊，谁打得好啊。过了会儿，她转到我们这桌说，你们在走棋啊，我是一点都看不懂，棋子上面几个字还算认识。正在打牌的宋安群说，那那颗字怎么念。张正笑着说，哪颗啊？宋安群捏着牌站起来，指着车说，这颗。张正说，车啊，读过小学的人都知道。宋安群一阵狂笑，说，这个念车啊，这个念车啊。张正说，是车啊，那念什么，你别笑啊，那念什么嘛？宋安群说，念ju啊。张正说，念ju，怎么念ju呢，象棋里这个念ju，呵呵，我都不知道。邹虹在旁边笑。

她们站了会儿，没人请他们坐下来或主动和她们说两句话。张正跟丁世伟说，丁世伟126你是寝室长，你们寝室要准备个节目，礼拜六有迎新晚会，每个寝室都要准备节目。丁世伟说，我没有节目啊。他一边说一边和我下棋。邹虹笑着说，哈哈，不一定要你自己的节目啊，你可以组织寝室里的其他同学。丁世伟说，为什么要我组织。邹虹眨着两只大眼睛，这算是放电散发女性魅力吗，她说，你是寝室长嘛。同时张正也说，你是寝室长啊。又一次我发现，张正说话声音很响。

丁世伟叫：你们谁会唱歌谁会跳舞啊，报名报名。宋安群叫，我们不会唱歌我们不会跳舞。谢文说，我们只会打牌啦。他们发出一阵哄笑。张正说，你们一定要组织一个节目，每个寝室都要准备。丁世伟说，你们寝室准备好了？什么节目。张正说，我们准备好了啊，现在保密，到时你们就看到了。丁世伟说，那我们寝室没有节目，你们准备好就行了。张正说，那

不行，每个寝室都要准备，你们寝室就交给你了，不准备的话，到时你就上台唱首歌吧！邹虹一直在旁边笑，现在她说，哎丁世伟，你不一定要现在就准备的啊，还有好几天呢，你发掘一下说不定你们这里有好多好节目呢。

说完，她们走了，看样子是去到 129、131 游说，丁世伟变得很忧愁，过了会儿，她们从那两个寝室回来了，经过我们寝室时，朝我们满脸笑容地挥了挥手，我不禁也礼貌地朝她们挥了下手。丁世伟有点没有心思走棋，他问大家谁有节目。大家都没有理他，到差不多时间，我们又去美食街吃夜宵，是我说的，我说吃夜宵去啊吃夜宵去啊。大家都站起来准备去，谢文开抽屉拿钱吧，他把钥匙插进锁孔，拔出来又插进去，拔出来又插进去，我们几乎都注意到他这个动作，他笑着说，要么去表演这个节目。时奇说，哈哈，你这个淫棍，你太淫了。

美食街的服务员已经认识我们了，她这么问我们，今天吃点什么啊？她穿着红色的制服，是的，她们每晚都穿红色的制服，我应该已经看见过她们每一个人。时奇觉得她们都很难看，我同意，其他人也表示同意。谢文说，食堂里有个舀菜的女的挺好看，你们看到了吗？时奇说，是不是经常在 5 窗口的那个，皮肤挺白，嘴总是涂得红红的那个。谢文说，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可能就是那个。时奇说，这个我和杨吉都发现了，钱果叫她豆腐西施。他笑道：哈哈。钱果是 129 的一个同学，我还没有跟他打过交道，也没有注意过这个人。停了一下，大概停了咽一口唾沫的一下，时奇说，我觉得豆腐西施不怎么样，宁洁我喜欢死她了，拿着个小拳头举啊举的。我说，宁洁是谁？宋安群说，就是上我们法律基础的那个。我说，～。我没注意到时奇说的这个细节。我说，宁洁也不算好看吧。时奇说，是，

她是很丑，但她太可爱了，生气时腮帮子一鼓一鼓。宋安群笑道：你想搞师生恋啊你时奇。时奇说，怎么，不准搞啊。谢文一阵淫笑，说，就看你搞不搞得上。时奇说，我搞不上？！我搞死她我。大家的笑声是这样的：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天早上，我们上的是逻辑课，教室就在昨天上外国教育史的地方，老师是一个矮矮的没有脖子的人，他看上去大概三十岁，但我猜他的实际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我带着笔记本，这次上课只有我们专业的，教室也基本上坐满了，开始上课之前，我看到李红很活泼的样子，和周围的女同学说话，蔡青比较沉默的样子，这次她们一个穿着绿颜色的裙子，一个穿着白T恤，我发现蔡青其实不漂亮，至于其他的女同学，看上去不难看的有三五个。上课之后，我就看着逻辑老师，他说，逻辑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加二等于四是错的，雪是黑色的是对的。我想，这真的很奇妙啊。但是接着他说，这些更多是些语言逻辑上的问题，我主要要教授教授给你们的是数理逻辑方面的问题，现在，国际哲学趋势的主流是语言哲学，数理逻辑就是用数学的语言表达逻辑，用最纯粹的语言用全世界都可以理解的语言来阐述逻辑问题。

我等着他往下说，他没有再说雪是黑的这样的问题，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串符号，我感到这门课变成了数学课，马上感到很困，我还听说，明年我们还要修一门高等数学，电脑课也要等到明年。我看到有个穿黑T恤的女同学，看上去感觉不错，以前一直没发现，但我不喜欢她厚厚的嘴唇，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早上三节逻辑课后，下午上人体解剖学，不知道为什么要上这样的课，不会真的要解剖尸体吧，我看过好多解剖千

年女妖的电影，教室在生物学院，我们从学校后门出去，穿过马路，往西走了一两百米，到了生物学院，第一次到这个副校区，里面的房子也很旧，跟主校区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房子一个风格，墙灰灰的看上去很旧，让我想到里面的办公室里是不是有白头发的老师在做学问。

教室南北走向，竖形，门窗开在南墙，北墙是黑板，桌椅很旧，我们一个挨一个把所有位子都坐满了，不过女生仍旧坐在前面几排，后面是男生，有些人已经不带笔记本，在自己看小说了，我带着笔记本，每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各门课程的名字。上课的是一个至少六十岁的老人，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退休，当然他的面色还很红润，他让我们把课本翻到第一页，然后他开始读课文，有些词句他觉得比较重要，会在黑板上抄一遍，读完这一页后，他说，同学们现在翻页，我们翻页，他除了翻课本之外，还翻另外一本摆在课本旁边的厚本子，那应该是备课笔记，每次他翻课本一页也会翻笔记一页，一堂课下来，黑板写好了，我也抄了一页笔记。

第二堂课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等他第二次转身写黑板时，我拿着课本、笔记本和笔小心翼翼地打开教室门，门太旧了，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多同学回头看我，我看到时奇吃惊地笑嘻嘻地看着我，老师没有回头，仍旧在写黑板，一边写一边读出他正在写的字，我走出教室，把门掩上。路那边空着好几个篮球场，下次如果人太多就到这里打，篮球场南边还有四个平列的网球场，中间用铁丝网隔着，有空的话，我也学学网球，现在场上有两个人在打，看年纪可能是研究生或者青年教师，打球的姿势很好看。

我回到寝室发现没带钥匙，老头要我登记了名字后给我一

大串钥匙，钥匙孔旁边贴着橡皮胶，上面写着房间号，我找了半天，几乎想踢门进去算了，最后我找到了打开门，要是我把这一大串钥匙也锁寝室里，那只好等他们回来了。我把钥匙还给老头，又问他们买了瓶可乐，我坐在床上喝完汽水，没事干，但觉得很轻松。

我到大家的床上找书看，宋安群床头有一本《挪威的森林》，看上去很新，看来是刚买的，我喜欢它的开头，完全看进去了，一直看到七八十页，失去了对这本书的兴趣，我不能接受里面两个女人对性那么直接的态度，那些性描写也不能带来快感，但是我还是看着，说不定这是本好书呢，宋安群都买来了，我以前没听说过。

#### 7. 对面指示牌的绿小人一闪一闪地原地走动起来

我一直看着直到他们下课回来。丁世伟笑嘻嘻地说，你什么时候逃课回来的？下课时又点名啦，点到你了。我说，呵呵，不会吧。丁世伟说，真的啊。谢文说，是啊，老头说点名算到学分里。我说，呵呵，随便。宋安群说，没有，他们骗你的。时奇说，你这么屌啊，半路逃课。我说，呵呵，上课没意思嘛。接着举了举手里的书跟宋安群说，你的书我看下。宋安群说，，这本书不错，村上春树的，日本很有名的作家。我说，，这本书哪里买的。他说，三联啊，那里书挺好，我经常去那里逛。我说，。我只记得他跟我们一起打牌吃夜宵，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去书店。

晚上我们仍旧去吃夜宵，不过这次只有宋安群，时奇、丁世伟和我，丁世伟讲到 he 不知道拿星期六晚上迎新晚会的节目怎么办，我们不当寝室长是对的。到星期五晚上，丁世伟还没

找到节目，他很愁，很愁地躺在床上，不时大喊大叫砸床板。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谢文建议他上台打套广播体操好了，到熄灯之后，丁世伟还没想到节目，今晚的夜宵他也吃得很少，这时我说，丁世伟我去表演一个节目好了。他马上听到了，说：真的！？我说，真的，我去朗诵一首诗好了，搞笑的那种，不过现在我没法写了，等下我想好了到厕所去写好了。丁世伟说，太好了！我有手电筒啊，我有两支，我给你一支！他从床上跳下来，跳到桌子上，他的头碰到了日光灯，韩洋在抱怨他，不能慢慢下来吗？

丁世伟从抽屉里翻出一支手电筒扔给我，砸了我的肚子一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两只手电筒，他问我，你有纸有笔吗，我有支钢笔，也送给你好了！我说，呵呵，不要不要，我有笔。我握着手电筒躺在床上琢磨，手电筒凉凉的好大一支。宋安群说，写诗啊，你写什么样的诗。我说，就是那种呕吐吐惊起鸳鸯无数的那种。他说，哈哈这个很有趣，你哪里看来的。我说，我忘了，这样的诗不是很多吗？丁世伟说，不要聊了，宋安群你别问了，赶紧先写好啊。我说，你不要着急，肯定可以写好。我大概想了半个小时，他们还在聊天，我从抽屉里摸出笔和纸，当我打开电筒的时候，光一下很亮地照在纸上，我忽然想到，没有光我也可以在纸上写啊。我就这样在纸上写了，写完告诉丁世伟我写完了。丁世伟说，好啊，中午我请你吃饭。

在睡着之前，我又琢磨一下词句，早上起来修改了下，看到昨天晚上写的字怪怪的笔画离得很远，我把它放进抽屉里，丁世伟没在寝室，我去食堂边上的小店买了个面包，一边吃一边往学校正门走。我记得三联书店就在门外那条街上，快走到

校门口的时候，看到有个女同学也在往门口走，我不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但肯定是同班的，我放慢了脚步，可能她也看到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等我走到校门口，街上车来车往，早就不知道她走到哪里去了。我看到站在门口的这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大概十七八岁，不知道他这么站着是什么感觉，大概看人也是一种娱乐，看到美女走过来的话心情会好一点，盼着她早点逛街回来，可以在换岗前再看见她一遍，也可能变得很神伤，想到不能跟这个美女做爱。

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么想，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我站在斑马线上，等马路上的车停下来，也等对面指示牌的绿小人一闪一闪地原地走动起来，旁边还有三四个人在等着，对面也有，我等的原因是怕被车撞上，是的就是这个原因。刚才那个女同学没在等，可能她早就走到对面去了吧。

过了路口五六十米后，我来到了三联书店门口，我徘徊了一下，推门进去了，一层摆着好多精致的柜台，在卖 CD、文具和一些粉红色的小东西，靠墙有一座小楼梯，楼梯口正对着门口，我走上楼梯，它 地响着，二楼全是书架，我穿过楼梯口三片银白色的检测器，收银台就在身后，我觉得有个人眼睛看了我一下，应该就是那个收银员。东边的书架贴墙放着一直顶到天花板，卖史地哲学类书，西边全是玻璃窗，窗前是几根四方的柱子，柱子上像围裙一样套着一圈板，有两个人坐在板上看书，中间是一排排矮矮的书架和桌子，桌子上平放着一本本书，这样可以看见封面。我个人挺喜欢看书的封面，我没有特别喜欢的作者，转了一圈，发现文学类的书放在西边那块，店里很安静，没人说话，我尽量放轻脚步，但木地板还是发出了一些声音，我有点紧张，看到北边还有两个房间，一个关着

门贴着块牌子，写着顾客止步，另外一间是厕所。

我站在当代小说这一栏里找熟悉的作者，没看到几个熟的，我就下楼了，店里让我觉得不舒服，出门之后右拐，走到刚才穿过来的路口，在斑马线这端站了会儿，觉得回去太早了，虽然太阳有点大，我还是转了个身往东走，学校的围墙就在马路对面，前几天都没注意到，原来这条路两边长满了梧桐树，让我想起报到那天看到的那条两边也都是梧桐树的街，街的这边是一个小区，然后是浙江省环保总局，接着是个俱乐部，看上去比较高档，再过去是个旅馆，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斜对面就是那座那天经过的和路面平齐的桥。

我穿过马路，再穿过马路，来到桥上，这座桥大概就两块预制板那么长，桥面下没有桥墩，河水浅浅的很多波纹，看不出有没有流，在朝哪个方向流，我顺着河往前走，这条路，也可以说是河岸，顺着河势弯曲，在人行道和河之间是绿地，绿地上种着柳树。马路对面是学校，我还没有在这个角度看过学校，最东南角一幢很高的楼，墙上竖排下一行字：杭州大学专家楼。还没改成浙江大学。

我穿过绿地到河边看了看，跟在桥上看到的一样，水浅浅的很多波纹，看不出有没有流，在朝哪个方向流。我回到人行道上，往前走了几分钟，看见马路中央有棵树，这棵树看上去很古老，两边砌了水泥护栏，护栏里全是泥土，泥土上出了一片稀疏的杂草，再往前一段，马路对面的围墙断了，出现一个校门，我穿过马路，从这个校门走进学校，经过培训楼，理发店，理发店对面的食堂，超市，团委会议厅，就到了篮球场和篮球馆之间的水泥路上，团委会议厅和篮球馆连在一起，再往前过一个十字路口，就是教学主楼，主楼对面的教学楼正在被

拆掉，我还知道再过去就是花园，就是图书馆，不过现在我还走在篮球场旁边，一边走一边转头看他们打篮球。我在十字路口右转，这条路叫学知路，我顺着这条路回来。

丁世伟在寝室，他看见我回来说，你回来啦，我再等你去吃饭。

我们就去吃饭，他带碗，我也带碗，他付了我的饭钱，额外打了半斤腊肉，闷在一只塑料碗里，我们回到寝室吃，吃完了那腊肉还有半碗，扔到走廊上的垃圾箱里。我说，其实这给那赵老头下酒挺好。宋安群听到了，他说，你管他这么多干吗，他要吃会捡起来吃。我想想也有道理，要扔掉的东西不要给人家吃。

我跟丁世伟说，睡完觉去打篮球吧。他看着我说，好。他眼睛突起，眉毛很浓，看上去想要和我吵架。我们都在睡觉的时候，门框上面的喇叭响了，我第一次注意到门框上有这东西，这东西嘶啦嘶啦地说，126 电话！126 电话！我听到赵老头的声音就从走廊里传来，126 电话！126 电话！这两个声音都可以听见。我从床上坐起来，大家都坐起来了，我离门最近，下床穿了鞋跑到大厅登记台，赵老头对着我说，126 电话！我说，我 126 的！他说，啊呀，你 126 的，你接啊。

我接起电话，电话里有个女声礼貌地笑着，问我是谁啊。我告诉了她。那声音说，你呀。接着她自我介绍，我没听清她是谁。她主要告诉我下午可以带着学生证到篮球馆领校服，让我通知也同时通知其他两个寝室。

一定要通知到啊，她说。

我请她放了心，到寝室跟大家说了遍，然后跑到 129、131 寝室门口重新说了一遍，他们大部分也在睡觉，我没进去说，

有人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作问题问我，我只好对他说是的，然后把话再重复一遍。

我跟丁世伟说，那我们去打球吧，顺便领校服。结果大家都起来，我们到了篮球馆，门口挤着很多人在领。我和丁世伟说，这样要领到什么时候。我拿着他的学生证从边上绕过去，这样挤起来更快一点，过了会儿，我快挤到最前面了，但前面有个女生总是不动弹，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到这么前面的，可能被人挤过来的。我拍拍了她的肩膀说，挤啊，这样你怎么领得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她艰难地回过头为难地说，我挤不动啊，要不你到前面来吧。

我挤到她前面，再挤到最前面，三四个中年妇女坐在桌子后面。其中一个问我多高。我把学生证给她，同时告诉她身高，她从身后一堆衣服里翻出一包递给我。我接过，又给她丁世伟的学生证，勉强转过头来喊：丁世伟你多高啊！幸运的是丁世伟马上听到了回答我。我告诉那妇女，她又从身后那堆衣服里翻出一包给我，这堆衣服山坡似的，在她身后还矮矮的，再远一点又高又壮，几乎撑满了整个篮球馆，一直到最远处整整齐齐地靠着后墙 着。

刚才那个女生在我后面，她也拍了拍我的肩膀很不好意思地说，你也帮我领一下吧。我接过她的学生证，没来得及看什么名字什么系递给了那妇女，又问她多高，她说，161。我跟那妇女说，老师，161，女生的。妇女说，你这样不行的，一个人领三套，现在我给你，下次可不能这样领东西，别的同学排队都白排了，这就是变相插队知道吗？我说， 。她去身后翻衣服，后面的人在拼命挤，挤得身后那个女生的胸脯贴在我的手肘上，我感到她也感到了这一点，想扭动一下身子摆脱这

，但看来后面的人挤得她那会儿动弹不得。妇女给了我衣服，我举着三包衣服拼命挤出来，看了一下号子，把一包给丁世伟，等了会儿，那女生挤出来了，我把她的那包给我，她满脸通红地说了声谢谢低着头马上走掉了。在回寝室的路上，我跟丁世伟说了刚才那女生的情况。丁世伟说，真的啊，那女的挺漂亮的。他睁着爆眼看着我。我们拆开了校服看了看，黑裤子红衣服，很难看。我们又出寝室往篮球场走，半路遇到了宋安群他们，他们也打算把校服先放回寝室再说，我和丁世伟先去，他们等下过来。

篮球馆的另一个门也在发校服，这个门正对着篮球场入口，我和丁世伟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个人叫丁世伟，原来是邹虹，旁边还站着一个女同学，看上去就是上逻辑课看到过的那个穿黑T恤的，这次她穿着件很难看的衣服，她们正在领校服，她们俩笑着看着我们，我们走过去，邹虹巧笑的样子，她问我们打篮球去啊。我们点头。那个女同学说，她也很喜欢打呢，等会儿她也要来打。丁世伟说，好啊好啊。她说，你们校服领了吗？丁世伟说，领了，刚刚领了。她说，领了啊，我给你们打的电话，好像是孙智正接的电话。我说，啊，你啊。她说，哈，是啊，声音听不出来啊。我说，没听不出来，呵呵。

邹虹一直在旁边笑着，接着她问丁世伟节目准备得怎么样了。丁世伟说，好了啊，孙智正朗诵诗歌。他指着我，邹虹说，啊好啊，别的寝室就是唱歌什么的，诗歌朗诵好啊，很特别，我正要给他们报节目单呢，本来还要到你们寝室来问。她问我朗诵多长时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说，大概一分钟吧。她说，啊，这么短啊。我说，，写得就很短。她说，。这有点拖长音。

我们四个互看着笑了一下，那个女同学说，那你们去打球吧。

走进篮球场，快走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场地，我问丁世伟这个女同学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方娜。我奇怪他还真知道。我们蹭别人的球打，过了会儿，宋安群、刘青松、时奇来了，我们打四打四半场。打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他们累了先回去，我和丁世伟继续打，练带球转身的动作，大概过了十几二十分钟，我们也回去了，方娜没有来，篮球馆门口还挤着很多人，跟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差不多。

晚上吃完饭洗完澡，准备出发去迎新晚会，我有点紧张，刚开始的助人为乐的高兴劲全没了，丁世伟一直没说让他看看我写了什么东西，宋安群拿过去看了，看了之后哈哈笑，然后大家都传阅了一遍，时奇说我是色狼。我感到轻松了一点。

#### 8. 我喜欢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的人

迎新晚会就在篮球馆旁边的团委会议厅开，这是我今天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到这个地方了，已经来了很多人，这个厅大概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天花板很低，挂着一个铁棚，铁棚上挂着旋转球、射灯，底下黑糊糊全是闹盈盈的人，靠近门口这片堆着一大片椅子，有些人已经坐下来了，舞台上亮着灯，邹虹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站在上面拿着纸说着什么，还有一个驮着肩膀看上去很屌的男生，他们可能都是大二的，我们找了椅子坐下，慢慢地，这些人基本上都坐下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挺成熟的男生在安排人安放桌椅，最终，我们一圈圈地坐着，围着中间一块空地，最里面一圈是桌子，上面摆着水果和零食。

再过了会儿，几个老师模样的人来了，系主任李来了，辅

辅导员陈和杨也来了，还有一个男的不认识，看上去像那种没有人情味的老师。那个戴眼镜的男生招呼他们坐下。过了会儿，丁世伟说已经六点四十多了，说好六点半开始的。还过了会儿，邹虹和那个女的宣布晚会开始，她们先介绍了老师，那个看上去没有人情味的老师姓高，系团委书记，接着介绍了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叫曹元勇，学生会副主席，大三，再接着她们自我介绍，那个女的姓高，叫高飞，大二，邹虹也做了自我介绍，我觉得高飞长得还行。

节目开始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上台，像邹虹说的那样，确实好几个人唱歌，还有跳民族舞的，跳得不怎么样，接着草蓁上台了，和一个男同学，还有那个上法律基础课看到过的女同学，她穿着牛仔裤格子衬衣，和那双我看见过的高帮运动鞋，他们表演一个小品，模仿郭富城做的饮料广告，大家笑得很开心，我听到邹虹介绍演员的时候说，那个女同学叫肖晓，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过了会儿，高飞开始说，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同学表演诗朗诵这样的话，我站起来往台上走，她还没说完，我已经快走到台上，在我走的时候，我听到周围的同学都在笑，有人说，他穿着拖鞋。接着我接过邹虹的话筒开始背诵，讲的是一个男生在女生寝室楼下徘徊，希望得到一把钥匙，跑到女生寝室里去，最后劝诫女同学关好门窗。同学们没有笑，大概他们没听清我在背什么。我把话筒还给邹虹准备往下走，高飞拦住了我说，古代曹植七步作诗，你能不能根据今晚的情景做首诗呢？我说，我没这个能力。

我回到座位上，其他节目接着往下演，我坐在书记高的后面，他转过头来严肃地跟我说，这样的场合你不能穿拖鞋知道

吗，在寝室里可以穿，但这样的场合不能穿。我说， 。接下来我觉得浑身轻松地看着节目，有个节目是知识竞赛，男女一对对站在一张报纸上，回答错一道题报纸就对折一下，这样几道题下来，基本上没有立脚之地了，男女挤靠在一起，如果有哪个男的把女的抱起来，就可以多回答几道题，棍棍和一个牙齿很翘的女同学站在一起，那女同学笑得很开心，但又做出不要意思的样子。草婴回答得很好，看上去知识很广，他几乎报全了金陵十二 的名字，这个节目结束后，他又拉了一曲《梁祝》，不过拉到一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再拉，同学们都在笑。我问宋安群他拉得怎么样。宋安群笑着说，全走调了。

过了会儿，主持人宣布跳舞时间到了，四壁的灯都关了不  
少，灯光幽暗，音乐抒情，没有人下场跳舞，曹元勇拉大家下  
场，最后终于有三四对开始跳起来，邹虹和辅导员陈也在跳，  
看上去还跳得不错，不过陈太矮了，可以从他的头顶看到邹虹  
的额头，过了会儿，音乐突然变得激昂，灯光闪射，这三四对  
分开独自扭动，曹元勇又开始拉大家下场，没人下，刚才那个  
驮着肩膀很扁的人在跳，他跳得特别好，手脚扭得像断掉，很  
有节奏感，我有点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  
的人。

跳完舞后就散会了，我和丁世伟宋安群走在一起回家，周  
围也全是从会场散出来的同学，我看着前面同学晃动的背影，  
听到他们在兴奋地说着什么，觉得既开心又悲伤。我感到有点  
失落，可能是因为晚会结束了，也就是一件事情结束了，不管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跟我看完一部录像看完一部书的感  
觉差不多。

回到寝室熄灯后，他们在议论今天看到的女同学，讲的最

多的是那个牙齿翘起的女同学，他们觉得她太丑了，我相信他们觉得有几个女生比较好看，但不好意思说，在骂一个女生难看的时候，可能心里想起的是那个好看的女生。时奇说得最凶，但我猜不出他心里喜欢的是谁。他们商量好第二天去逛街，我不想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真的去了，他们说去武林广场，我没有去，我不想这么早起来，等我起来的时候，只有韩洋还躺在床上睡觉，他基本跟自己系的同学玩，很少跟我们玩，但是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有时他会和时奇聊聊体育，但是他的表达能力不怎么好，好像有慢性鼻炎，一边说话一边吭鼻子。

我在洗脸刷牙的时候想好，等下去借书看。我在老头那里站了好一会儿，看到一本叫《我爱美元》的书，题目吸引我，我拿下来翻了翻，又放回去了，以为是那种流行小说，我找到了本贾平凹的《土门》，黄色封皮，拿回寝室看，寝室门上插着一卷纸，我拿下一看，原来是中文系的系刊，挺感兴趣，开门进去，里面没人了，韩洋已经走了，我把《土门》放在床头，开始看那份系刊，只有厚厚的两张纸，中间订着两枚订书钉，正反都印着字，上面有篇文章叫，妈妈，我和你的爱情都丢了，我看了一下，还有几首一个叫行者的人写的诗，我看不懂他在写点什么，但我觉得他们都写得比我好，背面是影评，一篇评王家卫，还有两篇讲北野武和黑泽明，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三个人，就使劲记住了这三个名字和上面介绍的电影，想以后有机会看一下。

我去吃饭的时候，把这份系刊带到食堂一边吃一边看，吃完之后也看完了，我把它垫在席子底下，打算以后收到什么的刊物全垫在席底下。接着我就坐在床上看《土门》，门口人来

人往的，不过我背对着门口，只有在转头时才看见，等看得困时，我下床关上门睡觉，醒来后，到 浴室用冷水泼了脸坐到床上继续看，这时房门是打开着的，房门和窗口对着，似乎有点穿堂风，我抬眼的时候，也看得见厕所那扇窗户和松柏，如果细看的话，也看得见 11 幢前的情景。

我看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快把这本书看完了，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好像是一本匆匆赶制出来的书，它最好压缩成一个中篇，里面有个情节，就是那个男的的一只手接了女人的手，小便的时候这只手有点蠢蠢欲动，我觉得挺好笑的，又觉得无聊的，在看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放下书去买瓶可乐，去洗个脸，去上个厕所，这样分段把做完一件事情，变得比较不那么让人烦躁。

我快看完时，草婴进来了，刚才有好几个人进来过，打个招呼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草婴问我在看什么书啊？我笑着把封面亮给他看。他坐下来和我很认真地聊了会《废都》，他觉得贾平凹没必要这样糟蹋自己。我不这么看，但没反驳他，我对还不熟的人比较客气。他又问我这本书怎么样。我说还好吧，就是里面有句话看得挺难受的。他说，什么话啊。

我说，就是那句形容一个人忙时，他老是用那句裤 都还是湿的。

他呵呵笑了一阵说，一个人忙，为什么说裤 湿，为什么这么形容。

我说，就是说撒尿都没功夫，还没撒干净就赶紧又去办事了，结果又流出来了。

他哈哈笑，说， ，这个蛮有意思的啊。

我说，是啊，是挺好玩的，可是他老是用这句，我在他的

好几本书上都看到过了，我都看烦了，他肯定哪个人那里听来的，就老是在书上用。

他呵呵呵笑。他坐在我的床沿上。他说，你看了一下午了？

我说，是啊，没什么事，我都烦死了，还不如高中上上夜自修。

他说，，那时还觉得蛮充实。过了会儿他又说，那晚上我们去上夜自修嘛。

我说，好啊好啊。

他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丁世伟他们回来了，他们去了武林广场，还是西湖逛了一圈。谢文说刘青松红绿灯都不会看，红灯停绿灯行都不知道。我说，这个小学课本上不是有吗，红灯停，绿灯行，对了，那黄灯是干什么的？谢文奇怪地看着我，过了会儿说，黄灯就是提示你要变灯了嘛。我说，。这个小学课文上好像没讲。宋安群说，杭州的公交车都没售票员，乘车要准备好一元硬币，投投币箱里。我说，那没有售票员谁知道你有没有投。丁世伟说，司机看着嘛，那箱子就在司机旁边。我说，，那投游戏机币行不行。丁世伟说，看不见也不要紧。谢文说，看不见你不投也不要紧。丁世伟说，一块钱你就别省了。我想想有道理。

吃了晚饭，我在寝室等草婴来叫我。我已经看完《土门》，准备带《人体解剖学》去看，这本厚厚的，比其他书长一倍，我想把它看得熟到知道那张插图在哪页，哪页的注释里说了什么也要一清二楚，以前我就是这么看历史的。草婴带着一个书包，我问他带了什么，他说带了好几本，主要想看看《教育概论》。《教育概论》由一个年轻的光头给我们上，他的脸老是红红的，不是喝酒闹的，好像在全面发炎，经常讲着讲着自己不

可遏制地笑起来，大家过会儿也会笑起来，主要是失笑他为什么笑。我不讨厌这个有点傻傻的老师，不知道他引用的还是书上引用的一句话，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你忘了所有学过的东西剩下来的那些。我希望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事实上，我已经上了一礼拜课了，就听到过这么一两句。

草婴有一辆自行车，我等着他从车棚里把它拖出来，他把包斜挎在身上，看上去很青春，他载着我到系楼去找教室，这辆车的笼头有点滑，我随时准备在摔倒之前从车上跳下来。我们没有想到教室里坐着好多人，大部分是女生，有个尖下巴的女生是草婴那个专业的，看着我们进去，朝草婴很灿烂地笑了下，并转头帮忙看到一排空位指了指。我们在排空位上坐下来，中间隔着一个空位，那个女生等草婴坐定了，看着他微笑了一下转回头看书。

我开始看书，要记的东西太多了，画得课文一道道的，我一边记一边看前面的人，他们都在低着头看书，偶尔会抬起头来，还有人走出去走进来，头顶有八支日光灯，照得教室雪亮，黑板一道道粉擦擦过的痕迹，前面的木头讲台上就放着一个粉擦，还有两盒粉笔和一张快要飘下来的白纸。草婴还在很认真地看书。我厕所里洗了手，在走廊里站了会儿，走到三楼的楼梯平台上，透过窗户看外面，对面教学楼左东朝西，正好垂直于这个窗户，我看见那些教室窗户透出灯光，灯光照亮了窗外树枝的一部分，底层有个复印室，红红的三个字在夜色里还看得清。

我走回教室坐下，草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过了会儿，他又看着我，朝教室外面一晃头，笑着说，走。

我说，走。

我们整好书站起来，我小心别让凳板一下子竖起来发出响声，那个尖下巴的女生还是察觉到我们起身了，她朝着草婴做出夸张的嘴形，没发出声音，她的唇语是：走啦？

草婴微笑着点点头。她做出一个失望的样子，马上又笑开脸，朝草婴摆摆手，这次她的唇语是：拜拜。

### 9. 蒋正亚

我们走出教学楼，我跟草婴说，看来那个女生对你有意思啊。草婴笑着说，瞎说。他慢慢收拢笑脸：她就是性格比较开朗，为人比较热情。等说完这句话，他神情变得严肃，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

我说，呵呵，她可能觉得你帅，看上去你了。

草婴连连摆手说，没有没有，她这么丑。

他载着我回寝室，一路上仍然摇摇晃晃，我仍然准备着随时跳车，等到了寝室楼前，我站在门口的空地上等他把车放进车棚，他斜挎着包把车推到那一排排自行车的深处。门口人来人往，大厅里亮着灯，楼梯口旁边的那面镜子闪着光，有时很亮的一下，有时是黑的，那天在车站碰到的老乡从门口走出来，他看见了我，朝我点点头，微笑着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微笑着说，在等人，你去干什么？他说，去吃夜宵，寝室同学在等他。说完他微笑着示意他要走了，我也微笑地示意那你走吧。

我等着草婴放好车回来，他说，这些人放车怎么乱放，好多车倒着，根本放不进去，我一辆辆给他们扶起来，才放进。

我说，你随便找个地方放一下好了嘛。

他说，随便找你也找不到地方。

说完这些话，我走到寝室门口了，他继续往前走，他住

129 寝室，在我们寝室斜对面。

丁世伟他们在打牌，放着赵传的歌。丁世伟问我去干什么了？我说去上夜自修了。他看着我想了会儿说，奖学金该你拿了。时奇说，我也要去上夜自修了，这样天天虚度岁月真是不行啊。宋安群笑着说，哈哈，你算了吧。谢文说，就你。时奇说，就我，我怎么啦我，我就要好好学生天天向上了呢。

我坐在旁边看他们打牌，脑子基本上没在牌局里，但也没想什么，王力也在看。打了会儿，他们开始闹了，时奇把牌扔刘青松身上，刘青松扑进去，时奇拉住了他的手，谢文也拉住了他的手，把他趴在桌子上，刘青松使劲挣扎，把录音机碰到地上，砰的一声。我想这下时奇该不高兴了，没想到他仍然很高兴，把录音机捡起来放桌上，做出架势一掌把它推到地上，宋安群踢了它一脚，丁世伟哦哦叫着，我和王力笑着。

过了会儿，赵老头还有另外一个很胖大的老头跑过来了，他们在门口叫：你们在干什么！这么闹！

看样子，他们以为在打架，看看只是在玩，骂了几声走了。

他们也累了，歇下来，录音机重新插上电后，还放出赵传的歌，宋安群跟着唱，唱得很难听。我跟他们说，去吃夜宵吧。没人响应。

过了会儿，丁世伟说，去去，我和你去吧。

我们在美食街各自要了碗砂锅年糕，面对面坐着吃，热气弄糊了我的眼镜，我摘下来放在桌上，等镜片清晰了再重新戴上。他问我眼睛几度。我问他眼睛没近视吗？他的眉毛这么浓，两只眼睛直 地看着我。他摇摇头说，没近视。我说，怎么回事，你看小说吗？他说，看啊，金庸古龙都看。我说，书读到现在，小说又看，眼睛还不近视，简直是个奇迹。他说，哎

呀，这没什么的。我没再说什么。过了会儿他说下个礼拜他要去看看一个女同学，在一所我没有听说过名字的学校里，让我一块去。我很愿意到陌生的地方看看，接着我想到一件事，问他那个女同学是不是来报到那天来找他的那个女的。他想了会儿，大概在想我说的是那个，点了点头。他已经吃完了年糕，没有喝汤，手肘支在桌沿上，看着我告诉我慢慢吃吧。我在喝汤。

到了那天，他骑着自己的车，我借了王力的车，我们在下午出发，大概三点多的样子，这时太阳已经不怎么热了。他先给她打了电话，我带着地图，地图放在车篮里。我们出学校北门，往东北方向去，他在前面骑得飞快，故意往人多的地方挤，在空的地方把车骑成Z型，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觉得很好笑，我把地图捏在笼头上，一边骑一边抽空看一眼，看看他大概要骑错路了就大声喊他，他一听见就在马路中央一个急停，弄得后面的车躲闪不及，我们大概花了四五十分钟，骑到了那个女同学的学校。

这个学校在一条弯路上，弯路的一边是她们学校的围墙，一边是木棚，开着无数的小店，我在学校门口等着丁世伟，他去买了两大袋水果，保安拦住我们问我们去哪里？他说找英语系谁谁谁，保安放我们进去了。这个学校很小，像一个中学，一幢教学楼，一幢实验楼，一个操场，一座食堂，食堂和寝室楼之间是停车棚，丁世伟给她打了电话，我们站在寝室楼门口等，上楼下楼的人里有女生也有男生，看来男女生分住同幢楼。

过了会儿，一个胖胖的女生跑下来，她留着短发，看上去很乖的样子。丁世伟介绍我们认识，她叫蒋正亚，跟我妈妈一个姓，我们相互微笑了下，丁世伟指着我跟她说，这是诗人。我很惶恐。他们笑了。他把水果递给她。她说，哎呀你干吗买

这么多水果。丁世伟说，一个人吃不了，给你们同寝室的吃好了。她接过水果上楼去了，我们把车停到车棚里，坐在自行车上等蒋正亚。

过了会儿，她跑下来了，胖胖的胸脯一耸一耸的，我觉得她好像换了件衣服，但不能肯定。她说，那我们在学校里转转吧，我们学校很小的。我们从教学楼旁边走过去，教学楼后面就是操场，操场的对面有两幢水泥看台，我们沿着跑到走，走到水泥看台前，好像走到了一个目的地，我说，要么上去坐坐吧。蒋正亚说，好呀。

我们坐在水泥看台上，感觉像坐在台阶上，操场上的草很齐整。我说，你们学校没人踢球吗？她说，我不知道，有人踢的吧，我不踢球。我说，我们学校的操场光得像沙漠，还有一个倒长得很多草，草长得很好，但我们进不去，体育系的人才能进去。她说，哦。丁世伟问她学习的情况。她指指操场那边的教学楼说，我们教室在那里面，三层，每天晚上我都去上夜自修。丁世伟说，，你还这么认真啊。她说，不是啊，我还要考专升本啊。

我站起来，走到稍远一点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聊天，我走到看台的顶端，阳光斜斜地照过来，过了会儿变得很黄，晒在脸上温热温热的，但还会在头发下面蒸出汗来，我对这样的阳光有经验，眼前就是学校的围墙，中间一段段的铁栅栏，围墙外面种着松柏，铁栅栏和松柏的影子投在看台后面的地上，看台的影子应该投在操场上，不知道这些松柏是学校种的，还是街道种着，隔着这些松柏望出去，街上的车开过去，声音好像小了许多，我一耳朵一耳朵地听见丁世伟和蒋正亚聊天，他们在讲高中同学，有的考到了上海，有的考到了北京，当然更

多的在杭州和老家，他们打算在杭州搞同学聚会。

我在这个看台顶待厌了，从旁边的台阶走下来，走到另一幢看台上，我从底走到顶上，在顶上散步，走下来，在随便哪级上走来走去，看看操场，从看台的这端走到那端，有段时间就坐在看台上，看台温温的，我先吹了吹灰尘，然后坐上去把双手搭在两腿上，我已经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过些时候转头看看他们，他们还在说些什么，阳光晒得我很舒服，但我有些饿了，我觉得身上有股使不出的劲儿。

过了好一会儿，天已经有点黑下来，我快要忍不住去叫他们了，丁世伟叫我了，他们从看台上走下来，我也从看台上走下来，这次我们不再沿着跑道走，穿过草坪，走到上面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草长得未必那么好，发黄，被阳光晒蔫了。我们去食堂吃饭，他们学校的食堂不用饭盘，用一只只一次性碗，我占了一个座，等他们把饭菜买过来，他们买了很多碗菜，我吃完了一碗饭，跟蒋正亚说，我还需要一碗。这样说的時候，有点不好意思。她说，马上又去买了一碗，我把这碗饭吃完了，他们的一碗饭还没吃完。我不知道丁世伟什么时候吃饭这么慢。蒋正亚说，你不要光吃饭嘛吃点菜啊。

吃完饭后，我们坐在椅子上消了消食。蒋正亚带我们去看她的教室，教室在三层，教学楼的大厅里放着一面镜子，上楼梯的时候，我扫了一眼镜子，看见自己很茫然失神的眼神。教室里已经好几个人在看书了，我们隔着门上的玻璃往里望了望，下楼之后，丁世伟就跟蒋正亚告辞了，她送我们到学校门口。

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路对面的那些木棚挂起了灯笼，很多学生在那里可能快乐又未必真的那么快乐地挤来挤去，我和丁世伟推着车挤过这些人，在外面的马路上骑上车，马路上几

乎没有人，就机动车道上汽车开得呼呼的，路灯把路照得空荡荡的，我和丁世伟并排地飞快地骑着，骑了一段，我们慢下来，丁世伟跟我说，蒋正亚高中的时候对他很好，高考复习的时候，每天会在他桌上放一罐红牛。我说她这么有钱啊。他说，她家里开厂的。我说，看不出来啊，看上去挺朴素的。他接着说，还有一个女的也对我很好，高考之后，同学到我们家玩，她们俩都去了，两个人都住我们家，另外那个女的长得很高，现在去上海了，长得比蒋正亚漂亮，很活泼，嘴巴很会说话，我爸我妈不喜欢她，喜欢蒋正亚，觉得她实在。我说，，高中女同学就住你家了啊。他说，本来蒋正亚不会住的，她妈妈打电话到我家要她回去，因为那个女的在我家嘛，她就不接她妈妈电话，也要住在我家。说完这些，他问我高中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我说没有，我只有很要好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威风，去成都了，一个叫李建宏，去北京了，那个时候他们叫我们三剑客，我们都比较喜欢写东西。

我们说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下坡，我不记得来时有过上坡，丁世伟叫，坐直身子举起双臂直冲下去，我觉得他很畅快淋漓的样子，我跟在他后面，骑得不比他慢，但我仍旧感到身上有股使不出的劲儿。在前面一个十字路口，丁世伟停来说该怎么走啦？我找不到地图了，大概刚才被风吹走了，我还记得大方向，说就这样走吧，大方向没错就行。我们继续往前很快地骑，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到了一条熟悉的街道，这条街跟我们学校就隔着一个街区，刚才我们去的时候，我没怎么留意这条街，现在街上摆满了小摊，跟蒋正亚学校门口似的。

丁世伟想去逛逛，我不想逛，他随我回学校了。寝室里在打牌，刘青松不想打了，刚好丁世伟坐下去打。我把车钥匙还

给王力，他坐在床上弹一把吉他，我问他自行车多少钱，在哪里买的，这把吉他多少钱，他以前会弹还是怎么样？他一一回答了我，补充说他报了吉他班。我想我也报个什么班吧，我还想去买块滑板。

## 10. 四朵金花

接下来几个礼拜，我报名参加了金融协会和花草协会，选修了乐理基础。我都是在寝室里等，一般到晚上八九点钟，就有些人站在门口敲开着的门，他们一般是大二大三的学生，做出能说会道的样子，叫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协会，一般入会费是十块钱，其他的旅游协会、登山协会我都没有兴趣，这真糟糕，金融协会会费要三十块。我问过那个人为什么要这么贵。他微笑着说，因为这是很值钱的协会。

他告诉我，金融协会每周会举办一两次讲座，我注意到食堂门口的公告栏就可以了，每次都会有很多人去听，但要有我们协会的会员证才可以进场，保证你半年下来就是一个金融专家，我们会请很多业内的名家，金融系的老教授跟我们讲课，听他们讲课是很享受的。

我还没享受过听课。花草协会我也报了名，第一次晚上去上课的时候，人太多了，我没进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每次在学校里走来走去，看到路边的花草，想本来我可以叫出它们的名字。

金融协会的课我也去上过一次，在他们开课之前的某个晚上，他们真的给我送来了会员证，叫我自己把照片贴上。那天我去上课前，就贴上了照片，揣着证书去了，我是踩着点去的，结果一个大教室里全是人，窗台上过道上都坐着人，门口挤满

人，我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了，一直往里挤，挤到教室最里面的角落待着，四周全是人跟公交车似的。教室里闹哄哄好一会儿，我估计已经迟了半个多小时了，终于有人上讲台了，叫大家安静下来，他说了一大通话，是在讲金融协会的历史，他下去后，一个老师模样的人上台讲课了，他的声音太轻，我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只看见他在黑板上划了些道道。我看到有些人从窗口出去了，一气之下，我也从窗口出去了，我想不如自己去图书馆借书自学吧，我还没去过图书馆，图书证就放在抽屉里。

乐理基础是我选修的，第一堂课我去的很早，在红房子里上课，我发现红房子还有个名字叫时间吧，我更喜欢时间吧这个名字，晚上去这几个字亮在墙上，白天就是几圈铁丝。来的人照样很多，幸好我已经坐定了，上课的是个气质很好的女老师，四十岁左右，长发，白皮肤，戴小小的眼镜，她说，你们不要挤，第一堂课这么挤，接下来的课就不会这么挤了，你们没有几个会坚持下来。她坐在钢琴旁边这么说，我觉得她说的话不错。

她弹了几个音，大家就不再吵了，钢琴旁边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画着一些音符，她说，先教我们简谱，到最后几堂课，大家学得还可以的话教五线谱。我去上过三四堂课，很认真的做了笔记，到后来我就跟不上了，完全不知道她弹出的是什么声，她嘴巴里说着什么。最后一次去上课时，她叫同学回答问题，叫到了吴素莲，我说不会是吴素莲吧，想不到真的是吴素莲，她也报了这个班。我朝着她微笑，不过她没转过头来看见我，但也许前面几次课她已经发现我也在上这堂课。

除了这些协会，我还报名参加了老乡会，会费也是三十

块。这个收会费的人说家乡话，让我觉得怪怪的。过了些天，他打电话到我们寝室让我去世纪之光那里集合。我到了那里，发现了好多高中同学都在那里，一共有十二个，姜涛、吴素莲、杨格、萧西、吴平、郑 等等，还有好多个我不认识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在车站碰到过的那个。她们女同学手拉着手在那里聊天，我在寝室楼里遇到过姜涛几次，他在政治系，寝室也在一层，这次我在电话本上记下了他的寝室号和电话号码。

等拍完照后，他们说要去某个唱歌房唱歌，我突然不想去，很意外地做到了真正不去，在他们各自聊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回来了。隔了一段时间，姜涛给我送来当天拍的合照，问我那天怎么没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巧的是我们班也有个老乡，第二天上英语课，课间我感觉前面第二排有两个女同学在议论我，她们微微转过头看我，有时狠狠看一眼，回过头去窃窃私语，格格笑。过了会儿，好像为了证明这不是我的幻觉，其中一个女的，用方言问我是不是县人。旁边那个女的靠在她肩上笑。我停了下，也用方言说，是啊，你也是啊？她说是呀，我是一中的，我有个初中同学也在你们马中。我说，那是谁呢？她说，曹洁你认识吗？

曹洁这个名字我好久没想起了，我 了下，点点头说，是啊是啊。她告诉我，她跟曹洁初中同学，当时她们很要好，另外还有两个女同学，四个经常在一起玩，同学们叫她们四朵金花。

我说， 。

这个女同学叫唐香，虽然还坐着，我看得出来长得很矮，大概跟曹洁差不多高，她的脸圆乎乎红彤彤，用皮筋扎着辫子，剩下的头发乱糟糟的，我觉得她长的很难看，而且很土。所以

我没有压力，和她多说了几句。晚上回到寝室，我看老乡会的合照，上面没有唐香的照片。

过了几个礼拜，班级组织秋游，我跟她又说了几句话。她问我跟曹洁有没有联系。我说，有啊，我写过信给她？她说，。看了我一眼，笑嘻嘻地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想，原来丑女人也这么八 啊。我说，还没有收到回信。

我跟她相隔一臂的距离走着，旁边就是西湖，我第一次看到西湖，这个湖不小，看上去也不太大，我们可能在沿着它的北岸走，我问她你知道教育学的杨格也是老乡吗？她说知道啊。说着说着，走着走着，终于到一个草坪上了，上面已经坐着很多人，先到的同学有的坐在草坪上，有的站着，等人都到得差不多了，张正、孔繁六、薄冰在招呼大家坐下，我看着孔繁六的样子，他看上去比唐香还丑，但确实很能干，我一直在观察他，我也在看李红 、邹虹、方娜和一个我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同学，我在猜她可能叫的名字。

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坐下，女生垫着塑料袋、凉伞、书本、餐巾纸，还有的把手掌垫在屁股下面，她们一共有 27 个，我记住了全部的名字，但还不能一把名字对上号。男生 17 个，我差不多记住谁是谁了。张正和孔繁六站在圈中心主持，玩丢手帕，中招的人站到圈中央表演节目，有跳舞的，有唱歌的，大部分都唱歌，有个胖乎乎的女同学背了首诗，她说这时刚才针对现场情景刚写的，她用了些华丽的词句，我听不清她在表达什么意思，记住她的名字叫易芬，以前没注意到这个人。

圈子外面站着一些游客在看，我看他们笑得比我们还开心。过了会儿，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已经表演过节目了，游戏已经不太能玩得下去了，张正宣布解散，大家自由活动，131 有

人带着牌，我挺兴奋跟他们一起打牌，因为我跟他们还在熟悉的过程中。我们四个人在打，周围坐着三四个人在看，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129的，我不认识他，好像就是钱果，时奇好像跟他很熟，周围的人好像都跟他很熟，经常跟他说话，他好像是个意见领袖。

他们打杭州牌，这个牌我不熟规则，打了几盘，其中有一手我不清楚是不是可以这样出牌，问旁边这个人，他说，你在打嘛，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嘛。我就不再问他了。我听他们就在叫他钱果。打了几盘，我不想打了，让钱果打，他也不打，我就让棍棍打，棍棍看上去也不太会打，钱果还是坐在旁边看。棍棍接过牌的时候，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叫他棍棍，他说，我也不知道。有个人说，就是看他高看他瘦嘛。我想，这个名字也太淫荡了。他们还在叫另外一个同学大柱，这个名字也很淫荡。

我走出草坪去找厕所，从草坪到那些礼品店和饭店之间是条宽阔的水泥路，路上全是慢吞吞走来走去的人，我寻找厕所的标志，看来都是那些朱红色的礼品店，我想去问问店员哪里有厕所，看了几家都是些年轻的小姑娘在看店，我不好意思问，想了想只好到饭店里，我找了家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店，现在天色已经不早，店里坐着好多人在吃饭，我朝店门口走去，两个穿着旗袍的小姐开了门，我很不好意思，走进店里，我看到左手边有道楼梯，楼梯下就有个厕所，一个服务员正笑着朝我走过来，我赶紧跑进那个厕所锁上门，透过墙上的小窗口，外面应该就是西湖，看不见，只看见上面的天空，蓝蓝的一块还有些说不上什么形状的白云。

我出门的时候没遇上刚才那个服务员，门口两个小姐仍旧

微笑地开了门，走出饭店，我感到很轻松，看到草坪上面他们还坐在那里，聊天的聊天，说话的说话，我觉得没什么事就继续往前走，走过一段路，绕到一排店的后面，那里的水泥路上人少了很多，我坐在湖边的一个水泥墩子上，这个墩子长方体，没有屁股那么宽，坐得不舒服，墩子和墩子之间是粗粗的铁链，由一些菱形的角铁串起，我晃了晃，挺沉的，手感光滑，看来很多人摸过。我看了看湖，可能因为有水的缘故，吹过来的风比在草坪上凉些，在这里可以看见湖的对岸，还有一道堤。

我很想到堤上走走，但看来还是有点远，就回去了，坐在草坪上看大家打牌，等大家说吃饭吧或者回去。大家说的是吃饭，很多人从包里拿出食物来，我什么都没带，只好跑到那些店里买了包饼干和一瓶水，大家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有女生带了桌布来，摊在草坪上，带的多的人把食物放在桌布中央，还有些窜来窜去拿东西吃的人。吃完东西后，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那条堤上的树也都亮起来了，不是绿的就是红的，远远看去感觉还行，他们在猜这些树怎么变色的，有人说树枝上挂了彩色的灯泡，有人说树根有照灯，我看着这些树，张着嘴在听他们说，不能确定那个解释准确。

再过了会儿，张正宣布可以回家了，大家最好结伴回家，有心情的人可以在西湖旁边走走。我跟着他们往回走，棍棍走到了旁边，我对他印象不错。我们聊了几句，他说原名叫夏天，这个名字比夏雨好。他跟着他们同寝室的同学去了，我不知道我们寝室的同学在哪里，我随着大流越前进，天空已经完全黑了，现在是夜晚，路边有路灯，我们顺着路在转弯，过了一座桥，又转弯，湖边有很古老的柳树，有几个人站在柳树旁边拍照，再往前走，我看见了楼外楼，前面有人在说，楼外楼的叫

化鸡和东坡肉做得不错，我吃过食堂里的东坡肉，五块钱一块，硬得像砖头，我想以后有钱的话，可以请威风到里面去吃，最好带上我的女朋友。

走过了这里之后，我们又走了一段，我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不知道在朝哪里走，前面有座桥，四周同学越走越稀了，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朝前走，前面有几个熟悉的背影在人群里忽隐忽现，这时的风吹来有些凉，路边有些椅子上和草坪上坐着情侣，湖面黑沉沉的，对面灯火灿烂。我走过了桥，桥边有个亭子，有人亭子里唱戏，围着好多人，我站在边上听了会儿，好像是黄梅戏。

等我再往前走时，周围看不见一个同学了，四周都是穿着短裤和汗衫乘凉的人，我有点迷茫的兴奋，站在一块公交站牌下看清站名，大概沿着保俶路一直往前，就可以回到学校了，保俶路有点坡度，从高慢慢矮下去，大概湖岸比周围的地都要高。路上很亮，自行车道和行车道之间种着梧桐树，我往前走，路边是应接不暇的店名，我努力记住几个，下次当地标，大概走了五六分钟，看到了专家楼的楼顶，我往着它往前走，一直走到它底下，然后左拐，我知道再往西走，隔着栅栏，里面那幢白楼就是中文系系楼，进学校之后，我拐进这幢楼。一楼几个教室都亮着灯，我从门缝里望进去，好多人再上自习，有几个教室在上课。

我从楼里退出来，直穿整个学校回到寝室，他们都已经回来了，在打牌，我知道如果他们已经回来就一定在打牌，丁世伟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我就这么回来的啊，你们怎么这么快？他说，坐公交车啊，有车直接到校门口。我说，啊呀！我想到去看公交车站牌，但真的没想到可以坐车回来。

## 11. 她大概真的没听明白这帮男生在笑什么

第二天上课时，我接到了李立的信，这是我接到的第一封信，我看有些人经常接到信，平常信都是方娜送，她是生活委员，这次方娜没来上课，李红 在代发，她举着信在教室里蹦蹦跳跳，辫子在后脑勺上一跳一跳的，唉，这就是女孩子的活泼吧。她把一封信递给宋安群，说，你的信，交给你。时奇重复了一遍，你的信交，给你。大家哄笑起来，李红 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大家笑得更响，李红 走掉了，她大概真的没听明白这帮男生在笑什么。

我笑着拆开了这封信，里面有几张照片，李立变胖了，像一只傻乎乎的白猪，穿着草绿色的军装站在草丛里，另外一张是和几个战友站在营房前面，他最胖和最矮，他在信里说，当兵的日子有时虽然很爽，当很苦的日子也有，要给老兵洗衣服，要被他们打，他就被一个老兵扇过耳光，他问我情况怎么样，也给他寄几张照片回去。

我问周围同学有没有带白纸，他们没有带，我看到有个人带着作业本，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戳了戳他肩膀，问他能不能撕给我两页纸，没想到他拒绝了，我从书本后面撕下了一张衬纸，回信劝告他以后乖点勤劳点，少挨打，其他的我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像一篇说明文，也像一篇抒情散文，写好后，我把它叠起来放在口袋里。

我撕下另外一本书的衬纸，给威风写了封信。

到了晚上，131 大柱到我们寝室玩。我完全没想到他会来找我玩，当时我坐在床上看书，他们在打牌，王力在弹吉他，但他不唱，大柱笑嘻嘻地走进来，问我在看什么书？我把封面亮给他看。接着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完后也问他了，我问

他原名叫什么，他叫吴滔，聊了会儿后，他说骑车出去逛逛吧。我同意了，问王力借了自行车。

吴滔的车也是借的，我们俩骑车出北门，他带头我跟着，我随便去哪里。他说要去文二路和文一路，看看他所有报考过的学校。我们先去了教育学院，很快出来了，接着去文一路的电子科技大学，门口站着两个保安，我下车，吴滔没有下车，我连忙也上车，直接骑进学校里。我说，他们学校好，不用下车。吴滔说，每个学校的规定不一样。我说，是应该不下车，本来门口就小，为什么要下车，一下车更堵，人走一边车走一边分清楚就可以了。校园里黑 的，虽然有路灯，也有教学楼窗口闪出来的光，但实际上我们只能看到黑幢幢的楼房和树影，和路边走来走去的同学，他们的脸跟在我们学校看到的同学的脸差不多。

吴滔说，想到他们教室看看。我不想去，在教学楼门口站着守着两辆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出来，我怀疑他去大便秘了，但没问他。我们回来了，在路上吴滔说，下次我们再出来，去更多的学校看看。我答应了。

礼拜天我们班又出游了，这次是去爬山，陶华是本地人，他带队，带我们在校门口坐车，在灵隐寺附近转车，要爬的山是北高峰，这是我听他们说的，风挺大，路边有条小溪，水泥封岸，我沿着这条溪走，主要还是跟着他们走。山不是特别高，但像陶华易芬这些比较胖的人爬起来就比较吃力，我爬到半山腰休息的时候，我看到易芬一手支着腰一手撑在大腿上向上仰望，过了会儿，谢文他们上来了，在说易芬的屁股太大了，这么大的屁股怎么爬山，谢文拿着相机，给我拍了一张，拍完后我就跟着他们往上爬。

到快到中午时，大家都爬上来了，像围坐在西湖边一样围坐在山顶，山顶不大，我们的圈子也不大，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我在听他们聊，我看到程工一边大笑一边吃饼干呛着了，李红很着急，连忙拧开矿泉水瓶盖递过去，程工接过来灌了几口还给她，她举着瓶看着他没事了，把瓶盖拧上，两只手捧着瓶说，你小心点啊慢点吃。吃完饭后，我们玩分组玩游戏，猜谜语唱歌猜成语什么的，玩完这些，我们就下山了就回家了。

这些日子里，班级的活动很多，张正说，要办个班刊。她说的时候，我没听到，是不是她说的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她跟别的女同学一起商量出来的。在上外国教育史时，邹虹和方娜跟我说的，她们希望我当个编委，我拒绝了。上课的时候，方娜写过来一张纸条，希望我参加，我就写过去一张更长的纸条，表示我会参加。在这个星期五之前，每个人要交一篇作文到张正手上，然后几个编委审稿，编委是张正、方娜、易芬、我和宋安群。

我知道宋安群在写诗，上法律基础时，他给我看过他写在笔记本上的诗，是关于春天开的花，用楷体写的，他用的笔笔芯很细，写的字又端正又秀气，从他给我看的神情可以看出，他觉得自己的诗和字写都写得很好，我看了之后，把本子还给他，告诉他诗和字都很好。那天天气很好。

到星期五晚上，方娜、易芬到我们寝室来审稿，张正没来，她们已经审过一遍一半稿子，可用的在稿子上打个勾，超过三个就表示可以用。我和宋安群审过另外一半稿子，在寝室等她们来，其他人也在，他们在另外一张桌打牌，我们凑在一张桌上交换看没看过的一半稿子。不知道为什么，看得出来，方娜尽量和我少说话，和我说话的时候神情紧张，我想是因为

我让别人紧张吧，我并不愿意这样。不过易芬不是这样。

我看到稿子里有方娜、易芬和宋安群的稿子，上面已经打了几个勾了，我也在上面打了勾，我看到我的稿子上面也打了好几个勾，大家都挺客气，过了大概一个小时，稿子看得差不多了，方娜整理好放进一只塑料袋里，这只袋是黑颜色的，黑颜色的袋没有白颜色的袋好看。她把这个袋放进她的包里，她把包挂在身上，走到另外一张桌边，看他们打牌。

易芬跟我和宋安群说，她要去参加新生演讲比赛，让我们帮她看看演讲稿子。我先看一遍，觉得没意见，宋安群也看了，觉得也挺好的。易芬说，真的呀？我们说是的，她就笑，坐在凳子和我们聊天，一个话题讲完了讲另外一个话题，她有挺多话题，神情轻松，态度温和。方娜替了丁世伟在打牌，丁世伟坐在边上教打，刘青松也站起来让宋安群去打，这样就我和易芬在聊天。易芬挺胖的，我没有性幻想，所以我没有压力。我们已经差不多谈完了高中往事和故乡风情，她问我平时做什么事情。我说没什么，白天看看书上课，晚上吃吃夜宵。她问我有什么好书，我向她推荐了一本小说，她说会去借来看的，不过她更喜欢古典诗词。我说，高中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她掩嘴笑道，嘻嘻，你这不是转着弯说我只有你高中水平吗？

我吃了一惊，原来讲话这么复杂的啊。我笑着说，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这么理解。这时，方娜他们打牌也打得很热闹，她叫丁世伟老大，叫得挺亲。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大概因为他是寝室长。他们俩坐在一起，丁世伟说的话挺少，方娜挺热情，玩得很投入，像个男孩子。过了会儿，易芬走了，她朝大家挥挥手，再过了会儿，大家去吃夜宵，方娜和我们一

块去，吃完夜宵后，她问丁世伟借了自行车骑了回去。

到了下星期一上课，方娜给丁世伟一个粉色的小纸袋，丁世伟拆开了，里面是自行车钥匙，钥匙上挂着一只小铁猴子，，丁世伟属猴，大家都笑了。丁世伟把纸袋放在桌子上，我看见上面还写着一句话，老大，钥匙还给你，谢谢，下面是她的签名：娜娜。时奇也看见了，我们上课，总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壁垒分明地坐在一起，他就叫：不会吧，太浪漫了！宋安群就凑过去看，看了一眼，也用又尖又细的嗓子喊，不会吧，太浪漫了！大家都回过头看，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其实没真的那么浪漫的事。

回到寝室，他们说方娜喜欢丁世伟。丁世伟建议大家不要乱说，方娜其实就是为人开朗一点。他们问他，那就是对方娜印象还不错。丁世伟说，我不喜欢她，我喜欢谢文的同学。谢文说，哦，哪个同学。丁世伟说了名字，就是教育学专业的那个谁。我们晕倒，时奇说，老大你不会吧！？她这么难看。我说，是啊，她看上去像个老太太。丁世伟说，不会啊，她皮肤挺白的，小眼一眨一眨蛮可爱的。时奇说，那你追她啊。丁世伟说，好！我给她送玫瑰花，谢文你给我送！谢文说，你买来我就给你送。

丁世伟说，真的！？时奇说，你去买来嘛。第二天晚上，丁世伟拿着一支玫瑰花和一封信给谢文，让他去替她送给她。谢文说，不会吧？他不想去，宋安群和时奇挤对他胁迫他，他只好去了，他们跟着去看，我和王力没去，丁世伟也没去。我说，你真的去买了啊？丁世伟说，真的啊，我真的挺喜欢她。

过了会儿，他们回来了，一进门就笑得喘不过气，谢文说，她不知道你是谁，不肯收，我跟她说了半天，她说你神经

病。丁世伟说，妈妈的，骂我神经病，以后不喜欢她了。我问，花呢呢呢？谢文说，她寝室同学收上去了。时奇说，这帮女人肯定在传着看了。我心想，这真有点 。丁世伟说，这届女人。

## 12. 在窗户外面看见了刚才看见的那些植物

有个女人经常来找刘青松玩，叫蔡慧，长得小小的，眼睛眯眯的，流眼泪的地方长着好雀斑，鼻梁塌塌的，眼镜滑下来挂在鼻尖上，她看上去挺老实的，其实挺健谈，和我们这么沉闷的寝室也能打成一片。她第一次到我们寝室时，时奇建议她请全寝室吃夜宵，她说，好啊。时奇说，真的？她说，是啊。这真的是没有想到，她请我们在食堂二楼的咸集园吃，那里只剩下了四个人的小桌子，韩洋没来，我们八个人围着那张小桌吃，我把椅子拉得远远的，手支在桌沿上，翘着椅腿吃。

我们有些天没一起来吃夜宵了，在吃的人太多，上的菜慢，一盘一盘的，一盘刚上来，每个人没几筷就完了，蔡慧基本上没怎么吃，顾着和大家说话，第一次点的四个菜完了，又加了两盘菜，这两盘菜又完了。她问我们再点几个吗？脸上的神情有点舍不得。我们说不要了不要了，围着桌子说话。这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头一看，是个不认识的中年胖子。

他说，同学，地很滑，你这样把椅腿翘起来很容易滑倒，到时下巴磕在桌上，很危险。我说， 。我把椅腿放下来，远远坐着，离桌子有一臂距离。我摸了摸下巴上的伤疤，想起小时候在教室里跑，被人绊倒，下巴磕在地上，滑出一条血路，缝了好多针，记不得疼，记得我妈领着我到绊我的同学家去，那同学在哭，他妈妈给我们让座，我们坐在他们家的八仙桌边，

另外一个记得到二姨家，她给我喂粥。

那次请客之后，蔡慧在我们寝室过她的生日，带了蛋糕来，我们给她唱生日歌，她好像化了一点妆，笑得挺开心的，他们用蛋糕扔别人，拿奶油抹别人的脸，我在吃，吃完了一块，又吃了一块。

我、宋安群、夏天、丁世伟去看了易芬的演讲比赛，去之前，我们在教室里又商量了一次，易芬还请了个研究生来，这个研究生前天晚上梳理了易芬的演讲稿，我和宋安群又看了遍，我提不出什么意见，觉得挺好，宋安群也是，易芬说，再看看嘛，我下午就要去参加比赛了。我们就再看了一遍，我提了一个建议，演讲稿上说，人生的旅途就像火车站，我认为改成公交车站比较好，因为坐过火车的人不多，公交车谁都见过，这样比喻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易芬表示接受。宋安群说了很长一串话，看上去其实他没什么意见，但他必须得说点什么。

比赛在图书馆的会议厅举行，挺大的一个空间，位子也挺舒服，都是罩着红色皮子的沙发，像电影院似的。我们看到易芬坐在前排座位上。有一个老师讲了一番话，接着一男一女两个同学模样的人讲了一通开场白，比赛开始了，易芬第七个出场，穿着套裙，讲话抑扬顿挫的，我觉得她还不错，挺镇静的，但有点做作，演讲完后，她下来问我们怎么样，我说，挺不错的，抑扬顿挫，挺镇静的。

接着她就回去了，我们也回寝室，走到一楼阅览室和借阅室门口时，我跟夏天说，图书馆我还没来过呢，没借过书，阅览室也没进去过。夏天说，那晚上我们一起来嘛。

到了晚上他来叫我，我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找到了图书证，他站在旁边看着我找，他说，你小子的抽屉也太乱了，

从来不整的吧。我想去借几本书，几个借阅室都关了，阅览室开着，路口桌子后面坐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她问我们要借书证看，我们给了她，她在一本本子上登记，我想，真正规啊。

阅览室的书架呈T字形摆着，横贴着西墙，竖对着门口把房间剖成两半，放着一张又一张又宽又大又长的木桌子，桌子两边都坐着人，大家基本上都低着头在看报纸和杂志，只有几个人抬起头看看谁走进来了。我们找了两个空位先坐下，夏天去找文摘类的杂志看，我去找文学类，那书架格成一格格的，杂志平放在格子里，隔板上贴着小纸条，《收获》，《十月》，《江南》什么都有，两木架子几乎全有了，《诗刊》什么的也有，我抽了几本来看，《收获》啦什么的，上面的小说根本看不下去了，手法太老了，我看《诗刊》上的诗，看了会儿也觉得挺傻的，小夏在翻一本什么杂志，一边翻一边笑，我拿过来一本看看，上面好多笑话，我也看了会儿，无声地乐了些时候。窗户外面一蓬蓬的植物，灯光照亮了，那叶子特别绿。

我跟夏天说，我去买东西。我跑出去，在窗户外面看见了刚才看见的那些植物，和阅览室天花板的日光灯，我跑到食堂那里，买了支笔和一本作文纸，又赶紧跑到阅览室，在门口放慢脚步走进去，那个女人又问我要借书证，我举了举手里的作文纸，她让我进去了。我坐回夏天旁边，他说，你去买什么了？买纸？我说，。他说，我还以为你去买冰棍。我说，买了也没法在这里吃啊。他说，出去吃也不要紧嘛。我说，，我没想到。

我先在一张作文纸上很快地写，写完后，一笔一画很认真地抄在另一张作文纸上，夏天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投稿，上面的诗太差了。夏天说，你写得比他们好？我说，他们写得

不好，这些诗一点想法都没有，太传统了。夏天说，它们已经发表出来了啊，怎么会差？我说，发出来就好了，你什么想法啊，我的眼睛反正看上去觉得不好。我抄完了，把诗刊的地址也抄了一份。

夏天还在看，我没事干了，我想了想，写下一期班刊要交的作文。我想写小说一样的一个东西，回忆刚刚过去的高中毕业后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反正我已经写完了作文，又在看夏天拿来的杂志，等夏天回去。阅览室里的人已经少了很多，过了会儿，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说，大家准备把手上的书放回原处，我们要下班了。夏天坚持着，一直坚持到最后几个，那个女的走到我们身边催，夏天又坚持了会儿看完那篇他正在看的，我觉得他挺牛的。

出了阅览室，外面挺凉爽的，很多背着书或拿着书回寝室的人，夏天说，我们去买根冰棍吃吧。我说，不会吧。他说，去不去？我请你吃好了。我说，好吧。我们去食堂的超市买了冰棍，我很惊喜地发现小时候很爱吃的绿豆冰棍，买了根才五毛钱。夏天不要吃，他买了支大脚板，看上去都是奶油，做成脚板形状，我们一边吃一边回寝室，我做到了在进寝室之前吃完，把棒扔进走廊上的垃圾桶里。夏天还有半根，耸着肩膀，那棒冰在他手里一甩一甩，走进 131。

班刊出来了，一张厚厚的纸，正反两面都有，上面的字迹各式各样，至少有五个人抄写，据说复印了七八十份，除了每个同学发一份外，还去系里老师、师兄师姐那里发了发。开学初交的每个人 50 元班费花得差不多了，马上要交第二次，班刊花不了多少，第二期班刊马上也要出了，主要是下个礼拜天要去植物园玩，要准备门票钱。上课时，张正收了第二期班刊的

稿子和班费，我没去上课，没收到，下午，我和夏天去听一个讲座，我带上了稿子和钱，准备送到女生寝室去，路上碰到了一个女同学，一次都没交谈过，我知道她叫罗 ，嘴唇薄薄的。

她问我们去哪里，又问我们是哪里人，说夏天身材很好，打篮球应该很不错。夏天说，我不会打篮球，你看错了。她说，那你练练嘛，多打打，肯定打得很好的， 。她又跟说，那天你在晚会上读的诗真好啊，你在班刊上的文章我也看了，真是才子啊，就是传说中的江南才子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她换了另外一个话题讲，在说下星期下什么课，学校大礼堂有什么活动，又问我们这次去参加的讲座是什么内容啊。

夏天在——回答她。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回寝室啊，去打壶热水。我说，你帮我把作文和班费交给张正吧。我把稿子和钱给她。她没接，笑了，说，你这么信任我啊。我 了下说，这有什么啊。她接过去说，好吧，既然你这么信任我。

去植物园玩时，我又碰到了她，我和她分在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十一二个人，四个小组，我们小组两个两个男的，我、吴滔，另外九个女的。植物园里挺大的，门口一大片一大片竹林，水泥路两边一些看上去长了几百年的树木，路口立着一块路牌，写着一个个风景名胜的名字，都是四个字，玉泉观鱼什么的，还有一个个箭头。这次辅导员陈也来了，在分组玩乐之前，我们围坐在一个湖边，又是一个圈。

我看到孔繁六不知道为什么把一只手提包扔到一帮女生的脚前，又叫她们扔回来，她们转头不理他。他走过去捡回来，嘴里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他大概开玩笑叫大家往里装钱然后扔还给他。陈建议大家玩游戏，他首先唱了一支歌，一支难听的歌，唱完后他怂恿大家踊跃表演，张正在主持，邹虹第一

个上次唱了一支歌，一支很俗的歌，她唱得不错，孔繁六也上去唱了一支，唱得很好，接下来没人上去，陈要求每个寝室出一个节目。

每个寝室就都出了个节目，都是唱歌，只有我们寝室没人上去，陈说，看来 126 寝室比较闷嘛。女生要谢文上去唱歌，谢文红着脸不上去，王力上去唱了，看得出来他很紧张，不过唱得不错。程工对陈说，他说，陈老师，就不要一个寝室一个寝室表演节目了，这样搞得太紧张，大家随便聊天嘛。陈笑着说，大家随便聊随便聊，程工你还是蛮活泼的。

分组后就各组各自活动，各个小组看上去无意，但有意往各个方向去，我们组离湖越来越远，朝一座竹林的深处去，路变成了碎石铺成的小径，路边就是竹就是树，路上铺着树叶，我说，落叶满地无人收。后面有人听见了笑着说，孙智正你又诗兴大发了啊。四朵金花之一的唐香也在这组，我们俩一句话也没说，吴滔一个人在竹林里钻来钻去，跟小组没在一块儿走，但始终离得不太远，后来就不见他人影了，我还和小组在一块往前走，走到一处，看到斜对面有个水泥平台，平台上有一堵墙，墙上一座圆门，圆门后面一条弯弯曲曲往山上爬的石头台阶，组里那个瘦高瘦高的女生，裤脚吊在脚处，我今天才知道她叫吉曼，挺奇怪的名字，她说，我们去那里拍张照吧。

我们爬到那平台上，排好队，发现少了吴滔，就叫他，我不想叫，好几个女生在叫，我也只好叫了几声，远远听见吴滔在答应，过了会儿他跑过来了，我们排好队，我和吴滔一边站一个，女生排中央，叫另外一个同学给我们拍了照。

拍了照后，吴滔又消失了，我们也越走越散，走到玉泉观鱼时，旁边只剩下罗在。这个池子里的水青森森的，可能池

底长着好多青苔和草，池壁是干净的，许多五颜六色的鱼在水里挤着，聚到池边，很多人靠在扶梯上，往水里扔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芋头。我和罗 挤到边上看，芋块一扔下去，那些鱼就吞了，有些就直接扔到鱼嘴里，看上去那些鱼永远也吃不饱。

罗 说，很好玩啊。我说，我们也去买一包喂喂吧。她没说话。我去买了一包，那里有好多卖的，三块钱一包，面板渣、玉米粒、芋块，我买了包芋块，跟罗 说，真贵啊，这么一包三块。她说，这么狠啊。

我们挤到一边也往湖里扔，开始是我一个人扔，过了会她也扔，很快扔完了，那些鱼还挤在水面下，跟刚才一样。罗 说，这些鱼太贪吃了。我说，是啊，它们应该撑死的。罗 说，你怎么这么想啊，希望它们死啊？我说，不是，就是这样的，它们吃了这么多，居然都不会死，好像金鱼都是直肠子。罗 笑了说，这些不是金鱼好不好。我说，就是金鱼，你看它们颜色，就是长得大。

回去时，我不知道罗 去哪里了。同车的只有谢文、时奇，还有李红 和一个女同学。车很挤，开始我们都站着，后来我坐到了一个位子，我看到李红 站在边上，很辛苦地拉着头上的拉手。我就站起来说，你来坐吧。她神情 地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你坐你坐。我就坐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让她这么紧张，就一直坐到学校门口，心里觉得不安。

### 13. 我以前以为张耀扬叫午马

我去食堂吃了饭，在寝室口门口看见蔡慧，扎着两根小辫子，她也看见了我笑着说，你才回来啊？我说，青青回来吧，

你怎么不进去？她说，，我已经叫大伯叫了，他马上出来。她叫的大伯指的就是赵老头他们，我经过，看见他们就坐在那一头方一头弧形的木头柜子后面，当面我也叫他们大伯，背后叫老头。我在走廊遇见了刘青松，他正快步往外走，我们叫他青青，看来蔡慧叫他青松。我说，蔡慧在外面等你。他拍了我一下肩膀说，我知道。

我回到寝室里，在整理床头柜时，有个女生敲门，我好像看到过她，上届的，长得不难看。我说，请进。她还是站在门口，看着我，脸上全是礼貌的笑容，她问，你是孙智正吗？我说，是啊。我有点紧张。她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大几的，哪个班，现在在系刊里做什么编辑，希望我也加入。我说。她好像说自己叫余帘，可能是于连，我愿意写成帘。

她等了我一下说，行吗？我说，好。我还在整理床头柜。她说，那谢谢了，当时开会我打电话通知你，拜拜。我说，好，拜拜。她往 131 去了。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太礼貌，我是很想有礼貌的。

我把床头柜擦了一遍，这样的事是百年一遇的，在上面放牙刷杯和牙膏，底下的格子里放书，整理好这一切，我坐在床沿看大家打牌，我问他们天天打牌厌不厌，又不赌钱。谢文说，你不会明白的，打牌是一门艺术。我没说什么，注意着余帘什么时候从 131 出来从门口经过。

时奇说，还有什么好玩的，要么我们去打桌球？我说，好啊，好久没打了。丁世伟说不会打。谢文说，打桌球倒也不错，老大我教你打嘛。我们现在也叫丁世伟老大。

这盘牌打完，我们就去打球了，五个人，谢文、我、丁世伟、宋安群、时奇。时奇说，后门那里有。谢文说，那里没有，

只有游戏厅和录像店，学校篮球馆里有。我们没听他的，出后门，右转，过了那条河，街道两边有两排亮着好多灯的矮房子，一看，果然是只有游戏厅和三四家录像厅，谢文说，你看看你看看。他们去打游戏，我站着看，虽然我也会打，但不喜欢打，因为我打得很烂。谢文撅着嘴打，打得很不错，喜打警察，号称一颗币可以KO光所有人。时奇也打了几盘，和我们去看录像，剩下谢文一个人在那里打。

录像只能看最后一部了，我们花了两块钱门票，顺着一个小斜坡进去是家小院子，院子里面摆着好多张桌球，时奇叫，  
！ ！ 在这里啊这里啊。既然买了票，我们只好从桌球间走过去，小心不要被棒子捅到腰眼。

录像在桌球场后面的三个房间里放，一大两小，中间隔着布帘，可以窜来窜去换场子看。大场子里屏幕上黑糊糊的，一个黑糊糊的怪东西正从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钻出来，时奇叫，要放异形啊异形。宋安群也很激动，我和丁世伟微笑着坐下来跟着看，我不喜欢这个片子，挺闷的。

还没看完，快到11点了，我们掐着时间看，到10点55分开始往回跑，跑到寝室楼，老头刚开始准备锁大门，我们决定明天晚上再去看。

第二天，我接到了李建宏的来信，他谴责我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天，都没给他去信，他提醒到，高中的铁三角关系宜紧不宜松，他还说曹洁好像跟她们班班长搞上了，像曹洁这样的小身材，在北方挺受欢迎的。我表示赞同，但没有给他回信。过了些天，威风信来了，他告诉我学校的情况，是个理科大学，借本小说都很难，而且食堂的菜太烂了，不过超级便宜，一块两块，他买三块钱的鸡腿吃，同学们就表示浙江人真有钱啊。

我给他回信了，跟他说班里同学都是浙江人。

接到李建宏的信是在上基础心理学，以前上课我都是拿着课本拿着笔记本去的，想好好学点文化。现在觉得这些老师都很没文化，这样想他们是不对的，这样想就很没文化，但我就是这么很没文化的想的，我坐在教室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上，再后面的位子没人坐了，外国教育史也是在这个教室上，也是两个专业一起上，我有时看看女同学的背和后脑勺以及侧脸，她们都坐在最前面几排，男同学们在最后几排，中间有一两排位置鸿沟一样空着，我觉得这样的默契是不合适的，男女同学之间怎么熟悉起来呢，除了少数几对。有时我会多看几眼肖晓，她看上去比较悦目。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发呆，郁闷，和焦虑。天气太好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焦虑，不想让这么好的时光白白过去，但是又有什么办法。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对面的教学楼快建完了，抽屜板上有人写着打油诗，和黄段子，我在玻璃窗上按手印。第二节课开始前，罗 拿着课文、包和水杯从前面几排走下来，走到我后面一排，微笑地问我，这里没人坐吧。我点点头。她叹了口气坐下说，唉，头晕，听不进去，还不如坐到后面来睡觉呢。

她还说，你坐直点挡着我啊。我笑了。她找了好多话题来聊，一直到上课也没停下，她身体前倾，几乎伏在桌板上，我身体往后扭，那次发现，原来两个人说话是需要看到对方眼睛的，不然很难受。我觉得我们俩聊得不怎么样，我没什么快感，我相信她也是这样的，但还是在聊，可能她的话题太多了，只能一个个慢慢讲完，聊了差不多大半节课，那个老师停下来了，他是个戴眼镜的老头，瘦瘦的，他盯着我们说，你们聊完了没有，这么大人了，有没有感觉，我看了你们多少次了，还没停

下来，一定要我停下来点名批评是吧，有没有点知耻的心理。

我们不说话了，严肃地沉默着，在同学的注视下，我还不好意思马上恢复正常的坐姿，看来她也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几乎依旧保持着对话的姿势，甚至嘴巴还张着，幸好这个老师马上继续上课，我们恢复坐姿一直到下课。

一下课，罗 就拿着水杯走掉了，我在观察着同学们，方娜又跑来问老大借自行车，还坐在他旁边和他说着什么，李红给程工一张纸巾擦手。到上课，罗 回来了，过了会儿，她递了本本子上来，上面写着几句话，我也在上面写了几句递还给她，过了会儿她又递上来，我又递回去，这样来回几次，她放轻动作，坐在我旁边来，中间隔着一个位子，她写好后，就把本子从桌面上推过来，我写完后推过去。

这样推来推去。

到晚上，昨天我们四个人约好去看录像，丁世伟不去了，我和宋安群、时奇去，这次要四块，看的《监狱风云》，还有徐锦江一个片子，接下来一个是《慈 的秘密生活》，本来可能是个三级片，但剪掉的太多了，没法看。一下课吃完饭就去看，差不多看完三个片子，我们就得回来了，十一点到得很快，我们都没时间去吃夜宵。时奇看过很多片子，认得出很多演员，我以前以为张耀扬叫午马，原来午马这个生猛的名字指的是个糟老头。我在记好多演员、导演的名字，很喜欢看片头和片尾的职员表。

第二天，我们又去看，老板告诉我们会放洪金宝和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联合主演的电视剧，在美国收视很好。我不太相信，虽然门口那块黑板上是这么写着的，但他们经常乱写。一放，还真的是真的，不过不怎么好看，打得太少了，拍得也不

太好，就看看他们两个人，洪金宝这么大屁股，我都不知道他的回旋踢是怎么踢的，多么粗的钢丝才吊得起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们还去，每天可看三到四集，差不多快看完了。星期六早上下雨了，下大雨，一醒过来就听见哗哗的声音，我起身转头一看，窗户玻璃上的雨像水枪在打似的，外面那株松柏几乎就看不见了，在白茫茫的雨水里拼命摇。我很高兴，连忙爬起来，爬起来之后就不知道高兴什么，这么大的雨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去厕所小便，发现窗户外面松柏底下的化粪池里的粪全溢出来了，在墙角泡着黄汤。我洗完脸刷完牙，回到寝室问他们闻到了臭味了吗？他们摇摇头，其实我也没闻到，只闻到雨水的气味。我建议他们看看窗户底下。

时奇先看了，叫道，他妈的，太恶心了。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往外走。其他人都去看了，我说，这太像南瓜粥了。谢文碗了我一眼说，你太恶心了，以后我再也不吃南瓜粥了。

听到他这样说，我很高兴。大家都待在寝室里，哪也去不了，雨已经小了点了，他们打牌，不过从窗口这张桌搬到门口这张，这样，我的床上坐着好几个看牌的人，129、131好多人来了，轮换着打，林波打牌很烂，大家都在笑他，但他好像很喜欢打，打得很高兴，即使宋安群对他妈进行了口头强奸。

到下午等雨不太大时，我问王力借了自行车，问谢文借了雨衣，骑车出门了，出的是后门，右转，经过录像店，再往前没多远，有个新华书店，边上有道楼梯，楼梯口写着教育书店，我在新华书店的屋下停了车，把雨衣叠在手里甩了甩，走进书店。门口的收银员建议我，要不套个袋子，要不把雨衣存一下。我听她的，把雨衣给了她，她没套袋子，放在背后的木格

子里。雨衣把她的手弄湿了，她肚子前面的柜台上挂着块毛巾，她擦了擦。

#### 14. 雨已经少了很多，变成了细雨

书店里的书还真多啊，我就随便看了看，出来上楼梯到教育书店，里面的书也很多啊，好多教材，什么系的都有，我找到了中文系，抽出《现代汉语》翻了翻，又放回去，转了圈下楼，我打开锁准备上车骑，想起了雨衣。我又走进新华书店，指了指她的背后，跟那个收银员说，我拿一下我的雨衣。她有点吃惊，看了看我，大概想起来了，把雨衣给了我。雨衣又把她的手弄湿了，她在毛巾上擦了擦，我走出书店，套上雨衣，雨衣也把我的手弄湿了，不过车把也是湿的，那就无所谓了，我往前骑了一段，看见路对面又有家书店，枫林晚书店。

我先转头看后面有什么车，过了半条马路后看前面有没有车过来要撞死，来到了对面，书店在二楼，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去，跟教育书店有点像，有个人站在楼梯口说欢迎光临，接过我的雨衣放在脚边的竹篮里，书店不太大，不过收拾得挺干净，全是些学术书，我在商务专栏那里站了会儿，翻了些书，想有一天看完这些书该多好啊。我猜我的老师们从来不搞学术，消灭了理想，一脑子 糊和世俗的想法。我下楼时站在楼梯口的人说欢迎下次光临，他把雨衣还给我。

我继续骑车前行，帽子不够大，额发被雨淋湿了，雨已经少了很多，变成了细雨，平视没什么，仰头看像针一样闪，我一直往前骑过了好多路口，右拐，到第一个路口再右拐，一直骑回来，这样我会骑到学校前门，我想如果还带着收音机就更好了，一边骑一边听音乐台。

我回到寝室，他们已经没在打牌，寝室里很安静，景象萧索，刘青松仆在床里侧，好像睡着了，谢文躲在蚊帐里撇着嘴，好像在打 GAMEBOY，宋安群戴着耳塞，在翻一本书，其他人没在寝室，窗户外面还在下雨，我把雨衣挂在水泥柜上，把自行车钥匙放进王力的抽屉，去 浴室洗了脚洗了脸，回床上坐了会，去 129，在门口一看，他们也全躺在床上，131 关着门，我犹豫了下，敲了敲门，里面警惕的声音，谁啊？听上去像是程工在问。我笑着说，我啊。他们看不见笑容，但一定听得出来友好的笑意。

过了会儿，门开了条缝，是林波，他笑着说，你啊，有什么事吗？我推门说，没什么事。他让开了，我进去，他把门关上。里面坐着陶华、程工、时奇、他们在吸烟，窗帘也拉上了，窗帘是他们寝室自己安装的。林波问我，吸烟吗？我说，吸。程工说，好啊，又多了个吸烟的。他给了我根烟，帮我点上，我吸了口，寝室里的氛围轻松下来，看他们抽烟的样子，除了林波，都像烟鬼，实际上我不会吸，但我完全接受，哪怕吸毒、赌博。我还没见过时奇在寝室里吸烟，程工问我烟龄，我说我很小就吸过，但不会吸。他看了看我，说， ，不再问我什么。他们在谈足球，我坐了会儿，出来了，把门带上。

吃了晚饭后，我建议去打桌球，得到了谢文的响应，不过他觉得在下雨出去不太好，丁世伟回来了，头发透湿，我问他去干吗？他说去打篮球了，雨中打篮球太爽了，那球拍在地上叫。我说你怎么不叫我啊。他说，我找你，三个寝室都找了，你不是骑了王力的车出去了吗？你去干什么了，也不叫我。我说，去书店了，你也不想去的。我又说，那我们现在去打桌球吧。

他 了下手，叫道：走！走！他把湿衣裤脱下来，从门背后随便扯了谁的干毛巾，擦了身体和头发，换了身衣服，对着镜子把头发梳得跟涂了摩丝。我才发现墙上多了面狭长的镜子，我很惊奇：怎么回事？学校给配的。谢文笑嘻嘻地说，是啊是啊。宋安群说，配个屁，我们花钱买的，有帮学生来问，要不要镜子，12块钱买的。我说，12块钱也不贵，不过他们肯定至少赚一半，这么大雨他们怎么去买啊。谢文说，肯定早就买好的了，上礼拜就交了钱了。我说，那我给谁钱。丁世伟说，不要问啦，就十两块钱。那看来是他出的。

宋安群也一起去打，四个人去，在走廊里，他走在丁世伟后面，把他头发一阵乱，丁世伟大叫，转身打他，他回打，闹到大厅，丁世伟站在镜子前面用手指重新好头发，外面还下着雨，我们四个人撑着两把伞，到篮球馆打。

篮球馆里的两个室内篮球场，里面那个摆着好多乒乓球桌，外面那个变成了两个羽毛球场，虽然下雨，还是好多人在打。平时女生上课跳健美操的大厅，变成了舞厅，两块厚厚的幕布遮起来，幕布外面摆着两张桌球，球桌上空各挂着两盏灯，有一张两个人在打，这两人三十来岁左右，高高大大，看上去像体育老师，其中一个放下棒迎上来客气地问，你们好，打球吗？他帮我们摆好球，递给我们球棒，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还问开几张桌，看意思还打算把他们正在打的那张让出。我们就打一桌，打擂台，谢文打得最好，撅着嘴，远台很准。丁世伟完全没打过，不知道姿势，架棒的手抖得厉害，十枪里面八枪滑枪，每次打完就 一下，浓浓的眉毛拧在一起责怪自己，宋安群有点会打，不过他力气太大了，经常把球撞飞，落在地板上骨碌碌滚很远，那两个老师没说什么，还帮着捡球。

所以我把丁世伟宋安群两人干掉了，跟谢文打，我球轻，擅打中袋，谢文太好了，天天放远台或者做贴库球。我打不过他，输的感觉总是不太好。我们打了大概七盘，给了七块钱，他们能赚多少啊，一晚上顶天四五十块钱吧，还要帮学生摆球，太没面子了，我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吃完饭洗了澡喝了茶，穿着宽松的衣服和朋友来打打球，顺便拿点钱，这样才差不多。

回到寝室，刘青松还像我下午看到时那样躺着，唯一有变化的是我发现他的脖子下有耳线，左手捏着一只收音机。我也找出了收音机，晚上熄灯后躺着听，大概可收到五六个台，有些台在放歌，有些台在讲鬼故事，那音乐挺吓人的，故事很蠢，有些台在专家话诊，有的台在很抒情地读散文，有些台在谈性，就是谈性这个节目把我吸引住了，那个主持人太变态了，那些人都叫他万峰老师或万老师，不管听众打电话进来说什么他就骂，骂得很上火，听上去他对性很反感，可能他自己阳痿了，只要别人一跟他提性他就想动刀子，但事实上他正是一个性节目主持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那些听众也贱，居然没有还嘴或挂电话的，一股闷气从我肚子里升起来，恨不得那万峰老师就在眼前死他，不过我被他气笑了几次，难以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在打他之前我也不会再听他节目。

第二天早上我跟大家说，哎你们听过那个节目吗？有个变态主持人，主持性节目的，像疯子一样骂人的那个。除了丁世伟和韩洋，其他人都笑着说，是不是万峰！？我说，是啊，这绝对是个神经病、老古董、老太监，要不就是早鸡阳痿了，这人太封建了太变态了，没法形容的疯，听上去像个清朝人似的，但声音也还年轻啊。谢文说，这人肯定上年纪了，他们主持人声音听上去年轻。我说，怎么还会有人打电话过去咨询呢，

他什么也不懂的啊，就是骂人啊。时奇说，有人人就是喜欢被骂的你不知道啊。谢文说，万峰的节目收听的人很多的，就是听他怎么骂人。我说，我靠，你们早知道了啊。时奇说，青青天天听，不听他睡不着。刘青松笑嘻嘻地说，听他骂人很好玩啊。

我说，昨天我听有个男的打电话，说他女朋友太瘦了，那样的时候会碰到骨头，他讲的挺含蓄的，一到万峰嘴里就不行了，做的时候是不是，那你不会不做啊，我说你们年轻人脑子里就知道想着这个啊，我说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就不能说说话看看电视做点比较高尚的活动啊，你又想做又不知道怎么做，什么经验都没有，你就不会垫点东西啊，枕头啊毛巾啊坐垫啊，什么都可以啊，还你让女朋友增肥啊，那个打电话的人一直沉默着，等了个空他说，万老师，我是……结果万峰马上打断了他，别万老师万老师，我不是你的老师，我不是所有人的老师，我做老师的不会教你这些东西的，好了，你觉得就放个枕头，放枕头不方便你就让你女朋友增肥，给你长个肉枕头出来，好不好，好吧，我们接下个听众。就把他电话给挂了。

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挺累的，很久没讲这么多话了。下午方娜来寝室收第三期班刊的稿子，我没写，也已经不再参与编辑了，我把高中的练笔本给她，告诉她随便从里面选一篇吧。她说，好，好。脸上的神情怪怪的。她把本子放进她的包里，自己找了条凳子坐下来，看来她没打算马上走，丁世伟没在寝室，时奇躺在床上在看本书，谢文躲在蚊帐里不知道干什么。方娜在说话，他们都不怎么接茬，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但不知道跟她说什么。过了会儿，方娜说，我们打牌吧。他们不说话，方娜又重复了一遍，时奇说，不打呢，看书呢。谢文怯怯地说，

牌，有什么好打。

#### 15. 在她脸上扇了十几下

我说，来，我跟你打。方娜说，好啊。我说，那要赌点什么，光打没意思。谢文建议赌牌巴掌。我们同意了，打争上游。第一盘方娜被关了十多张，我说，算了，先让你存着。方娜说，有什么啊，我不要存。时奇和谢文笑嘻嘻地看着，我捏着一张牌，在她脸上扇了十几下，有几下没控制好打重了，她两边脸都红了，应该不是打红的。第二盘，第三盘她都输了，先存着，第四盘她赢了，抵消前两盘还剩几张，她也捏着张牌不轻不重地打了我几下脸。

我不想打了，兴奋不起来，她说了几句话出去了，朝 129、131 去，过了好久回来时经过我们寝室门口，一边走一边挥手一边大声说，走啦，拜拜。真是挺活泼的一个姑娘。她刚走没多久，寝室喇叭 啦 啦响了：126，电话，126，电话。我跑过去接，张正的电话，她说星期一下午没课，老师请假，她们寝室打算拜访我们寝室。

我回来跟他们说，时奇说，拜访个屁啊。谢文说，张正她们寝室？她们寝室不是跟城规系联谊寝室了吗早就，蔡青跟他们系的一个男的不是好了吗。我说，有这等事。谢文说，是的，孤陋寡闻了吧。我说，是啊，我都不知道。我又问，方娜今天怎么回事，丁世伟也没在啊，她是不是对丁世伟没兴趣了。谢文说，不知道啊，这你要问她啊，刚才不是和你在打牌吗。时奇说，方娜对老大早就没兴趣了，现在她的兴趣在钱果身上，天天有事没事找他，钱果看不上他，嫌她土。

傍晚，陶华和夏天过来商量出钱买电视机、vcd，大家自愿

出钱，我很自愿，出了 50 块钱。谢文问他们电视机、vcd 买来了放哪个寝室，陶华说，这个可以商量的嘛，要么放一个寝室里，要么轮流放多少天这样。时奇，谢文他们也出了钱。晚上，丁世伟、宋安群他们回来了，我建议去看录像，丁世伟不去，别人也不去，宋安群愿意一块去，不过他要先洗个澡，我说你现在洗澡看完录像回来还得洗，他就跟我走了。

我们出后门，不右拐，往左拐，过了生物学院，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沿着教工路往北走，走了大概一两百米，路右边有家录像厅，一楼摆摊子，录像在二楼放，外墙上悬着一条露天的水泥梯子，我挺喜欢这条梯子。宋安群在看黑板，他说，这些录像不好看。我不知道他还没看怎么就知道不好看，我不想浪费时间再往前走了。宋安群说，好吧，我跟你进去看，不好看我就出来去杭商院看我同学。我想你买了票进去怎么还会出来。

我们沿着那梯子上去，走在梯子边上望下来，有点悬崖的感觉。里面有两个厅，南北直直地连在一块，中间垂着青色的布帘，至少在门厅的灯光下看，那布帘是青色的。我们在北厅看，好像是那种凶杀片，宋安群看了几眼说不好看，他去南厅看了看，又坐回旁边说，什么烂片啊，都不好看。

他就走了。我一个人看，里面的演员没有一个脸熟的，过了会儿，出来个曾志伟，被凶手用铁钎横插了脖子，镜头转到墙上的影子，那把铁钎缓缓地从脖子里抽出来，血哗喷出来，好些溅到了墙上，曾志伟慢慢软倒，最后一下挺快的，一下倒地上，剩下杀手直立的影子，平举着铁钎，他就是用这把铁钎杀了一个又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是新加坡演员，在什么电视剧里见过，到片末，他死在警察的乱枪之下。

第二个片子是讲一个男的出去 妓，染了艾滋，又传给妻子，妻子怀孕了，剩下的小孩想扔到艾滋村去，她自己出去卖淫。主题搞得挺严肃的，但拍得很烂，海淫海盗的镜头，不应该啊。我去南厅看，在放一个叶童的片子，男主角是那个在逃学威龙里和周星驰抢朱茵的那个人，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这让我有点分神，他和叶童住在海边的一座房子里，老穿露出很多胸肌的白衬衣，海风吹得衣 飞飞，气氛挺 昧，我记得叶童以前演过三级片，所以蛮期待。结果到出字幕，他们都没认真真搞一次。

我挺气愤的，时间不多了，我只好回寝室，宋安群已经回来了，我和他说，片子确实都挺烂的，下次我和他一块去杭商院，我有个朋友也在那里。格格莉就在那里。

星期一下午，我们全寝室待在寝室里，等张正她们寝室来。她们真的来了，还没进门，就听到走廊里传来她们的笑声，走廊挺短的，她们马上出现在门口，张正带头，她敲门，她们聚在后面，红红绿绿 喳喳的一群。

我们十五个人并排坐在四张下铺，中间是两张桌子，桌子上乱七八糟的，八张凳子桌子下面。韩洋回来了，看到这样的架势，退出去了。

大家沉默着，张正首先说，不会打扰到你们吧，本来下午你们打算干什么的。丁世伟说，打打牌。张正说，打什么牌啊，你们男生好像都很喜欢打牌。丁世伟说，双扣。张正说，刘青松你会做什么啊，我们还是老乡呢。刘青松没抬眼看人，低着头说，睡睡觉啦。我本来想建议他们是老乡，不妨用方言对话看。

方娜问谢文：谢文你偷偷在笑什么啊，说话啊。

谢文    地笑着说，没，没什么啊，我没笑什么啊。

罗    突然问我有没有指甲钳，她捧着手说，指甲有个倒刺。我从抽屉里翻出指甲钳给她。坐在他旁边的辛    说，    ？你们很熟啊？罗    说，上次我们去植物园玩分在一个小组啊。张正说，你们知道我们要来，桌子也不收拾下，真是的。有几个女同学也说，是啊，真是的，太不尊重女生生了。丁世伟站起来收拾了一下桌子。大家沉默着看他收拾桌子，如果我是丁世伟我会去买点超市买点零食回来，不过我自己不想花这个钱。

张正和方娜又找了几个话题说说，我们寝室一一简洁回答掉了。我觉得气氛挺沉闷的，受不了这个的压力，就站起来说，大家好好玩吧，我出去了。张正说，不要出去，哎！我不管了，走出去了，去政治系的寝室找姜涛。我记得他在 119。

他真的在，坐在窗边翻一本书，寝室里还有其他几个人，一个在挂衣服，一个躺在床上，有一张床上床栏上搁着一条木板，上面放着书还有两个低音炮，那两个低音炮在放任贤齐的歌。他没有注意到我进去，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来。他说，哎哟，你来了。把书扣在床上，外面的阳光很好，他们的房间在南边，很热烈的阳光照亮了半个寝室，秋天已经来了，阳光很暖和，外面的花坛种着好多松柏，隔着晾晒的衣服也能看见。

我说，我们寝室来了一寝室的女同学，大家干坐在那里找话说呢，我坐不住。姜涛说，那你和她们聊聊嘛。我说，等她们走了再回去，她们坐不长的。大概过了十几二十分钟，我听到窗外传来她们的说话声，我对姜涛说，她们走了，有个美女，你要不要看看。姜涛说，美女啊，看看么就看看。外面晾着好多衣服，她们在衣服缝隙一个个地闪过去，我能看出谁是谁，姜涛根本看不清楚。

我和姜涛回忆了一下高中生活，我说，格格莉在杭商院。他说，我们学校就有好多同学。我和他扳着手指算了算，同班的一共 12 个，其实我早就知道是 12 个，同校或老乡就算不清楚了，经常在哪里遇到，觉得眼熟就互相点个头。姜涛说，他还遇到了好几个年没遇到过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我说我半个都没遇到，倒在选修课遇到过吴素莲。说到半个，我想起一个脑筋急转弯，是李立以前叫我做的，说，为什么有个人在黄金时段去看电影，电影院里半个人都没有，答案是半个人当然没有，都是一整个人。挺冷的一个题目。姜涛听了之后笑了笑。

#### 16. 有的人嘴唇湿 的

我们一块吃了晚饭，食堂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电影公告，学校大礼堂放两部成龙的片子。我建议去看。在路上，我跟姜涛说，你说奇不奇怪，我经常去看录像，但都没好好看过几部成龙的片子。姜涛说，没什么的，我一部都没看过。

我们走到篮球场那里，路上的女生明显地多了起来，有的还穿着裙子，有些穿上了套衫。姜涛说，好像跟吴素莲同一个系还有一个同学？那个是谁？我说，萧西嘛，她们俩好像同个系不同专业，我好像听谁说起过。姜涛说，我们同班的真的挺多的，上次老乡会聚过就没见过，下次可以聚聚。我点头表示同意。

大礼堂旁边是两个食堂，前面有两株很粗的梧桐，大家在梧桐树之间走来走去，好多人还捧着饭碗，有的人嘴唇湿 的，大礼堂的顶子很高，我喜欢很高的顶子，里面已经坐了几百个人，我们只好找了很后面的位子，电影开始之前，我不断地看门帘，看看门帘一开，有没有熟人进来，结果一个

都没看到。

第一个电影是红番区，已经看过，现在还愿意再看一遍，看到一半时想起，这个片子姜涛也应该看过，当时班级组织的，我就问姜涛，你看过这个片子了吗？他说，看过啊，以前学校不是看集体电影吗？我说，看过你怎么没说啊。他说，你也没说啊。黑暗中，他白白的眼神看着我。我说，那我现在不是说了。姜涛说，那我也说了啊。我说，是我先说了之后，你才说的，刚开始你怎么没说。姜涛说，刚开始我没想到说。我说，仅仅是没想到说吗？他说，是啊，怎么了。我感到他在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我说，那好吧。第二个电影是A计划，我觉得相当好看，很好玩啊。姜涛也笑得乐不可支的。

看完回来，我们穿过两棵梧桐树，走到食堂和篮球场之间的水泥路上，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我跟姜涛说，你等下。他说，怎么了？我说，等一下。我很快地往回走，走到食堂门口，看看大礼堂，出口还三四个三四个往外冒人，边上的小吃店灯光很亮，电饭 里煮着好多串，好多人在等着。我看了一眼，飞快地走回去，姜涛站在路边等我。他问我去干什么了。我说，没什么。

回到寝室，谢文告诉我，131已经把电视机和VCD买回来了。我说，真的，在哪里？谢文 笑：当然在131。我到131一看，好多人，站着坐着的，在看一部外国片。陶华看见我说，来来来，来看，买回来了，孙智正出了50块钱的。我站着看，想到事情有点不对，看来大家出的钱是不一样，有的人大概只出了十块二十块，有的人没出，亏了。桌子上有封皮，在放的片叫《危险性游戏》，取这样的题目基本上内容就没什么，何况我喜欢看港片。不过我仍旧在看，一直看到掐电了还没看

完,131 寝室里一片漆黑一片叹息。有人拍桌子骂娘,孔繁六说,要是女生在就好,可以发发电。林波说,怎么发?孔繁六说,你说怎么发! ? 摩擦 !

大家笑着散了。礼拜天,林波叫我去参加系刊会议,余帘也邀他入刊了。路上我们聊了聊天,他说他最喜欢踢足球,现在在申请入系队。我说我喜欢打篮球,有个大二的人来找我入过系队,我差不多算是推辞了。林波说,这种事情你不要谦虚,一谦虚就没机会了。我想他说的蛮有道理的,又觉得挺不对的。

开会的一共有十几二十个人,余帘在,一个经常和余帘在一块的女生也在,我们班还有个女同学也去了,就是那个牙齿很翘的女同学。主持会议的是个戴眼镜的女生,看上去很老,很书呆子的样子,她自我介绍说是学生会主席,明年上班年就要毕业,兼的系刊主编的职务就要找个接班人。接下来是大家自我介绍。牙齿很翘的女同学叫田园,名字挺好的。

会后大家散了,我和林波留下来,两个老编辑带我们编稿子。一个是女的,叫李洁,以前没见过,一个是男的,叫齐 ,是学生党委会书记,他和草婴很熟,因为草婴是党员,他经常叫他开会,他们好像还是老乡。我想起威风和曹洁也是党员。他们叫我们先看稿子,挑几篇出来,再叫我们怎么用编辑符号改稿子,排版时用大大的“Z”表示文章的走向。整个过程有两三个小时,气氛严肃活泼,齐 很少说话,嗓子哑哑的,李洁好像脾气很好,说话很和气,她对林波挑的一篇稿子不太满意,很委婉地表达最好不用的看法,林波没听出来。我提醒林波。林波说,不会吧。他问李洁,你真的是不用的意思吗?李洁说,呵,孙智正很细心啊,应该很讨女生喜欢的。我说,不是这样的。她说,怎么会?我说,我很老实,性格很奇怪,敏感,讲

话很冲，经常得罪人，又不细心，不会照顾人，没有社会经验，不懂人情世故。她听得咯咯笑，捂着嘴说，不会吧，我看你挺好的……至少不是像你说的那样，那么多缺点，你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吧。林波说，他是在开玩笑。

我感到这个晚上挺符合我对大学的想像，回到寝室睡觉觉得蛮充实。过了些天的一个晚上，孔繁六到我们寝室，他一进来就说，林波脑子有问题。我不喜欢他这句话。孔繁六说，林波说班级要跟聋哑学校的一帮学生踢场友谊赛，要求谁谁谁下午四点到操场集合训练，他跟我说，我理都不理他，他也不问问我下午有没有空，要不要去，班级给他这么点权力，他就激动得不得了，以为自己是谁，命令我们去啊！？我还是班里的团委书记呢，我也不怎么样，像他这样的就是以前没当过干部，现在一当烧得不行。大家听了没说什么，丁世伟附和了几句。我在看书，我说，就算林波叫你们去的语气不对，你也不用背后到我们寝室说他坏话，你可以当面跟他说，也没见别的人来说他啊。孔繁六看了我一眼，说，叫人不是这么叫人，他当他自己是谁了，傻子一样。我说，你觉得他不好就直接说他，不用现在这样到我们寝室说。孔繁六不看我，自己说下去：我是骂他了，这个傻子就说是是，说说错了说错了，让我原谅他。

过了会儿，孔繁六走了。我问丁世伟干吗附和他。丁世伟说，他是团委书记嘛，搞好关系总不会错。我说，哦。

礼拜天，我们和聋哑学生踢球，陶华带队，在文一路的一个学校里，好像上次夜里跟吴滔骑着车来逛过。

这帮学生是市康复学校的，每年这个学校的一个班跟我们系的一个班会自动生成联谊班，缘分啊，命运啊，张正已经率

领一帮女生去他们学校玩过，陪他们玩游戏，谢文说，有女生说，他们聋哑人的眼神特别单纯，每次看到他们那么无邪的眼神，她都想深深地望进去望进去，感动到想哭。

现在我看到了这帮学生，在足球场上呵啦呵啦乱叫，他们自己听不见，不知道叫得难听死了，有两个人站在我的脚前，始终处在越位的位置，陶华是裁判，他无奈地跟我说，可能要让聋哑人明白越位这个概念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程工一直在进球，女生在尖叫，他都进得不好意思了，我很闲地靠在门柱上，看场上黄尘飞舞，终于有个球过半场了，站在我前面这两个人叫声很刺耳，我简直烦透了，球滚了过来，他们蜂拥到球门前，十几二十条腿一齐乱踢，我冒着被踢爆眼珠的危险，把球抱在怀里。有个聋哑人朝我竖了竖拇指。我有些措手不及，连忙展开一个笑容，他已经转身跑开了。

下半场，他们进了好几个球。陶华裁判说，别防了，让他们进几个。大家都不防了，进了球后他们很高兴，我每次跑好远去捡球。幸好下半场很快结束了。不过这帮人还有好些女生，聚在三个寝室里 哩哗啦闹，你们知道，有些聋哑人真的太吵了，很吵，我没法去洗澡。见过这次之后，我没再见过他们，据说有一两个女生有时会去看他们。

#### 17. 屁股翘高高的大白鹅似的

校足球比赛开始了，赛场设在那个破操场上，我们系的比赛我都去看，我们年级段就程工一个人入选了系队，踢前锋，他的技术基本上是里面最好的，不过不幸的是，那个球基本上过不了半场，他的脚基本上没机会碰到球，他在前场很无聊地做了几个横插前冲的动作，第一场有好多女生去看，秋风起

来，操场上还有点枯草，操场外面是围墙，围墙挺好看的，黄黄的，一段段黑黑的铁栏杆，透过栏杆看到外面马路上车来车往的，还有马路边上那条河岸上的树木。我们坐在操场边上看，女生基本上站着，哇哇乱叫，她们基本上不懂规则，看球滚过来啦，有人摔倒了，两个人撞在一起啦，她们就尖叫。

第二场人就少了好多，第三场基本没人看，连时奇这样迷看球的人也不去了，这场再输了就不用再踢了。我一会儿在对方球门那里看，一会儿走到自己球门这里看，守门是个戴眼镜的，好像是大四的，看上去很文弱，实际挺结棍，后卫是个大个子，大脚开好远，下半场他腿抽筋了，对方前锋绕过他朝着球门一直冲过来，守门员扑过去，从他脚下扒下球，那前锋跳起来，从他头顶飞过去，跟看电视似的。

我到这边球门来对了，眼看着守门员扑在很多沙土和小儿子的秃地上，等他爬起来，手肘上一片血丝。裁判跑过来提醒前锋，守门员马上把手按在手肘上，做出痛苦的样子，裁判没理他，了他一眼就跑开了，周围的人笑了，他也笑了，把球开过去。这场还是输了，以后就没得看了，程工也不用在前场白白跑来跑去，做些漂亮的动作，李红也不用天天拉个女同学在场边守着，等他下场就给他水喝给他纸巾，看上去真的红颜惜英雄，觉得很登对，也让人很感慨，为他们从心里升起一丝美好的感情。

这样，系队的比赛就没得看了，我们系是有名的弱队，我等他们三场全输了才知道，时奇他们盯着体育系看，我也去看，感觉挺荒谬，跟体育系比足球，像跟计算机系比计算机，跟英语系比英语。两个礼拜后，冠军出来了，体育系，最佳射手也出来了，体育系的，大红榜贴在食堂门口。

足球赛完了，大二找我们比篮球。陶华组织了一支队，每人交了 50 块钱，买了公牛队当队服，林波召集大家训练，第一天，草婴、我、陶华、冯钊、夏天、林波、丁世伟、刘青松等都去了，说好训练一个礼拜，第二天我还热情高涨，他们都不去，我一个人去跟别人打了场，到礼拜天开场，我们穿上队服，草婴上不了场，脚昨天自己去玩时扭伤了，他很沮丧，我也挺沮丧的，这场球我们输了，根本不是他们对手，女生们在场边白叫了，就算草婴能上场就算他以前是校队，估计也没戏，大二五个人都会打，上来几个替补也比我们大部分人好。

再去开系刊会，执行主编换了，不是李洁和齐 ，是那个老跟余帘在一起的女的，她跟我们说第二期杂志的想法，说完后想跟我们聊聊天，她跟我说，那天篮球比赛我看到你了，穿着篮球服。我说，是啊，那天我们输了。她笑了下说，不过我们马上就被 2 班打败了。我笑着说，真的啊，那太好了，活该。大家都笑起来，她沉着脸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我就不说话了。

出来后，林波突然不可遏制地笑起来，他说，哈哈，你太逗了，哈哈，你是故意气她的吧，太好玩了，我当时就想笑，憋得我难受。我说，不是，我是想跟她开个玩笑的，大概我神情太严肃了，我神情是不是很严肃？

啊，我感到挺孤独。

系刊会以后没再开，传言明年我们系要和体育系合并成教育学院，以后系刊这些单独的系科活动将被取消，系领导将会换一拨，那么，那天新生大会上看过的面孔都不作数了，从那以后我都没看到过他们。

我们班班委重新进行了选举，辅导员陈主持了会议，每个

参与选举的同学都要发表一番竞选演说，会场设在化学楼。这幢楼背阴，总有一股股奇怪的气味，不过我挺喜欢楼前那个池塘。我们坐在巨大的阶梯教室里，最后两排窗户有些阳光照进来，其他的都在黑暗中，亮着好多灯。天气已经变冷，我和宋安群坐在阳光里，挺舒服，我看着那些灯，他在看一本崭新的书，整齐平板，封面白白的。我问是什么书？他说，鼠的思。我看了一下封面，知道他说的是哪四个字，我说，讲什么的，怎么样。他说，就讲几个动物，挺好看的。我问他是在三联买的吗？他点点头。三联好地方。

讲台上演说正要进行，张正、邹虹、孔繁六、薄冰、方娜这些原先的班干部先上去演说，接着是些想替代他们的，男生只有吴滔上去，真是女生的天下。演讲完，大家投票选举，在辅导员陈的监督下现场唱票，我希望孔繁六没人选，事实正是这样，其他人的班委位子基本没动，薄冰代替孔繁六当了团委书记，吴滔弄了个小组长当当，陶华主动请辞了职务，一个女生代替了他，林波仍是体育委员。孔繁六发表了落选感想，说同学们不选他，肯定是他做得不够好，他以后愿意做好班级的普通一分子。

选举结束后，我跟丁世伟说，孔繁六不是团委书记了，以后你可以离他远点了。丁世伟笑了笑。

他的自行车丢了，六百多块钱新买了辆很酷的自行车赛车，车身很高，主色为亮黄色，骨架很细，轮胎很细，龙头弯弯的像非洲草原的某些食草动物的角，虽然没几天了，我怀疑这车在这学期就会丢。他买了两把很高级的锁，每次用完车仔细锁上，推到车棚最深处藏起来，我建议他不如放在车棚口，有人偷的话老头啊同学啊进进出出还可能看得到。他同意了，

现在我进进出出，就看见这辆很亮的黄车在那里，远远高于其他车，我骑过几次这车，第一次就是为试车，学校里骑了圈，人高高的伏在龙头上，转弯时老觉得会摔倒，其实不会，车身斜着挺漂亮地打个弧线，还有几次是上街，远远把别的自行车落后面，不过没在学校里拉风。

现在方娜不来借车了，我猜女生骑这样的车更好，屁股翘高高的大白鹅似的，现在她的兴趣在钱果那里，我很少见到钱果，他好像经常不来上课，每次老师点名点到没人应，张正微微责怪的眼神就会在教室里扫过，这大概是扫给来上课的同学看的，扫来扫去也没什么用，不过她总的这么做。据时奇说，钱果现在好像在电子市场那里打工，给人装电脑。电脑到下半学期才开课。

我也想去买辆车。我买王力那样的车，矮矮的踩起来很轻，下雨的时候慢慢骑，买来不是为了下雨时慢慢骑，当然，是在下雨是慢慢骑过，是在下雨时慢慢骑。

我没去问人，在地图上找卖车的地方。我真的找到一家自行车专卖场，在城市的东边。我带上地图和钱去坐公交车。我还穿着秋天的衣服，有点冷，我把冬天要穿的衣服都挂在挂蚊帐的竹竿上，散散味，过年回家买套西服。

坐了大概半小时的车，车一直在朝东走，在一个站下，看到一座立交桥，我去问路边的一个烟摊，它搭在地坪上，老板告诉我往前走一百米右转，有一条小巷子一直往里走就是了。我听他的话，走了一百米左右，左边是立交桥下，桥墩上画着好多又粗又大的阿拉伯数字，我右转，其实是右前方有条巷子，巷子两边好多几平米的小店，卖烟卖酒公用电话洗头店，我想快点走完这条巷子，巷子尾再右转，一个很大的棚子，感觉几

千坪那么大，里面全是自行车，排成一个个小方阵。

我在方阵间走来走去，买车的人不是太多，我在找我中意的蓝颜色和矮脚虎那样的车。

### 18. 好多人过着不露声色的日子

事实是，脑子有一辆车，才会找到一辆车。我看到整整一排的车都是我要的。有一对情侣正在买，我跟着买，等他们把价钱讲下来，一直讲到 190 元一辆，加锁和车篮的话 210，我先骑着它在大棚里转了圈，这是那个老板建议我的，我不好意思骑得太远。他很快给我拧好了车篮和锁，那对情侣已经走了，我不用再坐公交车回去，新车骑起来很松，地图放在车篮里，那个立交桥很大，我转了很大一圈，推车过了两个路口，总算在准确的路和方向上了，把车踩得很快，我又懊恼忘了带收音机了，我没想过买 CD，那玩意儿太贵，我只好耳朵里很安静地骑过那么多路，回忆报到那天坐着车经过的好多梧桐树、桥、学校的栅栏和校门口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已经有两个字换了。我大概花了四五十分钟回到寝室。

时奇跟我说，新车需要紧一紧。我问他需要紧什么。他说，你不用管，到后门那里 10 块，他会给你紧。

第二天我到后门，那里蹲着好几个脏的中年人，边上倒着气筒，还有几个车篮，车篮里放着工具。我走到其中一个中年人问他会紧车吗？那个人说，会会，新买的车一定要紧，钢丝螺丝什么的出厂时都是松的。他叫我下午去拿。

下午下课后去了，我那车仰倒在地上，那个人拆开了前轮，告诉我内胎是破的，因为出厂时叠在一起，跑些路就磨破了。他把内胎浸在面盆水里，一串气泡咕咕上来了，他把

内胎往角落一扔说，这胎没用了，我给你换个新的。我没想到叫他补一下就行了。他拿出一个胎，包着层塑料薄膜，胡乱了，很快给我装上了，打饱了气，告诉我一共 28 块，紧车 10 块，内胎 14 块，上胎、打气手续费各两块。

我给他 50，他找不出 2 块钱，我说那就便宜点 20 吧，师傅你就找给我 30 吧。他不理我，从那几个冷眼旁观的脏的中年人那里借了 2 元给我，我推着车走进校门，一股窝囊气从小腹升起，想像捅那人一起子或砸他几榔头。

回到寝室，我问时奇怎么知道要紧车，他说他去打气，那人说要紧一下。我想，操。我没说什么，没再提刚才的事。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期末考试，好多课我都还没去过几次，去了也坐在后排自己看书。大家都在复印笔记，传说方娜的笔记最好，记得详细，时奇说，老师哪里咳嗽了，方娜都会记下来，字迹清晰，又大方肯借，不像邹虹从来不出借笔记，就自己憋着拿奖学金。每门课都是钱果先复印了方娜的笔记，然后在男生里播散，等老师在课堂上说了重点，或女生去套了重点来，方娜都会有新笔记补充，我们也再去补印，赞叹方娜的工作。

复印点在 11 幢，小小的店面里挤满了人，老板是个胖子，三十来岁左右，面无表情地看着复印机一刻不停地吐出几千几万张复印纸，他真的没想到过这是在复印他的钱吗。

好多人过着不露声色的日子。

这些天教室紧张，教学主楼几个好教室全部早早占满，有的人拿人占，有的人拿书本，有的人拿包，有的人拿卫生纸，有点人拿钥匙，有的人拿头绳，座位上摆满形形色色的东西，有时让人生气，又有点好笑。教学主楼路对面的那幢一直在造

的楼已经造好，还锁着门，听说是在散气，等明年用，楼名已经挂出来，叫田家炳书院。看来除了邵逸夫，田家炳也是有钱人。

大部分时候，我一个人去找教室复习，有时会和丁世伟一块去，有时和夏天。和夏天去的一个教室在系楼里，系楼像个旋转90度横放的“T”，在那南北走向的短竖里，藏着两个教室，以前从没去过也没注意到过。我们去时，里面密密挨挨已经坐了好多人，一看居然大部分是熟人，他们在后排靠窗给我们腾出了两个位子。

我坐下，看到差不多每个位子上都坐着人，不像别的教室人与人之间都会空着位子，周围都是认识的人，像高中教室，我感到安心，翻出书来看，把收音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抽屉里，塞上耳塞，调到音乐台，在放张惠妹的歌，接着是梁咏的，新头发电话号码什么的，挺清新的一首歌，唱完之后居然又来了首《爱的代价》，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但从来没听梁咏

唱过，还好，她没把它唱坏。我那么喜欢李宗盛，就跟做梦似的，过了会儿居然真放了他的《鬼迷心窍》。

我听得很兴奋，窗口外面就是水泥路和花园，过了会儿，居然罗也走进来了，穿着件红色的呢大衣，在夏天，她经常穿那种无袖的连衣裙，我大概看到过七八件，从来没见过她穿裤子，所以她可能自认为腿短或者粗，她坐在斜对面的位子上，朝我们招了招手。我想真他妈的，现在要复习啊，就这么一天了，明天就开考，如果现在能趴在桌上一边睡一边听歌多好啊。

窗户外面风下到树里，树在摇，应该很冷，我在屋里是暖和的，我在看纸，过了今天和明天，这些纸就没用了，换另外一些纸看，那些纸我放在床头柜和抽屉里，我听到自己的呼吸

和周围纸笔的碎响。罗 悄悄地递了张纸过来，上面写着，复习得怎么样啊。过了会儿，又把这张纸递过来，上面写着，什么时候回去啊，第三次递过来，上面写着，哦对了，你家电话多少啊，说不定我会给你打电话哦。

我写上，我家没有电话。想了想，又把纸从她手里要回来，写上，你家电话多少啊？她在纸上写，写了好长时间递过来，上面写着，我家的电话号码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再从中央到地方。我想这是什么啊。我把纸张还给了她，继续复习。

收音机里的歌换了别的，我想起租书的老头那里好像有磁带卖，到下午四五点，我和夏天去吃饭，罗 看见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问我们去干吗。我告诉了她，她重复了一下说，去吃饭啊。没说要跟着一块去。夏天问我刚才和罗 纸片传来传去写什么呢，我想起时奇说过夏天好像对罗 有意思，给罗 买过冰棒，哈哈。我就问他是不是对罗 有意思啊。夏天说，我对这样的女的不感兴趣。我说，哦，刚才她问我家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夏天说，你还以为你们在写情书，罗 这个女人看来不太会读书。

我们去女生食堂吃饭，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大礼堂的屋顶和浴室底下的小超市、理发店。这个食堂是3食堂，大部分都是女生在吃，我们看到好几个眼熟的和同班同学，夏天有个高中男同学也在那吃，他方下巴，长得壮壮的，穿着一双白色的阿迪达斯，挺好看的一双鞋。夏天把他叫过来，我们三个坐在一桌子吃，剩下那个座位坐着个女生，她低着头咬着嘴唇在吃，如果是我早就受不了压力换桌了，结果等我们三个吃完了，她还在咬着筷尖吃。

那同学回去了，我和夏天回到原来的教室继续备考，教室

里人稀拉拉，罗 也没在，看来都去吃饭了，夏天走到讲台上，在黑板练粉笔字，写完擦掉写完擦掉，我坐在位子上听歌，看着他写，写完擦掉写完擦掉，走出教室去洗手，过会儿又走回来。

晚上到九点多，我就想回去了，夏天也回去，罗 她们还在，我特意绕着从那租书老头那里走，果然他已经关门了，我打算明天早上来买。回到寝室把纸放在床头，马上要考的都放在床头，隔几天再考的放在抽屉里，到 131 看碟，在放《唐伯虎点秋香》，不知道谁买的还是租的碟。

#### 19. 大山、高峰、海沟什么的吗

大家一块看一块笑，一个人看的话不会那么好看，很可能还有那么点无聊，我很想从头看起，特别喜欢那个镜头，周星驰蹲在假山上意淫，笑得满脸油汗，给自己点个头暗暗鼓劲，假装失脚摔下来。有几个还在复习，捧着一刀复印纸看，大家笑得热闹，就抬起头往电视机里瞄一眼跟着笑，等冷场，就低头看纸，这几个，一个是叫大鸟，跟棍棍、大柱一样是外号，指他的鸟大，难道女生取外号都叫大山、高峰、海沟什么的吗？据时奇说，这是钱果观察得来的结果。我说，他不会试过吧。时奇哈哈大笑：你神经病。大鸟别人叫他大鸟也不翻脸。

另一个是上次不借给我纸写信的人，叫萧天佑，他有点娘，没到娘娘腔那么严重，娘的程度跟谢文差不多。娘就是母亲，就是妈妈，就是好人。

晚上睡觉时，我还惦记着李宗盛的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带着复印的笔记出门，去老头那里，看老头的样子看来门早就开了，他在桌子上摆着一个纸盒，纸盒里竖着好几排磁带，

我找了下，果然有李宗盛的，还有罗大佑，我买了这两盒，带着去教室里，和收音机一起放进抽屉里，尼龙纸还没拆开，时不时地瞅一眼，看看它们就在那儿。过了会儿我还是忍不住了拆了封，细细看了遍歌词，比起听歌我好像跟喜欢看歌词。李宗盛大部分的词写的比罗大佑好，因为他朴素。

这二十来天，就是不断地找教室复习，然后隔几天到一些从来没去过的大教室里考试，有时我想到过是不是可能会远远遇到肖晓，不过一次都没碰到过。最后那门早上考完，下午他们都回家了，我没走，躲在被窝里睡觉，醒来后去打球，外面已经很冷，手指硬邦邦的，开始时容易吃萝卜，打个几分钟就活泛开了，打到兴头上来，脱了毛衣剩棉毛衫打，有的脱成赤膊，远远地看，他的背上应该蒸腾着白汗。打完了回到寝室，去 洗室洗澡，我本来打算去打四瓶热水，但现在歇下来懒得动，刚才真应该先打好水啊，就到洗澡间洗冷水澡，有些人一直在说，洗冷水澡对身体好。

洗澡间里居然有人，热气蒸腾的，冯钊在洗，脚边摆了六只热水瓶。我拧开开关，一柱水下来冲到地上，冯钊建议我离远点，水珠溅他身上了，我也溅到了，确实挺冷的，我关小了点，吸着冷气哦哦叫着一点点往身上抹水，冯钊停下来看着我，你就这么洗啊？我说，是啊。他无语了一会，你真强。谢谢他这么认为。

寝室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了，我去食堂打了饭回到寝室吃，吃了一半捧着饭到 129，门虚掩着，没人，到 131，电视开着在播新闻，冯钊和鲁旭滨在下围棋，大鸟在边上看，一会儿看棋一会儿看电视，我也凑热闹一边吃饭一边看棋有时也听一两耳朵电视，鲁旭滨这个名字很早我就记住了，那时开学体检，

路上同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姓鲁鲁迅的鲁，旭日东升的旭，海滨的滨，就是一轮旭日起在海滨升起的意思。我想我的就是孙中山的孙，智慧的智，正义的正，或者正方形的正，可以理解成智力正常的意思。我说，好名字啊，谁取的。鲁旭滨说，我奶奶，其实她没多少文化。我想，我奶奶也是，有文化的是我爷爷。

鲁旭滨神情肃穆，下子喜欢三指扣着，啪一下打纸上，再推到正确的位置上，哈哈，我觉得他挺装逼的，对于围棋，我只会下那么一点点，他们水平高多了，看了会儿我就不看了，心里不服气。大鸟说夏天已经回家了，那我就一个人去看好了。后门对过的那家录像店还没去看过，晚上去看个通宵。

录像厅在二楼，楼梯口摆着张桌子，坐着个四五十岁的老太太，边上放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要放的电影，我扫了眼，给她十块钱，她打算找我钱，我告诉她通宵，她就说，那刚好。她好像有点高兴，给了我一张纸片。楼梯下有个中年男人在卖霉干菜饼，现做现卖，在一张铁皮桌上捻开饼，身后有只改装的汽油桶，他把饼摊到手掌上，伸到红彤彤的汽油桶里，往桶壁上一贴。闻上去很香啊，我问了下，小饼五毛钱一张，大饼一块钱一张，我已经吃饱饭，还是买了两张小的，塑料袋包着热烘烘香喷喷地拿着走上楼梯。

楼梯口有个小房间关着黄色的木门，门上写着两个黑色的大字：男女。看来是厕所，我没闻到味道，只闻到饼的味道，180度转身，背对着厕所往前走五六米，有个门口挂着布帘，掀开进去，一个厅摆着好多铁椅子，一个男人迎上来，我把刚才那女人给我的纸片给他，他示意我往那边走，往左一转大厅西北角还有个门洞挂着布帘，掀开进去，里面一个小厅，已经

在放录像，黑糊糊的光影变幻，我走到最后面几排，找一张感觉没人的沙发坐下，果然是没人，前面几排也没多少人，这里面摆的全是长排的沙发，后墙上有道狭长的玻璃窗，窗户斜上方有台空调，空调开着，嗡嗡，房间里很暖和，最前排几个人斜躺在沙发上，脚举得比头高。

放的是刘德华的一个片子，好像挺好看的样子，看了一会儿知道大概就是《省港旗兵》，我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门帘不断地掀开，一直有人进来，有几对情侣挑着角落坐，外面的大厅也开始放片，到第二个片，就不太有人进来了，有些人就撩开门帘瞅一眼，回到大厅看。

第二片讲几个疯子，不怎么好看，有周润发，有个疯子理平头，看上去很像梁朝伟，后来发现可能就是他，等到他快被人重新逼疯时，前排座位有人嘘感慨，有几个女的很入戏，喊那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要逼他啊，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好看，可能被他们感染，录像厅不像学校大礼堂，很少出现大家看成一个氛围的情况。

第三个片是个外国片，字幕翻得很烂，把再见 so long 翻成这么长，房间里这么温暖，我感到很困，捂着裤袋眯上了眼，等我再醒过来时，不知道几点钟，小厅里特别安静，只有电视机的声音，感觉恍若隔世，我了一眼片子，光线挺昧的，演员脸生，镜头不讲究，大概是个三级片，但我等不到女演员露出胸就又睡着了，再醒过来时，外面的窗户发白，我就下楼了，外面很冷，我竖起领子，拉链一直拉到下巴，马路上声音特别多，又特别安静，我穿过马路，保安已经站在门口，戴着棉帽穿着军大衣，毛领子竖起来帖在腮帮子上。

我吃了两口硬邦邦冷冰冰的饼，不想吃了，只想赶紧回到

寝室倒床上，走在水泥大路的脚步特别响，食堂里亮着灯，寝室楼大门开了，赵老头盘着手下巴拄在胳膊上打盹，我不想再观察他，寝室门关着，不过锁早就坏了，我用屁股一顶门就开了，我倒在床上团起被子睡觉。

## 20. 我上厕所，你自己回家

丁世伟把我叫醒，他说昨天有个女同学来找我。我很吃惊，他说是北京来了，矮矮的胖胖的，放了个箱子在我这里。我说没看见箱子。没有吗？他低头看床下，在这儿啊。我翻身下床，看到床底有只青色箱子，涨鼓鼓的。我把箱子拖出来，拉开箱盖上的拉链，里面有个信封，装着照片，我拿出来一看，是曹洁，穿着清朝服装，像个慈眉善目的样子拍的照片。

我问他曹洁是什么时候来的。丁世伟说，昨天下午吧，我正要出去，她在大厅里，老头领进来的。我说，我以为你回去了，你到哪里了昨天？丁世伟说，我去看蒋正亚了。我说，昨晚你们在一块啊？丁世伟说，我们去看通宵了。我说，我也去看通宵了，那你什么时候回？他说，我现在就回去了，那个女的说早上会来找我。

丁世伟把他的自行车从车棚里拖过来放在寝室里，锁好了两把锁。我发现后座没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后座没有了，你带女生的时候她就只能坐前面三角档了啊。我说，呵呵，真有办法啊。他走了，我去食堂超市买了饼干，坐在寝室里等，十点左右，曹洁出现在门口，她笑着敲门。我说，进来吧进来吧。

她穿着件很肥的棉袄，腰间应该束带的地方没束，上身就膨胀开了，我想，北方就这么冷吗？她问我昨天去哪里了。我

说去看录像了。我对她的到来很意外，但没表示出来。我问她去哪里了？她说找高中同学去了。

我带着她在学校里逛，逛到世纪之光那里坐下，在一棵大树旁边有一圈椅子，我们就坐在那里。我问她收到信了吗？她说收到了啊。我说，你怎么没回。她笑呵呵地说，我看你会写几封啊。我说，哦，我听李建宏说，你们班长在追你，情况怎么样？她保持了一会儿沉默，说，我不想说这个，我都不想提这个，他刚开始对我很好，但我没想过感情的事情，没接受他，但是他对我真的很好，像哥哥一样照顾我，有次班级去北海玩，在划船的时候，他表白了，他爸爸好像是一个国营厂的厂长，我都不太清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对我说，我们分手吧，我完全接受不了，就像晴天霹 一样，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给他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分手嘛，没有为什么，就跟其他所有分手的情侣一样，那声音冷冰冰的，我就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真傻逼，他就是报复啊，事情很简单。我说，别说这个了，听了让人生气，我们去玩吧，打乒乓球去。她 了下，笑着说，好啊。

走到篮球馆，我提议还是先去吃饭好了，我们去女生食堂楼上的毕至楼，菜还没上。她说想去洗手间。我说这里没有洗手间。她环顾四周说，不可能，这么好的饭店。我说，真没有，我知道。其实我第一次到毕至楼，我建议她去楼下的女生寝室楼里解决。她从包里摸出张纸巾捏在手里，去了，我等着，感觉怪怪的。

吃饭时，我问她四朵金花的事。她很奇怪我怎么知道啊。我问她还记得唐香吗？她点点头说知道啊，好几年没联系了，

怎么了？我说，她现在和我同学。她说，真的啊，这么巧，我要找她，今天来不及了吧。我说，可能已经回家了，我也不知道她哪个寝室，没法找。她说，哦。我说，哈哈，你们四朵金花啊。她说，呵呵，你别损了。我说，北京很冷吧？她说，不冷，其实不冷，北京是干冷，我们这边是湿冷，湿冷冷，北京屋里一般都有暖气，出去也就那么一会儿，我现在回到这里觉得好冷啊。

我说，哦，等下运动下就不冷了。我不相信干冷湿冷这种调调，零下十几二十度还不冷啊。

我们去篮球馆打，现在很空，就开着两三张球桌，我吊她角，她都回不过来。我说，你太烂了，跟你打真没意思。她说，你不要嚣张，我现在穿着皮鞋嘛，跑不动，早知道刚才回去换运动鞋。我说，那现在回去换好了。

我们真的回到寝室，老头不让她进去，说现在放假了，女生不能进。我想说，早上不是让她进来了吗？但没说，她在大厅里等，我去寝室拎了她箱子出来，看见丁世伟的车，想起蒋正亚。我们坐在外面的花坛沿子上，她从箱子里翻出一双鞋子来，鞋子灰溜溜的，难看，我没说什么，她说，你可以转头了，我要换鞋。我说，好吧，没关系，我没闻到什么臭味。她摇摇头，做出无奈的样子说，什么啊。

我把箱子放回寝室，又看见丁世伟的车。我们回到篮球馆继续打，我继续吊她角，她仍旧回不过来，我说，看到了吧，不是鞋的问题，是你技术不行。她说，我好久没打了！我说，我左手跟你打好了。我换了左手，每赢一个球，就很高兴地笑两声，她在那边失笑，大概觉得我幼稚。

打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不能再忍耐厌倦了，我建议可以回

去了，可能要买不到车票了。

她拉着箱子，我拎着我的包，从寝室楼往正门走，这段路挺长的，我们从思路走，这条路和学知路平行，中间隔着一家木材厂一座游泳池，再过去是敏行路，和思路隔着图书馆和工棚区，这些低矮的工棚里住着好多民工，从来没见过他们到食堂里吃饭，也没见工棚里冒出炊烟。有好长一段路，我们没说什么话，我感到有些，我好像有意把表达出一点点，据观察，女的有时喜欢别人的。

四五十分钟后，我们到了车站，买到了半小时后的车，曹洁说她晕车。我说，哦。晕车，那怎么办呢，我知道，人体解剖学上提到过，这是因为耳蜗里有个什么定位系统过敏造成的，那现在也不可能动手术把这个东西切除掉。曹洁自己已有办法，她说，我去买晕车药。真的，我第一次听说晕车药。她去了，往候车大厅里的人流里一钻，马上不见了，过来会儿她回来了，两手空空。我问她没买到吗。她摇摇头，算了，不买了。我说，为什么？她神情烦躁，说，吃了头晕想睡觉，不好受。

真烦。

我们坐到的车很破，挤满了人民。曹洁坐在我前排，都是靠窗的位子，她把窗户推到最大，车开起来，旁边的人把窗户关死，我把它推开一些，指了指曹洁告诉他说，她晕车。他还没说什么，好几个人叫唤开了，晕车也没办法啊晕车，多冷啊这。曹洁把窗关上说，没事。趴在自己膝盖上睡觉。

车过了萧山之后，我想上厕所，到了上虞，几乎要憋坏了，到三界，憋惨了，过何宁和刘英才他们村时，我很想叫司机在那棵大槐树下停一下，想想再过十几分钟就到了，曹洁一直趴着睡觉，好像死了一般，终于，我看到了艇湖塔，车不断

地颠，最后一个转弯，缓缓地拐进车站，好多人已经站起来占据了过道，车停稳了，我想从窗口跳过去，但落地太猛了可能会有问题，我跟着他们慢慢地一个一个下车，曹洁也醒过来了跟着下，我一下车，我把她的箱子从行李厢里拖出来，往地上一竖，扯上自己的包就往候车室跑，曹洁好像还在梦中一样不解地看着我，我一边跑一边回头喊，我上厕所，你自己回家，再会吧。

## 21. 我从小不过生日

我到家，天已经黑了，我爸我妈还是等着我，吃饭时，我爸说，明年接个电话，方便我打电话回家。我哥上夜班，我在他房间里看电视，九点多他回家了，跟我一块儿看了会儿，他就睡了，我看到节目预告，电影频道一点多放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我第一次听说他还有这个片子，等着看。我哥醒过来一次问我几点了，还在看啊。我没回答他，他又睡过去了。

我等到了，片子质量不行，发红，烟啊脸啊沙漠啊都发红，观音的衣服也发红，罗家英叫观音姐姐，我觉得很好笑，其他的，我觉得这个片子怪怪的，周星驰说，他把苍蝇的肠子扯过来，缠住它的脖子，一拉，整条舌头都伸出来，手起刀落，喳，整个世界清净了，好爽啊。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把大家的午饭当早饭吃，我妈说，早饭不吃胃容易坏掉。

有道理的。

我哥说，他昨天看电视不知道看到几点，都第二天吧。

我说，昨天有周星驰的片子，这个片子挺奇怪的。我哥说，哪只片子。我说，大话西游，他演孙悟空。我哥说，这

只片子，讲来讲去不知道在讲什么，不好看哦，扮得孙悟空不像。我说，，好像不怎么搞笑。

下午，我去二姑家。我妈说，她给我做了套西装，就等我回家去试试合不合适。

我骑我妈的车出门，想起学校里的那辆自行车，可能忘了推到车棚里了，日晒雨淋的，我看见过一片自行车停在雪地里的样子。

二姑以前在杭州，后来去了杭州边上的一个县，今年回来了，带着老公和孩子，开了家裁缝店，在艇湖山脚下。我沿着官河路骑了好长时间，找良友西装店，北风迎面呼呼的。我一只手捂着口鼻，手套上有股气味。

最后我看到二姑出来往马路上倒一盆盆水，她瘦得厉害，比我印象中老了很多，我大概两年没看到她了。她看到我很高兴，她讲话的声音幽幽的，神情很像她妈妈我奶奶。店门口靠墙摆着一个煤炉，店堂大概有我家厨房那么大，迎着门口摆着一大白桌子上，桌子上铺着白布，放着几块布头，长剪刀，直尺，软尺，粉饼等东西，一面墙壁上挂着很多匹布，另一面靠着一辆巨大的洋车。她问我学校的情况，学的是什么，跟我说她以前在杭州的情况，说着，天花板伸下一双腿，原来还有二层，一个很小的楼口，搭着一部木梯，下来一个十五六的小姑娘，眯着眼睛，两片脸蛋红得透黑，二姑说，这是她的徒弟，脑子很木。她介绍我俩认识，她徒弟说普通话。

二姑拿出西服给我试，她说这是我考上大学的贺礼。这是一套蓄色的格子西服，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做得太小了，我穿不上，大概她是按照我两三年前的身量做的。她说，你都这么高了啊，我重新做一套重新做一套。我觉得这也太浪费了说

不要了。她还是量了身量，问我这个颜色怎么样，又说墙上的这些颜色也可以挑。我看了眼，都差不多，既然第一次她挑了这个布，就仍旧这个布吧。她说两三天就可以做好，过年时刚好可以穿。

我到二楼看电视，这个房间原来大概是个小平台，地板上摆着两个床垫，中间木板隔开，挂着垂地的布帘，电视摆在一张木桌子上，撩起布帘的话，两边都可以看，就是一边看得舒服点。我坐在床垫上看了会儿，这张床垫应该是我二姑的，因为铺的床单不怎么粉。

仰着脖子看电视很累，没一会儿，我就下楼告辞，她要留我吃晚饭，我推辞了，她徒弟伏在洋车上面，看来她的眼睛不太好使，脚下踩得　　的。

我回到家，我妈问我西装呢，我告诉她正在重做，她表示吃惊。三四天后，二姑把西装送来了，大小合适，我仍旧不太喜欢这个颜色，不过我又觉得好像是不错的，我穿着它走亲戚。这二三十天里，威风、赵俊、李建宏、马力都回来了，我们像以前那样走家串户搓麻将，搓完这些天麻将，以前没留的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各自回学校去，赵俊也在杭州，我才知道。

到学校里我没穿二姑的西装，穿去年的旧衣服，一件灰色的长到屁股下的拉链衫，它看上去像一件厚衬衣，更适合在秋天穿。

时奇穿着套雅戈尔来，衣摆兜着屁股，感觉古怪，他基本不穿，就挂在床头，他说这打八折，一千多。丁世伟也穿了套雅戈尔来，颜色版式和时奇的几乎一样，他常穿，搞双擦得很亮的皮鞋，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去哪里玩。

过了这年，头发又很长了，蓬蓬的，又油又卷，两天不洗

就很脏，我很奇怪看到路上有些人的头发也很长了，为什么看上去不蓬呢。我时不时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半年时间里，有时我叫理发师把前面剪短，后面全留着，宋安群说，这个像鸭尾巴，有时索性叫他全部剃短，这次去理，我想到了一个词，不知道是怎么想到的，我跟理发师说，就修修，不要剪短。这是个年轻的理发师，心领神会地说，是不是理碎发？碎发这个词我第一次听说，但也马上心领神会了，真高兴听到这个词，就是，就是要理碎发啊。

他用几个塑料夹把头发夹起来，用一把刀 削，削了半天，削了很多头发下来，削完一看跟没理一样，我很满意。冬天需要又薄又长的头发。第一天上课，我看到李红 染了发，一头黄毛在教室里很晃眼，她挂了只手机，走路时在胸腹间摇来晃去，她觉得时尚吧，其实土。同学们都穿着新衣服，好多新气象。课间，张正宣布要成立班级图书馆，她发给大家一张纸，把可以出借的书和碟都写在上面，大家资源共享，我又想起我还没去图书馆借过书，她有说，班级将搞一个生日祝福的活动，每个过生日的同学都会收到一张贺卡，上面写满同学们的祝福。有人为这个主意叫好。

罗 坐在旁边，我跟她说，这个我高一那个班级就是这样。罗 说，我高二那个班级也是这样。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收到一张贺卡，不写祝福。罗 说，我们也写祝福的。她问我生日哪天，我告诉她了，我也问她生日哪天，她说，我生日啊，我的生日是道数学题目，一个等差数列，第一个数字乘第二个数字，等于第三个数字。我说，哦。她说，你猜出来了吗？我说，我只知道你的生日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她说，你猜猜啊，可以算的。我说，我算不出来。她说，哦，你还是别知

道我的生日吧，到时还要花钱请我吃饭，哈哈。我说， 。

晚上回到寝室，丁世伟跟我说，罗 对你有意思。我说，为什么？丁世伟说，她老坐到你边上说话啊，你向她表白吧，不表白对不起她。我说，神经病啊为什么要表白。丁世伟说，你生日的时候可以请她吃饭。我说，也好吧，我从小不过生日。

## 22. 其他女生只会尖叫，跟傻逼似的

我奇怪的是罗 从来不在课后和我联系，她就是在上课时坐到旁边和我聊天，轻声唱几首歌什么的，我看到她同样会坐到王力边上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和王力像。他好像在学吉他，偶然抽根烟，做出老成的样子。他睡在我的上铺，我叫他下过象棋，只叫过一次，问他借过好几次自行车，其他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走来走去，偶尔骂声妈的，惶惑地和人说一两句话，马上 笑起来掩饰惊慌，不知道他在惊慌什么。

罗 参加了校园十佳歌手比赛，礼拜天下午初赛，她星期三告诉我了，幸好她只提前三天告诉我，我会天天惦记这事。我告诉了宋安群，他和我一起去看，宋安群喜欢听歌，跟着耳机唱，唱得比鸭还难听。

我们去时大概下午一两点，天空冷得要命，宋安群穿着一件拉链衫，里面就一件邦威T恤，他喜欢邦威，他的腿有点罗圈，两条瘦腿围成一个椭圆，走起路一颠一颠。我说，你不冷吗，这么一点？他说，不冷啊。他抖抖肩膀，想抖头皮屑那样。

比赛在团委会议厅，大概有一两百人在看，我们没看到罗 ，大概在后台。已经没有椅子可坐了，我和他从堆在墙角的破椅子里抽出两条，用扔在地上的破报纸擦了擦，坐下，左边窗户望出去是篮球场，右边是足球场，篮球场上好多人，足球

场上基本没人，有两个人坐在裁判坐的铁梯子上抽烟。我看着他们想了一下，他们肯定看不见我。我想起几个月前，我和大家就坐在这个会议厅里，替一个叫三得利的饮料公司做包装，好像是班级接的一个活，他们到每个寝室叫人，我去了，基本上每个人都去了，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活，正干着，有个像是他们单位小领导的戴眼镜的人说，你们好好包，看谁包得快，争取在五点前包完，每个人领一听饮料，包不完就没得领。有人很高兴地开玩笑，提前包完是不是可以领三听啊。我他妈的一听这个人这么一说就火大了，恨不得一他两脚，我一定拉着丁世伟也走掉，妈的，他把我们当小孩，当童工，当廉价劳动力，当傻蛋。丁世伟劝慰我不用这么生气，玩玩吗，反正我们在寝室也没什么事，和女生一块儿玩玩不也挺好。

现在这些饮料全不见了，满地广告单也不见了，就我和宋安群坐着等他们唱歌，这一两百个人发出的声音挺大，不过都不认识，我在找长得好看的女生和男生看看。过了会儿，有个穿着西装涂过口红的男的上台宣布比赛即将开始，他边上站着一个穿金色连衣裙的女的，裙子底下穿着黑色的紧身裤，她涂了口红之外，涂了腮红，粉也扑了，眉毛画了，还是不好看。我的高中同学，现在我的大学校友郑 也是这么打扮的，我看见她站在寝室口门口等刘 ，刘 也是我们老乡，他们好像在谈恋爱，我看见他们一起手拉手在校园里走路，在食堂吃饭。有时和郑 碰到，我们会互相点个头，偶尔会停下聊一两句。

选手们出来了，坐在最前排。我看到罗 穿着一条红色的厚厚的连衣裙，她确实一年到头都穿裙子，夏天薄裙子，冬天厚裙子，这件裙子我没见过，拉链在后背中央从腰际一直拉到后脖梗。

前面唱了七八个人，男的不是唱郑中基，就是张信哲，女的不是张惠妹就是莫文蔚就是许茹芸，宋安群都不怎么听得上，我是他们还没唱就听不上，谁叫他们唱这些，不过和我没什么关系，轮到罗一上台，她先自我介绍，我听到前面有人在说，她声音很好听，唱歌应该不错。她唱周深的《约定》，我觉得不怎么样，宋安群说很烂。听完罗一唱，宋安群说我不想听了，他想去杭商院看同学。我说，就是你上次看的那个同学吗？他说哪次？我说上次去看录像你不看去看你同学的那次啊，就是那个人吗？他说，是啊。我说，我陪你去吧，我也有同学，我也去看看。

我们穿过校园，要去的地方有点远，按理说最好坐车，但我不愿意站在车站等，他同意了，他走路比我还要快，说明有可能性格比我还要急。时间不可浪费。我们走过学军中学，正在修校门，据说，这是个重点中学，有些学生中午到我们食堂吃饭，男女同学穿着校服勾肩搭背，我既很看不惯这种行为，又很看得惯。谁知道他们半夜会在学校操场，公园里做些什么，我像他们那么小时喜欢和女同学坐在窗台上，脚尖抵着脚尖。

再往前是生物学院，在往前是十字路口，右拐，教工路，右手边是生物学院的围墙，围墙里是教室，好多天，我在里面的教室上课，里面还有篮球场，我知道，这些都已经说过，再说一遍而已，再往前，过了那天我看录像的那个店，那座露天楼梯还挂在墙上，再往前，过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前一点点，马路左边就是杭商院。

我们在斑马线这段耐心地等对面的灯变绿，小人走起来，路上来往的车没有停下来，这威风讨厌，他懊恼地说，这个绿灯这么回事，为什么绿灯时还有车在右拐弯，等于说在

斑马线上等到了绿灯还是不安全。威风，世上老实人真的很少，所以我们是好朋友。

校门口站着两个穿绿制服的保安，校门两边好多蹲在地上坐在花坛沿子上的小贩，不管他们，进校门，正对校门一个花坛，花坛后面呢一个雄伟建筑，我知道，很多校园都是这么建设的，我们学校也是，两个两条水泥路在花坛两侧左右舒展开，两条白手臂似的，路边是梧桐树，梧桐树下是人行道，你就沿着人行道一直往前好了，会遇到教室、操场、食堂、草坪，很多背着书包的女学生，偶尔一两个惊艳。是的，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了篮球场，篮球场上很热闹，打着横幅，好多穿着篮球服的人走来走去，好像在打比赛。

我陪着宋安群去寝室楼找他同学，他同学下来了，黑黑高高的，我们聊了几句。宋安群问我是不是要去找自己的同学。我说要去找啊，我不知道她寝室在哪里？那个同学说，你同学什么专业？我一说，太巧了，他们居然是同学，他说她现在应该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有篮球比赛。我说，是啊，刚才我看到了，好多人啊。他带着我们去找她，我看到格格莉正在场上东奔西走，显然她是场上打得最好的，其他女生只会尖叫，跟傻逼似的，我坐在旁边看，宋安群和他同学走掉了，格格莉里面穿着白T恤，外面罩着一件篮球背心，她打得很辛苦。

场上挺冷的，我捂着鼻子看，过来十来分钟，比赛终于结束了，格格莉她们赢了，她们聚在那里欢呼，我等着她从人堆里走出来。她看到我时吃了一惊，看得出来她很累了，不过她只得和我敷衍几句，然后让我在她们寝室楼下等着，她请我去她们食堂吃饭。楼下一排排乱停的自行车，我坐在某辆车后座上，大概等了二三十分钟，说实在的，我想走掉算了，不过她

下来了，已经收拾停当，穿得棉桶桶的。我们去食堂。

### 23. 指着鸡蛋上的一个小洞洞

食堂还有些菜饭，吃得人很少，我们找了个空位子，我跟格格莉说，我跟我一个大学同学过来，他的同学刚好是你的大学同学，不然找不到你。她说，哦，这么巧，要不要叫他们一块过来吃饭。我说算了吧，他们肯定吃过了。她说，好吧，今天我确实挺累的。她吃了几口饭，吃得挺快的，我没说什么话。她好像恢复过来了，说真想不到你会来看我。接着她回忆了一下高中生活，高中时，有两个男同学追她，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

张三呢，人挺好的，一直也对她很好，但是呢，他挺好笑的，呵呵，人很好啦，她对他不太有感觉。

李四呢，人不好，油嘴滑舌的，她知道她跟她好之前，他追过好几个女生，还跟班里的小丽好上过，我也知道，小红还劝我，可是那天去晨跑遇到了他，他突然对我表白了，我挺感动的，就好了。

张三呢，张三傻傻的，没说过什么啊。

哦，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这些事情全部说完时，我们已经吃好饭，坐在花园里的某把椅子上吹风。

我说，那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回寝室，你今天打篮球挺累的。

格格莉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啊，假惺惺的，我送你去公交车站。

她送我到学校门口，公交车站就在门口转弯 20 米的地方，我建议她回去吧，她就回去了。我站在公交车站等车，对面一

排矮房子红红绿绿的灯，周围站着好多穿着牛仔裤背着小包的姑娘，我快步走回学校，格格莉还在前面走，她走路屁股挺扭的，有一天站在走廊上，格格莉走过操场，我记得刘英才说过，你看看格格莉走路的样子，我看了，就是这样屁股挺扭的，脸上的神情严肃得让人发笑。我放慢脚步，格格莉越走越远，夜色里慢慢看不清看不见了。

我走回刚才那个花园，刚才那把椅子上有人坐着，我找了另外一个把椅子坐着，一切都挺伤感的，不过跟格格莉无关。

我回到寝室时，宋安群早就回来了。他的床上也多了块木板，跟姜涛的那个同学一样，搁在床栏上，木板上放着两个低音炮，在放苏 的歌，那音乐 绕着很感人啊。

我很奇怪，问他什么时候买的木板和音箱，他说有夜市啊，他从文二路上回来，那里有夜市。我说，哦，我都没看见。我想了想又问，夜市上还卖这样的木板啊。宋安群说，丁世伟下午给我买的。

丁世伟没回来，我才注意到他床上也多了块木板，上面放着好多衣服，压得木板中肚垂了下去。

第二天中午，丁世伟带我到学校里的那个木材加工厂，一个络腮胡子接待我们，在门口一间小屋里，屋里一股干燥的木材气味，靠墙放着好多板。丁世伟说要买块板，昨天那样的。那个人从堆在地上的木板里抽出一块，我看了看好像比丁世伟的窄，我说这好像窄了点。他摇摇头说，宽，像昨天那样窄的都没了。我说，不是吧。我付了钱，拿到寝室一比，果然比丁世伟的宽，很奇怪。

我也把这块木板搭在床栏上，靠墙放着，把本来放在床上的书放到板上，这样板就稳当了，床一下子好像宽出不少。这

床睡了半年多，草席沤了好多汗，枕头瘪了，我需要一个新枕头，夏天换一领竹席。

下午，丁世伟想买台机器，我和宋安群陪着去，去电器市场，里面好多家小店。我们进一楼第一家，挺深长的店身，低于通道三级台阶，里面已经有一对中年人在看，店主是个中年妇女，她问我们要什么。丁世伟说，我要买只微型的VCD。他在胸前做了个手势。她说，，我店里很多这样的机器，你要什么价位的。丁世伟说，我要最好的。边上那对人瞄了瞄我们。

那女的从玻璃柜子里拿出一台机器，我看了眼，样式难看。她说要两千多。丁世伟拿在手里倒过来翻过去地看，那女用方言叫道，唉唉，小心点，毛手毛脚，别掉地上了，到时候赔还是不赔都说不好。丁世伟把机器不轻不重扔柜子上说，不买了，这么贵到银泰都可以买了。那女的说，那你到银泰去买去，要我拿进拿出。

我们出店，往深里走，这幢楼三四层高，中间一个圆圆的天井，一层层一圈圈一格格的小房子，空气里一股浑浊的味道，里面走来走去的人看上去都像社会人，我们到二层，楼梯口十几个人围上来递广告单，又拉又扯又叫，要把我们弄到他们店里去，我们挤出包围圈，沿着圆廊走，圆廊上全是这样的闲人，前面有条过道，连忙往里面钻，过道两边都是商铺，还是不断有人叫唤我们进去，到差不多最末一家，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蹿出来，笑容可掬地叫我们进去看看，买不买不要紧，先看看。

他们进去了，我跟着进去，那个人在介绍机器，丁世伟在一只只试，宋安群在提意见，我看没我什么事，就出来找

厕所。

我目不斜视地走出过道，在圆廊里走，这样叫我去他店里看看的人少了些，到有可能出现厕所的地方飞快地眼看看，终于看到一个厕所标志，在楼下一层，二楼相同的位子没有，我下楼来，这个厕所挂着半截青色的布帘，布帘下部脏地，大概被几万只手擦过几十万次。

隔着一个小便槽，站着个戴眼镜的正方脸的老头，他的眼镜也是四四方方的，我进去时他警惕地看了我一眼，所以我留意上他了，他撅着嘴，好像在使劲，好像轻轻吹气，我马上觉得这是个尿结石患者，他在哄自己赶紧撒出尿来呢，我转头看了几次他的神情，他一次都没看我，等我出去了，他还站在那里撅着肚皮，都快嵌进小便槽里。我在外面洗手，想自己别得这个病啊，别看这病在人家身上好像挺远似的，谁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尿道上也堵上几块石头呢。

我走到楼上，看到丁世伟他们还在试机器，冒出了一个念头，下楼，到那个厕所撩开门帘转头一看，那老头果然还站在那里，他也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是平静的。我没走进去，缩回头上楼，在上楼梯的时候，我又想，自己千万别得这个病啊，不会老想别得别得，反倒真得上了吧。如果最终把几颗石头从尿道里冲出来，应该很爽的吧。

我看到 DISCOVERY 说，有个人在巴西游泳，结果有条鱼钻到他的鸡鸡里，他没有马上壮士断腕，结果那鱼在他身体里待了四天四夜，救命啊。DISCOVERY 还说，有个女的躺在草坪上休息，有颗虫子钻进她头皮里做，结果她头皮肿起一个鸡蛋，她用长长的头发遮住这个鸡蛋，很多庸医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只有一个医生简单明了地说，这是因为你的头皮里住着

一条虫，他用一根玻璃细管指着这个鸡蛋上的一个小洞洞说，这是它的出入口，我们只要用凡士林封住这个洞，到明天它就会窒息死。镜头一转，解说说，这是到第二天了，医生用镊子从鸡蛋里拔出一条虫来，它长着一圈一圈的皱纹，有小指那么粗，医生、镜头和病人看这条虫，病人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这应该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一个涨涨的地方突然空了，就像把耳朵掏干净一样，突然清空是会有快感的，我这样想，我这样想着已经走进了那个店，他们站在那里看机器，好像他们的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想。丁世伟决定买下一个机器，1500多，四四方方的，一本《法律基础》的宽度，据说日本原装进口，什么碟都能放，将来中国即将有的MP3，DVD都能放，它还具有防摔，防震，防水三防功能，丁世伟拿起来了敲了敲机壳，他耳朵里塞着耳塞，大声跟宋安群说，果然没事，声音很正常。宋安群说，呵呵，不是你这样试的。店老板笑嘻嘻地说，不要这么敲啊，防震也不是敲你这么敲的啊，防摔你也不能往地上摔，防水它也不是洗衣机。我们笑了，老板说，好啦好啦，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他啦。我们回寝室了。

#### 24. 基本上是女同学

丁世伟说，蒋正亚有只小电视机，下礼拜天他就去拿来，下礼拜天蒋正亚来了，抱着台电视机，她看见我笑了笑。他们把电视机和机器放在那块木板上接起来，这台电视机五六本书起来那么大小，拧右边两只耳朵似的旋钮调声音和波段，丁世伟租了几张碟，躺在床上看，蒋正亚坐在床头，我和宋安群拿凳子坐在床边看，后面还站着几个人看。第一个片子是个爱情片，大家很安静地看着，看了会儿大家都走掉了，剩

他们俩看。

我自己去找片子看，我去后面对过那家录像店，门口的黑板摆着，没人卖票，大下午地去看录像，真的不太像样，过马路时我这么想，到了二楼，一个中年妇女迎上来，她收了我四块钱，把我领到大厅东南角的一间侧室，里面摆着三四张长长短短的沙发，有五六个人歪着身子在看，我绕到最后一张角落里坐下来，我保证肯定有人在这里手淫过，沙发皮革散发着古怪的味道，脚下 的，好像有人吐了痰，我绕出来，到最前面一张沙发坐下，地上也有痰迹，不过沙发挺软的，可以全身摊在上面，这个房间有个奇怪的形状，类似梯形，电视摆在短横这边，两边的墙壁我伸手可以摸到，贴着带旋转花纹的墙纸，翘着好几个角，还有一个窗户，关死着，在窗栅和玻璃之间乱插着好多纸板，偶尔天光在缝隙里很亮地晃下眼，我觉得这个房间不错，有些钱的话，就天天待在这里看录像，从缝隙里看看底下的马路，饿了煮点方便面吃，要上厕所楼道里有，这样的人可能很胖，眼睛在夜里会发光。

在放周星驰的片子，花瓶是张敏，她穿着件白T恤，被洗澡水淋湿了，胸口挺挺的， ，周星驰在洗澡，他们的眼神告诉大家，他们想干，没干成，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片子里，有人使劲捶周星驰的下体，捶完，周一点事都没有，还自己掸两下，挺好玩的，在《鹿鼎记》里就不行了，被温兆伦抓，死撑着，出门就疼得抓耳挠腮，放完这个片子，那妇女敲了敲门进来，是的，她敲了敲门，她说，下午人少，给你们几个放个好片，她把套在食指上的碟晃了晃，出去了。

她会放什么好片。过了会儿，本来蓝屏的电视机跳出成龙笑容可 的样子，他那个大鼻子啊，有人说女人的看人中，男

人的看鼻，再过会儿，电视上出现出仓两字，过了下出现进仓两字，又变成读碟，成龙早就不见了，出现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电影公司的 LOGO，快进，快进太多了，有人敲墙，快进停下，正常播放，呀呀的丝竹声，有个女的在香烟绕的山洞里跳舞，跳了好一会儿，我都看烦了，她开始脱身上的红纱和肚兜，原来是个古装三级片，不好看，节奏慢，镜头和演员比较保守，这部片子完了，放雷宇扬演的一个鬼片，很难看啊，我怎么老是看到他演的很难看的鬼片，我不想看了，其他人不说什么，我没看清他们长什么样的，就刚进来时瞄了一眼，好像好几个不是学生，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中年人，什么片子都看得下去，就顾着抽烟。

我下楼，走出时觉得外面很白的一下，我到食堂吃了饭，天黑了，大概五六点了，过年忘了问家里拿表，我去学校大礼堂，从思路过去，看见教育学的两个女同学手挽手走过来，两个我都不熟，她们也当作没看见我，自顾自走过去，我猜她们去逛文二路的夜市，我想起了杨格和她的密友，丁世伟说，她的密友长得不错，我不觉得，我觉得她长着两只鱼泡眼，看上去纵欲过度或者会纵欲过度的样子。杨格还有个密友许清，长得小眼睛小鼻子小脑壳，发育不良的样子，不过她的胸晃来荡去，看上去是真的。

我从田家炳这边绕过去，这幢楼有两个玻璃大门，一层层一共五层，全是大玻璃窗，这是为了采光啊，也可以把人的腰抵在窗沿上，倒栽葱翻下来。我打量着田家炳，绕过它，绕到邵逸夫电教馆，它门口居然也摆着块黑板，说放两部电影，一部《食神》，一部《G4 特工》，一看票价才三块钱，已经在放了，我马上想买。我先快步经过篮球场，经过女生食堂到大礼

堂门口看看，在放两个外国片，我爱港片，快步回来，在传达室买票，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给了我张纸片，上面写着日期，那黑板上还画着箭头，原来是进门左转上楼，我上楼去，有个人坐在楼梯口，我把纸片给他，他收起来，示意我右转，服务到位啊，是个大阶梯教室，放的是投影，黑糊糊地看不清阶梯，我差点摔倒，我小心翼翼往上挪步，边上有个声音说，你也来看啊。

谁啊，吓我一跳，原来是王力，我问他边上有没有座位，他挪进去一个位子，我坐在他刚坐着的板凳上，热烘烘的不好受，如果你一个女生去坐男生刚坐过的热板凳，她要先拍下凳子，这样就不会受孕。我们坐在一块看，刚坐下来我就后悔了，我感觉他好像挺紧张。等第一部 G4 特工结束，我去上洗手间，回来时坐到后面另外一排，前面斜对着坐着一个人，头发长长，这个人好像就是白立平，旁边坐着一个轮廓很好的女生，他叫过我去他寝室找他参加系篮球对训练，我从来没去找过他，好像也从来没在学校里遇到过，现在传言我们系将和体育系合并，系队这件事跟系刊一样就不存在了。

我看了几眼他旁边那个女的，看多了觉得好像很熟，但看不太清，灯光灭了，第二部《食神》开始，教室里光线一暗一亮，我没太看进去，一直在想这个女是谁，冷不丁想起来，就是老跟余帘在一起的那个女的，那次开系刊会翻脸的那个。 ，就是她了，想不到背影不错。

《食神》不好笑，故事怪怪的，不知道怎么就拼在一起了，没有《唐伯虎点秋香》好看。 星期四，班级组织了一次电影，在银苑看，下午去看，时奇他们没去，在 131 看《大话西游》，就是我过年在家看过的那部，我和丁世伟去看，我们出后门沿

着文三路一直往东，经过那河，就是西溪河，经过新华书店，教育书店，浙江教育学院，录像店，枫林晚，看见了银苑，它在一个丁字路口，和它隔着一条路的是家饭店，好像二层有保龄球馆，门口竖着两只巨大的球瓶。

银苑很小，看上去跟录像厅差不多，我们顺着门口的大台阶上去，碰到方娜还有其他好几个女同学站在大厅里，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们只顾找到影厅进去，我想起好像有一次，去年，寝室几个人出去逛，时奇请我们几个看《诺丁山》，开始的几个镜头让我觉得 莉亚·罗伯茨很美，华美，影厅里的人刚刚散尽，中间一些好位子坐着好些同学，基本上是女同学，有个中年人在扫地。我和丁世伟找了个位子坐下，脚底下好多瓜子壳，我就叫：师傅，这边来扫下。那人过来了，丁世伟念道，师傅，，这个称呼很好，刚才我在想叫他什么好了，叫大伯不好，叫大哥也不太好，师傅这个好。我说呵呵。

前面有个同学在说，珍珠奶茶很好喝。有个在说，不好喝，我不喜欢喝，我喜欢喝清茶。

还会有人喜欢喝清水的。

丁世伟说，吉小 真是太漂亮啦。

我吓了一跳，他说得太重了，吉小 可能都听见了。吉小 现在正和杨格坐在前面第二排右手过去四五个位子，她们果然听见了吧，两个人往这边瞄一眼，窃笑。吉小 就是杨格的鱼泡眼女朋友。方娜呢，我找找方娜，没找着，我倒看见罗 和熊妮在聊着什么，高兴地尖笑，她们的手里不是拿着水杯就是拿着零嘴。

## 25. 远远可以望见西湖

电影讲这么一个故事，有个银行女职员英勇地和歹徒斗

争，被刺伤了胸部，晚上她和孩子躺床上时，孩子拨开她的衣领，解开纽扣，拨开衣襟，手指慢慢往下探去，不是吧，这孩子……女演员神情紧张，这镜头过了啊，放映厅里一片寂静，女职员的伤疤露出来了，孩子的手摸着伤疤，原来这么回事，兄弟姐妹们松了口气，女演员把他的头闷在胸口，眼泪下来了，有人很淫邪地笑了起来，好像是冯钊，有女同学在骂他。

我回到寝室，还是在路上，丁世伟跟我说，他要给吉小写信。我说好。他说写完了让我给杨格，再让杨格转交下。这多麻烦啊。我也说好。

我去 131，他们还在看《大话西游》，时奇问我什么电影。我说，一个很难看的电影，里面有个奇怪的镜头。时奇说，有哪些演员？我说，没什么名演员，有个叫姜武的。他说，姜武还不名演员啊，姜文的弟弟。我听说过姜文。

他们在看的《大话西游》我没看过，怎么回事，原来《大话西游》有两部啊，我晕，难怪当时看完觉得没看完。126 的徐雅明很喜欢朱茵，他说朱茵晃动手指上的铃 时，真是太性感啊。哈哈，真奇怪。宋安群也喜欢得不行，说话吸口水，不过平时他也吸。

过了好一会儿，朱茵死了，周星驰上去抓住她的手，她往上飘，他要抓住啊，箍收紧，他双手抱头，朱茵飞走了，像睡着一样，周星驰一声叫，叫得撕心裂肺，牙齿都露出来了，他从空中跳下来打人，要人命，再过会儿，快完了，卢冠廷的歌响起了，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旋律这么哀婉，周星驰架着金箍棒在沙漠中走，夕阳武士在城头看到了，是朱茵看到告诉他的，他说，这个人好像条狗唉。

他们说这句话很好，有很多深意。我觉得这句话很无聊，很有深意也无所谓啦。

歌还没完全唱完，灯一下黑了，到 11 点了，大鸟刚才就在说，要到 11 点了要到 11 点了。我们 的叫一声，从 131 涌出来散了，走廊上好多拿着面盆穿着拖鞋的人。我看到 126 钱果一个人躺在床上，胸口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看来在听歌，他的上铺盘腿坐着孔繁六，他在干什么，他在骂冯钞。

我们回到 126，宋安群说，朱茵真漂亮。时奇说，小胸挺挺的。哦，他们都喜欢朱茵，我记得很早前看过一片子，她演一个很风骚的小女子，在舞会中被刘青云扑在地上奸了，裙子都没脱。我想起罗 一年到头穿裙子。

星期六下午，格格莉来看我。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吃完晚饭，格格莉和时奇他们打牌，我在边上看。格格莉不怎么会打，不过她和大家玩得挺好的，时奇说，要不晚上去唱歌吧。格格莉说，好呀，不过晚上我要回去。我说，唱的话就唱个通宵好了，明天早上回去。格格莉用方言跟我说，这样不太好啊，寝室里的人会想我一晚上没回去，是去哪里了啊。我说，那你跟她们打个电话跟她们说声，有谁还愿意来的就来，可以给你作个证。

我陪格格莉到老头那里打电话，我跟格格莉说，你说方言他们都听得懂的，都是浙江人。格格莉说，哎呀，难怪他们的神情这么古怪都看着我。我说，没什么的，你又没说什么。老头那里好多人在打电话，三部电话摆在桌子上，两部打出去，一部打进来，在我们前面还有两三个人，我们等着。来了个女生，又高又瘦，穿着件很难看的拉链衫，脸蛋红扑扑的有一层汗一层绒毛，她嘴很甜地叫老头叔叔，我们都叫老头大伯她叫

叔叔，她说，叔叔啊我上去找一下我的朋友。那三个老头坐在柜台后面，那个看上去脏的脏老头一心扑在电话上面，那个突眼的突眼老头没理她，只有矮墩墩的赵老头，以后我叫他矮老头，拉下嘴角严肃地说，不能上去的，晚上女生不能上去。

那女生说，为什么呀，我找他有急事。矮老头说，不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为什么的，这是学校的规定。这个矮老头看来是三个老头的头。他说，你晚上找他干什么啊？

那女生的脸红了，可能是急红的，她说，我找他有事情嘛，我很快就下来。这女的可能有一米七，穿着条紧身的黑裤子，两条腿又细又直并在一起。矮老头说，你找他有事叫他下来好了，干吗一定要上去。

那女生说，哎呀，她想说什么，周围的人都看着她，她脸涨红了，跺了下脚跑出寝室楼，马上在夜色中不见了。矮老头说，娘细匹，这小逼这么烦。他是用方言说的，不过我听得懂，格格莉好像没听见。她快等到电话了，前面是个脸皮白白的戴眼镜的男生，他用手护着嘴巴，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格格莉转头看了我一眼，无奈地笑了笑。我们大概又等了十分钟，旁边那部电话打好了三四个人，前面这娘娘腔还在打，真要命，格格莉跟矮老头说，大伯啊，能不能让这位同学快点啊。矮老头说，我不管电话的事。格格莉说，那找谁啊。他的大拇指朝旁边翻了翻，我说，找那个大伯。格格莉跟那个脏老头说，大伯，能不能让这位同学快一点啊，后面还等着好多人呢。

那脏老头就敲了敲桌子，快点快点。

那男生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又说了几句把电话挂了。他穿着一条屁股底下垂下好多的棉毛裤，他付完钱，又看了我们

一眼，慢吞吞地朝楼上走，我一直看着他，在楼梯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格格莉已经打上电话，她在全力劝说电话那边的人过来，又向其表示她多么不愿意留下来唱歌。她放下电话，我已经付了钱，她说，她们都不愿意来。我说，哦，太晚了吧。她说，是啊。她语气沉重，神情挺轻松的。

我们出发，时奇问我不叫姜涛吗。我很奇怪时奇怎么会知道姜涛。格格莉惊奇地说，姜涛，姜涛也在这个学校里？我说，是啊，他在政治系。格格莉说，，我都不知道，那叫他啊，不知道会不会唱歌。我说，好啊，我都没想到。我跑到119，那帮人都在准备睡觉了，姜涛躺在床上平举着一本书看，我去拍了一下他的手臂，他吓了一跳，我觉得这一幕很熟，好像以前发生过。

我告诉他格格莉来了，他也很吃惊，格格莉，格格莉也在这里学校里？

总共九个人，打的要三辆，我们决定走着去，晚上的天还凉，在暖起来。时奇、谢文和宋安群在商量去哪家。时奇问我去哪家。我说不知道啊，听你的。我们顺着保俶路走，一路灯红酒绿，我想起那天晚上一个人走回来。远远可以望见西湖，时奇带我们拐弯，那巷子里亮着好多红灯，好些人上来问我们，唱歌吗，几位啊，我们这里优惠。挺烦的。

谢文指着一家说，这家我上次跟同学来过，音响还不错。时奇说，，不行。谢文说，你来过？时奇说，看看这样子就不行。宋安群吸了下唾沫说，是啊，不行。谢文放低声音说，，你知道个屁啊，你又没去过。宋安群说，哈哈，是不行嘛。格格莉在旁边笑，别吵了啊，出来唱歌的啊。

时奇带我们进一家，挺大的，他在跟小姐交涉要小包还是

中包，结果要的是中包，那一排沙发大概可以坐下二十个人。他先结了钱，小姐出去了，我们还没开唱，她又进来了，找时奇钱，把钱夹在本子里递给时奇，她问，要什么果盘吗？时奇问我，要不要果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我，我说，那来一个吧。他点了一个。

## 26. 这水就晃来荡去

时奇和王力挺会唱的，格格莉也很会唱，宋安群谢文刘青松次之，我、丁世伟和姜涛完全不会唱，我和丁世伟不唱，姜涛唱，听得出来很多歌他第一次听见，现场作曲生生唱下来的，不唱的时候，他和我吃东西，格格莉也会抽空和我们吃东西，聊聊过去什么的，有一盘免费赠送的瓜子和一盘西瓜子，可以慢慢吃。我看着大屏幕上乱舞的人形，挺感慨的，我他妈这么喜欢听歌就不会唱。

我在吃一片西瓜，一颗瓜子磕了一下，很痛的一下，我一摸，右边的犬牙可以前后摆动，像条大腿似的。

我跟姜涛说，妈的，我的牙齿要掉了。姜涛说，怎么回事。我说，刚才磕了下，这颗牙齿至我记事起就一直没长牢过。姜涛说，怎么会这样。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牙列不齐，被下排牙碰的。他说，牙列不齐？我说，就是牙齿长得不齐。他说，哦。这段对话喊得我喉咙痛，我没必要告诉他的，他有口臭，满脸青春痘。

我一个人默默感受着这颗牙，过会儿就前后晃动下，有一会儿我把牙别在下排牙上使劲咬了下，还没全使上劲，很痛的一下，牙没掉，摸下一手指血。

，明天要把它拔掉。

明天，我知道明天又有一场班级组织的电影，我不想再看什么银行女职员胸口的伤疤。早上，现在的天气很好，你看路面湿漉漉的，空气明显暖和了，树枝的皮饱满起来，大概明天就要发芽了。校医院里空荡荡的没人，我猜牙科医生可能不在，其实有两三个在，门口还有好多排队看牙的同学。我很有好感地跟他们坐在一起。

等轮到我，快中午了，牙科诊室里好明亮啊，比教室亮好多。我躺在一把厚实的皮椅子上，一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问我怎么了，我说，拔牙，有颗牙快掉了。他叫闭嘴然后张开嘴，他看着我问我，哪颗？，对，我没告诉他，我指了指，他用镊子碰了碰，又夹住了摇了摇，说，，你这牙。

这时边上有个女生神情恐怖地看着这边，我看了看她的脸，不认识她啊。医生换了把什么工具，夹住了，很快 一下就拔下来了，当一下扔在一个铁盘里。他问我要吗？

神经病啊，要它干什么？我摇了摇头。

边上那个女生问，这，这么快？

医生说，是啊，这跟拔乳牙差不多，牙根已经松了。

那女生神情轻松下来说，。

医生往我嘴里塞了朵棉花，他一边写病历一边说，他这牙是我见过最坏的，对面那颗犬牙也保不住，再用个两年三年吧。

那女生说，。

我看了她一眼，张开嘴含糊不清地说，那怎么办？

医生说，装假牙啊。

我说，现在就可以装吗？

他说，过一个月。

他没说原因，大概是等肉窟窿长好吧。

我捏着病历下来，觉得嘴唇那里肿了，那个女生不见了，我想起领校服时遇到的那个女生，再也没见过她。

我回到寝室里，寝室没人，我觉得安心，去 洗室漱了漱嘴，回到寝室看镜子里缺少一颗牙的嘴，很奇怪。

我去食堂吃了饭，少一颗牙没什么，我骑车经过银苑，旁边饭店门口的两只保龄球瓶还在，银苑门口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班同学在里面看电影。我继续往前骑，到杭州大厦，我现在知道刚开学时和丁世伟去的是银泰。三楼电梯口摆着摊，说衬衣打折，低到二到三折，好多人在看啊，我也去看，都是 KK 杉杉雅戈尔什么的，我也就在这里挑挑吧。我看中了一件红的，42，我穿 40，我问那几个售货员，她们都是中年妇女，穿着白色衬衣戴红色领结，嫩得像小姑娘，其中一个找了我说只有 42，我说，那就来 42 的。她 了 ，涂着紫色眼影的眼睛看了我一下说，你不是说 40 的吗，42 那大啊。我说，哦。我接着找，找到了件黑色 40 的，如果红色也有 40 就太好了。

我又去旁边买了条裤子，想这种地方就是好啊，不用讨价还价。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买好了，到楼下推着自行车有一会茫然失措，想到了一个点子，回到学校，试穿一下，衬衣裤子都挺合适。我把它们放在床上，觉得心情不错，马上想到早上我掉了颗牙。我找到收音机，这次我不会再忘了它，黑颜色像块豆腐干那么大，可以别在腰上，我到学校正门，那里有更多的公交车，天气阴下来，看来快下雨了，下雨更好，我在站牌上找了趟站点最多的车，耐心地等它来。

收音机里现在还可以收到学校的英语电台，过了会儿，雨就下来了，开始不大，九牛一毛那么大的雨，它肯定会大起来

的啦，幸好我在等的车来了，幸运的是，还有座位，座位还在窗户旁边。我很幸福地坐下，学校电台听不到了，沙沙声。我转台，有个台在唱，欢迎打开，欢迎进入……这也太淫秽了，我转到一个正在放歌的台，过了会儿，这歌声音弱下去，一个女声响起来，插播路况信息，很扫兴，继续转台，又转到一个放歌的台，又在放《爱的代价》，梁咏 版的，过了会儿我想，等下不会又放到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那太神秘了，不是，是辛晓 的《味道》，车在沿环城北路一直往前，雨下大了， 啪啪的，好像能砸过玻璃，玻璃特别凉，湿湿的，好像雨会渗进来，车在等红绿灯，在放阿牛的歌，车动了，起伏着，在红绿灯处再停下来，这台一直在放歌，可能是音乐台，音乐第七天，放 24 小时的歌，很少有主持人突然插进来说话，车在转弯，往南走，左边是一条河，河和马路之间隔着好宽的草坪和人行道，过了河去，再过去过去，汽车站在哪儿，现在车在朝南走，前面好像是火车站，我看到有幢高楼楼顶有个标志，标志下面有只巨大的钟表，汽车转弯了，这是往西在走，路变破了，车颠得厉害，路边一路在造房子，罩着绿纱，我靠着窗玻璃，耳朵上面的脑壳凉凉的，边上那个人好像带着咸鱼，腥腥的，咸鱼可以当剑来砍人，再过去一段路，车开进了一个广场，停着很多车，车上的人都站起来走光了，我摘下耳塞从前门走，问司机到底站了吗，他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我下车，下着雨，不大不小，我要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广场一周有一圈矮矮的房子，长廊上站着好多人，我跑到那里，抱着身子蹲在那里听歌，雨 啦 啦地砸在地上，其实我没听见，我想起以前坐在老屋 前竹椅上，看雨落在院子里，好多鸡跑到堂前，有一两只鸡笨，躲在缸脚被雨淋湿。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电池没了，声音断断续续的越来越轻，指示灯忽闪忽闪的，关上再打开，有那么一会儿正常，我把收音机关了，把耳塞绕在机身上塞进裤袋里，我蹲下看着雨，旁边有两个人在聊西湖边的房价，我听说金庸要到我们学校当博导，学校在西湖旁边给了他一套别墅，哪天去看看他，他的小说我还比较喜欢，不过这小子怎么当博导了。有两辆车启动了，碾破水泥地上的水膜，啦啦地去了。我想我干吗从车上跑下来呢，到了底站再投一块钱坐回去就是了。

我跑到一辆车前，那车关着，我跑到另外一辆，里面坐着个司机，我拍门，他看着我，我想这神经病啊，我继续拍，喊道：开门啊。

他还是看着我，突然大喊道，上车到外面去上去，这么弄不灵清啊！

我吓了一跳，心里说，哦。

我走出广场，两边看了看，左边有个车站，站着好多打伞的人，我跑过去，身后的广告牌能挡着一些雨，路边积了汪污水，每次有车开来经过这汪水，这水就晃来荡去，许清的胸也晃来荡去。

## 27. 强奸她们似的

过了会儿，刚才去拍过门的那辆车终于来了，裤袋里那枚硬币都被我热了，他妈的，我的头发透湿，衣服挂在肩膀上沉沉的，刚才应该把外衣脱下来披在头上，我挤上车，拇指和食指夹着硬币，往那狭窄的投缝一扔，当一下进去了，司机看了我一眼。我坐到座位上后怕，这硬币扔外面不就惨了，还不得捡，后面这么多脚就上来了，把你的手掌踩蟹一样

踩得指直。

我把外衣脱下来了披在膝盖上，抱着手希望早点到学校，这衣服浸了雨水有股气味。车慢得要命，路上很堵，今天又不是工作日，大概前面有什么车翻了，我很冷啊太鸡巴冷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到学校那站了，我要去买只手表，我从公交车站往寝室跑，在正门口那块水洼差点摔倒，我觉得好像有谁在叫我，我停下看，周围好多打着伞走来走去的人，天暗了，我没再听到谁叫我，继续往寝室跑，我以前没觉得寝室离校门口这么远。

跑到寝室，宋安群说，哈哈，你去游泳了啊。

谢文说，不是，你去洗澡了，嘻嘻。

126的徐雅明在，他说，你身材很好嘛，看不出来。

我没有什么话说，拖了块毛巾到洗澡间擦头发擦身体。洗澡间冷得像棺材，孔繁六在洗澡，为什么一个人要在下雨天洗澡。他朝我点点头说，出去了啦？淋湿啦？我说，。他嘎嘎嘎笑，神情友好。

我在寝室里换裤子，听到时奇和王力在走廊里讲话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我绝望地想到，应该在洗澡间换，门蓬一声撞开了，时奇的声音停了一下说，晕，一进门看见一个屁股。我理解这种感受，上次我去126，看见米勒在门背后换裤子，一个大白屁股对着我，很倒霉的感觉。王力笑。他们刚吃饭回来。

我坐在板凳上，看见丁世伟床上放着机器和小电视，想不如去租张碟来看看。时奇说，刚才他看到一个美腿在老头那儿，我想起上次和格格莉去打电话时看到的那个女的。时奇说，她在等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是体育系的。我说，她还在吗？

时奇说，在啊。我出去看，看见那个女的撑着一把伞站在寝室楼门口，两条腿又细又直简直有全身三分之二那么长，我回到寝室跟时奇说，，是那个女的，我上次看到过，上次和我的那个同学格格莉去唱歌，我们不是先去打电话了吗，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女的在，她要上去见她男朋友，老头晚上不让她上去，她被老头气跑了，老头骂她小逼。时奇兴奋地说，哪个老头？我说，就是哪个矮老头，姓赵的那个。时奇说，老喝酒的那个？我想了想，是的，这个矮老头好像很喜欢喝酒，在一个搪瓷碗里热黄酒喝，我点点头。时奇说，这些老头老都老了还这么色。王力说，人老心不老嘛。时奇说，这好像是青春宝的广告嘛。王力说，是啊，这个广告很傻的现在想想，一群女的穿着那个很薄的紧身运动服，在那儿打网球，跑起来脚尖一颠一颠的，好像很青春的样子，额头上还绑一个带子。时奇说，如果现在这样做，那就是卫生巾广告。宋安群说，朱茵现在的卫生巾广告，苏菲弹力贴身。时奇说，女人都很脏的哪，假装很干净。

他停了下，突然问我，今天你去看电影了吗？我说，班级组织的那个吗，我没去。时奇说，今天你没去，那是错过了。宋安群他们都笑起来，我说，怎么了？时奇说，放黄带了呢！我说，怎么可能，电影院里怎么会放？时奇说，不是电影呢，是投影呢。宋安群吸着口水说，真的真的。时奇说，刚开始还好好的，一个外国男的站在窗户旁边，就看见一个屁股，过了会儿进来一个女的，穿得很多的，谁知道过了会儿，那男的居然转过身来，小鸡鸡都放出来了。王力说，我们班女生赚翻了。我说，那怎么办？时奇说，那帮女生就尖叫，强奸她们似的。王力笑着说，那个罗 叫得最响了，声音太他妈尖。时奇说，

叫得最快最响的其实心里最想，装正经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时奇每句话最后都有个呢。我想了想罗的样子，她的嘴唇薄薄的，难以想像她做爱时什么样子。我说，这个电影院怎么回事，这老板怎么想的，不知道是包场有很多女的吗？时奇说，谁知道呢，可能是故意的呢。

，可能是个离婚的中年男人，也可能只是不小心放错碟。我说，日本人可能会拍这样的片子，一班高中生去看A片，这帮学生看着看着自己就搞起来了。时奇说，谁知道会不会这么拍。宋安群说，他们会这么拍的，日本人很变态。我们正说着，程工来了，夹着一根烟，一进来就说，哈哈，今天你们去银苑看了吗，哈哈，太搞笑了，那个老板是疯了，居然放毛片。时奇说，我们刚说完呢。程工的情绪低落下来，说，哈哈，太搞笑了。

丁世伟熄灯后才回来，我听到他在拍寝室楼的大门一边叫着大伯，过了会儿，那矮老头骂着娘细匹起来了，大门的那把链条锁丁零当一阵响，那老头骂，深更半夜的你不要睡觉的，你不要睡别人还要睡。丁世伟说，对不起啊大伯对不起。一边说一边从走廊里跑过来，蓬一声撞开门进来，踢翻了一条椅子，他打开抽屉一阵乱翻，找到了什么东西，趴到床上打着手电写着什么。整个寝室都被他搞醒了。

过了会儿，我好像睡着了，再睁开眼时看见丁世伟在推我，他一直在推，看见我睁开眼看着他，了下手才不推，他把一封信放到我胸口说，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吉小。我，了下手坐了起来说，我怎么给你交，我不认识她。丁世伟说，你交给杨格嘛，让杨格交给她。

交给她，这个她字听起来腻歪歪的。第二天我还在睡觉，

睁开眼看见陶华又在推我，他也是看见我看着他了才不推，他说，你去晨跑签到吧，辅导员陈给我打电话了，说要抓抓我们班老师不去几个人，你去吧。我说哦，坐起来说，谢谢。他说，不要紧的，你以后多去几次。

我知道有晨跑签到这事，好久没去，看见时奇每天去，也觉得好像已经没有这件事。我很久没在八点多前睁开眼了，眼睛酸涩，跑到 浴室抹了抹眼角就去了，楼道大厅里钟指示还有五分钟就八点了，我想起丁世伟昨天给我的信，又跑回去拿来，跑到操场，签到的人还在，好多人拥到她面前报到，然后从操场口涌出来，演唱会散场似的，我看着人流，没有看到杨格，倒看到了吉小 ，我几乎就要叫她，她好像也发觉我在看她，好奇地扫了我几眼，旁边几个 喳喳的女生找她说话，她就跟着人群走了。

我跑到签到的人前面，前面还有几个人在签，我等着他们签完。签到的人就是李洁，我记得有一次和她、林波、齐 开系刊会，她今天穿着一套白色的运动服，头发削薄了，脸皮光滑了好多， ，她变漂亮了，但可能在别人眼里还是丑，谁知道呢，丁世伟还觉得吉小 是美女。轮到我了，我学其他同学的样子报名字报学号，她听到我的名字抬头看了我眼笑了下，这表示她也还认得我，她在当天的空格上打了个勾，前面几天的格子都空着，我不好意思跟她说，把前面的都打勾吧。我揣着这个想法回到寝室洗漱，想起手上本来不是有丁世伟的情书吗，怎么不见了，赶紧摸，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裤袋里了。

这次上课我格外留意杨格坐在哪里，难道哪天我也这样要她帮我给肖晓逸情书吗？不太好吧。她坐在最后几排，现在女生坐得越来越靠后了，只有那几个拿或想着拿奖学金的女生坐

在前面几排，一个老师看见前三排都空着是很 的，有时我都想坐到前面几排，有一次我就坐在第一排，因为那个女老师说，坐在最后面一排的同学坐到第一排来。杨格后面一排还有空位，我觉得很庆幸，坐在那里，吉小 就坐在她旁边啊，有必要交给杨格再让她交给吉小 吗？我转头一看，看见丁世伟正看着我，看见我看他，装着没事把头转开了。

## 28. 他们都叫它黑龙江

我拍了拍杨格肩膀，她转过半个脸，我用方言跟她说，这是丁世伟给吉小 的信。她说，信？我说， ，专门写给她的信。她 了下会意地歪着头一笑，接过去了，我看见她把信从抽屉下递给吉小 ，凑过头去咬了一会她的耳朵。吉小 拆开信看，我看到她一只手捂着嘴，肩膀耸动着好像在笑。杨格端坐做出认真听课的样子。我向丁世伟打了个OK的手势。

过了会儿，吉小 把信放在抽屉里，她的脸颊都笑红了，杨格拿过去看，也是捂着嘴笑，吉小 把信夺回去了，装进信封里，飞快地转过身把信扔还给我。

我在信封上写：完了世伟，她们笑了。我把信还给他。我昨天晚上跑到厕所看过了，知道他在信里写着，小 ，你的大眼睛真好看，你的嘴巴也很好看，你的身材很好，你跟我做朋友吧，我给你买很多衣服和化妆品，签名是，即将是你的世伟。几个字又大又丑，笔画浓得像他的眉毛，

世伟的神情有些失落，他隔我三个位子，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窗外是陈旧的东横教学楼，暖和的天气已经来到教学楼顶，夏天都快来了，我的世伟。

礼拜天，刘英才从绍兴到杭州来买书，他先找的吴平，吴

平把我们都叫去了，在女生寝室楼前的篮球场集合，杨格也来了，其他的还有吴素莲、肖西，郑 没有来，我们一起盘点了这个学校里的同学，应该还有五到六个，不过我们找不到他们。

我们先是站在篮球场聊天，吴平跟我说，你的牙怎么了？我说，哦，前几天拔了一颗。我拨开嘴唇让大家看。吴平避开脸笑着说，看到了看到了，你怎么不去补一颗啊。我说，补啊，补，一个月后才可以补。刘英才说，拔牙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去补牙了，也很费劲，要烂好长时间的神经。他提议要不他就去买书吧，等下到哪里坐坐，站在这里不是事啊。

我们六七个人去三联书店，踩得地板嘎嘎响，刘英才指着一套卡夫卡跟我说，这套书很好的，他们老师说的，每个人都应该买一套。我说，哦。我想果然是中文系啊，真后悔没考中文系，不过好像可以转系。

买完书去西湖，从宝石山翻过去，刘英才拎着很大一包书，我有时帮他拎一段，有时女生跟他拎一段。杨格跟我说，那个丁世伟怎么回事啊，挺好玩的，逗死了。我说，哈哈，很好玩吧。她说，他家里是不是挺有钱啊。我说，可能吧，他爸爸好像在他们那边学校里开了个食堂还是饭店。她说，哦，他没有女朋友啊。我说，好像有一个吧，他还带我去看过她，可能没确定。我醒悟到这样说可能不对，这些话可能都会到吉小 那里去的，我说，那个可能是他好朋友吧。杨格说，他不是挺花的，他给我们班的那谁不是也送了花了吗？就是你们寝室谢文的同学。我说，啊，那个像老太婆的那个人。杨格歪着头笑了说，你真刻薄，哈哈，她嘴是有点瘪 。

过了会儿她问，你五一回去吗？我说回啊。她说，好像

五一票很难买呢，我们都回去的话可以约一约，上届有个老乡可以给我们一块买到。我说，那就约约吧，反正我回去。她就一个去问别的人，大家都回去，她回来说，现在已经有五六个人了，哎你认识我们班的杜凤宝吗？我说，谁啊。她说，她也是我们老乡呢，以前中的啊，她跟你们班唐香初中好像是同学呢。我想，啊，操，不会是另外那朵金花吧。我说，啊，不会是另外那朵金花吧。她说，什么金花啊？我说，四朵金花啊，唐香，杜凤宝，还有曹洁，曹洁你知道，就是高中那个曹洁，另外还有一个女的，她们初中时在一个班号称四朵金花。她鼓了鼓腮帮子说，。我说，哈哈，四朵金花。她看了我一眼笑了，说，你这么笑，你什么意思啊你。我说，没什么意思啊哈哈。

宝石山顶有点冷，我们不是要到宝石山顶，是要翻过去，到底下的西湖，从山顶看下去啊，西湖真的很像一幅画，就是在杭州地图上看到的模样，我们沿着大概准确的方向在走，一边走一边聊，肖西在前面说，大学很无聊啊，晚上你们都做什么。我问杨格，晚上你都做些什么。她想了想说，不知道哎，一天天过去了，跟她们去逛逛街啊在寝室里聊聊天啊，有时打打牌。我说，你们打什么牌？她说，打红五啊，还有那个双扣，我都不会打，呵呵。我说，哦，我们寝室也打这些。杨格说，那你呢？

我经常去看录像，有段时间经常去吃夜宵，还有一天我去上自修了呢，跟你们班的草婴，看生理解剖学，像以前看历史一样看。

她说，哈哈，你还去上自修啊。

是啊，以前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考上大学了还自

杀，现在可以理解。

她说， 。

这时路宽了，四五个人并排走在下降的石阶上，石阶的两边都是树木。刘英才走在旁边，我要找些话说说，我问，英才，你晚上在学校做什么，怎么打发时间？他说，我啊，我要么在寝室里打打牌，平时一般晚上都有课。我说，你们晚上有课吗？他说，选修课呀，我报了两门。我说，哦，我都好久没去上选修课了。过了会儿，我走到了吴平旁边，我问她晚上做些什么？她说，看看书啊，和同学聊聊天。我说，你不上选修课吗？她说，上啊，我报了门花卉学。我故作惊讶地说，啊，还有这种课，那你旁边的花草能认出好多了？我又想起了我的花草协会。没有啦，她笑着说，现在还在上理论课，老师说以后我带我们到学校里认植物，他说我们学校里有上千种植物呢。

我说，不会吧。

她说，有可能的，只不过我们不认识。

我说， ，也有道理，不认识的人看上去就是人，不认识的草看上去都是绿绿的，说不定它们的名字都不一样。

我说，那你双休日都干什么？她说，出去逛逛街和同学，有时写点东西，还有每礼拜都会去看看片。

我说，看片？

她说，对啊，我们系里有个看片室，可以看到些比较冷门的影片。

我说，对外开放吗？

她说，我们专业优先，不过别的专业的人也可以溜进来。我说，那你下次带我啊。她说，好啊。我说，你还在写东西，写练笔吗？她说，是啊，这个习惯我还算是保存下来的。

我说，我都好久没写了，我看看你的练笔。她说，我也没写什么，很少。我说，不要紧，我看看。她说，好吧，那你也要给我看你的练笔。我说，我都没有写，我写出来就给你。她说，那你也要写啊。我说，，我都没想到要写。我说，李立把英语书还给你了？她说，是啊，原来你借去你借给他啊，早知道不借你了。

我说，呵呵，李立现在去当兵了。她说，哦。我说，他在当消防兵，好像挺辛苦的，他给我写信了，说要给老兵洗衣服，被班长打，训练很变态，跟虐待似的，不过他还是长胖了哈哈。她说，真的啊。我说，。

我又说，那等下回去你借我练笔看下吧。她说，好的，你在楼下，我上楼扔下来。我说，好。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西湖，在北山路上走，我们要走到白堤上，肖西走到了旁边，我说，我们有个同学也姓肖。她说，，那关我什么事，嘻嘻。她问，你晚上都干些什么？我说，我刚才在听你问，我也一直在问别人，我就看看录像什么的。她说，，你看《大话西游》了吗？我们班男生说很好看。我说，看了啊，我们差不多天天晚上看，都看过几十遍了。她说，天天晚上看才几十遍啊。我说，哈哈，就是这么一种说法，一个修辞嘛。她说，真的有这么好看啊？

我说，看上去挺奇怪，感觉怪怪的，好像有点东西，其实我不太喜欢周星驰，有些东西过头了。

她说，我觉得还好啊。我说，你看过食神吗，一点都不好看，都不知道讲些什么，把莫文蔚化得很丑就很有趣吗，以前有个片子就是把梁咏 化得很丑，这个套路不是玩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再玩一遍。

她说，电影就是这样的嘛，观众会笑的它就一直会这么拍。我说，那电影也太傻了吧，观众不会一直笑一样东西啊，不过大话西游里有个东西挺好玩的，就是周星驰下身着火了，边上一帮人就踩啊踩，好不容易踩灭了，那两个女妖怪酒一泼，火又着了，周星驰的神情太好笑了，吴孟达也是，演技太好了，然后一帮人又踩啊踩，太夸张了，人早就踩扁了。

她说，呵呵，我都没看过。

这时走到了平湖秋月，我们沿着那圈栏杆坐下来，栏杆的弧度符合背部靠在上面很舒服，把双臂搭在栏杆上高度也很舒服，天气暖洋洋的，湖面上有些人在划船，白堤上的人走来走去，刘英才说，这就是西湖啊。我说，是啊，就是一汪水围着好多树。刘英才笑了说，哪能这么说。我说，啊对了，你们大学里面是不是有条很宽的河。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啊。我说，是啊，我去年去过啊，我和李建宏骑车去玩，打算去杭州上海黄山这样绕一圈，结果到绍兴就走散了，我去了你们大学，就看到你们学校好大啊，中间居然有一条江。刘英才说，这条江是刚包进来的，江对面建新校区。我说，你们学校好啊，我们学校这么小，四边都是马路，想包也包不进来。

吴素莲说，浙工大里面也有条江，他们都叫它黑龙江。我说，为什么？肖西说，就是太脏了啊，你真傻。杨格说，我们班是不是也有好些同学在浙工大。我说，我们班好像挺少的，可能没有，我知道赵俊在那里。杨格说，赵俊是谁？我说，他4班的，还有谭亮也在那边。吴平说，是的，我好像听谁说起过。吴素莲说，那应该还有别的同学，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大家点头表示赞同。吴素莲说，哎姜涛呢，他也在浙工大吗？我说，不是，他就是浙大啊，跟我在同一幢寝室楼里呢。刘英才

说，他怎么没来呢。我说，因为我们没叫他吧。我忘了叫他了。

### 29. 那雨 啊 ，跟睫毛似的

我们继续再往前走，经过西 画社，楼外楼，走到苏堤上，刘英才说，这条堤怎么这么多桥啊，刚才那条只有一座桥。我说，那就是断桥。他说，那就是断桥啊，你们都不说。杨格说，早知道应该带相机出来的，拍几张照。

苏堤好多桥，锁澜桥，望山桥，映波桥，跨虹桥，东圃桥，压堤桥，桥上刻着莲花，狮子， 龙，流云，堤中央一条水泥路，中间好多花坛，两边好多树，一棵桃树，一棵柳树，一颗桃树，一棵柳树，一棵桃树，有诗云，西湖景致六条桥，隔株杨柳隔株桃，苏堤是诗人苏东坡造的，白堤是诗人白居易造的，对，你们都知道，这两个诗人有段时间在杭州当官，那个时候流行诗人当官，这可不行。

这六座桥爬得我们够累的，走到苏堤的那一头，天色向晚，我们要进膳。那边有个国宾馆，进不去，那边有家酒店，进不起，我们往左拐，又走了段路到南山路上，对面好多小店啊，我们走进第一家，腿快断了。吃饭时，刘英才邀请我们去绍兴大学玩，吃完饭，他打车走了，他去亲戚家睡一晚，明天就回去了。我们往前走，路边好多酒吧啊，我们到了一个车站，等到了车，在车上我看到，路边好多酒吧啊，再过去，经过了中国美院，拐弯了，看见青藤茶室，前面又拐弯了，我们在顺着西湖的湖岸走啊，路好挤啊，把西湖填平了做一个大广场，车子就可以直来直去了，又拐弯啦，到保俶路上了，又拐弯啦，到学校门口。

我跟着她们往女生寝室走，这样我要多走一个弯，我跟吴

平说，我在楼下等你扔下来吧。她说，好，那你也一定要写，不能让你白看。我说好，放心吧。吴平在西边这个门口，吴素莲，肖西，杨格在东边那个门口，她们跟我我跟她们挥手作别了，我正对着门口站着，好多女生来来往往，我就退后几步，沿着篮球场露天一排自行车，放得乱七八糟的，后轮都没有对齐，我找了辆坐着，如果那人出来，看见自己的车被陌生人坐着，感觉不太好。至少我是这样的。

我碰到了方娜，她像个初中生背着双肩包，露出八 的笑容说，等人啊。我说， ，去自习啦？她说，没有，我去玩了。说完这些对话，她已经快经过我面前的对话区了，她抬起手摇了摇说，拜拜，我也说，拜拜，说完这句，她完全走出了，她就一直背对着我往前走。

吴平在楼上喊我，她住在五层还是六层，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个窗口探出个头，我答应了声，她喊，扔下来了 。我喊，好。路边经过的人在看着我，跟着我的视线向上仰望一下，我不会想练笔本可以套在我的视线上滑下来这样的事情。一个白乎乎的东西飘坠下来，路人们下意识地偏下身子侧避，那东西啪一下拍地上，声音还挺响，原来是塑料袋，里面装着本笔记本。我举起来书向上摇了摇，喊，拿到了。楼上说，好。我也说，好。我听到关玻璃窗的声音，我走了，掂着本套着袋子的笔记本。

经过垃圾桶的时候，我把塑料袋塞进去。田家炳书院亮着灯，一楼教室里坐着人，不会吧。我观察了下，从南边的一个小门进去，闻到一股装修气味，没什么人味，地面很光洁，走路打滑，我径直穿过一个小天井，正门北门就在前面，门口摆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田家炳书院正式投入使用欢迎同学们前

来自习注意保持安静爱护公物等，出了门外面还是黑暗，我朝前走，走着走着，夏天从后面赶上来拍了下我的肩膀，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他说，你干吗去了啊？我说，跟同学去玩了趟西湖。

我说，你在干吗啊。他说，我去看了看田家炳书院，还是挺好的。我说，刚才我从它里面走过来，今天刚开放的吗？夏天说，哎，本来是说早就要开放了，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我说，。

他说，你怎么老 的啦。

我说，我什么时候老 的，就刚才 了下。

他说，刚才你是 了一下，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 的。

我说，，我都没注意到，口头 。

他说，哈哈，哪有这样的口头 的，口头 一般是这个那个这样的口头 ，没有人会 这样的口头 的。

我说，哈哈，是蛮搞笑的，哈哈，好像在大便。

他说， 你自己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说，这有什么。

我回到寝室，想起高中的练笔本给了方娜，她好像还没还给我。我把吴平的练笔放在抽屉里，先去 131 看了看，他们在放碟，封皮放在桌子上，我拿起来看了下，上面有个穿黑色皮裤的女仰躺在桌子上，裙 裂到腰眼，一个男人扑向她，她的一条腿屈在胸前顶住了他，题目是《危险性游戏》。我记得他们以前看过了啊，我又看了几眼，还是不好看，这个题目究竟是危险的性游戏，还是有危险性的游戏？我到 126，钱果在听耳机，冯钊在看小说，封皮黄黄的，好像是黄易的小说，反正就是那一类奇幻武侠，一色这样的封面，草婴在弹吉他，我看着

他弹了会儿，挺想学学的。

我回到寝室看吴平的练笔。这本本子薄薄的，封面淡绿色，印着一个小女孩坐在草地上，边上有几行英文诗，我大概翻了一下，从大学开始她写了大概二十多篇，每篇短短地基本上都不超过一页，我再回过头来一篇篇看，看了前面几篇，基本上是柔美或者忧郁的心情，感觉想喝矿泉水，可以洗干净脑子，我问丁世伟有没有铅笔，他说没有。我还想问问宋安群，我猜谢文有，他未必肯借。我还没问，刘青松说，我有一支。打开抽屉拿出一支，他说，啊，笔芯断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小刀削，我说给我，我来削。他说，你不会削的，我的铅笔很脆弱的呢。

我等着他削完铅笔扔给我，接住铅笔后想，摔地上的话岂不是又要削。我在几篇练笔边上写了一句两句话。过了会儿灯熄了，我把铅笔和本子放在抽屉里。

五一，杨格、姜涛、我、肖西、吴平一块回家。我们在学校正门等车，吴平问我看完了吗？我说还在看啊。天空要下雨了，她们女的都准备从包里掏伞，幸好车来了，在车上雨下了起来，很快变得很大，我看着那雨啊，跟睫毛似的，车开得很慢，几个路段几乎是堵在那里了，四五十分钟过去了，按理说这个时候我们正在车站排队上车，或者已经坐在车里看录像，杨格说，会不会来不及了啊。

我不知道。车里越来越挤，有个老妈妈穿着雨衣上来在车里也没脱，她说冷，人群围着她尽量让出一个圈，车开了几步，有个人站起来让座，那老妈妈坐下来，雨衣帽往下滴水，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不坐在家里烤火。

吴平说，会不会迟到啊？肖西在看表，她说还好了，还有

半个小时。旁边有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听我们说话，好几次嘴唇动了动，这次他说了，他问我，你们是去赶车吗？我说是啊，现在这么堵，可能要来不及了。他说，你们这样，等这车一到站，你们就派个人往车站出口处跑，堵住那个车，你到车站排队上车又得花个几分钟。我想想有道理。

### 30. 玻璃是毛玻璃

我把包交给姜涛，车一停，我就往出站口跑，还有一两分钟到点，车已经走了，或者正在出站，汽车站好多人，路面好多泥水，我 啪啪往出口跑，绕过那么多迎面走来的人，不知道他们在雨中散什么步，出站口的门卫拦住我，我叫，车就要走了，我上车。

里面一个广场，停着好多车，我跑到最前面看贴在挡风玻璃上的起始点，终于找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姜涛他们还没来。我就看见他们在候车大厅里排队，跟我就五六米距离，中间隔着玻璃。我使劲朝他们招手，出来啊出来啊。吴平在玻璃那面笑嘻嘻地说着什么，我听不见，我走过去，她说，车还没开呢，还要在等几分钟，你要到这边来上车，你快绕回来啊。他们都朝着我笑。

我不需要原路绕回，还有个乘客出站口，花差不多半分钟时间就到了大厅，我才觉得身上又湿又热。肖西给我一包纸巾，我擦了擦额头的雨和汗，两裤管泥就不管了。我说，时间不是到了吗，为什么不开？肖西说，检票员说下雨，那车还没回来。我说，不是回来了吗，刚才不就是吗？我指着玻璃那面的那辆车，那车挡风玻璃上就写着，杭州——州。肖西说，那可能是刚回来的，还要等乘客，下雨了也会误车。

我们站在检票通道排队，检票的人也是州人，一个检票员问另外一个检票员另外一个人去哪里了，那个人回答说，榨去了，懒人屎尿多。方言榨这个词听上去真的很粗鄙，这两个检票员穿着紫色的制服，扎着辫子，辫子上面戴着帽子。

我跟姜涛说，不会等那个人回来才开始检票吧。那两个检票员也在张望，过了会儿，一个穿灰色夹克白色衬衣的男人快步走过来，他的额发湿漉漉的，一个检票员说，你总算来了，这泡真长，快点啊，时间到哉，队伍排这么长。那男人笑着，哗啦一下拉开玻璃门，走出去了，走到那辆汽车的驾驶座坐下。

我跟姜涛说，哈哈，你看，这个东西，幸好这个东西去上厕所了。姜涛摸着眼角说，这堆是黄金。肖西转过头说，你们这两个人怎么这么恶心的啦。

我们坐上车，这趟车很烂，座位又破又挤，也没水喝，也没厕所，也没电视看，我和姜涛、杨格坐一排，三个位子挤在一起，吴平她们散坐在前面，开始我们还聊几句，肖西拿出了零食她们女生分了分，过了会儿，一路都是雨，一路都是单调的沙沙声，杨格睡着了，她的头歪下来，磕一下我的肩膀就醒过来一次，有一次碰在锁骨上，她叫一声哎哟完全醒了过来。我说，不是我撞你，是你自己撞上来的。她摸摸额头说，。

她从捧在肚子前面的小包里摸出包口香糖，给我们每人分了块。她一边嚼一边说，你们怎么都没睡着啊，我一上车就好困。

我说，我也挺困的，就是位子太差，坐得不舒服，过会儿我就睡着了。

不过我一直到家都没睡着。我跟我妈说，我一颗牙掉了。她说，哪里啦？我掀开嘴唇让她看。她仔细地看了下说，这颗

牙怎么会掉？我说，这颗牙一直没长牢过，这些年用用用用，越用越松长不住了，医生说，对面那颗犬牙过几年迟早掉。我妈说，这么差的牙齿的说。停了下她说，你小时候牙齿很好，又白又齐像篱笆似的，牙齿一换就不行了，凹进突出狼牙齿似的。我说，狼牙齿那么好用就好了，骨头都咬得动。我妈说，骨头咬得动有什么用，你吃骨头去？你这样的牙齿以后老了饭咬得动就可以了，像你爷爷牙齿多好，现在罗汉豆吃起来还嘎嘎。

真是代代不如一代。我看见家里已经接电话了，吃晚饭时，我爸回来了，我爸说，电话已经接了，以后你可以打电话回家。我说，我看见了。我爸把号码给我，我妈把掉牙的事跟我爸说了。我爸说，我看看。我让他看了看。他说，这样多难看啊，怎么不去装颗假牙。我说，要等一个月才能装。我妈恍然大悟地说，哎，装假牙的话，你大姨家对面刚好开了家牙科，你大姨说技术不错，你明天到你大姨家让她陪着去看看。我说，还没到时间呢，大概才两三个礼拜。我爸说，你先去看嘛，看好了，等你6号7号回学校的时候戴上，差不多又一次礼拜过去了。我说，好，那我明天去。我妈说，你让大姨陪你去，她跟那个医师认识，看完牙你就在大姨家吃饭，叫她有空到我们家搓麻将。我说，她也搓麻将了？我妈说，刚学会的，很馋，馋鬼了，在家没得搓，大姨父要管，你叫她到我们家来搓。

大姨家店还开着，二姐还坐在柜台后面看店，她看见我说，大学生来啦。我笑笑。

牙科诊所就开在他们店斜对面，门面洁白，看上去没开多久。我跟大姨说，我的牙掉了，我来补牙。大姨说，什么牙掉了？我张开嘴，她看了看说，对面这家牙科店刚开，我没去看

过，看他生意还不错。她领着我。店里摆着两台椅子，跟理发店似的，其中一把椅子上躺着个老女人，一个穿着白大衣戴着白口罩的年轻人在她嘴里拨弄着什么，这个年轻人理着平头，眼睛大大的，他看见我们走进去，停下手里的活说，旁边先坐一下。旁边靠墙摆着两条长凳，坐着两个老头，我坐下来。

我大姨说，生意很忙哦，，我侄子啦，牙齿掉了补颗假牙齿。

年轻人说，好的，你让他先等下，等下我看看。

我大姨说，好的好的。她站了会儿，示意我等着，她回去了。

我看着他忙活，他长得很矮，不会过一米六五，感觉很干净，就那么矮矮的一截，边上两个老头臭烘烘的，过来会儿，来了个拿着药的妇女，她说，陈医师，是这两个药？她把药盒凑到他的鼻子下。我妈也叫医生为医师。陈医师说，是的，就是我才刚给你的两盒啊。陈医师也姓陈，让我想起辅导员陈。

他接着说，一个是消炎的一个是止痛的，我一样只给你开了一盒，吃完就差不多了，不行再来看看，药开多也没用。那妇女说，这药怎么吃？他说，我在盒子上给你写着了，你回家找个识字的给你看看，现在我给你说你也记不住啊对不对。那妇女说，。她还想说点什么。陈医师手下有个张着大嘴巴的女人等着，她一直没合上嘴巴，嘴角流下了涎水，陈医师示意她擦一下，又叫她喝口水漱漱。她听话地做了。那个拿药的妇女就看着手上两盒药咕 着走了。

我不知道那两个老头在等什么，我跟陈医师说，我出去下，马上回来。

他点点头说，好咯。他的大眼睛上下扫了我一眼。我出门左转，那里有条巷子，巷子里有个公厕，它果然还在那里，里

面臭烘烘，水泥地永远是潮的，小时候我住在大姨家就到这里上厕所，大姨家的卫生间安在院子里的一个玻璃房子里，玻璃是毛玻璃，为了避免臭，像我这样的小孩脚健点多跑两步出来上公共厕所。

我站在这个厕所里，当然回忆起童年，大便间里蹲着一个人，双手捧着一团报纸，难以想像等下油墨会把他屁眼擦得多黑。我想起贾平凹的一个段子，我们农村人总算用纸巾擦屁眼了，他们城里人又去擦嘴巴了，他为什么老喜欢用社会上流行的段子。

我出厕所往左拐，往北走，五月的小城春意盎然啊，虽然看不见一棵绿树，一路上都是墙壁黑糊糊的旧房子，几个穿着碎花裙裤的女人出来倒水。我从来没有把这条巷子走穿过，难以想像小时候来过这么多次，从来都没有深入，来上厕所就是上厕所，上完就回家，很乖。这个巷子没什么稀奇，跟我走过的很多巷子都差不多，它虽然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我说不出来，这时，有它一张照片就好了。

### 31. 球场都黑社会罩着

巷子的尽头是一条和东后街平行的横街，不过它大好多，铺着平坦的水泥，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左拐，街上人来人往没什么问题，当街上空拉着条横幅，热烈庆祝国际五一劳动节，我慢慢往前走，我走的越慢时间就过去越快，我走得再慢，还是走到了丁字路口，对面是电影院，有一天我在这里看了一个录像《再世追魂》，吕良伟演的，他是一个警察，干掉了一对男女悍匪，他老婆怀孕了，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这对龙凤胎长大了活泼可爱，但冷不丁有时眼神很恐怖，观众早就知

道了，吕良伟终于也慢慢发现了，有一天晚上他正在搞老婆，觉得旁边有人看着，转头一看，他的儿子和女儿就坐在床上看着他。

看完这个片子回到家我就睡不着，老想起那两个小孩恐怖的笑容，我从床上爬起来趴到厨房的桌子上睡，我妈早上开门进来的时候吓了一跳，她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没什么，就是睡不着。

她就笑了笑不再问什么，我觉得这是她的一个优点。

李建宏老跟我说，他看了一部千年老尸，好恐怖啊，那鬼把女的强奸了，就把她肚皮扒开吃内脏。他老是跟我讲这个情节，忘了这部片子就是跟我一块看的，最让我记得的不是鬼吃内脏，是原来女的内脏也这么恶心。

电影院好几年没来了，原来那个大厅改成了眼镜店。再左拐，街更宽阔了些，更拥挤，我在人行道上走，想起马力是不是也回家了，赵俊也应该回了家，何不主动找他们玩玩。我给马力打了个传呼，过了会儿他回过来了。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刚好在街上跟他爸妈在买东西。我告诉他我正在看牙，过些时候再给他电话，他问我这个是我家电话吗，我告诉他这是公用电话，再告诉他我家电话。

我继续往前走到十字路口，右手的马路对面是新华书店，左手旁边是少年宫，前面马路对面是邮局，绿绿的，左拐，从少年宫前面走过去，一个少年也没看到，我还可以算青少年吧，再往前，就变成了小巷子，墙壁黑黑的，开着好多小店，这些店里的炒年糕特别好吃，我在杭州吃不到炒年糕，杭州的炒年糕其实就是我们的烤年糕，他们不会做炒年糕。对这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

往前，一直往前，经过临城医院，说明，这里以前说不定是郊区，再往前，大姨家，我直接到斜对面，牙科店里的椅子上躺着个人，旁边长凳上坐着个孩子，人已经换了一拨。

那医师看见我进去说，你等下，看完这个就给你看，刚才你大姨来看你了。我说，哦。肚子有点饿了，看来快吃饭了。

我就等着，我不喜欢旁边这个小孩，因为他长得难看。那个躺在椅子上的好像是他爸爸，医师拿着把可爱的小电磨在他嘴里吱吱地磨着什么，过会儿就叫他漱口，我觉得陈医师是同性恋。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这对父子走了，我躺在椅子上张大嘴巴，我大姨来了在旁边看着。医师说要先做个石膏模型，他往我嘴巴里塞了个牙套，摆正了叫我一口咬下去，牙套里全是糊糊的东西，医师使劲往上扳了扳，整排牙都嵌进牙套里了，过了会儿，他摇了摇把牙套取下来，感觉要把整排牙都粘下来了，过了会儿，我们俩在下排牙上重复了刚才的动作，我终于可以漱口了，很幸福。

陈医师进里间去了让我躺着，过了会儿拿着两个牙模出来比对，他说下午就可以把假牙做出来，到时我来试戴一下。我知道假牙很恶心。我在大姨家吃中饭，二姐姐问我杭州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和我聊了一会儿，吃完饭，我打了马力传呼，约好在邮局碰头。

马力又胖了，那脸又红又大，看上去有七八十斤重，我说，你胖了，胖了很多。他说，能不胖吗，大学的日子这么舒服，我都快一百八十了。

瘦点的猪也就这么重。我说，你腰围多少？他说，二尺六二尺七。我说，shit，我才二尺一。他说，像你这样是太瘦了。

我同意，有时我会对着镜子深吸一口气，这样腰腹缩小胸膛涨起，看上去强壮了不少，我就差那么一口气。

我说，那么我们去哪里玩？马力说，没地方好玩了，早点话还可以去看场录像，现在两三点钟不上不下。我说，你爸妈呢，回去了？他说，他们还在小商品那里逛，我还想买件衣服，学校那里买不到好衣服。我说，好，去买衣服，我陪你去买。

我知道早上一路走过来看见好多小店，有些还是些品牌专卖店。我和马力进第一家店，没什么好看的，进第二家，我看见一条蓝色的短裤，眼睛一亮，有时买衣服就是这么顺，看一件喜欢一件，有时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衣服真的没法穿了，只好穿得很土，自己也知道自已穿着不好看的衣服，心情很不好地活着。

那个小姑娘居然给我说普通话，她说，喜欢可以试穿一下。她们总是这么说。

她给我拿的第一条有点大，我在试衣间里让她拿小一号的，她想把大的拿走，我说都留着。我在试衣间穿大穿小试了两回，决定买小的，虽然未免性感，打篮球跑起来利索点。我真的很喜欢这条短裤，首先是蓝色的，设计简洁，棉，穿起来软，差不多就这些优点。

马力没买上，我们一家家逛，一直把街逛到了头，再往前快到州中学的操场了，再再往前就是有艇湖塔的艇湖山，马力说不买了，我们索性到篮球场里玩。据说以前这里经常开公审大会，现在有几拨人在打篮球，还有几个人在踢球，草坪对岸的看台上坐着几个人。我们在篮球场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我买的裤子就放在手边。我问马力，你看过蛊惑仔的少年激斗

篇吗？

他说，看过啊，蛊惑仔啊我都看过，少年激斗篇？

我说，是啊，谢 锋演的。

他说，还有这部？没看过。

我说，里面就有一帮小孩在球场玩，球场都是黑社会罩着的，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

马力说，不会的，我们这里怎么会。

我说， 。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家，嘴里多了一颗牙，马力应该也到家了吧。五天后，我回到了学校。

### 32. 有人要牛津字典吗

我早到了半天，他们都没有回来，过楼道大厅时，那个脏老头和我打招呼。我觉得突然，好像以前没和他打过什么交道。我到寝室里，寝室里很挤，空荡荡的，他们都没有回来，我在床上躺了会儿，现在大概一两点钟，在车上，我吃了点饼干，喝了瓶白送的矿泉水，吃东西时，我就会想到那颗假牙，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我去 126 看了看，冯钊躺在床上看书，他说， ，你回来啦？我说， ，你没回去啊。他说， ，我家太远了。我说，有多远。他说，坐车要七八个小时呢。我说，你们家跟刘青松是不是很近。他说，不近，我们不是同一个县。我说，哦，我好像听他说过，他家离海很近，走几步就到海了。冯钊说，我家离海挺远的。我说，那你有没有看到过海。他说，海当然看到过 。我说，我还没看到过呢。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呢，海边风特别大。我说，我想也没什么好看的，没见过海的人老是

说看海看海，傻乎乎的。冯钊说，呵呵，你们寝室都回来了吗？我说，没有呢，寝室就我一个人。冯钊说，没有啊，刘青松没回家。我说，哦，没看到他。

我到 131，大鸟躺在床上看书，小腹上盖着被子。他笑了笑，我也笑了笑，电视机和 VCD 都关着，我想开电视看看，想想算了。

我出去看录像，后门对面那家不想去了，往前走，过了西溪河，到了那个有桌球、有录像厅、有街机的地方，我想进去，看见对街那间录像店口摆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新片大放松，不知道这个“松”是不是故意写错，我就穿过街到这家。厅在二楼，登一道很窄的楼梯上去，进门一个大厅，两头各有一个小小厅，我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沙发软得很，陷下去后脑勺刚好放在靠背上，隔着衣服，我也觉得沙发很脏，也可能是心理作用让皮肤发痒，过会儿就没事了，窗户上挂着绒布窗帘，偶尔露出的空隙特别亮。

到了晚上五六点，我想应该有人来清场收晚场票，结果没有，我就坐着继续看，又看完一部，肚子饿得不行。我在美食街吃了点东西，想起以前经常到这里吃夜宵。我回到寝室，

他们都回来了，吓了我一跳，大概在两点到八点这段时间里，他们一个个回来了。时奇躺在床上看电视，我以为他把丁世伟的小电视拿过去看了，但他的是银白色的，丁世伟的是黑色。他在看足球，我坐他旁边看了会儿。

有一个人进来，手里拿着两本书，他问，有人要牛津字典吗？

我过去看，一本英语字典，一本六级词汇。我问他多少钱，他说，字典二十，词汇五块。我说，两本都要呢？他笑着

说，那二十五啊。我翻了翻那字典，字太细了。我跟他说，这本字典字很细。我把书放下，准备掏钱。他说，这本字典它词汇量很大，特别大，比别的字典大多了，书只能这么厚，所以字只能这么细了，这本字典不错，我是毕业了也没什么用，我大一的时候就买的，看了四年了，真的不错。我给了他二十五元，他收了二十说，词汇就送给你吧。我就跟他说，谢谢。

他走了，我拿着字典想，如果我每天背十页，四年也就背下来了。我又拿起那本词汇看，窄窄的，捏在手里很舒服，我想每天背一个字母，二十六天就背完了，一天两个的话，两个礼拜就背完了。我把字典放在枕头旁边，每天睡觉前可以看，捏着这本词汇走出寝室，寝室楼外的自行车棚黑糊糊的，中间的几棵大树也是黑糊糊的，水泥路上好多走来走去的人，我从9幢背后绕过来，沿着敏行路往前走，一直走到学校正门，左拐，从系楼前面的路走过去，这条路上走来走去的好多女生，再过去就是女生寝室楼，和系楼隔着条学知路，现在我走在学知路上，好多背着书包拿着水瓶的女生迎面走过来，她们自习结束了，她们上楼洗漱斗嘴耍心计睡觉去了，篮球场上还有人在打球，暗暗的，看不太清，确实也可以打，晚上打凉，走完学知路左拐，从9幢前面走过来，又走在敏行路上，我的手里捏着那本词汇，心里挺踏实的。

图书馆的灯还亮着，有几个人从那里走出来，还有几个人在楼前的车棚里推自行车，我走进图书馆，它分两个主体建筑，中间用两个走廊连着，走廊之间是个花坛，我不知道另外那条走廊之外是什么，我穿过花坛走过去，那里黑糊糊的，有条水泥小路绕到图书馆后面，走一段另外有条水泥路通到游泳池，两边是木材厂和工棚区。我顺着小路走，工棚区后面的荒地上

长着好多野草，我就走在荒地的边缘上，不会踩到蛇吧，我快转到了图书馆后面，那个有个楼梯，楼梯口有水泥台阶，那里黑糊糊的坐着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刚看见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不过我看清楚了，是一个女生坐在一个男生身上，他们凝固在那里，我觉得很 ，快步从那里走过去，走到水泥路上右转，一直东行，走到 思路上左拐，我不想再在学校里逛圈了，回到寝室，我跟寝室的人说，刚才我在瞎逛，看到图书馆后面有人在亲热。

谢文说，哦，什么样的亲热法。我说，看不清楚，两个人坐在一块，那女的坐在男的身上，不知道，也可能两个都是男的。谢文说，两个都是男的那太恐怖了。过了会儿他问，他们脱了吗？我说，看不清楚，那里黑糊糊的，你去看看吧，说不定他们还在，有个身上白花花的，可能脱了。谢文说，你骗鬼啊。我说，我骗你我是神经病。不过在有些同学眼里我就是神经病，唉。

丁世伟说，哎谢文，上次那个女的谁啊。谢文的脸好像红了，他说，哪个啊？丁世伟说，上次在西湖旁边的那个 。谢文说，那个啊，那个，那个就是我同学 。丁世伟说，你跟同学都这么亲密啊，你太坏了你。宋安群吸着口水哈哈大笑，他说，想不到老大你这么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高兴，时奇好像也不明白，我们对看了一眼，觉得宋安群真是匪夷所思。

第二天去晨跑，签到的人换了，不是李洁，我想起了李洁。我跟丁世伟一块去的，他说，他想去买个手机。我说，你买手机有什么用。他说，没什么用，就买一个嘛。我说， ，那也挺好的。他说，买了手机之后我就想自考了，不能再玩了。我说，什么自考？他说，就是你自己去买书看，到时去参加考

试，考出来国家就给文凭。我说，哦，你已经在读正规大学了，为什么还要自考。他说，我们读的这个东西没用，你看老师多烂啊，学不到真的东西的，我要去学些自己真正考兴趣的东西，自考很难考的，不像我们这样考前还有大纲，笔记一复印就没事了，它那个是真才实学，蒋正亚就在考，她以后要考专升本。我说，这两个一样吗？他说，哪两个？我说，专升本和自考啊。他说，不一样，不过差不多。我就说，哦，那也挺好的，有点事做不会空虚。不过你真的想学东西，何必一定要去自考。

他说，我下午就去买书，你跟我一块去吧。我说，好吧。

我们回到超市买了点吃食，到寝室拿了书去上课，上了两节课回来，路上的气氛怪怪，我一路听到人在说，大使馆，南斯拉夫被炸什么的。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丁世伟也不知道，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去食堂吃了饭，回到寝室，谢文知道了，他说是美国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说，为什么要炸。谢文说，是北约的飞机炸的，好像是地图出错了，这肯定是借口吗，现在都有人上街去游行了。

下午去上课，辅导员陈和系里的一个人来了，系里的这个人谴责了美国的行为，并告诉我们不要现在上街，明天学校会组织游行。

明天学校组织，我想学校真好啊。我问丁世伟去不去，他不去。系里的人走了，辅导员陈把他的话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一遍，他想一辈子就在什么学校里什么机关里 琐地生活着吧。

第二天，到第二天很快的，第二天早上八点，我起床了，头晕晕的，时奇在看电视，他问我是去参加游行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吗，去不去？他摇摇头。谢文在床上笑，我问他去不去。他说不去。

我想要不要去呢，不知道，去也不要紧，不去也无所谓，这种感觉挺难受的。我就去了，集合地点在那个破操场，就是我们晨跑签到的地方，现在站了那么多人，以系为单位，好些人拉着红色的横幅，我找到了我们系，看到蔡青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孟靖在，她们微笑了一下，其他的都是大二还是大三或大四的，有老师拿着大喇叭喊着什么，过了会儿，队伍开始动，一个系一个系地出发，大概总共有一两千人，跟去春游似的。

### 33. 太阳挺大的；

我们出校门，沿杭大路直走，到曙光路左拐，宝石山就在右手边，再一直往前走，我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反正是很远很远，路对面的人都停下来看我们，路中央的车走得很慢，队伍本来是三个一组，现在慢慢走散了，走在我旁边的人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他们喊着口号，口号一会儿变了一会儿又变回来，我也跟着喊了几句，但没法全情投入，自己觉得挺做作就不喊了，不好意思在人前这么激情啊。

天空阴沉沉的，过了会儿下起雨，前面有人围在耐克专卖店门口，叫他们关门，他们很有节奏的喊，关门！关门！关门！跟阿里巴巴似的，那卷帘门就慢慢放下来，同学们发出胜利的欢呼，有围观群众在笑。再往前，雨就越发大了，女同学们打起了伞，她们给扛着旗杆拉着横幅的人打，自己淋得透出内衣，场面很感人，我被雨淋得透湿，跟着队伍往前走，现在他们在唱歌，国歌，国际歌等，慷慨激昂。我唱歌走调。

雨淋在身上已经不是那么冷了，队伍在拐弯，前面的人知道怎么走，雨小了，停了，太阳出来了，照在背上，慢慢晒干了头发和衣服，只有裤子还是湿的，尤其是系皮带的地方，黑

沉沉的一圈，不知道蔡青她们走到哪里去了，有个拉横幅的累了，让我帮忙拿一下竹竿，我就拿一下，拿另一根竹竿的人朝我笑了下，我也朝他笑了下，过了会儿他提醒我离他远一点，这样横幅可以撑开，我说哦，我赶紧走开点，横幅展开了，我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看样子风吹日晒的，它也干爽了。

前面又围着一圈人，一大圈人，这圈又厚又密的，我挤过去看，他也跟过来，是家两层的肯德基店，门口两座石狮子，石狮子旁边有几盏灯，已经被人砸了，还有几个人在那两头狮子，想把它们倒吧，有五六个人冲在门口，不知道是要冲进去，还是要关门，几个穿着制服的肯德基人员在解说着什么，圈里好多人在喊口号。二层坐着好多人在吃东西，他们透过玻璃墙往下看，有人在拍照。

拉横幅的人要走了，拉拉我，我不想走，他就拿走我手里的竹竿，两根竹竿并在手里，收起横幅去追赶已经走过去的大部队。有一块石头飞起来，当一声砸在二层玻璃墙上，就像汽车的挡风玻璃被石子砸一下，出现一个拳头大的伤孔，裂纹放射开来，人群惊叫一声，不过玻璃墙没变成玻璃碎珠散落下来，肯德基的人很愤怒，不过他们马上明白了形势，准备关门，人群慢慢散去，还有几个人监守着。

我也要走了，太阳太热，大部队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我走了没几步，有个女的叫住我，问我是什么学校的。这女的黑黑瘦瘦，穿着双又厚又宽的松糕鞋，我大概很警惕地看着她。她说，不是，我不是报纸记者什么的，我也是学生，我是杭商院的，我想跟你们一块游行可以吗？我想你尽管游好了嘛，问我干什么。我说，可以啊，队伍已经去前面了。她说，我们追吧。我说，好。

她跑起来，我跟着她跑，跑了一段，只看见稀稀拉拉几个落在后面的同学，队伍不知道哪里去了。我说，可能已经走回学校了吧。她说，我们慢慢走吧。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走到了西湖，走得满头大汗。她说，你渴不渴。我说，还好。她说，我们坐一下吧，我去买点水。我说，那我去买好了。她说，没关系的，你先找个座位。她穿过马路，我在湖边找到了一张铁椅子，空着，我坐下来，挺想脱下鞋洗洗脚，鞋里吱嘎吱嘎响，还没干。

她买了两瓶矿泉水，拧开了盖子递给我，她喝了大大一口水说，坐下来真舒服。西湖上有点微风，吹起的细波浪阳光闪闪，我说，是啊，走一早上太累了，坐在水边就容易凉，现在的天热了。她说，是呵。她问我是哪里人，读大几了，什么专业，五一回家了吗等问题。我也拿这些问题问她，她大四了，在学生会当干部。坐了会儿，我们无话可说，她说要回学校了。我准备走回去，她说，那边可以坐车的。我就跟着她走，在一幢大楼前面等车，好像是省府大楼之一，她问我有没有零钱，我说没有，她给了我两颗硬币，我说，不用。她说，你拿着吧，等下找钱多麻烦。她说6路车可以到我们学校。我说，我知道。她的车先来了，她先走了，她说，再见，以后到我们学校就来找我。我说好的。她站在车里，朝我挥了挥，我也挥了挥手，我在车里也这样朝我爸挥过手。

车走了，我一个人站着，手里的矿泉水基本没喝，我喝了两大口，太阳挺大的，我撕矿泉水瓶上的包装纸玩，它红红白白的，过了会儿，我远远看见车来了，拿瓶水挺麻烦的，我又大大喝了两口，把它扔在垃圾桶里，是辆空调车，两颗硬币全扔投币箱里了。我听说北方人很少用硬币，想不起听谁说的。

回到寝室，时奇躺在床上看电视，他问我去游行了吗，情况怎么样。我就把他们砸肯德基的情况跟他说了下，还跟他说遇到个女的，杭商院的，要跟着我们游行。他说，你编小说吧，是不是格格莉。我说不是啊。我想起问过她名字的，居然忘了。

过了会儿时奇说，我靠，他妈的我收到了什么。我走过去看，刘青松也过去看，电视里一对光屁股男女在干着。我说，怎么回事啊这个。刘青松说，肯定是隔壁哪里在放，这里收到了呢。时奇说，肯定是政治系呢，他们寝室的那个胖子很喜欢看。过了会儿，他们快进了，快进2，快进4，快进8，换一对人再正常播放。我们笑了，时奇说，妈比，你谁叫他们在这里快进的。刘青松说，我看你去他们隔壁看算了呢。时奇说，去隔壁啊，也好啊，那我把电视机也抱过去，哈哈。

过了会儿，片子停了，出现出仓字样，再没有进仓，屏幕上一片雪花。时奇转台看足球。什么时候外面又下雨了，我说，外面不会又要熬南瓜粥了吧。刘青松说，早上早就熬过了。我扒到窗口一看，那株松柏底下墙角那里果然又泡着黄汤，像以前一样没什么气味，只闻到雨水的味道。

我跑到食堂底下的小店，看店的是个笑眯眯的阿姨，穿着白大褂，我问她买了本硬壳本，又跑回来，坐在床头写今天刚刚发生的事，好像回忆一个梦，写到五六篇，差不多就可以给吴平了。到晚上，吴滔叫我去逛逛，我不怎么想去，练笔还没写完。吴滔说，练笔明天还可以写的嘛。我就去了，他问王力借了车，我骑着自己的车。路上挺凉的，吴滔说，今天下雨了，所以晚上肯定很凉的，所以我叫你出来逛逛。我说，是挺舒服的，这次去什么学校。吴滔说，我们随便逛逛，去街上骑骑，熟悉熟悉杭州。

我说，今天游行你去了吗？你就可以熟悉杭州。他说，呵呵，你去熟悉杭州了啊，我刚好有个同学过来找我，就没去。我们骑到武林广场，停下车在一个花坛沿子上坐着。前面水泥地上喷出一幕泉水，映着灯光五颜六色的，边上有人在放着音乐，五六十个中老年人在跳舞，领舞的那个腰肢软得像小姑娘，我觉得她动作媚得过头，快要让人恶心了。

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日子太舒服了，白天没什么事，晚上出来跳跳舞，想办法怎么慢点死，反倒是年轻人辛苦得要命，我们今天去游行，关心国家大事，被雨淋得那个样子，晒鱼干一样晒干。吴滔嘎嘎笑：不能这样说的嘛，他们年轻时也辛苦过，这个社会还是要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我说，谁来保障年轻人，靠这些老年人吗。吴滔说，一个要靠自己的奋斗，一个要靠制度，比如你现在考上大学了，以后就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好好工作，领导赏识你，你的日子就会过得不错，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我说，哦，你挺有追求的，像你这样挺好。

我们骑过延安路，拐到西湖边，吴滔问我觉得我们班里哪些人比较有领导才能。我本来想告诉他早上游行时遇到一个女的，我们正在经过早上坐过的那把椅子嘛，挺奇怪的感觉。我就想了想说，女的张正不错的，挺有魄力的。吴滔说，她呵呵很土的嘛，做不了大事的，管管一个班级还可以。我说，邹虹方娜也还不错。吴滔说，邹虹有点自私的这个人，方娜没什么城府，性格直爽，玩玩当朋友还可以。我说，哦，男的嘛就陶华还行，挺有领导才能的。吴滔说，呵呵，他就嗓门大点，加上本地人对杭州熟，刚开始很多班级活动就让他出主意，其实他很懒，连自己都管不好。

我想那就是你自己最好，不过你只是做了个小组长啊，我说，薄冰还行，性格有点软，孔繁六其实很有本事，就是人品有问题。吴滔说，薄冰不行的，整天嘻嘻嘻的，孔繁六嘛，哎，这个人本事有的，不过人品有问题，你知道吗，他们寝室经常少东西，他们怀疑就是他偷的。我说，我也听说了，我很不喜欢这个人，刚开始没多久，他有一天到我们寝室说林波坏话，就感觉有点讨厌这个人。吴滔说，其实大家都讨厌他，连女生也是。我说，这个事情也很奇怪的，他也没做出特别让人厌恶的事。吴滔说，日久见人心嘛，慢慢大家也就了解他了。

我们从保俶路绕回来，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我嘛以后想在学生会或系里的团委好好干，下学期开学他们就要招人，大一一般是干事，大二的人进去了机会比较多。我说，下学期我们就大二了啊。他说，是啊，我就等下学期嘛。我说，呵呵，你好好干，你的长相很质朴，领导喜欢两种人，一种是特别奸猾的，像孔繁六这样的，一种是老实的，勤勤恳恳，领导也赏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他说，哈哈，谢谢谢谢。

过了两天大修课，大修课全称是大学生修养课，上课的是个娘娘腔，每个班里都有这样的人，矮矮的，胖胖的，白白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和女生和老师的关系很好，往往是班里的团委书记，薄冰就是这样，除了他不矮之外其他全符合，现在这个老师符合全部特征，他是学校里的团委书记，只不过无法证实，每个人身边肯定有好多同性恋，你和他一块洗过澡，一块小过便。娘老师提到了昨天的游行。

#### 34. 你们男生啊

他说学校接到了好多投诉电话，说纵容学生闹事。

我想说的是，他说，我们的同学不理性啊，本来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霸权主义行为，是爱国的行为，是每个正义的青年都应该做的，是我们大学生修养课很好的实习项目，但是，你砸人家店，这跟爱国没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们砸的都是肯德基麦当劳，但开店的是中国人啊，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学校很不愿意看到同学们有这样的行为，但是现在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学生是不会有这种行为的，这次游行也得到了市政府和公安局批准，是合法合理的游行，是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可能是社会上的一些流氓乘机闹事。

你们知道吗，他说，我不想说我们同学是流氓啊，我们同学多可爱啊，冒着这么大雨游行，我要说上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是解放军，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就是大学生，我想说你们很幸运啊，刚刚大一就能经历这样大的事，这样的事是要载入史册的事，这样的事对你们的成长很有帮助。

他说话时不断竖起食指顶顶眼镜的鼻架，他的手指胖胖的，像小孩的手。我耐心地听着，看着他，他的脸胖胖的，笑起来很可爱，有两个酒窝，不知道他一个月拿学校多少钱，估计他本科毕业吧，留校做学生工作，现在就混充教师来上课了，辅导员陈不是也这么干的吗，据说他也在给某个系上副课。罗坐在我旁边，她问我看《大话西游》吗？我说看过啊。她说，，听说很好看啊。我说，还不错吧。

她说，我都想去看看。我说，你去131看吧，他们那里整天在放。她说，，去他们寝室看，我一个女孩子待在男生寝室看不太好吧。我说，那有什么。她笑了说，。过了会儿她说，我跟你说不个事情啊，你不要跟别人说。我说，好，放心吧。

她说，那天我去体育系的寝室玩，在他们寝室玩了好久，有一张床始终拉着窗帘，我想是不是有人生病了，我就问他们是不是有人生病啊，我们在这儿玩会不会影响他休息啊，他们就奇怪地笑，不回答我，我就很奇怪啊，想怎么回事啊，过了会儿我才发现那张床前有两双鞋，天啊，一双男鞋一双女鞋，我的脑袋轰一下大了，赶紧就出来了，太 了。我说，他们发出什么响声了吗，你一直没注意到啊？她说，什么啊。

我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床很短。她说，你说我们睡的床。我说，是啊，我睡的时候脚快碰到床栏了，像体育系有些人这么高，他们睡觉的时候脚怎么放啊。她说，哈哈，可能起来。我说，一夜不是很痛苦吗，像他们身体这么大，要么脚就从床栏之间穿过去，伸到别人的床上，别的人也这样伸到他床上。她说，，有可能吧。我说，你说那天他们两个人躺一张床怎么躺啊。罗 说，不要再说这个话题啦。我说，那只好两个人叠起来了。这是威风以前说的话。罗 没说什么。

我说，哎你知不知道你们女生里有个很漂亮的女的。她说，谁呀？我说，那个女的肯定也是你们楼的，跟我们应该同一届，她的男朋友是体育系的，长得娘娘腔，不过挺帅的，这个女的自己不怎么漂亮，但是她的身材特别好，又瘦又高又很青春的那种，她的两条腿特别好看。又细又直，时奇也看到过，钱果他们，他们叫她美腿，听上去像没有腿的没腿。罗 说，好像是看到过这么一个。

我说，你觉得她漂亮吗？

罗 说，还好吧，我不知道你说的究竟是哪一个。

我说，我发现其实男生与女生之间眼光差别很大。

罗 说，是啊，你觉得我们班谁长得漂亮啊。

我说，你先说说看我们班男生那个比较好。

罗 说，让我先说啊，我跟你讲，我们女生有一次还排过男生名次，我们班陶华还不错，挺会穿衣服的，还有谢文啊，长得有点像陆毅，还有薄冰，他们班的就是草婴，挺帅的，就是性格怪。我说，哦，你们觉得谢文帅啊。罗 说，你们男生不觉得的啊。我说，觉得他娘娘腔，我们男的老会觉得别人娘娘腔，时奇叫他奶娘。罗 笑起来，又憋住笑声，脸憋得通红，过来会儿喘顺气了说，这个太刻薄了。我说，可能是钱果取的，他是信息中心，时奇是传播使者，他俩左右着我们男生的舆论走向。罗 笑了几声说，不要太夸张哦。

杉杉西服，不要太 洒。

我说，昨天你去游行了吗？

她说，没有哎，你去了？

我说，是啊，你没听老师怎么说的，我指了指台上的酒涡老师，他还在说着什么：意义很重大的。

她说，好了，我笑得肚子疼，你跟我说说你觉得我们班女生谁比较漂亮啊。

我说，我们班啊，不觉得，我觉得他们班的肖晓不错，气质特别好。

罗 说， ，她呀，是啊，穿什么衣服好像看上去都挺舒服的，性格也特别好。

我说，性格我就不了解了。

罗 说，她性格特别温和，很大方。

我说，哦。

我问，你为什么一直穿连衣裙啊。

她 了下说， ，我喜欢穿 。

我忍了忍，忍住没有问出是不是觉得自己腿短啊。这时下课了，丁世伟过来说，聊得这么开心啊。罗说，我们老乡嘛。丁世伟说，我们都是老乡啊，你怎么不跟我聊聊啊。我说，要论老乡你们才真正老。罗说，是哦，说起来我们三个都是老乡呢，来，老乡好。她伸出手，和丁世伟握了握，和我握了握。

丁世伟把我叫到教室外面的阳台上，又跟我说，他想去买个手机，礼拜天让我陪他去。我说好吧。阳台底下是条水泥路，水泥路对面仍然是一排平房，复印店，浙大书店，邮局，邮局门口有个邮筒，邮筒 P.O.，邮筒寂寞，水泥路上走过来一个个女生，她们回寝室去吧。

走过一个烫卷发的，丁世伟尖叫声，美女啊。那女的惊了一下，微微仰头看了下我们这里，双手抱书贴在胸前快步走了，宋安群、时奇也出来了，宋安群说，鬼叫什么啊，什么美女。又有两三个女生走过去，时奇吹口哨，有个女的笑着宽容地摇了摇头，像原谅小孩子顽皮的游戏。程工孔繁六也出来了。有几个女生在教室里笑，大部分女生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在上课之前，大概走过去一二十个女生，每走过去一个他们都起哄，大部分女生笑得挺开心。上课了，娘老师说，这个我要说说你们了，你看男同学欣赏女同学的美貌是好事，俗话说，爱美之声人皆有之，尤其是像你们这个年纪，真是怀春的时候，喜欢女同学也是很正常，但像你们刚才这样在阳台上起哄，就很不礼貌，这是一个人缺乏修养的表现，也有我们中国人含蓄的传统，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看到一个好看的姑娘就吹口哨起哄的，这在以前就是流氓行为，要送派出所的。

大家笑了起来。

娘老师继续说，你们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很西方了，很直白地表露心里的情感，这也算是跟世界接轨，但是西方有一种传统叫绅士，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很讲究礼仪的，他们对女士非常尊重，甚至愿意为女士的一个承诺付出生命，这就是绅士风度，我看你们要培养的就是绅士风度。罗 说，想不到这个老师还不错。我说，他就是长得太不绅士了，像绅士的仆人。我听见时奇在后面说，这人脑子进水了吧。罗 说，你们男生啊。我想起吴平好像很爱说这句话。

### 35. 她是干吗的，是鸡吗

礼拜六我被丁世伟叫起来，很痛苦，我问他几点了，他不说，他只说很迟了很迟了，我看窗户外面的亮度应该还不迟，宋安群也在起床，其他人都还睡着。我想要不要带上卡，学校的补贴可能已经发了，想了想还是带上，怕洗完脸回来忘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出门。楼道大厅里两个老头好像在吵架，矮老头和那个脏老头，我们停下来饿着肚子看。

两个老头说着什么话，听不太清，说得太快了，那个突眼老头在旁边看，不劝，还站着好多同学在看，有些穿着拖鞋和背心，有些拿着面盆，有些脖子上挂着毛巾，有些背着书包，我们三个人两手空空地站在一边看，我的裤袋里有一张卡，我一次都没取过，应该有三四百块钱了。

两个老头本来在柜台后面，吵着吵着卷着袖子从柜台后面出来。他们在厅里站定，互相捏着对方手臂，额头顶着额头，看来要摔 。我们笑了。我想，他妈的这水泥地哎，不会把老头骨头摔断吧。他们顶了会儿，转了几个圈，矮老头去抱脏老头脖子，抱住了，一个 脚，两个老头摔在地上，脏老头摔在

底下，矮老头摔在他身上弹了弹。周围有人起哄叫好，那个突眼老头笑得很响。俩老头散开，从地上站起来，矮老头骂骂得意地回到柜台后面，脏老头爬起来，低声咕 着，想做出不服的样子，又不敢做得很明显。

我们走了，我说，这两个老头骨头挺硬的，也没摔散架。宋安群说，那个老头不会摔 ，其实被人卡住脖子就抱他的脚，自己往后一摔，两个一块倒，保证把对方压下面，卡脖子没用。丁世伟说，这个也不一定，看谁技术好力气大。我说，这两个老头技术都好不到哪里去，其实像我们这样摔摔 ，又不是专业选手，靠的就是力气。

我们到学校正门口的取款机，丁世伟取了三四千块钱。我取，有点忘了怎么操作，宋安群在旁边教我，每次他叫我按什么键时，我已经看到要按这个键，所以我觉得他烦。我取了三百块钱，看来每个月 50 多块钱，积少成多也还有点用。

我们坐公车去手机店，我不知道哪里有手机店，他们也不知道，车过武林小广场的时候看见一排手机店，往繁华的地方去总是没有错，下车，我看到马路对面有个小场的公园，还有条河，这显得有点奢侈啊，丁世伟和宋安群走进第一家店，我跟进去，老板是个中年妇女，还有两个小伙子在招呼其他顾客。她热情地问我们要什么。我们当然不要小姐。

丁世伟和她说开了，她拿出一款又一款手机，我觉得都挺难看，有一只诺基亚，灰不溜秋的，丁世伟问她能不能便宜点，她说，最多便宜 50 块啦，送你个号码好了。我想丁世伟不会真买吧，我们才进的第一个店，关键这个手机是直板的，没翻盖的好看。

但丁世伟付钱了，那女人给他一个塞着泡沫的盒子，拿出

一张卡又一张卡，说这张是什么卡，这张是什么卡，她帮丁世伟把卡装进手机里，丁世伟给家里拨了个电话，又给蒋正亚拨了个电话。女人说，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吧。丁世伟说，听到了听到了，好了。他很高兴的样子。

他请我们去吃肯德基，那店就在手机店旁边，中间隔着个九佰碗，丁世伟抱着盒子，像抱着鞋盒子，我和宋安群像跟班，丁世伟把手机给我说，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我笑了，接过来看了看说，我没什么事打什么电话。我把手机给宋安群，他也接过去看了看，这手机沉沉的手感不错。

我们坐在那里吃鸡翅，有个女的过来了，露着整个肩膀，她在剩下的第四个位子上坐下来问我们，这里有人吗？我摇摇头。她说，你们是学生吧。丁世伟说，是啊，你是干什么的。宋安群像平常一样在吸口水。那女的笑了笑说，我啊，我等下告诉你。她拿起丁世伟放在桌上的手机说，刚买的手机啊，挺漂亮的啊。丁世伟紧张地笑了笑，那女的把手机放回桌上，说，我不会打扰你们吧？丁世伟把手机拿回手里。我们没有说话。

那女的跟丁世伟说，帅哥哥，你不给我买杯可乐喝吗？丁世伟去了。我感到如坐针毡，那女的问，你们是同学吗？我点点头，宋安群说，我们同寝室。那女的说，哦~。接着就是沉默。过了会儿丁世伟回来了，端着四大杯可乐，我说，我不要了。他说，喝一点嘛。那女的吸了口，笑着说，你买的可乐真甜。丁世伟嘎嘎笑着说，还是你的嘴巴甜啊。他的笑容很紧张。

过了会儿那女的说，坐在这里挺闷的，帅哥哥你陪我出去走走吗。丁世伟跟他走了，我看到那女的穿着的是抹胸长裙和凉鞋，比丁世伟高出一个额头，挽着他的手出去了，鞋声。我和宋安群面面相觑，笑了。

我们还坐着，丁世伟回来了，把手机盒子交给我带回寝室，我问手机在里面吗。他说，没有。摇了摇捏在手里的手机。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下午吧下午。他又跑出去了，不知道那女的在哪里，我和宋安群也走了，到门口已经看不见丁世伟他们去了哪里。我们在公交车站等车，我说丁世伟不会被仙人跳吧。宋安群说，不会的，他鬼得很。我说，是啊，他变得真快，刚来的时候跟我们说话还脸红。宋安群吸着口水笑了。

我们坐车经过武林小广场时，看到丁世伟和那个女的坐在公园里啊。

我指着那里让宋安群看，不过他还没看到，车就过了。

我们回到寝室，我把手机盒子放在他抽屉里，谢文说，老大人呢？宋安群笑着说，被人拐走啦。

下午一两点钟，老头叫 131 去接电话，虽然不是叫我们寝室去，我还是以为这个电话是丁世伟打回来的，程工腾腾从门口跑过去接，过了会儿他回来了，站在门口跟我们说，陈老师搬家，你们寝室谁去帮忙搬啊。宋安群说，我才不去。谢文没说话。我在想。

程工去 129 说了，接着大概就是去 131 说，过了会儿他又回来了说，你们这帮懒人，谁都不肯去，只有我一个人去，我太倒霉了接这个电话。

我说，我跟你去好了。他说，真的，哈哈，那我们就去。

我们去了，搬家的地方在后门斜对面的那个小校区，生物学院所在地，一半是教室，一半是寝室，中间是篮球场和网球场，辅导员陈住在五楼，现在他要搬到前面一幢楼的三楼去。他看到我们说，你们来了啊。程工说，陈老师，其他人都出去

玩了，寝室就我们两个人。陈说，两个就够了，两个就够了，我还叫了朋友帮忙。

他住的是个背阴的寝室，很旧，墙壁返潮，他的东西放在好几个纸箱里，还有些放在三四个面盆里，他说，把这些拿下去就行了，最后我们搬柜子。我想不会还要搬床吧。我捧了个面盆下去，陈也捧了个面盆，和程工在后面聊天，好像很聊得来，我喜欢程工这一点，江湖气。

楼道口停着辆三轮车，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三十来岁的男的，他看见我就招呼把面盆放在车上，大概他就是陈的朋友吧。我们来回跑了几趟，纸箱和面盆都拿完了，还有两个柜子，第一个柜子我也一块在抬，第二个柜子他们三个抬，我在楼下看车，一共拉了三车，到前面的楼再往上搬，他们说柜子其实可以从窗口吊上去，但是没这么长这么结实的绳子，我们先把纸箱和面盆搬上去，然后把柜子搬上去，这两幢楼上上下下的，大概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有点累得慌，陈买了两瓶矿泉水，我们在他新房间待了会儿，这个房间向阳，墙壁还很白呢。

陈说，先前他住的是研究生楼，这是教师宿舍。我看到这房间有个小阳台，一个人住应该不错，傍晚在阳台上躺躺，看点书喝点茶。陈也和我聊了几句，问我是哪里人五一有没有回家这样的问题。我们告辞时他说谢谢 谢谢，今天辛苦你们了，哪天我收拾好了，请你们过来玩。我说，好啊。程工说，陈老师你说的啊，哪天我就过来了。大家哈哈笑着，其乐融融地散了。

回到寝室，丁世伟已经回来了，我问，回来了啊，那女的呢。丁世伟说，回去了啊。我说，她是干吗的，是鸡吗？丁世伟说，我也不知道。我问，你们去哪里了。丁世伟说，去一家

酒吧了，那酒吧什么人也都没有，就我们两个人，那女的太会喝酒了。我说，不会是酒吧的那种托吧。丁世伟说，我看也不像，你去给陈搬家了啊。我说，是啊。

丁世伟说，想不到你这么积极。我说，你不是说了吗，孔繁六是团委书记最好别得罪，那他是辅导员啊。丁世伟笑了。我说，那你就跟那女的聊聊天啊。丁世伟说，是啊，手都没拉，蒋正亚打我手机了，好像知道我在干坏事似的，我也正好回来了。

我说，今天太充实了，早上陪你买手机，下午去搬家，每天这么充实就好了。宋安群说，这就充实了啊，充实什么啊。我想，晚上去写点练笔，这样就更充实了，我没说出来。

吃过晚饭，我就拿着本子和笔出发了，这个本子黑沉沉的，上面印着几句英文诗，哪天心情好把它翻出来。经过教学主楼，田家炳书院在眼前，里面亮堂堂的，玻璃门好像关着，去推一下，果然推不开，里面放着块黑板，上面写着请走西门，底下一个转弯的箭头。我转弯，往前二三十米，到了西门，进门一个小房间开着窗口，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我有点紧张，地面好滑啊，我穿着拖鞋，周围好亮啊，穿拖鞋不会衣冠不整不准进吧，前面一堵墙，左右两边都有转角，左转，转对了，到了刚才推过的玻璃门后面，往前走，一个小天井，一个厕所，一个走廊，左边是楼梯，上楼，到了二楼觉得安全，顺着走廊往前，是个三进院，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好多教室在上课，我上楼，上楼，一直上到五楼顶层，这里有间教室人稀落落的，我轻轻推门进去，门还是轻轻吱呀了声，有几个人微微回头看了看，我靠窗户坐下，对面就是教学主楼，以前坐在教学主楼里望田家炳。

### 36. 人渣啊

我摊开本子，黑板看上去是玻璃黑板，讲台是张黄色的木桌子，手下的桌板涂了层漆，模仿原木的颜色，前面有个女的一边看书一边听收音机，收音机摆在桌子上，指示灯红红的一点，，我先把这些写下来了，容易写的先写，我写了一个小时，写到了和宋安群他们去肯德基，那个女的刚刚上场，我转了一下笔，这时写出来的字怪怪的，感到气断了，我起身去上厕所，座板一下竖起来，好几个人回头看过来，我没想到，很抱歉。

男厕所和女厕所的门南北相对，中间一个洗手台，有两个洗手池，墙上一面大镜子，厕所小便池的瓷砖还非常洁白，一圈自来水管子，管子每隔五六厘米就滋出水柱冲洗着池壁，这有点浪费，我正对着天井，在比我额头还高的地方开着窗户，我看见对面走廊的屋顶和上面带点红颜色的天空。有个人从大便格子里站起来拉了下冲水箱，那水箱以惊人的音量轰鸣起来，我吓了一跳，那个人也吓了一跳，我们对视，有点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在洗手台那里，我们又相遇了，不过没打招呼，我老是想，这样说说不定就错过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我回到教室把那个女的写完，又走出教室，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吧座板竖起来，沿着走廊往前一直走，过两个天井，大概有四五十米，走到了尽头，尽头是一扇窗户，左边是一间教室的前门，右边是进一间阶梯教室的台阶。从窗户望出去，就是那条水泥大路、篮球场、团委会议厅、理发室、浴室、女生食堂、东门，再望前就看不见什么了，有东西，但你看不见，这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如果有人自杀，完全可以选择从这个窗户跳下去，五楼应该可以摔死。

我回到教室，把剩下还能写的写完，时间不早了，有几个人已经走了，我也走，有几个一直坐在那里没动过。

回到寝室，他们在打四副牌的红五，我看了会儿，想不知道女生她们会做什么，我到 129，好几个人躺在床上，鲁旭滨和冯钞在下围棋，我看了会儿，到 131，在放足球，我也看了会儿，回到寝室，看他们打牌，韩洋的传呼响了，在床板上兹兹兹，他的传呼机样式挺好看。韩洋不在，宋安群跟我说，去叫他下吧，应该在政治系寝室。我说，你干吗不去。他说，我在打牌啊，你去叫下会死啊。我说，你捏着牌去叫好了，大家等你。他说，靠。林波说，别吵了别吵了，我去叫。他捏着牌跑出去了，过了几秒钟就跑回来了，接着韩洋就进来了，他看了看就去回电话。

时奇说，传呼快淘汰了呢，我打算买个手机。宋安群说，买什么手机。时奇说，买个摩托罗拉翻盖的，我不喜欢诺基亚，太丑了呢。谢文说，哈哈，幸好老大不在，他听了伤心死了。宋安群说，传呼可能是那个女的打来的。时奇说，你见过是吧，那个女的是不是工学院的？宋安群说，是的，这女的长得有点像朱茵，好像挺喜欢韩洋的。时奇说，韩洋帅哥嘛，这个没办法。

说完他笑起来，大概是在开玩笑，我没见过那女的。丁世伟去干什么了？我躺到时奇的床上看电视，有两个波段，一共只能收到四个台，有个台只有声音，我想明天晚上不去写练笔的话，或者写完练笔还早的话就去看录像。

第二天晚上，我去看录像了，录像在文二路看，我故意去那里看的，这样可以多走一段路，我沿着西溪路往北走，西溪路弯弯曲曲的，路边有草坪，西溪河的对岸还有狭长的河畔公

园，这条河虽然不怎么干净，至少还没有气味，看到河感觉还是不错的。我发现后门对面那家常去的录像店后面那幢楼，脏的，门洞幽深，像鱼精变的，进进出出学生模样的人，看来也是我们学校的宿舍。

我本来想穿过马路去看一看，但想想还是先去看录像吧，我大概走了五分钟，走到了文二路上，夜市还没开始，不过铁架子已经搭起来了，录像店旁边多了家电影院，我记得以前没见过，很小的门面，装修得像快餐店，门口有个卖碟的，我看了看，全是国外的摇滚，我想全部买下来回去好好学习，但想想我又没CD机，卖碟的人瘦瘦的，手肘支在车凳上，卖的碟摆在纸盒子里，纸盒子卡在自行车后座上，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戴着一副墨镜，我觉得这人挺酷的，还有点好笑。

进录像店，这家录像店可能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楼街机，二楼一圈房子全部是录像厅，我随便找了间坐下看，周围的人看上去都像学生，第一部放的是《变相怪杰》，这部片子太好看了，但是我受不了旁边那对情侣，那个女生一直在说冷，很打扰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当然我不会知道，我只觉得热，只有天花板的两个角落里有排风扇，那个男的在安慰她，咕咕地说着什么。

我换了个厅，这个厅在放陈小春的《鹿鼎记》，看了下，觉得梁朝伟和陈小春演这个角色都还不错。这个厅在北边，开着窗户，挺凉爽，窗户外面是一排平房的天台，矮矮地延伸出去，让人很想去上面跑一跑。

我看了两个片子就回来了，真该买只手表，走出录像店，文二路上的夜市已经很热闹，那个卖碟的一下子找不到了，很多很多人，我好不容易挤过他们，穿过路口到西溪路上，西溪

路上空荡荡的很舒服，我沿着它一直往南走，走到路口，又看见那幢脏兮兮的楼，楼道口仍旧学生模样的人出出进进，我看到的是二楼楼道口，想了想，绕过一间平房，找到了这幢楼的进口，我没去看传达室，那里好像坐着两个老头，笔直走向楼梯上楼，楼梯口是拱形的，门上雕着些流云似的花纹，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有什么深刻含义没，到二楼，就是一道笨重的走廊，两边的墙壁太脏了，好多学生走来走去，穿着拖鞋拿着面盆跟我们没什么差别，我沿着走廊一直走一直，两边的房间有些关着门，大部分开着，看来他们好像四个人住一间房，走到走廊底，可以看到底下的西溪路，刚才我大概站在那个位子抬头看见这个楼道口，右拐有座挂在墙壁上的楼梯，我从上面下到地上，好像正在录像店的后面，我找到刚才进来的路绕出来，穿过马路到后门，后门两边两排矮房子，东边那排有两间打通了在重新装修，看样子是要开音像店，如果几小时前没在电影院门口看到那个卖碟的，不知道会不会注意到这家店。

一进学校，气氛有些异样，食堂门口围着些人看告示，我过去看，一张巨大的红纸，上面一排排黑漆漆的毛笔字，一看，原来是，有人贴反对美国轰炸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标语，啊，还有人在贴啊，感觉过去好几天了啊，两个日本留学生把足球往标语上踢，那人上前阻止，遭到日本留学生殴打。事情就是这样，底下是要求日本留学生道歉。

我往寝室走，寝室楼门口贴着好几张A4纸，好多人围着在看，我看了其中一张，说日本人是武大郎流浪到东生的，奇思妙想，我都看笑了。回到寝室，我问谢文、时奇怎么回事。他们说，有两个日本学生在踢球，故意把球踢到标语上，有个哲学系的学生看到了上前阻止，结果被他们打了一顿。跟我在

食堂门口看到的差不多。

第二天早上，寝室楼门口、食堂门口、路上、田家炳书院门口贴着告示，晚上几点几点，大家将齐聚学校大礼堂，要求日本学生道歉。我去看了，不过迟到了，等我到的时候，大礼堂全部是人，看电影时没这么多人，窗台上也站着人，门口还围着好多人，我生生地挤进去，挤出一身汗，台上亮堂堂的，站着好几个人，有个拿话筒的人在说些什么，不过他每说一句，台下大概有几千人齐声喊：滚下去。过了会儿有人喊卖国贼，还有人往上扔东西，远远看去好像是瓶子、鞋什么的。

我担心大礼堂会被声浪震塌，毕竟它看上去已经比较旧了，我又挤出来，外面的空气好凉啊，虽然也好多人，我挤在一个圈子外面听，这样的圈子有好几个，里面有个人在讲，刚才日本学生已经出来道过歉了，但是态度很不诚恳，现在大家要求他们再次出来道歉，但是学校包庇他们，可能把他们藏在保卫处也可能藏在留学生楼，现在有好多人去这两个地方了。

大礼堂里传出阵阵声浪，圈子里这个人在扯着嗓子说，我听了个大概就往留学生楼去看热闹。从大礼堂到留学生楼的路上几乎就是人，原来我们学校有这么多人，不过我一个熟人都没碰见，留学生楼口挤满了人，我也使劲往前挤啊，挤啊挤啊，居然挤到了最前面，楼道口站着起码十排武警，平举着手肘顶着前排人的背脊，最前面一排人也这么平举着，顶着同学们的冲击，后面的同学们真是的，他们喊着口号，一浪浪地往前推，这个力量太大了，我朝眼前的武警推了几把，但一直兴奋不起来，那个武警一直举着手肘不动弹，有一下他伸手臂挡了下，我说，你打我啊？他说，没有没有，我就是挡了下。在我们说话时，我们又推挡了几下，我感到身不由己，心想为什么你们

在后面的人不来推，我让到一边去，边上就是花坛，上面的花草早已经踩得不成样子。我看见政治系的一个同学，就在我们隔壁寝室，看上去很亢奋，冲在最前线，不过他太瘦了，好几次差点被后面的人推倒。

我从边上慢慢绕出来，绕到人比较稀的地方再往里看，人浪一拨拨地还在往楼道口冲，有人踩在别人的肩膀上爬到二楼阳台上，有好几个爬上去了，从窗口望外扔被子，还有些烟冒出来，有个人爬在楼道口对面网球场的铁丝网上，无声地高喊着，一边挥舞着衣服，挥舞着旗帜似的。

我看了会儿往回走，没有去保卫处，不知道保卫处在哪儿，我从女生寝室楼那里往回走，水泥路上和篮球场上排着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穿制服的军人，看上去不会比学生人少，不过他们黑压压地沉默着，一点声音都没有，也不去留学生楼那里帮忙，他们大概在一个命令，发命令的人大概在等等看情势会怎么样。

我回到寝室，宋安群谢文他们在打牌，时奇在看电视，丁世伟没回来，人渣啊。

### 37. 我就是被日本留学生打的那个人

过了一两天，大修课娘老师提到了这次闹事，他说，我们同学不冷静啊，很多人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去喊口号了，就去冲撞保卫处了，这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是在通晓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作出的选择，这是青春的冲动，我甚至想说是青春的无知，有些人一煽动，我们同学就冲上去了，有些事情我不好讲，其实跟过去那件事情非常像，我们学生的热血被人利用，像现在这件事，贴爱国标语本来是好事，但事实上是他

把标语贴到了人家踢球的地方，当时发生了冲突，实际上也是日本的学生吃了亏，但现在的同学一讲，好像是日本学生故意找茬似的，还被他们打了一样，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那两个学生本来就在那里踢球，结果他把标语贴在那堵墙上了，那球自然会踢到标语上，本来都可以是好好解决的问题，跟日本学生沟通，找老师，找保卫处解决都可以，现在一贴标语，事情闹大了，那两个日本学生吓坏了，我们学校跟他们去谈，要求他们道歉，他们根本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出来一道歉，发现台下这么多人，吓坏了，话都说不清楚，我们学生还对老师说了很多不敬的话，当天晚上出来劝大家的都是学校领导，都是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结果我们学生怎么对他们，辱骂他们，还有些学生爬到留学生楼里，跌下来摔伤了先不说，他们损坏公物啊，扔被子烧衣服砸柜子，还有些人到保卫处闹事，认为两个日本学生躲在那里，同学们傻啊，其实两个学生早就转移出去了，躲在那里的都是各国留学生，有些人偷偷拍照片，这些照片流到国外去的话影响非常恶劣，以为又闹什么学生运动，我们保卫处的领导坚决没收了他们的胶卷，你们知道了，保卫处的莫老师，还被学生扔上来的石头砸伤了脑袋，暴力，暴力啊，是最要不得了，这次我跟你们说，不仅惊动了校长党委书记，市里省里的领导，我可以跟你们说，连李 xx 那里都报告了，市里调动了公安武警消防，甚至是部队，你们同学当天可能也看到了当时动用了多大的力量，学校外面全封锁了，校门关了，还有些外校的同学翻墙进来，有些同学在 BBS 上发帖，不仅一下子杭州的高校学生都知道了，还有些同学从上海南京赶过来，这件事情很可怕，不在当晚处理掉的话，会出真正的大事情，半夜我们把学校里所有的辅导员都叫过来，看看自己

的班的学生有哪些同学在，一个个劝回寝室，这个工作很难做啊，到凌晨三四点，还有些同学在保卫处留学生楼静坐，有些同学神经已经狂了，一碰他就尖叫，疯狂啊，我们怎么办，只好叫些学生把他们抬回去，告诉他们这样夜里坐在地上对身体很不好，到快天亮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回到了宿舍里，警察才撤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学校自己内部能处理最好就是内部处理掉，只有我们学校会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学生，我们一方面很感动同学们的爱国热忱，一方面又觉得很痛心，同学们的冲动，同学们的政治觉悟，都是成问题的，所以我说，大学里开马哲、毛概、邓论、大修这些课很必要啊，同学们不爱学，其实这是人生的必修课啊。

我听说还有人在留学生的被子里拉屎。娘老师没提到这个，他布置了一个作业，说下礼拜每个寝室排一个课堂剧，主题是这个，小强在入党考察期。

他说小强时我们笑了，他问我们笑什么。方娜说，小强是 啊。大家又笑了。他说，小强怎么是 呢。方娜跟他解释。

他说， 呵呵呵，还有这么个说法啊，我真不知道，那不叫小强了，叫小江，小江在入党考察期，小明是小江的好朋友，他知道有一次小江考试作弊，他犹豫要不要考虑告诉老师，一方面他觉得真是告密，好朋友小江以后可能就不再理他了，一方面他觉得这样也是对好朋友严格，帮助小江提高。

他说，这个课堂剧大家演完之后，当场评出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演员，跟期末考试成绩挂钩。

我们回到寝室商量，我编剧，我演告密者小明，丁世伟演小江，时奇演老师，他借了王力的眼镜戴，他发现戴王力的眼

镜挺像老师，其他人演打手。故事是这样的，我最终选择了告密，告完密后被丁世伟知道了，丁世伟叫人打了我一顿，在我住院期间，丁世伟顺利入党了。我写了开头一些台词，发现太麻烦了，就不写了，号召大家排练了一遍，没排完，说不了几句就出戏，狂笑。我想起塞在箱子里的木棍，一直塞箱底没拿出来过，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道具。

等那天演，时奇戴着王力的眼镜坐在讲台后面扮老师，我去告密，他背着双手走来走去，我卑躬屈膝地跟着他转，他拍拍我肩膀说，不错不错。我说，哪里哪里。他说，干得好干得好。我说，谢谢谢谢。同学们笑了。时奇承诺把丁世伟的名额给我，我很高兴地出门，遇到了丁世伟和他的流氓朋友们，他们问我刚才去时奇老师的办公室干吗了，我    着说不出话，丁世伟一示意，刘青松和宋安群就上来打我，刘青松轻蔑地笑着打我耳光，他妈的我没注意，被他真的打到了一耳光，我又不好发作，戏还在演嘛，宋安群拎着我那根手腕粗的棍子，把我逼到墙角，动作夸张地拳打脚踢一番，我被他们打得好惨啊，等他们散去，我好不容易直起腰来，这时我要给时奇老师打个电话诉苦，一摸屁股兜，我忘了带丁世伟的手机上来了，怎么办，我看李红    她们正坐在第一排    着嘴笑呢，桌子上有几个笔袋，我就过去拿了一个过来，做出按键的样子，同学们就醒悟过来，大笑道：手机。手机还是个稀罕物啊，时奇老师接起电话，我诉苦，我说丁世伟他们这帮人渣打了我一顿。我想时老师肯定会帮我的，谁想到这个老混蛋说，你这个奴才活该啊，我最讨厌告密的人了，你这种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是汉奸，打死活该。我没有办法，只好把笔袋还给她们，    笑地站在角落里。这时时奇说结束语，他说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丁世

伟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打入了我党。

同学们笑得很开心，底下有几个寝室还没演，陶华他们就在喊，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演员就是他们啦。娘老师示意大家安静，他说，这个剧最大问题是没有正面形象，向老师检举的小明没必要这么 琐，他做的是件正义的事，小江也有很大问题，知道他的好朋友小明在检举他，他应该反思，而不是叫人去打小明，这变成流氓了，最有问题的是演老师的那位同学，把老师演得这么出尔反尔两面三刀，知道同学在打架也不阻止，最后还说小江成功打入了我党，你要知道汉语是很讲究的，有褒义词和贬义词之分，打入这明明是个贬义词，一般用来我们地下党打入敌伪组织，用在这里是很不恰当的，应该用参加或者加入，正确的用法应该是光荣地加入了。

我们都没说话。他把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演员都发给了女生，下课后，同学们对我们的表演表示赞赏和祝贺，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感到很高兴，站在阳台上透气时，罗 来了，她说，啊呀，想不到你们寝室这么牛啊，平时你们都不怎么说话，演戏这么厉害啊，笑死我了，每个人都演得很好啊。我们笑了笑。

上课时，她坐到我旁边，跟我说，你知道吗，我认识那个被日本人打的那个人，他是哲学系的。我说，哦。她说，他的名片特别可爱，正面写着海内存自己，天涯若比邻，然后是他的名字，背面写着什么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精忠报国？她压着嗓子笑了几声，说，写着我就是被日本留学生打的那个人。说完，她捂着嘴笑了。我也笑了。她说，他自己都很害怕，没想到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当时他就回寝室跟同学们说今天跟两个日本留学生吵架了，没想到就有人去贴海报了。我

说，好像那两个日本人被打了，他们有两个人怎么被打啊。罗说，我就不知道，也没问他，好像当时去贴标语的人不止他一个。

晚上回到寝室，我把罗 跟我说的跟大家复述了一遍。

但好像这件事很少有人再议论。过了些日子，我去化学楼写练笔，先在楼前池塘边的椅子上坐了会儿，这口塘颜色奇怪，绿沉沉的，不知道是不是倒了好多化学药剂，不过没怪味，还有些红颜色的小鱼游来游去，不知道哪天它们会不会变得很大，沿岸在三点、六点、九点、十二点的方向摆着四张椅子，我坐在六点或十二点的椅子上，斜对面人造山洞里坐着一对情侣，三点椅子上坐着一个女生，好像在背英语单词，我是买了那本词汇和字典，还没开始背。我在想等下写点什么，酝酿酝酿语气，可能就写大修课的课堂剧，天空阴沉沉的不对劲，好像会下大雨。

我走进化学楼，看见玻璃门上贴着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日本留学生某某某和某某某，鉴于什么什么原因，现已劝退遣送回国，我想如果我被遣送回家的话，怎么向我爸我妈交代啊。我这样想着经过门厅，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头，窗口上摆着一溜信件，我很想过去拿封看看，不过仍旧就是想想。我上二楼，到上次我们举行班委选举的阶梯教室去。

里面已经坐着些人在看书，我坐在最后一排，窗台跟脚齐平，底下有个垃圾堆，扔着好多瓶瓶罐罐，再往西过去好像已经是居民房，一个小院子里种着些红花绿树，和我们学校隔着黄砖墙，房子后面是那个好操场，绿草如茵，铺着崭新的塑胶跑道，和另外那个破操场鲜明对比。现在这个操场待着好几个人穿着运动裤的人，有几个在跑步，有个在跳远，还有几个坐

在看台上说话还是抽烟。等去上厕所时发现，操场就在窗户底下，跑步声都听得见。

我大概写了两个小时，不断地去厕所洗个手，去廊桥上站会儿，终于感觉写得告一段落了，就兴高采烈地回寝室了，化学楼的走廊有股气味，不过待久了闻不到，从走廊上走过去，两边的实验室里有人在做试验，从瓶瓶罐罐后面抬头望我一眼，像科学怪人，这是偏见啊，就像对诗人的偏见。

### 38. 这个点就是星星

我回到寝室，姜涛和王贺在等我。我很吃惊说，王贺哪，你在哪里。王贺吃吃笑着说，我也是我们学校的啊。我说，什么系。他说，经济系啊。停了一下又说，成教的啦。我说，。他说，你去干什么了，我们来了半天了。我说，我去写练笔。王贺说，写练笔啊，还在写练笔啊，你神仙啊。我笑了笑。他跟时奇在抽烟，好像混得很熟。

我们坐着聊了会儿，去食堂吃饭，王贺说，我记得以前跟你同桌，跟姜涛也同桌过。我说，我跟姜涛也同桌过。王贺说，那我们三个都同桌过，同桌的你啊，哈哈。我和姜涛也笑了。王贺一直在说话，这顿饭吃的有点长，吃完饭我们在学校里逛，王贺在讲高中同学和他现在的同学，高中的老师和现在的老师，绕着学校走了两圈，讲得差不多了，经过篮球场时，王贺说，这里篮球场还是很舒服，这么多。我说，是啊，我也经常打。王贺说，你打篮球的。我说，打。王贺说，我记得你高中不打篮球的啊，什么时候开始打。我说，刚刚开始。姜涛说，你会变的嘛。

我们快走回寝室楼了，王贺说，要不我们出去走吧，去

西湖边坐坐。

这里离后门很近，王贺建议去正门坐，那里方便。我们走了五分钟到正门，门口等着好几辆出租车，王贺双臂一张，把前后两个车门都打开，自己坐在前座，看样子，他担心我们不知道怎么开车门。

车在断桥口停下，我们沿着白堤走，又走到平湖秋月那里，坐在那圈廊椅上。

王贺说，夜西湖看看不错。我说，下点小雨的时候西湖应该很好看。姜涛说，下雨的时候你来过？我说，没有来过，我猜的。王贺笑了：这个也可以猜的啊。

西湖的湖水沉沉的，对岸灯火很盛，建筑很新，据说房价很贵，我想下雨天坐在阳台的摇椅上俯视西湖，感觉很不错吧。

王贺问，吴素莲她们是不是也在我们学校。我说，是的。我猜他其实知道。王贺说，那下次我们叫她们一块出来玩玩啊，我有两张票，可以看我们寝室对面的红灯笼喝茶。我说，你们寝室在那里。王贺说，你不知道的啊，快一年学校白待了，就在专家楼对面啊，那个偏门出去，有个祥春旅馆，我们就住在那里。我说，你怎么住在旅馆里。王贺说，学校包下来的啊，三层四层就是我们宿舍，三层住女生，四层住男生，不过其实四层也有女生住，女生多，还有些骚逼直接就住在男生寝室里。我说，没有传达室老头什么管的吗。王贺说，一楼有个传达室，上面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知道屁啊。我说，呵呵，你们一个寝室住多少人啊。他说，四个人。我说，那到挺宽敞的。他说，还好吧，还有空调洗衣机什么的，哪天你到我们那里去玩玩，姜涛一块儿去玩玩。姜涛说，好咯。

王贺说，要不等下就回去玩玩，坐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我们在断桥口打到车，两分钟后到了祥春旅馆楼下。

一楼坐着个老头，王贺跟他说，叔叔我带两个同学上去，马上下来。老头说，登记下。王贺说，别登记了别登记了，我等下带他们下来。老头想阻止，我们已经上了二楼，再到三楼，王贺说，女生就是这一层，二楼还是宾馆的房间。到了四楼，还没进去，听到好多叫嚷的声音，走廊上许多人走来走去，王贺的寝室其实是两个小房间，中间打通了一扇门，住着四个人，很挤，四张单人床摆在各个方位，尽量腾挪出更多空间，有个人背对着玩电脑，显示器架在床上。

我们坐在王贺的床上，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是用木条胡乱拼的，中间缝隙大得伸得进大腿，但看样子它居然可以缩到墙里。我们没坐多长时间，进进出出好多人，看上去都很活泼可爱，说话声音很大，没说几句就嘎嘎笑。房间里有股奇异的香味，大概喷了好多空气清新剂，四壁挂满了衣服，式样比我们寝室的时尚，对面那张床底下倒着好多鞋子，有一双红色的耐克鞋我个人很喜欢。

王贺忙着和他的室友说话，我们告辞了。下到一楼，那个老头看着我们走出去，没说什么。我说，他们的寝室很有感觉啊，自由自在的。姜涛说，，好像是比我们的好。我说，你知道吗，学校后门对过也有一幢寝室楼。姜涛说，我以前看到过。我说，我上次特意上去看了一趟。

我回到寝室，他们在打牌，宋安群在放歌，酒干倘卖无，这首完了是其他的歌，都好听，我说是谁的歌。宋安群说，苏的歌啊。好像很早以前听过这个名字。我有点后悔那天文二路没买碟，可以问宋安群丁世伟借机器听嘛。

我想不如现在去看看吧，就出门了，快熄灯关门了，我得

快点。出学校后门，矮房子那边的音箱店开张了，门口摆着只音箱，放着谁的歌。我进去看，里面好光洁，地面墙壁货架都是，我扫了眼，旁边地上放着两个纸盒子，说折价处理，我过去翻，翻到两张中国火，有个小伙子问我要吗，他要九块钱一张，其实觉得无所谓，但我说便宜点吧，他就说，这个真的不能便宜，我们新店刚开张。我说，便宜点吧。他说，那就十五块钱给你吧，这些碟其实都是正版碟。

我不再去文二路，回到寝室，问丁世伟借了机器听。这两张碟都有歌词，这让我很满意，一边看歌词一边听，过来会儿灯熄了，听得很激动，把音量开到最大，但只是我一个人在听。等我关了机器，才听到外面下雨了，雨声哗啦啦。

第二天晚上也是这么大雨，中午接到肖西电话，她问我是不是在上科学和文化选修课，我很奇怪她怎么知道。她说老师把他三次点名不到的名字报了一遍，还报了系，今天晚上期末考试，在物理楼，不去的话就不给学分。我完全忘了这门课，就像刚开始去上乐理课，很喜欢的啊。还记得第一次课，人多得挤到窗户外面去，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对这门课喜欢得不得了，因为那个老师说，如果黑板就是宇宙，就是黑夜，那么，他把粉笔往黑板上一点，这个点就是星星，就是星光。啊，好美啊，不过接下来我就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因为人太多了，因为他说起物理学上的公式。

我跟肖西说，那晚上考试我坐你旁边，你给我抄抄。

这句话说完，我觉得不妥，她没发现什么。她说，你早点来吧，我给你看看笔记。

我就早点去了，肖西坐得很后面，地形很有利，我坐在她后面觉得很高兴，她给我她的笔记，上面好多稀奇古怪看上去

很简洁的公式，还有些她画的简图。我想，这可能就是最高深的道理，看上去就是这么简单。我完全看不明白，把笔记还给她，心里的悔恨慢慢升腾起来，我对知识还是很热爱。我对她说，看不懂啊，考试时你头偏开一点就行了。她笑着说，这不可能。

试卷发下来，我高兴坏了，15题对错30分，25题单选50分，最后一道陈述题20分，题目我没看懂，关于宇宙的，我很快做好了前面80分，想后面20分不要也罢，我想跟肖西的答案对对，不过现在只能看到她后脑勺和肩膀，我踢踢她的凳子，她没反应，我压低声音喊她，她没反应，我踢了踢她的屁股，她恼怒地扭了下身体，举起手来，老师朝这边望过来，我赶紧低下头做出一动不动的样子，肖西把手放下了，我想她可能气坏了吧，试卷出得这么简单。当一门课学得很好，试卷偏偏很简单，我就很生气，觉得自己白搭了，懒汉和蠢货都答得出。

根据常识，我重新检查了一遍答案，想把试卷交上去了，外面关起大风，刚才一直刮着，现在突然大了，老师把讲台两边的窗户关上，坐在窗户旁边的同学把窗户关上，试卷不再哗哗作响，外面一声炸雷，有些女同学尖叫一声，我看到肖西抖了一下，过了会儿，雨哗啦啦下来了。我想跟肖西说声，昨天晚上也是这样哗啦啦的，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

考试结束后，很多人挤在一楼大厅那里，肖西和她的同学站在一起没理我。雨水泼溅进来把走廊都淋湿了，路边积起水，只有少数几个人带着伞，撑开伞就走了，有几个人上去问带伞的人能不能带他们一程，一般都是答应，他们像兄弟姐妹像好朋友那样，挤在一把伞下走了，雨大得惊人啊，我看到一个穿白色长袖T恤的人拿着把伞准备走入雨中，还没有人上去问，

我犹豫了一下，问他是不是10幢的，好像以前见过他，他说，是啊，我说能不能挤一挤你的伞，他说，好啊。我很高兴，转头跟肖西说，等我下，我给你们送伞。我一边说一边跟着他踩进积水里，肖西惊叫了一声，她大概以为我没注意脚下吧。

在路上，他问我是什么系的，我也问他了，他告诉我，我说好像我有个同学也在他们系，这样寒着，我们到了10幢，雨水淋湿了半边身子，大概他也淋湿了，我谢谢他。回到寝室搜罗雨伞，我没雨伞，只找到两把，我到129、131去借，还有两把，只是这两个贱货不借我，他们自己要用。

我回到物理楼，想千万别在半路雨停了，那这番力气白费了，幸好到了那里，雨还很大，肖西还站在那里。我给了她两个同学一把伞，她说你怎么不多拿几把。我说，没有了啊。我和肖西一把，雨很大，肖西挺矮的，我举伞的手几乎在她头顶，我有意放低一点，伞骨就夹到我的头发，雨水有些随着风斜泼过来，不管怎么样，伞至少保证了头皮胸膛胸脯的干爽。大概花了三四分钟，我们到了女生寝室楼，她们进楼把伞还给我，并表示感谢。我心里还是满高兴的，以后没钱我会问肖西借的。

### 39. 吃了好多瘪。

接下来二十多天，进入考试长跑，每隔两三天考一门，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复印笔记时，想起蔡慧好久没来找刘青松了，就是有这样的女人，还没找到男朋友会找替代品，不知道她们找到男朋友后会不会偶尔想起替代品。这个时候教室很紧张，有时我一个人去，有时我和夏天一块去，田家炳书院东侧一至五层的阶梯教室有空调，听说早上六点还没开门，门口就会排起长队，有一次我跟着夏天进去，里面密密挨挨的，我和

夏天各自在一个角落挤在别人边上坐下。笔记一般也就二三十张B5纸，翻着这些纸，看着纸上娟秀的字，对方娜的好感就会陡增，听说，她还没追上钱果。钱果对邹虹感兴趣。

有时我就待在寝室里，我看时奇和宋安群就没出去找过教室，大家都出去了，寝室里就很空，何况我们寝室终年不见阳光，凉爽得很，眼睛累了可以看看窗外的松柏和屎。我待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地看书，一会儿用左肘一会儿用右肘支着身体，129的罗继长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他的床空着，有时我坐到他床上看书，换个位子就觉得好像休息了一样。过了一个礼拜，丁世伟也在外面租了个房子，房子离学校很远，不过离蒋正亚学校近。

我和宋安群、谢文、刘青松去他那里玩，顺便帮他搬点东西过去。我和丁世伟一车，他坐在前座，膝盖上放着一个面盆，里面放着牙刷毛巾和鞋子，我的座位旁边放着一只箱子。我问他暑假不回去吗。他说，不回去了啊。我想这样挺不错啊。

车开到了我从没去过的地方，那里还是个自然村，路弯弯扭扭的，路边坐着抱小孩的妇女，车在一幢三层小楼前停下来，宋安群他们的车跟在后面，他拿着一本书。小楼前面的庭场湿的，水看上去脏，从一楼一个卷闸门里面流出来。我问丁世伟，这里修车吗。丁世伟说，我也不知道。我提着箱子，跟着丁世伟上二楼，上楼梯时，刘青松帮我托着箱底，楼梯很窄，仅仅是个箱子就转身困难，幸好只有一个转角，到了二楼，三张木门，两张并列朝西，一张朝南，朝南的那张是厕所，丁世伟开了朝西的南边那张门，房间很小，一张钢丝床，还有张梳妆台，不过外面有个小阳台，放着一只单眼煤气灶和一个小巧可爱的煤气罐。

丁世伟说，中午吃火锅吧。他去超市买东西，我们四个人待着，我问宋安群在看什么。是本诗集，刚从三联买的，作者马非，好几首写到伊沙，那么，他们两个是朋友。丁世伟回来了，买了个锅和好一大袋菜和酒，我们站着蹲着阳台上吃火锅，很快吃完了，我酒喝得晕乎乎的，他们说要打牌。我让他们打，我看那本诗集，歪在床上，没想到诗可以写得这么白话这么脏，我觉得怪怪的，要把它看完。他们把梳妆台清理了，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书上，有的坐在箱子上打牌，过了会儿，隔壁的门好像开了，高跟鞋踩着楼梯下去的声音。丁世伟说，是美女哦，上次见过一次，身材很好。

我们到阳台上看，等着美女出来，美女穿着黑色的长裙，黄色的头发披下来看不清脸颊，不过胸挺挺，屁股也一扭一扭。谢文说，这小姐嘛。我说，这肯定是小姐。我心里咯一下，问丁世伟，这个女的不是上次你买手机在肯德基碰到的那个吧。丁世伟笑着说，不是。我说，究竟是不是。丁世伟说，不是啦。我说，你租房子蒋正亚知道吗。丁世伟说，就是为了跟她见面方便嘛，房子还是她找的。

过了会儿他说，你想不想租，你要租的话我们一起租个两室一厅，蒋正亚有个同学也想租，刚好她们俩一个房间我们一个房间。我说，大概要多少房租。他说，每个人三四百差不多了。我说，那好。丁世伟说，真的？我说，是啊。丁世伟说，那好，下个学期开始，我就让蒋正亚去找，刚好她那个女同学还没女朋友呢，下次介绍你认识认识。我说，哈哈，不用吧。

他们继续打牌，我继续看，看了会儿倒在他床上睡着了，到快吃晚饭时，他们叫醒我，我们回学校了，丁世伟在那里等着蒋正亚来，他说，你们复习可以到这里来啊。我说，好啊，

就是这太远了。

丁世伟就住在那里，隔两三天回来考试，有一天他带着蒋正亚和另外一个女同学来，他介绍我跟那个女同学认识，那女的短发，个子矮小，很乖巧的样子，她说，你好，我也说你好。丁世伟说，你们握下手嘛。我们就握了下手。蒋正亚说，干吗这么正式啊，以后我们就要住在一起了。那女的说，丁世伟说你写作文很好。我说，没有没有，他开玩笑。我们一块去食堂吃饭，我把夏天也叫去了，五个人很容易把吃饭的时间打发过去。

夏天说，现在学校大礼堂有很多毕业晚会呢，各个系的。丁世伟说，那我们吃完饭可以去看看嘛。吃完饭我们就去了，大礼堂里好多人，不过比上次集会少多了，我们没有位子，站在过道上，看了会儿就走了，我和夏天去教室复习，丁世伟他们三个回去了。我跟夏天说，下次要早点去看，坐个好位子。

下次我就一个人去看了，在食堂门口看到告示，外语系的毕业晚会，有个人唱《白 林》，很感动，还有人唱张学友、郑中基，到最后他们请了体育系的同学表演，女生表演健美操，穿着紧身的运动装，看上去既性感又青春，男生表演武术，满堂喝彩，最后在气氛的最高点，主持人出来说，晚会就要结束了，说很多很伤感又很励志的话，最后上去好多同学，他们合唱了一首《明天会更好》。唱完后就散了，我走到花园里找了个位子坐下，想那首白 林，很忧伤的歌，我好像听王力唱起过。

我回到寝室问他，他给了我一卷磁带，我有耳机，听着，里面很多好歌，不只只白 林。但是时奇在尖叫，他刚刚拆了

封信，原来是娘老师写给他了，大概有四五页几千字，他看了会儿就扔在桌上了，我去拿过来看，一边看一边笑，娘老师的字还是很不错的，比方娜的还娟秀，一笔一画地写得清清楚楚，简单地说，他希望时奇好好成长，抛弃掉那些坏思想。时奇叫，神经病啊！

过了一个礼拜，再过两三天，最后一门考试就结束了，中午我从田家炳书院走出了，按着眼珠，这样觉得眼睛好受点在阳光下，我看到威风走了过来，我想不会吧。他笑着走上来说，原来你在学校里这么样子啊，穿着拖鞋，头发这么长，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我高兴地笑着说，你怎么来了啊。威风说，我们学校早就放假了啊，我到车站想想不如到你这里玩玩，虽然车是坐得很累了。我说，你的行李呢。威风说，已经放在你们寝室了啊，你们寝室那个老头还不让我进去。我说，不会吧。威风说，我到杭州吃了好多瘪，一出车站我问一个穿制服的，我想穿制服的总好吧，问他去浙江大学怎么走，他说11路。我说，11路是到的啊。威风说，不是，他是让我走着去，11路，两条腿。我笑了。威风说，我想是这样的，他肯定把我当民工了，我坐了两天火车，人脏得不像样，还背着一个脏的牛仔包，这个包在成都看看挺好，到杭州一看，确实挺土的。

我们回到寝室里，过来两三天，我们就一起回家了。



3



### 1. 时间太美好了，无论怎样度过都是虚度

我和威风在车上讨论了好多问题。车在高速公路上走着，两边是浙江的丘陵。威风说，还是祖国的东部好啊。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威风说，成都的菜很辣，我很吃不惯，虽然现在吃惯了觉得很好吃，比家里的菜还好吃，食堂的菜很便宜，鸡翅三块钱一只，我差不多每天都买一只，我们寝室的同学就感叹，你们浙江人真的好富啊，还问我家里是干什么的，我跟他们说，我爸爸就是一个建筑工人，他们都不信。

这些他在信里说过了。我说，你妈妈是村里的干部啊，应该有好多钱吧。

威风说，没有的，我妈妈完全是出于奉献，当村里的会计，还兼计生工作，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

我说，会计应该有很多钱啊。

威风说，呵呵，钱是很多，但都不是她的钱。

我说，。

我们坐在汽车最后一排，有时起伏得厉害，车里在放一个

录像，看不太清在讲什么，我们也没怎么看，王敏德演的。我说，这趟车越来越快了，以前要两个小时，现在只要一个半小时。

这车密封，有空调。

威风说，这为什么呢？

我说，路好像换了一条，又造了条高速公路，以前那条路从何宁家前面过去的么，现在这条从他们家门前的山上过去了，不打弯了，现在的车好像也好了，以前的车很破。

威风说，这样能快什么。

我说，车快了么，很多地方都不打弯，直直地过去了，遇山开山，遇水造桥，这样就快了。

威风说，那原来那条路呢。

我说，我不知道，应该还在的，可以作为国道省道，拖拉机开开，晒晒谷。

威风说，是啊，好像你们东乡这边经常把谷晒到马路上，我们那边一般就晒在晒场上。

我说，以前我记得也晒在晒场上的，现在晒场好像越来越小了，那天（我忘了是哪天了）我去看，小了很多，长了好多草，水泥地上面堆着好多沙子，石头，烂泥地好多石灰坑，还有人堆垃圾，现在好像都没人管了，不过用的人也少，自家院子里平台上晒晒差不多的，有些懒点的就门口马路上晒晒，梳谷时很危险，那杆那么长，车开来开去，捅到驾驶室里就麻烦了。

威风说，，你记得有种 席吗？用来晒谷的，叫什么？

我说，是，卷起来一筒一筒的，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威风说，是啊，现在好像好多词都忘了，普通话说说惯了。

我说，你还记得篱笆怎么说吗？

威风说，好像就叫篱笆么。

我说，不是的，那天我想得要命还是想不出来，现在还是想不出来。

威风说，是，好像是有个专门名词的。

我说，还有那个铁（音），我也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

威风说，是，普通话好多东西都不能表达，方言里的东西比普通话多。

我说，，不过有些东西普通话表达得更好，就是那些比较文 的比较新鲜的现代的东西，普通话表达起来比较好。

威风说，，像电脑这样的东西方言不知道怎么说。

我说，就只好用方言的发音方式来说电脑这两个字了，其他的生活用语，只是关于睡觉吃饭这些词语，方言比普通话好用多了。

威风说，可能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吧，普通话至少比较规范。

我说，，也就这个好处了。

我又问，你们学电脑了？

威风说，是啊，大一上半年就学了，你们还没有？

我说，下学期过去就开始了，你学得怎么样？

威风说，我跟我们寝室的三哥经常去打，学校有机房么，这个三哥留了一年级，打红警很厉害。

我说，哦。

威风又跟我说他建了个个人主页，上面放着他的文章和诗，他把地址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地址好长啊，我感觉到跟威风的差距了。威风说，上面去玩的人还挺多的，他还经常去校园 bbs 上发帖，认识了一个叫洪红红的人。

我哈哈大笑说，这个名字挺好听的，不过太奇怪了，叫起来像结巴。

我问他跟她怎么样。他说，没怎么样，有时会在学校里碰到就打个招呼。

我说，哦。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有个女的经常和我说话，到旁边来唱歌什么的，我感觉这个很奇怪，有时觉得我们俩很熟了，有时觉得我们完全不同，为什么会接触这么多。

威风说，呵呵，说不定她也这么迷惑地跟她的好朋友在说呢。

我说，哈哈，如果真的这样，那就太神奇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你刚刚看到一个新的词语，然后你就经常会看到这个词语了。

威风说，这不奇怪，以前你不认识，看到了也滑过去了，就像你认识一个人，不认识看见了就跟没看见一样，认识之后你就觉得老是碰到，像洪红红，我以前在学校肯定碰到过，但碰到了就跟没碰到一样，认识了碰到了就会想，啊又碰到了。

我说，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我是说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你刚知道一个人，甚至就是刚刚这一秒知道的，马上就听到别人说起了，比如北野武，我刚刚看到什么蓝色暴力了什么的，马上就听到别人又讲起了，不过这个好像你刚才说的也能解释，我是说，比如你刚刚和我在说吴素莲什么的，还没说完，你就接到她的电话了，很多这样的巧合。

威风说，呵呵。

我说，还有一种是老觉得这件事很早前你经历过了，有时在看东西时也这样，突然觉得这段小说以前什么时候看过，有些可能是真的看过，有些可能是不同文字引起相同的感受，我很想把这些都记下来，然后又有些重新经历的感觉的时候，去

对照一下，看看以前是不是确实经历过。

威风说，这样也是满有趣的，有时做梦也会这样。

我说，对，以前跟李建宏坐一起时，我写过一个梦集，想把每天的梦都记下来，记了两天就不记了，实在太多了记不过来，也记不清楚，很多东西根本表达不清楚，一些很乱的东西一种感觉的东西文字表达不清楚。

威风说，你不用全部把它记下来，记个大概。

我说，，但我总忍不住要把它全部写出来，所以有时候不敢写日记，一写日记停不下来，一天的事情要一天的时间坐在那里写，才写得清楚，这好像一个 论一样，就是你再怎么写，也是追不上时间的过去的，写啊写啊，好像可以无限地逼近刚刚在写的那个时间点，但总好像差那么一点点，最好有一个脱离当下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间里，把这个时间描述一遍，就好像用一个空杯子，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倒过去。

威风说，呵呵，这是做不到的，你没有必要把全部写下了嘛，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全部写下来不可能，太贪了，也没什么意义。

这样，我们大概谈了一小时，威风睡着了，过了会儿，我也睡着了。

下车后，我们先坐公交车到三江城门口，再坐招手车到我家。到家吃饭，我建议等下去城里，威风教教我电脑，吃完饭，本来想乘车原路返回，想想还是骑车去吧，我骑，带着威风，沿着 州大道往前骑，威风一路讲着电脑知识，快骑到客运中心，看见边上有家店看上去像在卖电脑，我去问，我有点不好意思，那店里坐着两三个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稀里哗啦

吃汤年糕，她摇摇头问我网吧是什么，我就退出来了。

威风说，你去问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是啊。

威风说，以前我也有点这样，现在去过外面，觉得县实在太小了，看见这些人一点恐惧感都没有。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陌生人总是有点恐惧。

这次威风骑，我坐在后面，从官河横路横过去，快到北直街时，路南边有排小房间，有家店好像在卖电脑，威风去问了下，不能上网，不过可以让我们玩玩，一小时四块钱，威风认为差不多，我们坐在最里面的一台电脑前面，房间里还有两台电脑，坐着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在聊天，骂娘操逼的，不知道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现在居然卖电脑。

威风跟我说这是显示器，这是键盘，这是鼠标，这是主机箱，他指指主机箱上比较大的按钮说，这个开机，比较小的按钮说，这个重启。我说，我记得重启不是很复杂的吗，按好几个键，威风说，那是软重启，从键盘上重启的。他找到那三个键指给我看。

其中一个男人大概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或者一直在冷眼旁观，他说，你们懂电脑的吧？

威风微笑着让他宽心，示意是在教我。那男人不情愿地看了我们一眼，没说什么，点上一根烟。

威风继续教学，告诉我这是桌面，这是光标，这是图标，这是菜单，这是垃圾箱，他试着让我用鼠标。我发觉这个东西太灵活了，一下光标就到屏幕外面了。威风说速度调低了一点再让我试试，告诉我鼠标的握法，食指放在左键上，中指放在右键，左键经常用到，右键则像神奇的一枪，每当不知道怎

么操作时，就点右键好了，会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功能出现。他在桌面上点了一下，出现了一个小框框，列下来排列图标，刷新，新建，属性等词语，威风把鼠标停留在新建这一栏里，哇，又跳出一个框框，好多东西啊，新建文件夹，快捷方式什么的。我就一个个问这个是干吗的那个是干吗的。威风说，这些你以后慢慢会熟悉起来的，有些也没什么用，很少用到。

接着他教我怎么单击和双击，我试了一下，手指僵硬得很，以前不知道原来我的手指这么不灵活，很快手掌汗津津的，那个鼠标也湿了，滑得很。

威风说我就这样练习一下吧，把刚才教我的东西复习一下，以后只要经常去机房玩就可以了。我就这样练习着，大概再过了五六分钟，一个小时到了，我心满意足地跟着威风出来，右手僵硬得厉害，不能骑车，威风载我，到北直街上找一间小吃店，经过剧院的时候，我跟威风说，以前初中还是小学，有次来看戏，看完急得想小便，不过已经出放映厅了，怎么也找不到厕所，没办法，只好在剧院门口那株松柏底下解决，羞愧啊，路上人来人往的。威风说，已经讲过了你以前。我说，哦。

北直街上没找到小店，我记得以前这样的店很多，来租书看，随便在哪里都看到这样的小店，门口立着一只柴油桶，哩喀啦炒年糕，我就说，我们去医院路上面好了，那里好多，反正也顺路。

我们经过国商门口那个兵荒马乱的大字路口，终于骑到平静好多的医院路上，我提醒威风还记得去年和李建宏三个人骑一辆车，被一个老头罚款的事情吗。威风笑着说，记得记得，现在不会被罚了吧。我说，不知道，现在这些老头好像都不见

了，不过说不定前面就蹿出来一个，罚就罚。

我们找了一家店吃炒年糕，不由得感叹炒年糕的价廉物美，外面都吃不到。吃完经过马寅初级中学门口，看见门柱上蹲着看书的少女像，不禁又感叹一番。

威风第二天回家了，他说可能过几天就要到城里来，看看他舅舅，他妈妈也要到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看看痔疮要不要做手术。

我好奇地问，痔疮也要做手术的吗？痔疮是什么。

威风说，痔疮太厉害了就要做手术，不过现在天太热，不是做手术的好时候。

我又长了一点知识，威风走了，他说经过李建宏家时去看看他有没有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早上起得晚，中午睡午觉，有时也看电视，电视摆在哥哥房间里，在顶层，中午时分，他的房间太热了，简直蒸死人，开门进去的时候，一头热浪扑过来，哗，差点晕过去，好像能看到地板上热气

，不过我很勇敢，坐在烫屁股的竹席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好多电视台在放丰胸广告，我还看到一个节目在讨论，采访高中毕业生，他们暑假聚会看电视，一开电视全是丰胸广告啊，搞得女同学很。下午两三点就去爷爷家坐坐，下下棋发呆，听爷爷聊聊天什么的，到三四点，天稍微凉一点，他就摇一把蒲扇就老年室了，我很羡慕他有这么一个去处，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家里不去，可能老太太都是不去的，她在家念佛，念心经，心经写得很好，有时她的女朋友会来看看她，就是那个启动的奶奶，眼睛眯得像条缝，启动这小子下棋赢过我。

可能老房子就是凉，下午坐在爷爷家很舒服，有时我一下午就坐在这里，自己跟自己下象棋，以前是睡午觉，一直睡到黄昏，现在是下棋，下到爷爷从老年室回来做饭，问我夜饭不在这里吃，有时我吃，大部分时间回家吃。吃完晚饭就坐在院子里听大家聊天，每天都来好多人，我很希望他们坐到很迟，到八九点，他们就散去了，去搓麻将，或者看电视，我妈现在麻将搓得很少，看电视，琼瑶的老片子，还有《还珠格格》正在热播，好看死了，我爸和我哥搓麻将，在我家搓的话我看会儿，别人家搓就很少去看。晚上躺床上等睡着的时候，觉得有点空虚，想写点练笔什么的，有个晚上我被吓死了，临睡前心不安，窗户外面虫 的，迷迷糊糊好像睡着了，觉得哪里好像不对劲，一开灯，一只大老鼠在床上爬，我大叫一声站起来，用枕头去砸，老鼠在床上跳了一下，再一跳，直接跳到窗栅栏上，再跳到外面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外面是一道围墙，围墙和房子之间一片野地，长着好多草，楼上的灯亮了，我听到我妈的声音在问我，怎么了。他们大概听到了我的响动，我说没什么啊，做了个 梦。我把窗户关上，关的时候很怕老鼠突然跳到手上。

过了一个多月，离开学还有十多天，我提前到学校。他们都还没回来，寝室里很干净，就像我回家前的样子，不过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蒙着层灰似的。正对面和斜对面的政治系的寝室来了人了，一个寝室来了一个人，我们经常在 洗室厕所相遇，不知道为什么，正对面寝室的那个瘦高个有一天突然和我打招呼，他说，洗衣服呢。

我说， 。确实，我正在洗衣服。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一起去女生寝室那边的教工食堂吃饭，因为，整个暑假，整个

学校里就这个食堂开着，这是他说的，他叫周博伟，三个字的名字总是很难记，整个暑假他都没回去，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回去，他说，回去也没什么事情，还得花车钱。有道理的。

通过他，我认识了斜对面寝室的那个人，他叫李成根，像韩国人的名字，三个字的名字总是很难记，姓李的又这么多。比起周博伟来，我更喜欢李成根，因为，周博伟感觉谨小慎微。

我不喜欢谨小慎微的人，谁会喜欢呢。我常常观察他们怎么打发时间，周博伟经常拿着个面盆走进走出，不知道洗些什么，李成根在自考，他的牙齿不太好，又碎又细还四环素牙，笑起来的样子你可以说他 琐，也可以说他淳朴，因为我对他印象不错，所以我说，他笑起来很淳朴，还有点可爱。

有时，我会到李成根寝室听音乐，他有只录音机，老放伍佰的歌，伍佰的歌老是这样烂着喉咙唱，你别说，刚开始听，挺难听，后来听习惯了，觉得也还行，虽然仍旧是些烂歌。我跟李成根说，你听过伍佰的一个笑话吗？

他问我是什么。我说是这样的，台湾的纸币上印着孙中山的头像，印着蒋介石的头像，然后有个人建议，以后新台币的五百块建议用伍佰的头像。

李成根哈哈笑了几下，他和周博伟关系好像很一般，我们三个人只有两三次一块去吃饭。李成根问我是不是很爱看录像，我说不是的啊。他说，那你怎么老是去看录像。

是哦，这些天看的录像太多了，几乎每天都去看，其他时间就在寝室里看看书，写点练笔。我说，我也比较爱看小说的。李成根说，是，好几次看见你在寝室里看书。

坐在录像店里，我老注意到窗户缝隙里透进来的亮光，亮光让人觉得外面的天气真好呢，我们还坐在房间里看录像，可

是出去也不知道做什么啊。又想起威风说，青春太太好了，怎么度过都是虚度。是这样的，时间太太好了，无论怎样度过都是虚度。

。

但还是要想点办法，图书馆还没有开，我想去借点书看，等开学吴平来了，我把她的练笔还给她，也把我的练笔给她，我在学校里逛，看见网球场门口的告示墙上贴着一张招工广告，上面写着需要招有设计能力或写作能力的人。

我打电话过去，那个人说他现在很忙，让我下午两点到绍兴路395号去找他，他姓李。姓李的人真的很多，中午12点多，我去车棚找我的车，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但只可能在门口这一块，后来把整个车棚找遍了都找不到，大概被偷了。

我去问李成根借车，他在睡午觉，睡眼惺惺的，腮帮子上还有竹枕印子，给我在车棚里找到了他的车交给我，我比较感谢。

他的车龙头比较硬，有点难骑，骑了好一段路慢慢适应了，出门前我看过地图，现在慢慢迷路了，烈日下，我很着急，为什么不带上地图呢，烈日下，我问几个人绍兴路怎么走，可能还离得太远，他们都说不清楚，烈日下，我一着急，在路边的报刊亭又买了张地图，先确定自己在哪里，然后找到了绍兴路和去绍兴路的路线。

我到绍兴路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两点了，我很着急，找395号，你知道一个号跟另一个号之间可能隔着好长的房子，找到395号时，我都不想上去了。不过只是想想，锁好车后我就上去了，一楼的卷帘门关着，楼旁有道楼梯，我从这里上去，

转了个弯，听到很大的人声，楼梯口走廊上坐满了人，我想，这么多面试的人吗？有个坐在栏杆上的三十来岁的男人问我，他说，哎，你来干什么的？我没理他，往走廊深处走，好多人啊，看到办公室2，我就走进去，里面有几张桌子，围着太多人，啦啦，我不知道哪位是李先生，就问一个看上去像是工作人员的女的请问哪位是李先生，她说，李先生？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李先生在我们学校帖了张广告招人，让我来面试。她说，，脸上的笑容突然热情起来，告诉我找她就可以。

她拉着我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已经围着好多人了，有站的有坐的，有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有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

这个女问我是哪个学校，我说浙大的。她又问我哪个校区，我想，，比较懂啊。我说，西溪的。她说，哈，真巧，我们组就已经有两个是西溪的。她指着两个女的说，一个黑黑丑丑的，叫小红好了，另外一个白白的，脸又扁又大，叫小丽好了，小红是哲学系的，小丽是旅游系的。我们互相微笑着认识了。那个女的叫小燕，就是附近一个学校，听学校名，好像就是蒋正亚那个学校。小燕说，我看这样，我们单独成立一个小组吧，我们都是学校的，就专门发展学校这条线。她让小红给我单独介绍一下情况。

我和小红站到边上，小红介绍了一下情况，这个公司主要是买衬衣和皮带，还有一些工艺品，180元钱卖一件衬衣一根皮带，也可以选择卖工艺品，我的任务是卖这些东西，提成30%左右，不过我是她的下线，她要从我这里提成30%。

我说，怎么会这样。她说，就是这样的啊，你像小燕是我的上线，她也要跟我提成的呢，所以啊，我们这个鼓励斗志，只要你下线足够多，在公司上面爬得足够高，不用干活就

会拿到好多钱，你想做到5个下线你就是小组长了，5个下线再去发展来的下线，就是你的下下线，只要你发展到5个下线，你就可以赚钱了，你像我们经理，他不用去干活，每天都可以几万几十万的收入。

我说，不可能吧。她说，你不相信啊，你可以听他讲课啊，明天他就要讲课了，每天都有人讲课，你可以听听啊。

我说，哦。

她说，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啊。

她说，那我领你去交钱吧。

我说，交什么钱啊。

她说，你加入公司先得买样品啊，衬衣什么的，180块钱。

我说，不会吧。

她说，你放心吧，我们都买了，公司那个是男士衬衣，我买了都没用，你买了还可以穿呢，质量不错的。

我    地说，我今天也没带钱啊。

她说，啊，这样啊，那你可以明天再来啊，现在要不先在我们小组开开会。

我跟着她走进房间，小燕她们好像已经开完会了，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墙角有座空调，头顶风扇哗哗，虽然房间里人多得不像样，还是挺凉爽的。小燕问我买东西了吗，我再次

地说，没带钱。她说，没关系的，好多人第一次来都没带，下次再带过来好了。

她又问我是哪里人，得到答案后，她高兴地说，哎呀，你也是绍兴人啊，她接着有点害羞地说，我男朋友也是绍兴人呢。我说，是吗，我同寝室的一个女同学好像也是你这个学校的。

她说，是吗？

我又跟小丽说，我一个女同学也是旅游系的。她说，是吗？我说，叫郑 ，你知道吗？她说，哎呀，我知道啊，跟我一个专业的。我说，呵呵，真的很巧啊。我问小红哲学系都学些什么，其实我对哲学也挺感兴趣的。

我们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小燕问我有没有手机传呼机，这样跟客户联系方便。我说都没有，不过明天我可以去买一个传呼机。小燕说，这样太好了。她们在商量要印个一百张广告单，到主要的高校去贴贴。我自告奋勇地说，打印这块我不管了，不过我可以去贴广告单。她们同意了。

## 2. 我想小丽想钱想疯了吧

看看时间差不多，我就告辞了，小红和小丽都是坐车来的，她们等下还想听个讲座，小燕学校就在旁边，我就先回家了，骑在路上，我觉得挺高兴的，想不到这么快找到一个工作，回到学校，天有点黑了，我跟李成根说好，明天还要借他车用一下。

我和他吃完晚饭各自回到寝室后，129 寝室门开着，有人回来了，我去看一下，原来罗继长来了，我说，你回来了啊。他说，我没回去。我说，哦，你是不是在外面租的房子。他说，是啊。我说，外面租个房子多少钱。我想罗继长大一上半年看上去多么内向文弱啊，看些世界名著。到下半年居然很少来上课，在外面租个房子搞搞，好像跟丁世伟喜欢的吉小 有一腿，不过吉小 这个人挺活泼的，她看上去跟钱果，乃至跟谢文都挺好的。

他说，看你租多大的房子 ，花不了多少钱。

我说，哦。

他说，你怎么也没回家啊暑假？

没有，我提前来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想打打工，下午刚找到了一个。我想问他借车。

他说，哪里？不会是在绍兴路那个吧？

是啊，我说，我很惊奇他怎么知道。

他说，你交了钱了啊？

我说，我没带钱。

他说，他们这个就是传销，下午我也去看了，这个你小心点，不要去了。

我说，呵呵，我知道就是传销性质的，拉到5个人就赚钱了啊。

他说，呵呵，它这种东西违法的，老板什么时候跑了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取了一千块钱去买传呼机，在教工路上找，骑的仍旧是李成根的车，转来转去好多家，不好意思进去看，不懂传呼机这个东西啊，总算有家人多点进去看，机子都很难看，不知道韩洋那只摩托罗拉哪里买的，看上去简洁时尚，很有设计感，有只500多块的机子看上去还不错，我正在犹豫，那个老板很热情地上来了，搞得我很窘迫。最后还到500块钱买下，虽然我认为可能四百块钱就可以买下了，那老板很大方地说，这个机子送你一个号，这个号可以免交一年月租费，一个月租12块钱，一年下来就100多了，实际上你这个机子就是三百多。

这样一说，让我觉得安慰一点，不过这个号又不是你送的，我仔细地问他月租费在哪里交，怎么交，不过我心里隐隐觉得，

一年月租用完，大概就不会再去交了。

得出店来，把机子别在皮带上，有 BP 机的人都这么干，不过我把面朝里别的，突然我想起好像忘了呼号，一阵慌张，想起他还给了个使用手册，不知什么时候塞在裤袋里了，摸出来一看，上面写着号码呢，高兴。

我在路边吃了碗炒年糕，难吃，赶到绍兴路 395 号。

她们都在了，我想有时女同学做事就是比男同学认真。

小燕问我钱带来了没？我点点头，你去把钱交了，她高兴地说，是我们小组的正式成员了，你也是我小组的第五个成员了，以后我们小组一块干，把杭州高校这条线拿下来。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想干了，我过来就是跟她们说一声。她们很吃惊，小燕和小红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啊？

我说，我也说不好，就是不想干了。我站起来就走，小燕拉着我说，那你先坐会儿先坐会儿，我叫我们经理跟你聊聊。

我坐下了，过了会儿来了一个瘦干瘦干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的普通话特别标准，他跟我握了握手，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说人生在世是为什么？

我窘迫地笑了。小燕她们也笑了。经理没笑，他严肃地说，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想想，尤其像你们大学生，说句实在话都是人群中的精英，虚度年华是很可怕的，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立下志向去做一个成功的人，所以现在我想说，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就是想给每个有志向的年轻人一个舞台，我希望你能，他盯着我，一字一字地说，加，入，我，们。他伸过手来。

我有点手足无措，握住了他的手，他使劲握了握，另一只手在我手背上拍了拍，站起来，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对小燕说，

带他加入我们吧。说完就走了。

小燕连连点头，她叫小红带我去交钱，走到走廊的尽头一转，那里有个小房间，门口摆着张桌子，坐着个戴眼镜的胖女人，身后摆着五六个纸箱子，放着衬衣和皮带，靠墙一圈柜子，摆着好多玻璃制品，墙上挂着营业执照这些东西。

我交了钱，她让我签名，问我要红色还是绿色的衬衣，穿多大。我想她服务真细心了，我要了件绿色的，她又给了我根皮带，都装在一个塑封的盒子里，我捧着它们在胸前，跟着小红回来，在路上小红说，这些衬衣皮带在银泰杭百都有卖的，同样的东西，180块钱，其实就是单单买这两样就值了，还能让我们加入公司，其实真的挺值的。

回到房间，小燕笑着说，衬衣领了啊。她又说，刚才我觉得经理没给你说什么啊，你怎么一下子就又答应了，刚开始你说不想干了是不是假的啊。

我说，不是不是，我也说不好。

她们都笑了。小燕看见我别着传呼机，高兴地说，你真的去买了啊。她要过去看了看，问了些价钱入的什么网月租费多少这么些情况，然后说她们都没有传呼机，只有寝室电话不方便，广告单上就写我的传呼机号码吧，找到的人就算是我的下线。

我完全同意，小燕拟好了广告单，最底下写着联系人，孙先生。孙先生这个称呼怎么说，我觉得，用得挺恰当。

小燕又说，去复印麻烦，也得花钱，我们几个人分着抄一下好了。我们同意了，小燕去找来笔，我们四个人开始抄，每个人抄二十五份，四个人一百份，小丽的话少，不过她抄得最快。小燕夸奖了小丽，小燕说我的字写得端正，小红的字清楚。

接下来就是要去贴广告单，小燕说一百份全让我贴太累了，速度也慢，附近的学校就由她来贴，小红说，西溪校区以南的学校都由她来贴好了，明天她打算跑趟之江校区，顺便看下同学，小丽说，她也会去贴，还会在学校 BBS 上发信息。

我有点钦佩地看了她一眼，我的任务是在文一文二教工附近的学校贴广告。任务分配完就没事了，小燕说，等下会有些做得比较好的前辈开经验交流会，我们都可以听一下，我们就等着，坐着闲聊，含蓄狂野地畅谈着以后发财的状况。

经验交流会在隔壁房间开，小燕让小红陪小丽和我去看一下，会还没正式开始，不过人已经坐满了，全坐在小马扎上，边上有一圈人坐在椅子上，我了解到，小丽是我的上线，小红是我和小丽的上线，小燕是小红、小丽和我的上线，小燕的上线是谁就不知道了，有可能就是那个经理。

乘会议正式开始前的空隙，小红跟我们传授一些她了解到的工作经验，或者说是公司制度，当拉来的人自己搞不定时，不要马上放弃，要想办法让他留在公司，然后求助自己的上线或者直接找经理，我想，，难怪刚才你们还这么客气让我坐一下。

会议开始了，这个房间里连算的站上，大概有一两百人，走廊上还站着好多人聊天，另外几个房间，像小燕这样的同事还在工作着，等待着像我一样自己找来门来的客户。(6.26)

第一个上台演讲的是个胖女人，五六十岁了穿着黑色胸罩，倒背头，脑袋后面一个巨大的红发夹，看来来前努力收拾过，她先自我介绍说姓王，大家可以叫她王大姐，底下有个人就阴阳怪气地叫了声，大家哄笑起来，王大姐慈祥地微笑着，她说自己自从退休后一直在家很苦闷，想不到加入公司之后不到两

个月，就日进斗金啊，最主要是生活有了一个目标，精神充实，心情愉快，身体也跟着好起来了，以前一到刮风下雨就头疼，天冷感冒天热中暑，现在是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啊。

我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就是感觉口才挺好的，她讲了四五十分钟，我已经很久没听过这么长时间课了，感觉吃不消，小马扎太低，腰酸腿麻，不像大家或鼓掌或大笑，精神振奋，完全忘了身体的不适，我轻声向小红小丽告辞，小红看着台上，头也不回直接点了点头，小丽在记笔记呢，我就走出来，走廊上还在站着坐着好多人，我想要不要去跟小燕告别一声，想想还是算了，就一个人下楼骑车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我把广告单放在抽屉里，再去把自行车钥匙还给李成根，同时告诉传呼号，他要过去机子把玩了一番，我又去找周博伟，也给他传呼号，他也要过机子把玩了一番，我说，这个机子可能买贵了，我也不会还价。周博伟就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了价格，他就说，早知道你要买，我陪你一块去看看啊。我说，你也要买吗。他说，没有没有，我不买，我陪你一块还还价啊。

，是这样，我真应该把他叫去，可是我没想到，罗继长没在寝室，我回到寝室里，坐在床上，身上汗津津心里空落落，觉得特别累，我去洗澡，水柱子冲在头顶，感到一股钝钝的压力，过两天就开学了，洗完澡之后，我就躺在床上，觉得头沉沉的，好像有点中暑，不过我睡着了，傍晚李成根叫我去吃饭，醒过来时特别痛苦。

第二天早上十点多，我醒来，去叫李成根看录像，他不去，去叫周博伟，他也不去，我就一个人去，拿着广告单，等看到下午天气凉一点时，我就去贴，我要出门时，传呼机响了，

我还有点不习惯，跑到老头那里回电话，电话里有个男声问我是不是孙先生，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打传呼的是两个学生，就是我们学校的，大三，住在11幢，我在学校后门等他们，他们穿着短裤、短袖和凉鞋，像最普通的大学生那样质朴，他们跟我握了握手，问了我的名字之后，就不叫我孙先生了，亲切地叫我名字。我们在学校后门等车，其中有一个帮我付了一颗硬币，在路上，他们问我这个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因为广告单上写着只招大学生，没写具体干什么，我就说是个外贸公司，主要就是卖东西。其中一个就有点害怕地说，卖东西啊。我说，没事的，你贴些广告单，就会有些人自动找上来买东西的。另外一个说，就像我们俩吗？我们哈哈大笑，亲密得像多年的伙伴。

到了绍兴路395号，小燕和小红在，小丽不在，我把这两个学生介绍给小红认识，告诉她是我们的学长。小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其中一个很快醒悟了，变了脸色说，这个我们不感兴趣。他们想走，小红挡着他们，把小燕叫过来，小燕说，你们先坐会儿吧，天挺热的，我叫我们经理跟你们见见面。我说，是啊是啊，跟我们经理见见面吧。其中一个男生说，不用见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往外走，我跟着出去说，那我跟你们一块走吧。他们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在公交车上，其中一个跟我说，我看你人不错，这个就是传销么，你不要就想着赚钱，自己小心点。我哧地笑了笑，我知道，谢谢。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到了学校他们就走了，也没说什么再见。

这时，已经三四点钟了，我又一身的汗，心里空落落的，

这个工作太辛苦了，绍兴路 395 号离我太远了。我回到寝室，头昏沉沉的，马上又睡着了，到了傍晚醒过来，又痛苦得要命，整个感觉好像昨天的翻版，不过李成根没来叫我吃饭，晚上我去吃饭，传呼机又响了，我捧着饭碗到校门口的超市回电话，看到隔壁那家音像店关了，开了一家速食店，电话里又传出一个男声，他说你们公司在招人是吗？我说，。心里不知怎么的感到有点不对。那声音又问，怎么个情况，你能跟我说说吗？我说，你是不是你的同学跟你说的，今天下午有两个同学跟我去了，住 11 幢，是不是他们跟你说的。那个声音地笑了下说，不是，我自己看见你们广告单上写着。我说，那你说说广告单上是怎么写的？他沉默了一下说，我是新闻系的，确实是我同学跟我说的，我是想跟你了解一下这个传销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挂了电话，四周看了看，说不定这个人就在附近打的电话，不过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我回到寝室把饭倒了，感到很郁闷，晚上就去看录像。

第二天，同学们都回来了，明天就要开学了，寝室楼里热闹起来，我有点失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捷足先登的感觉没了吧。我看到丁世伟第一件事就是跟他说，我不租房子了，出去住太麻烦。丁世伟说，我在家里时就想，你可能会反悔。我说，不是反悔，我没这么多钱租房子，住在外边还得买辆自行车。丁世伟说，好吧，蒋正亚那同学对你有点意思的哦。我说，哈哈，我不喜欢她那个样子的。

晚上我和时奇宋安群去看录像，传呼机又响了，他们就拉住我说，买片子了啊，我看看。他们看了看没说什么，录像室里比较暗，但我看得清他们的神情，尤其是宋安群的，就是觉

得这个机子不好看，说实在的，我也觉得土、难看，可是有什么办法，就像我总是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只好穿些自己也不喜欢的衣服，有时想到这一点，心情就不好，觉得生活得很无奈。时奇说，你干吗买传呼机呢，不如直接买个手机。我说，我都没想过要买个手机。宋安群说，业务还挺繁忙的嘛。

我到录像室底下回电话，听声音是个大一女生，嫩得很，她说，孙先生吗？我说，是，我正在看录像，你留个电话，我还没说完，她打断我一个劲地道歉，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说，你留个电话，我转给我的同事让她跟你联系好了。她高兴地说，马上报过来一串号码，我让她等等，问老板借了笔记下来，告诉她我同事马上会跟她联系的。

，谢谢啊，她高兴地说，冷不丁又问，你是公司的经理吧，还是老板？一定帮我好好推荐啊。

我请她放心。我一下子对大学女生很失望，我喜欢女生高高在上的 持样子。我把她的号码留言给小红。接下来几天，我把所有打电话给我的人全转给了小红，没再去过绍兴路 395 号，没再见过小燕，过了几天，军训开始了。

军训结束后，我在学校里碰到了小丽，小丽还是白白高高的，好像没参加过军训似的，脸盘仍旧大得像脸盆，不过那天她穿着白色的连衣短裙，头发染成酒红色，在腮帮子两边挂下来，这样，当然脸显得小很多啦，人又高，粗粗一看，可以骗取回头率，像我军训时认识的杨晨，穿着军装很普通，瘦成晾衣竿，还尖嘴猴腮，军训一结束穿上便装，身材高挑，还瓜子脸。女人是后天的。

事情是这样，我是在食堂门口看到的招人启示，心理系要招一批同学做试验，一次 50 块，一共 12 次，我犹豫过的，我

常常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要做某件事。星期六下午五点半，我去了，心理系楼六层到五层的楼梯上挤满了人，我挤到还算前面，办公室门还关着，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里面坐着两三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大家在走廊上等着，嗡嗡嗡，嗡嗡嗡。过了会儿，办公室门开了，一个女人探出头喊，今天来的同学很多，我们要先做个普通话测试，择优录用，谁第一个来。

有些人是还没反应过来，有些人是在犹豫，我举起手说，我。大家朝我看过来，那女人朝我招招手，我从人海中破开一条路，女人领我进去，关上门，里面一个人给我一个本子，让我随便念一段课文，我一看，是刘胡兰英勇就义的那篇。我读了起来，那女人盯着机器看，偶尔看我一眼，读了两段，女人示意我停下来，问我是不是有点紧张。不紧张啊，我说，一点都没紧张。她笑了下，让我继续，我又读完一段，那女人又让我停下来，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就走了，一身轻松地挤下楼梯，到四楼人就很少，到三楼就没人了，再二楼的转台上我碰到了小丽，她的样子就像我前面描述的样子。

我说，哎呀，你啊。我忘了她的名字。

你呀，她也说。

你是来参加那个心理测试的吗？

是啊，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点头说，当小白鼠。

楼上好多人呢，我说，你来得有点迟了，刚才我第一个进去测试，让念一段课文，可能没有通过。

啊？她说，念课文，要测什么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先去看看好了，她说，她向往上走了。

我还没说完，我问，那个公司你还在做吗？

她明白我指的是那个传销公司，摇摇头说，我都转给小红了。她不想再和我说什么了，好像不愿再提及这件事情，朝我摆摆手就走了。

我也走了，一路上我想小丽想钱想疯了吧，还是傻乎乎地所谓想锻炼自己啊，居然又碰到她，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样想我，想完这个，我回忆起一两个礼拜前的往事，想起那个瘦干瘦干的经理，跟我讲人生的道理，还拍拍我的手背我的肩膀，那副样子真讨人嫌啊，我去学校后门报亭买了张都市快报，头版一角上有热线电话，返回到商业一条街上找到一部偏僻一点的角落拨这个热线电话，拨了第三遍终于拨通，是个沉稳的男声，我跟他说明我要反映一个传销的事情，在绍兴路 395 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听我讲完问，你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 了下说，我以前就在里面做过啊。

你还挺诚实，他说，这样，我们这几期这样的事情报导得太多了，我先把你这个信息记下来了，如果到时我们准备报道，会派记者跟你联系的，或者你留意一下我们的报纸就会看到有没有报道，好不好。

我说，好，还想说点什么，他把电话挂了，还没问我的联系方式啊，显然没诚意。

我接着拨 110，也是一个沉稳的男声，耐心地听我把事情讲了一遍，说了声行，我们知道了。电话就挂了。

我很郁闷，也没什么办法，付钱的时候那个看电话的小姑娘窃笑，大概她看到我拨了 110，就一直留心听我讲些什么。

过了些天，我又碰到了小红，我和丁世伟站在田家炳书院的走廊上，一转头和小红对了个脸，还是黑黑丑丑的，要装没

看见已经来不及，我想她也是同样的感受，我们热烈地互相笑了笑，问了好，本来她要走了，丁世伟突然说，你们俩怎么会认识的？我问了，我和小红看着相互解嘲地笑了笑，小红说，我们呀以前暑假打工认识的。我就想问她现在还在做吗？想想不问了，看她的样子应该是没在做了，绍兴路395号这个地址在，那个传销点可能早就不见了。

我们报到后过了两个礼拜，刚好整整是两个礼拜，新生开始报到了，他们说我们系这一届的平均分过重点线五六十分，我们这届过重点线就成，上届过本科线，这世道啊，一代比一代好，夏天坐在学校门口接新生，他加入了学生会，是生活部的干事，吴滔也进学生会了，当了政治部副部长，牛屎啊，罗在宣传部，反正就是这样，大二进学生会当干事，大三当干部，大四当主席或书记，这样一代代的，大一一般在班级里混混。

许清也在生活部，她和夏天坐一张桌子，来个女生她接待，来个男生夏天接待登记，两天下来，夏天和我说，他觉得许清挺漂亮的。我把对许清的认识告诉了他，就是小鼻子小眼小脑壳，看上去发育不良，就是胸部似乎发育得不错，那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她身板太小格外凸显的缘故。

这么多新生在学校里出现，我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办法，卖市区地图给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地图可以批发，我听宋安群说起，好像文一路那里有个图书城，批发卖书，说不定那里有，我借了丁世伟的车去，那赛车好帅啊，还没被偷。到图书城进去没多远，就看到有家买地图的，很高兴，上去问地图怎么卖，那人说三块钱一张，我说，我买五十张呢。他说，那就便宜了，5毛钱。想不到这么便宜，我很高兴，要了五十张，就

那么一筒。

我拿着这一筒到学校，本来想瞒着他们到教室拆，想想何必呢，就回到寝室拆，展开折平了，折成像平常我在报亭看到的地图的样子，谢文很感兴趣地问我买这么多地图干什么啊，我说卖地图啊。他不敢相信。

### 3. 你真是当代禽兽大学生的代表啊

我问丁世伟借了包，他笑嘻嘻的神情表示他对我这样的行为表示谅解，他有一只黑色的书包，薄薄扁扁的，斜挎起来比较好看。我把五十张地图分成两 放进去，像两本长长厚厚的书，包立刻被撑大了，松松垮垮的，我使劲压了压，拿屁股往上坐。

你小心点，丁世伟叫道，有个骨架的包里面。

还好，我没坐在骨架上，不然像打针，它看上去扁点了，勉强可以斜挎起来贴在胯上，我就出发了，新生住在 12 幢，我先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后等着，等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再去。我在食堂里遇到了一个同学，隔壁政治系的，以前见过好多次，都没打过招呼，这次他坐在我斜对面微笑着朝我点点头，突然用方言跟我说，吃饭哪？我大吃一惊，原来是老乡啊，我们以前认识的，不认识的吧。

我尽量委婉地问他怎么会认识我。原来，原来啊，他叫周青锋，是姜涛初中同学，姜涛讲起过我，他在姜涛高中毕业照上看见过我，现在，正好又住在隔壁，时奇经常到他们寝室玩，时奇是舆论机器啊，他经常宣传我，说我是诗人，大家对诗人刚开始总是有点好奇的，于是就留意到我，现在，他问我，穿戴得这么整齐，还背个包是干吗去啊，见妹妹去啊。

我不好意思地说，不是不是，有点事情有点事情。我们聊了一下家乡，我跟他说明大一刚来学校报道时，在车站认识一个老乡，不知道他认不认识。他自然就问我那个老乡叫什么名字，我说不上来。他就问我认不认识徐向东和赵金。我不认识。他说，，都是姜涛的初中同学啊，我们初中都是同学啊。我想起曹洁她们四朵金花。

哦，我说，我说不定见过他们，是不是有个个子挺矮的，我在姜涛寝室好像见过。

他们都很矮的啦，周青锋笑着说，看上去挺开心，就是有一个头发有点少，有点秃顶的，赵金，另外那个眼睛很突，看上去木瞪瞪的，徐向东。

啊，我高兴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了。我回忆起这两个人的样子，想不到这么简单就把不在眼前的两个人说清楚了。

我说，你们经常聚吗？

很少了，有时碰到聊聊，有时到姜涛他们寝室去打牌，他已经吃好饭了，拿筷子往剩饭里戳，一边戳一边说，你打牌吗？

打啊打啊，我点头，你们打什么？

打打红心，他说。

红心我不太会打，打打双关，要么关牌，你们赌钱吗？

还赌钱啊？他笑着说，我们同学么就玩玩啊。

我说，不赌钱就不太有意思了，实际上最好还是搓麻将。

是啊是啊，他深有同感地说，一楼不好搓，声音太大，铺上布也不行，老头会听见，他们体育系四楼就在搓麻将。

我说，，是啊。

我们沉默了一下，他也没找出新的话题来说，我感到对话

到这里结束差不多了。他的肢体语言也传达着同样的信息，我们一起去把饭盘放到传送带上，在食堂门口挥手作别，他往 10 幢去，我往 12 幢去，刚要进门去，我有点紧张，不要让传达室老头认出我是老生，突然想起，我没准备零钱，这是很要命的，地图三块钱一张，他们很可能给我五块或十块的让我找。

我走回来去食堂门口两家小店破二十块钱，两个老板都告诉我他们也缺零钱，他妈的，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妈妈接的，三言两语讲完了，一块二，我让老板找，破开了一张十块，我到另外一家给威风拨了个电话，听的出来，威风是跑着过来接电话，我先是听到他 啪 啪的脚步声，然后他讲话出粗气，我说没什么事情，就是给他打个电话，我破张十块钱，他问我怎么回事，我就简单地跟他在电话了讲了一下，挂了，也是一块二，又破开一张十块的。

我把零钱放在外面一层袋子里，走进 12 幢，故作镇静地走过大厅，直接奔二楼而去，一楼我打算放弃，传达室老头走来走去的，太危险。

我敲敲第一间寝室门，门是开着的，里面五六个男生还在整理床铺什么的，我问他们要不要市区地图，没人理我，我去第二间，有个人很不好意思地回应我一句，不要，还有个人说，在车站已经买了。我的心里一凉，打击挺大的，到第三家，卖出去了两三张，有个男生问我多少钱一张，我把地图上标价给他看，3 块钱一张，他就想买了，床板坐着个中年男人，大概是护送他来上学的父亲，觉得贵，问我能不能便宜一点，我还没说什么，他儿子说，定价就是 3 块嘛，给了我三块钱。

一层一层跑下来，我发现一个大概规律，大概四五间寝室有一间会买，只要有一个人买，一般还会有一两个人买，我想

如果去女生寝室，她们说不定会出我们寝室就合买一张吧这种坏主意，二到五层跑下来，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卖掉了三十多张，我已经不再斜挎着包，把背带缩短，挂在胸前，这样掏钱掏货方便，公交车售票员都把包挂在胸前肚前，劳动出真知。我心情愉快地下楼来，底下十几张卖不掉，我也赚了，刚才有个男生让我很不爽，很想打他一顿，这人长得像谢文，白白净净的，我去他们寝室一问，他就马上搭腔说，地图啊，来，我看看。我就给了他一张，他拿过去翻开看了看，问我延安路在那里，我给他指了出来，他又问西湖怎么走，我说学校正门口就有车。他点点头，不说话，翻来翻去地图正反两面都看了，一边翻一边说，我就看看啊，不一定买。我说，不要紧，你看着吧。他们寝室里其他人都没想买的意思，大概过了一两分钟，我一直等着他，他把地图还给我了，也不看我，说，谢谢。我说，没关系。其实有关系。

12幢跑完了，女生寝室进不去卖，网球场旁边还有一幢两层高的寝室楼，大概有个五六十间寝室吧，我去那里卖，跑了五六间寝室，一张没卖出去，其中有一间还没进去，就被人赶出来了，我敲敲门说，有人买地图吗，正要举起地图展示一下，一个坐在床板上的男人挥挥手说，出去出去。看来是那人是辅导员，在开会，我还以为是家长，我就出去了，心情不太好，又跑了几间，没人买，就回寝室了。

谢文问我收获怎么样啊。我把书包里的地图和钱往床上一倒，还剩17张地图，大概赚了八九十块钱，心情不错。我还在盘点，夏天进来，看我这个样子问我在干什么。我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很感兴趣，也想去一块儿去卖。我说我不想去了，敲门开口问人家要不要那一刹那很不好受，我已经受不了了。他

说他来喝，我陪着他去就行了。我就说，剩下的地图都给你吧，你拿去卖，这个包你也拿去装着，不过我已经去卖过一趟了，就网球场那边的二层还没跑。夏天说，行，我去，十几张么，我肯定马上就卖完它。他去了，谢文在旁边笑。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夏天回来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当然卖完了，不然有脸回来见你的。我们去吃夜宵，他请客。

在后门马路对过的露天大排档吃，点了一个酱爆螺丝，宫爆鸡丁和一个清蒸鱼，要了两个啤酒，我说，这就算是劳动果实了。夏天说，是啊。

凉风习习，我感到很愉快，我说，想不到地图批发的话这么便宜，如果直接从印地图的地方进的话应该更便宜了。夏天说，是啊，差不多了，五毛成本够低了。我们想想还有什么好卖的，我说，那个镜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卖。

夏天说，我这个刚才想到了，去卖地图的时候问他们了，已经有人去卖过了，他们差不多都订了。

十两块钱一块啊，当初我们买是不是十两块钱一块？

十六块，哪儿是十二块，夏天说，每个人出两块么，十六块。

当时好像我们寝室是丁世伟一个人付的，我还以为是十二块，十六块的话那不是赚翻了，估计成本也就两三块钱吧，一晚上下来可以赚个几百上千的了。

是啊，好多人都想赚呢，你以为他们是傻子。

靠，我们太迟了，我懊丧地说，其实心里有点解脱。

夏天说，要么我们去卖包吧。

我说，什么包啊。

夏天说，就像老大这个包啊。

我说，不太有人买吧。

夏天说，有人买的，你想想谁不用书包啊，你便宜一点进来，卖得比超市便宜肯定有人买的。

我同意了，约好明天一块去看包，吃完饭回寝室，人挺累的，又有点醉，马上倒床上睡觉，他们在打牌，过一会儿就熄灯了，我很愉快地想终于熄灯了，睡到凌晨了吧，醒来，觉得身下有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一张地图，再摸，不会吧，床上还有五张地图，我知道这不是在做梦，这是刚买来地图是落下的，还是卖了一阵之后回来落下的，搞不清楚了，还要再去卖一次啊，操。

早上跟夏天去找批发包的地方，我跟夏天说还落下了五张地图，他说不会吧，看样子他也不想再卖了，建议我送给同学算了。我带着他仍旧去图书城附近转，没找到批发市场，就看到路边有家卖包的。夏天说，就去哪里问问吧？我说，不会吧，它是零售的。夏天说，去问问嘛。

他一问，店主说，批发当然也可以啊，不过我们要先交定金，她让人送过来。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黄头发卷着，抹着口红，她要价三十元一个。我们说，我们要十个，可不可以便宜点，批发价。她笑着说，十个又不算多，算不上什么批发，给你们三十一个已经算便宜了，单卖的话五十元一个哪要。我想三十元一个就三十元一个吧，我们卖五十一个还赚二十呢。夏天还在和她说，说到二十五元一个。我想夏天还蛮厉害的嘛。

那女人就说那留下你们的电话吧，再交点定金。夏天在留电话，我给她定金，问她要多少，她说，你交个十块二十块的都不要紧。我一摸，摸出张五十的，我就给她说了，就给你五十吧。她说，那也不要紧，反正这定金都算在价钱里，多少都无所谓，就是作个数。

女人说，她马上就打电话，下午两三点我们就可以过来拿。

我们就走了，走了一段路我觉得有点不对，这个包还是挺难卖的，要不不如不卖了吧。我问夏天说，订十个包会不会太多了。

是啊，他马上说，刚才我也在想，二十五块一个是不是太贵了，我那个包在学校超市卖，好像 28 块买的。

我说，不会吧，我们要不不卖包了，挺难卖的，他们可能宁可去正规的店里卖吧。

夏天说，也是。

我说，那不卖了吧。

夏天说，定金都交了啊。

我说，去拿回来嘛，我去拿好了。

我们回去拿定金，跟那个女人一说，那女人死也不同意，说她电话刚打了，人家都已经出来了，总不能让别人白跑吧，来来回回车钱早就五十块钱没了，包也不是她自家的，我们不要的话，她还要赔他们违约金呢。

我们正说着，边上几个店的老板也都过来了，都是女的，纷纷赞同这个女人的说法。

我没想到定金这么难拿回，就跟女人说，那好，下午三点你一定要拿到货，我们过来拿。

那女人说，你定金在这里，我肯定给你拿到货嘛。

我们走了，路上夏天问我，下午还去拿吗。我说，当然不去了，他妈的就是想让她也吃点亏。

夏天说，不可能的，她应该知道我们不会再去拿，肯定也会叫那边的人不过来。

我说，也是，这女人老江湖了比起我们。

夏天说，你定金干吗给她这么多啊，五十块。

我也没想这么多啊，拿出五十块就给她五十块了，这五十块就我来出好了。

那不行的，夏天说，一人一半，到时我给你二十五块。

中午我在睡午觉，夏天过来了，跟我说，看来这些包真的是卖不动，他刚才拿着自己的包试着去跑了几个寝室，没人要的。

我说，那还好，我们十个包拿过来的话亏得更大。

他要把二十五块给我，我说不如晚上再去吃一顿吧，他同意了。

我继续睡，醒过来后又想到那五张地图，真的很烦啊，大概已经过了三点了，丁世伟不在，我借了谢文的包，去学校正门坐车，等了好长时间，都有点落日西垂的意思了，车终于晃晃悠悠来了，大概来路上出车祸了，一直坐到底站，下车就是汽车东站，我从没在这个时候到过这里，车站看上去挺奇怪的，不过一样人潮涌动。我先在车站里走了一圈，候车厅售票厅，都没卖地图的，我一阵窃喜，马上想想又不对，是不是不让卖啊，又记得以前好像看见过卖地图的，出来一找，都站在烈日下卖呢。

我走到出站口那里，那里好多人在排队等出租车，我把地图举在胸前，不好意思，人太多了，汗都下来了。我正内心挣扎着呢，无意中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正盯着我呢，我很惶恐，那人盯着我，过了会儿手背向外朝我甩手，意思是叫我出去呢，我赶紧离车站远一点，再往前走了点，快到马路边上，路边有块荫凉地方，站着好多闲汉模样的人，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过去蹭块地方站。

好几个人看了我几眼，一个蹲在铁栅栏底下的人拉拉我，示意我在旁边坐下，我坐下了。

这个人四十来岁，胡子拉渣的，问我，学生吧。

。

车站里边不让卖东西。

我说，，我也没在车站里啊。

他不管你在不在，只要你在那个区域里，感觉是他们管的地方就管你，他似乎恨恨地说，前几天有个老太婆在那里，也是卖地图，全给撕了。

我说，刚才那个人倒只是叫我走。

你是学生吧，他说。

是啊。

他可能看你学生就饶了你，他说，这帮人凶得狠，就是穿着制服的流氓。他吐了口痰，他蹲的地方全是痰，看来都是他吐的，眼前人来人往的他不管，好像就专心往两腿之间的地上吐痰。

我就问他是干吗的。

他说，我啊，我卖票的。

我说，你怎么没在车站里卖。

卖票分两种啊，他笑了，笑嘻嘻地说，一种在车站里卖，一种在车站外面卖，像我们这种就辛苦点，在车站外面卖。

我说，哦。

你知道了，他宽容地笑了笑。

我就问他生意怎么样，家里几个孩子等等问题，换个人聊我也问他这样的问题。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我，偶尔也问我的情况，发表他对大学和最近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工资水平等

的看法，并表达了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的殷切愿望。

自己没文化嘛，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文化，自己缺什么就希望孩子补上，你们这代孩子幸福啊，他最后总结说。

看看天色将晚，我就告辞了，在等车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还是把五张地图都从包里拿出来，尽量揉了揉，方便塞入垃圾筒里，我刚塞进去不久，就有个老太太拿着个竹镊子，把地图都夹起来了，她疑惑地扫了一眼周围，就把地图整了整放在胸前一只比较干净的袋子里，她身后还拖着一只巨大的蛇皮袋，饮料瓶什么的都往里放。做人做到六七岁了还出门捡垃圾，真失败。

回到学校，在敏行路上遇到了一个女黑人，在黄昏的光线下看去，她可真黑啊，黑得有反光，她梳着一条条小辫子，穿着黑色T恤，夹着几本书，平举着两个篮球似的胸部气宇轩昂地走过来，我像土狗一样一直盯着她看，没想到就在要交叉而过时，她突然一开大嘴，露出雪白的牙齿说，哈啰。我吓了一跳，完全没想到她会打招呼，我连忙说，，好，哈啰。她已经走过去了，两一屁股也像两个球，一鼓一鼓地顶在后腰上，我的天，我晕了，我打算吃夜宵时和夏天讲讲，黑种女人太恐怖。

回到寝室，韩洋的床收拾得只剩下床板，他搬隔壁政治系住去了，晚上请我们吃饭，在后门对面的饭店要了个包间，丁世伟没回来，我们七个人，点了好些菜，喝了好些酒，时奇和韩洋在聊，聊足球，韩洋口语有问题，讲话结结巴巴，两三个字停一下，吭的像马一样响一下鼻子，慢性鼻膜炎吧。

吃完饭，九点多了，我到131，他们在看大话西游，夏天也在看，斜躺在床上，那瘦长的身体看上去很长，我跟他谈晚

上不吃夜宵了，刚吃完。他说，那不行的，我都准备好要去吃了。我说，那也行吧。我知道准备好去做一件事了突然不做很难受，就像剥好一颗花生掉地上了。

那我说就不去后门对过那家店了，去马路左边那家店。我们仍旧点了鱼和螺，这两样东西吃不饱，可以像瓜子一样慢慢吃，再要两瓶酒，玻璃墙堵着，没什么风，不过夜晚已经很凉了，外面人行道上坐着两个人在喝酒，就是后门修自行车的其中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以前宰我二十多块钱的人，想不到今天他们这么晚还在，我很不愿意看见这个人，一看见他心里就不舒服，又没什么办法。

我就跟夏天说，下次你要修车的话千万不要到后面这里来修，在学校里面那个修车铺修，很便宜，这里宰人。

夏天很不在意地哦了声。

店老板是对夫妻，男的精瘦，能说会道，女的特别饱满，不过神情忧郁，坐在一扇玻璃窗后面收钱。夏天压低声音跟我说，看到那个老板娘了吗。我当然看到了。

夏天神秘地说，肯定是不满足。我说，什么不满足。夏天说，还有什么不满足，就是那方面啊。我微微转头看了看老板娘他们，说，不可能，你看那男的真么瘦干的，肯定都被老板娘吸干了。

夏天说，所以不满足么，这样年纪的女的，要得最狠，又已经不知道什么难为情了，不像小姑娘还装装，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么。

我说，是，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正在浪尖头。

夏天说，哈哈，你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说，跟我说话，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下次

记得拿本本子记下来。

夏天说，我直接记在心里就行了，这样好吗？

螺 端上来了，端菜的是店女儿，十二三岁，脸圆圆的，长的像她妈，穿着一件 T 恤，还像小孩子一样撅着屁股挺着肚皮，胸口挺出了两个小包。这个女儿经常在我们学校里玩滑板，挺着胸脯滑来滑去的一点不怕难为情。我一直想去买块滑板。

我跟夏天说，她妈妈为什么不给她买个胸罩戴戴。

夏天说，可能没注意到吧。

我说，不可能，她妈妈没注意到，她爸爸总注意到了吧，可能怕影响发育吧。

其实小女孩这样挺性感，夏天摸着下巴沉思着说，螺 都忘了吃了。

我说，你不会是恋童 吧。

不是不是，夏天说，她妈妈这样我也喜欢啊。

你真是当代禽兽大学生的代表啊，我说，有知识有性欲，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许清了，她就有点像小孩子，又有点像妈妈。

夏天摇摇头笑着说，不可以这样说的，你这样说太难听了。以前时奇说罗 戴的是金刚罩，我也觉得难听。韩洋搬出后一两个礼拜，丁世伟搬回来了，他买了电脑，嫌放在出租房里不安全，那天我回寝室，他把床头和水泥柜之间的空间腾出来了，把扫帚面盆架全放在我这边，一个戴黑框眼镜的老头坐在电脑前面，丁世伟坐在旁边，后面站着五六个人在看，我也站在后面看，那老头的膝盖上放着一只 CD 包，里面好多光盘，丁世伟叫他老师，我很好奇地站着看，我们的电脑课上了一个月了，讲的东西不会多于威风在暑假里教我的那些。

这时屏幕的界面很奇怪，蓝蓝的，底下一条状态条走着，那老头笨手笨脚地看上去，手指太粗，拿张光盘拿半天，一张大手盖上去，鼠标完全不见了，就像一床棉被盖着一只老鼠，我想，，这老头怎么回事，学校里的老教授跑出来卖电脑吗？装到快熄灯，那老头还没装好，说明天还来。

明天我就在寝室等他了，看看他有些什么本事，偷偷师，当然结果很失望，他就不断从CD包里拿出光盘来，塞进机器，然后过会儿屏幕上跳出个框框，他不断地点下一步，就搞定了说。这老头又装了一晚上，走了，接下来一个礼拜里，丁世伟差不多每天都叫隔壁政治系的一个小胖子过来装游戏，红警，生化危机，古墓丽影什么的，丁世伟打一会儿就 掇我打，我没多大兴趣，每个新游戏刚开始都打不好，很郁闷，他打生化危机时需要我坐在旁边，因为他很害怕，什么地方僵尸突然一蹿出来，他就吓得浑身一震，一阵乱开枪，死了后就特肃穆地看着我，他的眼神告诉我这多么恐怖，我说，这很害怕吗？他不说话，缓缓回过神来继续打，到过一关，那门慢慢呀——呀——打开时，他马上把音响关掉，吓得不行，我觉得很好笑，打游戏跟看恐怖电影一样，要投入才行吧。

又过了些天，搬进来一个新人，大三生物系的，叫吕兵，一个人品有问题的混子，在学校勤工俭学处任职，也不知怎么混进我们寝室的，住在韩洋原先的床，早出晚归的，很少待寝室里。搬来的第一天晚上，丁世伟说想去自考，我说自考没什么用。宋安群说自考怎么没用。口气像他一贯习惯的那样，很冲，我说就是没用么，我们已经在正规大学读书了，拿到文凭就可以了，干吗还去自考。宋安群说，你觉得我们大学有用吗，考试前老师都会说大纲，背个两三天就考了，自考是全国统考，

就是生生要把书看下来的，到时考出就考出，考不出就考不出。这时我应该说， ，你说得对，这样就行了，但是我不喜欢他的口气，我猜他应该也不喜欢我的口气，我说，你傻不傻啊，你以为自考书背得熟就有用了吗，只是背书，没有一个大学环境的熏陶有什么用，就按你说的，我们学校教育不怎么样，没什么真才实学，两三天背重点背出来的，那背书和背重点有什么区别，都没用，你说有用，你说的有用自学就够了，有爱好，天天去琢磨它，就像练武似的，干吗自考啊，不就一个文凭吗，自考的文凭有什么用。

宋安群突然疯了，喊道，你以为考上大学了不起啊，人家自考的才辛苦，要考四五十门课呢，你以为你考得出啊，你去考啊。他的声音听上去歇斯底里，不过我感觉他对我没意见，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想法，所以我也表达我的看法，我们一直争，寝室里的人没有一个插话的，丁世伟这个当事人也不说话，大概争到有一两点了吧，我听到吕兵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时他忍不住说了，这个有什么好争的了，别争了，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还有课呢。

宋安群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对陌生人像羊，我差不多也是这样，也笑了笑，不吵了，好好睡着。

第二天丁世伟让我陪他去买自考书，先去后门看，我才知道有专门这样的书店，好多教材，考研的，出国的，培训的，自考的，去完这家，再去系楼前面的浙大书店，也好多书，丁世伟想考会计。

我说，刘青松的那个朋友蔡慧好像就是学会计的，到时你可以问问她。

丁世伟说，到时再看吧，你不找个专业考吗？

我说，我不考，你没听我昨天晚上跟宋安群吵啊。

丁世伟说，我隐隐约约听到了，我都睡着了，你们两个还吵啊吵。

我说，哈哈，你不会吧，入睡也太快了，刚跟你说完话啊。

丁世伟说，你真不考吗，游戏也不打，那你干什么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想起练笔写了好多篇了，差不多可以给吴平了。下午回到寝室，宋安群在看片子，刚开始他也很有兴趣打游戏，老打，不过他也打不好，打了几天就看片，日剧，过些天就租些买些新碟来看，《GTO》，《悠长假期》什么的，松岛菜菜子，松隆子，广末凉子等等子，不错的，日本女人好看，很乖的样子。

我看了一会儿，是觉得很好看啊，可不能一直这样看下去啊，得干点什么，那么，晚上去写点练笔吧，下午就看碟好了，整个下午看过去后，我有点沮丧，虽然看的时候很愉快，晚上我写了篇日记一样的东西，把今天的经历写一遍，我发现全部写一遍，十万字都不够，写完之后，大概才九点多，我去女生楼寝室，呼叫吴平寝室，什么时候每个寝室都有电话就好了，时奇说，这个寒假我们学校可能就装电话。我说，那为什么不暑假装呢。时奇说，哈哈，那我怎么知道。

我在会客室等，看着一个个女生在门口一闪而过，还有两三个女生闯进来，不过等他们的人可能在外面，我大概等了四十分钟，这个会客室里面有一张长桌子，五六把椅子，墙上有一只钟，我快崩溃了，想怎么回事呢，但我还不想再去呼叫一次。

过了会儿，我已经把会客室观察了好几遍了，吴平突然闯进来了，她摇着两只手说，哎呀哎呀，你真的还在啊，你怎么

不再呼叫一次啊，我忘了，和同学一说话我就忘了，对不起啊，怎么不再呼叫一次呢，这么老实。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没想到你忘了，以为你有什么事情，刚好在接电话什么的，等你完事了自然会下来。

她说，哎呀，有别的事情我也肯定先下来的啊，知道你在下面等着么。

我把两本本子递给她，一本是她的，还给她，一本是我的。她说，谢谢啊。

我笑了，这有什么好谢的，这么客气。她上楼了，我走了。

回到寝室，谢文在玩游戏，玩得挺好，以前经常轮不到他，今天终于轮到他了，我站在后面看，他撅着嘴打得真不错啊，令我赞叹，我们好几个人站着看，不过不幸他尿急了，跑去上厕所，我们谁也没霸他位子，等着他回来继续打。

孔繁六来了，拨开我们，从胳膊缝里钻进来，一屁股坐凳子上，自己玩起来了，谢文回来很生气，脸都气红了，说你们129的过来打什么，我们126的还没打。孔繁六笑嘻嘻地说，电脑又不是你的，你126可以打，我129也可以打啊。谢文说，那我也可以打啊。孔繁六说，可以啊，你不是打过了吗，让我打会儿嘛。

#### 4. 坏女人的经历，有时挺撕心裂肺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以后要干点什么的的问题，也不能老靠背英语单词度日，这个问题很烦人，我很久没想了，所以再一次失眠，我去丁世伟那里拿机器，他迷迷糊糊一下子惊醒了，两眼死看着我，我吓到了一点点，过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告诉我机器在抽屉里，我尽量轻手轻脚地拿出机器，听那两张中国

火啊，很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起来我去找夏天，让他陪我去图书馆，高一的时候李建宏跟我说，《海上劳工》，《笑面人》很好看，我也看了几页觉得不好看啊，为什么他觉得好看我觉得不好看呢，它们是世界名著啊，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要去借来再看看，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情况会好点可能。

由夏天领着，我就不再去熟悉图书馆流程了，他直接带着我去二楼，进书库前出示图书证，拿一块借书板进去，有人忘了这么做，就受到一个穿着红色工作服的阿姨的斥骂，她们一共三个人，白白胖胖的，像凶恶的奶牛， 腆的大学生完全不是对手。

夏天把我领进去之后就不管了，自己去借心理游戏的书，我到处转，大概有一百个书架，都是文科方面的书，文学类的有个三四十架，我找到法国类，雨果的书摆了好几档，很好找，马上就找到《海上劳工》了，《笑面人》上下两册，刚好借满三本。

我很高兴，高兴很简单，郁闷非常复杂非常长久。我等着夏天一块儿出来借书，原来要这样，把借书板放回，然后把书页翻到贴有条形码的那页，让阿姨们扫一下，没翻好的同学也要被骂，不知道要她们干什么？除了生孩子做饭被丈夫干之外她们还能做什么？干脆扫也我们自己扫好了。

借完书，夏天还要去阅览室翻翻杂志，我就回来了，直接去化学楼那个阶梯教室，好久没来了，还是这一个那一个坐着十来个人，好像就是那天那几个人似的，谁知道呢，有可能真的全部是，我在靠窗的位子坐下来，翻开书，想起鲁迅说，他看好书前，会 浴解手，我倒觉得需要一支笔，把可能看到的

好句子划一划。

我翻出一看就被迷住了，看来我那个时候刚好尿雨果这壶，这一切多么偶然，戴吕谢特出于少女的好奇在雪地上写下吉利亚特的名字，吉利亚特这么孤独，戴吕谢特这么美，他爱上她了，就是这么回事，雨果的语言这么华美，风格这么高贵，感情这么纯洁，懂得还这么多，海底风景讲六十页，船上器物四十页，知识这么渊博，查书查来的吗，当天，我看到教室亮起了灯，看了半本，眼睛累得很，不过三年前我就知道结局，吉利亚特自杀了，海水淹没了他的头顶，这个悲剧只好到明天再看它重演一遍。

我回到寝室，一屁股撞开门，我们寝室的门早就坏了，我完全没想到蒋正亚在，她坐在丁世伟的床沿上，丁世伟躺在床上，刚才那一瞬间，我好像看见蒋正亚本来是伏在丁世伟的身上的，现在她低着头，脸上红得发亮，丁世伟没有从床上爬起来，扭过脖子问我去干吗了，我说去看书了。我把书扔在床上，问他们吃饭了吗？他说，刚吃了。我说，我还没吃呢，我去吃了。大概寝室其他人都去吃饭了，我关门时看见本来我挂在床栏上的衣服现在全挂在窗栅上了。

吃完饭，我想不便马上回寝室，虽然其他人可能已经回寝室了，我在学校后门着实徘徊了一阵，看着对面的录像店，感觉已经没那么多兴趣去里面看烂片了，我就往西走啊，没什么目的，可能前面十字路口左转，绕个圈就回来了，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右转了，这是想到了去夜市，夜市人真多，店也多，摆在人行道上面对面的两排，中间就是人流，这边的基本从南往北流，对面的反之，摊位一个个挨着，你自然想到这是码头，好多人停着看，旧书摊不少，其他是卖大学生喜闻

乐见的生活用品，梳子、鞋子、收音机、床单、衣架、耳塞、挂历等。

我比较贪心，从南走到北，再从北走到南，走了一遍，虽然杭州的夜晚是凉爽的，还有点风，但我早已经一身臭汗，最后停在一家旧书摊前，看到一本《九三年》，还有一本《海涅抒情诗选》，还有一本傅雷家书，那老太太看来是帮人看摊的，只要了七块钱，我很高兴地回到寝室，寝室里丁世伟已经很平常地在打牌，蒋正亚不见了，他问我去干什么了，我很高兴地告诉他去买书了，这么三本书只要七块钱。

晚上快熄灯时，我还在看海涅，说实在的，我并不十分喜欢，那个语言那个感觉太传统了，不过一本书既然在看，不看完感觉不好受，冷不丁还冒出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有去通宵教室里待过，不妨今天晚上去一下，明天早上逃课睡觉好了。我拿着海涅和傅雷就出发了，没和他们说，寝室楼外面，纷纷扰扰回楼睡觉的人，我还遇到了周青锋，他问我去干什么，我说去找个同学还书。他说那你要快点了，寝室楼快要锁门了。

我往前走，磁卡电话机边一串人在排队，他们不知道寝室楼快要关门了吗，往前，教学楼里走出来一串串背着书包夹着书的人，他们脚步匆匆，看来知道寝室楼快要关门了，走到田家炳门前的空地上时，我看到五层的灯忽然一下全灭了，过了会儿，四楼的灭了，等我绕过田家炳来到东横前面时，三楼的灭了，接着是二楼，我站在东横的门口等了会儿，等一楼的灯也灭了，只有传达室还亮着灯。我走进东横，上二楼，没有想到走廊上铺着地板，踏上去响，尽头的教室亮着灯，这我在楼下就看到了，现在也看得到灯光，我一直往前走，应该是在朝北走，这楼坐东朝西，所以叫东横，我听说这

楼里有通宵教室，大概就是走廊尽头这南北两间。

教室里只坐着一个人，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的，头发蓬蓬的，坐在后门口最后一个位子，我坐在靠窗的第一排，频频侧头望她，她穿着一件厚厚的外衣，看上去感冒了似的，一直低着头看书，手里有支笔，偶尔转一下，这个我也会转，她好像在做作业，边上放着一只收音机，一只水杯，一只粉红色的笔袋，还有一只大红的坐垫，我感觉她坐在这个教室里，舒服得像一个陷在软床里吃零食看电视的公主。

我先是看海涅，因为诗看起来快，中间停了没多少次，我把它翻完了，发了会呆，在封底背面写了些这个晚上的情况。然后我就出去了，在关门时，那个女的抬眼 了一下，看来开门的声音还是惊动了她，时间应该在两点左右，校园的灯亮着，看上去很浪费，四周一个人都没有，我没想到我有脚步声，还这么响，篮球场黑幽幽的，同学们，我爱你们，大路空荡荡的，我沿着学知路往前，一直走到底，左转，顺 思路走回来，右手边的工棚区黑糊糊的，简易房里传出一个工人的 一声，我笑了笑，这 声响得，走到主楼前面，从图书馆那里传来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暗处有个人影问我，干什么的。我连忙说，我在通宵教室自修，出来走走。那人影说，通宵教室在那里。我说，东横啊。这么专业的说法证明了我的身份，那人影说，没事别出来乱走，好好在教室自习。我说，好。这好就是遵命的意思。那人影没入暗处，图书馆的墙上写着 可 校长的两个问题，再复述一遍：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我回到教室里，那个女的趴在桌子上睡觉，这好像给了我一个启迪，虽然是来通宵了，但太困的话还是可以睡觉的。开

始看傅雷，傅雷是个好父亲，语重心长，他应该还很幸福，可以跟儿子交流。看到三四点，我一直在搜寻警句，里面好像提到了这么一句，巴尔扎克说，五十岁是守门人的黄金年龄。我觉得这个话很奇怪，有点怪怪的好，就想把它抄写在页眉上。我拿起笔时，忽然想，为什么不问那个女同学借支笔，我去借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呢。我就放下笔朝她走去，她注意到了，看肢体语言好像有点紧张，我问她有没有笔，她没说话，在笔袋里找了一番递给我一支笔，这是支红笔，我把巴尔扎克这句话抄在页眉上。这真的是一句好话。

我去还笔时，那女同学又趴在桌子上睡觉，我就轻轻走过去，把笔放在她手臂旁边。

那么，我也睡会儿吧。

我被鸟叫吵醒，天蒙蒙亮了，鸟不知哪儿站着，像树叶在树叶里，    喳喳    喳喳，这样形容太单调了，就像    喳喳和    喳喳也有区别。我很烦，不需要这么多鸟叫声，想再睡一会儿，教室里太冷了，我应该带件厚衣服，外面居然有雾，我只想赶紧回寝室倒在床上睡觉。

那女同学居然已经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吃惊她什么时候走了，我抱紧胳膊大步朝寝室走去，没想到    思路有这么长，昨晚走时没这么长，我回到寝室一屁股撞进门去，他们当然都被吵醒了，可是没办法，屁股撞门，没办法不发出蓬一声，我很快睡着了，过了会儿吧，这些人开始陆续起床了，我迷迷糊糊听着他们挺吵。

下午起来，眼睛一直酸酸的想流泪，不过不管了，他们上课回来了，吃了饭继续去上课，我去化学楼看劳工，打算下午把它看完，在进楼之前想，何不就坐在池塘边看，就坐了，就

看了，那池塘水绿莹莹的，还是有些带红颜色的鱼游来游去，还有些柳叶掉在水面上，别的椅子都空着，我想去那个山洞走走，绕着池塘走到对岸，那山洞由假山搭成，里面放着水，水里浮着好些石块，踩着石块转个弯就出来了，洞口披着藤萝，山洞虽然短点，躲下三两对情侣没问题。

出了山洞，进教室，还坐在那个教室里，不过换到南边的窗口，从窗口望出去，看到计算机楼西边的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机房在三层四层，都是上机下机的人，就像命中注定啊，看到这些人，我也想去上机了，发了上机卡，还没去过。

劳工马上看不下去了，不过我强迫自己看到两百页，看看天色已不早，赶紧回寝室拿上机卡，卡就在抽屉最底，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高兴，哈哈，赶紧去，怕他们关门。到了一看，到晚上十点呢，现在正有班级在上课，管门的是个老太婆，圆脸蛋卷头发，看上去眼睛凶巴巴的，不过面狠心善，看到年轻人遏制不住地喜欢。我给她卡，她给我一个带号码的钥匙，我在靠墙一排柜子找了一阵，找到了对应的柜子，开，里面有双拖鞋，不合脚，算了，换鞋进去，机房铺着地板，这些电脑待的地方比我们寝室好多了，还有空调，以后要多来，随便找了台机器，回忆威风说大钮就是开机的，找到机箱找到大钮，按一下，提心吊胆地等着，过一会儿安然启动，桌面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打开一个 WORD 文档，复习一下老师教的粘贴复制，打开 EXCEL，练习一下加减乘除，没什么事了，不过空调凉凉的，有点太凉了，现在差不多过了开空调的黄金期，看到桌面上有个练打字的东西，打开一看，试了下，打错字母的话会叫一声，我饶有兴趣地练了很长时间，那些英语字母都是没意思的，毫无规律地排在那里，打完一屏要四五分

钟，打到后来会快一些，这样也很有快感，虽然不知道打快了有什么用。

下机后，开柜换回鞋子，锁上，把钥匙还给老太太，她还给我卡，上面打了个标志，划去三小时，可能没到三小时的，我出门，注意到墙上挂着块橱窗，里面贴着广告，用毛笔字写着，计算机系开设网络培训班，一个月小班授课，让你学会浏览网页，申请个人邮箱、个人主页，制作网页等，学费 250，我犹豫了一下，我犹豫过的，还是记下了地址，第二天就去报名了。我喜欢周围人在爬自己在飞的感觉。

去报名前，我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问要 500 块钱，我爸爸说怎么这么快就用完钱了。我说不是用完，是要去报个培训班，学费 500。我爸没说什么了，我就放心地报名去了，报名地点在主楼 11 层，我去按的时候电梯停在 9 层，我按了向下的箭头，电梯下来了，里面没人，我按了 11，但它不往上升，还往下降，到了 B3，进来几个人，到了一层，电梯门开了，没有人进来，有个人 咕了一声，我想到可能是我刚才按的那下，又突然醒悟到，不管电梯在哪一层，只要想往上就按向上的箭头，原来这样。

到了 11 层，楼层很矮，天花板快擦到头发，我感觉在香港电影里走来走去，中间几个办公室四壁玻璃墙，里面摆着些电脑和色彩鲜艳的椅子，我要去的办公室是个传统的办公室，设计蠢笨的桌椅，涂着模仿木纹的硬漆，那些个老头都传着灰色的衣服，带着江泽民式的黑框眼镜，不过靠窗的那张桌子旁边站着两个 女，身高至少 175 以上，衣着光鲜，现在已经不冷了，其中一个穿着齐屁股根的热裤，另外一个穿着短裙，四条腿又直又白，不知道房间里的几个老头现在什么感受。

我听到她们在问一个老头问题，问培训课程大概都会安排在什么时候，她们怕赶不过来上课。看来她们也是来报名的，我自惭形秽，几乎不敢走过去，自惭形秽得要命，幸好她们开口说话了，说的也是人话，打破了神秘，我走过去了，问老师是不是在这里报名，多少钱，这些问题我都知道答案，但还得问一遍，那两个女还站在边上，我汗都快下来了，保持着必要的严肃，不去看她们一眼。

我问老头我计算机一点不懂，会不会学不会培训课程。

这老头说，你会不会打字。

我说，会啊，昨天刚好去练了一下午。

那老头说，你会打字就学得会，你一个大学生还会担心学不会，这么多课怎么被你学过来的。

那两个女笑了笑，大概看看这老头要接待我，又没什么事，她们就走了。

我挺着不回头看一眼，给老头钱和学生证，老头要我在报名表上签字，我看到前面两个人写的都是丝绸工学院的，看来就是刚才那两个，必定是模特专业。

第一次课在星期六下午，课都安排在双休日或者晚上，一上就上三小时，接下来几天里，我正常活动，等待着星期六。我把劳工看完了，开始看笑面人，笑面人的故事更复杂，更好看，我又去了次夜市，刚出后门，人行道上有人铺了张床单，上面扔着好多书，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人喝，正版甩卖正版甩卖，一本五块一本五块，他的T恤卷着，卷到胸口下，露出一道道黑纹的肚皮，这是汗出得太多了

我看了下，这些书看上去真的很像正版，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我想问他一下，想了想最后是问了，我问他怎么这么便

宜呢正版书？他说甩卖嘛甩卖嘛。我说，正版书的话你不是亏了。他说，我做的就是亏本的买卖。我想干吗问他这么多，问了也白问。

翻了一下，翻出一套世界散文经典4本，翻了翻，选本不错，看了几页，好像一个错别字都没有，我买了，想要不要先放回寝室，挺沉的，舍不得，拎着去夜市，我去得太早了，夜市刚刚在摆出来，一些铁架子光秃秃地立着，一些青年小伙子蹿上跳下地盖棚子。

我在路边树根上坐下来，这是一棵大树，凸起的树根坐得光秃秃的，前面就是一个公交车站，好多人朝一个方向看着，右边是一个花店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店，我先看第一本，把书皮去了，封面洁白光滑，摸上去很舒服，看第一篇，讲一座城市，我想他们的笔触真厚重绵实，我没法把杭州写成那个样子，天在黑下来，慢慢地就太暗了。我靠着树干，手里合着书，心里很感触，因为这一刻会过去的。

路灯亮起来，夜市的灯也亮起来，我穿过马路到夜市里面，这四本书越拎越勒手，果然是累赘。我还是想从南逛到北，从北逛到南，几本书被人撞得荡来荡去，不过我马上碰到了吴平和她的一个朋友李岩，这个名字像男的，不过她是女的，她是女的这像废话，重言式，同义反复，句子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包含在主语里了，她的下巴像锅铲一样兜出，她也是我的高中同学。

她们手挽着手逛着，在人流中好像在沙滩上散步，我很高兴地叫了她们一声，为这样的巧遇欣喜，她们看见我了，也露出高兴的笑容，我就跟着她们走了，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适，可能她们有女生的体己话要讲，我跟着不好，不过我们聊了起来，

先是聊各自系、班级的情况，又，回忆了下高中同学，又，聊了下时事，接着吴平问我买的什么书，其实她早就该问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夜市，朝学校在走，我就接着说起，好像最近卫慧棉棉比较红，吴平说她看过，是不错，那两个女人文字感觉挺时尚的。李岩说，你们说的这两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说，我高中时就知道了（一说完，我就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以后要改），小说界推70后，推的就是她俩，想不到现在这么火，她们老是写女人那种半死不活的情绪，坏女人的经历，有时挺撕心裂肺的。吴平说，她们写得挺好的。我说，还好吧，至少比别的那些人感觉新多了。李岩说，我都好久没看小说了，以前还写写练笔，现在没人要求也都不写了，你们都还在写吧，吴平肯定还在写，你呢。我说，我看到吴平在写，我也刚写了些。吴平说，是呢，你的练笔还在我这里，我们寝室有个同学也在看，不要紧吧。我说，不要紧。李岩说，那有空也给我看看啊。我说，好啊好啊。

这时，我们快走到学校了，李岩坐车走了，我和吴平去美食街吃点东西，来看看去，还是各自吃一块菠萝吧，我记得带着卡的，摸了半天没摸出来，在摸的时候吴平在和我说着什么，我一点应付着一边摸，吴平说，你没带卡吧。我赶紧解脱般地摇头，吴平说，我来吧。

她举着菠萝走了，我吃着菠萝朝寝室走去，有个人从后面赶上来拍拍我肩膀，我一看是刘 ，挺吃惊的，我们在同一幢寝室楼，有时路上遇到点个头，从来没聊过，只有他跟郑 在一起遇到时，说些天气问题，他说，刚逛回来啊。我说是啊，你去干什么了。他说，我去吃点夜宵，你在和吴平谈恋爱啊。我差点晕倒，笑着说，没有啊。他观察着我的神情说，看来是

没有，刚才我看到你们在那边买菠萝吃，看来马立三和罗叶是真的在谈恋爱。

我说，是的，我也看见过他们，就像看见你和郑那样。马三立和罗叶是初中同学，罗叶和我是高中同学。

刘笑了，说，你看见我跟郑哪样啊。我说，谈恋爱的样子啊。

刘笑了笑，进了寝室楼我们就分道扬了，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说上一次话，也可能明天又碰到了，问他有没有吃饭。

## 5. 这样生命就有了意义

第一次培训课在物理楼上，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教室，除了以前上选修课在尾楼里的教室，这是一间普通教室，里面一台电脑也没有，这跟我想像的差别太大。上课的也是三十五六岁的男子，矮，相当矮，一米六零左右，皮肤白净，戴眼镜，留小胡子，皮肤白的人留胡子不显得那么脏，这是谁说的，好像是方娜说的，一次远远地听见她在教室里讲，钱果皮肤白，不过没什么胡子，他像那种面白无须、阴茎短小、体毛稀少的男人。这个老师说话斯文，我们都挺尊敬他，至少在我，没觉得他是傻逼。

我们一小时一节课，中间休息十分钟，大家去撒撒尿喝喝水，不过同学们基本上都围着老师，他带了台笔记本过来，大家都很好奇，上课的人看样子大部分是校外人士，有的中年妇女眼屎巴巴，有的中年男子怀着孕秃着顶，中年人的世界是怎么了，我的眼光不对，刻薄吧，那两个女也来了，坐在一桌，放着很多零食，上课低着头偷偷吃，一抬眼看见老师在黑板上

写了什么，就拍拍手，翘着手指在笔记本上抄下来，看样子什么都没听进去。

我也一直记着笔记，一直听着，但听得云里雾里，三堂课听下来，我都烦得想骂人了，有几个中年人不知道几个英语字母怎么写，过来问我，那他们更听不懂了吧。到第三节课，外面的天黑下来了，看样子要下大雨，那两个女，有一个看上去实在困得不行，拿矿泉水抹额头，教室里的气氛不行，老师摊牌了，他说我们这样在上课，就像旱地学泳，其实每个学员都应该有台电脑，我讲的东西其实很简单，讲了一小时的东西其实在机器上你们几分钟就学会了。

学员们就发出了是啊是啊的抱怨声，老师安抚，最后一堂课是上机课，教室在计算机系里，现在大家把笔记记下来，到时实践一遍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了希望。

这节课只上了半节，老师说看来要下大雨，大家早点回吧。走到教学楼外，已经有大雨滴落下来，有人要给老师伞，老师说声不用，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桑塔纳，打弯开过来，摇下玻璃问我们谁要搭一程的，我想可能那两个女孩想搭，不过她们已经撑开了两把亮晶晶的伞，她们一个是瘦型，一个是胖型，不管哪个型，在人群里又高又亮抢眼的很，不过我不管这些了，究竟她们有没有坐上车，还是中年妇女或中年男人坐上车，还是一个都没坐，我朝寝室跑去，雨点砸下来啊，砸下来，越来越密，雨滴好像在变小，大概天上的雨就那么些，要么密，要么大，跑到图书馆那里，雨大得要人命，我拐了个弯跑进图书馆，廊桥上站满了人，我站在他们前面，鞋尖还淋到雨水，风一吹，雨一斜，两条腿全淋到，我就跟他们说让让啊让让，我沿着边缘往里走，好多别人真讨厌，我想他们肯定有点

讨厌我吧，本来已经很挤了，还要为一个湿漉漉的人腾出地方，腾出地方了还不好好站着，不知道要走到哪里，我要走到图书馆里面去，我就不相信里面全站满了人，进去一看，大厅空荡荡的空得很，楼梯也一样，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站在外面，不过外面凉点，雨意很舒服，图书馆有十多层高，好多地方我没去过。

我就想跑到最高的地方去看看，于是往上跑啊，有好多借阅室第一次看到，什么港台期刊馆，外文资料馆，我从来没去过，现在也不好意思去，外面雨越下越大，透过楼梯棚空的花砖望出去，树梢招摇，雨滴大成了线，划啊划啊划啊，大雨让人无处发泄地慷慨激昂，我大概跑到九楼，就到顶了，一直以为有十几层高，楼梯转台上灰尘扑扑，角落里放着一辆小轮自行车，不知道是不是谁在这里玩过BMX，然后摔死了，这车锈得不成样子，好像踩一脚可以踩成粉，像电影里的千年轮，我没去碰它。

在那里待了只一会儿，雨慢慢小下去，我有点失落，跑下来，廊上的人散得差不多了，水泥路面上全是水，飘在空中的雨滴又细又小又少，路边剑麻一样的绿色植物洗得真干净，阅览室把窗户打开了，灯关上了，天空又放亮了。

第二次课上次老师通知了，同样时间同样地点，我按时赶过去一看，门关着，门口贴着张纸，写着教室改在主楼，底下画了张简图，我好找，其他学员不好找，不过只要他们去那里报过名还是找得到的吧。我一走到那里，看到那两个女人在玻璃墙前徘徊，看到我过去，她们露出认识我的样子朝我走过来，我既紧张又高兴，那瘦的问我，这门怎么不开啊，我去推了推，果然没开，我说，那绕到东门去。那瘦的说，东门在哪里啊。

她涂得很黑的睫毛，眨起眼来一刷一刷的，我说，跟着我走就行了。那胖的说，你怎么这么熟啊。那瘦的说，你看他穿着拖鞋就知道了，肯定是本校的。她们捂着嘴笑起来。我笑了笑，走在前面带路，她们俩地跟在后面，那高跟鞋响得，走进主楼敲在大理石地板上就更响了，我回头看了眼，那两个人又掩着嘴笑了下，好像知道错在那里。

这一下午我们又听上礼拜那个老师絮了三小时，他仍旧带着笔记本来，不过我们都没兴趣了，又上不了网，第三次课我很想不去，可是我交了钱的，第四次课换老师了，教室安排在计算机系机房，上课的是个学生，看得出来他最多二三四岁，不是大四学生就是刚考上研究生，很紧张，说话结巴，第一节课勉强上完，告诉我们现在哪几个网站火一点，上网可以干什么。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台电脑，整个房间里大概有三四十台电脑，一台都没有开，我想难道最后一节课才让我们开机吗，练练打字也好啊，交了 250 块钱呢。我爸已经把钱寄到了，我挺满意。课间我去厕所回来，碰到那两个女的背着包风风火火地出来，看到我跟我打了声招呼就走了，看来她们不想熬下去了。那么，剩下的学员里面全是中年人了。

第二节课，那老师让我们上网，告诉我们几个网址，他先演示上 163，那右上角的地球转啊转，我们等着它转了十几分钟，首页打开了，我们都很高兴，他告诉我们光标放在哪里变成手，表示哪里就有超链接，哦，这是知识。他有点得意忘形地说，其他网站也可以上的，比如搜狐，他打入 souhu，如你所知，当然打不开，我想起我们的计算机老师好像说起过，网址好像是 sohu，就轻声建议了下，周围的学员都反对我说，这不可能啊，拼音错了。还是老师有见识，他说对，就是这个，这

是外国的拼音用法，他改了地址，地球又转啊转，转了半小时吧，首页打开了，围观的中年妇女像少女一样欢叫起来。老师额头上的汗已经出来了，他在帮一个学员申请邮箱，如果每个人都申请一个，大概要申请到明年。

第三节课，我们每个人都开了台电脑，这时，来了个贼头贼脑的学生，他自称是计算机系研究生，在台上讲课的正是他的同学。他还不如我呢，此人轻蔑地说，就会拍老师马屁。他问我这个培训课程花多少钱，教我们什么东西。我告诉他了，他压低声音跟我说，你们上当了，这些东西我一下午就教会你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教教我吧。他也说先给我申请个邮箱，他说163和搜狐的都不好，263的才好，他输入263地址，地球又转啊转，转了半天，出来半张页面。他说，速度太慢了，你们开的电脑太多。我说，刚才只开了一台，速度也这样。他不说话了，过了会儿他走了。

我们绝望地的等待着，过了会儿，上次收我们报名费的老头来了，他说我们这堂课结束整个培训课程就结束了。有个中年人就不高兴了，这么就结束了，我们什么也没学会啊，你们这是骗钱。那老头说，我们系里确实条件有限，我们整个国家的网络也刚刚起步，你们应该说是网络的先行者，这样，你们觉得还有什么知识需要补充的随时到系里来找我，我们系的资源为大家开放，你们也是我们系的同学啊，这次培训课程就先结束了，课后给大家发证书。

大家很好奇是什么证书，原来是一本绿色封皮的网络工程师证书，上面盖着红戳和钢印，刚才发难的中年人说，其实钱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单位派我们来参加培训主要是学本事，现在你给我一个本，我还是什么都没学到啊，你们这样做，我真

的要要求你们退钱。他说是这么说，还是领着证书走了，我也拿了本走了，不知道刚才那两个女的拿了没有，剩下的那些人还围着那个老师看着地球旋转。

我下楼了，肚里含着一团怨火，很怨恨啊，我像那个中年人一样是真心要学点本事，我没有回寝室，直接出校门往教工路上走，希望找到一家网吧。如果不受刺激，我肯定不会去找的。快走到文一路时，看到了一家，很兴奋，就一个门面，三台机器，我问老板多少钱一小时，他说12块钱。我押了一百，他替我开了电脑。我恨恨地说，老板，我电脑一点不懂，你教我一下怎么上网吧。

老板说，我们上网吧，要用浏览器，我的机器装了两个，一个是NETSCAPE，一个是IE，一般就用IE，他点开了IE，一边点一边说，双击就可以，然后上那些门户网站啦，163，新浪什么，我们上新浪，他输入地址，地球大概转了两分钟，页面就出来了，我惊奇地说，，你这里怎么这么快。他笑了笑说，我拉着专线啊，然后你就随便玩啊，到处点点，变成手的地方就可以点。他把鼠标交给我，在旁边看了下，我很不好意思鼠标使得不熟。

我点开文学这栏，里面又分网络文学，古典文学等，点开网络文学，里面有篇《雨衣》，写得跟诗似的，段首不空格，老分段，写得挺唯美，开始以为会很短，结果看了几千行了吧，还没完，烦了，一看作者蔡智恒，就是那个写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人啊，宋安群买了本，虽然我看不上这样的东西，但显然他在他的层次上比我成熟，我还写不出成型小说，还在写练笔，就是作文。

事情就是这样，在每个阶段上眼高手低，不如眼睛低一

点，马上做到。

去古典文学，里面有情色小说一栏，点开一看，《金瓶梅》，《玉蒲团》，看《玉蒲团》，古文就是典雅，还讲点因果报应，正看得兴起，来了个人，搬了张椅子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地坐着看，我不好意思再看，点明星照片看，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想这人是网吧管理人员吗，一点也没想到是蹭网的，过了会儿他终于走了，转到另外一台电脑，我继续看《玉蒲团》，今天要仔细看完是不可能的，不过不用太仔细，像看三级片一样拉着看，看了两个小时，是老板提醒我的，两个小时了，真是个好心人，我就下机了，很充实地回到寝室，跟丁世伟他们说，我去上网了，12块一小时，他们还没一个去过。

丁世伟很感兴趣，问我哪里有，我告诉了他详细地址，还给他绘了张草图。他想拉着我明天再去，我没去，去物理楼上培训课的那个教室看笑面人，一下午看完了一本半，饱含着甜美的空虚回寝室，刚一出口就看见罗 从世纪之光那条路上走过来，穿着连衣裙，唉，我们惊喜地笑了。罗 说，这么巧啊。她的头发齐脖子根剪齐了。

你去干什么，我问。

我啊，罗 歪着头笑了，我随便逛逛啊。

哦。

我们随着她刚才面朝的方向走去，我以前没来过这里，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小片花园，四周一圈水泥路，最西边就是围墙了，居然还有一排店，一家小旅馆，一家理发店，一家超市。花园里有几块石头，顶面光滑，看来经常有人坐，罗 提议去那里坐会儿，我自然说好。

她先坐定，我在她对面坐下来。

哎呀，她说，我们这样面对面坐着是不是有点像谈判啊。

是啊，有点，呵呵。

她等了会儿，我仍旧坐着，她说，要不你坐这边的吧，这样斜对着，我可以自然一点。

我坐到边上去。

罗 说，你知道吗，人是有心理安全距离的，比如有男生在我一臂之内，我就会觉得不安全。

我说，我知道，心理学课本上说过安全距离。

是啊，罗 说，眼神也很重要，直视别人就容易让人觉得紧张。

我说， ，模特走路一般都以 15 度角扬视左上方，这样让人觉得高贵。

她们走路也这么走啊？

就是她们走 T 台的时候啊。

罗 笑了，我想她们这样走路还不跌 啊。

那也太装了，我说。

我们呈八字形斜对着坐着，共同面对的是前面一幢教学楼的背影，其他的，她应该可以看到在我视线之外的东西，我也一样。我看到有块假山石在几棵被剪得圆鼓鼓的像大蘑菇的黄杨木之间，它看上去像牛头，也像一个人戴着帽子，谁知道呢，还有一个光头在挠腋窝，这就像是猜，一座山峰像什么，那么多飘来飘去的云像什么，随便可以说成像什么。

你在看什么书啊，罗 问，一边问一边伸过手来。

我把书递给她，笑面人。

她翻了翻说，好看吗。

我说，挺好看的，推荐你看看。

她说，哦。鼓鼓腮帮子问，那你看完了吗？

我点点头告诉她看完了一本。

那借我看看吧。

好。

好啊，谢谢，她显出高兴的样子说，从肩上卸下一只黑色的双肩包，这包和她的裙子不配，连衣裙淑女，双肩包运动。

她拉开包把书放进去。我说，你们整天带着包，都装着什么，不麻烦吗？

罗书，这有什么好麻烦的啊，女生都会有包的。

我伸过手去说，我看看，你都装着什么。

她马上把包往旁边一扯说，不行，男生不可以看女生的包。

好，我就是有点好奇。

好奇而已哦，她显出调皮的样子笑了笑，又露出宽容的神情说，我不给你，我给你报一下吧包里有什么。

她眼睛往上看做出思索的样子，书啊，笔啊，钱包啊，钥匙啊，餐巾纸啊，梳子啊，唇膏，还有面小镜子，她像不好意思的那样笑了笑，还有刚才你给的那本书啊。

。

应该五六点了，阳光还很足，我看到她嘴唇上有很细的绒毛，我知道，她已经把腋毛剃光了，这些大学女生不再像高中女同学那么傻了。罗问我叶老师的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啊，我说，上次心理测量只考了60分，应该是她多给了几分凑及格了，我好像听她说过在课上，她很不喜欢让自己的学生不及格，学生喜欢这门课，自然学得好，不喜欢让他不及格再来考一次，这不是折磨吗，所以她的课都是全员通过，我记得她这么说过，说得挺有道理的，她的人看上去也很直爽，

像男的似的。

是，罗说，她人心好像挺好，不过你知道吗，上次她在女生食堂吃饭，田园她们看到了，她一脚在那里吃，那个盘，我们都是这样的，罗比划着，在胸前竖着手掌，看来两个手掌划定的空间就是那个饭盘，都是这样横着放，她是这样竖着放，罗的双掌端着那个空间逆时针方向旋转了九十度，一个人占了两个位子，你知道那个时候正是高峰期啊，大家都在找位子，看她那样子，那张桌子谁会去坐啊，她就低着头一个劲地吃，吃相像男生一样，田园说她要了两个鸡腿四两饭，我们女生一般二两饭就够了，吃得少的，像邹虹那样只要一两，邹虹其实也不省，她是减肥，罗出了口长气说，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太没有为人师表的样子了。

，我想了想说，她可能太饿了，没注意。

罗说，也可能吧，你看见她骑的那辆车吧（我点点头），那辆车很高啊，是辆赛车，那笼头弯弯的特别矮，她骑的话整个人趴在上面，骑得特别快，上次我看见她骑过去了，哇，一下像风似的，那个姿势啊，特别不雅观，我觉得女孩子不应该骑那样的车。

我说，呵呵，她又不是女孩子，肯定结婚了吧。

是呵，罗摇摇头说，不知道她对老公怎么样，肯定很凶的吧。

有可能。

罗自己下了神，突然笑着说，你不会觉得我在说她坏话吧。

不会。

罗呵呵笑着说，我们女生就喜欢聊天，不过她确实不像

老师的样子。

。

罗 说，我们换个话题吧，不说她了，你知道寝室快接电话了吧。

知道，好像过了寒假就接好了。

罗 说，是啊，不过你看着吧，到时女生寝室可能会为这个吵的，你们男生还好点。

吵什么？

谁的床离电话近，谁打电话多，找谁的电话多，这样的事情多着呢。

哦，呵呵。

哎，上次我在图书馆一个人看书，本来想打你传呼呢，想让你帮我挑挑书。

哦，那怎么没打。

后来想想算了，说不定你在忙。

没事的，有事就打。

也一样啊，罗 笑着说，现在不是也借到你的好书了吗？

这又不是我的书，图书馆的。

是你借的嘛。

我们聊着，我肚子饿了，等着她说去吃饭。只过了一会儿她就说了，她说，男生食堂我还没吃过呢，不知道那边饭怎么样。

我们就去吃饭了，食堂门口人来人往，我们遇到了王力和大鸟，她热情地和他们招呼了一声，这样我们四个人走在一起去打饭吃。食堂里的人比食堂门口的多，他们坐在一长条一长条的木凳子和一大条一大条的木桌子之间，相对低头吃饭，木

桌子和木桌子之间的过道，人来人往，罗 去寻找四个人的位子，王力帮她打饭，我们三个打好饭，在人潮人海中用目光互相确定，一起端着饭盘去寻找罗 。

罗 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陷在一群男生之间像个女囚，用书、包和一串钥匙占了三个位子，她看到我们， 尔一笑，收起着三样东西，帮忙接过王力手中的盘子，我们坐下，周围闹盈盈的人声，说话声、咀嚼声、碗筷碰撞声等声音的混响。罗 先把王力的饭菜从盘里端出，放在他面前，再端出自己的饭菜，我和大鸟也把饭菜从盘里端出来，把菜往中间推推，请大家一起吃，罗 把我们的饭盘全收了，叠放在一边，很贤良淑德。

我和王力低头吃饭，大鸟和罗 聊开了，他们讨论系里的新闻，哪个老师要出国了，谁的职称要升了，谁明年可能要去做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陈据说马上要走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们也讲讲学生会的奇闻 事，比如体育部部长招的都是美眉，他们说的还有一件事令我很感兴趣，说，五六年前，有一届英勇的体育系学生突然发 了，围了一层寝室楼作美好乐园，邀了些各系狂放女生，通宵唱歌跳舞喝酒乱搞，保安处要冲上去，他们就往下扔酒瓶子，后来扔完了，扔面盆，椅子，抽屉，最终弹尽粮绝，没人学五壮士从窗户跳下，全员被俘，集体开除。

他们都疯了，罗 总结说。

吃完饭，吃完饭啊吃完饭，罗 跟我们一起回寝室，时奇他们在打牌，只穿着裤头，其实天也没这么热了，罗 在门口轻叫一声，随大鸟往 131 寝室出去，我没听到她的叫声，大概大鸟先进去了叫他们把裤子穿上，我听到罗 和他们寒 的声

音，丁世伟不在，很可能他就在网吧里，我挺想去看看，不过没去，看笑面人，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把它看完，这样生命就有了意义。

## 6. 水淋漓的表皮上缀满水珠

昨晚，真的把它看完了，现在我坐在教室里，心有所属的样子，过了半节课，我心潮澎湃此起彼伏，在讲台上那个叫老师的人转身写黑板时，从后门跑出来，很快地走到寝室拿了图书证和书到图书馆，大厅里的木地板很安静，大厅的两边多了两个玻璃房子，里面各摆着四台电脑，有几个人站在电脑前面，我走进去看看，查书用的，打进去雨果查查，跳出来五六页的记录，索书号很长，根本记不住。

我应该带支笔过来，这样想时，旁边来了两个中年人，我在暗暗观察他们，他们两个轮流试了键盘，一个嘴里咕着，怎么总是英文呢，中文怎么出不来了，它这个没安装中文输入吗。我听着他这样念，过了会儿，他果然把头凑过来说，同学，这个电脑只有英文吗，中文怎么出来，只有英文这个没法查啊。

我给他 CtrlShift 了几下，输入法变着，那男的叫，停停，就是那个，刚才那个，过去了过去了。他要的是智能 ABC。他跟他伙伴解嘲地说，我们跟不上时代了，差不多就算是文盲了。

我又记了会儿，到了二楼，一个索书号都没记住，不过雨果的书还记什么索书号，法国那一柜里好多都是他的。不过我怎么也找不到《悲惨世界》1，看来借的人太多了，我反反复复把那一柜角角落落都找了，估计都找了半堂课了，确实没有，要么先看 2，这当然不行，我转到美国那柜，记得威风说

过《嘉莉妹妹》挺好看。很幸运马上找到了，不过我还是失落，出书库时想到，会不会别的书库有呢，这个书库写着 1981 年后出版的书，那么 1981 年前的书在哪里？

到三楼，理科书，四楼，阅览室，五楼，对，1981 年前出版的文科书，这个书库还没装电子设备，里面的书都黄黄的，我很快找到了，五本装的《悲惨世界》，整整一格摆了七八档，边上一格摆着《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也是一格从上到下整整七八档，这也太多了点。我很幸福地抽出 1，那书后面有一张借书卡，看记录，这本已经有两年没人借了，那两个阿姨看上去比底下几层的阿姨慈祥多了，很多耐心地告诉我怎么填写，还专门建了张纸质图书证留底，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十分钟，她们说话细声细气的，你心里急得要命也不好意思催。

拿到书后往教室赶，第二堂或者是第三堂课已经开始了，我在后门等着，等着那老师转身时赶紧进去坐下，开始认真地看书，看到下课去吃饭，吃完饭又来上课了，接着看，有时看进了，听不见讲课的声音，有时还没完全沉浸进去，或者声音忽轻忽重，都会影响看，这就挺烦，看到下午下课回寝室，我和丁世伟、宋安群走在一块，寝室楼门口站着三两个人，走近一看，有个长头发的青年人在树和晾衣竿之间拉了根绳，绳下吊着一张张画。

我很有兴趣停下来看，都是些素描，画得挺像，那青年人介绍说，这都是他学生画的，现在他在团校开了个培训班，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参加，我问他培训费多少？他说六十，上两个月课。我问丁世伟怎么样。丁世伟说，你有兴趣就报啊。

我就报了，青年人拿出个本子让我写上学校，名字，联系电话，寝室号，我一一写了，这个本子上已经写了好多名字，

杭州各个高校都有。写完后他说交两块钱报名费，我说哦，还要报名费啊。青年人笑着说，就是做个数，也就两块钱，到时学费里扣下。我给他两块钱，想不到宋安群也报名了给了两块钱，我就问丁世伟你报不报，反正自考早就不考了。丁世伟也就交了两块钱。

过大厅的时候我看到老头在吃饭，就跟丁世伟说，那人在外面摆摊，这老头怎么不管呢。丁世伟说，这还不容易，给老头点钱就搞定了。我突然感到有点不对，外面这个人很可能是骗子。宋安群说，不会吧。丁世伟说，他肯定是个骗子。我说，那你怎么还给他钱。丁世伟说，这个骗子太可怜了啊，两块钱都要骗，就给他好了。我说，那我回去要回来。丁世伟拉住我说，你给他就给他嘛。我就不去了，心里还存着一点希望是真的。

第一堂课安排在星期五六点，丁世伟没在，宋安群不想去了，说，明知道骗子你还去啊。

不去看看不死心，我在后门找车坐，有到团校的。上了车，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直到看到西湖了才意识到坐反了，赶紧下车，一看时间，快六点了。我拦了辆出租车，问他知不知道去团校怎么走。这是一个三十来岁面皮白净的司机，他说，团校怎么会不知道，文一路嘛。

我很高兴，就上车了，告诉他赶紧走，他说你赶时间啊，你赶时间的话我们就不走湖滨路了，这时候堵，你相信我的话我们就走小弄堂。我完全相信他，他确实很敬业地开得很快，一边开一边和我聊天，我们在一条小街上走，一直朝北走，方向对，没绕我，听他的口音好像是外地人，他说在厦门开过几年车，现在到杭州了，我就问他怎么换到杭州了。

为了老婆嘛，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老婆在杭州一家厂里，话还没说完，我们正在经过丁字路口，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女人突然从横路上冲出来，一直冲到路中央，他惊叫一声，已经踩刹车了，几乎一脚踩死，我的膝盖撞在仪表盘上，头撞在挡风玻璃上，车还是撞上去了，嘎拉一下，自行车滑出去好远，那女人弹起来，跌在地上一动不动仰躺着，他的脸立刻白了，傻傻地看着，我也看了会儿，缓过神来掏钱给他，说我换辆车吧。他没理我，好像没听见我说话。

那女人在地上没动过，他想倒车，边上已经有几个人过来，其中一个人捧着茶杯敲车窗跟他说，你傻啊，你还司机呢，你车动了，事故责任怎么认定，就把车停在这里赶紧下车看看人家怎么了，不行抓紧送医院！

他嘴唇抖着说不出话来，人家把车门给他拉开了，他下车去看，我也跟着下车，已经围着好多人，女人躺姿奇怪，手脚断了似的扭曲着，头发盖在脸上，没盖严实，露出的地方雪白，没看见哪里流血，声息微弱的呻吟着。

我看了会儿，已经有人在报警了，旁边有辆出租车缓缓地绕过来，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望着这边，我就上了这辆车，一上司机就问我怎么回事啊。我就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最后告诉他我当时还在车上呢。司机说，那你没什么事？我说，我当然没什么事，就头上撞了下。司机说，这个司机是个新司机，这种路口要特别小心。我说，不是，他不是新司机，他在厦门开了好多年车了。司机看了我一眼说，那就是他开车技术不行，不在于开了多少年，跟脑子快慢有关系。

我就没说话了，这司机一点没有兔死狐悲。到了团校，下车走人，在进校门的一刹那，我才想起当时那人根本没给具体

上课的地方啊，我就问门口的保安知不知道学校里面开了个画画培训班。他摇头。我问学校的教学主楼在哪里。他指了指前面一幢高楼，在他的允许下，我往这幢高楼跑去，门口确实有几张公告牌，我看了下，没有提到什么画画培训班。我回到校门口问保安，整个杭州市有几所团校，他说，就这么一所啊。

我就谢谢他，从文一路开始往回走，走到文二路，再走到文三路回到学校，心里郁闷难当，先去洗了个澡，就想给李建宏写封信抒发一下心情，好久没和他联系了，我劝过自己的，这种心情忍一下就过去了，心理学上说过，神经的兴奋和抑制是交替出现的，不管什么样强烈的情绪，就算死爹死娘死孩子，过段时间都会好的，不过没劝住自己，还是去了教室，很认真地摊开信纸，告诉他我去报了一个画画培训班，知道可能是骗人的，还是去了，路上坐反了车，打的，结果碰上车祸，好不容易到了地方一看，果然是骗人的，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觉得特别失落，感觉自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写好后，一贴邮票，直接塞邮筒里了，心情舒坦好多。

星期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寝室看书，他们都不知道哪里去，我关着门，正看着，门一下撞开了，吓了我一跳，吕兵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说，怎么着，又抱窝了。我说，呵呵，你回来了。他背着一个黑包，从包里往抽屉里放东西，唏哩 的，过了会儿，他从抽屉里拿出两个苹果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牙口真好，嘎 咬一口，他把剩下那个递给我，水淋淋的表皮上缀满水珠，这是我的想像，没真的看见。他说，来帅哥，吃个苹果。

我看了眼说，不要。

他就把苹果塞到我手里来说，一个苹果有什么好客气的。

是啊，一个苹果有什么好客气的，还硬塞手里，我收下了放在床头。他坐在床沿上问我，会骑自行车吗？

这个是什么问题，我说，会啊。

他就拉我的手说，走走，陪我去拿个自行车。他说他的自行车放在庆春路的家乐福里好几天了，想去拿回来。

我说那你去拿回来好了啊。他神情愁苦地说，我一个人拿不回来啊。我让他坐车去，他说没有直接到那里的车，然后又拉着我的手臂以恳求的神情说，你就陪我去一趟嘛，帮我个忙，很快的，就二三十分钟吧来回，书有什么好看的，出去走走嘛。

我陪他去了，他从车棚里推出一辆车给我说，我不会骑车带人，你带我下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我拿他车还要我带他去啊，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连我的同学都算不上，而且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推托，就接过来了，我骑，他横坐在书包架上，两脚踩在横档上，坐得很舒服的样子。

我带着他从保俶路走，沿着湖滨路拐出去，大概骑了二十来分钟，一路上他先问我老家是哪里的，平时有什么消遣，然后就问我孔繁六这个人怎么样，现在他也去了勤工俭学处，他俩成了同事，听他的口气好像对孔繁六不满。

两个我都不满的人互相不满是好事，但是我一点不想在吕兵面前说孔的坏话。我说还好啊。吕兵就说，这个人我看有问题，就知道往自己兜里揽钱，到勤工办也就这半年吧，我看他揽的钱不少了，天天说请我们老同事吃饭，他就嘴巴上请你你知道吗。

听他的声音好像正在撇嘴，我说，哦。

我在家乐福门口等着，他沿着一个斜坡到地下去了，过了

大概十几分钟才上来，我说，你不会在里面迷路了吧。他说，靠他娘的，谁把我自行车挪过了，不在原来的地方，在一个角落里好难找。

我们一人骑一辆车回来，他骑得很快，骑到图书馆时，他说去勤工办看看，有点事，我跟着去。勤工办就在图书馆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面对面地放着四张桌子，墙上贴着值班表，我看到孔繁六的名字，吕兵的名字，还有叫杨晨的，一个女的，军训时认识。

吕兵在打电话，是有人呼他了，听口气好像是女朋友，看来他就是到这里来回电话，这点钱也要省啊，他很快回完了电话，我指着墙上的值班表说，这个杨晨我认识。他很好奇地说，你怎么会认识？我说，以前认识的。他说，呵呵，美女吧。我说，一般。他说，你小子眼光挺高啊。然后他说，我在这里还有点事，你有事的话就先走吧，不用等我了。

我回到寝室，把自行车钥匙放在他床头，去女生寝室楼下喊吴素莲，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她就住在二楼，我喊了好多声，路上来往的女生都朝我看，我快没勇气喊下去了，吴素莲没有出来，肖西出来了，从楼下仰望上去，只看见她的头，还好像她有意起脚来才让我看到她的头似的，我就笑了，很开心地问她吴素莲在吗。她说，我去看看。

过了会儿，吴素莲的头在窗台出现了，还有她的肩膀，她微笑着问我什么事情，肖西没有出现。

我说，你下来吧，你下来我和你说。我在会客室等她，她穿着一件看上去像睡衣的裙子，究竟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不是关键，我说，最近学习忙不忙。她很惊奇我问这个问题，模糊地回答了一句，然后询问地看着我。我问她还记得去年参加老

乡会吗，大二的人组织的，每个人交了三十块钱。她点点头，我说，我们也去给现在大一办老乡会吧，就算只有三十个人来参加，就可以收到900块，带他们去哪个舞厅坐一会儿，拍张照片，估计五六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剩下四五百块钱我们分。吴素莲说，这样不太好吧。我说，没什么的，他们上一届不就是这么办的吗，我们要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再说赚个四五百块钱都是辛苦费。吴素莲说，。我说，男生这边我来联系吧，等下我可能再去找下姜涛，我们两个人来联系，女生你来负责吧，你也可以找个人帮帮忙，其实也是我们老同学一起做件事。吴素莲说，那好吧，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具体怎么做。

我跟吴素莲交换了传呼号，回来了，去找姜涛，他在打牌，看我来了问我打不打，我摆摆手，他一个室友说，来吧，别不好意思。我说，我不打，不是不好意思。姜涛让给别人打，跟我说话。

我直接把跟吴素莲说过的话说了一遍，他很感兴趣，他还说可以推荐他的一个同学来做，他自己打打下手就行了。我说是赵金还是徐向东，他很惊奇地说，你认识他们？我平静地说，我不是都见过吗，上次听周青锋讲起过。我让他马上去叫一下他们吧。他去了，我坐在他的床上，床头摆着一书，有一本政治理论，我拿起来翻了翻，马基雅维利什么的，翻不了几页，姜涛回来了，带着徐向东，我又向他重复了一遍，他朝我瞪着两只暴眼，傻乎乎地直点头，看样子确实也是明白了，我就说，到时我们分下工，谁去12幢拉老乡，谁去联系照相馆和场地。徐向东说，我可以去12幢拉。我说，那很好，这个活比较辛苦，当时我去卖过地图，要一个寝室一个寝室问过去，不过一个晚上差不多就可以了，网球场那边还有大一寝室，记得也要

去问问。徐向东点点头。我说，那我去联系照相馆和场地，到时姜涛帮帮我们忙，等下我去跟吴素莲也交代一下。

他们都点点头，一切准备妥当，如果夏天或丁世伟也想办老乡会的话，我也完全可以代为操办，我们几个人可以专门为大家操办老乡会。过了几天，我没忘记这件事，不过热情淡下来了，一直没动手。大概是第三天中午，姜涛来我们寝室玩，这时天气突然有些凉下来了，秋天已经好多天了吧，我盘坐在被子里看书，姜涛说，怎么每次经过你们寝室你都坐在床上看书啊。我说，是啊，他们说坐月子，还有个蠢东西说我抱窝。姜涛说，你还打算搞老乡会吗。我说，搞啊，过些天正式启动。姜涛说，徐向东已经在搞了好像。我说，不会吧，他怎么没跟我谈啊。姜涛说，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去他寝室，看他都快统计完了，大一好像有四五十个老乡。我说，那他场地照相馆联系了吗？姜涛说，这个不知道，我也没问，女生那边他好像也统计了，叫他的一个同学。我说，不会吧，他这么想搞啊，就让他搞好了。姜涛说，这种事情其实也不太有意思，这么点钱有什么好赚的。我说，，我确实也有点不想干了。

又过了些天，我在走廊里碰到了徐向东，他刚从政治系寝室出来，大概刚去找周青锋了，我就向他打声招呼：哎。他的两只突眼直 地看着前面，好像没听到我叫他，直接就过去了。我和丁世伟走在一起，他说，你认识他啊，人家都不理你。我说，他可能没听见吧。不过走廊这么窄，就算没听见，也应该看见我啊，莫非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不可能啊，太奇怪了。

又过了些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了，他打了饭回来，我就想知道怎么回事，就直接走到他面前叫他名字，他确实看了我一

眼，但就像看见一个陌生人似的，绕过我走过去了，我住了，这太好玩了，可能他真的忘了曾经见过我，还跟他说过话，以后在路上还遇到过他，不过我没有拉住他手臂，追问他是不是不认得我了。

## 7. 南方真的是太冷了

吴平把练笔本还给我了，她也用铅笔加了些批注，我不太喜欢以前写的练笔了，买了个新本子写。丁世伟介绍我认识他的一个网友，叫小鱼儿，长得小小巧巧的，据说在临安的林学院读书，这次专程坐车过来看丁世伟，丁世伟的QQ名叫小狗狗，丁世伟说这是他专门为小鱼儿改的。他还说，这个名字是我帮他取的。我忘了这事了，那会儿我还不知道QQ是什么东西。

丁世伟说，他当时这么问我，他问，如果一个女的叫小鱼儿，那我取什么名字好，也要可爱一点的，和她的名字搭得起来。我说，那不可能叫小猫吧，小猫不好，就叫小狗狗好了。我是开玩笑。

小鱼儿穿着件长袖的T恤，胸口有只胖狗熊，她早上到的，下午和丁世伟在外面玩，傍晚回来了，我没想到她穿着狗熊，我见过一种T恤，胸口是鱼骨头。小狗狗丁世伟说晚上去看通宵电影，他叫我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叫我去，按理说，不应该叫我，叫我也应该去，不过我去了。

我们先在校门口喝粥，我实在不习惯晚上喝粥，小鱼儿说她吃不下东西，丁世伟想给她想点办法，提议她吃什么吃什么，她都不答应，后来自己说要么去喝点粥，丁世伟和我很高兴，总算解决了她要吃什么的问题，这么小的女人就这么麻烦。我

喝了碗南瓜粥，确实像泡稀了的屎，不过很好吃。小鱼儿和丁世伟吃一碗皮蛋瘦肉粥，一喝粥就什么也吃不下，虽然店里还有馒头什么的。

吃完后，丁世伟说去买点东西看电影时吃吃。我站在超市门口等他们，希望他能买些结实点的食物。

他们出来了。丁世伟拎着两大袋，我想这么多怎么吃得完，走近一看，一袋袋膨化食品。不过他买了水，还好。我们去教工路上的电影院，他说那里有通宵电影。

到门口一看，根据我的经验，显然不是电影，是投影，进去一看，果然是这样的，屏幕红彤彤的，放着一只很老的港片，人还不太多，我们找了下位子，在中间一排坐下，小鱼儿坐在最里面，丁世伟坐在中间，我坐在外面。他们也不说什么话，就丁世伟帮她扯开包装袋，她让他先吃一块，他不吃，她就自己吃，吃了会儿，让丁世伟问我吃不吃，我也说不吃，她就继续自己吃，我喝水，一边看录像，过一会儿老板进来说放《上海正午》和《谍中谍》，两个热门片啊，一放，都是盗版碟，画面差，勉强能看，这两片看完，大概三四点了，我困得厉害，跑到后面的椅子上躺下来睡觉，空调很冷，半梦半醒中，我又换到前面的一张椅子上，这下睡踏实了，一觉醒来，屏幕还在闪，房间里没有窗户，看不见天光，但感觉应该早上了。

我起来去找丁世伟他们，他们睡着了，丁世伟靠在墙和椅背的角落里，小鱼儿靠在他身上，他的两只手像衣服一样盖在她胸腹间。我有点不好意思叫醒他们，就在边上坐下来看录像，眼睛酸得厉害。过了会儿，丁世伟醒来了，他说，你回来了啊。他推推小鱼儿，小鱼儿醒过来，很可爱地揉揉眼睛。

我们走出电影院，外面天已大亮，小鱼儿又想去喝粥，我

不去了，想回去睡觉。丁世伟说，一块去嘛。好吧，就一块儿去吧，我吃了两个茶叶蛋，一个根油条，一碗豆浆，接着再喝了碗粥，吃得比他们还多。吃完我就回寝室了，丁世伟陪着小鱼儿去找旅馆。

到晚上他回来了，看上去很高兴。其实不用问 he 也会讲，但我还是问了。

她穿一件蓝色的睡衣，胸口有海，他说。她睡觉的样子像猫。

他笑了笑，一边往床上躺一边说，我就摸了摸她，她的皮肤真嫩，他的眼神充满了回想，我想这样真对不起蒋正亚，摸了摸就算了。他在床上躺实了，叹了口气说，这个女的她也有男朋友。

我说，她要 and 男朋友分手了吗？

没有，丁世伟说，她男朋友在北京，一年就见几次面。

这说明不要让女朋友上网。丁世伟说，你要去申请一个QQ号。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申请。他说，他给我申请好。鲁旭滨叫我去上网，我一点也不想去，第二次他又叫了，我说上网去干什么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网上的小说很难看。鲁旭滨说，去下棋啊。围棋我不会下，去下象棋。网吧在银苑门口的那条街上，那条街两边有好多树，我们绕着树走弦线，他问我最近看什么好书没。我推荐《失乐园》。到了网吧，只要六块钱一小时，我觉得太便宜了，普通的心情变成好心情。

我申请了一个账号，坐了一张桌子，等着，看鲁旭滨下，过了几分钟，鲁旭滨说，快，有人跟你下了。我看了下，果然是，开始下，很不习惯棋盘竖着的界面，下了几盘，输多赢少，心情不好，鲁还不想下机，我等着，突然想起威风上次给我的

网址，一摸口袋，很幸运，电话本在，记在最后一页，地址好长，总共有五六十个字母，一个个敲上，出来个粉红翠绿的页面，名字叫江南小筑，就是它了，威风在上面的名字叫苇风，这个名字不好，页面也不好看，如果，我已经学会了做页面，我就给他改改。

他发了些散文，小说，基本上都看过，还发了些诗，都没看过，有些是他写的，有些是海子，我感到了自己跟威风的差距。有一首诗叫《位置》：垃圾在垃圾桶里，牛顿在巨人的肩膀上，人民在人民大街上，我的爱情，它在哪里。很好的诗，除了结尾，我记得草婴有一本海子的诗，我仔细看了网页里的全部内容，还有好多人留言，我也一条条看了，看得眼睛酸痛，用食指和拇指 住一只眼珠，用一只眼珠看，等一会儿换一只眼珠，不知道过了多久，鲁旭滨说，我们下机吧，每个人花了二十多块，我忘了申请 QQ 号，回到寝室，我去找草婴，他没在，吉他放在床上，可能刚刚弹过，《海子的诗》就摆在床头，我拿过来看，坐在床沿等他。过了会儿他回来了，我向他借，他同意了，告诉我，海子的诗很好。

我坐回自己的床上看，看，看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威风在网页上转载了一首日记，里面有一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句好，我也看懂了，我复述了一遍，寝室里的人都笑了。我笑着说，这句太牛了，你们人类啊，不懂。他们笑得更厉害。宋安群说，你不是人类吗？

宋安群有本《北大诗选》，双休日回了趟家，我借了在车上看，半路上，前面突然有个人和我说话，一看，原来高中同学，他说他在黑龙江上课，现在萧山实习。我把诗集放在屁股后面，和他说话，下车时忘了拿，回到学校，我跟宋安群说，

我丢了他的书。他说，哦，没关系。夏天来叫我去逛夜市，宋安群问我能不能帮他带一条床单。我说，好啊，这样，书我不给你买了，就给你买条床单当赔给你吧。宋安群高兴地说，那好啊那好啊。

我和夏天去了，天已经很冷了，尤其是晚上，夜市还这么热闹，夏天买了个收音机，我就买了条床单，13块钱，比那本书便宜了好多。我收到了李建宏的回信，他说，你收到信肯定已经过去了好多天，我写信也是好多天之后才写的，相信你的情绪早就过去了。是啊，我的情绪早就过去了，他说的话像台词。

威风寒假放得早，他先在我这里玩了一天，我们刚考完最后一门课，寝室里人走得差不多了，五六张床空着，第二天，李建宏来了，我们去学校正门接他，他穿着一条白色的裤子和黑色的西装，看上去很不搭，不过他倒梳着头，打着摩丝，应该自以为很帅吧，我和威风都说，他穿得太难看了。他没说什么，摸着下巴说，啊？啊？他拖着一只箱子，有只轮子破了，拖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不愿意拎着走，我也不愿意替他拎，忍耐着一直到寝室。

一到寝室，李建宏就脱裤子，我们问他干什么。他说，你们不是说难看吗，换条裤子啊。他打开箱子找裤子，箱子臭烘烘的。他换好裤子，我们去美食街吃饭，李建宏说怎么这么冷啊，我们就坐到一间小包厢里，开了空调。李建宏还说，怎么这么冷啊，南方真的是太冷了。我失笑着说，难道北方会比南方暖和吗。李建宏说，北方房子里都有暖气啊。威风说，我们北方的同学也觉得四川冷。李建宏说，南方的冬天真的没法过。我又失笑着说，怎么听上去你跟北方人似的，这十几二十年不

都在南方过的吗，北方你才去了一年，就变成这个样子。李建宏说，你是没去过，北方的冷是干冷，南方的冷是湿冷，他擦着鼻子说，湿冷才冷。我笑着说，你也来这一套，上次曹洁来了，也说什么干冷不冷，废话，室外零下十几度还不冷啊，还刮风，南方至少没风吧，你说室内有暖气不冷我承认，室外也不冷吗。李建宏说，你去室外不就一会儿吗，下次看来过年真的不能回来，冷死人。威风说，呵呵，过年总是要回来的嘛，一年一趟么，家里人都等着。我说，。

菜上来了，李建宏说来点酒，他想喝点黄酒，北方不容易喝到。我叫了服务员进来，李建宏要求她把黄酒温一温，服务员端了一小坛酒回来，李建宏倒了一搪瓷碗，服务员端着搪瓷碗去热了，过会儿端回来，他喝了几口酒好像回过劲来了，跟我说，你有空到北京来玩啊，车钱你自己出，到了之后费用就我来，威风四川过来不方便，你杭州直达北京十几个小时嘛。我说，好啊。

吃完饭，还剩下半坛酒，我们回寝室，没想到赵老头在门口摆了张桌子不让威风和李建宏进去。威风说，这是为什么呢，昨天还可以进去的。赵老头说，昨天是昨天，下午我还让你们进去呢，现在是文件下来了。李建宏笑着说，大伯，那您能不能通融通融。赵老头说，通融什么，我为什么要给你通融，给你通融我给别的人要不要通融。边上确实还坐着三四个人好像等人的样子，看着我们笑。

李建宏把半坛酒放在老头桌上说，大伯你看这点酒您留着喝，我们就通融一晚上。赵老头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这么冷坐在这里我愿意啊，你把酒拿走。李建宏一声，大概觉得这老头怎么这么不讲理。威风说，那我们东西还摆在里面。

让他拿出来，老头指着我说，他可以进去啊，你们还想进去，我不去举报他就算好了。

我跟李建宏说，我们去看通宵录像好了，干什么一定要到寝室里去，寝室里没空调，录像室还有空调。李建宏说，那去啊。

路上，李建宏说，你太笨了，住了一年多了，连一个老头都关系没搞好，我跟我们寝室传达室老头熟得称兄道弟，平时你要搞好关系，递根烟什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我说，谁会想到去跟他搞好关系。

你这种人，李建宏说，就是不懂人际关系，像老头这种人么最重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到。

我们去后门对面的录像室，买了三张通宵票，威风买了好几张烤菜饼，说半夜吃。

刚坐下，李建宏突然想起说，他的相机刚才好像放在床上了。我说你什么时候拿出相机了。李建宏说，刚才穿裤子的时候啊。威风说，你穿裤子干吗拿出相机啊。李建宏说，本来那裤子包着相机的嘛。我说，那也没什么事情，反正我们寝室人都走光了。李建宏说，这不行，还是去拿回来吧，不是我自己的相机，是学校里的，记者团的。

我回去拿，老头还坐在门口，看到我进来，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不去看他，听到身后一声巨响，他在说，谁要喝这么点酒啊，娘细匹。他好像把刚才放在他桌上的酒扔到垃圾桶里了。我拿了相机走回来，走廊里有股酒香，她好像还盯着我看，我没有看他。回到录像厅，我跟他们说老头把酒摔了。李建宏说，还挺有骨气嘛。我说，谁要喝别人喝剩的酒，你贿赂他也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啊，当时边上还有好多人呢，凭你的

本事偷偷地肯定可以搞定他。

看了两个片子，大概到凌晨一两点了，李建宏盘在空调下，脱了鞋想睡觉，我和威风坐到前排，在放一个三级片，讲一个白领女强人穿短裙不穿内裤，裸着上身去买衣服乘公交车，晚上沟各种各样的男的，搞完后把他们杀掉，中间穿插了一段她在公司上班的形象，穿灰色制服，坐下时两腿交叉处幽深，有个格外丰满的女同事发现了这一点，切切地告诉其他同事，她听见了，把她叫进来骂了一顿，把她骂得直哭，出来还哭，跑到另外一间房间里哭，有个男同事进去安慰她，摸她乳房，脱了她的上衣和内裤，仍穿着裙子在复印机上做，威风笑着说，原来他是这么安慰人的啊。

男的很卖力，她呻吟得太大声了，外面的女同事以为她还在伤心地抽泣，问她没事吧，她拼命做出正常的声音回答她没事，只是有点头疼，她的话被男的撞得断开好几截。威风笑了，说她神情这么逼真，不会真的吧。我说没有必要吧。威风说现在的女演员很开放的。我说哦，梦露还是麦当娜好像很小的时候拍戏，拍一个强奸戏，导演觉得她演得太真了，她很平静地告诉导演，她是真的被那男演员强奸了。

第二天我们回家，暑假开了次同学会，在一家酒店里摆了三桌，(7.10)好多人来了，大概来了一半同学，我在楼下和马继聊天，王丽来了，我和她打了声招呼，马继问她张永干呢，她好像没听到，过了会儿，张永干来了，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一块上楼喝酒。班主任老师也来了，坐在一桌，李建宏曹洁他们陪着，我坐在另外一桌，威风在，肖西也在，她突然很热情地说要敬我杯酒，我说没问题啊，咕咕灌下去了，最后一口差点呛着，最近喉咙有问题，喝水经常喷出来。

吃完饭，有人说去打篮球，有人说去唱歌，艾东包好了一个歌厅，结果我们去歌厅，老师走了，那歌厅有个小小的舞池，还有人在跳舞，我们把四周的椅子都坐满了，服务员说，包场的时间还没到。到了歌厅，就跟到了夜里一样。我和威风坐在前面几排，音乐太大，聊不成天，简直百无聊赖，回头时看见吴平和王 丽寂寥地坐在后排，等我第二次回头时，王 丽朝我招招手，似乎在说，过来啊，吴平也是，我就走过去了，在旁边坐下来。

王 丽和吴平说这里太没意思了，等下我们出去逛逛街吧。我说，好。王 丽问了我的通讯地址，虽然在后排，聊天还是很累，我坐着，王 丽说，等下我们出去叫你。我就自由活动去了，走到一间包厢里，李建宏和曹洁他们在唱歌，还有位子，我也去坐着。李建宏在唱《挪威的森林》。曹洁跟我说，等一下我们唱《萍聚》吧，会唱吗。我说，当然会啊。我坐到她旁边，我的旁边坐着万军，刚才他和曹洁坐在一起，这样被我生生插进去了。万军问我在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这样的问题，我还没回答完他。李建宏唱好了，我和曹洁捏着话筒准备唱。

曹洁唱了几句，还不错，轮到我唱了，我唱，房间里的氛围我马上感觉到了，我完全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歌我也找不到调，唱了两句，万军笑嘻嘻地从我手里接过话筒，好声好气地唱起来，唱完，万军笑嘻嘻地跟我说，智正，书是你会读，唱歌你就不行了。我说，呵呵，你唱得不错。我再坐了会儿，在别人唱的时候，走了出来，舞池里都是人，音乐变得很激动，我在边上跳了会儿，很闷，出了点汗，找了找人，吴平和王 丽不见了，大概出去逛街了或者上厕所，威风在打牌，我过去凑着，问他去不去我家，他说太冷了，想今天等下去住他舅舅家。我

就回家了。过了些天寒假结束，我回到学校。寝室里多了部电话机，墙上爬着电话线，宋安群和丁世伟已经来了，宋寒假去了西安，他爸爸那里，我很羡慕，除了杭州，我还什么城市都没去过，什么时候去趟北京。宋在看日剧，我和丁世伟跟着看。

过了些天，大家都来了，像以前一样其乐融融。有一天在教室上课，一间阶梯教室，从来没去过，座椅扶手盖可以打开，拎出一张小桌子来，跟变形金刚似的，四壁很白，一层软软的像泡沫似的隔音材料，玻璃墙和玻璃窗上垂地的丝绸窗帘，摸上去很滑，有些败类拿来擦鞋，中间一张椭圆形的长桌子，跟那些贵族在城堡里吃饭用的桌子一样，女同学们喜欢坐在那里，皮椅子，斜对着讲台，这要来得早才行，讲台上也有把椅子，看上去教授们坐着讲课也不错，戴只麦克风，一下子我觉得，我们时代前进了一大步，透过麦克风传过来的教授们的声音，一般都喘着粗气。方娜给了我一封信，好久没收到信了，看字迹和上面的寄信人地址，知道是王丽写来的，她的字和吴平很像，我说过这一点，她们都不承认。

信很薄，里面好像没东西，撕开一看，一张书签，头已经被我撕掉了，上面写着两句七言的古诗，意思是以前记得你写文章不错，现在能不能寄点文章给她看看呢。能的。我拿着练笔去寄，后门有家邮局，我跟那邮局的工作人员说，寄一下这个，她问我怎么寄，我很奇怪，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寄，就说就像信那样寄啊。她称了一下问我，里面是什么东西，我说是写的文章什么的，就是笔记本。她说，是印刷品吗？我说，是吧。她翻开看了看说，你写了字了，不是印刷品。我说，哦。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我也没问。她又称了称，放在信封里，替我封好了，让我写上地址，一边说，九块八。我没

想到这么贵，一边写地址一边在想，为什么这么贵。哦，或许拿印刷品当包裹寄就不会这么贵了吧，不过算了。我把信封和钱交给她，询问地看着她，她看了我一眼说，好了。我说，哦。边上有一大本翻得很破的报刊征订本，我也好奇地过去翻了翻，一翻就翻到《中国校园文学》，我记得高中唯一一次去阅览室，看到里面有一篇钱钟书的《窗》，这人懂得真多啊，老引经据典的，还有阿吾的一首诗，《相声表演》，印象深刻啊，要么就订一本吧，我犹豫了一下，就订了半年的，明明知道不爱看很可能，可是曾经爱看过嘛。

晚上逛夜市，看到对街有家 州炒年糕，进去吃看看，有炒年糕和 州特色炒年糕，简称特色年糕，店主和服务员真的是 州人，讲方言， 屎什么的，我就吃了碗，很好吃啊，第二天带着夏天丁世伟宋安群来吃了碗，他们觉得一般，没我说的那么好吃，星期天我就一个人来吃，骑的丁世伟的车，在文三路慢慢骑，一边骑一边后悔，我干吗骑这车来，吃完后就不能去逛夜市买书了，这车，黄颜色的，赛车，很容易被偷，放哪里是好，在教工路拐弯，慢慢骑着，后面有个人超上来，我一看很像赵俊傻逼啊，他没看见我吗？我就喊赵俊，他回过头来，真的是他啊，我很高兴。

#### 8. 她有个青梅竹马的朋友

我问他去干什么啊。他说去吃炒年糕啊。我靠，我太高兴了，我说，也去吃炒年糕啊！我们一起去那店里吃炒年糕。

生意很好，我们坐在里面等，风扇吹着，还是热，赵俊跟老板说，我们站在外面，等好了叫我们吃。他用方言说的，老板说，好 好 ，你们也 州人啊，很多 州人来吃，等等

。他的乡音很标准。我们坐在门口的花坛沿子上等。我又看见那些人在搭棚，丁丁当当的，(7.11)和我们隔着花坛、自行车道、汽车道、汽车道、汽车道、汽车道、汽车道、花坛、自行车道、人行道，过了会儿，老板喊，好吃了啊。

我和赵俊有点高兴，进去吃，里面热，墙上挂着摇头风扇，不知道是春天还是夏天了，还是春末，还是夏初，春末夏初，反正店里热，一间房子里有空调，坐满了人，我们这间只有电扇，摇头电扇，我们稀里哗啦地吃，炒年糕里有豆腐、笋丝、肉丝、鸡蛋条、大葱、咸菜，汤微微稠状，好吃，五块钱一碗，家里三块五一碗，这里房租贵点吧，原材料要运过来，至少年糕要运过来吧，在杭州只见过椭圆形的年糕，从来没见过长方体的年糕，炒年糕要长方体的年糕，切成一条条很细的长方体，反正我只吃过长方体的炒年糕，从来没吃过椭圆形的炒年糕。

可能他们在杭州也能买到长方体年糕，不知道，行业秘密。

然后就吃完了，吃完赵俊说，去他们学校玩玩吧。

也好。

我们骑车去，当然骑车去，都骑着车去，不骑着去怎么去。过文一路、教工路、湖墅路、绍兴路等，不要去查，我随口说的，反正挺远的，过了好些路，到了。车停在他们寝室楼门口，我说，这车不会被偷吧，不是我的。赵俊说，现在这么早应该不会吧。

现在是早，等下下来不就迟了吗，不过太烦了，就这样吧。我说，管门的老头会让我进去吗？赵俊说，可以啊，怎么不让你进去。我说，不用登记什么的吗？赵俊说，不用的，这些死老头就是坐这里摆摆样子。我跟着他走进去了，传达室窗

口摆着黑板，写着谁捡到了一串钥匙，传达室里黑糊糊的，不过我看得见坐着两个男老人和一个女老人。

说老男人老女人不太好，有点贬义，说男老人女老人也别扭，说男狗女狗似的，说老头也不太尊敬，说老太太又太尊敬了，不太好，没有一个中性的词吗。我说，怎么还坐着一个老头。

可能是洗衣房里的，赵俊看了眼。

我问他还有洗衣房吗。他说，有啊，叫那些老太婆洗，五块钱一面盆，床单三块钱一条。我说，这个真好，我们那里没有，只有洗衣机，三块钱洗一次。赵俊说，吊死鬼，那你们更省啊，我们这里好像也有洗衣机的，太忙了。我说，人洗起来干净。赵俊说，这倒是，这些老太婆洗得是很干净的，老太婆就是人腻心。

他们寝室楼跟我们寝室楼很像，是不是，所有的大学寝室楼格局都差不多，到五楼，我去洗手间洗手，漱刚才的年糕口，里间有个人在大便，从门口可以看见，隔板掉了，他蹲得很低，屁股嵌在腿缝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也不需要看见什么，看他的样子，他在看一本书，我这里看不见他是不是捧着书，在脚边，他摆着一只搪瓷杯，搪瓷杯上漆字，浙工大，9837，这几个字排成一个扇面。他在干什么，一边大便一边喝水一边看书吗。

我出来，赵俊在一间寝室门口等我，我跟赵俊说，刚才看见有个人在厕所里，这般如此，如此这般。

赵俊说，你说什么，什么这般如此，如此这般。

我说，你别问了，读者都知道，我这里说的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是什么。赵俊说，哈哈，吊死鬼。

我说，哈哈，那个人太奇怪了。

赵俊的寝室朝南，又高，阳光很好啊。我说，你这里望四相很好啊。他说是的。

寝室里有两个人在，一个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另外一个在睡觉，睡在一张看上去很凉的竹席上。寝室里有三四台电脑，这些电脑都开膛破肚的，我想真的是计算机系啊。赵俊的电脑也是这样，主机箱的两块挡板都不见了，怎么可以这样啊，他像偷车贼一样，把两根电线一搭，轻轻的轰一下开机了。我说这是干什么。他笑了下说，开机键坏了。我想，，这太酷了。我就说，你真牛，这没电吧。赵俊说，你别去碰没皮的地方。

开始看电影，很多日本 AV，赵俊看了会儿出去玩了，他们寝室进进出出的人，寝室里长时间待着的人就是那个睡觉的人。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声音调到很低，想这下他听不到了吧，看样子也好像睡着了。

过了会儿，我发觉他在看我，在我也去看他的眼睛时，他微笑着点了下头说，同学，能不能别开这么大声，在寝室里看这样的东西不太好，抓到的话对赵俊也不太好。

我连忙说，好好，对不起。我静了音，默默地看着屏幕上几个日本男人和一个女人默默地做着些什么，日本男人和女人都很伟大。赵俊回来了，他说怎么不开声音啊。我说，你同学在睡觉。赵俊说，吊死鬼，你戴耳机好了。他从抽屉里拿出耳塞插上，我发现他抽屉里有块绿色的石英表，拿起来看看，挺像高中用过的一块。

赵俊说，这块表实验室里捡来的，捡过来好久了，我也不戴了，你拿走吧。

我说，哈哈，那好啊。我挺高兴的，拉着看完全部片子，

就去吃饭了。下楼看见自行车还在，上食堂二楼，这里可以点菜，新疆菜、四川菜都有，又比我们食堂先进。我坐着占位子，食堂里人真多，这里的桌椅像日本的速食店，过了十几分钟，赵俊回来了，幸福地吃上了饭。我想起周冉好像也在这里啊，这得到了赵俊的确认，周冉在生物系，现在这个吊死鬼爱踢足球，前段时间踢断了大脚趾。

我说这个不对啊，他肯定在拿脚尖踢了，要拿脚背要么脚弓踢啊。我动了动脚，本来想示意给赵俊看，但这里的位子太挤了。

赵俊说，肯定是踢得太猛了，这个吊死鬼太会玩了，经常歌厅舞厅唱歌跳舞去。

我说，他脚好了。

他说，脚早就好了，他脚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吃完饭，我们在学校里逛，学校挺大的，中间经过一条江，就是有名的黑龙江，黑龙江果然有点臭烘烘的，站在桥上的时候，桥那头走过来一个胸部特别大的女生，地动山摇的感觉。赵俊说，这个女生全校有名的，大一一进来大家都知道了，周冉叫她Z罩杯。

我说，哈哈，这也太夸张了。

这个女生矮矮的，夹着一个文件夹，一手拎着个水瓶，她去上自修去吧，天色太深了看不清她长相，她可以把文件夹挡在胸前的。她很辛苦吧。

我说，这是一种病，可以去做手术的。

赵俊说，别人隆胸她是要缩胸。

她走得看不见了。我们在桥边感叹了一会，又走回来，快走到赵俊寝室，差不多该回去了，这时看见路边有家网吧，我

问多少钱一个小时。赵俊说，三块钱。太便宜了，我叫起来。

那肯定要上上看，机子不太多，十来台，我问赵俊知不知道性虎、happysky 这些，威风跟我说过。赵俊说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他还知道一个白宫，网址就是 whitehouse，我说，哈哈，这个他们真的白宫不管吗。赵俊说，肯定也管不住吧，前段时间关过一段时间，换个服务器又开了。不过速度好慢啊，过半天才出来些图片，赵俊打游戏，我上威风的网站看看，又去联众下几盘棋，然后就回家了，我不认得具体的路，朝着一个大方向骑，骑啊骑，一个人在路上骑车真的非常寂寞，接着还下起雨来，我觉得快到了就没躲，很快就淋湿了，只好等在一个商场的门口，把车靠在墙上，雨水完全淋得到，我站在门廊下，门廊下好多人，前面水泥广场中央本来应该是个喷水池吧，说不定还会有灯光照在喷出来的水上。

裤袋里装着手表，我没忘拿，拿出来看看，本来没湿，现在表面被手打湿了点，飞亚达的，我把表面往衣服上干的地方按了按，有点像眼镜片，不太容易擦干，不管了，先放回口袋，它现在显示的时间应该不准，右边墙角的自行车还在，真是黄得耀眼，今天我担心过好几次会被偷，现在好好的在，就是有点冷，头发湿了，贴在头上，李建宏说他初中毕业去看初恋女同学，路上被雨淋了，那时头发很长，故意从额头上挂下来，自己觉得很帅。

哈哈，现在没有这些东西，现在这一刻是会过去的，是很冷，雨也挺大的，车也黄，这是丁世伟的车，丁世伟说，过生日时，我应该叫罗 出来玩玩。他很早以前说过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生日的前几天，我去打球，把手表放在篮球柱下，打完后忘了，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想起来。我知道，手表肯

定不见了，但是一定要去看看，不然会失眠。

我跑到篮球场上，篮球场黑黑一片，我去那个篮球柱下看看，很正常的水泥地，光光的，手表被人捡走了，真的是捡走了，我还绕着柱子走了一圈，手表丢了不要紧，失落的是真的丢了。

我从篮球场走出来，碰到了罗，真的很巧，她背着双肩包，穿着连衣裙。她说，哎呀，你呀，你在干什么啊。

我想她可能刚和朋友去外面喝了茶回来，或者去听某个讲座了，或者去体育系寝室聊了天，或者去美了个容，或者去唱K了，或者去某个亲戚家吃饭了，她不可能那么孤独地一个人去干了点什么，再一个人回来，她应该不习惯独处吧。我告诉她手表丢了。

她说要再陪我进篮球场看看。这个建议是荒谬的，不过我接受了，我很被动。

我带着她到那个柱子下，站在一边看她绕着柱子转圈，还弯下腰看。她问我真的确定是在这里吗。

我笑着说，这怎么会错呢。她说，会不会在边上，附近找找吧，可能被人踢开了也不一定。我说不会的，她低头在找，问我会不会掉在别的地方，我说不会，我清楚地记得到了篮球场想起忘摘手表了，就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柱脚边，还担心被篮球砸到，所以，真的不会落在别的地方。

这样啊，她说，，那可能真的丢了。我说，。我们往外走。她说，不要难过了，到时我送你一只手表吧。我说，好啊。她说，等你过生日吧，到时候送你一只吧。

她没问喜欢什么样子的，我没送她到寝室楼下就自己回来了，其实离寝室楼没几步。

到了生日那天，下午上课时，约好罗 晚上一块儿吃饭，我想她知道为什么叫她吃饭，前面那个生日她特意跑过来说，生日快乐，我从来没叫她出来玩过，现在突然叫她出来玩，她也没露出特别惊奇的样子，但是在吃饭时她问我，干吗请她吃饭呀。这是她一定要问的吧。

我们在毕至楼吃，面对面坐着，谈判一样，点了些菜，菜还没上。我说，今天生日，请你吃饭。我想，现在她会把手表拿出来吗？她说，哎呀，真的啊，生日快乐。她没把手表拿出来。这个饭厅里没多少人，周围站着好多服务员，我有点热。罗 问我最近看什么书啊这样的问题。

我一一回答了，还是觉得热。罗 说，你不要紧张么，不要看服务员，自在点。我笑了说，我没紧张，就是觉得热。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巾，我接过来擦了擦额头，额头干干的，紧邦邦的。

我说，罗 啊，我觉得你对我印象还不错，我也还行，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觉得这样说有点唐突，但她没有很吃惊的样子，低着头不说话，然后说， ，我们先吃饭吧，他们这家菜还不错。

我说，哈哈，好吧。心里觉得很轻松，剩下的只是好奇。

罗 在喝水，我也喝了口水问，罗 啊，这两年我们交往挺多的，但我觉得我们其实完全是两类人，话虽然说得很多，但说了四五个小时，我一回寝室常常想不起来你说了些什么，好像我们交往从来不交心，为什么你还经常会跟我说话呢。

罗 打了个哈哈，我又追问了一遍。罗 说，你还记得刚开始办班刊，我们每个人要写作文，那是我们刚认识，第一次见面，你让我帮忙把作文交给张正，你笑着把稿子交给我，那

笑容觉得你特别信任我，好像我们认识了有很多年很多年了，那个时候太阳刚好晒在你头上，周围有一圈光圈，我觉得那个时候吧，好像我们已经是相识很多年的感觉。

我说，哈哈，这样啊，还有光圈啊，那是不是因为刚开始感觉不错，后来一交往发现跟第一印象完全不一样，挺失望的，但还记得最初的印象，所以又还想继续交往，这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

我想了想没想起来，就问罗 知不知道。她没回答我，沉默了一下说，刚才你说那话是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啊。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问，你说哪个话啊？

她扭捏了下说，就是要和我做朋友的话啊。

我说，没有，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她说，刚开始你是不是要说这个话紧张啊？

我说，没有，就是这里热，你不觉得这个厅很闷啊。

罗 说，你现在怎么感觉这么轻松啊。

我说，呵呵，也没有啊，我也说不好，开始也不是紧张，现在也不是轻松，就是感觉要把一件事做掉，现在就感觉把一件事做完了，就会有点完成一件事的感觉，说不上轻松，丁世伟说生日的时候要请你吃饭，我就请你吃饭了。

她点点头，露出思索的样子说， 。

吃完饭，我们在学校里走，罗 说，要不出去走走吧，我们出了校门，我正在讲小时候和哥哥打架的事情，用了沉吟这个词，罗 没听明白，我解释了一下说，就是沉默地思考着的意思，她说 ，你怎么用这么书面的词。我说那好像口语里没有特别贴切的词啊，要么长长地说成：我不说话，想了一下。

这时，我们经过一个茶吧，我没注意什么时候正门口多了

这个茶吧。罗 说，要么到里面坐坐吧。

里面很挤，椅背靠椅背，我们各点了个饮料，我感到很不舒服，冒汗，觉得说的话周围四桌的人都听到了。罗 说，你不要紧张嘛，别管别人有没有听到你说的话，你就说好了。这次她说中了，她又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巾，我接过擦了擦额头说，真的很难做到，我不习惯两个人在聊天，边上的人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罗 说，你不用想就好了。

左边靠墙的桌子坐着两个男的，点着根小蜡烛，两人的脸在烛影摇晃之中，没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可能刚好没说。喝完了这杯饮料，我就建议走吧。

外面的空气很凉爽，我们沿着杭大路往前走，罗 说，你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人多的地方感觉不舒服吧，见到陌生人紧张，我经常不知道跟人说些什么，熟人也这样，感觉好像不知道聊什么，对他们说的话没什么兴趣，好像说什么都没兴趣，自己也没什么好说的，别人说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罗 说，没什么好说的时候你听着就可以了，做一个倾听者，然后给一些回馈，比如说 ，或者把他们的话重复一遍，对他们说的话表达你的看法，这样就可以了。

我说，哦，我知道，这些交流技巧心理学上说过，我是心里觉得没兴趣，就是没有跟人交流的兴趣，没有那种动力，有时也会闷得慌。

罗 说，你慢慢去改就可以了，其实会不会是你想得太多了，我觉得你没这样的问题啊，至少跟我交流得挺好的。

我说，呵呵，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太熟了把。

大家知道，杭大路的尽头是曙光路，就是宝石山，曙光路绕着宝石山的山脚。我们快走到尽头，我早就望见了宝石山，爬山吧，罗 。

我们沿着宽阔的石砌台阶往上走，山上意外地有很多人，有的乘凉有的锻炼。我们走走停停，往左走，有道石头斜坡，很陡，脚窝浅，我在前面走，走了几步，冷不丁想到的，应该拉罗 一把。回头，罗 果然裹脚不前，我伸出手，她像看到一个小孩子终于做对事那样笑了笑，她的手有点凉，过了斜坡，再过一个 道上一个平台，在平台上可以望见夜西湖，黑沉沉的湖，一道堤，堤上的树被树根的灯照得绿莹莹的，另外一道堤看不见，湖对岸 的灯火，湖这边的山脚下，断桥口，应该有好多出租车，现在一辆也看不到。

平台上有点风，罗 在讲她童年，她有个青梅竹马的朋友，小男孩，家庭不幸，性格变得很古怪，有一次坐在屋顶横梁上，罗 爷爷看到了，不敢叫他，慢慢把他哄下来。这个人后来慢慢长大了，现在出国了。

出国，哦，出国好，我也想出，没路子。

罗 还讲了些她爷爷的故事，还有她高中的事情，原来她读书很好啊，保送，她没去，自己再考。 ，我想中学傻乎乎的老师们是喜欢罗 这样的学生的吧，会读点书，人开朗外向，会做点学生干部工作，唱点歌跳点舞什么的都行。邹虹那样的大概更喜欢，她到大学还这么热爱读书，拿奖学金。

## 9. 我对看潮没什么兴趣

罗 讲完了，想唱点歌，她问我喜欢王菲吗？

我当然不喜欢。她很吃惊地问为什么不喜欢，她声音多好

啊，人又有个性。

我想说，别傻了。我说，王菲这样就算有个性？声音是不错，可是唱的歌多俗啊，很难听。

罗 说，你听过她什么歌啊，她的歌没有难听的啊。

我说，就是《红豆》、《棋子》啊这些天天在放的歌。

罗 说，《红豆》很好听呀。

我说，很难听，还有那个《水调歌头》，多好的词啊，都被她糟蹋了。

罗 停了一下，突然笑了笑，意思大概是你太偏激了，不跟你说了，她问，那你喜欢谁的歌？

我想了想说，罗大佑和李宗盛。别说她根本没听说过的。

她说，罗大佑有些歌是挺好听的，不过很少，他的歌都怪怪的，李宗盛的歌那首《当爱已成往事挺好听》的，跟林忆莲唱的。

我说， ，是挺好听的，跟林忆莲没多大关系，本身旋律好听。

罗 笑了笑。我说，那你唱歌吧。

她说本来想唱王菲，现在就唱周 吧。

她唱《约定》，我没告诉她上次歌唱比赛她就唱这个，已经听过了。

远处的歌声回荡在雨里，看着远处的西湖，好像能想像点歌词的情境。

唱完歌下山，下到西湖边，西湖边上就是好多车啊灯啊，一直这样，罗 在说蔡青，蔡青和男朋友分手了，找了个新朋友，校外青年，画画的。

罗 说，她都找了三四个了。

我想，这关你什么事。我说，哦。

罗说，蔡青其实人挺好，一个女孩子找太多男朋友总是不太好。

我说，。

我们绕到了保俶路上，路上有人在卖菠萝片，我觉得罗似乎多看了一眼，就问她想吃一个吗？这次她爽快地说，好呀。

我们一人一个吃着回学校，我把她送到寝室楼下，电视里一般男的会问女的，今天玩得高兴吗？我也问了句。罗说，，很开心啊。声音显得兴奋。

真是很礼貌，她应该走得很累了，至少我挺累的，走过篮球场时，我又想起手表丢了，罗说生日送一只给我，结果也没有。

我想赚点钱，我和丁世伟去银泰，看见里面的领带三五百块一条，品牌是法国品牌，产地写着州，王贺说过他家在做领带生意，没他的电话，我去找姜涛要来电话，十块一条请他拿二十条过来，他说下礼拜回家带过来。我跟姜涛说，帮我问问他们寝室，如果他们寝室有人要就问我来买。姜涛呵呵笑道，如果我们寝室要，我就卖给他们了，我也可以跟王贺要啊。我想想也是。

我去我们自己系的三个寝室问，好些人要，冯钊和陶华都要两条。王贺把领带拿过来时我正坐在床上看报，他翻起报角看了下首页说，计算机报，，俺们不懂。我说我也不懂。他把领带给我我把钱给他，聊了会儿，他跟时奇抽了几根烟，走了。

我给预定的人送过去，对面政治系的看到了也过来买，我把领带铺在床上让他们看，谢文过来坐在我旁边倾听，我说你

干什么？他说，看看你怎么推销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本事啊。

这很简单啊，我说，我就为他说上几句，突然语塞，原来我一点也不会推销。

这些领带卖了两三天，25块一根，卖出去了十二三根，剩下了七八根，给了夏天一根，丁世伟一根，剩下还有五六根团在箱子里。丁世伟想换手机了，想把现在的手机卖给我。这是他第二个手机，也是诺基亚的，刚买了两个礼拜，也是我陪着他去买的，现在他看上摩托罗拉翻盖的。

我说我没钱，手机也没什么用。他说可以便宜点卖给我。我说我没用。他说，八百块钱就给你啦。我知道买来是一千六。我想了想，想到了我哥，就跟他说，我自己真的不想要，要不卖给我哥哥。他笑了笑说那也好。

我给我哥哥打了个电话，他想要，只是问我为什么人家用了两个礼拜就不要了，是不是手机有问题。我说肯定不会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想换个款式更好的。我哥哥相信了，寄了钱过来，我把钱给了丁世伟，就拿到了他的手机，发票保修单什么都在，连外包装的盒子都在，我放在抽屉里，抽屉的钥匙早就被我丢了，离放假还有一两个月，不能一直放在这里吧，难道我还要专门回趟家把手机送回去吗，看来只有这样。

双休日我就回家了，还带着剩下的领带，在路上马路经过这么多山，感到浙江真的是个山区，但路修得很好，我在想五一刚刚回去过，现在又回一趟家真的有点浪费时间，但不回去做什么事情算不浪费时间呢，真是又无聊又无奈，过了会儿不想了，看车里的录像，打打杀杀的。

我到家时，我哥哥还没回家，我妈跟我说，干吗要你这么好，给他买个手机回来浪费钱。我没理她。我妈说，你不会被

人骗吧，这手机保证没问题？我上楼看电视去了。吃晚饭时，我爸我哥都下班回来了，我把手机交给我哥，跟他说还有几根领带挂在他房间里。

他说哦。我妈说，哪里来的领带？我说，别人送的。我妈说，还有人这么好，干吗无缘无故送你领带？我说我帮别人忙了。我妈说，帮什么忙了？我说，哎呀没什么。我妈说，空劳劳买只手机回来啦。我爸说，买只就买只，别念了。

我哥没说话，正在摆弄手机，他对这样的东西很有天赋，以前小霸王打得比我好多了。

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丁世伟已经买了新手机，银白色的，确实挺好看，时奇也买了同样一个。吕兵跟我说有个女同学来找我，你小子艳福不浅啊，挺漂亮的。我说，呵呵，她留了什么话没有。吕兵说，我问她也没说就走了。时奇说，谁敢说，你穿着条内裤就去开门了，她退到走廊上了你还追出去问找谁，你都把她吓跑了。

我说，你认识她是谁？时奇说，你高中女同学，来过的，好像也是我们学校。

我给吴平打了电话，不是她，我给吴素莲打了个电话，是她。她约我在世纪之光见面，谈谈合作卖传呼机的事。

我坐在草坪边上的椅子上像在等情侣，过了会儿她来了，我发现她剪短了头发，还发现她口才不太好。她说有个朋友联系了个业务，帮一家店卖传呼机，卖出一个三十块钱。她问我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她去确认了再通知我。

我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反正同意了。她就走了，我想起吕兵说她长得漂亮，就观察了一下她的背影，端庄，走路时上身基本不动。

过了些天，来了个高中同学，在宁波读书，过来找姜涛玩，姜涛找了我，我打了圈电话，肖西在，吴素莲不在，我更希望她在，顺便问问传呼机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们四个去植物园打牌，这是姜涛说的，他买好了牌。

植物园还是那样，郁郁葱葱的，我们坐在水边的一个草坪上打，姜涛平时沉默寡言，经常说句话噎死人，今天突然很健谈，我们三个人听他一个人说，一边听一边打牌，顺便吃些肖西带的零食。肖西问我最近生活怎么样。

我觉得她问得有点严肃就笑了笑说，生活窘迫啊，快没钱了。

她说，，你都怎么花钱的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下说，你真的没钱的话我卡里还有些钱，不过我怕你乱花。

我感到亲切和温暖，呵呵，以前就想过向她借钱啊。我说，哈哈，好啊，现在还有点钱。又过了些天，格格莉叫我们去她学校玩，吴素莲又不在，肖西、吴平、姜涛七八个人都去，在格格莉西门口的饭馆集合，我猜想吴素莲恋爱了，她的恋人就是给她介绍卖传呼机活的这个人。

下午一点人来齐了，我坐得直直的等菜来。吴素莲看着我突然笑了说，孙智正你看见我们这些人都紧张吗？我作为孙智正很奇怪地说，不紧张啊。以前是孙知正。她说，那你干什么坐得这么直，把头转来转去的像那种动物。肖西笑着说，对对，很像澳大利亚的那种熊。我说，是，那种是不是就是熊啊，还是啊，小小的，尾巴特别长，有站岗的，尾巴支在地上就坐在尾巴上，那个头吱一下吱一下转来转去，动作很机械。

格格莉说，你怎么这么知道？

我说，喜欢看《动物世界》啊，经常放这个。

肖西说，然后你也长得像了。

格格莉说，我还以为是因为和你长得像呢。

大家笑了起来，笑完。格格莉说，还是和高中同学在一起舒服，大学同学吧，总是有很多问题。

我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可能现在上课位子也不固定，没像以前大家就待在一个教室里，接触的时间多。

肖西说，那也不一定，寝室里的同学总长时间在一起吧。

我说，大家年纪越来越大，可能朋友越来越难交吧。

吴平说，我们寝室倒还好，大家都相处得挺好，一起逛逛街看看片。

格格莉说，这是表面上，表面上我们寝室也很好，，和气得要命，背地里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说，女生寝室这样的情况可能多一点，女的气量小，总觉得别人应该让着她，对男的没问题，一堆女的，都想着别人的不是，想着别人要让着她，问题就出来了。

肖西说，也没像你说的这样。

吴平说，你有点歧视女性哦。

我说，那你们问问姜涛什么感觉。姜涛笑了笑说，这样的问题很复杂的啦，都要看人。

我靠，他满脸青春痘。

吃完饭去格格莉的校园里转，我已经转过好多遍了，现在天在急速热起来，我们走了会儿就躲到一个亭子里，这亭子在一个假山上，亭盖上挂着藤萝，假山里有水流出来，亭子里本来坐着一对情侣，我们七八个人坐下后，他们坚持了一会儿走了。

等他们走得稍远一点，我们笑了。我想起那天晚上看见一对情侣在图书馆后面亲热，就讲给他们听。姜涛说真的假的啊，听上去怎么像假的一样。肖西说，是啊，是不是你的幻想啊，怎么老觉得你碰到这样的事啊。

我说，每个人碰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世界，世界不是唯一的。我笑了，他们也笑了。我说，阴的人容易碰到鬼，我不是说我阴，就是说反正我看到了，不相信随你们。吴平说，我倒是相信哦，现在的同学都很开放。

我说是啊，我都没跟你们说我们寝室老大的事。

格格莉说，你们寝室谁啊，我认不认识。

我说，你肯定认识的吧，眉毛特别浓，你肯定见过。

格格莉说，可能见过吧，我没留意，他怎么样啊？

我说，也没什么，就是见见网友什么。

吴平说，见见网友那也没什么，我们寝室有个同学夜不归宿呢，就是去见网友了。

格格莉说，哦，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跟一个陌生人这么信任的，身边也有很多人啊，为什么一定要到网上去找呢。

吴平说，可能对身边的人不满意吧，我们班的男生特别不绅士。

格格莉说，我们班也是，都长得怪怪的，帅的都在别的班。她们笑了。格格莉问我，你们班女生怎么样啊。

我说，她们挺好的，挺活泼的。

格格莉说，那你们班男生女生关系怎么样啊？

我说，不知道，挺差的吧，刚开始女生还主动和男生接触，后来挺失望的吧。

格格莉说，为什么？

我说，就是你说的那样人不帅，又不活泼，又笨，我们班男生好像没有拿奖学金的，也没多少当学生会干部的。

她说，哦，这些倒也不一定。

我说，哦，是吧。

聊到天黑，我们回学校，在车上大家惊觉，原来我们班几乎都在同一个学校，只有格格莉在另外的学校。再过了几天，吴素莲打我传呼，我们约好在正门口见面，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同学走过去，我们互相笑了笑点点头，她和我一样和我的朋友们一样也有喜怒哀乐吧，我一下没想起她的名字。吴素莲来了，要去的地方在绍兴路，又是绍兴路，我对这条路感觉不好。吴素莲前几天在学校里贴了广告，有人打她寝室电话了，约好在传呼店门口见。原来她已经在开始行动了，大概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陪她见客户。

我们大概坐了半个小时的车，出了点汗，到了绍兴路，在路上走了一段，吴素莲指店给我看，店在马路对面，门口站着一个人学生模样的人。

上去一问，果然就是约好的人，他大四，黑，戴眼镜，看上去老实，他说因为找工作需要买个呼机。吴素莲说好的好的，那我们进店看看吧。

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白衬衣，红胸罩很清晰地印出来。吴素莲跟她说是谁谁的同学，以前打过电话的。那女人笑着说，，是小吴啊，来来来，这是带同学来看机器了？她看着我。

吴素莲摇摇头，指指那个大四学生。那学生对女人微微一鞠躬说，你好。

女人笑起来，周围的人也笑起来，学生的脸红了。不知

道为什么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吴素莲陪着他看了几款机器，他低着头看，汗都流下来了，不过他坚持一定要回学校问问同学再买，如果是我承受这么大压力，早就随便买个机器就出来了，或者干脆不来买。

女人的脸色有点不高兴。吴素莲在跟她商量是不是价钱可以再低点，女人的脸色更不好。我们陪着这学生出来，他问了我们大几，说我们真了不起，大二就出来做生意了，他大四什么也不懂。我们谦虚地笑了笑。

他骑车回去了，说会再跟吴素莲联系的，我和吴素莲坐车回家。在车上我说，这个女人脾气好像不太好，好像进她店就一定要买东西似的。吴素莲说，是啊，做生意也不能这样。我说，可能在社会上混就要凶一点吧。吴素莲说，也可能吧。

过了一两天一个早上，我在睡觉，电话响了，我离电话机最近，但我不想接，谢文洗脸刚好洗脸回来接了电话，恨恨地叫了声我，把电话撂下说，这么一寝室人都没人接，要我赶过来接。

是吴素莲打来的，声音带哭腔，说勤工办的人给她打电话了，说她擅自在学校里贴广告，要把她报到系里处分。

我问他是勤工办的老师还是学生打来的。她说搞不清楚，好像是学生。我说应该是学生吧，勤工办就是几个学生在，没老师管。她说，可能是学生，他说要报到系里怎么办啊？说到这句，她有点哭腔。

我很不理解，就说，不要紧的啊，有什么关系啊，他吓吓你的，就是一个学生，学校里没规定不能贴广告，大家不到处在贴吗，他是没事找事这种人，说不定自己也在卖传呼机，抢他生意了吓吓你。就算真的报到系里又怎么样，又不是要死人

的事。

吴素莲说，……可是我就怕万一，你不是说你们寝室有个人在勤工办吗？能不能跟他说说。

我说那好吧，我跟他说说看，约好明天给她消息，她告诉了明天上课的教室号。

吕兵不在寝室，没他手机号，呼他，他用手机回过来，我不明白，有了手机为什么还要传呼。我跟他说了这么一件事，他在我说的时候，不断地，像大便一样，听明白后他失笑了，说这个没什么事，下午他去问问谁打的电话。

晚上他告诉我没什么事，他同事没事干，看见有人贴卖呼机广告就打电话过去吓吓玩。他又问我同学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同事也太不厚道，吓女孩子。他说，你们真是小孩，这也吓得到。

第二天早上本来不想早起去上课，想想还是去吧，还要去找吴素莲，早点让她安心。我索性起得很早，去晨跑签到。签到点挪到了学校西边一个街口，要走半个街区，我和丁世伟宋安群一起走，路上好多女生已经往回走了，我担心会不会赶不到，好不容易去一趟，宋安群让我放心，说签到的人一般会多等几分钟。

路的右边先是我们学校围墙，围墙后面的教学楼，过了一条横路后变成了一幢接一幢写字楼，我才注意到有这么高级的洗头店，还有一家粤菜馆，我从台阶前走过去时挺好奇的，路的左边当然是自行车道，有些同学骑着车去签到，跟上班的人群混在一起，我看见李红站在前面人行道边上，张着嘴，她的男朋友用手指在她嘴里掏着什么，大概卡着鱼刺或者牙缝里塞着什么。他的男朋友矮矮胖胖，像曾志伟，像孔繁六，并都

比他们黑多了，不过他看上去很成熟，像叔叔一样成熟，不像程工像混江湖的那样毛躁。

我们三个都看着他们俩走过去，似乎还以他们为中心，微微绕了一个弧度，脸上露着心照不宣的笑容。

再往前走了段路，已经可以望见签到点，后面有个人赶上来拍拍肩膀，说我掉了五十块钱，他手里就拿着五十块钱递给我，我很疑惑，摸了摸口袋说，我没掉钱啊。他说，就是你掉的，我看见从你口袋里掉出来。我说我没带钱啊。我问丁世伟宋安群是不是掉了钱。他们也都摇摇头。那个人就不说话了，跟他一起的还有个男生，看样子是体育系大一的。

早上上完一节课，我去找吴素莲，刚到他们教室门口一晃，她看见了，我在走廊上等她，她出来了，我把吕兵的话转述给她，让她放心。

她说，好好，如果他要找我的话，你就帮我说下我已经把贴出去的广告单都撕了。

我说好，让她放心吧，肯定没有人再找她了。

她笑了下说，谢谢。

我说不要客气。她和我寒了几句，铃就响了，她跑回去上课，我也赶回教室上课。

过了两天我在食堂吃饭，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想到那天早上五十元钱就是我丢的，是我换了条裤子，随手把钱塞在屁股兜里，平时都放在前兜里，我想那个人肯定觉得我很蠢吧，眼睁睁地看着钱掉下来，好心送钱上去，我还说没掉。

我正想着要找他要回钱，像奇迹似的，那个人就在食堂的人山人海出现了，就在前面走着，端着一个饭盘，我不吃饭了，上去拦住他，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就是那天早上丢钱的

那个人，那钱确实是我丢的，能不能把钱还给我。那人冷冷地看着我，等我说完，他说，我现在在吃饭，等下到寝室再说吧。我说好好。回到座位上吃饭，看着他坐下来，隔着三四张桌子，我草草吃完，盯着他。

他吃得很快，吃完了也不把饭盘放到传送带上，站起来就走，也不四周看看找找我，好像刚才我没去跟他说话似的。那我也没空把饭盘放到传送带上了，远远跟着他走，他往网球场走，走进边上的那幢寝室楼，我跟着，加快脚步紧跟着他进了寝室，我很不好意思地笑着问是不是可以把钱还给我了。

这人长得高高胖胖，脸黑，穿黄衣服，不过他再高胖也没用。他脸上没什么神情，说，我没钱了，你的钱已经让我用。他从兜里拿出钱包让我看，我看了眼，有四五张五块十块的，他给了我三十块。

我想了想要不要接，想想还是接了，说很谢谢他，问他喜欢吃什么水果，喝不喝酒，抽不抽烟，我下去买点上来谢谢他。

他说，不用不用。

我说，谢谢你了，再见。

他说，再见。

回到寝室，我跟丁世伟说了经过，评论说，真想不到那天这么拾金不昧的一个人竟然变成这样，大概是当时他同学也看到了，不好意思不还。丁世伟说，这么点钱也要贪，这个人真不值钱。

这样的议论像鲁旭滨。鲁看了我推荐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喜欢，说这书圣洁、光辉，我没提渡边的《失乐园》和电影，电影在邵逸夫电教馆看，一教室的少男少女，看投影屏上老男人和少妇做爱，谁也没想到有这么多性爱镜头，教室里很

安静，黑木瞳在父亲的葬礼上给男人口交，那喉咙一上一下的声音似乎都听得到，气氛有点 ，日本人的压抑和释放很奇怪，让人有点不舒服。

那天大雨，和鲁在寝室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白板说、三字经、洞穴理论、性伪论都用上了。时奇们、钱果们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撑把伞到外面去，下雨天有伞的话，穿拖鞋在外面走很舒服，鲁觉得我偏激，不过有兴趣听我说完，我快说完了，人肯定天生不分善恶，善恶是个社会概念，由社会产生，生命的本性是保全和发展自己，人最初矛盾地选择群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个体天然要求的发展和集体发展矛盾，就有人规定这是恶，从这个意义上，人天生是恶的，善是人为，是妥协手段，到社会发展到个体独处就能生活得很好，人究竟还是要独处的，那时就没有了善也没有了恶。

说完了这个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时我们才走到网球场，他也好像没什么好说的，我本来想像会走学校好几圈，现在就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程工，他去学校机房下围棋，鲁就去了，他们问我去不去，我不去，回到寝室楼里，坐在门厅的客椅上发呆，赵老头在喝酒，半中午喝酒，他真的是个酒鬼。

双休日是月中，这是鲁旭滨说的，他说可以去钱塘江看潮。我对看潮没什么兴趣，只是想到从来没看过，那就还是看看吧，加上姜涛三人，乘公交车去。

#### 10. 她们的亲热劲像同性恋

去的时候早上，看潮的人很少，早潮已经过去，晚潮要到下午四五点，要想办法把时间打发过去，下车的地方有个公

园，前面六和塔就在山上，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六和塔公园，在山下有条路似乎往幽处去，鲁旭滨说这是九溪十八涧，等下可以去看看。

现在先要吃中饭，我建议去之江校区里吃，沿着江往前走，半人多高的栏杆底下就是钱塘江，看上去有 263 个足球场那么宽，水不干净，微微荡漾着，感觉整条江的水都荡漾着，眼前面有一条防波堤和水利设施，脑后面一座大桥，不知道是钱江几桥，江对面好像有一些矮房子，其他的看不清，江面上有几面旗帜，几艘船缓缓滑行，这边岸下停着几艘快艇，带人出去玩，二十块钱一次。

我们走过去，右边就是马路，很空，车开得 的，马路对岸就是六和塔，已经经过六和塔了，之江校区的校门在望，望得再远一点好像是个巨大的网球场，还有高尔夫球场，再过去就是一片山坡和野地。

进之江校门，整个校园好像就建在山坡上，像梯田一样上升，沿一个斜坡上面有一幢钟楼，再往上去，看见爬满藤萝的房子，古木，花园，水池，再往上，篮球场，转弯下来，一层层矮下去的学生寝室楼，像军营，寝室楼很新，想像我在这里生活的样子，我们在下坡，看到了食堂，都要刷卡，没找到可以用现金的地方，问同学，指了指山坡下，几乎就在我们刚进校门的地方，我们转错了方向，餐厅在二楼，还有几桌学生在吃，我们靠玻璃墙坐下，玻璃墙朝西，看不见钱塘江，餐厅里有股霉味，桌布太薄，很容易就弄破了，椅子硬邦邦的，很薄一层清漆。

我们点了三菜一汤，喝点酒，很愉快地走出来，去九溪十八涧，是不是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处野风景，一道

山涧流下来，岸边都是野草野花，路也是土路，石子路，往深走，路慢慢升高，涧变深变宽的地方像河，有人脱了鞋在涧石间摸虾。

我们也下了河，水很凉啊，站久了有点吃不消，水底的石很滑，长着薄薄的青苔，虾蟹基本上摸不着，掀起一块石头，出来一股混水，可能有也隐在里面跑了吧，只看见长屁股的螺叮在石壁上，我们就讨论起钉螺、血吸虫病、毛泽东等，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挺多，不过还没多到惹人烦的地步，我们脚踩在露出水面的石顶上，晾得略干了穿鞋上岸，水里还有人在挖，还有人下河，我们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路越来越高，似乎无穷尽处，似乎整个杭州城就是这样的野地。转了一条小路往边上走，一些村庄模样的树落，露出几个屋顶，树落和树落之间修得很干净的小路，小路和小路之间很平的草坪，草坪外面围着木篱笆，好像休闲养生的地方。

我们慢慢转出来，说着闲话，鲁旭滨考验我们的方言舌头，让我们说可口可乐。姜涛说起来好点，我说起来像kaokaokaolao，自己也没想到会发成这样。转到马路边的时候，脚累得差不多了，马路上汽车交叉飞驰，几乎没办法过去，江边栏杆沿子上站着些人了，他们都把胳膊搭在栏杆上，耸着肩膀看着前面，前面就是江啊，潮快起来了，我们大概花了五分钟穿过了马路，被逼停在双黄线里时，脚尖和脚跟都是车轮，总觉得那后视镜会刮到屁股撞到鸡鸡，感觉很恐怖，我相信这里一定至少撞死过十人以上，被潮水卷走的也没这么多。

我们也站在江边把手搭在栏杆上，栏杆挺干净，每天都会搭很多条胳膊吧。潮水快来了，他们在说，江面动荡，涌着一个一个无数个波峰，波峰不断生灭，看上去还是一样多，觉得

整条江晃动，但波峰凝固，像水泥做的模型，再后来波峰不见了，叠在了一起，变成一道不那么高的浪潮在江面上跑过来，像在玩  $n$  人  $n-1$  只脚游戏，一直跑过来，撞碎在脚下的水泥堤坝上，再过几十秒或者一两分钟吧，又一个潮头过来，接着又一个，无休无止，不知道为什么要起这些潮，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重复，防波堤那边，潮水扑过去，激起很高的浪头，我倒希望它激得更高一点，没想到就有一个高潮撞在脚下，激起的浪花兜头盖脸扑下来，好多人兴奋地尖叫，我们往后跑了几步，浪头已经跌回江里，半条人行道湿了，看来栏杆是这么洗干净的，还有人已经跑到马路上，几辆车急停下来，没有车追尾，他也没撞死。这样的事重复几遍，浪头小下去了，像刚开始的那样，一道低潮平缓地铺过来，消失在堤坝下，再后来只是起波峰，前后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我们就要回去了，在车上我说，这潮也不是很大嘛，为什么每年都会有人卷下去。鲁旭滨说，现在不是潮水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在八月份吧，有些人是去站在桥墩上看，像我们这样看没什么问题，江里的浪就这么大，没法跟海比。

哎呀，我说，你是住在海边的。

他说，呵呵，我们就住在一个岛上啊。

一个岛啊，住在上面是不是就像住在山峰上的感觉，就是很陡，路啊什么的都往上走。

哈哈，这是你的想像，鲁旭滨说，小岛是这样，我们那个岛很大，就是一个县那么大，住着几十万人，你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平地上。

那你们出门都坐船吗？

平时岛上就是坐车骑车啊，跟平原没什么区别，其实我们

都没有生在一个岛上的感觉，只有你要到别的岛上或到陆地上，就要坐船。

哦。这样啊。我还没有看见海是什么样子。

商定，暑假我和姜涛到鲁家玩。

下一次去看潮和夏天，大概只过了两个礼拜，太阳很好，都有点热，我躺在床上看书，肚子上盖着湿毛巾，过会儿就烘干一块。夏天进来叫我出去玩，我知道他喜欢出去玩，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对什么都感兴趣，养鱼讲座、跳蚤市场、自行车摊、三个老头在讲什么、篮球赛、知识竞赛、毕业晚会、海报、路演、广告单他都有兴趣，真的没什么事，就出去逛逛。

我当然不想去，太热。

但是他一直说，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我没办法了，他热情，就跟着他去，骑自行车，我借了辆车，问政治系的李成根借的，没刹车，笼头很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车变成这样，先去西湖，我有个坏感觉，觉得除看书写东西外做什么都是浪费时间，但用在看书写东西的时间又很少，所以我一直觉得在浪费时间。

夏天说我这样是要不得的，总要出来玩玩嘛。

他不会打篮球，不会打桌球，不会走象棋，不会下围棋，不会打牌，不会打乒乓，不看小说，不看录像，不听音乐，我很惊诧他大学以前的日子怎么度过的，他惊诧的是我总是看书怎么学会这些，现在他在恶补，热爱生活热爱世界，他像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在将来很远的一天会精通吃喝 赌抽，但仍旧是个很好的好人。

到了西湖边，车停在白堤口，先坐在白堤的一把椅子上乘凉，太阳被柳树挡着，不那么热，断桥那边的亭子里有人在唱

戏，好像是越剧，呀呀的，可能是个老头在唱，捏着十八岁姑娘的嗓子，以前有个《滑稽越剧笑哈哈》，黄宪高唱的，很好玩，连我小孩都喜欢听，还有绍剧，特别的悲壮高亢，跟绍兴这方水土留给人的印象不一样。

坐了一会儿，日头往西边又斜过去一点，我们坐到东边那把椅子上会更好，但是已经有人坐着了，是对情侣，夏天说，如果我们是异性的话，就是情侣了。

幸好我们是同性。再往深里走去，倒有了些风，堤坝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多，女人几乎都撑着伞，走近时要小心伞尖扫到你的眼角，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为伞尖实在太多了，一旦注意到这点就好像所有的伞尖都利刃一样扫过来，我们选择走到湖边，白堤和北山路围着的这块湖叫什么湖，里湖吗，湖上长着好些荷叶，正长得青翠旺盛的时候，什么时候莲蓬长出来，一块钱一个。

再往前一些路就是孤山，立着块牌子叫孤山，来来回回经过十几趟了吧，才知道孤山原来就是这里，我跟夏天说，这里就是住林 的地方，梅妻鹤子。他说什么林 。我说看来你语文没学好，补充教材里不是有林 一首诗吗，里面两句，水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是经常考吗，就是这个人写的，这个人隐居在孤山，我记得上面就是说隐居在孤山，没老婆，没孩子，把梅花当作他老婆，鹤当作他儿子，简称梅妻鹤子。

夏天说， ，你太有文化了，这两句诗我知道，这个典故不知道。

我说，哈哈，跟我说话长知识吧，梅妻鹤子这个说法不太对，我觉得鹤妻梅子更对。

夏天说，为什么啊。

我就说，你想想，不是有很多那样的故事吗，笑话也有，那个把老女人的牙拔了强奸河马的笑话听过吧。

夏天说，听过啊。

我说，那就一样啊。

什么？他迷惑地看着我。

我说，那种小说电影有没有看过，外国牧场的农夫生活很寂寞，没有女的可以睡，就搞牛啊母猪啊山羊啊鸡鸭这些。

他说，，哈哈，所以他们说一般男的养猫女的养狗。

我说，A片里有啊，跟猪牛狗蛇什么的都行。

他说，这也不是行不行，就是工作。

我说，肯定就是工作。

说着，西画社出现了。夏天说进去看看吧，他就是这么好奇，我说算了吧。他说去看看嘛，怕什么。

倒不是怕，那就进去看看吧。

一进门就是楼梯，一层好像关着，到了二层，四五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看着我们上来，里面一个顾客也没有，木地板木墙板，桌椅什么的都是古色古香，墙上挂着一圈字画，我尽量走得小心一点，楼板还是发出了小声的吱嘎，有一副行草引起我注意，体貌疏朗，风格劲峭，我做出行家的样子，凝神观望，竖起左掌，右指描摹，正入境时，脚步响处，服务员上来了，温和地说，先生，很对不起，我们这里穿拖鞋短裤是不能进来的。

我说，什么？

她重复了一遍，我点点头，她走开了。继续赏字。过了会儿这服务员又上来了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这边有规定，穿拖

鞋不能进来。我说，我已经进来了会怎么样。那服务员做出为难的表情说，先生你就不要难为我们了。我示意在另外一个角落的夏天走，夏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迷惑地看着我，我自顾下楼来，他就跟了下来。

我告诉他原因，我都没感觉自己的穿着，现在自己低头一看，确实不太好，短裤太短了点，腿上毛茸茸的，有点恶，拖鞋是人字拖，呵呵，我本来想去打篮球的。

这下西湖也没什么好逛的，我建议去看钱塘江。夏天很感兴趣，我们穿街过巷，朝一个大致对的方向走，一边走我一边想，幸好夏天是男的，带个女的去还不烦死，一会儿担心方向是不是错了，一会儿问路有没有骑对了，一会儿问没有迷路吧，一会儿问我有没有去过吧，问这么多全都是同一个问题，我还要做出确信的样子，实际上我哪知道啊，大概就是这样走，能到就行，还要讲笑话给她听，因为路上闷啊，一会儿骑累了她喝口水，甜的不喝，矿泉水只喝农夫山泉的，一会儿水过肾了又要上厕所，又骑不快，反正烦死了，还是男的好啊，只管骑就是了，但就是跟男的一起没性冲动，没法做爱。

骑到一个广场上，广场也不太大，大块大块的青砖铺地，西边是山，东边北边是旧房子，南边立着块碑，没仔细看，反正是说，这块地是南宋旧城墙遗址，我们停车进去坐了坐，里面好多遗老遗少，遗老放风，遗少滑旱冰，反正这场地够大的，遗老就坐在石凳子上，让出地方让遗少滑，边上还有个幼儿园吧，角落里一群小孩子在玩，他们喳喳真吵，全部拉出去枪毙。

只有其中一个小孩子挺可爱，他努力全速奔跑的样子很可爱，还有那个留童发戴红发夹的小女孩，还有那个鼻孔小小

老撅着嘴的那个，那个老去老师那里打小报告的一定要枪毙，那个特别高正在朝玩具上吐唾沫的枪，那个长得很难看的也枪，带队的一个是阿姨，一个是老师，老师丑丑的，说话的神情和语调都像小孩子，看出来，小孩子很依赖她。

我幼儿园的老师，一个很好，一个很讨厌，脸红彤彤的，现在想起来，可能她满脸青春痘加T形区发炎，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很不幸，这可能因为她没用可伶可俐，或者白医生、李医生，达维邦也可以治 疮，另外，清理宿便很重要，清肠胃、调饮食、养精神、慎房事、适温寒，女人应该让自己由内而外地美出来。跟她说这些她也听不见，我们继续往前骑。

我的车没刹车很麻烦，不能骑太快，刚才一个转口，对面一辆车正转出来，骑太快了笼头拧不过来，我只好喊，快让开，没刹车。那人很乖，赶紧捏闸贴路边站着让我先转过去，我几乎是擦着他转过去的，龙头就要撞到他的腰眼，他吓得不轻，在背后骂：脑子有问题啊，没刹车还骑这么快。我理亏，我骑快点就听不见了。我们应该是横穿了杭州南城，又到了两个礼拜前来的同样地方，下车，把车停在公园门口，车后座锁在一起，小心翼翼地穿过马路，把手搭在栏杆上，望着江面，等潮来。

有点风啊，风把头发吹起来，江面还很平静。夏天看到了快艇，看了一阵，咬着下嘴唇用手肘撞撞我：去坐坐？

我说不去。他又坚持，说去问问看，如果太贵的话就不坐。我跟着他过去，一问，20块一次，其实不用问，价钱在一块板上写着。

那可以坐多长时间？夏天问。

那个人穿着救生衣，矮胖矮胖的，黑黑的，络腮胡，像西

亚人，他说，十几分钟啊，就坐个味道，你想坐一天啊，坐一天你厌了。

夏天笑了，问：那你开多远？

那人指指大桥：从那桥墩下绕过来。

从这里望去那桥好远啊。夏天问我坐不坐，看样子他是肯定要坐了，我说不坐。

他说，好吧，我出钱。我同意了，哈哈，那人给我们救生衣，黄色的，大概被冲到水里容易找，艇上已经做了四五个人，我们坐在最后面两个位子，刚才拉生意的西亚人没上来，没上来他干吗穿救生衣，不热吗，开船的人只看见一个后脑勺，西亚人解开缆绳，叫一声起。

那艇就开始轰鸣，花了几秒加速，全速向桥墩冲去，江面好像没被剖开，好像斗在丝绸背面上冲刺似的，两道巨大的波纹像两边荡开，越扩越大，艇屁股后面一大串白色的泡沫，我们坐得很过，一颠一颠的，很没有安全感，雾般的细水珠扑到脸上，凉得很，艇冲到桥下，沿着一个墩飞快地拐弯，艇上人一片尖叫，我感到快被甩出去，两手紧紧捏住艇舷上的铁圈，同时担心眼镜会不会甩掉，还好，弯转完了，开艇的人好像没过，可能担心我们没过，故意不断地转小弯，S形向岸边冲去，快冲到时再慢慢停下来，感觉像一辆巨型的摩托车慢慢安静下来。

20块有点值，第二次坐就没意思了。我们把救生衣脱下来给西亚人，西亚人说，怎么样，饭没甩出去吧。

我心里说，胃差点没甩出去。

夏天说，还好还好，再坐会儿就要吐了。

我们又站在岸边手搭在护栏上等着潮来，我都不想说了，

跟上次和鲁旭滨姜涛看的情景一样，低潮高潮低潮，潮退了，我们回学校。

回到学校，丁世伟在网上，装了电话之后，寝室里就可以拨号上网了，他替我申请了一个QQ号，说可以在网上钓妹妹，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己聊，他在边上教我，一个是他帮我聊，聊好了让我去见。对我来说，丁世伟是个好人。

他要我陪他去见个同学，在浙教院。我说怎么没听你说起过。他说也是刚刚联系上的。我没有怀疑跟他去了。

浙教院的正门离我们后门几步路，但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们门口站的保安，穿的制服像军装，不管这个，继续往里走，正对着大门是一幢教学楼，楼前一个大空地，大空地两边一左一右两条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大学都要这样规划，我们沿左边的路走，往北走，一直往北，经过教学楼几幢，篮球场一个，足球场一个，同学无数个，快到了他们学校的后门，丁世伟指了指一幢寝室，门口老头拦住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认出的，丁世伟告诉他要找的寝室号，这老头拨号，破喇叭里传出个声音问找谁，丁世伟说了个名字，那个声音说他好几天没回来了。

丁世伟自言自语：不会抓起来了把。他拨手机，拨了半晌没人接，他挂掉电话，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就像他打《生化危机》时的眼神一样。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电话打不通，关机了。我说，这有什么，可能他在做什么事情。

丁世伟说，我那同学你不知道，高中就拿菜刀砍人。

我说，呵呵，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的人也可以关机的啊。

丁世伟笑了，缓缓神说，我带你去见另外的同学吧，女

同学哦。

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同学啊。

丁世伟说，同学嘛，你有了一个就会有好几个。

去女生寝室的路比较复杂，像走在弄堂里一样拐了好几下，到了一个空地里，这空地居然是泥地，没浇水泥，我好奇地踢着小石子，空地东部竖着三幢楼，丁世伟让我等一等，我等着，一直踢着小石子，他去传达室喊人，过了起码十分钟，丁世伟和两个女的走出来，其中一个黑暗中也看得出来傻大黑粗土不拉，另外一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T恤短裤腰矮，肚皮若隐若现，身上的香水也不难闻。

丁世伟介绍说，第一个叫小梅，第二个叫小竹。她们寝室四个女生，取了四个网名叫梅兰竹菊。我就问是按什么顺序排的。两个人就切切地笑起来，看她们笑的样子，很可能是按罩杯大小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排的。小竹笑得喘气，说，按身高啊。

丁世伟故作幽默地挤挤眼说，你以为按什么排的呢。

我说，我以为按年纪大小、学号、床位号排的。

那两个女的挤在一起又笑起来，路灯下，你能看见她们的眼光突然往这边往那边那么的一闪闪。

丁世伟说去天堂人间蹦迪，往西溪路走，看见我们学校后门的夜摊生意正好，热气蒸腾的，那两个女的想去买羊肉串吃，他们去了，我站在路边等，过了会儿坐在石头沿子上，他们回来了，丁世伟握着好大一捆，小梅和小竹捏着几根吃，小竹说，你怎么坐地上啊，不脏啊，裤子还能要啊。我说也没那么脏，丁世伟给了我几根串，跟小竹说，要么你给他擦擦。小竹说，他又没叫我。

丁世伟想打的去，那两个女的说，慢慢走，一边走一边

吃。确实，外面还有点风，小竹把吃完的签捏在手里，我看她这样卫生，就把签交给她，她不接，恨恨地说，自己拿着。我感到跟她的交谈有点自来熟。

我们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右转，走到学校正门，从杭大路走，这样的走法，感觉跟学校很疏远似的，三联书店关着门，吃到这里，串吃完了，小竹把握了一路的十来根签扔在树坑里，我大笑说，你真幽默，反正还是乱扔，为什么刚开始不扔。她

了下说，不一样啊，一起扔在这里感觉好点，垃圾工人清理起来也方便点。我想倒也是，本来要捡一路。

到了天堂人间，我们一直往里走，我还穿着拖鞋，想不会又被请出来吧，厅口一个穿着西装不嫌热的帅哥问丁世伟拿票，

头青丁世伟问他还要票啊。他说，十二点之后免票。丁世伟想去买票，我说那十二点钟之后来好了。小梅和小竹也这样说。

我们出来坐在一家时装店的台阶上，已经过了十一点，世贸中心的草坪特别开阔，地下停车场入口的灯亮着，有两个保安模样的人在暗处走来走去。过了会儿，有个身材高挑的女人从水泥路上走过来，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出现的，高跟鞋的，裙子特别短，包不住屁股。她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坐着，好像看T台上的模特。丁世伟吹了声口哨，她当作没听见继续走，头发飘得好像有风扇顶在前面吹。

等她走过去了，走远了，小梅说，看到这样的美女你们男士有什么感想。

丁世伟说，这样的美女看看就可以了。

小竹问，你呢。

我说，我就想掀起她的裙子强奸她。

两个女的 了下，挤作一团狂笑起来，两个保安往这边张

望了几眼。

丁世伟说，哈哈，他是这样的，冷不丁爆出几句话，我都习惯了。

小梅抹着眼泪说，哦。她又说，你们猜她是干什么的吗？她的气还没喘匀。

丁世伟说，刚才那个人吗？

小梅点点头，还有笑气从嘴里喷出来。

丁世伟说，这个不是被老板包的情妇，就是小姐。

我说，也有可能是白领，晚上出来发泄。

小竹说，看气质不像，更像是出来在酒吧里做的比较高级的那种小姐。

小梅说，你还挺懂的。小竹打她，两人又笑作一团。

等到十二点多几分，我们站起来，小梅站起来时我发现她蛮丰满的，她整个人比小竹大好几号，她们的亲热劲像同性恋。

进去时里面已经跳开了，人多得要命，我们挤进去，那DJ很能煽呼，有个穿着军装的小伙子跳到台上硬邦邦地做操，话筒里串出一个沙哑的女声喊，看这个兵哥哥的舞姿多特别，不要紧，只要你能让自己多hign就多hign。那兵哥哥跳得更疯了，有个一身黑的胖女人到他面前对扭，跳出一身肥肥的曲线。台下的人都笑了。这氛围不太对。我们离音箱太近，横隔一跳一跳的，震得胸腔痛，我先退出来，坐着喝酒，过了会儿他们也来了，音乐停了。

我们围着一张小桌子坐着，我第一次看到她们的正脸，看不清楚。碰了几次后，丁世伟盯着小竹喝，两人喝了好几瓶，我和小梅在边上笑。再过了会儿，看样子小竹有点醉了，她拉着丁世伟的手，凑到他耳朵边说话，身子软在他身上。小梅就

拉她，教训丁世伟说，你别老拉着她喝，她心情不好，刚失恋，你想乘人之危是不是。

这些话有点扫兴，丁世伟说，你是怪我没跟你喝。他就和小梅碰，瓶脖子当当的。小竹趴在桌子上吐了，吐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打车到专家楼开房间，开了两个标准间，小梅跟丁世伟抢着付押金，我扶着小竹，她问我是谁，我还没回答，她说哈哈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是谁，让我想想啊，你是不是以为我醉了，我马上想起来告诉你明天告诉你。

在电梯间里，我和小梅扶着小竹，丁世伟教育小梅，干吗跟我抢着付钱啊，服务员一看就知道我们不熟，还一块来开房间。

小梅神情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就想不要让你一个人付了，我和小竹的房间自己付。

丁世伟说，你没把我当朋友。小梅着急地说，没有啊，真的没有，你想太多了。

小竹又想吐的样子，小梅赶紧搀着她，安慰她，我们先把小竹送进房间，她和小梅一个房间，我和丁世伟一个，隔着一堵墙。

我们各自躺在床上，好像能听到隔壁传来哗哗的水声，房间在第九层，关了灯，窗户外面黑糊糊的，感觉像做梦。

丁世伟问我，你喜欢小竹吗？

我说，不喜欢啊。

丁世伟说，真的？

我说，是啊，没什么感觉。

丁世伟说，小梅呢？

我说，小梅啊，我都没把她当女的。

丁世伟说，哈哈，本来我是想把小竹介绍给你的，没想到她醉这么快。

我说，我觉得她们俩人都还挺好的。

丁世伟说，其实她们俩都不怎么样，她们寝室四个女的我都见过，小兰才真的很好看，今天叫不出来。

我说，哈哈，不会吧，你也太迂回了这战术。

丁世伟说，哈哈，没办法，小兰挺能装的。

我说，她对你有意思吗？

丁世伟说，她这个人挺虚荣，贪钱，上次我去杭百给她买了项链，衣服，还有好几个包，这女人特别喜欢包，花了我三千多块钱。

我说，不会吧，小梅她们知道吗？

丁世伟说，不知道，她们可能不知道是我买的，小兰男人挺多的这逼，又挺能装清纯，把自己搞得像淑女似的。

我说，这样的女人最讨厌了，其实男的跟她交往心里明白得很，老子就是想搞你，你看上老子的钱还不是想和我搞，这女的心里想，你不是想操老娘吗，老娘先搞光你的钱。

丁世伟说，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有这么一类女人，小兰倒不是，她是装清纯，她可能真把自己当淑女了吧。

我说，那更恶心了，她们寝室四个人叫梅兰竹菊说不定就是她想出来的吧。

## 11. 像美国小镇

丁世伟说，谁知道呢。

我说，还好，没叫诗情画意，春夏秋冬这些。

丁世伟说，她们哪会想这么多，就是随便取。

我说，呵呵。

沉默了几秒钟，一会儿，丁世伟的一声起来了，这真要命，幸好这么一两年下来，早就习惯了在别人的声、磨牙声中入睡。

早上服务员电话叫醒，大概是小梅她们要的服务，我们在门口等她们，等了大半天，我都忍不住上去敲门了，她们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四人一见面，大家微笑了下，气氛就开始宁静。

下楼到餐厅，吃饭的人很少，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喝粥，小竹的脸色白，小梅在照顾她，很小一口一口喝粥，没有人说话。

过了会儿丁世伟说，昨晚睡得还好吧。这很像电视剧里的台词，小竹很轻地笑了下，说还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去的。

小梅说，我们把你拖回去的啊。

小竹笑了笑，继续喝粥。

我和丁世伟先吃完，等着。

等她们都吃完一起上楼，收拾完又在走廊里等着，她们出来了，都背着一个包，昨晚我没注意到她们背着包，小梅的是碎花的，小竹的红色。

我们下到大厅，丁世伟结账，小竹和小梅坐在皮椅子上，我站在一边等，这么一会儿觉得时间挺长，丁世伟完事了，他一转身，小梅和小竹也马上站起来，一直等着似的。

我们走到大厅口，丁世伟拦下一辆的，小竹和小梅上车，坐进车前，两个人先后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时间真快，车走了。我和丁世伟回寝室继续睡觉。

醒来在下午，发现抽屉里有封信，王丽的回信，她应该早就回信了，不知道谁把信放在抽屉里，又忘了和我说。信厚厚的，好像也是夹了本笔记本，我的头很晕，先去洗了把脸回来看。这可能是王丽的日记本，里面撕掉了几页，不过还有好多东西留着，比如有一天她很想念张永干，她就写着，好想你，谁谁谁，用的是张永干的绰号，这个绰号我恰好知道。

另外她写到了一个叫王军的人，听名字很俗，她写了一首诗，讲她和他两手牵牵地去某个地方玩，写了一篇散文，讲到她在校园里转希望碰到他，碰到了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又写了一篇散文，讲她和他去某个公园里玩，他解开了她紫色的胸罩。解开胸罩就解开胸罩，为什么提到紫色，这个写法女性化。

王丽还写到，她觉得写东西的女孩子应该漂亮，她不能接受一个写出很美文字的人长得很难看。

她同寝室有个山西的小妹妹，写东西，还在《诗刊》上发表了，就长得很可爱，如此看来，王丽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

好像是这样，很少有女的自认为难看。

这就像让男的自认为没用，人都要崩溃了。

王丽的字写得干净。

其他的没什么要说的了。

之后，是和马力联系上了。他打我寝室电话我不在，他又打我传呼，看来传呼是有点用，他从威风那里问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在杭州，天目山，实习，礼拜天抽空来看我，我们在学校后门口饭店二楼大厅吃饭，点了条鱼，正吃着，两个服务员上来，拿着菜单说，这条鱼15钱，菜单上写错了，写着

10块。她们朝菜单指了指。我们看了眼。

我说，怎么能这样，菜都吃着了，你再说价格错了，一改就往高的改，怎么不往低的改啊。

服务员甲说，今天她第一天上上班不知道，拿的是原来的菜单。

服务员乙很窘迫地站在一边说，对不起。她确实是刚才点菜的那个人。

马力说，你们这样不行的，把经理叫来。

服务员甲说，把经理叫来也没用，他也是按新菜单来的。

她的口气不好，觉得好像我们多事一样，我说，那你不用跟我们说了，让经理来按新菜单跟我们说。

她们站了会儿，服务员甲气呼呼地去了，服务员乙局促不安地站着，脸都涨红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经理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的，大概就是老板，一上来满脸都是笑，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菜单真的是搞错了，本来就几块钱的事，我们小店小生意，你们包涵包涵。

马力说，这不是包涵不包涵的问题，你们这是欺骗顾客。

那人说，哎呀那不会，我们绝对不会这样的，这确实是不小心弄错，小蒋，过来道个歉。

服务员乙过来了，还没说，我说算了，就这样吧。

那老板说，谢谢啊谢谢，吃好吃好。他下去了，服务员乙也下去了。

马力说，怎么算了呢，这种做小生意的人奸得很。

我说，是啊，不过我也不会处理这种事情，就这样吧。

我们接着吃，过会儿服务员乙又端菜过来，样子好像特别小心，慢慢放下菜退着走了。

我说，这个服务员还好，刚出来做，做个几年态度大概就

像刚才那个服务员了。

马力说，肯定的。

我说，还好了，我们也没什么，不用担心菜里吐唾沫了。

马力笑了笑，吃好饭他就回实习基地了，他叫我去他学校玩，双休日我去了，叫过丁世伟的，他想去，但和蒋正亚约好了。

我一个人去，去汽车南站坐车。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去，感觉比汽车东站荒僻很多，停车场那么大，只停了几辆车。我坐在候车厅里，偶尔望望天顶，几乎所有汽车站的候车厅天顶，都是玻璃顶，像蔬菜大棚。车来了，我有点兴奋和不安，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总是有点兴奋，只要一到，马上颓下来，不过还好，只要出去逛，看到一条路就一定要走到底，就算仅仅待在一个房间里，也要各个角落都走遍，小区周围也可以走走，如果有走廊，可以走到走廊尽头，看看外面，这样又会兴奋起来。

不知道这条路线有没有经过钱塘江，还没出城吧，我已经睡着了，车开得又快又稳，醒过来可能是被爆炸惊醒的，电视里有好多炸弹还在爆炸，刘德华的某个片子，我喜欢坐车的缘故之一，就是车上可以看录像，一边看一边走。

这个片子什么时候开始放的，现在车走到了某个小城镇，有个人站在司机后面，好声好气地请他在前面停一下，有个朋友在那里等他。司机同意了，车停下后，不见这个人的朋友，这人下车焦急地打电话，两三分钟过去了，我一点也不急，等一个小时也无所谓，录像没停。车里有人抱怨了，说要投诉，快客公司承诺不半路停车不上下人，现在这两条都违背了。司机不说话。

坐在司机后排有个秃头说，你这事做得，这是为了一个人

的事情耽误大家时间，我给你看看，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本给司机看，司机看了几眼，我也看了眼，那人接着说，我是XX报记者，本来不想掏这个证出来的，你们这违反对乘客的承诺，我给你们一曝光的话，你们公司形象就很不好了。

司机说，我这不是也好心想帮他一下。正说着，那人跑回来了，手里多了个黑皮包，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是手枪也说不定。他对司机说，真对不起啊师傅，我朋友等错地方了。

司机说，你不用跟我道歉，给大家说对不起吧。那人眼望着车厢深处，露出歉意的笑容，挥手表示道歉。车里有个人说，道歉有什么用，时间都已经耽误了，赶紧开吧，把时间补回来。

不知道这样车是不是开得快一点了，我继续看片，又睡着，醒过来在放另外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放完后放歌，放歌时进入了市区，放了两首，到站了，我出站寻找公交车，找到马力告诉我的那趟车和那站地，刻意看了看箭头，别让自己坐反了。

车穿过老城区，最老的地方，还是那些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店面用木排门，路很窄，像巷子，这些房子迟早拆掉，到了野外，全部开阔起来，路，野草，开发区，工业园区，崭新的房子，矮矮的，很多铁皮房，蓝颜色的，走了十来分钟，大概到了一个郊区的村子，一片大房子，比起周围的房子又高又新，学校到了。

还得走五十米路，远远地，我看见马力站在门口，他还没往这边望，等到他望这边时，我快走到他眼前了，他招招手说，还是挺快的嘛。时间应该在下午三四点，我十点坐上的车。

这学校很大，比我们学校大很多，我和马力从正门口一直走，差不多要走到后门，不过这学校没后门，只有后围墙，男生寝室楼在围墙边上，一幢楼和一幢楼之间是篮球场。我说这

个太好了啊，打篮球太方便了。马力说，好是好，但晚上有人打球也很烦，自己打不觉得，别人打很烦。我说，哈哈，那你自己多去打嘛。马力说，我是去打啊，我现在肚子不行了。他撩起上衣，腰间两块赘肉坠坠的，他忘记在我们学校后门吃饭时，他已经让我看过了。我说还好啊，反正你人高，现在人高马大，说不定女的喜欢。马力笑呵呵的，过了会儿既害羞又骄傲地说，现在是有个女的喜欢我。他们的寝室楼陷在一个平台上，比路低半层，我们已经下到平台上，往寝室楼里走，马力说，等下我们两个人时再给你讲。

他的寝室在三楼，走廊很新，不过格局跟我和赵俊学校的一样，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住着这么多人，真有点像蚂蚁，像地下城堡，像蜂巢，像监狱，像纺织女工宿舍，像香港的低级旅馆，无论像什么，这就是马力住的地方，他的寝室向阳，床铺靠窗，他们寝室的窗比赵俊寝室的窗还大，阳光很猛啊，他们没拉窗帘，半拉寝室没法待人，窗口望出去明亮的天空，这就是金华的天空，跟杭州的天空差不多。

我们只坐了一会儿，我去 洗室洗了脸洗了澡，就去学校里逛。刚才走过的那条线不走了，换条路走，路上碰到的尽是女生，有漂亮的，绝大部分是丑的，我跟马力说，威风有个朋友好像也在这里。马力说， ，听说过，还在学校碰到过，大家都脸熟吧，她当不认识我，我当不认识她。

对了，他说，李建宏的那位也在这个学校。

我说，李珍吗？

他说，是啊，她好像在读音乐教育，唱美声的。

我说，哦，呵呵。

他说，这些人不熟，老乡很少聚会，你们聚得多吗？

我说，我们也不多。

马力叹了口气，突然说，刚才不是跟你说吗，有个女的，我们班的，她怎么回事呢，是去实习，就是去杭州实习，去天目山，她脚扭了，我给她搀下来的，很辛苦的，几个小时，路上么也说了些话，后来回学校后她就经常来找我，说要给我织双手套这么跟你扯。

我说，那你呢。

马力说，我嘛，我么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接受了，这个人不错，不过长的不是特别好看啦，我还在犹豫。

我说。

他说，人倒真的不错，性格也好。

我说，那就定下来了。

他笑了说，哪有这么容易啦，不要这么早下结论，先观察观察再说，你说呢。

我说是。

我们走了好长时间，走到了一个新校区，草坪、水泥路、池塘、凉亭什么都是新的，像美国小镇。

我跟马力说，你们学校很大啊。

马力说，周围都是田，买进来便宜，我进来一两年校区扩大了至少一倍。我说是的，这是要普及高等教育。马力说，学校钱赚饱了。我说，大学里关四年对社会有好处。马力说，现在大学生出去不值钱了。我说，值什么钱嘛，现在大学谁都可以来上，又不是精英教育，就算学生厉害也没用，你看看学校里这些老师多傻比啊，有些老师自己都没大学毕业吧，混个自考在职研究生或者什么培训学校出来的，就来大学里当老师了，现在我发现了，我们上一代真的很没文化，时代害的，还

有，别看什么平台，只要在这个平台里，跟捡垃圾讨饭的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是庸才，只有少数几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本事，其他都是搞关系混日子，我不相信环境，环境没什么用，什么狗屁大学，都要靠自己，就算去讨饭，也有人当帮主。

马力笑笑说，现在的大学老师确实，跟以前想像的不一样。

这时天空已经阴沉下来，风突然大起来，我们坐在凉亭里等雨快点下来，只要别打雷，但雷来了，开始轰隆隆，后来嘎啦啦，路上的人都在跑，我们在亭子里挺恐怖的，中间有个雷不知道打在哪里，传到亭子里了，我们两个人都震了下，我半个身子麻了下，问马力，他没麻，就震了下，我们退到亭子最中央站着，天乌黑，冷不丁闪电闪一下，周围变得像迪厅，雷打到后来都打破声了，雨终于哗啦啦下来了，雨下来就爽了，不用担惊受怕，天又凉，雨的大点点连成线，射进池塘里冒出无数大泡泡，我们站在亭子边淋脚。

过了好久雨还下着，肚子已经很饿了，这样的大雨不应该下这么久，现在是一边下雨一边打雷，没完没了的，马力建议跑到斜对面的楼里，跑到斜对面的楼里和跑回马力寝室没什么区别，一样淋得透。

我问，那楼里卖吃的吗？马力摇摇头说是教学楼。我说，哪里有饭店，不如直接跑饭店。马力说在校门外才有，食堂的话在寝室楼旁边。我说那还是待在这里吧，等雨停了。马力说，这里太冷了，早知道刚才就跑到饭店里去了。我说，那谁也想不到下这么久啊。

我们没什么天好聊了，已经说得差不多，看一下时间，雨下了快一个小时，时大时小，小的也是大雨。

我说要不这样吧，衣服脱下来裹在头上跑。马力说，不太

好吧。我说，不要紧，又不是女的，赶紧跑，跑到饭店里就好了。马力说，你是不要紧，反正都不认识，我在路上碰到同学怎么办。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大的雨谁在路上。马力犹豫犹豫地同意了。

我们脱下上衣披在头上跑，雨落在身上太冷了，他妈的这绝对是个主意，不过已经跑出来了，真的不想再跑回去了，马力太高大了，跑不快，我一个人先冲到校门口的保安室门口等他，保安看着我笑，还有几个躲雨的同学，我拿衣服抹了抹身，抹了抹脸，按了按眼镜，等马力跑过来，他一身大白肥肉颤啊。

他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靠，不跑了。很爽地抹了抹了脸，没抹身，绞了绞衣服，直接穿上了。我问他饭店在哪里，他指了指马路对面一间排档，门口站满了躲雨的人。我说这么点路过去啊。他摇摇头说，等雨停了吧。我绞了绞衣服，湿得跟毛巾似的，穿上，往饭店跑去，马力在身后恨恨地叫了我一声，跟上来了，我们拨开门口的人墙跑进饭店。饭店的老板笑嘻嘻地看着我们，拿上一叠餐巾纸，我们擦了擦头发脸眼镜，问他洗手间在哪里，马力在点菜，我到洗手间脱下裤子绞了绞，再重新穿上回到店堂里坐定，觉得一切安定了。

我建议马力也去绞绞裤子，他去了。老板拿了条干毛巾，我嫌脏，不过不接有点不好意思，就接过来在头上按了按，结果索性好好擦了擦头，连脖子手臂也擦了。马力回来了也擦了擦，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

菜上来了，看得出来，马力斟酌过，点的都是价廉物美的好菜，这也是排档的优点。店里就我们两个人在吃，门口两张桌子坐的都是躲雨的，我喝了瓶酒，身上觉得舒服了，马力喝

了一杯，脸涨红了，大脸盘看上去又大了一倍。

吃完饭，雨还没停，小了些，马力建议去看录像，说有些农民自己开的店，一个房间三十块钱看通宵，片子自己挑，有好多黄片。我欣然同意。

顺着屋走，一点雨都淋不到，不过要挤过好多人，大概走了一两百米，转到一个巷子里，我们跑了几步，一间老房子改的新房子，半间砖木结构，半间水泥房子，马力用当地方言跟老板谈价格，语言能力真是强啊，以他原先预想的三十块钱谈定，老板带我们穿过房子到屋后，屋后有道楼梯，露天的，冒雨到二楼，走廊一长排房子，至少有七八间，我看差不多可以开旅馆了，老板打开第一间房，迎面一股气味，老板很体贴地说，房门开会儿，放些雨气进来就好了。

房子里靠墙半圈沙发，圆心是一台电视机，我们先坐定，透过门望出去，外面哗哗的雨啊，过了会儿老板捧着一纸盒VCD进来放沙发上，点点头就出去了。

纸盒里大概有五六十张，我说，他拿这么多上来也不怕别人偷啊。马力说，我还交着押金呢，明天他会一张张点。

明天到几点算一晚上。

一般到八点吧，愿意看的话到十二点也可以，过了十二点就又算一天了。

呵，这跟宾馆一样，这房间还不错，肯定有好多情侣来看，就当开房间了。

马力说，肯定的。

我说，以后你可以带那个女的来。马力说，唉，再看吧，还没确定呢。

我们先挑了张三级片看，关了门快进着看，讲路奸，不好

看，换了几张也是，就看正片，有张《22世纪杀人网络》，我说早就听说了就看看吧。马力说看过了，不怎么看得懂。就不看了，看一张甄子丹的，讲他是个医生，当地有恶霸什么的，没看完睡着了，等醒来，马力睡着，我开门出去看看，外面天晴了天亮了，蒙着一层雾气，看上去最多五点钟，我回来继续看，马力醒了，一块看，看完去吃早饭，下楼，昨天见过的老板就躺在过道的一张沙发床上，他让我们陪着他再上楼一趟检查了房间，把押金退给马力。

走到街上，我跟马力说，他这样也太辛苦了，一晚上睡不好觉就赚三十块钱。马力说，三十块钱就不错了，自己的房子，生意好的时候呢，生意好的时候，每间房间都有人啊，一晚上几百呢。我说，那这些农民都很富啊，生活很写意，一个大学可以养活好多人，一个大学几万人，开大学真的很赚啊。

早饭随便在街上喝了点粥，赶紧回寝室睡觉，我睡马力的床，马力睡他同学的，到中午起来，眼睛酸酸的。马力问要不要去双龙洞玩玩。我不怎么想去，马力带我到 浴室，从窗口望出去，远处有座山。马力说，看到那山了吧，双龙洞就在那里，路倒不太远，就是门票有点贵，60元一张，学生可以便宜点。我说算了吧，我不怎么想去，休息休息吧，昨天雨这么大，路也肯定不好走。马力说，那也是，那下次再去吧，天气好点。

马力建议那就去城里逛逛。那也好。城里我已经去过了，我就是从城里到学校的，现在从学校返回城里，同一趟车，多坐了几站，过了汽车站，在一个城中广场下车。这广场很旧，长着好多老树，一排排地把广场分成好几格，搞得像几个街区。我们坐在其中一棵树下聊天，马力问我要不要买点土特产

回去，比如火腿什么的。我连忙摇头，太麻烦了。他说这有什么好麻烦的，出来玩嘛，给家里带点东西。我说，还要先带回学校，太麻烦。不过我想，以后出来玩，看来是得想着给家里给朋友带点什么，大家中国人嘛。

我和马力没有太多天聊，这样觉得有点闷，幸好没觉得，我看到斜对面一棵树下几个老头在下棋，就跟马力说过去看看。

看得出来他没什么兴趣，陪我过去，我站在一圈老头后面看，闻着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老人味。他们下棋太慢，水平也不见得好，到联众上去下，战绩肯定不好。

我不想看了，又回去坐着，突然想到，我可以回去了啊，不用再回马力学校，直接去车站就可以买票回家了，我有点高兴，好像捡个便宜似的，跟马力说去车站吧，我买票回家。

马力吃惊地说，干吗就回去啊，多玩几天啊，我去上课了，你自己可以玩啊，寝室里都有电脑，可以上网。

我说回去了，差不多了，过些天就要考试了，去记重点。这些都是借口，主要我想走了。

于是我们坐车返回，我建议马力不用下车直接回校吧，在汽车站那站他还是下车了，买好票，我们坐在大厅里等，买得很巧，十来分钟后我就上车了，和马力作别，在车上我又看了两个录像，到了学校八九点钟，又去学校后门看了两只录像，这下看饱了，本来又想看通宵，实在有点困，就回来了。

期末考试长跑又开始了，大家开始复印方娜的笔记，有一天上课刚好坐在左 后面，左 是个大眼睛姑娘，长得比较清纯，就是显老，以前我几乎没注意到她，突然想到她不是经常拿一等奖学金吗，唐香不是跟她同一个寝室吗。为什么不跟她

借笔记呢，我想了想，就问她借了。她好像有些吃惊，说，我的笔记很简单的，记得很少，别人看不懂的，你复印了没法复习，还是复印方娜的吧，反正你们男生都在复印她的啊。我说，我就喜欢简单的，太多了复习起来麻烦。她笑了说，我的真的太简单了。我说，给我看看吧。她给我了，我看了下，果然很简单，字没方娜好，不过字间距大，干净。我说，难怪你拿一等奖学金，方娜拼死拼活拿三等。左 说，呵呵，你这样说，我就不给你复印了。我连忙说，好好，不说了。

我冒出一个念头，如果问唐香借肯定不借的吧。我看看前面唐香光秃秃的大脑袋，顶上稀疏几根头发，想不要做试验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唐香是不会借给任何人笔记的，甚至是女同学，她会把笔记锁在抽屉里，深更半夜爬起来躲在厕所里复习，最后在四年时间里，拿到一次三等奖学金。

我复印了左 全科笔记，开始看起来，确实啊确实，有几门记得太简单了，没法复习，不过看起来省事，有门《教育测量》，我想肯定不及格了，完全是一些公式，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书，书上也没有，还有门《教育法规》，左 的笔记挺全，我也看得特别认真，张正特意提醒过我，要特别多复习这门课。

为什么呢，上法规课的是我们学院党委书记，叫戚先美，一个怪名字，是个文盲，五六十岁，脸黑，土，大概是个工农兵大学生，挺能混，混到了官职还来上课，想混教授啊，可惜不会说普通话，说绍兴话，这苦了温州人，金华人，丽水人。他上课底下都很吵，大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一节课实在太吵了，先美作为书记的面子挂不住，拉下来说，别吵了，像什么样子，还像大学课堂吗。

大家静了下来，我坐在最后一排，有点忍俊不禁，跟夏天在说，你看他那副样子。

夏天没回复我。先美看到了说，最后一排那个戴眼镜的，你还在说，大家都静下来了你还在说。我没想到他会注意到，但现在我没说了，在听他说，就说，没说啊，我没说话啊。

大概我的腔调特别无辜，大家都笑了。

先美说，大家都听到了你还没说？不要油腔滑调。

我还想说点什么，夏天拉了拉我，我笑了笑没说话。先美也不再说我，大而化之说整个课堂纪律。

前几天张正来提醒我，我没太当回事，想他不会这么小气吧。

等考最后一门时，前面几门课成绩已经出来了，宋安群跟我说，张正告诉他，法规课就一人没通过，就是我。我很平静地点点头，心想靠，那些题目我都复习到，怎么可能不及格，《教育测量》我只做了选择题，都给我六十分，这明显先美报复我嘛，想不到他真的这么记仇啊，三个学分，明年重修就要花150块钱。

宋安群告诉我这个坏消息，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你不去淘宝啊？我说什么淘宝啊。

宋安群说，12幢大四毕业了，有好多东西留下来不要了，好多书册都没拿，去拿啊。

我心想，去年怎么没听说，去年也有大四毕业啊。我问他怎么去拿，他说现在就去，我跟着他去。

路上他提醒我不要看老头，这些老头不让我们去拿，他们自己想卖废纸。

走到12幢，大厅里果然两个老头守着，我们目不斜视，当作熟门熟路的样子走到二楼，二楼走廊上全是垃圾，毛巾，碗，

纸张，方便面包装纸，拖鞋等等，我们随便走进几个寝室翻，地上也垃圾，桌椅翻倒着，留着些蚊帐、枕头、破衣烂衫，床上地上书柜上好多书，基本上是教科书，没什么好书可挑，窜了几个寝室，宋安群找到了几本《国家地理》，他很高兴，我找到了两本地方文艺的合集，坟砖似的，重得要命，我不怎么想翻了，陪着宋安群找，在四楼一个寝室，我们看到了谢文，他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个大书包，正在往里塞台灯。我们大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应付了几声，没空理会我们。这时又走进一个人，看见我们在，好像吃了一惊，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又不知道说什么，眼神避开我们，自己在地上找东西，看样子本来是这个寝室的。宋安群发现了一个耳塞，很高兴从废物堆里抽出来，那人扯住说，你们怎么乱拿我们寝室的東西。宋安群说，那也不是你的，你管得着吗。他把耳塞扯过来，那人不敢大力回扯，最终撒手了，不服地看了看我们三个人，意思大概说，算你们人多。

其实他多虑了，和宋安群打起来的话，我保证谢文绝对不会上来帮忙，我也不会，最多把他们架开。

楼是上来了，拿着这些东西下楼是个问题，我们再装作镇定，老头也不是傻子。谢文很紧张，他拿着一个大包，他没担心吗。

有三个办法，一个就是直接拿着东西，老头管的话，就说操你妈，这些是你家东西吗。一个是直接冲出楼跑，朝他们扮鬼脸，另外一个办法是我和宋安群就夹着这么几本书，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让谢文自己想办法去吧。

我决定第三个办法，和宋安群下来，谢文紧紧跟在身后，从楼梯下来，老头就盯着我们，看着我们穿过大厅，他们两个

就夹坐在门口，我和宋安群通过，他们大概也不想管，谢文也想跟着出来，被老头拦下了，背着背包带子。

谢文着急跟老头解释，我和宋安群站在边上笑。老头一定要谢文打开包看看，谢文愤怒了，作为兔子也急了，使劲一扯，扯脱了赶紧跑，先鸭子一样往食堂方向跑去，老头在后面追了几步，声嘶力竭地骂娘，努力让越跑越远的谢文听见。

我和宋安群笑翻了，回到寝室，谢文已经在寝室里，脸铁青地喝水。

宋安群哈哈大笑说，跑得挺快啊。谢文翻了个白眼说，滚！宋安群吸着口水，地笑了笑，快乐打了个折扣。

## 12. 偶然出现一下就消失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下午他们都走光了，只剩下刘青松在，我等他和丁世伟一起把他电脑托运回家。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火车东站，坐了四五十分钟车，横穿了杭州城，我第一次到火车站，问丁世伟为什么不去汽车站，他说汽车不能托运啊。我记得是可以的，但他说的这么肯定，就当长了个知识。

我们在车站里转来转去，天热，还没吃中饭，先看到了一个大棚底下有几家小店，又看到托运部，就想先去问清楚怎么托运，再来吃饭。

我们到托运部看，好多汉子搬着纸箱子走来走去，看上去又脏又猛。我们在看找谁问，还没意识到这是托运部的仓库。一个小个子，三十来岁梳着分头的男人上来问我们是来托运吗。

他给了我们名片，上面写着熊某某，XX 托运部经理。丁世伟叫他熊经理。熊经理问他有多少东西，丁世伟说，就一个电脑，几件衣服，几本书。他说，那我给你叫个小货车够了吗，

够了吗。丁世伟点点头。

熊到路边拦车，广场车道上来来往往无数的车，他很快拦下一辆，和司机谈价钱，那司机说六十，熊笑了说，我也是帮这两位小兄弟忙，别给虚价了，就四十吧。司机笑了笑同意了。我想这熊果然是混社会的啊。

上车，我和熊坐在驾驶舱，丁世伟站在车斗上。很热啊，开起来凉快些，车开得很快，司机一边开还一边跟我聊天，问我是什么学校的，大几，老家哪里等。

到了学校门口，保安不让车进，丁世伟去寝室拿学生证出来押着，我下车透气，熊和司机还坐在驾驶舱里，过了会儿他们也下来了，在车的另一边抽烟，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好像在议论我们，熊在说，很老实，跟他们说什么就知道点头，我都不好意思。他们俩在笑。

过了会儿，丁世伟跑出来了，把学生证给保安，他已经跑得满头大汗，脸烤得通红。车开进去了，刘青松已经把电脑、书和几包衣服放在寝室楼门口。熊问丁世伟就这些吗。丁世伟点点头。熊和司机都笑了，说这么点叫出租车就够了啊，不过你想方便叫我们也没关系。熊帮忙一起放在车斗里，这次他和丁世伟站在车斗上，就我坐在驾驶舱里，我们往回赶，到半路，天阴下来，起风了，暴雨快要来了。

熊敲着驾驶舱叫司机快点。司机在和我聊天，问读大学有不有趣，他是个话。我说，大学很有趣，像个小社会，跟外面的社会不一样，到外面来就会什么也不懂。他笑了笑说，这个没关系，等你们以后出来了，很快就会适应的，你们都是聪明人，书都会读，适应社会还不很快，半年一年就行了。

车开到火车站，没去托运部，熊在后视镜里指示着司机，

开到车站外面的一个门市部，门口挂着块托运部牌子，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坐着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打扮得像妓女和流氓。我感觉事情不对，跟丁世伟说，丁世伟说，没事，就多付点钱，也是走火车的。

门市部门口摆着磅秤，熊指示小伙子把电脑衣服书什么的摆上去称称，一边称一边报数给那姑娘听，一共两百多块钱。丁世伟问熊多少钱？熊重复了一遍。丁世伟说，走，我们不托了。熊没翻脸，也没说话。丁世伟到门口叫三轮车，一个三轮车远远过来了，笑着问熊，可以拉吗？熊面无表情地挥挥手。

三轮车赶紧靠过来，他说十块钱给我们拉到车站里的托运部。我说这么近你要十块，给你三块就差不多了。丁世伟说，算了算了。三轮车说，是啊，人家都同意了，你就不要多说了。托运部大概就在二百米之外，暴雨开始下来，车塞满了，我们跟在车后走，车逆着风雨几乎走不动，我们推，经过广场时，三轮车停下说，我给你拉到广场汽车那里去吧，这么点东西不用火车托，汽车行李厢一放就走了。丁世伟说真的？三轮车说，放心吧，我给你拉过去。

车拐到广场上，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里停着这么多汽车，到绍兴到萧山到哪儿的都有，有辆车快走了，有个年轻人穿着紧身背心靠着车门大声问我们哪里去，朝我们喊，来来，赶紧过来，还有位子。

这时雨更大了，风刮着，三轮车对着车门停下，先问丁世伟拿了钱，我和丁世伟先把电脑抱到车上，再把书和衣服放在电脑周围，这样几乎把过道塞满了。那年轻人跟丁世伟说，你这东西太多了，也算钱啊，多给十块钱吧。比起两百多块，这些钱真是太省了，这年轻人心肠真好，熊也还好，白跑了一趟，

到后来好像都在同情我们。

丁世伟还没坐定，车门一关，车就走了，那三轮车也早走了，我赶紧往广场外面的公交车站跑，已经淋透了，淋得更透后，才跑到了站台，大雨瓢泼，有些泼进站台，等车的人鞋子裤子基本上都湿了，我无所谓。不管雨多大，公交车还是在一辆辆开进来，一辆辆开走，我要坐的那趟车还没来，站台上的人走了不少，我尽量往中心站，隔着两个车道，有个窗口在卖鸡蛋饼，隔着雨气好像还能闻到香气。

我犹豫了一番，还是横下心跑过去，刚跑到窗口，门开了，卖鸡蛋饼的人让我进屋去，她给了我几张纸巾，我擦干眼镜和脸，这个房间只有几平米大，原先大概是个门厅，放着一个柴油桶改装的炉子，一块案板，一条凳子，还有水桶、面粉袋、板刷、面盆这些杂物。她背对着我在一块铁板上煎饼，我垂着头捏头发上的水。过了大概不到一分钟，饼好了，我交了钱，她建议我等雨小点再过去，我不想再待着，仍旧冒雨跑回来，在站台上一边吃一边等，还没吃完，车来了，最好等我吃完再来啊。

我上车，另外还有几个人上车，这是起点站，车厢里空荡荡的，隔着水气迷蒙的窗玻璃望出去，那个鸡蛋饼的窗口

看得见。车启动了，雨又大起来，砸在玻璃窗上 响，这不对啊，仔细看，原来是冰雹，婴儿的小手指头那么大，

，大概响了几分钟就没有了，路上看去就是湿 的，看不见冰雹珠子。公交车为什么不停运呢，要砸下拳头大的才停运吗，现在又变成雨，街上空荡荡的，能停下的车都停在路边了吧，这时有只收音机就好了，听听“音乐之声”，车慢慢地开好了，开到学校。

回到寝室，刘青松也回家了，或许去找他朋友了，寝室里只有一个人的感觉很难受，晚上去看录像，现在大概才下午四五点吧，虽然感觉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在床上睡着了，被电话惊醒，一个女声问孙智正在不在。声音很陌生，我说我就在啊。那声音一变，用方言说，我是你二姐姐啊。哈哈。她问我是不是已经放假了，如果放假的话她想请我帮忙买副拐杖。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打来的呢，明天打的话我就回来了。她说我就怕耽误你学习啊，等放假了再给你打。

这听上去像 论。晚上我没去看录像，躺在时奇床上看小电视，在放足球，我不知道哪个队跟哪个队，就躺在那里看，雨时不时地还下上一点，窗外外面传来《笑傲江湖》的笛声，我知道是隔壁政治系的小胖子在吹，再过了会儿，又听到吉他声，我想草婴还没回去吗，出去一看，129、131 寝室都关着门，吉他从走廊里传来，我循声走去，隔壁的再隔壁政治系寝室里，有个长头发的人坐在床沿上弹吉他，我在门口站了会儿，他注意到了，抬头看我，脸胖胖的，两只细长的眼睛，上嘴唇一道脏 的胡须，可能从长出来没剪过，他笑了一下，我也笑了下回来了，仍旧躺在床上看电视，想起和这个人下过象棋，我和丁世伟在下，他过来看，然后他也来下，下得很不错，好像懂棋谱。

我在想要不要去跟他聊聊，他过来了，站在门口，敲了敲开着的门。我挺高兴。他说，你还不回去啊。口音很重。

他问有没有象棋，要不走几盘。我去抽屉里翻出象棋，两个人下了几盘，他下棋没冯钊快，不过仍旧比我快，下了三四盘我都输了。他说我是野战军，下棋没套路。我问他是不是看过棋谱。他说高三毕业看了一暑假棋谱。我想这人真疯狂，也

很有意思。我问他吉他弹就多久了，他说刚开始弹。我就感觉这个人性子也很闷，喜欢一个人做事情。他问我有没有兴趣看棋谱，他现在有一本，看过了感觉就不一样。我挺高兴，他去拿了，一本薄薄的册子，讲布局套路，他说看完这个我的棋艺会上一个档次。我想他妈的，他两年前看过了，我现在才看。

他走了，我马上开始看，这本书其实是个体育大学博士生写的毕业论文，我想这个世界真奇怪，还有人写这样的论文。看到熄灯，看了三四个开局定式，觉得时间真不够用，早上起来，我在地图上找杭州康复学校，二姐姐说那里有卖，几年前她就是在那里买的。

我找到了这个地方，看着校名想是不是以前那个聋哑学校啊。没有自行车可以骑，转了两趟车到了那里，我从来没去过那块地方，学校门口果然有家康复器械门市部，不过拉着卷帘门，我敲了敲，那门当 当晃荡着，没人开门。我想今天不会是礼拜天吧，康复学校门口的保安在往这边看，我过去问他今天星期几。他说星期三，我问他这店怎么不开呢。他说这店早开张了，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说移了怎么还挂着招牌呢。保安笑了笑说，那谁知道呢。我才问他知道搬去哪里了吗。他也不知道。

我想了想，难道就买不成了吗，问谁能知道哪里买拐杖呢，只好问 114，她给了我一个电话，我打电话过去，电话里一个男声称，他的店就是本来学校门口那家店，现在搬到莫干山路上。操，莫干山路离我多近啊。我只好乘车返回，在一个感觉离得最近的站下车，一路走着找去，走得热啊，想起好久没吃棒冰了，路边到处卖的，买了根绿豆棒冰，又便宜又好吃，啊，绿豆棒冰很好吃，冰棒和包装袋要扔垃圾桶里。

找到那家店了，那店仍旧叫康复器材门市部，不是特意找，根本不会留意，不知道康复器材是指这些，门口摆着轮椅什么的，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干净的白衬衣笑吟吟地迎上来，我问他有没有拐杖买。他说有啊有啊，拐杖有好多种，你要哪种。我说要最好的那种。他从一排纸箱子上面取下一付拐杖，银白色的，包着塑料纸。他说这是荷兰进口的，铝合金，又轻又结实。我夹在咯吱窝下试了试，问他会不会太高。他笑着摇摇头说，拐杖不存在高低之分，高低可以调节。他示意我试试中间那个调节杆。我真的试了试，真的可以调节。我问他还有哪几种拐杖。他说这种是最好的。我说也看看别的吧，他又从纸箱上拿下几付，有木头做的，有半木半金属的，拎上去都没有第一付轻。

我问他第一付多少钱。他说 280。我说能不能便宜点。他又笑了说，这样的东西你就挑着往贵的买，可以用很多年，你便宜几十块下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一天便宜不了几毛钱，这些东西啊也不像衣服，价钱都是虚高，我可以报的都是实价，它不是衣服，今天穿了别天扔，它就是再生手脚，珍贵着呢，有些东西是不会还价的，你上医院会不会还价呢，不会。

他还要说，我说好了好了，280 就 280，开张发票。

他满意地住嘴了，收钱开票给拐，我拎着等公交车，想到这拐杖外面应该还包个纸盒子什么的吧，现在只包着层塑料纸，早破了，手上沾了些机油，肯定是那个人图省事，懒得给我装盒了，我也不想回去了。等了好长时间车还不来，我又想，出来时应该带好行李，这样就可以直接回家了，现在还要拿着拐杖回学校很不方便。

回到学校，经过政治系寝室时，想到昨天给我棋谱的人，

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现在寝室门关着，不知道是不是回家了，看来这个暑假我就看棋谱了。我带着棋谱象棋几件衣服拐杖去车站，象棋家里也有，不过再带上一副，随时可以跟棋谱对照用。

走到学校正门，看见我们班两个女同学来了，拿着大包小包看来也是回家。有一个拎的包太沉，侧着身子拎着，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热情，主动跟她们打了招呼，以前我都没跟她们说过话，我说，我来拎吧。她有点吃惊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没关系的。她说，这包挺沉的。我说，这样好了，我们抬吧。我们一人拎一根拎带，抬着包到车站等车，我没话说，大概因为拎包的好意，她不断地找到话题说上几句，后来车来了，她就上车了，很热情地说再见，暑假快乐。

我很吃惊另外一个女同学没上，我想当然地以为她们是老乡，我就问她是哪里人，而她又是哪里人。她一一作答，很老实的样子，我们在车站等了会儿，我们要坐的车来了，一直坐到汽车东站，她已经买好票，我拎着她的一个行李，陪着她去候车厅等着，和她瞎聊一通，一直等到她车来了，跟我说再见，祝假期快乐，看样子她也接受我的好意，对我挺客气。

我再到售票厅去买票，一边排着队一边想，有时我是不是过分礼貌，对真正感兴趣的人才应该殷勤一点。

买好票我到候车厅，跟刚才那个不是同一个，奇怪的是，我又碰到了一个女同学，高中女同学，以前坐在我前面。我正犹豫要不要当作没看见，她已经看见我了，微微笑了下，她的包占了个位子，我就到她旁边坐下，聊天，聊什么呢，我跟她一点也不了解，我们好像前后排坐了半年，一句话都没说过，没想到今天我们还要聊天，那就聊我们系，她聊她们系，然后回忆一下高中生活。

她认为自己很内向，对外界提不起什么兴趣。我也这么认为。她的身体不好，长年生病，她认为是她的病影响了她的性格，到了大学她想改改她的性格。我认为如果她想改了那就是必要的。她现在经常晚上去操场跑跑步锻炼身体，有时跟同学一块去逛街买衣服，刻意多走一点路。这个锻炼方法真有趣。

我们聊得挺顺利的，过了一段时间是话题聊得差不多了有点磕绊，这时车也快来了，我们在聊这个车站的情况，等车的人真多啊，喇叭怎么这么响，我也聊到我的刀在这里被没收的事情，等到了车上，我们都没想到座位居然连在一起，这有点不好，难道我们还要聊一个半小时吗，车还在市区里开时，我们试着又聊了十几分钟，车上高速，开始放录像，刚开始，我试着一边聊一边看，又想没有必要这样吧，相信她也不怎么想聊，那为什么还要撑着，那就看片吧，我认认真真地看了十几分钟，再转头看她，她睡着了，歪倒在座位上，头地靠在椅背和玻璃窗之间，身子随着车颠起伏几下。闭着眼睛她的睫毛看上去特别长。

她以这个姿势一直睡到车快进站时慢下来。她醒来后揉揉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想她不会落枕吧，我说，你流口水了。她紧张地说啊，下意识地摸摸嘴角，意识到是假的，笑了笑。

她叫了辆三轮车回家，我拎着拐杖去找二姐姐，电话里她说没住在原来的地方，开了家饭馆，就在车站北边，我就出站往北走，应该一点两点了吧，太阳从正中央偏后偏左一点点晒过来，晒得很热，我出了一身汗，感觉很迷 地走在马路上，啊，突如其来的感伤，大概走了一两百米，看到了喇叭厂，再看到门口南边的店，再看到二姐夫站在门口抽烟，他好像不怕

热，我走过去叫了他一声，告诉他拐杖买来了。他很客气很热情地说，哪哪，智正哪，来来来。大姨和大姨夫也在，大姨捏着块抹布走出来，大姨父端着茶杯，二姐姐坐在桌子后面正准备站起来。

我把拐杖交给二姐姐，还有发票。大姨父接过去看了看，问我哪里买的，是什么材料。我告诉他原先的店搬到莫干山路上了。他说，，搬去莫干山路了，搬家了。他对莫干山路很熟。我说这拐杖是那家店最好的，荷兰进口，铝合金，又轻又结实。他问我是什么合金？我说，铝合金，反正是很好的意思。

大姨说，买来就好了，我看挺好，你还开发票啊。

我说，有个凭证，万一质量不好，还可以去退换。

二姐夫说，还挺细心啊。二姐姐半开玩笑地说，那当然了。她把钱交给我，我找给她二十元，她说不要找了。我说怎么能不找呢，肯定要找。她收下了。大姨父拆开了拐杖，二姐姐试验新拐杖，有点高。我还没说，大姨父说，没事，可以调节的，我给你调调。我说，对对，好像拐杖是不分长短的。二姐姐说，哎，对的。

大姨问我有没有吃饭，我说还没有，二姐夫说，那正好，盛点快餐吃。大姨说，怎么能吃快餐呢，做点年糕吃吧。想了想她又特意去做菜。我说不要忙了，我回家再吃。我不是客气，是急着想回家。大姨还要去做，我说那我现在就回家了。她说那我给你泡杯茶。

我问饭店的情况，刚开一两个月，主要卖厂里职工快餐。二姐姐原来在这个厂里上班，现在厂里照顾她，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租给她，但生意不怎么好，厂里女职工多，一顿只吃五毛

一块的菜，吃光了一份还想白添。二姐夫说，妈有时你别管这么紧，她们想多添菜就给她们添，只要能多来吃就赚回来了。大姨说，怎么还能多吃多赚呢，这是多吃多赔，本身利润这么低。大姨父说，就是说你们这些小孩不会做生意了。大姨说，我们现在就想把这个店做下来，可以给你二姐姐一个去处，有个收入，生意不怎么好，午饭时间还是很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二姐姐就收收钱，我跟你大姨父盘碗都收不及。

二姐姐说，不是就要雇人了吗。大姨说，雇人这么好雇？本来想叫你舅母来，自家人放心，舅母又家里忙走不开，前段时间请了个人帮忙，这个人她就不干活的，东站站西靠靠，吃饭倒吃两大碗，你大姨父嫌她不干净辞了。

我说，。二姐姐问我学校的情况。我回答了一下就说想走了，说不定我妈在家等着我呢。大姨说，不会的，这么迟了，她看了下表说，快一点半了，你这里吃了去吧。

我仍旧推辞，她说，太好笑了，这么远回来，东西给我们带回来，吃顿饭都不吃？

我说，不是，我急着想回家。

大姨笑着说，还像小时候离不开你妈啊，跟着你妈脚后跟。

我笑了笑。大姨跟二姐夫说，快一点半了，你可以去了啊，不要又迟到了。

二姐夫准备出发，大姨说，你真的要回家的话，可以坐二姐夫的车去，他现在在你们村前头守岗亭。

我说，，又问了些二姐夫工作的情况，自从去年从新加坡打工回来一直赋闲在家，前几个月找到了个在交警队帮人家守岗亭的工作，工资不高，但每个月有固定收入，也好打发时间，不用天天打麻将。

二姐夫笑着说，打麻将打发时间也很好啊。

大姨父皱着眉不说话。二姐姐说，你是啊，天天打麻将啊。大姨说，笑嘻嘻的，说说你嘛，天天开玩笑。

二姐夫骑摩托带我，启动时和我寒了几句，开快了声音往脑后飘，默默地过了两三分钟，我到家了，我妈在家里，说，怎么还叫二姐夫特意送过来。二姐夫说，顺路的嘛。问候了下我爸。我妈说他去上班了，又叫二姐夫晚上有空来打麻将。二姐夫说，看有没有空，有空就过来。他去了。

我问我妈有没有留饭，她说没有啊，我又不知道你这个时候回来。我想也是。她又说，你怎么没在大姨家吃。我说，哦，我想回家吃。我把行李放下，她去做榨面。

我听到房后很热闹的样子，就问我妈怎么回事。她的声音陡然严肃起来，压着嗓门说，房后的昨天死了，脑溢血，今天正要做道场。我说，不会吧，他只有三十多岁吧。她说，是啊，现在死了好几个三十多岁的人，中秋、和庆都死了，都是这几个月里的事。我说，都是脑溢血。我妈说，和庆是，中秋是癌，查出来已经晚期了，所以现在有人说，是我们这里风水不好，也有人讲我们这块水不好，水质不好，泡出来的茶不好喝，一层垢。我说，什么风水不好，就是他们刚好犯病死了嘛。我妈说，那怎么这么巧，就都这几个月里。我说，这就算巧啊，每天全世界都不知道在死多少人，那是不是也风水不好啊，在一天里都死这么多，就是刚好凑在一块儿了嘛，怎么就风水不好啦，水不好有可能，跟他们死也没什么直接关系，水不好嘛就出肠胃问题，水不好，大家都在喝，那别人怎么不死啊，就是他们有这个病才死的嘛。我妈说，谁知道啊。她又说，交运的是厨师、吹打、做道场的，这半年生意好的要命。

到了晚上，卧室后窗正对着灵堂，人声鼎沸吹吹打打很热闹，到九点十点钟，还有人哭了几声，到十二点一点，喇叭突然凄厉地叫起来，我知道这一段叫“骂狗”，大概是说守门狗不叫鬼进门，新死的魂出去，所以道士要骂狗，骂完狗后，道场基本就结束了，我不懂这具体程序，只记得太婆死的时候，也吹过一段喇叭，听到旁边有人说，骂狗了骂狗了。太婆死后的样子我记得，头发梳得很整齐，眼睛闭着，脸很白，颧骨高耸，腮帮凹陷，嘴唇好像抿着一样，本来她从头到脚盖着一块布，那时不知道怎么掀开了，好像她的女儿我的姑婆还要看她一眼，我站在幕布外面望进去，刚好看见太婆的脸，我很难过，从小她对我就好，我对她就亲，墙壁上挂着很多色泽灰暗的图，画着地狱的模样，画着厉鬼，屋柱上挂着好几副对联，有一副好记：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鬼不怕。

鬼是没有的，天也是空的，不知道邻居家的灵堂布置是不是跟太婆的差不多，到后半夜我睡着了，偶尔会醒过来又迷迷糊糊睡去。第二天我妈问我，昨天睡着了吗。我说睡着了。她笑着说，你倒不怕啊。我想这有什么好怕的。她说，你不怕，我一个人回家就觉得寒 的，老想到屋后死了个人，要醒到等你爸夜班回来才睡得着。

我想女人在这一点上真痛苦，从小怕黑怕鬼，大一点了还怕黑怕鬼，还怕被强奸，到老了不怕被强奸，还是怕黑怕鬼。等到了晚上我在卧室里看棋谱，房后不像昨晚那样吵闹，很安静，我突然想起我妈的话，慢慢越来越害怕，我上楼去看电视，拉着后窗窗帘，等我爸我妈回来我只好下楼睡觉，他俩去搓麻将了，我在楼下听着他们关了电视睡下，窗口照下来的灯光一下子灭了，我想真他妈恐怖啊，我起床把窗关死，去拉窗扇时，

真怕突然哪里伸出只手来，一下捏住我的手腕。

我想他妈的他妈的。他妈早死了，很喜欢跑到上海给人当保姆，最后就死在上海。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亮着灯睡，又觉得太丢人了，就坐起来看棋谱，看得很累再睡觉，灯一关，恐怖又来了，不知道在恐怖什么，一直恐怖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早上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天已经亮了，觉得真幸福啊，完全放心地睡去。

第三天晚上第四天晚上，恐怖慢慢退去，后来忘了这码事。我和马力赵俊李建宏威风又开始轮流做东，大家窜来窜去打麻将。李建宏又说，有空去北京玩，车钱我自己出，到了那里费用由他负责，我想他讲话的口气真江湖啊。

我没想到初中同学刘铭和王贺来看我，王贺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在我家吃了午饭，下午，我们去刘铭家，我好几年没去刘铭家了，他家仍旧在一口池塘边，哈哈，池塘没有消失，他妈看上去还一样年轻，他爸仍旧是个秃头，偶然出现一下就消失。

### 13. 闻到海味了？风吹来的海的味道了吗？

还有其他几个同学，涂静也在，她是王贺的也是我的高中同学，看样子，他们搞在一起了。我们先是打牌，涂静坐在王贺旁边，着他手臂陪打，过会儿刘铭妈妈端了瓜子花生来，涂静剥，自己不吃，一颗颗剥完了放在手边让王贺吃，刘铭妈妈看到了，她说，涂静多好啊，你们看看，把王贺照顾得多好。刘铭说，贤妻良母型的。涂静脸好像红了，很害羞很幸福地打了刘铭一下说，不要瞎说。大家笑了，王贺上厕所时，涂静帮忙把牌摸好，不打，她说不会打，王贺回来了，涂静拿出纸巾帮她擦好手，王贺打牌她看，看得很认真的样子，偶尔跟王贺

说句话，幼稚地问一句关于牌局的话，受王贺轻轻斥骂两句，她就娇 地打他一下手臂，又露出既幸福又害羞的样子。

我不相信这个，根据我对涂静的了解，她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听得出来，她对打牌确实一窍不通，那么，谁会真的有兴趣长时间看。

我猜一定是涂静追的王贺，王贺不会喜欢她做作的性格，又丑，但是关我什么事，我也说不清，或许仅仅王贺很想做爱，涂静又愿意跟他做，或许他没打算去想这个问题，听凭事情按别人的意愿发生。

我们坐在堂前间里打，刘铭的卧室就在旁边，我很好奇，挺想进去看看，他在打电话叫人，到傍晚，我们挪到二楼去打，那里有吊扇，地方也更大，我不想打了，让别人打，站到走廊上休息一下，刘铭过来陪我聊天。我问他章 在家吗。他说可能在车行吧。我说他去修车了吗。他说你不知道啊，跟着他一个叔叔在学，学了两年了，快出师了，要不要去叫叫看，我很少找他玩的。我说，看看吧，看看他在不在。

我跟着刘铭到后窗口，章 的家就在他家屋后，刘铭喊了几声，我听到章 妈妈的声音，这个声音几年没听到过了，还记得，她没从屋里出来，问什么事啊，说他还没回来，到月底才回来一趟。

我们回到走廊上继续聊，楼下院子里走进来个姑娘，很快地走进屋里上楼来了，我能看到她的脸，好像是小学同学，也是初中同学，至少五六年没见过了，没看错的话应该就是她，刘铭去接了，没说是谁，这个人叫彭海霞，五年级上体育课小便失禁，过了一个礼拜又失禁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可能因为体育老师是男的，她不好意思说，也可能 过她，

所以一到体育课就吓得尿裤子，班主任是女的，把她叫去换裤子，安慰她，给她口香糖吃，那时口香糖是好东西，那时我们年轻的班主任喜欢穿透明的裙子，今天透出蓝色内裤明天透出红色，那时，透出内裤颜色很时尚，校长都来了，严禁我们课后议论彭海霞。

她上楼了，很文静，脸白白的挺干净，居然像个美女，她看了我一眼，看样子没认出我。刘铭也不介绍，过了会儿，又来了个姑娘，也是小学同学，叫文艳，挺好的姓，叫名糟蹋了，她六年级时叫另外一个女同学 血大师，另外一个女同学把唾沫吐到她嘴里，她在我前排坐了一个学期，很热情，经常帮我捡掉地上的纸笔、整理课桌、分发作业本等，

她认出我了，指着我说，是不是智正。我说，是啊是啊，文艳吧。她说，真的是你啊，你怎么这么瘦了啊，下巴像削过一样。这时，彭海霞在边上一个人说，你是智正啊，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不出来，好像瘦得都脱型了，你们一说才有点像。

我笑了笑。刘铭说，他就是这么瘦的啊，什么时候胖过。文艳说，他是挺瘦的，但小学的时候没这么瘦啊，现在太瘦了，太瘦了，读大学是不是很辛苦啊，要动脑筋。

我问她在哪里上班吗？她说以前在皮鞋厂干过一段日子，现在在家里带小孩。我说，怎么没带孩子过来。她大笑着说，他奶奶带着呢，孩子带过来我还想玩啊，他太皮了。我问孩子多大了上幼儿园了吗。她回答我。唉，时间太快了。我们围站在牌桌周围，一边聊一边看牌，到没什么好聊了默默看牌，过了会儿文艳对刘铭说，你妈妈在做饭吧，我下去看看。刘铭说，还是文艳好，海霞你也下去帮帮忙啊。彭海燕说，你不说我也要下去的，哪像你们男的这么懒。

，现在想小便，她肯定敢跟老师说了。吃晚饭时一圆桌坐了十几个人，这么多人让我觉得拘束，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王贺讲得很开心，很书生意气，我们喜欢他，陌生人会把他当书呆子，他说的过头时，涂静会插一两句话帮他兜回来，有时会假装生气，问他能不能少说点多吃点东西啊，刘铭爸爸在呢，哪轮得到他乱说话。

刘铭爸爸挺沉默的，光喝酒，喝了酒头顶红亮，其他人都 不喝，就我喝，陪他喝了好几碗，他的话多起来，说同学这么多年还能在一块走动不容易，大家要珍惜，同学的友谊最珍贵，社会的朋友多不算什么，喝酒有份有难跑光，所以你们这些同学啊，都要好好的，大家有什么困难互相帮忙。

我们说是啊是啊。他说话的时候不看我，只有举杯时才看我一眼，刚开始他对着我说，后来发现我不是一个好的谈话对象，就转到王贺身上，注视着他倾吐，这让我有点失落，王贺应付得挺好，看得出来有点假，就刘铭爸爸看不出来，刘铭妈妈像涂静看王贺一样，看小孩一样看刘铭爸爸。她像看哥哥一样看他，是什么时候，大部分时候吧，我知道，别问怎么知道，就是知道，她们要么仰视要么俯视，没有平视。

吃完饭，大家分头走人，刘铭送彭海霞回家，顺便捎带文艳，刘铭好像在追彭海霞，他妈妈好像对她印象不错，硬要她带上点水果，他爸爸就不好表现得太热情，王贺当然和涂静一起回，他一定叫我去他家，说两年没见，要和我促膝长谈，我就去了，不知道涂静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到了东桥，我等在桥上，王贺先送涂静到家再回头找我。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我在桥上抒情，桥面上车来车往，桥下的江水映着桥面的路灯，远一点的黑沉沉的一片，能感觉江

水很浅，回头望望，马寅初级中学就在岸边，黑着灯，是，就在那一块，王贺和涂静可能就从校门口经过，王贺回来也从校门口经过，很吃力地爬坡上桥。我记得有天白天就这么站在桥上，更远的是小时候，在桥头等我爷爷，结果走散，在街上偶遇。

王贺回来时看上去很高兴，大概和涂静简单亲近了一番，他家在三江城，我们冲下桥，一直往前冲，感觉快冲到新昌了，其实也就几百米，从西门拐进去，我从来没有从这个方位进三江城，周围变得陌生，再往前一些就熟悉了，几年前来过很几次王贺的家，他家有一个大晒台，在城里很难得，我们轻手轻脚地上楼开门进去，王贺说，他家里人全都去深圳了，就外婆住在这里。

王贺的房间很简单，跟我的房间差不多，就是一张床，地上放着好多书，角落里有只粉红色的小熊，大概是涂静送的，王贺去洗澡，我找书看，翻到一本《李敖全集》，盗版的，字很小，我翻了会儿，主要看王贺写在页眉页脚的批语，慷慨激昂，很想做一番大事。

等他回来，我问他怎么看李敖，他说，这是人才啊，百年难遇的，很有想法，思想很深刻，说话又毒，我是很崇拜他的。我说，那你以后也打算写这样的杂文。他歪着头想了想，笑笑说，文人我不想当，我更想当生意人，这我可能很受我爸爸的影响，现在他在深圳发展得很好，把我二姐小姐都带过去了，以后我也很想做生意，怎么说呢，就想做民族企业家，文人虽然也很好，不过我觉得没有力量。

我说怎么会没有力量呢，最多他的力量不直接。他说，像李敖这样的文人很少，他是真正有想法，要说些东西的，我觉得有点像鲁迅，是要点醒大众嘛。我说，你也评价太高了，李

配不上你这样的评价。 ，他抿着嘴说，我觉得李敖就是一个大师，有学术水平，又关心时事，这是把书读活的，不是书呆子，不像有些人，书上的东西全知道，书外的东西全不知道，这就是书呆子，会让人看不起，还有些文人天天写些恩恩爱爱卿卿我我，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轻薄文人轻薄文人嘛。

我们哈哈大笑。王贺问我要不要去洗澡。我去了，等回来时他已经睡着了。我想靠，这也太快了。早上还没完全睡醒，有人轻轻敲门，叫王贺，王贺还没醒，我推醒他，他有点不耐烦又小心压着说，好了知道了，马上起来。跟我说，我外婆。

我先起来，一个白头发面容清秀的老太太在厨房里，她笑了下说，王贺同学吧，年糕做好了。两碗青菜汤年糕放在厨板上，青菜好，清爽，看来她昨晚听到来客了。王贺也起来了，我们在晒台上吃，太阳从楼群里穿过来，时间在八点到九点之间，我看王贺外婆还待在厨房里，她怎么打发时间的。吃完饭我就走了，王贺有事要去涂静家，王贺说，昨天我睡着太早了，本来我们两三年没见要好好聊聊。我还没说什么。他接着说下去，不过不要紧，我们有的是时间，又不是明天就死了，哈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聊，下次同学聚我再叫你，你同学聚会也叫我啊。我说好啊好啊。

我先走，去公交车站路上想，不如去找李晋，他跟我说过在交通大酒店上班，放假了就去找他。我想他应该在班上，就直接坐车到酒店去。前台小姐问我住店吗，不知道为什么，我用普通话问她李晋在吗，可能她是用普通话问我的，她确实用普通话回答我，说他还没来上班，要不我坐着等会他。她指指墙边的沙发。我不坐了，拜托她等他来了告诉他我找他。

我去新华书店翻书。过了没多久传呼来了，李晋的，我回

电话过去，他高兴地说，果然是你啊，前台说有个说普通话的人找我，也没留名字，我想想也就你说普通话了。我说哈哈，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普通话了。他说在上班，中午四点半倒班后找我。我只好找了录像店看录像，现在录像店越来越少了，找到了一家，早上还没开，我听说有个高中同学开了家网吧，不知道在哪里。

我先去吃饭，吃炒年糕，吃完了磨蹭着多坐了会儿，在周围转了两圈，十一点多了，录像十二点开始，我提前进场，全场只有我一个人，老板告诉我等人多点再放，我坐在沙发上动来动去，好像很烦躁，其实内心很平静，后来人慢慢多起来，有了四五个人时录像开始了，还没有到十二点，有几个人急得不行，大呼小叫，老板没办法，他们为什么这么没耐心，看完两支录像后，我就等传呼响起来。

传呼真的响起来才四点刚出头，我走向酒店，李晋坐在自行车上东张西望地等我。我问他怎么这么早下班了， he 说是中班，午饭替他们做好，把晚餐的菜切好就可以下班了。然后他就问我很多问题，反正很会聊，聊到他们厨师打架，去绍兴帮别人烧菜，有个绍兴外地人看他瘦瞧不起他，他扳腕是扳不过他，可是力气大有什么用，要凶，在外面就看谁凶，那傻子又挑衅他，他马上捏着菜刀从桌子上面蹿过去砍他。我想你说他是外地人，其实你在绍兴你才是外地人，我说，真砍了？他说，没砍到，人太多了，七手八脚拉住了，我说谁拉我砍谁啊，其实我就吓吓他，以后他看见我很客气了，吓死了，见面就李师傅，香烟一根根扔过来。

我说，这么屌啊。他说，这种都是小事情，真正打群架，那真是菜刀拿起来乱砍，砍猪肉似的。

你们厨师打架真可怕，我说。

是啊，他高兴地笑着说，叼上根烟，也给我一根，问我去哪里玩，我说不知道，要不去打台球去吃饭。他说，要不去找章吧，他车行就在前面。我说不会吧，你知道啊？你还在跟他联系啊？他说，我经常找他去玩的，聊聊天走走象棋，大家都在县嘛。

他载着我往北走，路上他说想辞职了，真不想干厨师了，夏天在厨房里真是热死，干死干活几百块钱。

他妈的真不如去抢银行，他恨恨地说，干成就成了，逃到远点去谁抓得到。

我说，你千万别起这种念头啊，你起了这种念头越想越馋，说不定真的去抢，不去抢银行也会去做别的事，发财是要发，千万不能违法，这个财一定要发得稳当。

稳当哪还发得了财了，李晋说，种田多少稳当，上上班多少稳当，一辈子就这么点花头了。

我想起一部录像里，有个小弟刚当上大哥就被砍死在街头，临死说了句格言：宁可当三天大哥，也不要做一辈子小弟。我忍了忍，虽然这句话说得不错，但绝不能告诉李晋，不能煽风点火，不能给他理论支持，这样梦想发迹的头青很危险。

章的修车行在客运中心北边，离二姐姐家饭店很近。他在当学徒，我们去时，他正趴在地上修车灯，仍旧记忆中的五短身材。李晋没踢他，喊了他几声，换了是别人，他会踢吧。章转过头来说，又是你啊。李晋说，怎么，不欢迎是吧，不能来看你是吧。章说，可以可以，你李晋来我们随时欢迎。李晋说，那就好，我带智正来看你。章这才注意到我，从地上爬起来，笑着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学校怎么样这样大家都问

的问题，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不断观望，章说，你们先坐会儿，我忙完这部车。李晋说，你先忙着好了，我们旁边站会儿就好。章说，什么时候我们李晋这么客气啦。他重新趴到地上修车，我看他手指又粗又黑。

李晋说，你这部车是什么车，看上去挺好的么。章说，我不知道，只管修，你看看前面牌子。李晋看了看说，一个大写h是什么。我说是本田。

宝马标志是什么，b什么。

bmw。

桑塔纳呢。

两个V交叉。

李晋说，你怎么对这些这么知道？章也在地上说，哎你怎么这么了解。

我说以前没事，在新华书店背了一下午。李晋说，你背这个干什么。我说，现在就可以说了啊。李晋说，那你摩托车知不知道。

摩托车不知道，我说，就是因为摩托车不知道，看别人说起来都头头是道，所以我特意去看汽车，摩托车迟早要淘汰掉的嘛，汽车才是未来趋势，以后街上跑的都是汽车，这些车标谁都知道，我们现在就看见个桑塔纳金杯东风宝马奔驰，沃尔沃林肯凯迪拉克这些车根本看不到，这些车标都快忘了。

章说，想不到你对这个感兴趣。我说其实我一点兴趣也没有。李晋说，像你们英语好，记起来应该很快，都是英语单词，像我这样的根本记不住，章你天天修车，应该都知道吧。章说，常见的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知道发动机啊轮胎啊什么牌子比较多。

李晋说，那这车发动机什么牌子。章 说，你自己看嘛，你知道有什么用，你多了解了解菜刀牌子就可以了。

李晋说，我最了解西瓜刀，买把西瓜刀砍死你。

那个戴眼镜的人过来了，问章 修得怎么样。章 说，你坐着去吧，差不多了。李晋递给眼镜一支烟，看来就是章 的叔叔车行的老板。

眼镜问下班怎么这么早。李晋说，我们这种鸟班爱上不上啦。章 说，吊儿郎当的，开除的总是你。李晋说，开除就开除，随它便。

过了会儿，章 爬起来了，李晋问修好了，他不理，打开车门试了试灯，灯亮了，他 喇叭，喇叭 叫，章 甩上车门说，他妈的总算给它搞好了。示意我们跟着他上楼，楼上有间卧室，面对面摆着钢丝床，床尾拉着铁丝，挂着衣服，地上摆着面盆板刷，乱七八糟翻倒着的鞋子，门背后挂着毛巾，我和李晋一人一张床坐着，章 去洗澡，房间里有异味，像学校寝室臭烘烘的味道，我们面面相 ，李晋掏出烟，也给我一根，等章 回来，我们在抽第三根，章 换好衣服，李晋给了他根烟，他们谈论起烟牌子的好坏。

李晋说晚饭就去他们酒店吃吧。章 说，不要去了，外面吃吧，你自己去吃不要紧，带我们进去对你影响不好。李晋还要坚持，我也说去外面吃吧。李晋说，要不去唱歌吧，有点心吃。章 说，有什么点心吃。李晋说，饼干蛋糕这些东西 。

我不吃，章 说，我他妈干了一天活，饿死了，去吃年糕。我们依了他，去歌厅楼底下的小饭馆吃了汤年糕，时间还早，我们在饭馆里多坐了会儿，等天暗下来再出来，旁边的广场上音乐悠扬，好多中年男女在跳舞，我们上二楼，其实就是

一个茶座，点茶喝，大厅里有套卡拉 OK，想唱的人叫服务员过来点，唱一支歌加两块钱。我们各点了十块一杯的茶水，服务员上来倒茶的时候李晋生硬地说，谢谢，说到第三声，那服务员崩不住了笑出声，幸好李晋没注意。

边上那桌在唱张学友，章 说，唱得挺不错啊。我说，哪有啊，配上音乐谁都好听。章 啊了声，没说什么。李晋叫服务员过来，我们各点了首歌，李晋先唱，完全不在调上，接下来我唱，更不在调上，原来配上音乐也不是谁都好听啊，接着章 唱了首《新鸳鸯蝴蝶梦》，歌真的是老的很，不过唱得不错。唱完大家鼓掌，别桌也鼓掌，章 说，很久没听歌了，都是以前初中学会的老歌了。我说，我歌倒经常听，一首也学不会。章 说，怎么会。我说，跟李晋一样五音不全。

李晋笑着说，我们不会唱、不唱就行了。茶喝完了，叫服务员添了两度水，住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聊天也不方便，就去李晋家。二姨他们在看电视，我们轻手轻脚进李晋的房间，这样免得跟二姨打招呼。关了房门聊天，我说他们会不会听见。李晋说，放心吧，关着房门听不见，他们在看电视。他去拿了象棋，我和章 先下，下了两盘都输了。李晋说，怎么回事，章 你都下不过。我说，章 下得很好啊。章 说，我的棋很臭，我还记得当时史幼祥说我的棋比起你还差一个档次。史幼祥是我们初二的英语老师，气量很小，喜欢跟学生斗气，我跟章 在学校下过，只记得他下得确实不好，史幼祥也看我们下过，但不记得史幼祥说过这话。

我说，那我现在下不过你了，怎么下得这么好了。章 说，也下得不好，有时修车空，跟我叔叔隔壁两个老头走几盘。

李晋说，章 你这点水平我随便跟你下下。章 说，不要

吹牛皮，等下牛皮破了不好看。李晋说，不服你来啊。他们下了两盘，一胜一负，第三盘还是李晋赢了。李晋说，服了吧，服不服。章说，有什么好服的，不就多赢一盘嘛。李晋说，那再来啊。章说，我不跟你来了，明天还要去上班，睡了吧。李晋说，那你服不服。章说，好好好，我服了行了吧，睡觉吧。

我们三个人横躺在一张大床上，李晋说，怎么这么热啊。我说，你躺着别动就不热了。

为什么，李晋很好奇。

不动肌肉就不散热了，就会凉点，我说。

李晋说，什么肌肉不散热。

就是运动嘛，一运动肌肉就会散发能量，一部分会转化成热能，我一边说一边想，这真像伪科学啊，你知道冬天为什么会发抖吗？

李晋说，就是因为冷啊。

错，我说，冷就是冷，为什么要发抖呢，发抖是在抗冷，就是你的骨肌在发热。

章笑了，李晋嘲讽地说，咱不懂这么深的道理。我说，这道理一点都不深，只是说明你初中生理卫生没学好。

我问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打算下半年自己开个车行，地址跟他爸爸已经在找了。我说车行这个还是挺有前途的，以后有车的人应该越来越多。章说，有前途吧，我也是这么看，我想先在县开开看，开得好，去新昌那里看看，那里地段更好。李晋说，你先把县的开好吧。章说，那当然，县的是基础，我叔叔现在不高兴，感觉我要跟他竞争，现在我要开也不开在县城里，先去郊区离我叔叔车行远点地方先开个看看。我说，位置远点对你自己也好点。章说是啊，他老

顾客多。

再接下来，也没什么好聊的，大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们都去上班了，我还躺在床上，等再次醒过来，我听了听屋外动静，好像没人了，我又听到好像有电视的声音，贴到墙上一听，从隔壁传来的，看来二姨夫还在家，他早就办了离职停薪，我想了想，脸也不洗了，厕所也不上了，轻轻打开门，轻手轻脚地走过客厅，轻轻打开屋门，到了屋外再轻轻带上门，一声锁上了，我像做贼一样松了口气，我要回家了，大夏天的已经两天没换衣服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基本上在家里自己跟自己下象棋，以前小叔叔看人家街上摆的棋局，记回来和小爷爷一块琢磨，那时我还不会下棋，只记得这父子俩，就几颗棋子挪来挪去挪一下午，还争得面红耳赤，真是神奇的事，现在我妈觉得我疯了，跟她的聊友说我现在傻了，书读多了变得像呆子，朋友也没了，天天躲房里自己跟自己下棋玩。

我不愿意找人一块练棋谱，就跟偷到一本武林秘 似的，学得一招半式，不时找我爷爷、我爸、我哥、小爷爷、小叔叔练手，显然，我哥和小爷爷一个档次，我爷爷我爸小叔叔次一点，回想以前下的棋，真是瞎下都是乱拳，乱拳打死老师傅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下到暑假快结束，这本书看得差不多了，象棋渊深海阔，平常大家下的完全是不入流的野路子，还有很多古谱要看，正是浩大的工程，看不看就再说了，我记得跟鲁旭滨说过，这个暑假要去他家玩，和姜涛一起，看看海，现在暑假快结束了，我想起了这件事，又有点懒得实行。幸好，幸好鲁旭滨打我家电话了，他问了好多人，在丁世伟那里问到号码，他问我暑假就剩

几天了，他打算返校了，还去不去他家了，要去就赶紧去啊。

我就赶紧去了，联系上姜涛，在客运中心等他，我们都带着行李，鲁旭滨家玩好直接回校。买票时就问好了，车要走四个多小时，很高兴，我喜欢坐汽车，这车一路上放着音乐，是那种拼盘带，小小鸟过后可能是 bigbigworld，一直听着，车窗外面的景色也是新鲜的，我的心情很好，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这一排五个位子连着，我和姜涛坐靠窗的两个位子，另外三个位子上坐着三个小女生，看样子去宁波上学的，喳喳，真的像鸟一样，要么是小鸡。我和姜涛在讨论很大的问题，比如国家、语言、人类等，开始我们两拨人自己说自己的，后来其中一个女的留意到了，偷偷拉了拉另外两个人的衣袖，她们停下来听我们说话，又假装在看车窗外面，一边听一边不时凑在一起窃笑一番。

我讲在兴头上不管她们，姜涛没留意到，到了某个城镇，她们下车了，车继续开了一段后慢下来，我快睡着了，感到车速慢得有点奇怪，一看车开到了水边，正在过一块铁板，前面还有好些车，铁板的那头插在一首大船的船腹里，船舱开着，好像汽车两边的行李厢，车慢慢开进去，车里有人说，进船了进船了。

车在船里停下来，司机说可以下车到船上透透气。我很好奇，和姜涛两人马上下车去，司机提醒我们等下回来别坐错车。船舱里停着二三十辆车，像个小型停车场，我们跟着人流到楼上船舱去，那里已经坐满了人，一长排一长排的绿椅子，像会议室，边上有个柜台卖面包、水和报纸，船舱外面一圈走廊，我们到走廊上，外面风凉凉的，很透气，走到甲板上风更大了，船头靠着栏杆站着好多人，船走得很稳，只听到机器运行的声

音，感觉不到有没有往前走，看两边的风景，这边是城市，那边是山，也看不出移动的样子。

姜涛问我这船到底有没有在走。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太稳了，应该在走了吧。姜涛说，有人会晕船，这么稳怎么晕的。可能这里被山围着水很静，到海里去地方大刮得起大浪来，会颠得想吐的吧，我说。

我也好奇这船究竟有没有开始走，感觉有在走的风，想了想，从袋里找了张一毛的，揉成一团扔在水上，那一团马上往后移，看来船不仅在走，还走得挺快，姜涛说，挺聪明的嘛。我说哪里哪里。站得累了回到舱里，好不容易找了个位子坐，椅子皮磨得乌黑发亮，不知道多少人坐过，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新奇感过去，坐得很烦，远远看到快靠岸了，就下到底舱回到车里，车又开到地上，这是在岛上了，就是鲁旭滨家在的岛。

这岛像他说的那样，根本没岛的感觉，就感觉是在平原，有田有山有水，开了一段就进城了，在城里绕来绕去绕到车站里，鲁在接我们，还有他爸爸，他爸爸看上去挺年轻，又挺老的，在城里开面的，现在他先把我们送回家去，出城大概又坐了半小时车，感觉道路很平坦，像根带子铺在桌面上，路上经过莲花中学，鲁旭滨说，这是他初中学校。我想太巧了，我初中学校叫莲塘中学，现在已经拆了。到了鲁旭滨家，是个小村子，村后面有山，山上好像在开矿，挖了口大碗。鲁爸爸把我们放下，回城拉货去了。鲁妈妈在家，胖胖的，笑着不说话，大概不会说普通话。

鲁说今天先在家里休息，明天去朱家尖海滩玩。确实，现在快五六点钟了吧，鲁妈妈开始做饭，我们上楼，这是幢二层三间的水泥楼房，鲁说晚上他睡一层地板，我睡他房间，姜涛

睡他妹妹房间，她妹妹已经去学校了，在本地的某个大学。我们站在二楼走廊上望出去，这个村子不太大，鲁家小院挺大的，红铁皮院门现在开着，院门口卧着条狗，下巴搁在前腿上打盹。我们聊了会儿天，一块欣赏了他妹妹照片，他们打算到屋后的山里走走，我跟着去走了一段，那山看上去近，其实远，要经过一大片菜地，和长满草的野地，还没进山我厌了，一个人先回来，去鲁的卧室看书，他床头摆着《鲁拜集》、《五卷书》什么的，从这些你基本上可以知道他的趣味了吧，我在翻《五卷书》，没心情看下去。鲁妈妈端了杯茶上来，真是太客气了。

她晚饭好像已经做好了，等鲁爸爸回来，等鲁爸爸回到家过了会儿，鲁旭滨和姜涛也回来了，吃饭时，鲁妈妈简单明了地说，吃啊吃啊。看上去非常和蔼可亲，确实有好多海菜没过，鲁爸爸努力和我们聊几句天，看得出来，都是老实的善良人，还来了几个邻居，她们大概是来看热闹的，刚开始好像议论了我们几句，过会儿就不管我们，自顾自用方言快乐的聊天。

吃完饭，鲁妈妈收拾桌子，鲁爸爸和我们一起上楼到鲁旭滨卧室下棋，鲁和姜涛下围棋，我知道鲁围棋下得很好，姜涛根本不会下，不过他敢下，鲁让了他九子，一边下还一边望这边瞭，我和鲁爸爸在下象棋，鲁爸爸下象棋很慢，水平也一般，鲁看得着急，一边下围棋一边指点他爸爸下象棋，我等得也着急，也一边下象棋一边瞭他们那边围棋。下了三盘，鲁爸爸都输了，他去睡觉了，说明天还要先送我们去海滩再去拉货。鲁说明天叫一个邻居来跟我下，他水平很高。我连忙说不要叫了，我怕输，我也不是棋痴。

晚上睡觉的时候，凉风习习，我想海边真好啊，夜晚这么凉，我还在看书，不知哪里飞进来一只蛾子，扑扇着翅膀，简

直有一只鹅那么大，它拍翅膀的声音大概鲁爸爸也听到了吧，他上来把这只蛾子赶跑了，赶到窗外去。

第二天早上，鲁爸爸先把我们三人送到沈家门，路上过一坐跨海大桥，是那种索拉桥，据说是全中国、全亚洲还是全世界跨度最大的索拉大桥，就车窗望出去，这桥还新得很，确实长得吓人，弯弯的赤道似的，承包这桥的人得赚多少钱啊，过了这桥再飞驰，到了一个城里，大概就是沈家门，鲁爸爸回去了，我们先去吃饭，路边的排档门口摆着好多海鲜，新鲜得要死，便宜得要死，我们在一家排档里吃了个雪菜炒墨鱼，清蒸蛤，还有个什么海鲜汤，大概都是家常菜，花了二三十块钱，接着肚子饱饱地去找公交车，坐了大概半个小时，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鲁问。闻到海味了？风吹来的海的味道了吗？我们都没闻到，他说前面就要到了。

走了五六分钟，一座大门里一个大沙滩和大片的海水，每个人二十块钱门票，鲁说前天沙雕节刚刚结束，本来还可以看沙雕，还是结束的好，现在沙滩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们三个人，还有几个沙丘堆在那里，可能是前几天沙雕的基座，沙滩很结实，硬得像水泥地，表面又软软的很有弹性，抓把沙子起来，沙子细得像面粉，一松手被风吹成雾。这个沙滩大概有一两千米长，谁知道呢，也可能几百米长，海水微微晃荡着，往沙滩干燥处一漾一漾的，好像端着碗水，水不断往碗沿跑，水是蓝的，有点泛黄，边缘浮着白沫，只是可以想像的辽阔，眼睛看不出，应为前面有好多小岛，像山峰一样挡着视线，不过可以看见的部分已经够大的了，大得让人一恍，原来看到的海就是这样。

我们先卷着裤管在沙滩上走，走了会儿，鲁和姜涛脱裤子

脱衣服下去游泳了，没有泳裤，沙滩高处有一排平房，大概那里可以买，不愿意去买，反正沙滩上没人，他们俩先游着，我看到沙滩那端尽头有礁石，还有台阶可以上去，就先往那里去，那台阶热烘烘的，上到礁石上转了个弯，另外还有一个小型的沙滩，是不是有富翁跟美女在那里做爱，从这里过不去，我坐在礁石上发呆，礁石全是坚硬的窟窿眼，海水还是晃荡着起一些小浪，礁脚边上的水很清，沙子也很清，我下到水里，那里有寄居蟹，玉手玉脚的躲在很小的螺壳里。

刚才走过来不觉得远，走回去就觉得好远，海水满上来不少，鲁和姜涛的衣裤刚才还离水线远远的，现在快浸湿了，我把它们挪到更高爽的地方去，然后也脱得只剩短裤跳到水里，那水凉得很，这么热的天还觉得冷，等适应了就好了，我喝了口水，海水果然是又苦又涩，两边有两道浮标，大概不让游人游到外面去，外面没有大下巴的大白吧，现在海浪又大了些，一下下地扑上来，把你往岸上掀，你盘腿坐着，浪可以把你往上掀一屁股，回头看看，那衣裤放得还不够高，大概海浪全涨起来时，可以一直没到那排平房的墙角下，或者把平房也没掉。

手指肚很快起皱了，大概玩了两三个小时，我们坐在沙滩上晾裤子，海现在感觉不晃荡了，就是一浪一浪一层一层地满上来，不管这海了，裤子晾干了我们就穿裤子回家，回到家还有点早，鲁旭滨说海水很脏，我们用淡水冲洗了身子，坐在院子里乘凉，走进来一个小女孩，短头发，黑黑的，十二三岁，眼睛大大的，长得挺好看，看脸像大姑娘，看身材还没发育，不过挺高的，捧着一盒象棋，我想靠，不会是鲁旭滨昨天说的那个下棋很好的邻居吧。她叫鲁旭滨哥哥说来下棋吧。鲁旭滨说不下，你跟这个哥哥下吧。他指指我。她征询地看着我。我

吃惊地说，你昨天说的就是她吗。鲁摇摇头笑着说，那是她爸爸，她就会下翻棋。

我放心地说，那来吧。这小女孩很高兴，把象棋放在地上，跑到厨房里端出把椅子，一下放在我面前，把象棋放好，蹲在地上把全部棋摆好了，然后把一只手藏在背后说，来吧。我说你先翻吧。她摇摇头说，猜拳呀。原来手藏在背后是这个意思。我猜输了，她很高兴地翻开第一颗，鲁和姜涛去看电视了，就我们俩下，下到最后各剩下一颗子，她的比我大，但她不知道怎么逼死我，又着急把我杀死，棋子下得快的。我忍不住了跟她说这样就可以把棋逼死了啊。她瞥了一眼说，这盘我赢了，第二盘吧。

她摆棋子，一边摆一边问我叫什么名字啊。我有点奇怪，告诉了她，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你猜啊。我差点晕倒，说名字怎么猜啊。她说，你猜不到我就不告诉你。我说那好我猜吧，你不会叫小黑吧。她做出愤怒的样子说，小黑是我们家小狗。我笑了问，你名字有一个是英？她摇摇头，棋都是她摆的，快摆好了。我说，有个芳字吗？她瞥了下说，你为什么这么问呀。我说，有没有吧。看她神情好像是有，我说行了，猜到了。她说，有三个字啊。我就说，我不想猜了，就叫你芳芳好了。她笑了说，哪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呀。

第二盘她又赢了，她挺高兴的，又下了好多盘，我有点烦了，她还兴致勃勃的样子，幸好院子外面有个女声在叫，我都没听清喊的是什么，她说要去吃饭了，马上站起来把棋盘一合，有一颗落地上，她追到了捏在手里，捧着棋盘飞快地走了，大概她妈妈叫吃饭。

吃完饭，来了个中年人，瘦瘦的，烟抽得很凶，我们仍旧

在鲁旭滨卧室下，姜涛在看书，鲁和鲁爸爸站着看。鲁介绍说，我这同学下棋很好的，你们应该可以杀一杀。我很窘迫地笑了笑说，我走得不好，连门都没摸到。这是实话，幸好说了实话，这人下棋很稳健，我连输了二盘，第三盘和了。我不下了，鲁说，奇怪了，他水平跟我差不多啊，我明明下不过你。我在学校和鲁下过，确实下不过我。现在鲁和那中年人下，结果果然差不多，鲁还略胜一筹。这有点像风怕墙，墙又怕老鼠。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们准备回校，明天要报到了，鲁妈妈买了好多桃子让我们路上吃，鲁爸爸送我们到车站，出发时，那个小女孩过来了，捧着象棋，鲁笑着说，你又过来下棋啊，不睡午觉啊，我们要回学校了。她点点头说。她站在边上撅着肚皮看我们上车，两眼睛大大的。我问鲁旭滨昨天下棋那人就是她爸爸吗。鲁说是啊，就是他爸爸影响她的。车出院门时，那女孩也出门往回走了。

我们又经过莲花中学，我又想起莲塘中学，它已经拆了，车到车站，鲁爸爸去拉活了，我们买了车票等，我拿了一本鲁的《李贺诗选》在看，李有些诗确实很奇怪，他好像也 27 岁死，不知道我 27 岁在干什么。



4



1. 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现在，我是在写字数吗。我们回到学校，寝室楼老头都在，多了个楼长，40来岁，男的，脸皮白净，据说以前是某厂车间主任，看上去像，沦落到来当楼长，有点凄凉。 ，他在观察进进出出的人，老头这两三年都观察好了，他刚刚开始观察，老头还对他有意见：年纪像儿子，态度像老子。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踢垃圾 斗，有些脏东西粘在上面，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只手放在裤门里走进来，走得挺急的，看见我说，你在干什么。踢 斗啊，我说。你自家东西你会这么踢吗。自家东西当然也踢，为什么不踢。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寝室什么系。我告诉了他，他不信。他说，你能过来一下吗。可以啊，我跟着他去老头那里。老头叫他陈科长，宿管科科长吗。他拿出本子对了，没错，刚才我告诉的没错。他有点惊讶说，看来你很老实。我没说话。为什么要说谎，你要拿我怎么样。他搭着我的肩头，一边走一边说，要爱护公物啊好不好。好啊。我走进寝室了，他手又搭裤门前，往厕所去了。

没楼长什么事。吕兵搬走关他事，我见的，站在门口说，快点快点。吕兵说，东西怎么总要收拾的嘛。恨得牙痒痒的，又不好发作。楼长走了，过了会回来站在门口说，像站在原来的位子，小伙子不要怪我，宿管科有规定，不能乱住，你还是搬到原来寝室。吕兵把抽屉盖掀得乒乒响，你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晓得我晓得。谁告发的，高兴。

他搬走了这床空了，丁世伟放箱子，放电脑。有一天我用他电脑，201卡上网下棋，孔繁六在旁边看，寝室里就我们两人，气氛怪怪的，掉线了，可能因为就是他坐在旁边，我重新输号码，输密码，他在旁边看，上不去了，他走了。我看书，冷不丁想，他不会记去卡号密码了吧，时奇说过，129寝室经常少东西，他们知道就是孔繁六干的，一试，果然提示密码错误。我想操，这逼记性真好，这么长都记得住。

我很不高兴，卡里钱不多，大概二十多块，就是太欺负人了，很看不起我嘛。我到他们寝室门口转转，他也躺在床上看书，妈的屁，总不能拖下来就打吧，我想了想过去问，繁六，刚才我输201卡，密码错了，可能记错了，刚才上网你看见我密码了吗？我问得挺结巴的，他听清了摇摇头说，没有啊，你输密码的时候我都没看。我说，哦。钱果在下铺听音乐，摘了耳塞笑吟吟地看着我。冯钊在看黄易，不看了，颇有深意地看着我。

我回到寝室，想怎么办呢，难道等孔繁六出去时，把他的电子琴和电话塞厕所的粪孔里？冯钊跟过来，关上门，很关切地问怎么回事。我讲了遍。他说，肯定是他，他偷过我钱包。我想靠，不会吧，当场抓住了？，抓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冯钊在睡午觉，裤子挂在床沿上，钱包放在裤袋里，迷迷

糊糊觉得有人在拖裤子，还以为窗户外面有人偷裤子，完全清醒过来，这人就站在床前啊，就是孔繁六啊，正从裤子里掏出钱包啊，掏了钱包就往外面走，冯钊还在床上躺了会儿，清醒了，真的不是梦，追出去，孔繁六还在走廊翻钱包，还像做梦，冯钊拿回钱包，问他拿钱包干什么。这个问题真好笑。孔繁六说，我问你借钱。然后他就一直跟着他，怕他去保卫处报案，吃饭跟，上厕所跟，说软话，他被跟得烦死了，向他保证绝对不举报，他才不跟。

我说，晕，你没搞错吧，当场抓住都放了他。冯钊说，他跟我嘛，我也不好意思，我都被他跟得烦死了，想想钱包反正拿回来了，以后小心点，我们寝室都知道他偷东西。你们寝室真好。晚上我在寝室里又说了这件事，宋安群说，上次他放在床头的饭卡不见了，也一直怀疑是孔繁六偷的。他太有能耐了，作为一个贼，照样活得好好的。过了两三天，我还想着这件事，每次看到孔繁六就想起这件事，我烦死了，一定要解决掉这件事。

我想到写信，给宿管科和保卫处写信，孔繁六没去勤工办了，在宿管科当学生干部，想到过打印，太麻烦了，在主楼教室里写，写了两小时，差不多一下午过去了，写了两封信，没说电话卡，说了钱包和饭卡的事，过了两天还是三天，冯钊宋安群被保卫处叫去了，核实有没有这件事情，他们都说有啊，还说了其他些事，保卫处说，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当时怎么不报，现在就这样了，以后再有事再报案。

宿管科也叫他们去了，证实了下。过了一天，冯钊过来高兴地跟我说，孔繁六被宿管科开除了。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孔回寝室说了，他去宿管科上班，科长，就是那个陈科长吗，

说，你不用来上班了，孔没说什么，脾气很大，马上收拾东西回来，他不知道检举信，还以为是同事暗算他呢。仇人还真多。

冯钊问我，检举信是不是我写的。我笑着说不是啊。他说，我看到那封信了，保卫科当时把信给我看了，他以为是我写的，我一看字迹就知道是谁写的。我笑着说，你知道就好了，别到处说。大家看上去都很高兴，那天在我们寝室，陶华，时奇，程工，他们在抽烟，讨论谁写的信，我进去了，陶华在说，他为什么打印呢，这样就看不出笔迹了。我搭了句，他可能自己没电脑啊，到打印店去打印不是更麻烦。钱果说，是咯是咯。又问我，是不是你写的，冯钊说看见笔迹了。操。我笑着说，不是不是。时奇说，智正你就别瞒我们了，我们都看不入眼孔繁六这东西，你就说吧。程工说，这是为民除害。我说，不是我写的。

我问夏天要不要干脆说出来就是我写的，瞒人挺烦的。夏天说，你说出来就傻了，让他们说好了，就算大家都知道你也不要说出来。为什么。这件事是好事，可是大家实际上不一定真的接受你写检举信。我想想是的。这种手段挺坏的。

再过些天，就没人议论这件事。寝室住进来一个新人，说是计算机系的，我挺感兴趣，这人长得黑黑的，蛮帅，为人很热情，跟谁都能搭几句话。他来的那天半夜了，跟大家聊，聊着聊着都熄灯了，我想这人怎么还不回去。他是不回去了，把丁世伟的箱子和电脑挪挪就躺在光床板上睡了。第二天搬了被褥回来，我想他这么喜欢我们寝室吗，我对计算机很崇拜，问他他们系都上什么课，他说就上计算机啦，我问具体上什么呢，他说别的课跟你们差不多，专业课就是计算机课。说的都是废话。

他每天起来很早，晚上回来很迟，礼拜天跟我们一块打打

球，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人挺有好感，丁世伟提醒我，这人不是什么计算机系，社会上的混子。我不太相信，有一天晚上这个人说去见网友了，在宝石山上聊天，那女的是中文系的，说了句两情若是久长时，让他接下句。他说，靠，这么多诗，我怎么接得下去啊。听他说这句，我们寝室疯了，这怎么能不知道呢，谁都知道啊。他说，你们都知道啊？你们怎么知道的啊？！这么多诗呢，你们读文科就是不一样。

我说你理科生高考也要考语文啊，这两句话你都不知道吗。他说，我语文很差的，上课都不听。我想操，这屁真的不是什么计算机系学生。过了好多天，晚上回去，那床又空着了，摆着丁世伟的箱子和电脑，早上被褥还在的，我很好奇，到处问，他们说，下午下课回来，孔繁六把这人的行李拎到楼长办公室了，楼长和孔翻了他的包，放着证件，说山东哪个穷地方的人，傍晚回来了还审问他，这人在电脑城卖电脑。我说，不会吧，他怎么混进来的。他们说罗继长在食堂吃饭，这人就凑上来聊天，罗继长没理他，他就跟着他回 129 寝室了，见谁都聊天，129 没空床，他又跑到我们寝室了。我说，126 是我们寝室，关孔繁六什么事，他怎么就报告楼长了。他们说，谁知道啊。

回到寝室，楼长在那呢，在教育我们，他见我进去问我是不是这个寝室的，我点点头说是啊是啊，他说那你来一块听，你们寝室要注意啊，让校外的人住着是很危险的，尤其像这种打工的，外地民工，哪天没钱了，让老板开了，把你们寝室卷空了都不知道。我想是啊，真的好危险。他说，你们寝室警惕性不高啊，还是旁边寝室的同学帮你们检举的是不是。我说是啊是啊，这同学以前就在宿管科的。楼长说，他在宿管科？我说，

你不知道啊，宿管科有学生在帮忙的啊。他说，哦，那难怪他警惕性很高。宋安群笑了说，现在他没在宿管科了。出来了，楼长说，你们要保持警惕，有什么事情随时报告给我。他说完就走了，都来不及向他进一步说孔繁六的情况。

楼长像舞蹈老师，我又看到培训班，舞蹈培训班，很便宜，68块钱，慢三慢四快三快四，恰恰，伦巴什么都教，是的，晚上去操场跑步，我跑过两个礼拜的步，坚持不了了，听到舞厅里传 left left left go go go，跑步谁都会，我去报名了，双休日上课，上一个月课，上到大家都会跳为止。第一堂课去了，上课的两个老师四五十岁，一男的一女的，穿着紧身衣，女的像老妖精，男的很干净，像白面太监，屁股很翘，好多女学员都喜欢让他带，女老师喜欢带男学员，学员们都很年轻，大一大二的，我有点老了，还不算太老，还有几个研究生在跟着跳，还有三四个青年教师，长相很书呆子，戴的眼镜很土圆圆的黑糊糊的脏的，总共大概三四十个人，在团委会议厅上课，第一堂课教我们练步伐和姿势，老师跳起来真好看啊，腰板很挺，屁股翘翘的，脚跟拔起，真挺拔啊真挺拔，我们就不行了，笨得很，脚很笨，走了这么多年路了还这么笨，有的晚上还跑步呢。

第二堂对练，男的排一排，女的排一排，男老师说，男学员快主动上去邀请啊。大家都笑了，女学员们有点害羞的样子，女老师说，咱们男学院绅士点啊，难道要我们女士主动吗？怎么有点像妈妈生带着挑小姐，有人上去了，我把眼镜摘了，看不清对面那人长什么样，笔直走过去，问她能不能搭伴练个舞，她点点头，把手伸出来，我接过，这手肉乎乎的，女人都不干活，也没什么指关节，我看清楚了，这人胖胖的，皮肤不白，挺高，扎一马尾辫，我打赌肯定是大一新生，一问是大二的，

还好，没人跟我抢，不像旁边那个大概是美女吧，好几个人一块上去邀，还有旁边那个，那男的上去邀了，那女的说，我男朋友跟我一起来的，那男朋友站在这男的后面呢，太 。

我的舞伴看上去傻，但内心冰雪聪明，学舞步快得要命，我压力很大，快三有一步我怎么也跳不好，要命啊，有个小伙子跳得很好，帅帅的，长得像黄浩，那时我还不认识黄浩，大家都让他带，我先请女老师带我一段，没学会，她步子太快了，还没请教，别的学员又拉着她去了，我只好等着，一边琢磨，看着环境，我们这么三四十个人这两天在这里跳舞，别的人在干什么呢。

我等到那个像黄浩的小伙子有空了，请他带我一段，两个男的手捏在一起跳有点 ，不过没关系了，大家都这样，男男女女，也只带了一段，真要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学不会旋转那一步，好像中邪似的，到下一段，我不好意思再去叫原来的舞伴，找了一个女胖子，这女胖子很寂寞，都没人找她，一直在角落里孤独地旋转，偶尔男老师带他一段，我搭着她的背跳，那背真厚实啊，显然她也已经学会了，很耐心地教我，哈哈我终于学会了，在旋转的时候，我的手臂老碰到她膨胀的胸，你真的太胖了，你为什么不减减肥，也许以后日子会好一点。

跳完后，她挺开心的，从包里拿出纸巾擦额头，给了我瓶水，我说你喝什么，她说不渴，她说你喝吧，我就喝了，喝了半瓶。她说下礼拜一块跳吧。我说好啊。下礼拜我反悔了，下礼拜换地方了，团委会议室有活动，我们挪到女生食堂二楼，把餐桌椅推到一边腾出块大地方，我叫了吴素莲来，我记得她说过她会跳舞，她真的会跳，高跟鞋踩着大理石地板， 的，

所有的高跟鞋都给人 的感觉。她在上自习，从田家炳书院赶来，有个男学员喜欢他，我们停下来时，那人问我能不能让我女朋友跟他跳一段。我和吴素莲笑了，说不是我女朋友啊，你直接问她。吴素莲和他去跳了。

一直跳到四五点，那些饿得快的人上楼来准备等饭吃了，他们坐在边上看我们跳，那就是旁观的感觉，女老师说下课吧，下一次就是最后一堂课了，她还说舞厅是最好的课堂，她跳得汗 ，一个可爱的老妖精，把腮红抹在干枯的脸皮上，她为什么老得这么厉害，那个男老师还可以骗小姑娘。吴素莲去田家炳拿书包，她说等下要去玉泉校区吃饭，我就不用请她吃饭了，我就回寝室了。

最后一堂课我没去，不知道请原来的舞伴跳呢还是后来的那个胖 ，过了些天，夏天问我去不去参加舞蹈培训班。我说什么舞蹈培训班。他说你不知道啊，食堂门口贴着啊。我说已经参加过了，是不是在团委会议厅上课。他很吃惊说，你什么时候去的，怎么没叫我。我笑了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和他说。他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挺好的，老师挺专业，教得也很认真，基本上上面说的舞都能学会。他说那你直接教我好了，我都不用去学了。

我说完全没问题，我们去浴室，里面空荡荡的，还挺荫凉，向他传授了基本舞步，我跳女步，正带着他跳呢，门板 一下打开了，一个裸男进来洗澡，我们正捏着手跳呢，那人 住了，三个人都很 ，跳舞怎么这么多 ，我们连忙退出来，夏天跟那人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那人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毛巾挡在小腹前。

我跟夏天说他还是去上课吧，我不会跳女步，也教不会他。

他问，女的去上的多不多。这个问题好，直接，我说挺多你的，胖的黑的好看的都有。他说那他去，不过钱问我借。我借给他，接下来几个双休日白天他失踪，晚上回来跟我讲讲，他的舞伴是个研究生，手挺嫩。手挺嫩怎么样，只是跳舞，什么又能怎么样。

格格莉的手挺硬，砸过来像小榔头。她又跟我说，她跟室友关系不好，她觉得她们都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天天穿个花衣服，画个大脸猫，这是我说的，她不这么表达，反正不喜欢她寝室里的人，不是太土，就是太恶心，她们老二喜欢吃零食，瓜子壳往地上乱吐，她们老三喜欢打电话，别人电话根本打不进来，她们老五和老八喜欢玩强奸，一人压另外一人身上，被压的人就发疯般的叫非礼啊非礼啊，就那种叫声。就叫床声是吧。

说完后她说，她说真奇怪，我都想不到你一个男的，我会跟你说这些，我跟别的男的肯定不会说这些。

我笑笑。她说，大概跟你说话很放松吧，总是说心底的话。这句话很熟，我跟肖西说话的时候也觉得很放松，总说心底的话。易芬也跟我说是些她们寝室的话，她觉得寝室里有人嫉妒她，老暗算她。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她性格比较开朗吧，有好多男性朋友，寝室一般电话打进来，只要是男的一般都是找她，有些人就不想接电话，接到她的电话也不告诉她。我说哦。她说，我也不想跟她们计较，不想在寝室待了，反正我也不想跟她们待。她申请了楼长协管员，在一楼有个单独的寝室。协管员的工作就是有时陪楼长一块检查检查卫生。她真有办法啊。

她们真烦，有一天，格格莉跟我说到很迟，十一点多了吧，我再想等下她怎么回去啊，她再说下去，我也回不了寝室了，

我们在校园里逛，遇到薄冰和邹虹迎面走来，我们互相打了招呼，邹虹 昧地笑，格格莉觉察到了说，我解释一下 ，我们是同学，你们不要误会 。他们笑得更开心，邹虹说，同学也可以改变的嘛。我们都笑着，交叉走过，她真能聊。

再往前直走就是东门，我在犹豫要不要转弯，格格莉看见了说，呀校门呢，那我回去了。我有点解脱的感觉，送到门口，她打车回去了。回寝室的路上我想起陶华有一天说，有一天薄冰回来很兴奋，十指乱动，见人胸就罩上去，肯定是刚摸了邹虹的大奶回来。词有点粗鄙，女性看到不舒服当作没看见吧。陶华刚开始追求过邹虹，我看见过，大概在一年半前，陶华坐到邹虹旁边，邹虹说不要坐到我旁边。陶华灰灰的回来了，钱果说他看见过薄冰在教室里摸邹虹呢，钱果也追过邹虹，时奇说的，时奇说，邹虹这个人很恶心，钱果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呢，孔繁六说他看见过薄冰跟邹虹在西湖边开房，孔的话也不可信，他也追过邹虹，据说，这是据说，草婴也追过邹虹，喜欢邹虹的人还真多，我一点感觉也没有，胸太大是病啊，人跟人真是不一样。

那么，人跟人怎么会不一样呢，是因为头盖骨形状不一样吗，是因为人种吗，是因为基因吗，是因为教育吗，是因为血吗，是因为心脏吗，是因为时代吗，是因为年龄吗，是因为性别吗，是因为认知结构吗，是因为宗教吗，是因为天气吗，是因为吃饭吗，是因为运动吗，是因为有些人睡觉不够吗，是因为龙吗，是因为糊涂吗，是因为音乐吗，是因为穿的鞋不一样吗，啊，这些，回寝室睡觉了。寝室里，吕兵搬走了，那个卖电脑的搬走了，楼长挺牛啊，一个白脸，也像太监，他们还在打牌，丁世伟在上网，我坐到他旁边看，他在聊天，他说你来

上吧，他刚上了以前替我申请的 QQ 号，就关电了。

第二天下午，蒋正亚也来了，丁世伟又上了我的 QQ，叫我去聊，我去了，加了几个好友，我问他怎么聊，聊什么。蒋正亚说，你放松点，随便聊。有个好友叫素血，我问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她不回答，她说，这个名字好吗。我说，还不错，是什么意思。她说，没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再说点什么，过了会儿她说，我同学就觉得不好呢，说像吸血鬼的名字。我说，有点啊，不过挺好的，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挺好的。她发了张笑脸。我问她是哪个学校的。

她在金华，跟马力一个学校。我说，我有个朋友也在你们学校，我去过你们学校。她不相信，我说了他们校门的形状，她信了。她告诉我说是英语系的，现在机房上课，等下课她就要下机了。我说哦，问她什么时候再上机。她说下个礼拜同样的时候。我说，那我等等你吧，下次再聊。她说好呀。这时，丁世伟说，你可以问她电话了。我说不会吧，才聊了几句。蒋正亚说，你问吧，她肯定会告诉你的。我问了，她果然给了我一串号码，我记在电话本里。丁世伟说，哪天你就可以打电话给她了。

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她，真的一点也没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第二天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同学接的，我说找素血，我听到她笑了，然后寝室里一片笑声，过了会儿，素血来接了，我们聊了几句，我问她昨天今天过得怎么样。她觉得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就是这样啊。看来跟前天差不多了，跟明天也差不多。我说还是第一次给网友打电话呢，有点紧张。她说，真的呀。我说。她冷不丁说，她自行车丢了。我说，我记得哪个网友给丁世伟打电话时也说了这个。我说现

在的治安真差，她说是啊，那天她和同学在操场烧书。我吓了一跳，为什么要烧书，是什么同学死了吗，我没说出来在心里想了想。

她说有些课已经修完，挺讨厌那门课的，就烧课本泄愤。我笑了几声，挺奇怪的点子。她说，她接着往下讲，那天她和同学在烧书，有个西装革履的人就上来了，大夏天的，西装革履，这个中年人挺讨厌的，她们学校里来好多这样的中年人，学校里停着好多汽车，就来骗女同学，她们隔壁寝室有个女同学就找了这样一个人，经常不回寝室，口红涂得很红，穿那种很成熟的裙子，像社会上在工作的人那样。

你们鄙夷，是不是也有点羡慕，我想了想，没问出来。她说，我一看那个人心里就烦，这个人假装关心我们，问我们小妹妹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啊，我们白了他一眼不理他，他还不知趣，说可以给哥哥讲讲啊，笑得特别和善，也不想自己长的那样，简直可以当我们叔叔了，我就说，烧纸啊，你想烧的话给你烧吧。我们把书往火堆里一扔，不管这个人了，这种人真恶心，他是不是还以为我们失恋了在烧情书啊。

我说，，你们真厉害。可能我语气有点假，她倾诉的热情淡了下来。又闲聊了两句，我说下次再打吧，挂了电话。下个礼拜跟昨天同样的时候，我上QQ，她果然在，我有点高兴说，在上课？她说，是啊。一张笑脸。我不知道再说点什么，她也没说什么。我去下了两盘棋，中间时不时看一下她的头像还亮着，下第三盘棋去看时，她已经下线了，以后就没碰到过她。

丁世伟的网友来找过他，那天好几个人在寝室，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美女，真的是美女，美得有点过分，那么高那么瘦那么干净还发着一点光，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土狗，身上的衣服

很难看，我们寝室里的人全是土狗，我们班的女生全是土狗，这样的美女跟薄冰的帅哥老乡尹君应该挺搭的，尹君身边的美女都瘦瘦高高的模特样，他有点结巴，不过，他结巴得挺幽默。我说尹君怎么这么奇怪，讲话结巴居然还挺幽默。时奇说，谁知道呢，可能这就是他的魅力呢。

这个美女说，丁世雄在吗？我说，是丁世伟吧。她说对对，我说错了，他网名叫小狗狗。我们笑了。我说他出去了，你要给他留言吗。她说，我给他留个电话吧，让他打我这个电话。她在包里翻，包很好看。我给了她纸笔，她把纸贴在门上写，哦，她看上去身材更好了，寝室里一片沉默，气氛怪怪的，我说你是小兰吧。她一下笑着说，你怎么知道啊。我说，丁世伟说起过啊，他说你很。算了，不说了，不能说丁世伟说她装清纯。

她把纸笔还给我说谢谢你哦，她笑着朝我们摆摆手说拜拜。我们都说拜拜。时奇和宋安群追到门口看，大概目送着她走完走廊。时奇说，这女的太漂亮了，想不到老大能泡到这么漂亮的女的。我笑了笑。宋安群说，他泡不到的呢，他能泡泡的就是小梅小竹这样的。我向时奇点点头，表明宋安群说的是真的，我心里有点快慰。时奇说，这女的哪里的，不会是做模特吧。谢文说，一般啦，在模特里就不算漂亮了呢，身材也不是特别好。我想想也是的。时奇说，这样的女的能搞一晚上，那她妈太爽了。谢文淫笑着说，哦哦。我说，你们人类啊。宋安群说，难道你不是人吗。我说哈哈，我也是我也是。

那张纸上只写了一串号码，我把它放在抽屉里，一边放一边提醒自己别忘了。晚上丁世伟一回来，我就想到了，我说小兰来，还没说完，蒋正亚跟在后面出现了，我把后半句话生生

吞进去。丁世伟问我说什么。我说没什么，向蒋正亚打了个招呼。他们两人买了肯德基套餐，面对面坐在床上吃，蒋正亚示意丁世伟问问我要不要吃。丁世伟问我，我不要吃。我说了不要吃了，他还是拿了两个鸡翅过来。我接过来想这下怎么办，我真的不想吃，幸好夏天过来了，我们一人一个吃了，夏天吃完就走了，临走时他说，想不到肯德基鸡翅挺好吃的嘛。

丁世伟他俩吃完开了电脑打极品飞车，谢文撅着嘴在打星际，他也买电脑了，心身合一，刚才我们吃东西聊天来来往往的他都没视听到。我在看书，想蒋正亚什么时候走，快走了吧，等她走了就把纸条给丁世伟。没想到到十点左右，他们关了机一块出去了，蒋正亚还笑着跟我挥手再见，是去吃夜宵吗，不会，吃夜宵的话，丁世伟不用关机啊，我猜对了，他一去不复返，两三天后才回来，一回来就问我小兰是不是来找过他。

我说是啊，把电话交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看说他俩已经碰过头了。我说不会找你有什么急事吧。丁世伟说，什么屁急事，她想去千岛湖玩，问我借钱，五百个裸女仰泳的地方。我想了，想起似乎听过这个谜语。我问丁世伟那他借了吗。丁世伟说，蒋正亚这头我都忙不过来了。

过了些天，肖西又让我猜这个谜语，她打电话给我，刚开始我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是瞎聊天，聊到耳热，她说让你猜个谜语吧，这个谜语有点那个，她说，五百个女人仰泳，猜我们省的一个地方。我说千岛湖。她说，啊，这么快，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说不知道啊，这种谜语太简单了，做得多了。她说，哦，原来你有底子，我再让你做一个哦，这个很难，我们寝室都做不出。我说你说吧。她说，女人上厕所，猜一个数学名词。我想了半天猜不出来。她说，你可以问问你们寝室啊。

我说不问了你告诉我吧。她说是分解。我说为什么。她笑了说你自己想啊。她说还有一个是男人上厕所也是打一数学名词。我也猜不出，她说我太差了。我不服，我说那我让你做几个。她说好啊。

我说长腿女人，打一种化妆品。她猜了半天没猜对。我告诉她答案，她说为什么，刚问完就恍然大悟了叫着说，太恶心了，太恶心了。我说还有一个是长腿男人，打一食物。她说我不猜了，这种太赤裸裸了。我说，你猜猜看吧，这个还好。她猜不出来说问问寝室吧，她用方言在跟我说，转用普通话在问，哎你们知道长腿男人是什么吗？有个声音问，什么长腿男人。她说，是谜语，打一食物。这时有个女声特别清晰地传过来说，蛋糕，你跟男同学电话里猜这种谜语啊。

那声音挺鄙夷的，我想像一个白脸尖嘴的女人，披散着头发端着面盆去 浴室，经过肖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肖西的热情好像一下被浇灭了，她的声音 下来说，我们寝室里说我怎么跟你猜这种谜语。我说我听见了，她怎么知道你在跟男同学打电话。肖西说，可能她们从语气里听得出来吧。我说，这女人太装了吧，这有什么啊，跟男同学不能猜，跟女同学就可以猜？她自己不是知道答案吗。肖西说，什么答案，她又没说她知道。我说，她不是已经说了答案了吗，她说蛋糕。肖西大概 了下说，蛋糕，怎么会是蛋糕。她说的这么自然，我有点说，你自己想吧。

又过了些天，肖西给打电话说，她去报社实习了，给他们编辑主任推荐了我，让我把练笔本给她，她给编辑主任看看。我当下给她送过去，第二天她打电话说，我写的字太乱了，根本看不清，她还问边上的铅笔字是谁写的。我说是吴平写的。

她说哦，她又问，看最后写的时间，都是最近写的，以前没写吗。我说也写了，本子寄给王 丽了。她说哦。

过了些天，她又电话说，她打了几篇认为比较好的文章给他们主任看了，他们主任还是说乱，不是字乱，是内容乱，写得太随便了。我说是吧。她说他们主任还说了，说我的语感很好，说明是可以写东西的，但就是太随便了，没有成型的东西，建议我不如把精力把它写成一个作品，不要写太个人化的东西。我说 。肖西说，我觉得他说的虽然未必对，有些还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你有些东西太个人了。我说个人这个问题说起来太复杂了，写东西当然会很个人，你们主任的观点太主流了，很传统。肖西说，这不是传不传统的问题，你的东西很像日记。我说，日记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是故意写成这样的，可能好多你看上去很真的东西是假的，很假的东西是真的，就好像主人公我喜欢用我，我用他也可以，但那样不舒服。肖西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东西。我笑着说，那你就知道我写得很好就行了。她也笑着说我知道你写得很好啊。我说，只有大路货才是没个性的，不自我的。

## 2. 公园门口的广场什么时候竖起了个摩天轮。

不自我是自欺欺人，不自我的东西看起来不贴，我绝对不写想像的东西，不写历史题材，这些都很假，想像害死人，语文老师老告诉我们写东西要想像力，一篇文章很好，就说它很有想像力，想像力是什么东西啊，想像力害死人，现实已经很丰富了，你把现实写好就行了，还有什么狗屁来自生活高于生活，人怎么可能高于生活呢，写的东西更不可能高于生活，谦虚点低于生活多好，我们的主流价值观真的很傻，都是人定胜

天的东西，盲目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太傻了真的太傻了，完全看不到真实，不知道真实是什么，其实我也是现实主义，呵呵，不过不是他们说的很傻的那个现实主义，好像描写老百姓苦难的生活就是现实主义，描写我们自己就不是现实主义了，我们也活着啊，活着的人都有生活，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写，我只写我自己，写我熟悉的，只写现在，绝对不写什么捡垃圾的人的生活，什么妓女的生活，查些资料写，以为很了解他们，以为看见乞讨钱就知道帮了，狗屁，全部是自欺欺人，很假，中国作家的东西就是太假，你看看现在文学刊物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陈词滥调，没什么可看的，别说想法了，语言就那一套，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写的，看上去都一样，都是那种概述的语气，都是杂志要的那种东西，要讲究情节，情节去看通俗小说啊，金庸古龙黄易倪匡的写得多好啊，他们写不出来，我觉得吧他们就是傻，智商很一般，就是混混，每行业里平庸的人太多了，真正有才华的人有几个，不过这样才好呢，平庸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大家容易接收啊，接受天才很难的，花很多年都接受不了，花个几十年吧，司汤达说他的东西是写给五十年之后的人看的，他的东西未必写得再好，这句话我很赞同，天才的泥土都很难得，鲁迅说的，庸才啊庸才太多了，你说他们傻吧，他们还真不傻，情商挺高的，挺能混，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看当官的几个有头脑的，全是玩弄心眼，真正的聪明人都当技术专家去了，结果还倒被几个傻子来喝去的，这不对，想想么又很对，他们情商高嘛，当然应该领导情商低的人，你说那些技术天才，说他们成熟吧，有些方面确实挺成熟的，可有些方面确实很幼稚，不懂人情世故，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书呆子，书读得太多的人，这个社会尊重的是有钱人，

要么是流氓，要么去当官，就是这样。

肖西说，呵呵，怎么突然这么愤慨啊。我笑了笑。她说，还说得挺深刻的。我说，深刻什么啊，我根本不是深刻的人，也没什么理论，还有老有人说不能埋怨环境，这么说好像看上去挺成熟的，其实就是麻木，自己也变成了这种环境的一部分，你说尼采凡高这样的人自杀，难道是他们自己的缘故吗，当然是这个社会的缘故，他们太有才华了，这个社会根本理解不了，还把他们当疯子，那还活着干吗，死掉算了。

肖西说，呵呵，像尼采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我说。肖西说，各人跟各人不一样吧，每个人有自己合适的活法就行了。我说是啊，所以我只会按自己的写法写。肖西说，我也觉得你这样写挺好的，我就是把别人的想法反映给你。我说，其实你写东西不需要看别人反映的，无论怎么写都是对的，就像少林和武当，一个刚一个柔方法完全不一样，只要修为深，照样出大师，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只是乘机发泄发泄。她说，呵呵，我知道。

肖西把本子还给我，有个晚上我去田家炳书院写，又碰到了罗，她又穿着啊穿着一条连衣裙，红颜色的，她有多少条连衣裙啊，有多少条红色的连衣裙啊，她停住了弯着头笑（完全没有杨格歪着头笑的自然）着看着我走近，她说，你去干什么呀。我看她的样子，背着个黑色的双肩包，大概是人造革，我为什么要这么刻薄的想，不知道，手里拎着水瓶，水瓶上有刻度，她倒水的时候看这刻度吗，她加料时看水满起来吗，她不可能去教室看书，虽然在书院门口碰到她，她肯定去看某个朋友，或者在校园里逛逛看能碰到哪个朋友，聊聊天到处走走什么的。

我说我去写东西。她说什么东西呀能不能拜读拜读啊。能啊，你妈的你要真的跪着读啊。我说可以，我把本子给她，她翻了翻，我们两边人流滚滚，罗说，你去哪个教室啊。这是废话，我知道去哪个教室啊，不得找吗，我说去找找看，一块去吧。我等下还有点事，她沉吟着，不过我先跟你一块去吧，还没跟孙智正一块去自习过呢。

我们找到一个教室，最后第二排，后面坐着一对情侣，桌面上除了书之外，摆着纸杯、雪碧、面包、水壶、手机、钥匙、收音机、薯片等，我没刻意数过，一眼看到的，这小日子过得，让我想起邹虹和薄冰，他们也这样坐在教室后排像坐在卧室里一样吧。罗看了会练笔，捂着嘴笑，我在边上傻乎乎地坐着，她身上有股香味，不是香水，是洗发水，化妆品或者狐臭灵的气味，罗注意到了，笑了一下，从包里抽出本杂志给我，一看是《读者》，慢慢翻，前面选了几篇名家写的，真想不到，他们也写了适合《读者》的文章，如果选我的，我要告他们损坏我名誉，我一边看一边留意身后情侣的动静。

罗不断捂着嘴笑，格格莉说，有时我挺幽默的。杨格也说过哦。过了半小时，从罗的身体语言看出，她有点烦了，她说，你写得真好，我能不能带回家看看啊。我说好啊。她说，我能不能问一下，那上面的铅笔是谁写的啊。我说是我两个同学。她说哦。她把本子放进包里说走吧。我把杂志还给她，她捏在手里。我们走出书院，夜里有些风啊，草坪上光秃秃的，一个人也没有，要坐大概都坐在世纪之光里。

我以为罗要去办她什么事去了，刚才她说有事的，现在一副没事人的样，她说，吭，天气挺好的。我说你是不是还有事。她了下说，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今天来不及了，明

天再去吧。我说，那我们去世纪之光那里坐坐吧。世纪之光仅仅是花园里的一个雕塑，我们居然用来指称整个花园，这不准确。

我们居然真的走到世纪之光下了，这也难怪，它差不多是花园的中心，横竖两条路的十字交叉点，crossing，这样写吗，然后再找椅子坐，那些靠背椅本来不太多，不是给情侣坐了，就是一个孤独的黑影坐了，还有那小片杉树林里有两三副石桌椅，也一些人坐了，有一桌是就着路灯打牌，有点过分，保安也不管管。我们没办法啊，只好在一段花坛沿子上坐下，左边右边隔不远都坐着人，过了会儿，很幸运，路中央有几对背靠背的水泥椅子，有个人走了，我们赶紧过去抢占了，一抢占之后我觉得不对，说话不方便，你跟背后那把椅子上的头，后脑勺几乎碰到，他们在说什么听得一清二楚，我不说什么不能让人听见的话，但觉得很别扭。

罗 又教育我了，她教育过我我记得，说的话也差不多了，我不想重复了。话说多了她有点渴了，水瓶里的水都喝光了，她说去买吧，校门离我们很近，门口还多的士趴活，我们走到杭大路上，罗 想在路边小店买瓶水，我看到有西瓜说干脆买个西瓜吧。罗 眼睛一亮说好啊，眼睛没暗下来说，怎么吃啊。我说，再买两个调羹好了。她说，太奢侈了吧，吃过就沒用了。我说吃过怎么会没用，以后也可以用啊。结果就买了个西瓜，切成两半个，我一手拎半个，又在一元超市里买了两把调羹，回到学校里又开始找教室，这时应该九点钟左右，正是上自习的黄金时段。

罗 说书院不去了，正规上自习的地方，捧个西瓜进去吃不好。我想是那里太容易碰到熟人。我们去系楼，东门那几个教室我们知道肯定有人，从西门进去，灯黑着，大厅黑着，楼

梯黑着，我想二楼会不会有教室。往楼上走，罗说，这好黑啊，真吓人，不过有你在你什么都不怕了。我有点，她这么说有点唐突。我就心里怪怪地走到二楼，教室一律黑着，以前期末考复习时来过啊，罗跟在后面，我说下去吧。她说好啊好啊，终于下去了。

我说那就去物理楼找找吧，在路上罗说我们最好从教室后门进去。看了几间教室，都满当当的人，满当当的男男女女，在高一时看见人高马大的高三想，这么大这么多的大姑娘和小伙子挤在一起上学，那教室里岂不是充满了性欲的气息，其实不是这样的，到大学更大了，照样好好坐着学习的啊。终于看见一间教室后排空着，透过前面缝隙看到的，我正要推门进去，罗说哎哎，示意从后门进去，我烦了，不管她，推开前门就进去了，她低着头跟进来了。教室里好些人暂时不看书，看我们，在后排坐下，罗一直低着头，等感觉不太有眼光看过来，才说，哎我们这样拎着西瓜堂而皇之地进来，到教室里吃西瓜太不好了吧。我说这有什么。

我先吃了口，味道不错，罗问怎么样呀，一边问一边自己也舀着吃，我们就默默地吃着瓜，罗说我们来比赛吧，看谁吃得快。我说这还用比吗。就没比，自己吃自己的，这句话有点歧义，罗吃了会儿就吃不太下了，我看她嘴唇特别红在眼前蠕动着，虽然不漂亮，我都想亲她一下，不过没亲，她说，挖地道吧。她让我看她的瓜，瓜瓤吃得坑坑洼洼，还有一条深深的道。我看得痛心，不过让我再吃半个，我吃不下，如果时间给我多一点，自己半个可以吃掉，罗想回去了，十点多了，收拾了一下桌面，我们一人拎一个袋出来，走廊上就有垃圾桶，我扔了，罗说哎还有调羹没拿出来呢。我想到了。我

说算了，懒得拿。她打了我一下说你太懒了吧你。那语气甚至有点亲了，我送她过了世纪之光就回来了，她一直说不用送了，我也不想送，她是不是怕遇到熟人啊，这个点正是女眷们回巢的时候。

过了些天，罗把练笔还给我了，那天我在打篮球，叫了夏天一起去，夏天舞已经跳完了，和女研究生没发生什么事，夏天精瘦精瘦的，腹肌一块块，不过打球很烂，手臂硬得像木棒，脑子也不活，眼睛也不活，白长那么高个了，我和他正在打，我感觉有个人在铁丝网外面看我，隔着一个网球场在看，我没戴眼镜不敢确认，让夏天帮我看看，不会是我自作多情吧。

夏天看了下以厌烦的口吻说，罗饺子。不知道他为什么厌倦，我感觉罗好像在朝这边招呼，我点点头，她绕着铁丝网走，从门口进来了，小心地穿过篮球场，来到我们这个场地站在边上看，还哦哦地叫好。别的人慢下来，问我们女朋友来了？我们摇摇头，只好先停下来到场边和罗说话。罗说，还第一次看到你们在这里打球呢，我老在想，怎么没看到我们班男生打球呢，今天刚刚还在想就看到了，那不是你们吗，你们打得很好啊，经常来打吗，下次带我来啊。

夏天好像没听到她接下来的话笑着说，你没看到男生打球，以前班级篮球赛你都没看啊。罗说，看了呀，那个不算，我是说平时。夏天说，你说平时，那你要说清楚。我们没穿上衣，罗跟我说，你太瘦了。我说是啊，其实没觉得。她对夏天说，夏天想不到你身材这么好啊。我还以为她会伸出个手指戳戳夏天的腹肌，那是日本女生吧，一边戳一边会说：夏天身材好棒，罗喜欢。

我们站着暂时没话说，罗还是穿着连衣裙，不过背着一

个米色的束口布袋，好像是某服装品牌的赠品，场上因为少了我们两人，重新组队四打四变成三打三。罗 说，对了，我看完了。夏天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知道，她卸下包，一抽绳子，袋口松了，她伸只手进去掏，马上拎着本本子出来了，把本子给我礼貌地说，写得真好呢，又说，我在上面写了字，不要紧吧，我摇摇头，她又说，哎呀要不我还是带着吧，下次上课再还给你，现在你们在打球不方便。我说不要紧，接过来放在篮球架脚边，想起上次手表就是放在这样的位置丢掉的，眼睛骨头疼了下。

我想和罗 聊点什么，十几个篮球场几乎都是脱光了上身的男生在打球，一个女生站在这里需要勇气，我很佩服罗 放松的样子，这是说真的，夏天流露出要上场打球的意思，我也找不到话题，想那就上场再打吧，管她呢，我们上去重新分组时，罗 跟我们说拜拜了，我转头看了眼她穿着连衣裙走过球场的样子。

回去时没忘记练笔本，晚上我看了看，罗 用圆珠笔写了好多字，其中一段是说我李红 写坏了，是程工太江湖气，她才不选择她的，现在她选择的叔叔很会照顾人，是的我知道，同龄的男生比起女生来总是那么幼稚，不过关我什么事，我愿意把人往坏里写，把少男写成少女，少女写成妓女，妓女写成良家妇女。

下一次是我一个人来打，打得脸涨得不行，太热了，到团委那里的露天水龙头洗脸，洗完往回走，急着回到场上，半跑着，篮球馆在修墙，搭着脚手架，脚手架就搭在篮球馆和篮球场之间的路上，从底下跑过去时，头皮一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被那根支棱着的铁条划了下，手一按，变得很疼，一

看，一手掌血，我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血，不往篮球场里跑了，马上决定往校医院跑，大概需要跑两百米，转了个弯后，敏行路异常空旷，前面就两个女生在走，我一边跑一边觉得伤口一涨一涨的疼，有些血顺着掌根流下来，跑过那两个女生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突然问那两个女生说，有纸巾吗。她们惊诧地看我，我还在跑着，放慢了脚步，她们也在继续走着。我一边跑一边说，我的头破了在流血。其中一个马上惊叫一声，她们慌乱地摸口袋，挎着的小包也扯开看了，没有，她们惶恐地说，没有，她们居然没带纸巾，真是两个奇怪的女生，我说没事，加快脚步，其中一个在后面喊，你带钱了吗给你钱包。我说带着带着。其实没带，我打球怎么会带钱呢，最多带点买水钱，那我怎么下意识说带钱了，等下去医院怎么办，医院快到了，我跑过原来的游泳池，现在拆了，要盖一座艺术学院，为什么这里还要盖新楼呢，不是传说这个校区要卖了吗，学校在郊外买了一大块地，新校区有五千多亩，我跑进医院，感觉不知道是血还是汗渗了半边头皮，急诊室里好多人，不知道在干吗，我一走进，一个医生越过人群就看到了我说，头破了，过来过来。我正在想怎么告诉他们呢，自己说自己头破了，医生我头破了，实际上满脸都是血大家都看见了，还自己说头破了，怪怪的，这下不用说了，一个女医生把我领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让我坐下叫我把手拿开，她看了看说，不要紧，不要怕伤口不深，我给你消毒就没事了。我说怎么流这么多血啊。她说，头上毛细血管丰富，一点伤口就会流好多血，不要担心，先给你消毒。她都没问我怎么弄伤的，我不放心告诉她刚才大概被一根铁条戳破的，她说我给你消毒看看有没有铁屑。她那把剪刀剪去了伤口周围的头发，在倒酒精前她提醒我

可能会很疼，不怎么疼啊，凉凉的有点辣，她说可能伤口被汗水浸着，已经疼麻木了，她很细心地剪一块纱布，我感到很放心，这个女医生手脚轻柔声音轻柔，真呵护人，难道她不会仅仅是个护士吧，她把伤口包好，绷带从头顶到下巴绕了两圈，她不会这么包扎一个女生吧，女生也不会这么让她包扎，太难看了，我感到她快要完工了，歉意地说出来打篮球身上没带钱，我等下回寝室就去取来。她说不用了不用了，下次你再来看时记得告诉医生上次没付钱就行了。她让我三四天后再去复查，我想她真好啊。

我从医院出来，迎面而来的人都看我，到了寝室，遇到的每个熟人都要解释下怎么回事，遇到周青锋，他笑着说，怎么了？越南战争刚回来？这句话立刻让我想起小时候被人砸了脑袋，也包着头，只要我站到门口吃晚饭，就有人问我是不是越南战争刚回来。

我没去上课，在寝室待了三天，其实我想去上课，挺想让女同学也看见我受伤了，不过这怪怪的，人好好的都不去，谁缠着绷带还去上课呢，到四天，绷带已经松了，自己系了两次，感觉伤口也已经结了，很想洗头，决定早上就去医院，到急诊室一进去，一个医生问我找谁，我刚说我上礼拜头破了包头现在……那女医生走出来了，吃惊地说，你又来找我了，她肯定忘记我了，但记得包过这么一个头，她说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还没回答，她跟边上医生解释说，上礼拜我给他包的，现在他又来找我了，呵呵，来，我看看我看看。看样子她很高兴，大概觉得我很信任她，她看了看伤口说，好了好了，你恢复得很快，小心不再碰破就行了。我说可以洗头了吗，她说没问题，小心点就行了，手指抠得轻点呵呵。

我也高兴地笑了，出门想还没给她钱呢，也不是给她钱，就是没交医院钱，刚才我没忘记，但我们相处得其乐融融，不好意思提钱的事，我就占个便宜吧，我有个疑问了，看她既吃惊又高兴的样子，看来我这次不应该是去找她的，她上次还提醒我别忘记交钱，如果这次我本来就应该找她，她问我收钱就行了啊，不用特别提醒我别忘记交钱，还有急诊室应该只接急诊，像我这样第二次去不应该去找急诊的吧，那么我应该去挂什么科呢。

我想不明白，问宋安群，大概我像一个敏感的侦探一样说了太多细节，他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去问夏天，夏天好不容易听清了，没说我不聊，这种小问题琢磨来琢磨去，他马上下意识地说，当然去挂外科。一扇天窗打开了，对，就去找外科嘛，这样的外伤当然找外科，然后告诉外科医生上次急诊没付钱，一块算在这次就诊费里就行了，是的，事情正确的处理方法就应该这样。

明白了。

这样，我的头好了，去出席一个好重要的仪式。是这样的，我们的主课老师刘老师说，她和市青少年宫要搞一个义举，大学生小朋友手拉手活动，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莫名其妙，其实就是免费家教，她说得很好听，我想真不错，有点想去，我什么事情都想去又什么也都不想去，我问夏天去不去，夏天说当然去，去的人就算修到学分了，我说不会吧，我怎么没听见。夏天说，那是你没听见。

刘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她矮矮的，五十多岁了吧，分头，带点小波浪，脸色灰灰的，三角眼，看人时黑珠很小，挤到眼角那里。罗不喜欢刘老师，说她虚伪，我倒没觉得，我倒觉

得她们挺像的，气质上。

星期六就去了，在六公园的少年宫，公园门口的广场什么时候竖起了个摩天轮，好高啊，在一个宫殿般的地方开会，来了好多人，至少有五百人，小孩子，小孩子家长，还有好多媒体，我们排排坐好了，我和夏天坐在一块，那边女同学那块，蔡青她们也来了。先是少年宫一个工作人员讲话，相机拍得

的，还有好多台摄像机，说完后这人说现在请倡导人浙江大学刘某某教授讲话。刘老师出来了，薄施粉，小嘴唇红红地说，感谢少年宫感谢到场的媒体感谢家长等等，台面话挺能说的，又说这活动年年搞，效果很好，这句话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年年都搞，怎么没在系里听说啊，没听上届说起过啊，怎么这次来都要我们自己过来，系里也不统一安排啊，来了也没个横幅啥的，刘老师出场好像也是个人名义，没说系里啥的，不会是刘老师个人的形象工程吧。

她说了好一会儿，最后她说就让大学生大哥哥大姐姐们跟小朋友的手拉起来吧，这句话挺别扭的，宫殿内一片掌声，刘老师说好，现在我报名单，先报大学生大哥哥大姐姐的，再报咱们小朋友小弟弟小妹妹的，报到名字的就一对对拉起手来。这个程序也没跟我们说啊，我还想着，第一个名字居然报的就是我，我站起来住了，大家都看着我，幸好她马上报了个名字，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孩子从某个角落站起来张望，我们的目光对上了，走出来走到过道上互相朝对方走去，这时刘老师继续在报名，好多照相机跟上来，我跟这个小孩，哦，不是小孩了，他都长胡子了，看样子至少十五岁，我跟这个十五岁握上手，他的手掌很厚实，不像一个少年，像个工人，不过软绵绵的都是肉，很恶心，还有手汗，照相机就朝着我们的手拍，我

连忙拉着十五岁往外走，除了宫殿，一切都清静了，外面阳光很亮，不过不热，我说在公园里先逛逛吧聊聊。

十五岁说好啊，这时我注意到他讲话特别慢吞吞，他说一个音大概需要一秒，跟第二个音又隔着一秒，慢死人，播音员一篇文章都读完了。我想他会是个智障吗，虽然他有点驼背，手臂特别长，肢体动作也不太协调。不过他用行动证明他不是个白痴，只是个怪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他说，孙老师。他告诉我名字，我还是叫他十五岁好了。他问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内向。我很吃惊地说怎么这么问。他说刚才我们握手的时候你躲着照相机。我说哦。他又问我家里是不是很穷。我说不是啊，怎么这么问。他说，那你干吗穿成这样，这么朴素。我说不朴素啊，衬衣是雅戈尔的，两百多呢。他看了我一眼，慢吞吞地说，我觉得穿衬衣就很朴素，你为什么还穿皮鞋，不穿运动鞋，牛仔裤也不穿。哦，我明白了，他说的朴素是土的委婉表达，大概他认为穿运动鞋牛仔裤T恤衫就很时髦。我就说，你怎么不穿。他说，我妈不让我穿，我不去学校都穿牛仔裤的，我妈说今天最好穿校服来。

他说话真慢，我最好在他说的每个字后面加个破折号。他又问我在公园里走来走去要去哪里。我说，就是逛逛，我们聊聊先了解了解。他说，那公园里又没什么好逛的，你去我们家吧，我妈说今天晚上她给你做饭，她要我一定要把老师叫回家。我说你别叫我老师了，叫我名字好了。他说，我要叫你老师，我妈也要叫你老师。我说，不要叫老师了。他想了想说，那我叫你哥哥好了。他说，哥哥那我们去我家吧，我带你过去。我说我不去。他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了，你给我家教总要上我们家的嘛，我妈在家等着呢，她还说要给你做菜，她说一定要把

老师叫到家里吃饭。

我说现在才一两点钟，到你家吃饭？他说，我有电脑，我们可以玩游戏啊，你在我妈就以为你在给我上课，我们把门关起来就好了，我妈做好饭就会叫我们吃。我不知道说什么。他说去吧哥哥去吧。他拉着我手臂往外拽。我说好吧。走到公园门口，看到蔡青正在笑着跟一个小孩说话，边上站着两个老人，大概是爷爷奶奶，满脸客气的笑容。蔡青没看见我，我等着十五岁去推车，他跑到摩天轮底下的车棚推车，摩天轮缓缓转动着，看上去很古怪，比十五岁跑的样子古怪。

我走过去，十五岁推车出来了，我问他坐不坐摩天轮。他把一只大手打在额头上，像只猩猩似的仰望了下，慢吞吞地说，这个有什么好坐的。

这句话让我没好气，我说那我去你等着。他说哥哥那你等等我吧，他把车锁在栏杆上，我去买票，十块钱一个人。大家在轮子下排成一条长龙，等转一圈下来，换一拨人上去，轮上挂着一只只圆筒，每只圆筒里可以站五六个人，一拨可以站几十个人，长龙一拨短一大截，我们第二拨就上去，站在那个圆筒里，轮子慢慢转上去了，我确实感到这个挺无聊的，不过十五岁倒兴奋起来，在圆筒里转圈，各个方向都看了看，圆筒越升越高，快升到转轮的最高点，这时我的脚底心有点发痒，十五岁大概没觉得，一下走到这边一下走到那边，带得圆筒晃动起来，我只好紧紧抓着栏杆，心里很怕，幸好轮子转过顶点慢慢又转下去了，十五岁一直在动，我看别的圆筒里没人会像他这样，等着了地我正想 他几脚，可是，他仅仅是个怪胎。

他什么事也没有，很快活地去推车过来和我聊，这个东西坐上去还挺有意思的，最高的地方都可以看见我家，我都想给

你看，想想房子都差不多你认不出的，就没有给你看，等下你去了我们家你以后就知道了。我说，我带你吧。他坚拒说要带我，我觉得太荒唐了，说不服他，只好说不是我带他的话我就不去了。

我带着他从湖滨路走，他说他家在莫干山路上，我没想到他这么沉，莫干山路真的这么长，他又提议他来骑，好啊，你来骑，我坐着，他踩得飞似的，这小孩看来真发育了，我一点也不担心他踩不动，只怕他撞汽车。他悬起屁股踩，拐进一个小区，刮起的风惊着门口的保安，又不好说什么，有点恨恨地看着我们，越离越远，这些十五岁都没注意到，他专心地骑车，在小区里拐来拐去，在一幢楼前面停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在一幢楼面前停下来，感觉很像那次李力带我去看他家新房，他把车停在楼梯间，说他家在三楼，我可以先上去，我等着，他锁好车，仰着头直起脖子往上喊，妈，妈，我回来了，我把老师带来了。

那慢吞吞的喊真的很怪异，我叫他别喊了，到门口再喊，他不喊了，到了三楼东边那门，门关着，他妈看来没听见，他从裤兜里掏钥匙，那手太大了，我觉得他应该配手掌大的钥匙，开了门，我俩在门口换鞋，一个穿着黑纱裙的老女人走出来，看上去快五十岁了，不过保养得很好，胸特别大，我又说到胸了，确实，确实特别大，胸总是有大有小的，看她的样子，是在午睡还是看碟什么的。她微笑着说自己姓莫，问说老师怎么称呼呀，我说姓孙。她说，孙老师。我说别叫老师了，比十五岁也大不了几岁。她说，那就叫小孙老师吧。她化着妆，头发乱蓬蓬的。

十五岁看着我们对话烦，说，妈你进房去吧进房去吧，让

孙老师休息休息，等下给我们做好菜吃。十五岁的卧室很大，至少比我们寝室大多了，朝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还有一台电脑，我想有这么个房间太舒服了，这个傻子居然有这么好的房间，天哪。他把门关上，还锁上了，窃笑道，我们打游戏吧。他开了机器，问我会打什么游戏，我说打过古墓丽影极品飞车什么的。他说这些有什么好打的，要打战略游戏。我说什么战略游戏。他说红警啊星际啊，以前他超喜欢打红警，不过现在大家都打星际，他也打星际。游戏刚启动，他妈开门，锁 哩 啦响了下，她妈敲了敲门说，开门。

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十五岁已经跑过去开门了，开了条缝说，妈妈你干吗，孙老师正在教我电脑呢。他妈说， ，跟小孙老师好好学，你问下孙老师，晚上我们吃什么好啊。我就说，等下我就回学校。十五岁说，妈妈你去吧去去就去做好菜吧，我一定会拉着孙老师在这里吃的。他把门关上，过来跟我说，你一定要留下来 要给我面子，你不留下来就是不给我面子，你一定会给我面子的 ，我们是兄弟。

我有点哭笑不得说我会留下来吃饭。他打了盘让我打，我不想打，他说那你上网吧，我也不知道上什么网，我说你打吧不用管我。他不管我了，很投入到游戏里。我到书架找书看，门外传来哗啦哗啦的炒菜声，我想这么早就做啊，没什么书，全是教科书和小孩子看的科教书，床上有本语文课本，被子叠得四方方的，我就看这本语文课本，从头到尾翻了遍，好多课文都差不多，我也仔细看，很惊奇原来这个词这么早就学过了，有些课文是新选的，尤其有些古文，看起来更慢，我大概看了一个多小时，外面炒菜声一直响着，做这么多菜啊，我想着该不该出去客气下，当然还是没出去，一直到她妈妈敲门说，

十五啊，叫小孙老师出来吃饭了。

十五说，等等等等。门外静了下，她妈的声音立刻严厉起来，你是不是在打游戏。十五慌了说没有没有就出来了，直接按了机箱电源，不过他说话还是慢吞吞的。他妈没有细究说快出来吃饭吧。我看天色还很早啊，不会到五点，经过客厅时一看壁钟，果然才四点多。

饭在饭厅吃，当然，饭厅嘛，不过这让我感觉有点讲究，饭居然就在饭厅里吃，桌椅红彤彤的，看上去好华贵啊，桌上摆着三道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炒青菜，还有一个笋汤，不会吧，我有点吃惊，闹腾这么久才做完这么点菜，不过味道还行，尤其电饭 做的饭，太好吃了，食堂饭都是一 的，电饭 的饭一颗颗的，又热又软又香。我跟莫女士说饭菜真好吃，好久没吃家常饭了。莫女士说，做得不好吃，我也不会烧菜，十五叫孙老师多吃点。十五就给我夹菜，我想架住他的筷子，不过来不及了，他夹了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我有点 。

莫女士说，小孙老师不要拘谨，就当在自己家。她跟我聊天，问我是哪里人，父母干什么，慢慢转到大学什么专业，将来有什么打算，打不打算留在杭州，暗示她在政府机关工作，将来可以帮忙。我不知道怎么接话，老老实实地笑着说，谢谢谢谢。她又问我怎么想到参加这次义务活动。我说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义的，就来了。想不到我居然说挺有意义。

她表示赞赏，拐弯抹角问青少年宫是不是给我们发工资。我很吃惊说，没有啊，怎么会给我们发，我们都是免费的。她笑了笑。这时十五说话了，他说青少年宫不是收了五十块钱报名费吗。我更吃惊了，青少年宫怎么收了报名费。十五回答不上来，莫女士说了，说青少年宫在报纸上打了广告，报名的家

长都交了五十块钱报名费。我想我们的刘老师根本没提报名费的事啊，这钱可能是她和青少年宫分了，她他妈真的是名利双收啊，每年都有一帮傻学生给她骗，这贱女人太讨厌了。

我很生气，大概脸都涨红了说根本不知道有报名费这个事。莫女士大概发现我神色不对，安慰我说五十钱也不多，交了就交了也没什么，只要孩子跟着大学生真的能学到东西。我立刻表示愿意效犬马之劳。莫女士说非常感谢我，委婉地表达了一个担忧，说不会到时我也要钱吧。我说不会的不会的，急着证明自己清白。

第二天，我去学校后门等十五来。

### 3. 莫女士说，你小小年纪别学坏。

他妈妈莫女士说，带他去大学感受一下气氛可能对他学习有帮助。我表示赞同，还没走到门口，远远看见十五来了。他骑着车来，确实像一只长臂猿趴在笼头上，大屁股翘着。我看着他骑过来，那天坐在后座对他骑车的样子印象没这么深刻。他也很远看到我了，向我夸张地挥手，大喊孙哥哥，昨天叫我哥哥，今天多了个孙。我向他摇摇手。自行车一直冲到面前，我几乎要下意识伸手挡把，他一把把闸捏死，车原地了下了，他晃荡两腿玩，等车慢慢要倒了，再一脚支地上。我说，下车，校门口骑车进不去。他说，为什么啊，我们学校就这样，你们大学还这样啊。我说，就是这样，下车吧。他下车，背着一只大书包推着车和我走进学校。门口站着保安。

等走得离保安远了，十五哑着嗓子跟我说，那个保安怎么不把我拦下来啊，他傻的啊，看不出我是中学生啊。我说，你扮得好，他哪有你那么聪明。到寝室，赵老头叫十五登记，

十五一边写一边说，这么麻烦的，进寝室还要登记。他几个字写得很大，占了两行。老头说，嫌麻烦，嫌麻烦你不要进去。十五说，哦，不麻烦不麻烦。登记完，走到走廊里，又哑着嗓子跟我说，这个老头这么凶的，吓死我了。

到了寝室，丁世伟和宋安群他们在上网，十五马上凑过去说，你们在玩什么啊。丁世伟他们看了下，我说这是我家教的学生。十五说，你们姓什么。丁世伟两人看了下，失笑了。十五继续问，你们打不打星际。丁世伟说，打啊，莫非你是高手？十五说，我不是高手，你们肯定是高手，你们都是大学生，我中学生怎么能和你们比，要么大哥哥你教我打吧。我看他们已经聊上来了，就到 131 玩，有点解脱的快感。等过会儿回去时，十五坐在中间正对着电脑，丁世伟和宋安群一边一个坐着，宋安群吸着口水笑着说，你记住这个网址了吗？十五说，这么长记不住啊，这么多英语字母。宋安群说，就是 happysky 啊，幸福天空。十五说，哦，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想操，这几个鸟人叫他上这种网站啊。我就跟十五说，你小孩子别上这种网站。丁世伟说，现在的中学生比你还成熟，说不定家里上得比你还多。我想想也是的，十五正在说，外国人的屁真大。宋安群给他性虎的地址，说这个比 happysky 短点。十五说，早知道带我的笔记本过来了，这么多英语字母。

我坐在床上看书，他的书包就扔在我床上，十五跟丁世伟很聊得来的样子，看得喳喳笑，十五问我怎么不去看。我说你们先看着吧，人太多了。过了会儿，十五说，哦，看得都有反应了。丁世伟说，我摸摸看。去摸他下身，十五大叫一声跳到床上，丁世伟还装着去抓他，十五兴奋了，大叫强奸啊。大家都笑了，正笑着呢，赵老头来了，门开着，他当当砸门板，

问我们在干什么，乱喊什么，知不知道强奸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乱喊的吗。丁世伟向他道歉，说大叔对不起啊，大家在玩呢。赵老头说，强奸哪有乱叫的。走了。

丁世伟说，好了好了，小孩子还是不要看这些东西了。十五说，你们老说我小孩子，你们比我才大几岁啊。丁世伟说，有几岁好差的吗，我跟你爸爸也没差几岁。十五说，你就是我哥哥，别扮老了，好像老很了不起似的，你们最多比我大五六岁。丁世伟说，那你爸爸几岁。十五说，我爸爸比你大多了。

十五走到我这边突然醒悟地说，哎呀孙哥哥，你还要帮我做数学作业啊，我妈妈让我带过来，回去还要检查呢。我问什么数学作业，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课本一个作业本，那书包鼓囊囊的，不知道放着什么。他翻到一页，那页折着，说，我们数学老师很变态，每次布置都布置很多作业，好像一本书要我们一晚上做完似的。我问他究竟布置了多少，哪些要做，他做了多少。他指了指，大概一共十来道题，他一题也没做。我让他先自己去做，做不出来再来问。他说。这说得不错。我帮他把脏的桌面擦了擦，铺了张报纸，凳子也很脏，不过他已经坐上去了。我继续看书，他趴在那里埋头苦算的样子。过了会儿他说做好了几道先给我看看。

我饶有兴趣拿过来看看，我的天啊，这人读到初中，数学水平大概小学一两年级，上面写着一些阿拉伯数字，把题目中出现的数字用加减法任意算了算，那几个字还特别大，一页只够他写七八个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问他知道X是什么吗。他说知道啊。我说这样的题目你应该先设个X。他说。我说你可以把一项工程当做1，完成的天数为X，那每天完成工作量就是 $1/x$ ，这样你就可以去算完成另外那项工程需要的天数

了。他说。我说那你列个方程式出来。他说什么方程式啊。我说就是找等式，找题目里相同量的两个东西，找等号等起来。他说。停了下说，刚才你说的X是什么啊。我说，就是未知数啊。他说未知数就是X啊，那这样很简单啊。我说是啊，这是最简单的应用题。他说这种题目我肯定会做。他看着书想，我看着他想。他说，你说的未知数是干吗的，为什么要有未知数。我还没回答他，他又问，刚才你是不是叫我找等号，题目里没有等号啊，孙哥哥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时我有点抓狂的感觉，立刻回忆起有个小学女同学，基本上什么考试成绩都个位数，但平时谈吐很正常，完全是正常人，就是对读书一点不开窍，还有一个高中男同学，胖乎乎的，白白的，什么考试都得二三分，平时不说话，我都当他是白痴，后来坐到他旁边，因为他家里比较有钱，所以李建宏对他很感兴趣，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李建宏这人很市侩，对权力对金钱很崇拜，年纪越大越明显，这人居然还能联合李建宏挤兑人，说一个人如果放屁很臭，那是因为拉屎没拉干净。这个说法其实是李建宏发明的，他没意识到其实他打也这样，因为他从不刷牙。我跟十五说，他数学太差了我没法补，还是平时好好上课听老师讲吧，比什么补课都有用。十五说。马上很不屑地说他们数学老师很傻，讲课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说什么，还很色，经常叫女同学回答问题，自习课还趴在女同学肩上假装辅导功课。我说不会是这样吧。十五说，就是这样啊，我们都看见了。我说，你们女同学也不反抗，也不去报告校长？十五说，我们女同学根本不会动的，有些还喜欢那个数学老师呢。我说，女同学喜欢老师很正常，你们都是小孩子，在你们女同学眼里看去，你们都是小弟弟。十五说，这个我知道，女

同学发育得早，我们班里所有女同学都戴奶罩了，有的体育课来月经，裤 里红红的，都沾到屁股后面了。

这时寝室里又回来了几个人，大家都失笑了，他用词太狠了。我有点吃不消，到傍晚他说要走了，问我去不去他家吃晚饭，我说不去。他说好吧，这次他也不知道他妈妈究竟在不在家，他说下礼拜他再来玩，然后晚上去他家吃饭。我有点害怕，下礼拜早上他果然来了，早上就来了。到中午去吃饭，他说用他妈妈的卡吧，他带着他妈妈的卡。我说你妈妈的卡有什么用，我们要用学校里的卡。十五高兴地说，这就是你们学校的卡啊，我妈妈在你们学校里办了卡呢，她经常到你们学校吃饭的。我说她怎么会来我们学校吃饭。十五说，她单位就在你们学校附近啊，你忘了啊。

我好像没忘，刷卡时，十五要抢着刷，但他说话太慢了，他就拿手比着插口，插了好几次，终于把卡插进去了，食堂师傅和周围买饭的人很奇怪地看着他，他好像没什么察觉，跟我说，我妈妈说过一定要刷她的卡，她下次会查账的。他妈妈真客气。

吃完饭我带他去田家炳书院逛，他妈妈说要带他感受下大学的氛围，他似乎不怎么想去，问我书院里有什么好玩的，我说就去看看大家上自习。教室里人还蛮多的，我带着他从一楼走到五楼再转下来，十五说，你们大学生看上去都这么大了，你们有些女大学生看上去都像我阿姨那么大了，还读书啊。我说，是啊，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校小社会，社会大学校。他说， ，你说话怎么像我们老师啊。我说，我现在就是你的老师么。下楼时，我们遇到了罗 ，她仍旧穿着连衣裙，她好奇地问我这是谁啊。我没有回答，十五说，我是他家

教的学生，你是谁啊。罗 捂着嘴笑了，说这男孩很有意思啊，朝我摆摆手走了。十五说，这个女的好奇怪啊。我说什么奇怪。他说，她嘴巴怎么这么尖，还这么红。哈哈。

我们走到篮球场边，很多人在打篮球，我问他打不打。他说，我不会打，我跟着你打吧。下午终于知道怎么打发了，我兴冲冲地带着他回寝室换鞋，叫上刘青松丁世伟一块儿去打。十五完全不会打球，拿到球就捧着乱跑，还撞翻了对方一人，丁世伟笑嘻嘻地看着他闹，有个人大概以为十五是大一新生，很认真地教育他，哪有这么打球的啊。十五来气了说，你球也打得不好啊，你还来教我。这人生气了吧，抢球时一肘撞在他嘴上，撞得他满嘴血，上嘴唇翻着，但看上去又不像是故意的。十五嘶嘶地到边上吐血沫，喝矿泉水漱口，整理得差不多又到场上来问丁世伟刚才是谁撞他。丁世伟笑嘻嘻地说，你自己都不知道谁撞你，我怎么知道。十五问我是谁撞的。我指了指说是那位哥哥撞的。他冲过去要去掐对方脖子，那人一把挡开了说，对不起，不小心撞到你。十五 了下，气 地说，哪有你这样打球的。那人笑了下，不接他的茬，走开打球了。十五走回来说，哪有这么打球的，如果他故意撞我，我要打得他鼻子 血。

下个礼拜十五乌着眼来了。我问他怎么了，他很骄傲地说跟初三一个人打架了，打得他鼻子 血。我说你眼睛也乌青了啊。他说，你没看见他鼻子，鼻子 血了啊。我说哦，那你哭了没。十五说，我哭什么，我怎么会哭，打到鼻子鼻子很酸，眼泪才会 出来，我就是要让他哭才打他鼻子。我说那他哭了吗。十五哈哈笑，他哭了啊，没打几拳就哭了。

他从包里掏出一张贺卡问我能不能帮他写几句话，我问他

写给谁。他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说，你不要问了，就是给一个女同学。我说写什么。他说就是表示很喜欢她，要写得好一点，要用英文写。我给他写了三句，他看了下说，怎么三句看上去差不多啊，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是过去爱你，现在爱你，将来也永远爱你。他说，哦，这么直白，能不能写得好看一些，就是有些像诗的那样的句子。我说是不是像《读者》上面那样的诗。他说，对对。我说不会写。他说，你找本《读者》来翻译翻译嘛。我说我英语没这么好啊，要么你让你英语老师帮你翻译下吧。十五说，哦，开玩笑，他肯定会交给班主任的，那就这样好了，你没骗我，是刚才你说的那三句话的意思吧。我说是。他说，爱，你们大学生这么直接。他咯咯咯笑起来，我下次叫她出来玩，我叫你一块儿去，就说你是大学生，是我的老师，她肯定喜欢你。

下个礼拜他准时来了，问我能不能陪他去电脑城。当然可以，不过我也不懂电脑。他说，你不用懂，不用说话，陪我去就行了，我会说你是我哥哥。我说那干吗要我陪着去。他说，你是大人嘛陪着我去好点。在路上他跟我说，他把贺卡给那女同学了，女同学说好恶心，他约她出来玩，说会带个大学生过来，她说大学生怎么了，有大学生她才不去呢。我有点无语，说，你太热情了。到了电脑城，他直接上三楼，一边吩咐到我扮他哥哥就可以了。那家店两个小年轻看着，他一进去他们就拍他肩膀，问他这次要什么。看来他经常来，这两人把他当个傻子玩，我在旁边看东西，装作不认识。过了会儿，十五叫我了，我过去，其中一个小年轻把他搂在怀里，另外一个往他脖子上绕鼠标线，看我过去手松了松，十五挣脱出来说，这是我哥哥。那两人有点地笑了笑，我问他们在干什么。其中

一个笑着说，逗逗他玩呢。十五说，我买个鼠标垫。我问他们鼠标垫多少钱。另外一个随手扯过一个来说，三块五块的货，你们要就拿一个。十五说，这个灵不灵敏啊，我要回去打游戏的。一个说，鼠标垫就是这样，你几十块买一个也是这效果。我说那就买一个吧，准备掏钱。十五抢着付了五块钱，跟人家说下回再来，要买几根数据线。一个说，你要买现在就给你嘛，干吗还下次来。十五说，现在我钱不够，我不想我哥哥付钱，我下次再来你们给我留着。一个说，行肯定给你这小老板留着。

下楼来，十五说，这两个人很坏，我自己去的话这个鼠标垫他们肯定要卖我十块二十块，看你大人去了他们就不会骗我了。我说你不能去别家买啊。十五说，我跟别人都不熟了，一直在他们那里买，去别的地方更贵了。十五如果不是说话慢半怕，不是样子显得智商低，别人也不会这么骗他吧，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跟人打交道一点也不，完全知道别人怎么看他。

从电脑城出来我想再带他到学校，他想直接回家了，说马上就要开苞试试这鼠标垫灵不灵。他说要先送我到学校，谢谢我这么辛苦陪他到电脑城，我让他先走，他买了瓶水过来然后走了，我坐在电脑城底下的椅子上发呆，不断地喝口水喝口水，其实也不渴，就是坐着不闲着，真的不知道干什么，我又想，我不可能永远坐在这里，这一个时间点马上就又过去了。电脑城出入口人来人往的，说不定会碰到熟人。我有点期待地看着，但真的看到又会有点害怕。下个礼拜的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我在食堂碰到了十五的妈妈莫女士，莫女士穿着端庄的套装，头发整齐地绑在脑后面，看上去比那天在家里年轻十岁，她就排在我前面几个，我没注意，她买好饭菜，端着饭盘转过身来，我们的眼睛对上来，马上热情地互相笑了下。她说哎呀小孙老

师，真巧呀。她的声音甚至有点 ，因为端着饭盘，她的胸在饭盘的上面特别明显，她站在边上等我买好饭菜。我们一起在人来人声喧嘩人气冲天的食堂里找到了两个人的位置，幸福地坐下。

莫女士问我经常到这个食堂吃饭吗，我说是啊。她惊奇地说，哎，那怎么以前没见到你啊。我说，可能也见到过，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见到好像没见到。她说，是哦，说不定我们早就见过呢。我说，你经常到这个食堂吃饭吗。她说是啊，他们单位的饭太难吃了，她几乎每天都到这个食堂吃饭。我说哦，那挺好的。她说，我们单位就在你们学校对面，你有空可以过来玩啊，我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挺长的，可以一块打打乒乓球。我说哦，那天我带十五在我们学校打篮球呢。莫女士说，是吗，他都不会打吧，这孩子其实挺聪明的，就是不肯用功，喜欢玩。我说， ，前几次给他辅导功课，他明白得还是挺快的，电脑好像也很好是吧。莫女士说，他就喜欢玩电脑，非要缠着给他买一个，开始我以为他要打游戏不给他买，后来他跟我说当了电脑课代表，我还不信，专门给他们班主任打了个电话，说真的当了电脑课代表，我才给他买的，六千多块钱，电脑也是他自己挑的。我说， ，那以后他在电脑方面多发展发展吧。莫女士说，是，以后我也想他有个专长。

莫女士的饭打得挺少的，大概只有一到二两，两个菜，一个是鸡蛋羹，一个是腊鸡块。腊鸡块她几乎没动，说让我吃，我说不吃，她说，你吃吧，不然我不好意思吃你的芹菜了。我就夹了她的鸡块吃，不知道如果不碰上我，这几个鸡块会怎么办。她用筷尖夹我几根芹菜吃，说食堂的菜做得不错。我说，食堂菜跟家常菜没法比。这句话说完，顺便想到应该夸夸那天

她做的菜，就夸了夸。她笑着说，都是瞎做，下次再到我们家吃啊，啊，对了，她说，上次十五叫你过来怎么没来啊。我说那天刚好有事情。她说哦，你们学习也挺忙的，下次有空一定过来，双休日你可以到我们家给十五辅导啊，刚好我可以给你们做饭吃。我说好吧，到时看。她说，双休日你们都会忙什么。我说，也没忙什么，就是睡睡觉打打球看看书。她说，那挺舒服的，你们年轻人还是自由自在。停了下她说，你不喜欢看电影是吗？我很奇怪她这么问，说喜欢啊，我很喜欢看电影。她说，那正好，我们单位发了几张电影票，我也不想十五去看，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看电影，都是年轻人去看的，送给你吧。我说不要了吧，你自己留着吧。她说，不要客气嘛。她在包里掏了一阵，把票给我，其实是几张代金券，我看了下，指定影院，到期还有一个多月那个影院我没去过，就问她这个影院在哪里啊。莫女士说，就在西湖边上啊，六公园那里。那块我挺熟啊，怎么没见过。莫女士解释说那影院挺小的，就是离单位近才定在那里。

我们聊了这些，饭已经吃完了，我把莫女士送到单位门口，莫女士指着学校斜对面那幢楼说，她就在那里上班。那是个好单位啊，省级单位。我说哦，这单位很好啊。莫女士笑着说，还马马虎虎，你到时毕业了，你有兴趣的话，说不定我可以给你往我们单位说说。我连忙说谢谢谢谢。莫女士要挥手告别了，突然像想起的说，你是不是不知道那电影院在哪里啊。我说是啊，具体位置不知道。她说，那这样好了，你晚上有没有空，干脆我送你去那里好了。我说不用不用，那太麻烦了。她说，还客气什么，我五点下班，怎么样，五点半我们就约在这里见吧。我说，啊，五点半。她说好吧，就这样吧，到时

见。她走了，穿过路口到对面去，我也回寝室待着。

到点我就去了，拖鞋换了皮鞋，拖鞋被水浸湿过，坐下来会发臭。到了那里一看，莫女士还没在，四周张望张望，确实还没来，我等着，等了会儿，看保安室墙上挂的钟，已经五点快四十了，我看着那钟想，到四十五我就不等走了，我不时看看那钟，等快到四十五一直盯着看，等指针一过12，我往回走，莫女士突然从哪里冒出来了，土行孙似的，她歉意地笑着说，不好意思啊，单位有点事。她把一个纸盒子给我，说单位发的一块蛋糕。我说，你自己吃嘛。她摇摇头说不吃甜食。我捏在手里，叫了辆出租车，在车里她说，你吃嘛，等下我们买了票去吃饭，肚子会饿的，你先吃。我吃了，吃得有点 ，把纸盒子揉在手里，不断地想司机是不是把我们当母子还是阿姨和侄子。莫女士递给我张餐巾纸，我擦了后也揉在手里，她说，来，给我吧。我给她了，她塞进包的一个角落里，感觉跟这样的中年妇女在一起，真的一点也不会拘谨，也不用照顾她的感受。

影院门口围着好多人，海报贴着放《克隆人的进攻》，我不是特别感兴趣，莫女士站在外围，我挤进去到窗口换票，换到票挤出来，碰到了蔡青和他男朋友，她男朋友矮矮的，平头戴黑框眼镜，我想这就是罗 说的蔡青在校外的男朋友吗。我们笑了笑，蔡青介绍我和他男朋友认识，莫女士过来了说，碰到朋友了啊。我有点 说，这是我家教学生的妈妈，莫阿姨。蔡青跟莫女士握了握手，跟我说，你真好，还在教学生啊，我那学生我早不管了。啊，我有点吃惊，原来可以早就不管了啊。

莫女士提醒我换的是几点的票是不是该去吃饭了，我跟蔡青他们作别，跟莫女士一起去找饭店。莫女士说要么去星巴克

吃点吧，我说还是去吃炒菜，还有一个半小时，刚好吃好差不多。我们在附近找了家店，生意很好，我们坐在门口的双人小桌上，莫女士翻来覆去地看菜谱，一会儿说这个不健康，一会儿说那个不好吃，我知道女人都是麻烦的，尤其是中年女人。我忍不住跟她说能不能快一点，到时点好都没时间吃了。她终于决定了，点了个排骨还有两个素菜。她跟服务员说，菜上快点，等下我们还要去赶飞机。服务员很当回事，提醒其中有个素菜是 的，做起来慢一点，是不是换一个。莫女士挥挥手说，多长时间，给你二十分钟够了吧。服务员说，二十分钟肯定够了。莫女士说，那就行，赶快去做就行了，只要菜按时上来就来得及。

服务员去了，菜上得果然快，但莫女士吃得慢，吃排骨还要问服务员拿塑料手套。我说，吃快点吧，电影快开始了。她说，哦，不要着急嘛，开始一会儿也无所谓，主要吃饭嘛。我说，那不行，既然已经来看电影了，就要完完整整看到。莫女士说，那好，那我们吃快点，其实我电影无所谓呀，吃东西要好好吃。我说，那我不一样。她笑着说，哦，精神食粮呀。

我们吃好饭，还有五六分钟开始，我走得很快，赶上走在前面的人，绕过迎面走来的人，莫女士有点跟不上，高跟鞋 的，这声音听上去像年轻的女郎，我想过回头拉她一把，但感觉有点荒诞，她还能跟得上，一直保持距离我五六米，我们在影院坐定时，片头已经放完了，莫女士递给我张餐巾纸擦汗，过了会儿摸黑出去买了两瓶水回来。没想到《克隆人的进攻》情节很傻，但视觉效果太好了，我看得很投入。出来后莫女士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太好看了，技术太好了。莫女士老实地说，我都没看，闪得我眼睛疼，音响也太重了，吵得我太阳穴这里

疼。她张开虎口，食指和拇指 两边太阳穴，我一般用中指和拇指 。

要不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坐坐，莫女士笑着说，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就喜欢安安静静地坐会儿。我说好。她说，要不去星巴克吧。我说那里面有什么。她说，就是喝点咖啡听听音乐。我说，要不还是去茶室吧。她说，那也行啊，你像个小老头似的，就去青藤吧，我跟我姐妹有时就去那里。我们走了段路，绕到青藤那里，没想到在关门整修。我说再找找有没有别家。又走了段路，我们沿着南山路走，西湖边上坐着走着好多人，有块空地上好多小孩拿着闪闪棒玩，几个老头老妈妈弹唱一个什么剧，反正不是京剧，不是越剧，也不是绍剧。我问莫女士他们唱的是什么。这时我们快走过去了，声音传过来还可以听清楚，莫女士说，是不是越剧啊，听曲调挺软的。我说哦，可能是吧。莫女士说，要不我们去酒吧吧，我有个朋友开的，就在前面，他那里有个阳台，就在湖边上，坐着挺舒服的。

我不反对，我们到了那里，在路北里面好几百米处，如果不是有人带领，很少会有人走这么里面吧，这么里面才可能离湖近。这是幢两层楼的小洋房，但里面的装饰是中式的，一走进，一个穿得像李小龙的服务员走上来，莫女士说，洪经理在吗。服务员说， 洪经理啊，今天他没过来。我没听出来洪经理是男是女。莫女士说， 这样啊，你们楼上阳台还有没有空桌。服务员说，有有。他带我们上去，他穿着布鞋，踩在木楼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莫女士的高跟鞋仍旧 的，她自己好像没听见。阳台上摆着两张桌子，显得很空，西湖就在阳台外边，远望去黑沉沉的，只有堤上的树红一棵绿一棵还有映像，阳台底下的湖水借着灯光看得见，看得见起的涟 。我们坐定，

另外那张桌子坐着一个外国男人和两个中国女人，三个人说话的声音过于兴奋，有时说中文，有时说英文。

莫女士朝我撇撇嘴，大概表示对这两个女人的不屑，服务员把酒单交给莫女士，微屈身等着。莫女士慢悠悠地翻着，扬长声音问我，小孙呀，喝点什么啊。我说，我也不会喝，就来瓶啤酒吧。啤酒啊，莫女士说，要不我们开瓶红酒吧。我说，红酒不用了，就来瓶啤酒喝喝吧，主要坐在这里舒服。莫女士笑了说，那好吧，那就先来一打嘉士伯吧，来个爆米花来个薯条。我吃了惊说，一打，不要一打，一人一瓶就够了。莫女士说，要要，去吧去吧。服务员要走了，我说好，那就半打吧半打。

我们坐着等酒，这里风吹来凉凉的挺舒服，莫女士看着我笑，说，怎么这么胆小啊，没酒量还没酒胆啊。我说，确实不会喝，没必要喝那么多。莫女士怒状：跟我喝没必要，什么情况才必要啊。我说，我们不用喝那么多，主要就是在这里坐坐嘛，这阳台在湖边上真的挺舒服的。莫女士说，不错吧，这房子租金得几十万呢一年。我说靠，这买下来得多少钱啊。莫女士说，至少一两百万吧。我说靠，金庸来我们学校当教授，据说学校给了他一幢别墅，就在西湖边上，太赚了。莫女士说，是吧，你们现在大学里教授都有钱，现在机关事业单位都比不上学校。我说，哦。

酒来了，服务员拎了半打，瓶壁还有冷水珠子，我们拿瓶脖子撞了撞，先灌一大口，看莫女士的样子挺能喝，过了会儿先上的是爆米花，我不吃，接着上薯条，我就不断地吃薯条，喝啤酒，感觉不错。莫女士说，你怎么不蘸番茄酱啊。我说，我不喜欢蘸，蘸了就不香了。莫女士沉默着，有点忧愁的

样子，她的酒很快下去了半瓶。我等了会儿问她怎么了。她叹了口气笑着说孤独 还能怎么样。我没想到她半真半假得这么直接，问，怎么孤独了。莫女士说，小孙啊，我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十五的爸爸是做建筑的，工程师，就在工地跑，天天他晚上回来我睡着了，白天我起来上班他还睡着，我们能碰到的时候就是半夜上厕所，迷迷糊糊碰上了，就说声回来了啊。我说，呵，他工作这么忙啊。莫女士说，忙，天天赔人喝酒，喝酒还算好的，还要陪客户去按摩找小姐，要让客户玩高兴了啊。我说，啊。莫女士笑了下说，他告诉他不去的，就在外面等他们，翻杂志，有时还算时间，看谁出来早，等他们都出来他就去结账。我说，那很贵吧。莫女士说，这要看场所，有些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小姐挺贵的，还分你要的什么服务，莫女士笑了下，这我都听他说的，他清楚得很，我说，这钱都他付吗。莫女士说，他哪付得起，公司可以报销。我说，报销要发票吧，这还有发票啊。莫女士笑了说，这发票上也不用写明啊，就说酒水费健身费就行了，到他公司报账就是公关费么……哎，我跟你说这些干吗，污染你。我说呵呵，这是让我多了解社会，工程师还要陪客户出去玩啊，我理解中就是坐办公室画画图纸啊。莫女士说，他还算是他们公司的经理。我说，那很好啊。莫女士说，好什么，都是表面风光，天天吃喝玩乐。我说，吃喝玩乐还不好啊。莫女士说，你小小年纪别学坏 。我说，不会的，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都定死了。莫女士说，那倒也是，不过这些也说不准，十五爸爸年轻时都老实啊，也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

我们这样聊着，有时也聊点别的，到夜挺深了，我们六瓶酒喝完了，零食也吃光了，隔壁那桌外国人已经带着那俩女的

走了，我跟莫女士说差不多该走了。莫女士说那好吧，确实不早了，叫买单，刚才那服务员来了，还多了个三十来岁的女的，看上去像经理，她笑容可掬地跟莫女士说，莫姐吧，洪经理吩咐过的，不用了不用了。她把莫女士递过去的钱挡回去。莫女士看上去比较高兴，这女的和那服务员送我们到酒吧门口。我们朝南山路走，莫女士说，太迟了，你们学校寝室都关门了吧。我说，差不多吧，现在赶回去差不多。莫女士说，太迟了，不用回去了，我给你找个地方睡睡吧，我都有点醉了。我说，直接打车就走了，挺近的，你也打辆车吧。莫女士说，我今天是有太多了，司机把我拐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我一个老年妇女我也不怕，我现在是倒下就要睡了，再会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

我没说话，到了南山路上，路上没什么人，不过灯很多，车也多。我拦下一辆车，打开车门让莫女士先走，莫女士说你要走你先走吧。我说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你家远。莫女士说，你就上去吧。她推了我一把，我就先走了，车慢慢开动，我转头看了下，莫女士伸着手臂在拦车，在反光镜里也看得到。车走了段路一拐，就看不到莫女士了。

#### 4. 又解脱又疲惫的快感。

接下来几个礼拜天，十五都来，天已经凉了，我有点烦了，全系男同学都认识他了，说他是我的儿子，十几年前的私生子，现在找上门来了。他们的说法让我吃了一惊，好像他们知道我跟莫女士一块去看过电影喝过酒。十五再来，我就不陪他了，反正他跟丁世伟他们也熟了，我自己去看录像看书，等时间差不多再回寝室。有一天我回去碰到程工，程工说，你才回来啊，刚才你儿子到处找你。我说，哦。碰到吴滔，吴滔也说

我儿子到处找我。我问吴滔他说什么事了吗，吴滔说，他就想找他爸。碰到夏天，夏天也跟说，你那学生怎么回事，傻傻的，到处找你。我说，他说了找我什么事吗。夏天说，我问他了，他就是要回去了，跟你说一声，找不到你。

夏天又说，你怎么还在教他啊，我们课都快完了，你还在教他。我说，你那个学生呢。夏天说，我去两次就不去了，他也不来找我，早断了。我若有所思地说，是啊，上次碰到蔡青，蔡青说她也早就不教了，就我这个粘。夏天说，你别管他了，他来几次自然就不来了。我说，我已经有好几次不管他了，他还来，他跟你们都很熟了。夏天说，很熟没关系，我们又不管他。

过了几天，夏天说他从学生会那里接到个家教的活，问我干不干。我问了价钱，30块钱一小时。那我当然干，本来免费的都干。夏天给了个地址和一个电话。我问他自己怎么不去，他说他接了个理科的，这个文科的英语就交给我去。晚上我给那家长打了个电话，他姓何，夏天说他在青少年宫干后勤，我叫他何干事就可以，何干事在电话里特别客气，约好星期天见面，他很详细地告诉我怎么坐车。

到了星期天下午，我花了四五十分钟到了约定地点，在华家池校区附近，我等了几分钟，一个穿白色衬衣的小个子急冲冲赶来，远远的就笑容满面了，赶到面前问我是不是孙老师，我们热情地握了握手，何干事的手很小很干。他说，真是辛苦了啊，这么远让你跑过来，我们家还在前面的那个小区，很近的很近的，走五六分钟就到了。我跟着他走，他长得很干净，如果是个演员，适合演太监或书生，一路上他不断地问我情况，我也问他些在青少宫上班的情况。他好像不想多说，话题转到孩子身上，说他孩子很乖，就是笨点，不过很认真，我教他什

么，他肯定都会听的。

他家在十四层，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上去，有点吓人，那胖胖的电梯女工自己坐在一楼过道上织毛线，就留了把铺着好多海绵的椅子在电梯里。他家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客厅，总面积大概就四五十平米，客厅里摆着家木桌子，一张长沙发，沙发上坐着个老太太，仰着头看挂在墙上的小电视，神情痴呆，木桌上摆着一盘西瓜，想不到现在还有西瓜，桌边坐着个胖胖的主妇，满脸憨厚的笑容，示意我吃西瓜。我说不吃了不吃了。何干事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他拿了块放我手里。我吃了半块问孩子在哪里啊。何干事说，不着急不着急，他在房间里做作业，他指了指一扇关着的房间门，你先吃西瓜先吃西瓜，这西瓜不错，蛮甜的。我吃完了这块不想吃了，何干事说，再吃块嘛。我说不吃了。何干事又拿了块递到我手里说，年轻人嘛，吃一块哪行，都是朝气蓬勃的，不要拘束的在我们家。

我只好把这块也吃了，何干事也吃了块，他说，孙老师再来块？我摆摆手说都吃饱了，他不再让了，示意让他老婆把西瓜端走，她老婆端走西瓜盘，擦了擦桌子，敲了敲门，叫小江，出来吧，孙老师等着你呢。有个小孩的声音在房间里答应了一声，何干事朝着我笑了笑，他老婆拿了块西瓜问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老太太，电视声音挺大，再放《还珠格格》。小江出来了，个子小小的像他父亲，脸白白的戴着眼镜，看上去很乖。他看了我一眼。何干事说，怎么不叫孙老师呢。他叫了我一声，在桌子边坐下。何干事说，课本拿来了吗。他说，跑回房间拿。何干事和他老婆都笑了说，这孩子。他拿了英语课本出来，彩印大开本，比我以前的高级多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教他，问他上到第几课了，他说第十一课，一边把课本翻给我

看。我问音标学了吗。他说学了。那我说你念念吧。那孩子开始念，他以为我问的是他26个字母。我说不是这个，是音标，这个音标很重要，你学会了以后看到陌生的单词就都会拼。这理由其实是我讲给他爸爸妈妈听着，他们就在旁边噤着嘴听着呢。小江说，好吧。看他样子，其实我教他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我教他就是了。

我大声念音标，先教会他五个，我念一声，他跟着念一声，声音尽量盖过那老太太《还珠格格》的声音，我们这样很热烈地和了会声。何干事满意地打断我们说，孙老师看来教课很好啊，小江你要好好学，要么这样吧孙老师，这客厅开着电视挺吵的，就上小江房间教他你看怎么样。我看挺好的，我们到小江房间，这房间小得刚好放下一张床，一个书架和一个书桌，床当书桌凳子，我们坐下先聊了会几天，我问他初几了，哪个学校的，在班级排名怎么样等等，再问他学习苦不苦啊，喜欢打什么游戏啊等等。小江的神情有些放松了，看上去也挺皮的，正说着，了解到他初一，在一重点中学，排名中上，他怕我不相信，给我成绩座次表看，他妈妈敲门进来，笑着端着刚才端走的西瓜，说，就这么几块了，小江你和孙老师一块吃了吧。她把盘递过来，小江不满地说，妈你别滴我床上。

小江吃西瓜，我不吃，他说孙老师你吃一块啊。我说，不吃了，你吃吧，刚才我吃过了。小江说，刚才的刚才我也吃过了啊，我摸摸看你肚子是不是真饱了。他伸手来摸，我挡开，他笑着准备和我打闹，我想起像他这么大时，男生打闹的时候经常互相探下阴，我猜小江现在的鸡鸡还很小，我说，好了别闹了。大概我表情有点严肃，小江吓着了，他马上收敛起神情，我感到有点抱歉，但他胆子也太小了。我让他自己做张英

语试卷，到时我看看。他做试卷时我有点无所事事，有点骗钱的感觉。这个房间太小了，我也无法走动，就坐在床上翻小江的语文书看。小江做完后我看了下，做得还行，大概可以得80多分，我问他平时英语怎么样。他说这是他最差一门课。我把他做错的题给他讲了，问他坐在外面的老太太是他外婆还是奶奶，看他妈妈喂她吃西瓜，应该是外婆。果然小江说是外婆。我问他平常住在哪里。小江奇怪地说，就住在我家啊。我说，我是说你外婆睡哪儿。小江说，她就睡在沙发上，我家太小了。我说，那沙发也看不出像有人睡的样子啊。小江说，那是我妈知道你要来收拾过了。我想，。我有点八了。

小江书桌上有只闹钟，两小时过去了五分钟，我就出门告别了，他妈妈好像在洗澡，他外婆还在看电视，仰着头张着嘴，何干事坐在桌边看报纸，看样子是在等我们完事，我向他告别，并说小江英语挺好的，学得也挺快。何干事有点高兴，他一直送我到电梯。电梯空荡荡的，就那把铺满海绵的椅子在，下个礼拜去，那个电梯女工还是一楼走廊里织毛衣，我不相信她有这么多毛衣织，第三个礼拜还是这样，第四个礼拜上完，我跟何干事说对不起，干了这个一个月就不干了，离得太远不方便，请他们赶紧再找一个家教别耽误小江学习，不过小江其实英语不错，用不着补英语。何干事说其实我上课挺好，他们很希望我继续上下去，不过不想上了也不勉强。他给我250块钱，说本来是240块钱，就凑个整数250好了。我退给他50，说才上了一个月就不上了很不好意思，何干事不接，我就退给他老婆。他老婆接了，何干事和小江送我上电梯说再见，人海茫茫，这再见肯定是再也不见。过了些天我在寝室楼走廊里碰到了吉曼。(10.3) 吉曼说，你出去啊，正要找你呢。我说什么

事啊。以前她不打扮，或者打扮了也土，这天我觉得她挺好看，现在好像会打扮了，柔和地笑着，她说，让你当团委学习小组组长啊。我第一反应说当不当。本来小组长是唐香，看来现在换届了，吉曼也当班书记了，以前在班里当班长书记的现在都到系里混去了。吉曼说，你就当吧，我特意来找你的，不要推辞了。我想这也太不靠谱了，居然找我，我说，这不可能，我根本不感兴趣。吉曼说，我觉得你挺好啊，你不会不答应我吧。我说，唐香怎么不当了呢。吉曼说，她啊，她不是当了半年了吗，我想该换换了，你会当得比她好。我说，我真的不会当，让别人当吧。

我们在走廊里说着这事，来来回回的人看着我们，吉曼说，哎呀你就别推辞了，答应吧，好吗。我无奈，说，好吧，但我不干事你别怪我。吉曼说，你答应了啊，谢谢谢谢。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党有什么重要文件要学习，我们小组几个人就凑在一块儿学习，大家轮流念下文件，然后各自写个学习心得，我把大家的心得抄在一个本子上交给团委，也就是吉曼，如果有人写得太少或有人不写，我就请他们多写的点，真有人不写，我帮忙给他们凑几句。这事整得，完全是苦差事，我们也不是党员啊，按理党的文件也不关我们的事。

有天下午，团委要搞个活动，小组长们都去了，在一个办公室里，准备发言稿、海报、锦旗啥的，方娜，薄冰，邹虹，李红，吉曼他们都在，说说笑笑的，我觉得待里面挺破坏气氛的，一人向隅满座不乐的感觉，他们都忙着，我找不到事干，就坐在沙发上，也找不到话说。一会儿李红在旁边坐下了，礼貌地和我说了句话，后来我们说起了最近的电影，说了几句，说得挺热闹的，还回忆起大一大二，我感觉都已经像离开大学

似的。李红说，我还记得大一刚开学的时候，体检的时候遇到你，感觉你那时候吧，瘦瘦的，挺像那落魄文人的气质，我还挺主动的跟你说句话呢，好像问你什么话了我忘了，你吧那时候，好像很冷淡的样子。我笑着说，其实我是怕难为情。心里感伤得不行，我也记得这个场景，就发生在上礼拜似的。李红说，是吧。

过了下，方娜说需要纸笔，最好去买些新的来。我主动说，那我去吧。方娜说，那好吧。他们告诉我学校对门过了马路就有一家，方娜给了我钱，说是公家的钱。我下楼去那里买了，店员问我发票怎么开，我说买了多少就开多少啊。她一下说，写文具行吗。，原来这个意思，我说行行。回到办公室里把纸笔、发票和找钱给方娜，方娜说，你还挺勤力的嘛。我说，我都没活会干，就跑跑腿买点东西吧。到十点左右，方娜说去吃夜宵吧，剩下没多少活了，就包给薄冰了，反正海报设计大家也帮不上忙。吉曼说，有些人可不想跟我们一块去，他们小两口想一块儿呢。邹虹笑着去打她，她们笑作一团。李红说那就各自回家吧，夜宵下次再吃。大家就散了，我有点如蒙大赦，回寝室待着，有点解脱带点失落。

过了些天，我陪丁世伟去学校后门口 ATM 机取钱，ATM 就含有“机”的意思，为什么还说 ATM 机？天已经挺冷的了，我们刚取完钱转身走，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胖子看样子在一边等我们一会儿了，上来问我们，同学，你们懂英语吗？我们点点头。他说，你们能翻译吗，我是外贸公司的老板，要找翻译。丁世伟指指我说，他英语很好，你找他，他翻译完全没问题，以前翻过很多东西。那好啊，他看着我说，要不明天有空的话，六点半还在这地方，我来接你，你上我们公司看看。我

说好啊。他给了张名片，进停在路边的一辆桑塔纳走了。我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回事这是。丁世伟说，别想了，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有道理的。那人姓魏。

第二天白天经常冷不丁想起这件事，我这人心里一点事也容不下，傍晚吃了饭掐着时间去，六点半了魏还没来，我站在那里看车，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车不断地停在校门口，停一会儿开走停一会儿开走，过一会儿新开来一辆过一会儿新开来一辆，我只记得那车是黑颜色桑塔纳，没注意车牌号码，黑色桑塔纳太多了，好几次我都以为来了，结果不是，一直到有一辆敲窗玻璃，我俯下身一看，真的是魏，我走过去准备坐后座，他开了前门，他说，小孙啊，让你等了，刚才车有点堵。没事老魏。我说，没事的魏老板。

坐在车上我就有空比较仔细地观察，他穿着一套死板的西装，一般老板领导都穿这种，他的手指很粗，看来是干过粗活的，脸黑胖黑胖的，一脸农民的气质，还留着小胡子，黑脸的人不应该留小胡子，他的头发是真的，不过蓬着像假发。他口才很好，缓缓地转动方向盘，缓缓地问我哪里人啊，读什么专业啊，气度沉稳的样子。车开了一段，魏问我吃饭了吗。我说吃过了。他说他还没吃呢，要下车买点去，问我吃不吃汉堡。我说不吃。他把车停在路边，下车进肯德基了。

是的，我不会开车，他不担心我偷点别的吗，看了眼车里，只有两个坐垫可以拿走，老魏很快回来了，给我带了个汉堡，我说我真的吃过饭了。他说，吃嘛，年轻人肚子吃不饱的。他也一边开车一边吃汉堡，我只好也吃了，太干，老魏该买杯饮料的。边上有辆车别过来吓了老魏一跳，老魏说，肚里刚嚼下去的饭都要给他惊出来了。他把汉堡袋揉成一团扔在仪

表台上，车加速了，还有空跟我说句，小孙，垃圾就扔这里。我也把纸袋揉一团扔上面。我说，这肯定是女的在开。老魏说，你怎么知道呢。我说，你看后窗玻璃上挂着这么多小东西。那些绒毛小狗啊小熊啊小袋鼠啊在晃啊晃。老魏说，观察得挺细，那我们超上去看看分析得对不对。

这还算观察啊，不是瞎子谁都看得见。车河不好游，过了一阵终于并行了，那车里果然坐着个女的，老魏说，果然是个女司机，小孙分析得没错。我呵呵笑了两下。这车开了有三四十分钟，在往东南开，我感觉已经到了钱塘江边上，沿着江道走势在开，老魏看我有点狐疑吧，说他工厂开在西边，办公室在东边。我说，那厂为什么不搬到办公室旁边，两个为什么不弄一块儿？老魏笑了笑说，我喜欢开车穿杭州城，锻炼身体。

车拐进一个小区，办公室怎么在小区里？老魏说，记住哦，下次来不要迷路。车转了两个弯，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前停下，我记了下楼号楼道号和房间号，在四层，爬楼梯上去，好像没电梯，一间普通的二居室，铺着紫红色的木地板，我们刚进去，一个胖乎乎的姑娘迎出来说，回来啦。老魏介绍我们认识，说我是他新招的翻译，她是他的侄女。进了房间，房间里还有个姑娘，低头在洋车上忙着什么，看见我们进去，转头打招呼说，魏老板回来了。这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坐着也看得出来，身材又苗条又丰满，面相看像是从农村来的。老魏介绍说她是厂里的优秀员工，以前也在西边厂里跟大家一块上班，现在业务好，就专门在这个办公室做样品，平时就跟他侄女住一块儿。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介绍得这么详细，他侄女叫吴燕，那女工叫小荷，不知道姓什么，大概都十八九岁，初中毕业不久，我叫她们名

字，她们也叫我名字，我记得第一声小荷叫我孙老师。

吴燕本来在玩电脑，老魏让我先试着翻封信，吴清把电脑让给我，收件箱里所有的信都看过了，老魏让我随便挑封翻翻，那信写得挺简单的，不过有些专门术语，好像是服装材料方面的，我把信打印出来，趴在桌子上翻，小荷仍旧在做衣服，吴燕无所事事，这儿站站那儿站站，不时瞄瞄我这里，好像对我这个新人挺感兴趣，我知道有些女的从小就没什么爱好，没什么志向，没什么理想，就像动物一样，就像白痴一样只对人感兴趣。老魏在打电话。我问吴燕有没有英语字典，这样问我有点不好意思，吴燕说有呀，她跑到隔壁房间给我拿了本，顺便告诉我她也在学英语呢，正在上培训班。我说哦，翻字典，她抱着手臂，支在旁边桌面上看，确实，她挺胖的，胸基厚实，但胸不大，看得出来，她是一个男孩气的女孩子，字典里没有我要找的字，我琢磨了下，那就这样吧，我把翻译稿给老魏。老魏接过去看，说，小孙翻得还蛮快的嘛。小荷也往这边看了眼，抿着嘴笑了下。我说，有几个字我翻不出来，字典上也没有。老魏说，哦这个不要紧，我知道，都是些布料。他很快看完了，这封信也就几百字，他说，不错不错，这样，要不你休息一下，我送你回学校。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坐车回去就行了。老魏说，你等下，我再打个电话，马上就送你回去。我就坐在旁边等，老魏腰间别着手机，他用座机打，看来他是憋着几个电话到这里再用座机打，真会省钱啊。小荷还是在洋车上做衣裳，吴燕去隔壁房间了，我就玩会儿电脑，上上网，但上得不踏实，听着老魏用家乡话说着什么，半懂不懂的，好像是江西话。

过了十几分钟吧，这电话挺长的，我在雅虎点文学，点古

典文学，点情色小说，看《玉蒲团》，看得当然更不踏实，但不知道干点什么好。老魏挂电话了，摸摸耳朵说，烫得发热。这是句病句，但还没错得明显得让老魏和我们笑起来，老魏说，小孙啊，休息得怎么样，那我们走吧。我说，我真的可以自己坐车回去，你来回开车太麻烦了。老魏说，小孙你不要客气了，明天就要你自己坐车来了，门口底下有 XX 路可以坐，坐到 XXX 那里转 XX 路就到你们学校门口了。我说好好，不过他说的几路车和哪里转车这些信息我全屏蔽掉了，再来的话也骑自行车来，老魏开车的怎么公交车路线这么清楚，看来以前没少坐啊。我跟小荷告别，小荷朴素地笑着，朝我挥挥手，我和老魏走出房间的时候，吴燕也出现在房间门口说，走了？老魏说，我送小孙回学校，今天晚上不过来了。吴燕送我们到门口。

在路上在车里，老魏说，小孙你觉得这个翻译你能做吗。我说可以啊。老魏说，我给你介绍一下公司情况，我这个公司就是做外贸服装的，我在西边三墩那里有个一两百人的厂子，现在有些国外的业务都是通过 Email 谈，你到时给我翻译翻译，然后给我写写英语信就可以了。我说那好吧。老魏说，你能干多长时间，有时活还挺多的。我说，应该可以干得挺长的吧。老魏说，你信翻得不错，刚才我也看了，你也不错，小伙子挺实在的，我希望你能干长一点，当然我们也是互相考察，你可以先干段时间看看。我说好啊。老魏说，你看给你开多少工资合适。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说吧。老魏说像你们大学生一个月要多少生活费啊。我说这个不一定的，有些人家里有钱，几千的都有，有个穷点，就吃吃饭，一两月一两百块钱。老魏笑着说，哦，这样啊，差距蛮大的，穷的穷花富的富花，那一般的中等的一个月要多少钱。我说，四五百差不多了吧。老魏说，

小孙你花多少。我说，中等吧，四五百块钱。 ，这样，老魏说，那你看这样，我就把你的生活费解决掉，一个月给你开450块钱，你一礼拜平时都来，双休日就休息。我想靠，说少了，我说好吧。他说，我这个其实活也不多，每天也就一两封信，有时好几天都没信。我说， 。他说，你先做着看看，看到时是不是太辛苦了，我给你再加钱。我说好。

到了学校下车，老魏给我50块钱，我有点吃惊，老魏笑着说，今天的工资先开给你。我就高高兴兴地回寝室了。第二天是星期六，下午我接到老魏电话说有紧急信件要处理，我借了丁世伟的车出发了，用了四五十分钟赶到那里，没有迷路，花了十来分钟翻好信件，又花了十来分钟写好信，信老魏口授，就回学校了，路上后悔没带收音机，到了晚上我没想到老魏电话又来了，他说又有个信件要处理，他说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再去一趟。我就又去了，正好车还没还，这次只花了四十分钟，我记得老魏开车差不多也花了这个时间，我可以抄小路，这次我大概花了十几分钟就写好信了，老魏没在，留了纸信在桌上，小荷还在吃饭，不知道是晚饭还是夜宵，吴燕不在，说是去上英语课了，她还在学电脑，她大概在为以后做他叔叔的秘书做准备。信发出我就走了，路上想，这大概是老魏在故意考验我吧，450块钱就来考验人啊。

到星期一再去，借的是夏天的车，他的车龙头很硬，骑不快，我没忘记带收音机，不过到半路就没电了，老魏在，他说星期六不好意思，让我跑了两趟，以后他尽量把活攒一块一次干了。我说不要紧，没问题。吴燕还是没在，小荷在，小荷还是在做衣服，她一天要上多少班啊。老魏打电话，他的手机响他不接，用座机回过去，不打电话时他在看报纸。

这样过了两个礼拜，我借了很多人的车，有一天借肖西的车，肖西问我去干吗，我就把事情跟她说了下。她问，就是发发信吗。我说是啊。肖西问，每天信多吗？我说，也就一两封吧。肖西说，那干吗不攒在一块儿，星期五去一趟，把全部都处理了啊。我说，可能他要赶时间吧，每天都要处理一下。肖西说，那他可以把信转发到你这里啊，你翻好传给他就可以了，何必每天跑。我说，是哦，我都没想到。肖西说，你可以跟他说一下嘛，看看他同不同意，都什么时代了啊。那天去，我就跟老魏说了，老魏说，累了啊？我说，不是，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效率是一样的。老魏说，这样吧，如果哪天信少，我看看信也不重要，我就给你电话不用过来，平时你还是每天过来一趟吧。我想他又不怎么知道信重不重要啊，我说好吧。在回去路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琢磨这事，他为什么不肯转发信件呢，怕泄露商业机密？这不太成立，付我钱了不想让我太轻松？这似乎也不成立。不知道，就听收音机，这个时段哪个台播什么节目，基本上我都比较清楚了，最爱听的当然是音乐台，不过老那么几个广告重复得太频繁，主持人话又多，又听到节目序曲唱“欢迎打开欢迎进入……”像听黄片。

时间一天天过去，吴燕的任务好像就是学英语学电脑，一礼拜有两个晚上要去上课，小荷天天晚上都在做衣服，有时老魏没来或先走了，房间里就只剩我和小荷，就听见小荷洋车的chi-chi-声，和我电脑的DADA声，小荷是个内向的人，我也是，所以我们之间的话很少，我问她家在哪里，她也问我，我问她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她也问，她是河北人，家里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我说这是超生啊，她说她家罚了款的了啊。我问她晚上做衣服算加班费吗。她说不算加班，就是这些衣服，

白天做不完的话就晚上做。我说怎么不叫多几个人来做啊。她说这是样衣，老板只信得过她，再说这里也住不下人了。现在她和吴艳住着，就住在隔壁那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工作室。我说那你天天至少做十几个小时吧。她说差不多，有时早上起来迟就没有。我说那你不是很烦，都没时间出去玩。她说有双休日啊。我说你双休日都做什么啊。她说，双休日听听歌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房子，和吴燕出去逛逛街，买点菜回来做做。我问她们一个月要花多少伙食费啊。她说总共二百块钱就顶够了。我说，怎么会这么少啊。她说，已经够多了，她们已经吃得很好了，在家里自己做着吃很省的，不像出去在饭店吃，随便一个菜就要十几块，十几块可以很好地做一顿了，可以做个三四个菜，如果在老家，200块够他们一家花了。我想女孩子真会过日子，会省钱，会盘算。我说那是会给家里人寄钱吗？她说会啊，每个月都寄。我说寄多少啊？她笑了笑。

聊完了没什么好聊，我盘腿坐在她的工作台上说给你讲个笑话吧。她说好啊，不要太难的，她没多少幽默细胞。我讲了一个，她地笑了笑，听懂了。第二天，老魏给我电话说晚上不用过去了，今天没有信。我很高兴，去看了一晚上录像。第二天去，小荷没在，吴燕在，她在打游戏，问我会不会打游戏，我说会一点点。她说好呀，等你信发完了教教我吧。我说好吧，心里没底气。吴燕在一边看英文单词，很快信发完了，我问吴燕游戏在哪里。她放下书跑过来说，就是这里啊。她打开一个游戏，像星际一样的战略游戏，我不知道怎么打，就跟她说，这是一个很大型的游戏，下面这个小窗口有各种功能，你可以去开矿赚钱，造城堡造兵，去打仗，跟现实中的国家似的。她说哦。她扑在桌子上，双臂抱胸，歪着头看着。这种姿

体语言。我拉来拉去看着，也有个农民的小人，我就让他走啊走，后来遇到也像农民的一个人，拿镰刀砍他！砍！砍！有个农民死了，也不知道是我的还是敌人的。我跟吴燕说，就是这样了，打仗。吴燕说，应该没这么简单吧。我说，是的，可以造很多人出来很多武器，我不会打，我只会打那些开车拳击打枪的，可以直接上手的那种。她说，哦，那你给我看看，这电脑里有没有啊。我看了下没有。她说。她说，那你玩吧，上上网吧，我叔叔还没来，我听着门，门响了赶紧关。我进了个聊天室聊天，吴燕在看英语单词，过了会儿她说，我问你件事啊。我说问啊。她说，那天你是不是给小荷讲黄色笑话了啊。我说，没有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笑话。吴燕说，你别骗我了，小荷跟我说了，她说难为情死了，想不到你会给她讲这么个笑话。我说真的没有啊，太冤枉了，我没有故意想给她讲，可能在我看去太普通了吧，我们同学之间都这么讲。吴燕说，你们大学生真开放。我才知道原来讲错话了。我问，小荷今天怎么不在？她请假了，吴燕说，她好像要走了。

我说，怎么走了，要离开你叔叔的厂？吴燕说，，她好像不在杭州待了，要回家了，不过也不一定。我说，上次也没听她说起啊。吴燕笑了，说。那笑容的意思好像是你谁啊、小荷干吗跟我说啊。我也没说她一定要和我说啊，我只是说事实上她是没有说。

第二天，小荷在，老魏也在，老魏拿着相机，带来一大包衣服，说要拍样衣做样衣本子，我说，你自己拍啊？我自己拍啊，老魏说，看来小孙信不过我的摄影技术。不是不是，我说，我以为要到摄影棚找专业摄影师怎么的。我们这里就是摄影棚，摄影师就是我，老魏哈哈大笑，小孙你看哪里做背景比较好。

(10.6) 我看了眼，屋角堆着些衣服，我说对着那里拍吧。那里啊，老魏笑笑说，那里不行，太乱，我们还是干点背景，他把门关上，指指门背后的白墙，这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小荷说，以前不是一直在这里拍吗。老魏笑了说，听听小孙的意见嘛，来，那咱们开始吧。

我奇怪他们怎么开始，小荷从洋车前站起来，脱了外衣，老魏从包里抽出一件衣服，抖直透了给小荷，小荷重新抖了抖，拍拍衣服前襟上的皱，穿上。我吃惊地说，小荷是模特啊。小荷不好意思地说，我可不是模特儿。老魏说，是啊，你看不行啊，小荷比那些电视上的模特都好，给我们拍了好几批衣服了。我说哦。小荷穿好衣服，厚厚的羽绒服，又宽又大，她整理下头发，还去自己房间里抹了点润唇膏什么的吧，反正脸亮了点，然后就伸展双手靠墙站着，老魏拿着相机说预备，小荷微笑，相机擦，每穿一套衣服都拍好几张，全部拍完了花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中间有件蓝色的衣服小荷穿着挺好看的，我说，穿这件衣服真好看。老魏听见了说，你看小荷，人家小孙都说你穿着漂亮。小荷看上去有点厌烦。

天冷了，晚上去时我穿着自己的外衣之外，还穿丁世伟那里借来的一件宽大的外衣，还需要一顶帽子，最重要是要口罩，我到文二路那里去买，头一家就卖帽子，我问老板娘有没有那种口罩都罩着只露出眼睛的那种帽子，我小时候戴过，可以戴着去抢劫，老板娘说这种款式早就过时了。我就问她有没有口罩。她笑了说，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问我卖不卖口罩，我这里是帽子店啊。我也笑了问她那哪里有啊。她说口罩你到药店里去看看，会有，医院里也有。在回去的西溪路上看到了一家药店，我有点惶恐地进去一问，有。晚上我戴着帽子，披着围

巾，穿着两件外衣，戴着口罩出发了，感觉暖洋洋的，骑在冷冰冰的空气里，想想也挺奇怪的。到了那里，老魏没在，小荷和吴燕在，我就跟她们说，今天太夸张了，捂着严严实实过来的，真的一点风都不透啊，连眼睛都有眼镜挡着。她们笑了。吴燕说，你终于来了啊，刚才收到封信了，我在照着字典翻呢。我说，，谢谢啊。她说，谢我干什么，我翻着玩呢。她已经把信打印出来，我很快翻完了。吴燕说，翻这么快啊，我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意思都查出来，都不知道整句话什么意思。小荷在旁边笑。吴燕说，难怪你可以当翻译，你的钱让我赚，我赚得太辛苦了。我笑笑。小荷在旁边的笑容似乎有点赞许，不过她今天穿得很齐整，洋车也没开。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啊。心里想，看来她要走了。她说，我今天晚上要走了啊，在等魏老板来。我说，，他送你去车站吗。她说，。吴燕笑着说，你是不是也想送啊。我说，没有没有。我已经翻完了，没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跟她们聊点什么，就干坐着翻英语字典。

过了些时候，楼下汽车喇叭叫，吴燕说，是我叔叔来了吧。小荷跑到厨房看，说是魏老板的车来了，她从房间里拖出一个箱子，拖杆上还架着个小包，她在客厅里换鞋，吴燕待在工作间没出来。我说，我帮你把东西拿下去吧。小荷说不用了，箱子很轻的。她换好鞋，开门，我说那再见了。她笑着说，再见。我想这个人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了。我关上门回到工作间，吴燕在玩游戏，我说小荷已经走了。吴燕说，知道，我听见了。我说，以后那个房间就你一个人住了，会宽敞点。她说，。我坐在一边翻字典。她说，你信不是翻完了吗。我说是啊。她说，那就等明天的信来了吧。我才听出她的意思好

像是我怎么还不回去啊，就说，信是翻完了，还没回啊，要等你叔叔回来回信。吴燕说，我叔叔送她去车站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说是啊。她说，要不我给你问问吧。我说好。她打了老魏的电话，用方言说的，放下电话说，我叔叔说今天信先不回了，明天再说好了。我说好吧，谢谢，那我走了。她说，明天见。

明天我仍旧裹严实实去了，进屋前摘下帽子口罩围巾等，老魏又没在，留了写好的信在，吴燕在，她说今天本来要去上课的，但我要来，她就待在家里给我开门。我说谢谢啊，我跟她聊天，我说，你知道今天我是怎么来的吗，我把路上的穿着打扮描述了一番。吴燕平静地说，昨天你说过了。我才想起是，昨天说过就忘记了。第三天我没去，我一时没借到车，打算打的过去，夏天说，你别去了，你请个假好了。我说，不去干什么。夏天说，跟我去听讲座。我说你怎么这么爱听讲座啊，是什么讲座。他说是个旅游讲座。我给老魏打了个电话，说感冒了请假一天。他说好。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好像答应人家的事没去做。晚上讲座没什么好听，但觉得一身轻松，好像没什么压力了，不用想借车啊冷啊、和老魏吴燕聊点什么啊这些问题，我有点不想去了，这时我领了头个月工资刚一个多月，老魏给了400，说另外的50第一天就给我了。是的，我记得，他送我到校门口，我下车时他给的。

再去了一天就是双休日，那天老魏接了个电话，他在客厅接的传真电话，他一边慌张地说 yesyesyes，一边朝我猛挥手，我跑过去接过电话，一个男声里咕说英语，我打断他，请他 speak 得慢点，他说 ok，接着说，越说越快，我一个字没听懂，等他喘口气的当口，我请他 pardon 一下，他那边了，下，

有个空白的时差，然后电话一声挂了，估计很郁闷。我有点惊慌，老魏已经躲到工作间，我回去跟老魏说，我没听懂，请他再说一遍，他就没说什么，连再见也没说就挂了。老魏说，哦哦，我知道，没关系，这是国际长途，很花钱的，这些外国人很扣，他一听说话的声音不是我，可能不乐意再花电话费了，这个没关系小孙，我知道，这老外应该是上次广交会我认识的那个，到时我再跟他联系。那就好。

过了一个礼拜，我跟他说，这个月做满我就不来了，老魏问是不是工资太低，我说不是，是要期末考试了，要复习。他说那好，还是学习最重要，不能耽误你学习，如果要提前走也不要紧，跟我说声就可以。我走了他随便去某个大学门口再找一个就可以了，他为什么不配个专职翻译，小荷说，我的前任就是专职，全天候跟着他，他才开1000钱，干了一个月那人就走了。最后一天我去，老魏不在，吴燕在，吴燕又胖了些，白白的，穿着黑色的毛衣，看上去也不难看，她给我个信封说他叔叔给我的工资，还说这个月给我500，我说，你替我谢谢你叔叔。我把钱揣起来，开始翻信，今天有封信特别难翻，好多术语第一次看到，我查了字典也翻不出来。我就跟吴燕说，这封信我不翻了。吴燕突然急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以前还好好的，拿了最后一笔钱就这样啊。我一下解释说，不是，这封信刚好很难，其他的词我都翻出来了，有些布料的词没翻，你叔叔看一眼就会知道。吴燕拿过我的翻译稿看了下说，。我说好，那我走了，再见。吴燕鼻子里好像哼了下，有点阴阳怪气地说，哼，再见吧。

回去我迷路了，以前一直按原路回，这天心情轻松，我就想换条路走，感觉大方向是对的，在朝西边走，谁知越走越荒

凉，铁轨都看见了，见鬼了，那铁轨还很多，纵横交错的，火车到这里怎么走啊，我没法子，只好往回骑，想想又不死心，确实没走错啊，是在往西走啊，我应该看到西湖，怎么看见这么番荒凉的景象，我在路边等人问一问，已经比较晚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耐心地等着，过了会儿，远远看见有对青年男女的身影吧手挽手横穿铁轨去了，再过了会儿，有个人骑着车过来了，我叫了他一声，那人显然吓了一跳，不过隔着马路站定了，胯下一架大自行车。我问，请问西湖怎么走。那人显然了，他说你到西湖去干什么，西湖远着呢。我笑了笑解释说，我住在西湖旁边，现在迷路了。他往背后甩了甩手臂，你往这骑……

我知道了！他还要解释，我打断他说，知道了，我指指刚才返回的方向，这是什么方向？那人笑着说，这是南啊。我很沮丧，原路返回，返回到老魏那个小区门口熟悉地段，然后再沿着以前一直走的路回去，这样来来回回大概在路上两个多小时吧，到学校堪堪赶在寝室楼关门时，这次关在楼外我肯定不罢休，不去看录像，一定要马上看到地图明白怎么回事，我翻出地图还没看明白，熄灯了，我到浴室间看，看清楚后，骑错的路应该是秋涛南路，西南走向，我以为向西，其实主要方向一直向南，天虽然冷，但我身上汗津津的，我有点又解脱又疲惫的快感。

#### 5. 林玉拿的那小锄头，跟小榔头差不多大。

我在老魏那里赚了950块钱，都没花掉，寒假回家多着这些钱，感觉像个好孩子。回家先去二姐姐家，她叫我买些拐杖的皮垫子，饮食店已经关门了，他们全家都在原来的住处，仍

旧开着原来那个小商店，二姐姐在家，二姐夫也在家。他开摩托送我回家，(10.7)等坐上车我说，先去国商吧。他说干吗，找你哥吗。我说不是，去买点东西。他说。开到段路问，给你家里买啊？我说是啊，买点酒什么的。他说，不用的，实际上不用的，你又没上班。我说，没关系，少买点。他在外面等着，很快买完了，买了两瓶酒，一盒补品一双手套，去找我哥，看他有没有打折卡，没找到，算了，就全额买了。

出城后，摩托车就开快了，二姐夫没像我哥这样细心，我尽量躲到背后，实际上只能躲到他头盔后面，那风就像冷冷的冰雨，把我眼泪都要吹下了，把我眼圈都要吹飞了，眉毛啊眼镜啊也是。

到了家，我妈在，留二姐夫坐会儿，一下找不到麻将搭子。二姐夫要走了，他说回老家去找他婶子去搓，问我去不去。我说不要去了，等下到晚上我爸爸回来再搓大麻将吧。他说不等了，下午去搓，晚上还可以把我送回来么。我妈说，这么着急啊，空个一下午不搓也不行啊。他说，是啊。我们笑了，他有点像放山野猪。也就是久在樊篱中，忽得返自然。

那就去了，我妈说，开得慢点好了。这次我学乖了，戴了我哥的头盔，任他开吧，不过戴着头盔眼镜就不能戴了，像个睁眼瞎子，就感觉世界被头盔笼罩着，然后车在飞驰，膝盖冷的，过了西站后直走了一段，拐了个大弯，迷迷蒙蒙看见大片开阔的田野，远处的堤坝，这里的人口居然这么稀，我们好像朝着一道江堤在冲过去，过了很大一个坡度后，车缓下来，进去一个村庄了，村口照例有破旧的大树，被雷轰的被电劈的，有条小溪一直沿着路蜿蜒曲折，头盔的面罩随着我的呼吸，一会儿蒙上一层雾很快又没了。

车在一幢老房子停下，二姐夫的爹妈在，老头老太太了，很客气，泡了茶，没喝几口，二姐夫说，带你去新屋玩玩吧。新屋三间二层，黄砖墙，还没粉刷。他带我到一个房间，一张高低床，床头柜放着摩丝，还有面圆镜子，墙上贴着郭富城，其他没什么，房子空荡荡的，二姐夫说，以前这是他房间，现在给他弟弟了。我说。他说，我弟弟现在在做木匠，还没回来。我说，。他说，我们去楼上看看。他带我到平台上，头还没冒出来，就吹到一阵冷风，我们缩着脖子在阳台上站了会儿，二姐夫说过了年要去新加坡打工。我说啊，要去多长时间啊，过多久回来啊。他说，就是做做小工，最短也就一年，押了几万块钱押金呢。我说这么贵啊。他说，新加坡那边工资也高，一个月说有一万多块呢。我说哦，那也值。二姐夫说，出去看看，跟你二姐上次开的那个饭店也不成。过了会儿，他说，这幢房子就留给我弟弟了，我是不会回来住了。

再站了会儿，上面太冷了，我们下楼。二姐夫说，那我们搓麻将去？我说好啊。他掏出三百块钱给我说，输了算他的，赢了算我，还他本钱就行。我说不要，我有钱呢。二姐夫说，我知道你有钱，你还没上班，钱来得不稳定，输了就白输了，你拿着。我说那好吧，那要不要串通。他说，你不用刻意，我要吃时你别碰就行了，看我要和大牌了你别和别放就行了。

他带我到一户人家去，有个中年女人在家，他们寒了儿几句，那女人打电话叫一个中年男人过来，我们四个人开搓，我和二姐夫坐对门，搓了一下午，天眼看暗了，二姐夫说要送我回家，时间差不多了。我有心想赢一点，结果还是输了一百多，二姐夫倒赢了，贴上我这点刚好合合过，我把剩下的钱还给他。他车送我回家，我爸已经回来了，吃完晚饭，他们搓

麻将，没我什么事。

假期里我找过李晋，上次他说过回来了就找他。我找他了，挑在礼拜天。我们先去打桌球，李晋说，你哥哥有女朋友了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啊。李晋说，你家里你没跟你说啊。我说没有啊。他说，等下我们去打乒乓球吧，国商对面有一个，叫上哥哥，叫他把女朋友带来，说不定那女的就和他在一块儿。他就给我哥打了个电话约好了。我们先去打，到他下班就过来，边上跟着个白皮肤的姑娘，看上去跟他差不多高。他跟我打招呼说，在这里玩啊，我说 。他也不介绍我们跟她认识，在旁边坐下来。李晋说，今天还上班啊。我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越是节假日越忙。李晋说，你朋友也上班吗。我哥说，她啊……那姑娘接过话说，我们今天也在加班。

先和我李晋打，打21球，那姑娘叫我的名字说，哎呀，你打不过李晋嘛。看来我哥在路上已经介绍过了。李晋说，他让让我的。这盘打完，让我哥哥打。姑娘说，放假了？我说， ，有几天了。接着没话。我记得小时候我哥打球很好的，现在看上去很差。姑娘说，一点也不会打嘛，李晋打死他。我们笑了，我哥说，我多少年没打了。

打完球，我哥和那姑娘摩托走，李晋回家了，我骑自行车回家，替我哥高兴。过了年后，就是走亲戚，那姑娘都在，过了初三，我跟威风、李建宏、马力、赵俊、何宁他们去玩了，从老魏那里赚的那点钱都输光了，期间，威风跟我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首歌很搞笑。我说都没听说。他说现在在网上很流行啊，看来你们文科大学在网络上确实比我们理科大学要落后一大截啊。我说肯定是的。快开学时，我又想起罗说，她家电话号码是从中央到地方，靠，说个电话号码还干吗这样

啊。我试着拨了下，居然拨通了，接电话的就是她，她说是你啊，我们互问了下假期都干什么了，开始聊天，都是她在聊，跟我聊她爷爷，聊她邻居，大概她忘了以前已经聊过这些，后来她也好像没话说了，我也没挂电话，听见她停下时咕 咕 很响的声音，问她在干吗。她说什么咕 咕 声音啊。我说，就是很响的声音，咕 咕 的，你没听见啊，电话发出来的吧，很像喝水的声音。她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是我在喝水啊，咕 咕 。我说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响，你再喝喝我听听。她那边大概又喝了，我又听见咕 咕 的声音，响得像牛饮，我哈哈大笑说，太响了，可能是电话贴着的缘故，听上去太像牛喝水了。讨厌，她说，你就不能说得好听一点。又聊了会儿，电话里似乎有个遥远的声音，罗 用方言很响亮的答应一声，转用普通话告诉我，她爷爷叫她吃饭了。我说，哦，这么迟了啊，都要吃饭了啊。是啊，她说，跟你说了这么多，喝了这么多水。我说，那好吧。她说，好吧，谢谢你打电话来，那我们假期后再见了。

假期后就实习了，仍旧是上学期安排我们手拉手活动的刘老师的课，这个刘老师的事怎么这么多，安排一个月实习，实习单位我们自己找，于是我们愁啊，我越愁越积极，第二天就叫上夏天一块去找了，一个人我没胆去。(10.8) 刚出校门，夏天说去学军中学看看，我不去，情绪还没储备好，沿着教工路骑，到杭商院去，路上问同学教务处怎么走，问了好几个人才问到，进去一问，一个戴眼镜的胖子拒绝了我们，我很吃惊，免费送劳力都不要，我说，我们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是来帮忙的。那胖子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添麻烦，都是这个专业出来的高材生，问题是现在这里确实不需要。

出来后，夏天说，我们去中学问问吧。我说怎么了，高校又怎么了，教务处就是这么些活嘛。我们从文一路上转过去，进了杭电，一问，教务处徐副处长欢迎得很，他让我们明天再去一趟见见正处确认一下。当天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寝室了，丁世伟问我们去干什么了。我们说去找实习点已经找好了。丁世伟有点羡慕的样子说，怎么没叫我一块儿去啊，你们那里还要人吗。我说，可能不要了，我们两个都去了，明天我们再去问问。丁世伟叫上宋安群下午就去找了，到了傍晚就回来了，我问他们找到了吗。他说找到了，我们去杭电了，那个教务处处长说明天让我们去，你和夏天就不用去了。我很吃惊，想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但不好意思发作，就失落地说，那我们只好再去找一家了。丁世伟观察了一阵我的神情说，跟你开玩笑的，你怎么会当真的啊，哈哈，我们又去问了，他们还要人，不要男的了，再要一两个女的，你说女的叫谁去好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丁世伟说，这个便宜也不能让她们女的白沾了，我们班女的也没几个好货色。宋安群吸着口水说，问问左 吧，看看她有没有找到实习单位了。夏天说，哎是的，我刚刚听她们寝室人说起，好像她是还没找到实习单位。丁世伟说，那给她们寝室打个电话好了嘛。

他马上掏出手机打，做事真干脆利落啊。喂，他阴阳怪气地说，请问左 小姐在吗。他捏着嗓子一脸怪笑的说。我们都喷了，跟谁都有心情调情啊。接电话的人大概去叫左 了，丁世伟朝我们眨眨眼，等了一下，大概那边左 喂了一声，他把电话叫给夏天，夏天给她说了下情况，约好明天上午九点在校门口等她一块儿过去。第二天她准时来了，我们一块骑车去杭电，从西溪路上的东门进去，挺近的。教务处长办公室门开

着，昨天接待我们的徐副处没在，有个穿灰衣服的人在扫地，他没注意我们站在门口，夏天问，请问徐处长在吗。那人捏着扫把转过身看了我们一眼，笑呵呵地说，徐处长还没来，你们是……过来实习的同学吧，徐处长昨天跟我提起了。我们连连点头，他请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还给我们点了杯水，搞得我们挺羞愧，毕竟他的头发都有点白了。他在主位上坐定自我介绍，他是教务处秦处长。我们都猜到了，不过他看上去像清洁工。他说，昨天徐老师跟我说，有两个小伙子要过来，就是你们？我们说是的是的。他微笑着说，那这位小姑娘？我说，她是我们同学，昨天我们来过之后，我们同学又来了一次，徐老师说这边还需要女同学过来实习。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过没说得像写出来这么顺溜。秦老师听懂了，他说，这样这样，欢迎欢迎啊，我们教务处很愿意成为你们的实习基地啊。是啊，我他妈就是想，我们系干吗不跟别的高校教务处挂钩啊，还要我们家家找。

秦老师介绍了一下教务处的情况，说这学期开学不久，要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就辛苦几位同学配合老师辛苦一下。他们说很乐意。正说着，徐老师也来了，大家一块打了哈哈，他领着我们在各个办公室转了转，跟几个老师认识一下，另外也就三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坐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另外两个办公室连在一块，墙上打通了一道门，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一个瘦巴巴的少妇，少妇居然是瘦巴巴的，你说能好看吗，还有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吧，另外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中年男人。他们分别叫王老师，顾老师，田老师，武老师，董老师，谭老师。他们叫我们小夏，小左，小孙。徐老师带我们转完后我们可以走了，夏天问了下明天早上什么时候到。

徐老师说，早上八点半上班。

逃课逃习惯了，八点钟就要起来蛮痛苦的，第二天我们仍旧等在校门口等左，一边等一边吃早饭。我们三个到时差十分就八点半了，三个办公室门都关着，我们想先在门口等等吧，聊会儿天什么的，这会儿太阳还不够高，照不到身上还挺冷的，左抱着胳膊，夏天在问她她们寝室的人都去哪里实习了，当然她就在回答。这样很快到了八点半，居然还是没人来，一直等到九点过了几分，老太太王老师来了，缩着脖子，披着好厚的围巾，也没这么冷吧，天气快转暖了。她戴着副厚底眼镜，看上去老得有点糊涂了，驼着背，很瘦，她看见我们没什么反应。我们叫她，她才好像明白过来，她像只站着的乌龟一样，仰起头看了我们一阵说，你们谁是小孙啊。我说我是。她说昨天我们走后，秦老师分配了下，我跟她干活，夏天和左在另外那个办公室跟田老师和武老师干活。他们居然把我们拆散了。现在那两个连着的办公室还没开门，王老师开了门，声音哑哑的，帮我们支着门，叫我们都在她办公室坐会儿。已经说过，顾老师跟王老师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背靠背摆着四张办公桌，里面两张王老师和顾老师面对面坐着，现在顾老师还没来，夏天坐到他位置上去，左坐在他旁边位子，我坐在她对面，也就是王老师旁边，背后是顶到天花板的壁柜，坐着时背可以靠在上面，王老师出来倒茶，我要站起来把椅子挪一挪她才走得出去，热水瓶放在门边一张旧桌子上，还放着电水壶、水盆、抹布等。拖板放在门背后，王老师泡好茶，拎着拖把出去了。夏天说，是不是要拖地啊。我说，是吧。询问地看着他。夏天站起来说，那我去帮她拖吧。我也站起来说，那我去吧，你等下帮带你的那老师拖。我出去一看，王老师在楼梯

下的卫生间门口的拖把池浸拖把，我赶过去说，王老师我来拖吧。这么热情，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王老师倒也不客气说，你来拖啊。把拖把交给我。

我正拖着，顾老师来了，这人一脸严肃的样子，很像央视主持人，我们叫他老师，他点点头，一点笑容也没有，夏天站起来，给他让位。顾问王说，我们办公室安排三个啊，不是老田那里还安排两个吗？我们这边就小孙在，王说，老田他们那边办公室还没开。开了，顾说。王说，还没开。开了！顾说，刚才我过来看见了，董老师茶都泡好了。夏天说，开了啊，那我们过去看看吧。他和左走了，我还在拖地。顾说，小伙子很勤快嘛，以后我们拖地不愁了。操他妈。我去洗拖把，夏天也拿着拖把过来了，我们相视一笑。我把拖把拎回办公室，问王老师拖把就这样放到门背后吗，王说，到楼门口晾一晾晾一晾。她要站起来，我说知道了知道了。我去晾，看见夏天在秦老师办公室里，他要拖地，秦老师不让他拖说自己会拖。我到楼门口一看，就在刚才我们等他们来开门那里，那两棵梧桐树上本来光秃秃的就是树枝和树叶，现在枝丫上倒挂着两三把拖把，我也照他们样子，把拖把挂上去，小心不要水滴到头顶、手臂。这些树好像正在灌浆，开始发青了。回去经过秦老师办公室，夏天不在了，秦老师在拖地，看来他回自己办公室拖了，左捧着面盆走出来，跟碰到夏天一样，我们在阴暗的走廊里相视笑了下。

回到办公室，王说，拖把晾好了？

好了。

下次你先帮秦老师办公室拖拖啊，王笑着不好意思地说。

我说，刚才小夏去拖了，秦老师不让拖，他自己在拖。

老王你不知道了吧，顾说，我们老秦每天早上锻炼身体，就是拖地板，你别把他锻炼机会剥夺了。

在到中午余下的时间里，里啪啦其他人都来了，田老师还过来看了我一趟，田是个风风火火的中年妇女，跟她对话我有点紧张。我问王老师有没有工作可以做。王老师说，你先熟悉熟悉吧，下午我再给你看看，你要喝水吗，杯子在那柜子里有。她要站起来拿。我连忙站起来说我自己拿吧，按她指点，我打开壁柜的一格，格子一股干燥的气味，一堆档案袋上放着一袋一次性杯。

我拿了一个去倒水，王老师说，你再拿一个套着。开始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只是很听话的拿了一个套上，套上后明白了，这大概可以不烫手。讲究。顾坐得很端正，他穿着西服，系领带，很忙地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他突然问我，小伙子啊，怎么称呼？我说姓孙。小孙啊，顾说，听说你们在我们这里实习一个月？我说是的。那你就自己带个杯子过来吧，你说每天用杯子也挺费的，他说，那种一次性杯我们都是客人来的时候用用，你们这样一个月，也不算是客人了。算我们半个同事了是吧。我说，好好。

中午十一点多，肚子饿得不行，王老师他们还没动身吃饭的意思。小夏过来了，门口站着左，小夏说，吃饭去啊。王老师说，对对，你们小伙子先吃饭去，小孙去吧。我刚动，她又叫我等等，问秦老师有没有给我们饭票。我们摇摇头，王老师说那我给你们。她拉开抽屉。顾老师说，老王你别忙了，你的是教师饭票，他们学生也不能用啊，教工食堂的。王老师迷惑地说，哦，也可以吧，他们学生，食堂……我说，王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到时候我们再看吧。顾说，你们三个人

就去学生食堂办张卡好了，反正一个月时间了。夏天说，可以付钱吗。顾说，付钱也可以，我说你何苦付钱，办张卡多方便呢。我们受教而去，中午阳光挺暖和的，挺高兴的，实习开始了。

往西一直走，穿过半个学校，到了食堂，食堂跟我们食堂没什么区别，大家都办了张卡，找了张桌子坐下，小夏还在买，我和左一面对面坐着，倒也没什么，但觉得还是说点什么吧。就说了说这个食堂的菜，冷不丁我想起问左一她的QQ名叫什么，她笑了下说，你猜啊。我立刻想起鲁旭滨邻居家的那个黑珍珠，这怎么猜。

有我名字里的一个字，《红楼梦》里也有，她说。

我有点心虚，《红楼梦》没看完啊，我说，《红楼梦》这么多字，怎么猜啊。

她说，那个名字你肯定知道。

我想了想，冷不丁想到一红公子，感觉她不会取这个，然后又很有文化地想到一红快绿，就问是一红快绿吗。

她笑着点点头。我说不会吧。印象中这个词语有不好的意思，不过不确定。她说，怎么啊。我说，没什么，挺好听的。小夏回来了，我们聊点别的。

下午王老师让我打一张课程表，打完后跑到四层复印，她说跟复印的人说是王老师的助手就可以了。复印的人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坐在一间狭小的、阴暗的、终年不见阳光的复印室里，为什么中年女人都是胖胖的，一脸庸俗的表情，我告诉她我是王老师的助手。她上上下下看了我几遍说，，王老师都有助手啦。我嘴笨，也不知道接点什么，等着她复印完拿下来。

接下来没什么事，连王老师都在挖地雷，那我也挖吧，顾

老师好像在空当接龙，一边玩一边在和王老师聊股票行情，显然，王老师一窍不通，但她也关心，她家老头子也在炒。这样过了些天，有一天顾老师叫我和小夏去火车站帮他拿书，我们挺高兴地去了，还有一天下大雨，王老师教我给他儿子送雨衣，她居然从壁柜里拿出了两件雨衣，想想也是应该的，一件给她自己一件给她儿子备着，她儿子在学军中学上高中，没想到她儿子这么小，因为她比我妈年纪好像大多了，我挺高兴去的，下着雨出去才舒服，我从西溪路过去，在那个海洋研究所什么的地方推着车出来一个女的，打着伞，我是看到了，隔着雨脸也看得很清楚，但心里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好像没看见一样，那女的突然笑起来，这时我已经把头漠然地转开了，眼角余光瞥见她笑了，连忙转眼回去，是的，是我们系的一个女同学啊，我连忙补上一个笑容，但是她已经冷下脸了，这时我的自行车已经骑过头了，真的没办法再回到她眼前补个笑容，那就算了，时间也回不去了。到学军中学门口，保安披着雨衣站在雨里，闸门关着，我推着车往里走，他一把住笼头，我看到他缀满水珠的红色的手背。他问干什么的，口气不太好。我说送雨衣。他让我登记一下，我的两手湿漉漉的，已经在衣服上擦了擦，还是把他的登记簿弄湿了，很不好意思。

我运气很好，学校里闹哄哄的，那声音比雨声还大，正下课，我记得我们高中时没他们这么吵。走进教学楼，随着墙壁上的指示牌找过去，等我找到那教室，刚好铃声响了，一层层走廊上那么多穿绿颜色校服的人全不见了，这有点让人心慌，我赶到那个教室时，老师刚进去喊一声上课，班长喊起立，同学们喊老师好，老师说，坐下，我隔着玻璃窗看见这一切的，等他们坐定，我敲敲玻璃窗，跟坐边上一个男生说，谁谁谁是

不是这个班。那男生不回答我，直接转过头大喊，谁谁谁，有人找你。我注意到老师吓了一跳，教室里有学生站起来，迷茫地看着教室外面，看了会儿出来，我在门口等着他，问他是谁谁谁吗，他点点头，我把雨衣交给他说是他妈妈让我交给他的，他是个嘴唇上一层黑绒毛的胖墩。他拿了就走，也不说声谢谢什么，我朝讲台上挥挥手向老师表示歉意，这些孩子不太懂事。

任务完成了，我下楼来，骑着车在校园里转了圈，没遇到保安什么的，到图书馆门口，停车进去看了看，好高的台阶啊，走得累，大堂里摆着两个触摸屏，我查了个比较冷僻的作家，还真有哎，比我们中学图书馆那是丰富多了。

再就是回办公室了，告诉王老师我把雨衣亲手交到她孩子手上了，还描述了他孩子的长相，让她放心我确实见过他。还有一天是这个事，一个学生来说四级补考证丢了，他叫我老师，我让他跟王老师说吧，他仍叮着我，很热切地叫我老师，陪他一块儿来的同学地提醒他，我应该只是个学生，他这才面向王老师说了她的苦处。王老师自己整理着文件，头都不抬说，不能补。那学生说为什么啊。顾老师说，你为什么把证丢了，这还有为什么的吗。那学生说，老师我知道丢了证是我的错，但这个考四级太重要了，你能帮我补一张吗，真的麻烦你们了。

你也知道重要，你知道重要还丢？王老师说。

那学生说，老师我真的是不小心的。

王和顾不理他，顾跟王说，现在有些学生啊，什么都能丢，独生子女这一批问题很多啊，生活自理很差，他们没独立生活过，很多东西不知道，他们没独立生活过，都由爸爸妈妈照顾着，宝贝儿子宝贝女儿都是，怎么会知道呢。顾老师无奈

地笑了摇摇头。

那学生说，是是。王老师说，你别说是是了，快走把，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没有时间给你补办这个证。那学生说，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他还真牛啊。顾老师说，你丢了就来求我们，那全校学生都像你这样丢了来求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学生说，很少有同学会像我这样少根筋的，老师你就帮我补办一张吧，我保证不跟同学说还可以补办。顾老师说，那我干吗给你开这个后门呢。那学生苦笑了一下，一下子接不上话。这时，一直坐在插座上的电水壶叫了，水开了，王老师要去拎，那学生抢先一步拎起电水壶说，老师我帮你们充。他同来的同学已经把热水瓶拿过来了，两个人配合默契，热情洋溢地充起水来。王老师和顾老师都笑了，王老师说，你这个学生……顾老师说，真拿这样的学生没办法。王老师说，别烫着脚了，到时候又麻烦了，好了好了，灌好就放下，我给你开张证明，证是没法给你们补了。

王老师在张打印纸上写了情况，去秦老师那里拿了章盖上，那两个学生一连串地谢王和顾，拿了证明兴高采烈地走了。顾老师说，现在的学生脑子真活啊，好话说尽，还给你倒水，你说还怎么说他们呢。王老师说，这个孩子特殊。

经过这件事，王老师才想起来似的，上次的六级考试成绩还没登记，我记得我们刚来时秦老师就提起过。那卷宗一捆捆的，小夏帮我做，王老师这个办公室太挤，腾挪不开，我到小夏办公室，小夏这个办公室坐田老师和武老师，田老师好像单独还有个办公室，很少到这里来，就靠窗摆着两个张桌子，另外摆着台电脑，这几个办公室这台电脑可以上网，董老师经常上，他和谭老师的办公室就在隔壁，通了扇门，到田老师和武

老师的办公室，必须要先经过他们的办公室，谭老师脸白白的，感觉特别爱干净，我对他印象不好，觉得他不是太监，就是汉奸，要么同性恋。我来了后，办公室除了小夏左 我们三人，还有一个瘦瘪干巴的武老师。

武老师没什么事，偶尔拟份通知，有时让左 拟，左 事更少，所以她带了几本书来看，都是专业书，干活时干活，不干活看书。我和小夏热火朝天地干活，花了一个礼拜，把上次全校的六级成绩统计好了，王老师很满意，说我们工作效率很高，她几个可能要半学期才弄得完。我们问她还有什么活，她说没有了没有了，没什么整活，我们休息休息。休息基本上就是听武老师聊天，她挺能聊的，嘴巴像机关枪。

过了几天中午吃饭，左 和小夏告诉我，武老师和田老师对我印象挺差的，说小夏挺开朗的做事很踏实，小左小姑娘挺可爱，就我内向还挺骄傲，很不好相处。她们看人真准。现在我们中午不再按时回去了，一般在学校坐会儿，聊聊天晒晒太阳，有时下午班上到一半，还跑出来玩会儿，小左很少出来，有一天她买了手机，小夏给她打了个电话，跟她说有事，她大概故意上当的吧，出来了，我们聊了会儿，又说到大家对我的印象，我说无所谓啊，实习一个月结束就跟她们没关系了。小左安慰我说，没关系的，你这人可能刚开始给人印象不好吧，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会改观的，你心地还是挺好的吧。我说，你看人太准了。她说， ，夸你几句就这样啊。我们回到办公室，武老师问小左，他们叫你什么事啊。小左说，没什么事，浪费我六毛钱。武老师说，我说骗你的吧，小男孩骗小女孩玩。吐。

过了两天，市里有个文学比赛，我在办公室里誊小说，誊完了去买信封邮票，小左小夏都看过了，第二天中午小夏说，

我都看不懂你在写什么。我说怎么可能。小夏说，有些地方看懂了，挺卖弄的，有个地方你写到什么沟无限延伸下去，这怎么可能，明显卖弄嘛。这些话他是背着小左说的，小左说，我是看得懂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写，这就是你的风格，就看评委喜不喜欢你的风格了，喜欢的可能会很喜欢，可是可能很多人会讨厌的吧。小夏说，武老师就说你写得很差呢。他们笑了起来。我说她怎么知道差不多。小夏说，昨天你去买邮票，她拿过去看了，她说你写得挺幼稚的。小左说，是的，她说你都是小孩子的情绪，文采也不好。他们有点担心地看着我，我说不要紧，她这样的人的说法，根本打击不到我。

下午回去，武老师问我，小说寄出去啦？平时她很少和我聊天的，我说是啊。你的小说昨天我看了下，她说。我说。你的字写得挺好的，以前练过是吧，我说没有。她说，你帮我抄一下这份通知吧，你字不错。我说，我给你打印吧，打印不是可以了吗。她说，打印机快没墨了，你就帮我抄抄吧，小伙子不要这么懒。她把手里的纸递给我。我开始抄这份通知，就一两百个字，小夏和小左在看书。武老师说，小孙挺喜欢文学的吧。我说是啊。她说，我以前也爱写点。她也写过啊，你说我们中国文学爱好者少吗，不少啊。小左说，真的啊武老师，我们看看啊。武老师说，哪儿呢，现在都找不到了。她撩了撩头发说，现在我有时有空就看看书，以前挺喜欢到植物园的，带本书，一个人一看一下午，坐在哪儿，啊，很舒服。我说，植物园不错，我去过好多次，那里很荫凉，树很大，坐在那里看书是很舒服。武老师说，现在也没这份闲心了，很少去了，有时睡觉前偶尔翻翻。我说哦。本来谈话就差不多结束了吧，小左问，武老师喜欢看什么书啊。武老师说，我就消消闲，

看看亦舒，她的文字还是满不错的，昨天还又看了张爱玲，她的文笔真的很不错……小孙你有没有看过。我说没有啊，张爱玲听说过，前面那个我都没听说过。武老师说，哦，像你这样自己也在写小说的，还是要多多看小说啊。小左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亦舒我看过，不过我更喜欢张爱玲，张爱玲我很喜欢呢。我说真的啊，她好像是比五四那拨人晚点是吧。小左说，是吧。我说，你有没有她的书啊，借我本看看。小左说，我在家里，图书馆里应该有的借。我说那我明天去借。这些话说完，通知抄好了，给武老师，武老师看了下好像不怎么满意。我不好意思地说，可能我的字不适合写得太大，一张纸很空的写不好。武老师说，有点孩子气，不老练。我说，让小夏写吧，他的字很好。小夏说，来，我来。我说，我看看网上有没有张爱玲。到163一看，果然有，看了个《金锁记》，蛮激动的。我跟小左说，哈哈，我又发现了一个中国好作家。小左笑着说，又不是你发现的，别人早就知道了。我愣了下，解释说，不是说我发掘了一个别人没发现的好作家，不是说我第一个，是说发现我自己喜欢的。她笑了笑。过了下她说，其实张爱玲的好多小说跟《红楼梦》有点像。我说是吧，《红楼梦》我没看完。武老师笑着说，《红楼梦》这么经典的小说你都没看完，都敢写小说啊。小左替我解嘲似的笑了笑说，她最喜欢《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有些写得特别好。我说你最喜欢哪首啊。她说就是《葬花吟》，她还会背呢。

我说那你背背。她真背了，捏着嗓子声音特别怪。我都替她不好意思，终于等他背完了，小夏叫好，带头鼓掌，武老师也鼓掌，董老师和谭老师笑模笑样地在门口站了会儿，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我说好啊，十分，朗诵七分，诗三分。小左笑着

说，你瞎说，这诗多好啊，是我朗诵不好。我说你背得很好，是这诗不好，那句“手把花锄出绣帘”，太不美了，你想想这么瘦弱的一个弱女子，扛着把大锄头，这么大一个把出头，我比划了下，还出绣帘，把意境全破坏掉了。小左笑了说，你抬杠！武老师说，花锄很小的啊，你以为锄地那大锄头啊，你没看《红楼梦》，那电视里林玉拿的那小锄头，跟小榔头差不多大。我想起林玉拿苍蝇拍的样子。小左说，是啊，花锄很小的，就是女孩子拿的那种花锄嘛。小夏还在炒，捏着笔从纸上抬起头说，小孙你故意的吧。我说不是不是，不说花锄我真的不知道，还以为就那普通的那种锄头。

这天下午我就早点回校，去借张爱玲，小夏跟我一块走，小左正常下班。到文二路口，那里有个人摆着辆三轮车卖盗版书，小夏停下来了说买本小说看看。他挑了本《将军镇》，好像获什么奖的，我说这本小说肯定很差。小夏说你太狂了，你都没看怎么知道差。我说，是很差，这种小说一看装帧翻一翻就知道了。他不服仍旧买下了，说下午听我们在讲小说，觉得自己看得太少了补补课。我说小说你有什么好补的，没看就没看。小夏说，还是要补补的，人要全面发展。我赶到图书馆关门之前借了张爱玲，《红楼梦》也借了。

第二天上班，我跟小左说，张爱玲红楼梦都借了。武老师来，问我昨天书借到了吗。我再告诉她一遍说张爱玲红楼梦都借到了。小左说，她上学期上了“西方小说欣赏”，这课挺好的，老师是中文系的导师，每节课介绍一个西方先锋作家。我说啊，还有这么好的课啊，我都不知道。小左说，你可以去听听啊，这学期应该还有。我说好啊。问她都介绍了哪些作家。她回忆了下有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这些，还有一篇小说老

师特别推崇，叫《弗兰德公路》。我说这个我也没听说过啊，谁写的啊。小左认真地想了想，好像在考试，过了会儿她说，那个作家叫克洛德西蒙，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她课上得真好。我很喜欢新小说这个名词啊。新啊，前卫啊，先锋啊，实验啊，我觉得这些词都挺不错。我问她有没有看过，她说没有。她还问我有看到什么好书没。我说没有啊，我想看到那种很短平快的，很朴素的干燥的，很新的那种风格的，都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作家都写得太差了。她说对了，那老师还在课上推荐了《许三观卖血记》，你有没有看过啊。我说没有啊。那老师也很喜欢呢，小左说。我马上去网上搜了搜，163上有，刚好在推荐呢，看了一章，我激动地跟小左说，这个小说不错啊，很干净，跟别的中国那些人写的都不一样。小左说，呵呵，那你好好看看呀。我说，又发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小左呵呵笑了笑。下午，我就把卖血看完了，没多少章。董老师一下午没得上网，挺着急的。

我说，许三观的儿子名字挺有意思的，因为生下来是儿子，他一乐叫他一乐，又乐了乐，二孩子就叫二乐了。小左笑了笑。武老师说，农村里孩子取名字是这样的啊，我老家有户人家生了五个儿子，名字就叫一弟二弟三弟四弟五弟，还有那种写了好多女儿的，叫来弟再弟招弟。夏天说，是的是的，有个笑话，前面女孩子叫招弟，再生一个女的叫再招，又生一个的叫又招，最后一个女孩子，爹妈没办法了，绝望了，叫绝招。我说，我那边也有一个，生了三个儿子，他爸爸说，我也没什么文化，就认识这么几个字，就叫大一、大二、大三吧，那几个字听上去是这样，写出来其实是大益，益处的益，大义，义气的义，义方言发音跟二差不多，大山，一座山的山，大益大

义大山，很大气的名字。武老师说，还有些名字是取得很贱，好养，阿猫阿狗狗剩乱叫。我说，这种北方多一点，南方好像很少，南方好像喜欢叫男的叫那种很俗的名字，比如叫男的叫生殖器的名字，把最后一个儿子么当女的养这样，叫女的名字。小左说，你是不是家里的小儿子。我说是啊。她说，那你家里叫你什么名字。我说，我没有，就是有点女性化的名字。她说，叫什么啊。我说，我忘了都。她说，你说说看嘛。我说，我打算告诉我以后老婆的，那我告诉你吧。小左笑着叫道，不要，武老师你看，他占我便宜。武老师笑着说，小孙你看人家小左都不好意思了。

## 6. 圆圆的，真的很圆，应该是个标准圆。

实习快结束，丁世伟和宋安群来看过我们一次，丁世伟主要想看看左吧，最近他好像对她有兴趣。中午，那天阳光还不错，我们坐在一个亭子里，我说啊，真舒服啊，真希望天天吃饭就在这样的亭子里坐坐，聊聊天。小夏说，这有什么好舒服的，这样偶尔坐一下很舒服，天天让你坐你就烦了。我说，只要有钱，我肯定不会烦的。小夏说，那你坐着肯定不会有钱。我哀叹道是啊。丁世伟说，那你以后想做什么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丁世伟说，我看你去就去写文章吧，这样坐着说不定就会有钱。我说那样坐着其实也是劳动，神驰万里，就是坐驰。他们笑了。小左说，写文章其实真的挺累的，你看《红楼梦》都写了十年。我说，我写十年，肯定写不出《红楼梦》，可能会有点小名气。宋安群表示赞许地点点头，吸着口水说，可以的。这搞得我很神往，十年后三十多了，真的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结束时，教务处搞了次茶话会，秦老师没来，徐老师田老师这些平时很少见到的老师都出现了，其他的都在，济济一堂，威风给我做过一个题目，叫男生寝室，谜底是鸡鸡一堂。会前，还给我们写了工作评语，先发给了我们，我的是王老师写的，武老师给我时说，王老师替你写得很好呢。田老师说，是，她给你写得很好，对你的工作非常非常满意。我说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王老师说，不要谢谢我，我要谢谢你们啊，那个成绩登记，让我一个人做我真的要做死了，你们两个小伙子，很快就帮我做完了，还有这小姑娘，也很不错。大家笑了。田老师说，等以后你们毕业了，欢迎到我们这里工作啊。小夏说，那好啊，以后我们就是做同事了。我说，怎么会是同事呢，他们要管我们的。我是笑着说的啊。田老师的脸色猛的严肃了下说，小孙你就是不会说话。我的心阴了下，想，操，老女人，我他妈是跟你们合不来。接下来我就不说话了，偶尔紧张地笑笑。茶话会时间不长，徐老师讲了些场面话，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本笔记本纪念，我这本上面写着，杭电教务处实习留念，盖了个章，那几个字写得真好，一问，是田老师写的，真看出来。

以后就不用来这个地方上班了，回去的路上，小左聊起过几天是她的生日。小夏说哎呀，那祝你生日快乐啊。我问是哪天啊。她说了。等她离开我们一个人朝女生寝室去了，我问小夏要不要到时给她送生日礼物啊。小夏说，不用的，干吗送啊。我说，她都告诉我们了啊，如果不知道不送是没关系。小夏说，她又没特意告诉我。我说，是随口说说起的，但知道了不送不太好。小夏说，那你送吧，我不送。我说，你不送我也不送。

快到五一放假，有一天下课唐香找我，问我五一回不回去。

我说回去啊。她说，那好啊，我们寝室五一到我们市里去玩呢，到时候我们一块回去吧，车票帮你一块儿买好吧。我高兴地说好啊。她说，你说五一带他们去哪里玩呢。我说，不知道啊，你安排吧。唐香说，你帮我一块儿想想嘛，总不能让他们坐家里啊，总要带她们去玩玩，6号长乐赶集我知道，到时可以带她们去。我说。她说，那也差不多了，头天到在我们家休息，带她们在城里转转，再到你们家杜凤宝家玩玩，去一趟长乐就差不多了。我说，你很会安排啊。她笑着说，不是跟你商量着商量着慢慢才知道的嘛。

到五一回家，除了我们俩还有唐香寝室六个人，在汽车站门口，唐香分给我们车票，她说早给我们怕丢了。我一看是普客车，问她怎么没买快客啊。她用大家听得到的声音说，快客票没买到啊。然后侧过点身用方言跟我说，普客票便宜点啊，她们到我们市里玩，车票我们分担分担掉了好了，我们也省点，回去的车票就让她们自己买了。她的语气很体贴，我说

。一想不对啊，什么时候我要分担车票了，是你们寝室去你们家玩啊。

在路上，我在算车票钱，唐香和我的车票我们自己出，另外那六个人我们每人负担三个，好了，很清楚，算好了。普客我好久没坐了，太慢，半路还上上下下很多人，这车到上虞时上来很多人，幸好路段不错，不用担心路霸什么的，没位子了，过道上有人支着小板凳坐着，我坐在后面几排，唐香他们坐在前面，刚开始她们喳喳挺热闹的，后来没声，有的歪着脖子睡着，有的凝视窗外，突然哇的一声，唐香吐了，一摊东西喷在前座椅背上，还有一些喷在一个坐在过道上的中年人的背上。唐香捂着嘴还要喷的样子，那中年人惊叫一声，转头

一看，飞快地搞清楚状况，扭着身扯着后摆，神情 ，衣服上的脏东西正在往下滑。其他女同学醒了过来，凝视的收回眼神，有的赶紧跟中年人道歉，拿着纸巾替他擦衣服，有的赶紧找塑料袋，有的抚着唐香的背，有的往她捂着嘴的手里塞纸巾。一切乱糟糟的。过了会儿，唐香呕呕的声音传来，再过了会儿，一切安静了，车还在前行，到了站，唐香恢复过来了，在跟那中年人说，把衣服脱下来，她可以帮他洗洗。那中年人摆摆手走了。

下了车，大家纷纷询问唐香感觉怎么样。唐香说，平时我不会晕车的呢，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我没事了，一下车就没事了。我准备向她们告别。唐香说，智正你看车票钱你是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给我还是现在给我。我说 ，忘了。我想是不是其实在杭州上车前就应该给她啊，连忙取钱，把刚才车上算好的钱数给她。她拿过钱点了点，为难地说，智正你怎么算算的啊，钱不对啊。我把我的算法说给她听。她说对不对， 哩哇啦说了一通。其他六个女同学拿着行李站在边上，谦和地笑着看着我们。我听不懂唐香的算法，就说，好了好了，你直接告诉我再给你多少钱吧。她说还要五十多，就给五十好了。我说你说清楚具体五十多少。我又给了她五十四块。然后她说，她还不知道我家电话呢。我准备找纸笔写给她。她说，写在我手上吧。她把手一举，我在她手掌上写，其他六位在上边笑，写了几个数字想不起来底下的数字了。唐香说，不会吧，你连家里电话都记不住。我说好久没打了，有些生疏了。我把号码写完，感觉有点不对，刻意记了记，打算回家对对。唐香说，好了，我记下来，到时给你电话啊。我说好的，跟她们挥手作别，回到家里一问我妈，果然啊果然，我写错了一个号码。

我想这不太好吧，好像我故意写错似的，她们六位大老远来，好像我还不愿意请她们到家做客似的，但是，我没有唐香家的电话，所有的大学女同学，我只有罗家电话，我给罗打了电话问她知不知道唐香的，她说不知道，我最好去问问她们寝室的人，我说她们寝室的人都在唐香家。她说哦，我再帮你看看啊。她在翻电话本，告诉我邹虹的电话，我打了邹虹的电话，邹虹说不知道，告诉我苏玲的电话，苏玲不知道，告诉我叶亭芳的电话，叶亭芳也不知道，告诉我高琴的手机，接电话的是高琴的爸爸，我听不懂他的方言，幸好他听得懂我，幸好高琴就在旁边，我问她知不知道唐香的电话，她说不知道，听上去语气好像有点紧张，大概没想到有个男同学打电话到她爸爸手机上。我放下电话有点绝望，想到打杨格电话，杨格告诉我杜凤宝电话，杜凤宝告诉了我唐香家的电话，我打电话到唐香家，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问唐香那天给她的号码她有没有打。她说没有啊。我说，给错了。给了她准确号码，她说好，记下了。语气轻淡得对不起我这两天的劳动。

下午，我哥哥女朋友在我家，告诉我刚才她接到了个电话，是个讲普通话的女的，我想是谁呢。我在家等着，电话又来了，是吉曼，我完全没想到，她说明天她也要到唐香家来玩呢。我说好啊好啊，我都没想到说那也要到我家来玩啊，问她知道唐香家电话吗。她说知道呀。我说我家电话她是不是唐香那里问的。吉曼说不是啊，是罗告诉她的。我说，晕，早知道问你了，罗没想到告诉我。她说什么呀。我就告诉她到处问唐香家的电话，我好像没说明白，吉曼听得有点糊涂，笑着。我没想到她挺外向的还。

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晚上，杜凤宝电话我说她们都在她家

玩，叫我过去，我骑着车去了，在一个大厅里看电视，大家都在，唐香啊杜凤宝啊左 啊。我问唐香吉曼怎么还没来吗。唐香说她车票还没买到，明天才能到。我坐了会儿，已经挺晚的，我告辞回家，说好明天到我家玩，她们在杜凤宝家楼下的街上等我，我去接。

第二天下午两三点接到家，没什么事情干，就搓麻将，几位都会搓，有一位说不会搓，我说我可以教她。就坐在她边上教她，她也不慌，每次告诉她打哪张牌，她毫不犹豫就打了，搞得我心里很没底，一个劲问她是不是其实会很搓。搓了会儿，大家有点累了，我说我买了卷很好的磁带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里面的歌很搞怪，还有的歌很抒情，很好听。问她们有没有听过，她们说没有，我说我去拿来你们听听，她们有点面面相觑，我仍旧情绪饱满地拎了录音机来，一放，她们也不评价什么，我问怎么样好不好听。有一阵很短的沉默，唐香说，怎么怪怪的。我说是啊，他就是这样搞怪的风格，在网上很火。唐香说，是吗。大家笑了。

吃晚饭时，我爸没有露面，都是我妈做菜端菜忙上忙下，左 说，你妈现在都这么清秀，年轻时肯定是美女。我有点惊诧，从来没去想过我妈是不是美女的问题，有点错愕地说，她可能就是瘦吧，年纪大的人瘦点比较清爽。左 说不是的，眉眼这种清秀跟胖瘦又没有关系的。吃完饭，我们坐在大堂里，再搓麻将好像没兴趣，在放音乐好像也不合适，刚开始唐香还说几句，突然就沉默下来，有一段沉默我估计有两三分钟，这八个人就坐在大堂里一句话都没有，真的挺 的，幸好唐香又找了个话题随便说了几句，她们就回去了。

她们走后，我妈说，你那些同学怎么都矮矮的，就那个大

眼睛的姑娘坐着看着矮，懒得像抱窝鸡娘，一站起来看看还是她最高。她说的是左，看来她们互相印象还不错。有人说，年纪相当的女人很难互相印象好。

第二天，去艇湖塔玩，要去艇湖塔玩就要先爬艇湖山，我们约好在艇湖山脚下碰面，下午一两点开始爬吧，沿着Z形山路上去，到了山顶看下去，是许多个好看的U形拐弯，唐香和杜凤宝跟我聊起曹洁。聊完，杜凤宝突然笑着说，听说你在追罗啊。我差点晕倒说，乱说，哪里来的谣传。杜凤宝笑嘻嘻说，有人说的哦。我说，那那个人是在开玩笑。其实这没有什么，唐香说，干吗这么不好意思啊，她停了一下，好像忍了一下，终于没忍住说，我觉得你有点书呆子。我有点恼火，但不便发作。

到了山顶，有点热了，山不高，三四百米吧，在山背坐下，对面那座山被阳光照得特别绿，都带碧了，山谷里有个村庄，村庄前面有条河，坐了会儿，我不禁感叹道，假如有一百万，我就一辈子住在这里不出来了。陶元说，一百万你也不够花。我说，怎么会不够，有三十几万就差不多了，三十几万给我的朋友们，三十几万给不认识的好人，剩下三十几万够我花花的，我也不用买房子，随便租个地方住住就够了。唐香说，你在这里说说的，太不现实了。陶元说，那你一百万哪里来呢。我说，不知道，最好彩票中奖。

第二天，吉曼来了，她打算玩一天就跟大家一块儿回学校。这天去长乐玩，马路比前几年宽了很多，半个小时就到了，以前到李建宏家都不止。那街上挤来挤去都是人，十个有十一个农民是穷人是骗子是穷光蛋是江湖术士，反正统统都是坏人，卖碎布的卖鸡的卖鞋的卖水果的卖门神的卖棉花糖的卖卫

生裤的卖招财进宝的，好多扩音喇叭叫着，叫大减价啊叫跳楼价啊大流血啊要死人啊等等，还有人编顺口溜浪打浪洪湖水苏有朋爱着张惠妹走到南走到北洗发水还是神农水，街面上一层红灰的碎纸屑，大概刚放过几万挂鞭炮，唐香兴高采烈地挤在人堆里，其他女同学也高兴，但比不上她，她们买了棉花糖吃，买了棒冰吃，还买了糖葫芦吃，我也想吃糖葫芦，牙不行。

快到中午，唐香说去找她初中同学，在这里上班，我们离开最热闹的街，在一个破巷子里走，穿过去到了另外一条街上，一幢四五层高的水泥楼房，像化工厂的职工宿舍，到了三楼，走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煤炉子 篋煤气灶水果箱啤酒箱等等，好几家把饭灶就在窗台上， 啦 啦地炒菜，我们一帮人经过，用狐疑的眼神 我们一眼，看一眼锅，又 我们一眼，等我们走过去，他们会盯着背影看个饱。唐香好像很熟，直接走到她要去的房间前，敲敲门，没人应，一推门，门开了，居然没锁，一间寝室那么大的房间，两张乱糟糟的单人床，窗框和门框间拉着铁丝，挂着毛巾衣服衣架。唐香招呼我们坐下，说她跟她同学约好现在过来的，他可能出去一下吧。房间里有异味，我们沿着两张床沿坐下。我坐的那张床枕头边放着一叠书，我拿起来看了下，一本卧龙生的小说，一本英语单词，还有两三本关于叫人赚钱的书。我看大家没说什么话，就扬了扬手里的书说，看这种书有什么用，不可能发财的。她们说，什么书啊。我说什么理财的书，一看装帧就知道是很差的。那也不一定，看看书只是做个参考，唐香说，你把书放回去吧，你怎么乱动人家的东西。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又没在书里家裸照。大家一片沉默，唐香说，你的朋友没关系，他跟你还不熟嘛。我已经把书放回去了。

过了会儿，那同学回来了，他说去擦了个身子，我们一块儿下楼去吃饭。唐香和他商量着，又问我们去吃什么好呢。一路上经过一些饭馆，我想为什么不进去点几个菜呢。唐香也进了两家饭馆问了问看了看又出来了，后来她说带大家去吃炒年糕吧，州的炒年糕特别好吃。我也由衷地说，州的炒年糕确实特别好吃。吉曼说，炒年糕就是炒年糕，怎么会特别好吃呢。我说，它跟杭州的炒年糕不一样，会多两道工序，先烤再炒，再放进水煮。吉曼说，那不就成了汤年糕了吗。我说，不是，那跟汤年糕不一样，汤年糕直接就放水煮，它要先烤再炒，然后放很多佐料进去煮，汤煮成稠状，佐料很多……这时我们已经在桌子边坐下，叫了九碗年糕，我继续跟吉曼解释，放豆腐，笋丝，鸡蛋膏，大葱，肉丝这样好多东西，年糕也不一样，州的年糕都是长方体，切好后就是一个个小长方体，别的地方，像杭州是椭圆形的。吉曼笑着说，长方体的啊。我说。唐香说，别说了，先喝口水吧，让她们自己吃吃就知道了。

年糕三碗三碗地上来了，先让着客人先吃，我们三个本地人等着最后一拨吃，我问吉曼怎么样味道。还真的不错哦，她笑着说，不要太好吃哦。不过她没吃完，其他人都吃完了，我就在想这个肚量问题，平时吃饭女的吃得都比男的少，那为什么一碗年糕她们都吃得下去呢，我吃一碗也饱了啊。钱是唐香的初中同学付的，付了钱后他就回去了，不和我们一块去南山水库玩。

水库我小学时来过，记得门票两块钱，现在涨到了十块，我付的，我们爬到大坝上，在大坝上走了会儿看了会儿水，在水边拍了几张合照，每个人单独拍了几张，我在水边洗手，有人帮我拍了几张，然后天就快黑了，我们赶紧坐车回去，我们

坐着很颠的三轮车，三个人一辆三个人一辆两个人一辆这样挤着，马达声大得耳朵快聋了，回到镇上去车站买票，集市已经散了，我们很幸运买到了票，唐香买的，一共三十二块，我老老实实地到她面前交代，我只有十来块钱了，车票就她买一下吧，我已经没钱了，她很体谅地说，我买就好了，刚才门票你买的，就要八十了。

在车上，我和唐香坐在最后一排，不知怎么的，我和唐香有点谈心的意味出来了，唐香有点忧愁找不到男朋友。我说不用担心的，面包会有男朋友也会有。吉曼坐在前面斜对的位子转过头笑着说，你们在说什么啊，诗都出来了。我笑了笑，感到她的笑容很轻松，但不知道接着说点什么。吉曼说，我记得你很喜欢诗的，大一去植物园你还记得吗，吟了句什么诗。我笑了笑。我记得啊。

到了城里，她们都去唐香家，我回家。她们明天一块回学校，问我什么时候回，是不是一块儿回，我说还没定。我打算走到东桥上去拦车，走过马寅初级中学门口，到了桥头，有个中年妇女蹲在地上卖盆栽，现在天已经暗了，她还蹲在那里，姿势很像在小便。我走过去了，看了一眼，她卖的是些很奇怪的小盆栽，是富贵竹还是什么，扎成一只只动物的形状，有马有羊有狗。我往前走了一段，想到左不是说起过马上要过生日了吗，犹豫了一阵，礼貌是应该的，回去买了只马，八块钱。合适，送太贵的不合适，这还比较别致。我问她怎么养，干放两天会不会死？她说很好养的，就放在花盆里，记得别让水干就可以了，水满过马脚就可以了。

我把马塞在包里带到学校，到了左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她寝室打个电话，就是她接的，我说提前祝她生日快乐，

有个生日礼物送她。她说真的啊。她大概真的没想到我会送礼物，我自己也没想到。她说什么礼物啊。我说，到时你看到就知道了，小礼物。我拿着马走到她们寝室楼下等着，天已经暗下来了，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过了会儿，我看到她在楼门口出现，有点夸张地作张望状，看到我做恍然看到状，看上去她有点紧张，我把马递给她。她没马上接，说这是啥啊，看上去挺恐怖的。我说是个植物，盆栽，放在水里就可以了，不用照顾，等水干了加水就行了。她说，接过马说，谢谢你。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也不是想，就是感觉，这事算做完了。

第二天晚上，我在寝室里，大概七八点钟，吃过晚饭不久，寝室电话响了，是唐香打来找我的，说左左在寝室过生日，在吃蛋糕呢，也给我一块吃吃。我说刚吃过饭啊。她说那不行一定要吃的。我穿过校园到她们寝室楼门口，几乎在昨天同样的位置，唐香先过来，痴痴的笑容，大概在楼上玩得很高兴，左左跟在后面，端着一小块蛋糕。我说还有蛋糕吃啊，真幸福。唐香说，你送过礼物的，怎么能忘记你呢。她们真礼貌，心也细，为了这礼貌我要走这么远过来。左左递过来蛋糕，我接过，那纸托软软的。唐香说吃呀。我吃了口，唐香说，怎么样？我说挺好吃的。唐香说，那你慢慢吃吧，我们上去玩了哦，她们在上面看着呢。我仰头一看，楼梯间四五层的窗口那儿似乎挤着四五个上半身，左左笑着。唐香和左左朝我摆摆手，她们上楼了。我把剩下的蛋糕一口全塞在嘴里，把粘手的纸托扔掉，搓着手指，鼓囊囊嚼着回寝室。

有一天白天也是送礼物的事，我在 131 看电视，我很爱看电视，不是看书就是看电视，那天星期天，整个 131 没有人，

电话响了，找吴滔的，一个女声说她是吴滔的朋友，问我是不是吴滔的同学，我说是的啊，她说能不能请我帮帮忙，她有样东西要带给吴滔，我说可以啊。她说等下在过厅里等我。我放下电话想，她要带给吴滔什么，她为什么不自己交给他。我坐在过厅的椅子上等，现在过厅里有椅子了，还是挺好的红木椅子，也可能是涂了层红漆，还有两张大茶几可以踩脚，我靠在椅背上想，找吴滔的会是怎样一个女的呢，吴滔长得很土，官迷心窍，很功利的一个，我对他印象越来越不好了，找他的或他找的女的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女的来了，大概大二大三，长得不错，穿着时尚，她对我紧张地笑了下说，你是吴滔的同学吗。我点点头没说话。她露出有点讨好的笑容说，我是他的朋友，麻烦你能把这个交给她吗。她在边上坐下来，只坐着半个屁股，我不喜欢她的神情，觉得她应该骄傲点。她递给我一个塑料礼包，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果冻和水果。我说，我怎么跟他说是谁送的呢。他看到了应该就知道了，她说，语气突然有点悲伤，马上调整了下又说，你就跟他说让他多吃些水果。我说好的。她说谢谢你。她站起来走了，她站起来转身走时，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道。我把礼包放在吴滔的床上。

晚上再去 131，吴滔回来了，我问他看到礼包了吗。他说谢谢谢谢，是你接的啊，他笑着说。我说是啊，我接的电话，在你们寝室看电视，那女的看上去很难过的样子，怎么了，是不是你女朋友啊？吴滔说，我都跟她分手了，昨天在化学楼前面跟她说的，她要跳池塘，吓死我了。我说啊，那你怎么办。周围他们寝室的人都没在听，好像他们都听过似的，大概他昨天晚上讲过了。他说，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先把她哄好，

好言好语先把她哄回寝室。我说怎么回事啊，什么时候你有女朋友了。吴滔说，你不知道，我们寝室都知道，有几个月了。我说，她什么系的，你怎么泡上的。吴滔说，她成教的，就住在后门对面那幢楼里。我脑子里还是哪里浮现出那幢楼，反正我看到感觉到印象到那幢楼了。我说，你怎么认识她的呢，怎么被你追到的。吴滔一笑道，怎么被我追到的，这个你也要问啊，我是上选修课看到她，哎我想，这个女的不错，就做到她后面跟她说说话，先让她认识我（我不知道跟陌生人说什么话），那么的，有一天下雨，我就想雨下得越大越好，我就先跑回来嘛，拿雨伞给她送去，淋得落汤鸡样，这样女的一看就会很感动，女的都是这样的，你们的关系就发生实质性变化了。我说呵呵。想起给肖西送伞。我说昨天你跟她分手了怎么还给你送东西啊。吴滔说，她想跟我和好嘛，送这些东西，小女生要吃的东西。我说，你怎么要跟她分手啊？怎么跟秋香姐采访唐伯虎似的啊，吴滔笑着说，这个她人是长得不错啊，你也看到了啊，不过她究竟是成教的，这个跟我们考上来的学生还是不一样，谈吐了各方面，你感到她的脑子是空的啦，刚开始么新鲜，还有话说，后来没话说了，我们两个人出去玩，就是拉拉手吃吃东西，没话说了，那我想，那我们还不如分手算了。夏天这时进来了，问吴滔是不是在讲那个女的，夏天说，你对那个女的也算狠的，她对你总算是好的。吴滔说，那女有点傻乎乎的，脑子里不想事情。我说，那你跟她搞了没有。大家笑了起来，吴滔笑着说，有点笑不过气：你这个问题，怎么像定时炸弹似的，一下就来了。我说，说啊。吴滔说，拉拉手亲亲嘴摸摸有的。夏天说，那你都忍得住的？吴滔说，那你说也没什么环境么，教室里大家都在学习，你亲亲嘴的已经不太

像样了，还要干什么。

还有一次也是送礼物的事，那又过了一段时间了，快期末考了，赵俊、周冉和刘一平来寝室找我，我正在床上看书，周冉坐在床沿上，一手支着床板，热切地看着我，问我近况如何？我说一切都挺好的。他说，你六级是不是通过了，赵俊说你六级通过了。我说是啊。周冉说，那你能不能帮我去考下四级。我说？周冉说，我四级没通过，这是最后一次补考机会了，考了很多次了，都考不及格，再不及格的话学位证书拿不到了。周冉讲话一板一眼的。他说，本来我想请刘一平去考的。我看了眼刘一平，刘一平在边上点点头。不过他现在申请入党，正在考察期不能出事情，我也想去请外面的人考，钱我倒不在乎，就是不放心，周冉说，他又热切地看着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去考一下。我说，被抓住怎么办？周冉说，你就说不认识我，把全部事情都推到我身上好了，我开除都不要紧，你就跑好了，那几个老师都七老八十的肯定追不到你，说到这里，他自己笑了下，要查也只能查到我，我肯定不会把你供出来。我说，我不一定能考及格。周冉说，你六级都通过了四级肯定没问题，我就怕你考得太好，你没通过我也不会怪你的，好不好啊，你帮我去考一下吧，好不好啊。我说，那好吧。周冉说，哈哈，太好了。

他拿了我张一寸照，说去办假身份证，离考试还有几天他过来了，让我看他办的假证，假证真证我眼里没区别。周冉说，办这证挺惊险的，那些办证的人很谨慎，接头时间地点不断换，就怕是便衣，怕人跟着，不过收了钱后就放心了，很准时，第三天就叫他去拿了。周冉也觉得这证办得不错，监考老师肯定看不出假的，但他还是想到时我迟点入场，最后踩着铃声入场，那时他们忙着发试卷，没时间细看。他还嘱咐说，同一考场里

肯定有他同学，可能会知道我是代考，不过他在班里人缘挺好的，男生应该肯定没人举报，就不知道班里女生会不会有人举报，她们对他印象不太好，叫他大色狗。他说现在叫我不担心，到时他去看看考场，同场的同学他会去嘱咐一下的，但是他又觉得嘱咐不太好，等于提前泄露。他在犹豫怎么办好。

到考试那天，我们提前半个小时约好在考场下见面，那里有个小花园，有小池塘和木廊，周冉穿着黄T恤，还带着件黄T恤让我换上，说平时他经常在班里穿黄T恤，所以。我换了，觉得好笑。周冉说，他跟班里的男同学都打过招呼了，他们肯定不会举报的，要举报就女同学举报，有人举报的话，我就赶紧跑出来，不用管其他的了，不让人抓住就行。他正说着，有个女同学拿着书过来坐在木廊里看，周冉压低声音用方言讲，他说我不用考得再好，太好了系里老师会怀疑，及格就行了，讲完了我们蹲在池塘边上看鱼，因为天还早，穿T恤还有点冷。周冉帮我看着时间，说还有十分钟，还有五分钟，他准备了个塑料袋，放着五六支水笔五六支铅笔橡皮准考证身份证等等，现在他还替我拎着。他听着收音机，到还剩三分钟时，他把袋子交给我，把收音机也给我说，快开始了快开始了，已经在放音乐了。他的动作不协调，显得慌乱，平时也是这样。周冉说，在三楼，一上楼左转就是了，我试过的，从这里到教室刚好三分钟差不多。

我就上楼了，走到三楼，铃声还没想起，我躲在拐角处等了等，等铃声响起才急步走进教室，教室站着两个老师，位子很稀，还有三四个空着，我找到了座位，赶紧坐下，边上有些人看我，其中一个老师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迟才进场。我说有事情耽搁了。这个回答早就想好了。那老师检查我

的身份证准考证，试卷早就发好了，另外那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我戴上收音机耳塞，啦啦不清楚，那老师没检查出什么问题，放回身份证什么的走开了。我把她叫回来着急地说收音机坏了。她说你这个人，这么迟进场东西还没准备好。我也不想的。她去讲台拿了个收音机给我。

这收音机是好的，刚刚开始第一道题，她在边上还问我是好的吗？我连连点头示意她一声。我很快做完了试卷，大概还有半小时提前出场，周冉说过不要考得再好，我就没检查出来了，到了小公园那里，周冉在那里等我。他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应该没问题吧。他说，你跟我讲讲阅读理解是什么内容，到时我可以跟别人讲讲。我跟他讲了讲。一边讲一边我们去找赵俊一块儿吃午饭，在赵俊寝室，我把T恤换过来。周冉问我记得当时有个女的过来看书吗。我说记得啊。他说他跟她聊得挺好的，那女的还问他我们是不是双胞胎，怎么穿一样的黄T恤。我笑了，我记得那女的当时很认真看书的样子，几乎目不斜视，原来心里在琢磨事啊。

我们三个吃完午饭，聊了会儿，周冉说要去唱歌吧。我说不会唱。赵俊也说不会唱，说周冉你这个吊死鬼会唱了不起啊。周冉说那不去好了。问我会不会打台球。我说当然会啊。他说他不太会打，正在学呢，那一块儿打台球去。刚开始几杆我打得特别好，周冉很惊叹，后来我越打越没状态，我自己抓狂起来说，这个怎么打不进啊这个怎么也打不进啊，每打不进一个球我就说这么一句。周冉听不下去了说，你别说了求你了我知道你在让我。其实我真的没让。

打完球，周冉说去吃晚饭，然后去跳舞，他常去一个舞厅，知道那里有几个姑娘很漂亮。吃完晚饭我就回来了。过了

几天，我在 126 和冯钊聊天，看见周冉又来了，正在车棚里停车，拎着一大袋东西还有两个红彤彤的礼盒。我知道他来找我，就去楼道口接他。他看到我说啊，这么巧啊，你出去啊，差点撞不到。我说我看到他来接他啊，问他怎么不先打电话。他说你不在的话，我就直接把东西放在你寝室里了。我说你干吗买东西来。他说别客气。我说我不是客气，你没必要买这样的东西。我看了下是补品健力宝蜂皇浆什么的。周冉严肃地说，买都买来了，你就不要再推了，我叫外面代考起码花一两千的，买这点东西算什么，没多少钱。我们已经走会寝室，他把礼盒放在我床上，把那袋脏乎乎的东西放在桌上，他说这是他大学几年买的磁带都送给我听了。我说那你自己听什么。他说，我都听过了，有些都听厌了。我看了眼都是张学友羽泉邓丽君什么的，有个七八十盒磁带吧，我想到时候挑几盒出来听听，别的都送给谁好了，想想送给谁。周冉坐了会儿走了，最后一句话是以后有什么事情觉得他能做的就找他。我记得法规课还要重修。

然后放假了，我回家，过了段时间，姜涛叫我去他家玩，我去了，坐中巴去的，坐了半个小时，他在车站等我，换车，这车只有三个轮子，我们坐在车厢里，面对面地坐着，膝盖又顶到膝盖，路很平，路边的风景也很好看，青山绿水的，那水很多啊，在路边的溪涧里随便流，但车很颠，前面提到过路很平，但车很颠，我不时注意到姜涛一颠一颠的样子，头顶撞到车顶，微微的，好像只有头发碰到一样。

我注意到他满脸青春痘，除了人中和眼皮哪里都长了，又密又细，像人家形容汗珠似的，像小赤豆似的，七八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姜涛还不认识他，注意到他满脸的青春痘，和很奇

怪的神情，是那种全身心投入到内心的神情，他走路很快，也没撞人撞墙，那时我不知道他口臭还这么严重。他没跟我说话，有时他一转头，嘴巴开着，就有气味传来，如果口臭是红色的，那现在整个车厢应该是红色的，像喷气飞机一样，拖着红色的尾巴。

车厢里还有别人，他们好像没闻到似的。现在我们快到他家了，姜涛敲敲车壁，车的噪音这么大，发动机可能在车厢下面，司机还是听见了，姜涛说前面停一下。司机什么也没表示，但奇怪的是，我们都知道他听见了，而且知道怎么做。如果是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一直对很模糊的指示犯头疼，比如过会儿等一下马上这种词，为什么不说过两分钟过五分钟，或者前面五十米停一下，说话的人不能替听话人着想一下吗。

但这贱人真的知道怎么做，他在前面靠路边停下了，我没有惊呆，还是觉得正常的，姜涛碰碰我手臂，我先下车，跳下车厢，一个 差点 倒，在车厢里腿屈的时间太长了，姜涛比较有经验，先一只脚落地，后面那只脚垫在屁股后面，一只手还扶着车厢尾巴，他动作缓慢地下车，这一路上暴躁的车居然就等着他慢慢下车，然后再开走，穿过马路之前，我看了眼它在前面拐弯。

我跟着姜涛下一条土路到一块平地上去，这平地说平原不对，应该是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底是平的，马路比它高多了，马路像是在半山腰绕过去的。到了平地上，我们大概再朝东南走，左手边是田地，右手边是片河滩，裸露着石头，白颜色，大部分地方还有水哗哗流着，浅的地方很明显看见水里有水藻，被水冲得长长的带子一样飘着，有几个地方水流中间露出河底，高高的简直就是江心洲，长着好些小甘蔗样的杂草，让人想把

杂草稍微 弄 弄，中间搞搞平摆桌麻将。

我们顺着河岸走了好长时间了，迎面不时过来些自行车双轮车，我说还没到吗。姜涛说快了，大概又过了五六分钟，像很多很多村庄一样，村头有一株树腹破裂的老树，可能是香樟树，这就进村了，村弄相当窄，拐来拐去的，路面满埋露出上半截的鹅卵石。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埋这些石头，现在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增加路面摩擦，减少滑倒机率，下雨天保持高燥。

姜涛家是老院子，一半还是老院子，一半拆了，院子里当然也铺着鹅卵石，三分之一是水泥地，是造那一半水泥楼房时顺便铺的走地吧。家里姜涛的妈妈和姜涛的弟弟在，姜涛妈妈挺热情的，问我是哪里人等等，还问我家里有几口人，爸爸妈妈都是干什么的，她的口音有点奇怪。姜涛的弟弟像《喜剧之王》里的大舌头，又像那种，怎么形容，就是感觉很活泼精力在身体里蹿来蹿去的那种。

现在的时间再出去干点什么都不合适，我们坐在家里聊天，等饭吃。我们就坐在饭厅里，我，姜涛，姜涛弟弟，姜涛妈妈在灶台前左右活动着，饭厅里摆着一张桌子，我们就坐在桌子旁边，靠墙那边还摆着一张竹床，床上有几本书。我问姜涛这是他睡的吗。姜涛弟弟说是他睡的，他就睡在这里。姜涛妈妈突然冒出来说，虽然她一直在这个房间里，但还是有很强烈的冒出来的感觉，她说，这张床姜涛睡的，平时他睡里面那个房间，现在他哥回来了，就让给他哥睡，他睡这里，反正平时睡的时间也少，都在学校里，都住校，他妹妹女孩么总要单独给她个房间。她笑着说，呵呵，我们家人多。

我吃了惊说，姜涛还有个妹妹。姜涛妈妈说是啊，当时想

有了姜涛，本来就像给他生个妹妹，谁知道来了姜波，还好，两个哥哥对妹妹也会亲。我说，那妹妹太幸福了。姜涛妈妈笑笑，看样子还想再说点什么。姜涛有点不耐烦，叫她做饭去。

我去床上找书看，两本教材，一本新概念作文选，第一页写着姜波的名字，我有个疑问，波涛波涛，应该姜涛叫姜波姜波叫姜涛才对，不会姜涛实际上就是姜波姜波实际上只是姜涛吧，后来叫错了名字，把他们搞错了。可能取名时没想到来的是姜波，所以姜涛先把涛字用了，不知道他们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我翻了翻作文选，看其中一篇，文笔挺华丽。我跟姜涛说，我高中时肯定写不出来，认的字都没这么多。现在的小孩开发得真早。姜波说，不错吧，我很喜欢里面的文章，有些写得真是特别好，我是为明年高考买的，到时候打算背几篇下来。我说也没这么好，其实写得不好。姜波说，那你说说谁写得好。我想了想说，高中看还是好的，等你到了大学你就不要看了。姜波说，那你跟我说说看，你们大学看什么，你不是到了大学了吗。我说，等你到了大学你就知道了，你的大学跟我们又不一样。我都很奇怪今天不好为人师，我说，等你到了大学，这本书就可以给你妹妹看了，你妹妹读初中？姜波说，她明年升初三。我说她怎么不在家。姜波说，他们学校补课，她住在学校里。

开饭时，姜涛爸爸还没出现，我就好奇地问姜涛爸爸呢。姜波妈妈说，他在看山。我说看什么山。姜波说，看果园子春天要看竹园子，夏天看果园子，我爸爸有半年要在山里。我说为什么不能回家。姜涛妈妈说，回倒可以回来的。姜波接着说，回来干什么，太远了，吃顿饭又要赶回去，要守夜的啊，看完

了就回来了。我说那山离得很远吗。姜涛妈妈说，有个十里多地，上山下山挺麻烦的。姜波说，其实直线距离很近，上山下山要绕路。我说哦。

吃完饭，我跟姜波下象棋，吃饭时说好的，他大概刚刚会下，下了好多盘，都输了，我也挺郁闷的，下不舒畅，因为他一点也不守，输了马上开始第二盘。下完棋，我们看电视，四个人一块儿看，大概十点钟了，我还很清醒。姜涛妈妈委婉地提醒说，今天晚上就让我跟姜涛挤挤。我说好的，那睡吧。姜波解释下说，他妈妈明天要早起上班，他们村里有个橡胶厂，(11.7) 她在那里上班。

我又说了遍好的，那睡吧。姜波到饭厅里睡，姜涛爸妈的房间就是我们看电视的房间，姜涛的房间在姜涛爸妈的房间和楼梯间之间，饭厅、楼梯间、姜涛的房间和姜涛爸妈的房间排成长长的一溜，姜涛的房间是从姜涛爸妈的房间里隔出去的，两个房间都显得浅，尤其姜涛的房间，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床沿和桌子之间差不多可以放进去一个膝盖，不知道姜涛妹妹的房间在哪里。

我睡在靠墙一侧，姜涛睡在外侧，我想起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睡在一张床上的情景，以及睡在太祖母床上的情景，不能说情景，说情境更恰当点，模糊的情境，太祖母的床一年四季罩着青衫帐，这帐比蚊帐重多了，又厚又粗，被子赤脚踩上去又凉又滑，摔倒的时候，有大人笑着说，别摔到太祖母，睡在里侧，隔着帐看，墙、模糊的很粗的青色线条。

早上起来，姜涛妈妈已经去上班了，早饭放在桌子上，盖着苍蝇罩，姜波没在，床上皱巴巴一团被单，还有几本书。我们还没吃完早饭，姜波回来了，他问姜涛今天去哪里。姜涛说

早上在村里转转，下午睡过午觉后去水库转转。就这么安排了，吃完早饭，我们去他们村里转转，他们村跟我们村太像了，还下起雨就回来了，我们坐在饭厅里，我和姜波下棋，姜涛坐在旁边看，坐的位置好像是裁判，雨没了，屋 滴滴答答，近处的屋 滴在水泥地上 特别响，远点的老房子的屋 还是木 ，黑糊糊的，一片片闪着天光的瓦，瓦和瓦之间直 湿 的沟，看得一清二楚。午饭做了榨面吃，姜波问我困不困。我说下过雨天凉，不怎么困。他说他也不困，他问姜涛困不困。姜涛说我无所谓。

这个回答很奇怪，但准确，饱含洞见。姜波说，那我们直接去水库吧。对于三个男的来说，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们就出发了，出了村，经过那棵开膛破肚的树，走了段河滩，向左边拐，过了座桥，然后感觉像新世界一样，这边都是桑树，矮蓬蓬的一株一株，我们走过桑园地，在田野里走了一段，往一个山包走去，那山包看去矮矮的，近在眼前，走到山包脚下，路两边植物茂盛，枝叶朝中间披覆过来，稍远点的路，白白的路心都看不到了，路在往上升，前面突然冒出个扛锄头的人，吓了我一跳，感觉像走在土匪窝里，他们俩兄弟倒走得神定气闲，大概从小早就习惯了，走了段，姜波走在前面去了，姜涛也走到前面去了，我走在最后面，大白天的感觉会有人拍我肩膀。再走一段，走到一片像芦苇一样的林子里，那瘦瘦的植物高过头，完全没有路了，姜波在前面披荆斩棘，他说水库马上到了，从这里走近。

所谓的水库是像塘一样的一个水泥坑，圆圆的，真的很圆，应该是个标准圆，旁边有个水泥平台，平台上有些铁家伙，不知道是不是用来发电。水泥坑壁很厚，我们在上面走了一段，

太阳重新出来了，晒得挺热。姜波感慨地说，小时候他经常到这里玩的，偷偷来游泳。我说这里没淹死过人吗。他说没有啊，口气好像奇怪我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村口江里去年淹死过一个小孩子，放学过来，还戴着红领巾，不知道怎么摔下去，有人说是他们小孩打闹推下去的。水库差不多在山包顶，姜涛说，下山换条路走走。

我们就换路了，这条路在山的另一面，路边有条溪涧，什么石头堆都冲过去。姜波说，雨一下水就这么大了。那水清得很。姜波说，水里有石蟹。我记得李建宏也这么指出过。我捧了捧水洗洗脸，刚好那里有块大石头凸起来，水冲过落下来像个瀑布似的，下面是个小水潭，我就想冲冲头，刚把头伸到水下，哄一声，水冲进左边耳朵里，半壁江山嗡嗡的。我说啊，水冲进耳朵里了。我说话的声音怪怪的。姜波说没事，你侧着跳跳。我知道这一招，以前游泳常用，我跳了跳，没用，耳朵里宫宫一下一下地响，没出来，感觉更进去了。我说好像不对啊，大概刚才水冲进去太多了，冲得很深。姜波说，没事你继续跳。姜涛也这么说。我继续跳，大概跳半分钟，突然又哄一下，耳朵清静了，热热的一股水顺着腮帮子流下来，感觉很舒服，忍不住想再冲点水进去，养热了再倒出来。

再往山下走，姜波在溪涧里的石头间跳着走，我说年轻人不要摔着了。姜波说，你才多大啊，叫我年轻人。我说，比你没多大也比你大。姜波说，那倒是，你是我哥的朋友嘛。我想起好像没问过他读文科还是理科，就问了他。他说是理科，他特别讨论背政治，都是那一套。我说年轻人你不要讨厌政治，政治很重要。姜波说，有什么重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我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年轻人。姜波说你不要年轻人年轻人的，你还

没资格跟我说年轻人年轻人的。我看他真有点急了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姜波说，我知道啊。他越来越快地跳着下去了，像铁掌水上漂似的。他远远地快到山底了，坐在那里洗脚等我们。我们走进了他跟姜涛说，我们去姐姐他家看看吧。

我有点晕，他们还有姐姐，赶紧问，原来是表姐，嫁到山这面的村子里。这村子顺着山坡建，要建房子就要把山坡先平平地挖进去一截，我就不明白了，山脚下平地这么多，干吗费劲住山上，他表姐家也是这样，我们坐在廊前，那山坡就在眼前两三米处斜切着。他们的姐姐没在家，姐夫在家，热情地迎出来，叫一声姜涛姜波哪！他先笑了阵说，两年没来了吧，姜涛你读大学回来啦。

姜涛点点头。姐夫搬出长凳给我们坐，我们坐下来，他过了会儿出来一次两杯，捧出四杯茶。姜波说，姐夫茶不用泡的，我们坐会儿就回去了。姐夫说，晚饭吃了去啊，你姐姐去上班马上回来了。姜波说，姐姐哪里上班？姐夫说了个地名，我听不懂。姐夫说，姜波你也马上考大学了吧。姜波说，明年就要考了。姐夫说，有没有把握，姜波说，不知道，考了才知道。姐夫摇头说，怎么能考了才知道，要有把握呀。姜波笑了笑。

姐夫一时没话说，掏出盒烟递给姜涛，姜涛说，不抽。他又递给我说，你同学抽不抽。我摆摆手。姜涛说，他也不抽。姐夫说，都不抽，读书学生，香烟还是不抽好。他自己点上一根，像农民习惯的那样沉默下来，我们几个都沉默着，眼睁睁看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山，山上好几个石矿。偶尔有个人拿起茶杯喝一口，不喝时，茶杯就放在屁股旁边冒热气，过了会儿，姜涛说，姐夫那我们走了。姐夫说，晚饭吃了去啊，这么早回去干吗了。姜涛说，下次再来。姐夫说，那也好，今天你同学

在，我们家也没什么好玩。姜波说，姐夫到我们家来玩。姐夫说，好的好的，那你们慢慢走。

我们说好的好的。也没走得特别慢，天也不算太早，大概三四点钟，我们走到马路上，我说，那我就直接回去了。姜涛说，着什么急，明天也来得及，再玩一天吧。我说，回去了，差不多了。姜波说，反正现在放假也没什么事。我说，事倒没有，就是想回家了。姜波说，真的要回去，现在倒也方便，本来还要再走出来拦车，这里车挺多的。我们站在路边等车，过了会儿，车来了，上车前，我说，下次到我们家玩，姜波一起来。他们说好的好的。我就回家了。

2006.10.18-2007.11.9



# 目录

## 一

1. 我们躺草坪，朱 很丰满
2. 你他妈是谁，他们去我家
3. 早上看大树，中午做人客
4. 下午搓麻将，晚上住鬼屋。
5. 车，去威风家，
6. 曹洁来了，
7. 格格莉，
8. 我说，就是这样的，运动员就是这样的，
9. 不知道取什么题目，要么叫我家，
10. 哎呀，天空太热了，
11. 我想上来踢你屁股一脚，
12. 在这样的水里应该会有三四指宽的 鱼，
13. 去游泳，
14. 游泳，
15. 吊死鬼，

16. 箭竹里一个个浅浅的坟头，
17. 太公给地主做长工，他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叠钱，
18. 看着这月亮光，大概知道时间，
19. 现在不知道新加坡电视剧都去哪里了，
20. 我回到卧室里失眠，
21. 考大学，
22. 晓江说：我去镇政府办点事，
23. 我表弟十来岁了，他问我赌不赌牌，
24. 他除了教他孩子拉提琴之外，还教他拉屎，
25. 我仍旧用冷水冲脸冲头，坐在吊扇下吹干，
26. 听上去，她很羡慕我们的开心，
27. 首，
28. 一群男女去泰国旅游， 妓，
29. 好像说其中某个的乳房有病，要割了，
30. 《水 传》，
31. 我答应了她，
32. 妇女在门口拉客。

## 二

1. 怎么叠好一件衬衣？

2. 你没坐过的士吗？
3. 你什么专业？
4. 封面把她的胸拍得特别大
5. 这些老头就是在这里等死的嘛
6. 你太淫了
7. 对面指示牌的绿小人一闪一闪地原地走动起来
8. 我喜欢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的人
9. 蒋正亚
10. 四朵金花
11. 她大概真的没听明白这帮男生在笑什么
12. 在窗户外面看见了刚才看见的那些植物
13. 我以前以为张耀扬叫午马
14. 雨已经少了很多，变成了细雨
15. 在她脸上扇了十几下
16. 有的人嘴唇湿漉漉的
17. 屁股翘高高的大白鹅似的
18. 好多人过着不露声色的日子
19. 大山、高峰、海沟什么的吗
20. 我上厕所，你自己回家
22. 其他女生只会尖叫，跟傻逼似的
23. 指着鸡蛋上的一个小洞洞

24. 基本上是女同学；
25. 远远可以望见西湖
26. 这水就晃来荡去
27. 强奸她们似的
28. 他们都叫它黑龙江
29. 那雨唰唰唰唰唰唰，跟睫毛似的
30. 玻璃是毛玻璃
31. 球场都黑社会罩着
32. 有人要牛津字典吗
33. 太阳挺大的
34. 你们男生啊
35. 她是干吗的，是鸡吗
36. 人渣啊
37. 我就是被日本留学生打的那个人
38. 这个点就是星星
39. 吃了好多瘪。

### 三

1. 时间太美好了，无论怎样度过都是虚度
2. 我想小丽想钱想疯了吧

3. 你真是当代禽兽大学生的代表啊
4. 坏女人的经历，有时挺撕心裂肺的
5. 这样生命就有了意义
6. 水淋淋的表皮上缀满水珠
7. 南方真的是太冷了
8. 她有个青梅竹马的朋友
9. 我对看潮没什么兴趣
10. 她们的亲热劲像同性恋
11. 像美国小镇
12. 偶然出现一下就消失
13. 闻到海味了？风吹来的海的味道了？

## 四

1. 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2. 公园门口的广场什么时候竖起了个摩天轮。
3. 莫女士说，你小小年纪别学坏。
4. 又解脱又疲惫的快感。
5. 林玉拿的那小锄头，跟小榔头差不多大。
6. 圆圆的，真的很圆，应该是个标准圆。

如果这是一沓钱……



了不起的坏蛋 The Great Bad Egg 出品

短篇小说  
Short Stories



1



本书由孙智正先生授权 了不起的坏蛋，由赵志明编辑，Badegg Studio 装帧设计。限量印刷 200 册，单本订购价格为 100 元人民币。

任何个人、公司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bad-egg.cn](http://www.bad-egg.cn)，以便获取更多信息。

TEENAGE / A Novel by Sun Zhi-Zheng

Edited by Zhao ZhiMing, Badegg Studio Design & Print.

Copyright ©2009 by Sun Zhi-Zheng

ALL RIGHTS RESERVED